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五冊目次

宗伯集八十一卷(一)

〔明〕馮琦撰
明萬曆刻本

.....一

宗伯集八十一卷(一)

〔明〕馮琦撰

明萬曆刻本

天津圖書館藏

宗伯馮先生文集叙

北海馮公者今之雄雋寶臣也束髮升朝早躋八座弘謏雅度光映周行大政要機多所叅預世方需其輔理以屯昇平而青鬢韶

宗伯集

北海

顏奄然騎箕上矣此則天地精靈國家氣運當之夫何言哉方公病亟其友侍御康君請其遺書以梓遜謝再三出而付之曰必也東阿為叙蓋行也從公於

朝相與上下藝林頗稱莫

逆而公之政業識畧有王

沈二公誌碑取信萬世毋

庸更辭則以侍御之請綜

術其文云爾叙曰古稱不

朽者三言居其一要以圖

功緯德非文曷遠則尤其

載而不朽者焉天壤之間

有形有質之物未有能不

朽者必化而後不朽金石

之堅泐且蝕焉而朽土木

之臙蠹且蘇焉而朽惟母

宗伯集

政序

化也水之洋洋代而不息
朽乎哉火之炎炎傳而不
盡朽乎哉何者化也人心
之精吐而為言言之倫要
敷而為文此必有變而之
化者無所變而之化而欲
高馳虎脉樹千載之標豈
其質哉近世名家輩出非
先秦西京口不得談筆不
得下至土苴趙宋之言目
為卑淺而眉山氏之家法
亦若曰姑舍是云鄙人少

而操縵亦謂為然久而思
之不也盖先秦西京之文
化而後為眉山氏眉山氏
之文化而後為弇州氏眉
山氏發秦漢之精蘊化其
體而為虛弇州氏攬眉山
之杼軸化其材而為古其
變一也世人不知一以為
趙宋一以為先秦西京徒
皮相爾且夫先秦西京之
世有以文命者哉漆園之
洸洋則論著之書也韓非

之精切則短長之策也長
沙之宏贍則陳對之牘也
龍門之逖蕩則紀述之史
也此皆眉山氏之所釀而
為文者也盍嘗取而紬之
廓之宏篇約之單語安所
尋其軌迹安所索其斧痕
故能不為秦漢者而後能
為秦漢此則不可朽爾何
者文以神化者也不會之
以神而合之以體不合之
以體而模之以辭則物之

形質也方興方圯方新方
故不朽何之今觀馮公之
文色澤膚肌惡乎為秦漢
乎而精神脉絡惡乎非秦
漢乎其修學博而不濫其
抽思深而不譎其綜藻華
而不雕其稱名典而不晦
其論議辯說邈探惚恍冥
造希夷愈入愈研愈出愈
曾而不可端倪莊也而無
之也其指畫政體陳說機
宜密策決於一言碩畫陳

於萬里名實必中權正相
資韓也而無之也其奏對
之疏獻納之章辨官敦典
考古究今理侈而核辭亮
而婉可以納牖宸衷光華
王度賈也而無之也其鋪

李補筆

十

叙事理操縱闡關虹源波
詭而繩尺森然無少過佚
遷也而無之也軼而至於
百家之說六代之體皆有
而未嘗有皆用而未嘗用
酒涵吐納利削燥滌衡之

不得其垠縱之不得其首
故夫眉山之後化秦漢而
為虛者吾獨以馮公之幾
之也蓋頃者先正諸公亟
稱擬議以成其變化豈非
名言然擬之議之為歆成

宋補筆

八

其變化也無所變而之化
而姑以擬議當之所成謂
何夫酒醴成於麴蘖而麴
蘖非酒也湯液成於藥石
而藥石非湯也有如以酒
醴為漱澹而醱其醴醱以

湯液為清泠而咀其渣滓
文而肖是乎哉無論秦漢
立言之家視為何若政使
趙宋諸賢誰不捧腹何言
蘇氏故吾謂馮公之文可
以不朽者謂其幾於化也
所未盡者蘇公如走盤之
珠肆而不得流而馮公如
出匣之鏐抑而不可遏此
則時未沒心年不待力者
矣噫乎天之喪斯文乎慨
世道者為一代惜九鼎之

材而商稅文者為千古揭
天球之寶均也掩袂太息
不知涕之無從矣侍御能
傳其著述為楊氏之君山
而行也無能發其流別為
左氏之玄宴則甚愧而不
得辭也至若有韻之文則
古出建安而下逮於唐近
出高王而旁薄於杜又當
世所不幾者嘗別為之叙
故不重詮
萬曆乙巳季秋上浣之吉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予告前

經筵日講國史副總裁官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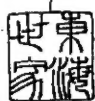
起居注友人穀城居士于

辭情錄

文序

士

慎行頓首拜撰



馮宗伯詩叙

今天下名能詩家學士北海馮公為宗公之詩以神情會者也夫自三百篇以降至於漢魏及唐體裁不同要以褒然意象之表不可階梯正在神情爾世人不知則求多辭辭不能超而求助於氣大歸在尤厲幼眇愈費而愈不足竊嘗譬之以詞與氣求工者如畫師寫照衣冠色貌細

至眉髮無一不似令人蹙然而悚迫而察之了無生意何者其君形不在焉似之而失其真矣以神情會者如摩詰平遠山水間以人物濃淡榮枯在有無明滅之際而望之躍然洞心若將身遊其中而不能已則得其真而不必似也公之為古體淵源漢魏而軼出於唐其為近體沈浸盛唐而致極於杜蕪備衆美

而出以一覈其究華而若斂冲而若餘大而不陵細而不底神在象先而輔之以氣情懸物外而運之以辭此所以勝爾嗟夫物未有不得其真而勝者也彼以境而合人以人而傳事不怒而髮上指無悲而涕橫流於神情何所符焉而欲以高駝執圃凌駕詞壇不其左與余遊公二十餘年相與極論久之欲一涉

其樊而不可得今老矣秉
燭之光其與幾何望洋而
嘆而已矣吾大夫瀛海張
君出公門下以詩豪燕趙
間日求海內名家而位置
之如恐或失偶出公草一

宗伯集

詩序

四

帙視之大夫捧而醉心曰
吾師乎吾師乎一代作者
其在茲與小子何莫學焉
亟付梓刻將與同志共之
而使余題其端余惟自古
儒林文苑皆有世家經術

之效莫盛於韋氏之祖孫
著作之業莫雄於班氏之
父子而公實兼之至於繩
四大父之武而會其全二
氏謝不及遠矣況且以典
謨風雅之猷猗成景化望

宗伯集

詩序

五

高夔周召流風哉故公之
學不盡於文其文不盡於
詩而詩亦不盡於此就大
夫所次著其概爾
萬曆己亥仲秋望日穀城
山下居士于慎行書於泠

風之館



宗伯集

六

宗伯馮先生全集序

明興罷丞相置內閣簡文學臣侍從備
顧問論道沃心於廣夏細旃之上向後委
寄蓋隆秩位益尊於是內閣無相名有
相實而沿嚴迄今拜相率驟翰苑幾成
天子私人矣往余承乏史局萬安朱司宮先
生嘗教之曰翰苑所貴在經濟不在詩文
猶武臣所貴在謀勇不在騎射蜀趙文廉
先生為館師又教之曰文章家所貴四端經
明道忠垂憲封事通下情詔令宣上德耳
課花鳥而評風月壯夫羞為也蓋成弘以
前臺閣文體既卑弱不振嘉隆而後唐

詩漢文作者相望而質諸文祿司宰之所貴者復不能多俚指就不佞所睹記則齊宗伯馮公其人執公方在姬而夢韓魏公入室曰以爲名王父以來世舉甲科藏書充棟兒時無所不窺日誦萬言檢畧游戲多驚人語已爲舉子業闡抉道奧蓋人意知權衡是非得失瞻以指掌此故集所不載其載在集者若怪誕講章書牘策論之屬羽翼聖經鼓吹信史差可窺其崖畧然而昔人有先澤公同然者未足奇也所歷官奏議討論朝典世故最爲詳覈臣主德定國本肅官常愛人亦

皆闕切大計上下陞受其賜而不知然而朝衆容有與公意見合者未足奇也政莫害於礦稅議論莫清於西夏東倭播州之役財力莫疲于修河轉漕邊鎮款市之費自關部臺省郎署以及當事諸臣所建白籌畫波委山積曾不得其要領按公之集而求之言中窳事破的成敗利鈍踰度千里之外而符合數年之後惟公一人而已豈其身從事矢石春市習貫自然或有枕中帳中秘密授公公亦寧有兩口四目異人哉其平時諮詢規畧預而神機超絕闊達大度能使群策摩力畢爲我用真宰相才也

上自癸庚以來與初年治體迥殊深居
簡出獨操威福之柄莫可窺測假令耆相
各二十年韓旋馮翼必當揆宜茲從指示必
汝成效政無私門朝無多口士氣無挫國
體無失海內無萬數生靈無糜爛于輪
輓鋒鏑矣公既佐冢宰任宗伯乞乞立
朝鞠躬盡瘁瀕死不忘忠諫沉寢先見
定力雅量天下翕然宗之得其數奏一言
傳誦繕寫等諸著蔡而官府之勢日隔煬
竈之蔽日深天未啟李治天下維公末如之
何公未四十而躋卿貳人每歎其蚤貴不
佞猶以為晚也古之聖賢經世為功業而

垂世為文章皆名不朽要以訖諸字言
不如見諸行事孔子刪述六經功在萬世
而兩極夢奠時尚卷々於明王不作天下
莫宗意念深矣夫孔子不可思議韓魏
公故有集後世知魏公者不以集故公不
非魏公可同日語而信公能為魏公惜公不
得為魏公則集可考鏡耳侍御之康公
與公有莊惠蕭朱之好公沒而函行其集
屬鄉先生于可遠宗伯為叙後以屬不佞
楨楨楚儻少文人與言萬不足為公重而
厚公生平知己義不得辭已瀆于宗伯
叙盛推許公以方周莊休漢賈生司馬

子長唐韓退之陸敬輿宗蒨子瞻本朝
于元吳與者無曲筆受者無愧辭不佞又
何加焉竊惟公所以名世不出於集之外不
盡于集之中而第以文章為一世雄伯起
公九京而問之或姑舍是因推明文肅司
室兩先生之論為于宗伯更端此兩先筆
宗伯集 卷一

言心于宗伯所稔聞也

萬曆歲在丁未夏日

雲中李維禎頓首撰

宗伯集目錄

卷之三



北海馮琦月報著

擬古樂府

中林

秋胡行

和魏應忠擬樂府作

五言古詩

再過真空寺道

寄懷伯舅

偶興

癸未春述懷

登雲門山

陸子著悼亡詩

秋夜簡敬承公亮

碧雲寺

香山寺

西山道中

中峯

余子有汴之夜

直卿新至同飲

西山

客談雲中塞事

已丑冬書懷呈

寄示珂弟

悲小陸

送張伯任閑周原

送鍾淑瀟閣上谷

贈別鍾淑瀟張伯

今昔行送別嘉猷

卷之二

世用索五十詩

猶冷長白蒼鍾

送薛中孺燕

喜孝與至賦贈

七言古詩

燕然行

送二舅之官

結交行呈楊公亮

題沈翁畫竹

泰山歌過盧東麓

雙林寺歌

送伯楨之川中

徵同館錢別

古意

桃花嶺歌

宗伯集

目錄

新吾太參遺鏡

蟠松歌寄公亮

觀燈篇

文華峯

金雞山

馬鞍山

流水橋

桑乾歌

送董巢雄謫官

沈節婦壽詩

同直卿世用飲

和余雲衢歌

結交行懷于

去婦嘆送別

題尹中丞柵棚園

卷之三

五言律

送二伯

送見光孝師南還

通業師舊居

和崔仲素題舊房

夜渡桑乾

渡易水

別業樓居

秋夜

冶源

韋莊與直卿分韻

觀豎侍中國

三月廿八日看花

可大同邀于官廳飲

登慈壽寺閣

遊摩訶菴贈上人

宿法藏菴聽琴

宋伯集

重遊黃錦水園

四月九日呈家君

婉兒怨戲東故承

魏慈惠兩後見訪

夜過慈惠

同歌卿過慈惠

同世用以占飲慈惠

立秋前一日過慈惠

送慈惠年大使泰

唐仁卿同饒慈惠

同莊中熙王敬卿

僧敬承小坐埕上

秋夜偶成示弟

寄李太僕

送楊楚亭王柱山

送公亮出秦陶藩

釣臺

送余君房之關中

湖上

過翠華岩

山下別于年伯

十八夜同可大題

梳千航隱先生詩

雪中同敬承小酌

除夕

送蕭玄圃同封

送鄭大野馬西題

與嘉猷同臥病

送曾健齋聞雲中

送周尚實聞遠

與實甫晚步埕上

葉給諫同飲

晚酌埕上

同館諸兄共集

過韋公寺

郝園看海棠

宋伯集

飲韋公寺園

送顧實甫南歸

卷之四

五言律

送王大理問延綏

聞寧夏邊報

讀楊太史詩有感

送莊冲虛開江封

送周尚實摘潮陽

送崔仲素解官

雨中書懷

七夕敬承邀集

次日復邀諸子共

送敬承掌留院

聞寧夏平志喜

喜公孝與三夜話

送孝與有事晉中	送仲素至夜話	夜中書懷呈海叢	寄河弟	送別嘉猷	孝與見訪別復請	登樓	大風答世用	挽材官海岳黃翁	送母南還書懷	仲素還治湖之約	挽朱鑑塘司寇	別業	懋忠將行有作	城河堤上望月	同季輟用鳴遊	紫洞瀑水	曉歸
送孫江張正之	送仲素歸海上	吳太華使君買煙	泛舟送別嘉猷	不寐	雄州道中	懷懋忠中丞	春雪	送介軒家叔南還	宿樓雲閣	送季輟弟廷試	冶水	荅懋忠中夜見懷	蔣符卿邀同遊	送舊園	石湖	山徑	胡使君罷郡贈鶴

同館諸兄集次韻	同季輟用鳴弟遊	贈完郡司理周公	別少宰以詩	端揆堂月下共話	題退竹窻園亭	歲暮荅懋忠	卷之五	七言律	送李汝培視關	陪祀長陵	寄淮陽守鑑弦舅	遊廣福山寺	秋晦夜有懷京邑	冬至拜牌	同世用開之	寄壽朱鎮山	九日獨酌
大祥上冢書懷	同兩弟觀荷花	同曾直卿	大祀齋居書懷	冬至祀南郊承達	代肖翁有懷	病中二弟至			秋日有懷懋忠	送家叔驃騎渡遼	居庸關	小樓漫成	夜懷宋鑑弦母舅	葡萄	送范鴻泉謫	過故相第	九日曾呈卿幕訪

家君之官和州	閏月九日駕 <small>壽山</small>	登顯靈官閣	薄暮先歸漫成	送唐客部歸粵	登玉皇閣	萬壽聖節侍班	十四夜同泰亨飲	送弘陽開封粵藩	讀懋忠詩成詠	元日思歸東懋忠	十六夜過懋忠	送李將軍總戎 <small>公</small>	秋夜獨坐偶成	九月同魏見泉 <small>同登</small>	公亮將別夜話	九日王育明共酌	夜送見泉年兄	家君之官和州
七夕送別嘉猷	新春同端叔飲	人日同世用飲	十六夜邀世用 <small>酌小</small>	馬侍御言事被請	為王介石 <small>題中源介石園</small>	喜仲素至夜話	謝于年伯見慰	題楊中丞思親樓	登雲門山	送郡守范公之 <small>中</small>	于年伯寄詩追荅	題中丞望京樓						

寄壽于秋宗年伯	邢司馬經畧朝鮮	九月同遊周氏 <small>亭</small>	張子宜招同小酌	季母壽詩	九月八日與 <small>李</small>	九月三陽 <small>別</small>	送少宰裴年伯 <small>同</small>	得懋忠書	除夕書懷	元旦憶懋忠	寄荅楊清寰中丞	寄邢制府	初至奉高與 <small>數</small>	送蔡南胡郡伯 <small>同</small>	送魏中丞撫晉中	劉惟道邀同遊	送別孝與同遊	寄壽于秋宗年伯
紙房與季輒 <small>聯</small>	同諸友飲房 <small>宏</small>	陪太宰李年伯	楊太史年文贈別	親中丞 <small>事</small>	送宋元 <small>度</small>	卷之六	五言排律	雲門遠眺	大閱	送教嘉猷派藩 <small>同</small>	立秋日同飲分韻	送楊太宰致政 <small>東</small>	公亮阻風天津 <small>同</small>					

送大宗伯于東陽山莊書懷集字

七言排律

賈洛濱錢別原秋事

五言絕句

奉陸聖駕沙橋

題張洪陽間雲館

題萬玉山房

官詞

哭亡太

曹兄素遊南陽

弟以鸚鵡朱魚見惠

七言絕句

宗伯集

送顧實甫還吳

大通橋汎舟

馬文莊老師挽歌

東郊雨望

贈林參戎

鄭制府招飲

登臺

班婕妤扇

韓夫人秋葉

讀漢史

送侯大將軍之

寒食送公亮

題閻氏畫像

為趙少宰題

為于年伯題

送魏懋忠

送考與東歸

送宋王碧封侯

送金玄洲封趙藩

七夕

少薇都諫曙省

登岱大霧口號

治水別孝與

戲贈仲素

題梅雪雙樓圖

卷之七

序

宗伯集

壽林老師六襄

江西乙酉序函錄

送湯公亮

送陳侍御南還

賀彬泉劉老先生壽

卷之八

序

壽中丞顧公母

賀惠安伯張公子

會試錄序

代

封都御史魏太

壽翁

賀大司空舒公

朝選

贈少司馬郝公

晉趙

送太宰楊公致仕

卷之九

序

贈大司馬鄭公

政成

賀中丞成公

賀督兩張老

先生

賀顧公祖巡撫

東遼

贈大中丞顧冲菴

武進

送李仰城山西

武進

贈林育所考績

送都諫李君

河南

卷之十

序

子

序

序

送蕭漢顧守寧園

贈東海張君

承奉

張惺宇父母

善歌

賀少司徒筠岡

前

賀御史大夫郝

政公

壽趙封君夫婦

十八

賀魏太翁八袞壽

武舉錄序

于宗伯集序

卷之十一

序

金輿山房稿序

謝京兆詩序

賀密雲兵備

王公

送水部項公

賀密雲令楊公

精

直捐輯畧序

送郡守衛公入觀

賀按察使

陳公

壽邢封君八十

列武經七書序

卷之十二

序

列三太史詩序

贈中丞王公

入

送薛青雷恭楚藩

贈梓庭張君

卷之十三

序

子

伯父伯母六十

壽

送郡大夫范公

觀

賀大中丞李公

壽

國朝典故記聞序

賀大司馬那公奏凱

卷之十三

序

魏中丞奏議序

送郡伯胡公祖

賀王介石擢方伯

光祿卿雲坡李

壽

賀康侍御

余大宗伯集序

奉壽元輔對翁

王公

壽趙翁偕夫人

十八

賀太宰李公考績

卷之十四

序

戊子湖廣試錄序 武舉錄序

辛丑科會試錄序 順天府鄉試錄序

卷之十五

記

重修巨馬河橋記 東塘公太史葬費山記

臨朐令荆公臨朐縣文昌閣記

宗祠集

重修聖水神祠記 歸遺金記

游石門山記 遊冶原記

仰天寺記 新設汾州府碑

卷之十六

記

顏神鎮重修顏公生祠記 甘肅建田公生祠記

矩室記

題跋

張泰亨疏草

記別

御製重刻古文真寶

傳

達孝先生傳 尹孺人傳

青州守唐公傳 烈婦孺人傳

郭趙州傳

卷之十七

贊

王襄毅公像贊 少司徒王公平蠻贊

江長信埋輪像贊 弘翁林老師告天贊

宗祠集

箴

養心齋箴

墓表

協守遼陽傳公墓表 徐太孺人墓表

贈通議大夫墓表 翰林院修撰墓表

慶府長史王公墓表 贈淑人李節婦墓表

大理卿張公墓表

卷之十八

行狀

刑部尚書劉公狀		雲川蔣公暨	人
封吏部侍郎劉		狀	2
卷之十九			
行狀			
貞靜先生狀		禮部尚書余	狀
蔣太恭人狀			
卷之二十			
墓誌銘			
趙母姚太孺人銘		劉母官太淑人銘	
宗伯集			
贈徵仕郎馮		贈大理少卿傅	銘
康士姜公配		壽官震源十公銘	
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封先祿寺卿藏		慶府長史王公銘	
于安人銘		誥封嚴淑人銘	
張母饒太孺人銘		張母陳太淑人銘	
卷之二十二			
墓誌銘			

陝西參議取公銘		延安中石	公配
旌表節婦陳氏銘		給諫白公	銘
按察使麻先生銘		廷尉張公銘	
卷之二十三			
墓誌銘			
大學士許公暨		參議馬公暨	銘
副使劉公暨		副使石公銘	
封戶部郎中張		伯考御山公銘	
卷之二十四			
宗伯集			
擬輔臣恭進		太祖高皇帝批	恭
擬宋置寬恤民力司違官分路巡訪表			
進會典表		恭謝天恩表	
恭謝天恩比		薛朝表	
恭謝天恩表		薛免思命表	
卷之二十五			
墓誌銘			
謝啓		謝欽進	代

賀壽蘭窓代	謝薦代	侯王相公謝文	侯中相公	賀內閣考滿	易州到任候閣代	賀元旦	侯王相公	賀張總督	賀王相公	荅徐中卷	荅王康宇	荅顧總督	荅鄭撫臺	宗伯集	請余老師	上林老師壽	荅蜀中丞	荅黃侍御	卷之二十六	議	東省防倭議	序傳議	撤兵議	卷之二十七	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飭計典	礦稅議	河工錢糧議	卷之二十八	勅諭	擬	皇帝勅諭大學士申時行	詰勅	定國公徐文壁	大學士申時行	太子少保王一鶚	協理戎政傅希賢	刑部左侍郎何源	已故尚書王崇古	南京祭酒趙用賢	翰林編修鄒德濟	刑科右給事邵庶	延綏巡撫梅友松	遼東巡撫顧養謙	宣府巡撫許守謙	臨淮侯李言恭	禮部尚書朱虞	總督宣大鄭三	吏部左侍郎趙煥	南京兵部	原任南京	翰林修撰朱國祚	翰林檢討葛曦	山東巡撫李戴	四川巡撫徐元太	雲南巡撫蕭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之二十九

詔勅

江西布政陳文燭

山西布政李采華

山西副使李時芳

山西太僕申維岱

山西參議郭性之

通政司參議李

浙江僉事蘇濬

御史王之棟

山西道御史孫

山東道御史劉霖

工部郎中程奎

刑部員外孫有巖

禮部員外董基

戶部主事杜潛

兵部主事申用憲

吏部員外張雲

開封知府王見賓

淮安府同知徐仲

兵部主事劉復初

刑部主事董宋儒

大理評事雍之可

中書舍人劉霖

兗州府同知高

壽林知州江龍

德州知州趙可學

涿州知州王道定

楊州府推官李

梧州府推官莊

華昌府推官任

樂陵知縣趙永祿

樂清知縣吳華

藍屋知縣南邦化

隆平知縣林天秩

定遠知縣孟騁

翼城知縣卜自用

東源知縣陳承芳

通渭知縣井濟傳

汝陽知縣劉汝康

戶部照磨楊應尼

宛平縣主簿盧茂

鴻臚寺鳴贊衛天命

卷之三十

經筵講章

天地節而四時成

昭茲來許

洞酌彼行

鳳凰鳴矣

宋南集

民亦勞止

易元忌也

允為

卷之三十一

日譚通鑑直解

三年秦大敗楚師於丹陽

四年秦使張儀說楚

齊趙燕連衡

七年秦甘茂伐韓宜陽

八年秦君卒弟稷立

十年秦魏冉弒其君之嫡母

秦伐楚取八城

秦以田文為丞相

十七年田文自秦逃歸

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

二十年趙故太子章作亂

二十七年秦君稱西帝

三十年齊殺狐喧陳軫

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

燕伐齊拔聊城

趙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

宗伯集

目錄

手

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

楚王完薨盜殺黃歇

秦王剪伐趙下井陘

燕太子丹使盜劫秦王不克

卷之三十二

日講通鑑直解

二世皇帝元年殺諸公子公主

楚人陳勝具廣起兵於蕲

楚遣諸將徇趙魏

秦下右丞相馮去疾自殺

章邯擊趙圍趙王於鉅鹿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

項籍尊楚懷王為義帝

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

漢王太子盈為太子

韓信大敗趙軍禽王歇

漢王遣隨何使九江

楚圍漢王於梁陽范增死

宗伯集

目錄

手

楚破彭越還拔梁陽及城皋

卷之三十三

日講通鑑直解

置酒南宮

帝西都關中

以曹參為齊相國

封雍齒為什方侯

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

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之

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

十年以周昌為趙相

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討之

十一年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梁王趙廢徙蜀殺之夷三族

帝有疾

淮南王布反帝自將討之

詔陳平斬樊噲

卷之三十四

宋書

日誥通鑑皇解

孝惠皇帝元年太后殺趙王如意

二年相國鄭侯蕭何卒

立原廟

廢少帝幽殺之

秋七月太后呂氏崩

六年淮南王長謀反

匈奴復請和親

除秘祝

十年將軍陳彭越有罪自殺

二年丞相蒼免

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

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

以公孫弘為博士

卷之三十五

日誥通鑑直解

元朔元年定二千石

匈奴入寇遣衛青等將兵擊走之

宋書

三年以張湯為廷尉

五年丞相陳彭越

六年衛青復率六將軍擊匈奴

詔民得買爵贖罪

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謀反自殺

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

以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

匈奴渾邪王降

四年造皮幣白金三銖錢

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

五年以汲黯為淮陽太守

卷之三十六

日講通鑑直解

二年張湯有罪自殺

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

以方士樂大為五利將軍尚公主

六年平南越置九郡

平西南夷置五郡

宋集

卷之三十六

事

東越王餘善反

元封元年帝東巡海上求神仙

三年置樂浪臨屯玄真菟番郡

五年詔舉茂材異等

二年丞相度平以公孫賀為丞相

四年封李廣利為海西侯

帝如甘泉皇太子璽殺使者

卷之三十七

日講通鑑直解

四年罷方士候神人者

以田蚡為丞相封富民侯

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

立皇后許氏

以朱邑為大司農

以龔遂為水衡都尉

二年司隸校尉蓋寬饒自剄壯關下

二年下蕭望之周堪獄

宋集

卷之三十八

事

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擊賊

卷之三十八

日講通鑑直解

帝自將征蜀

十二年大司空通罷

公孫述引兵出戰具漢擊殺之

寶融及五郡太守入朝

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

具漢軍選諸功臣皆增邑更封

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十六年李盜起

帝如章陵

賜雒陽令董宣錢三十萬

帝如南頓賜復二歲

大司馬庾平僞具漢卒

以劉昆為光祿勳

二十四年匈奴南邊八部

遣馬援征武陵蠻

宋伯集

初作壽陵

徙南單于居西河美稷

壯匈奴求和親不許

以張奐為太子太傅

三十年帝東巡

卷之三十九

日講通鑑直解

建武中元元年帝東巡封泰山

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

行養老禮

立貴人馬氏為皇后

圖畫中與功臣於雲臺

五年驃騎將軍蒼罷歸藩

六年王雒山出寶鼎

七年以宋均為尚書令

以具宗為度遼將軍

十月晦日食

九年詔司徒掾史歲考長吏

宋伯集

以丁鴻為侍中

十二年修汴渠堤

封子六人為王

十六年西域諸國遣太子入衛

復置西域都護

以第五倫為司空

以馬廖為衛尉

卷之四十

日講通鑑直解

詔都護及戊巳校尉官

二年詔三公糾非法

大旱

以直言士補外官

以廉范為蜀郡太守

帝如偃師遂至河內

八年東平王蒼年

馬廖馬防有罪

以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

宋書

卷

五

元和元年詔議貢舉法

詔禁治獄慘酷者

大尉彪罷以鄭弘為太尉

帝南巡至宛

以孔僖為蘭臺令史

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

詔除妖惡禁錮者

二年詔賜民胎養穀

詔戒俗吏矯飾者

至東平祠獻王陵

詔侍中曹褒定漢禮

卷之四十一

日講通鑑直解

章和元年司徒虞允

曹褒奏所撰制度

實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詔命

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

侍中實憲敕都鄉侯暢

宋書

卷

五

實憲擊北匈奴大破之

以實憲為大將軍

二年北匈奴款塞求朝

三年實憲殺尚書僕射樂恢

四年立北匈奴於除鞬為單于

六月朔日食

實憲伏誅

皇太后竇氏崩

十三年帝幸東觀

詔邊郡舉孝廉

徵班超還京師

任尚與先零羌滇零戰大敗

立貴人鄧氏為皇后

二年以公賦與貧民

徵鄧騭為大將軍

四年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為郎

以虞詡為朝歌長

六年省薦新物二十三種

宗伯集

目錄

卷之四十二

以虞詡為武都太守

卷之四十二

日講通鑑直解

永寧元年復置都護屯兵

建光元年太后鄧氏崩

詔舉有道之士

以薛包為侍中不拜

徙封鄧騭為羅侯

以耿寶監羽林車騎

帝斷大臣行三年喪

延光元年汝南黃憲卒

二年以班勇為西域長史

以楊震為太尉

以葬故太尉楊震

永建元年帝朝太后于東宮

下同隸校尉虞詡徵尋赦出之

二年以許敬為司徒

聘處士樊英

宗伯集

目錄

卷之四十三

六年起太學

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卷之四十三

日講通鑑直解

二年徵郎顗以為中郎不就

京師地震

京師地拆

三年五月旱

永和元年以王龔為太尉

三年以視良為九真太守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徙荊州刺史李固為泰山太守

漢安元年遣八使分行州郡

以張綱為廣陵太守

二年增孝廉為四科

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

元嘉元年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

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府令

宗伯集

目錄

重

地震舉獨行之士

卷之四十四

日講通鑑直解

永興元年河溢民饑

二年大將軍梁冀伏誅

以黃瓊為太尉

以劉寵為司空

尚書朱穆卒

七年郡鄉侯黃瓊卒

八年中常侍侯覽免左官自殺

以李膺為司隸校尉

殺南陽太守成瑨

永康元年赦黨人歸田里

復治鉤黨赦前司隸校尉李膺等

卷之四十五

日講通鑑直解

作畢圭靈昆苑

四年作列肆于後官

宗伯集

目錄

重

五年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

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

皇甫嵩朱儁與曹操合軍討黃巾

盧植圍張角於廣宗檻車徵還

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

朱儁擊南陽黃巾連破之

豫州刺史王允討黃巾破之

二年南宮雲臺災

五年以劉焉為益州牧

大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

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官廟

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

卷之四十六

目講通鑑直解

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為平原相

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

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

宋伯集

目錄

卷

曹操攻拔定陶

孫策擊劉繇于曲阿破走之

曹操入朝自為司隸校尉

募民屯田許下

呂布復攻劉備曹操擊布殺之

五年操殺車騎將軍董卓

曹操還官渡

六年張魯取巴郡

卷之四十七

目講通鑑直解

七年曹操復進軍官渡

十一年以仲長統為尚書郎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劉表卒操至新野

劉備奔江陵

曹操東下孫權

十四年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

卷之四十八

宋伯集

目錄

卷

奏疏

官詹稿

災警異常等事

銓部稿

災異疊見等事

陽卷屆期等事

卷之四十九

奏疏

三陽屆節等事

行取原係舊章

仰繹綸音等事

遵奉明旨等事

勦捕重務等事

卷之五十

奏疏

科道考選逾期等事

開誠布公等事

烏獲姦臣等事

中使驟雲等事

遠左秋防等事

剖良心探公論等事

人言屢及等事

卷之五十一

宗伯集

目錄

奏疏

糾拾有司遺奸等事

境上新開等事

持平論息事端等事

玉舉大典等事

方面缺官太多等事

考選部屬等事

欽奉詔旨等事

災旱異常等事

卷之五十二

奏疏

考選已父等事

司道缺官等事

仰繹君臣一體等事

宗藩欽命等事

正體統以振等事

至舉大禮等事

遵例陳情等事

科臣言出風聞等事

覈名實以肅等事

卷之五十三

奏疏

奉旨回籍等事

恭謝聖恩等事

欽奉聖旨等事

朝覲事

朝覲事

考察事

旌表異常等事

濱海災異等事

宗伯集

目錄

糾拾方面遺奸等事

卷之五十四

奏疏

欽奉明旨等事

肅官常清吏治等事

推廣德意等事

大僚懸缺等事

仰體德意等事

司道缺官等事

司官荷蒙特恩等事

總開大僚員缺等事

喜大典將行等事

引咎候旨等事

直陳大臣考滿等事

卷之五十五

奏疏

禮部稿

慶賀事

恭進冠禮儀注事

懇乞聖明信

類奏災異等事

比例陳情等事

卷之五十六

奏疏

黃河淺涸等事

禮儀事

禮儀事

星變頻仍等事

懇舉涇祀等事

卷之五十七

奏疏

重經術佐異說

遵奉明旨等事

卷之五十八

奏疏

類奏災異等事

仰遵明旨等事

部務曠久等事

患病已久等事

病勢沉重等事

卷之五十九

奏疏

病深情迫等事

待命甚久等事

病勢愈久等事

病深時久等事

病勢危篤等事

病勢十分危篤

卷之六十

論

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

軍事皆由將出

策

問兵制

卷之六十一

策

問任讓

卷之六十二

策

問諫法

卷之六十三

策

問吏治

卷之六十四

策

問親臣重臣

卷之六十五

策

問禦虜

卷之六十六

策

問備饑

卷之六十七

祭文

祭楊封君

祭閔學陳公

祭寒太夫人

祭王太夫人

祭張封君

祭偶封君

祭王太孺人

祭王翁陳年伯

祭文

祭王蓮塘

祭宋太安人

祭陸敬承

祭葛鳳池

祭李太史

祭外祖母

祭二伯父

祭八叔

祭九叔

卷之六十九

書牘

荅荆翁老師贈言

上王相公論

三王並封

寄申相公老師

寄申老師

上政府乞歸書

上政府諸老請告

上王老師

宋伯集

卷之七十

書牘

卷之七十

書牘

上王老師

王老師

上王老師

謝王老師

寄王老師

荅山陰相公

寄山陰王相公

寄山陰王相公

寄山陰王相公

報山陰王相公

寄山陰王相公

報山陰王相公

荅山陰王相公

卷之七十一

書牘

賀陳王墨相公

上沈蛟門相公

寄沈龍江宗伯

荅于穀山宗伯

候于穀山年伯

寄曾余二兄

與余雲衢年兄

候王老師

寄王老師

荅陳心谷太宰

荅趙心堂司寇

與陳虹岡司農

荅楊楚亭年兄

寄黃慎軒官論

李俊集

卷之七十二

書牘

荅黃官論

荅張玉陽少宰

卷之七十二

書牘

荅蕭漢冲司成

荅葉龍潭制府

荅葉龍潭中丞

荅邢崑田中丞

荅邢崑田中丞

寄邢經畧

荅邢崑田經畧

與邢崑田制府

寄邢司馬

寄邢制府

荅王懷棘開府

荅王懷棘中丞

寄李霖寰制府

答張念碧撫臺

卷之七十三

書牘

答尹春寰中丞

與王對滄少司馬

答王霽宇

答蔣元軒侍御

答王晴江兵使

答張憲副同年

答左海樓侍御

寄李翼軒大參

與呂新吾大參

寄呂新吾

答蘇紫溪大參

答張岱與太史

白集

答呂新吾方伯

寄朱鑑塘侍御

與連巡按小嵩

答葛尚寶龍池

與臨朐令蘆君

卷之七十四

書牘

答費似鶴年兄

答沈繼山開府

寄張許東中丞

答楊月川中丞

答顧克恭中丞

答張念華侍御

答党蘭寬中丞

答鄒四山太史

寄柯立臺侍御

答麻老師慶洲

答張華岑禮部

答鍾文麓侍御

答趙心盤兵道

答李翼軒大參

與呂位吾太守

答顧中丞

答李順衡侍御

簡李侍御

寄王見峯司徒

答鄭範漢官保

寄馮開之太史

寄秀水李大尹

答馬連城侍御

答何侍御

答朱鑑塘廷尉

寄楊密雲龍石

宋集

答馬岐岡侍御

答王兵憲

卷之七十五

書牘

與計益軒

與詹兵憲

與張惺宇邑宰

與邵總督文川

答陳里所大參

寄李文亭國安令

答蕭巡撫念渠

寄王師竹宮庶

答邢崑田

答何震川

與南吏部趙潑陽

答張斗樞太史

荅蔡運長

荅王鳳洲司寇

寄諸親友

寄楊夢山太宰

荅蕭寧國漢類

荅王兵憲

荅南都蔡

荅于宗伯年伯

與王栢峯

荅王晴江副憲

荅唐太史抑所

卷之七十六

音牘

荅郭太史明龍

寄郭北野開府

宗伯集

卷之七十六

寄孫鶴峯年伯

荅蕭念渠開府

荅張考功

荅莊公子

荅周

荅張長史

寄劉太監

荅郝晉雲令

荅張斗樞

荅王康宇文學

荅鍾侍御

荅李翼軒

荅朱鑑塘司寇

荅郭汾源

荅蕭中丞念渠

寄余君房

荅王對滄

荅易州道江鑽石

荅耿天臺中丞

荅周太史礪菴

荅劉遼督院郡公

荅王對滄司寇

荅朱金庭宗伯

荅沈鏡宇少司空

寄于穀峯宗伯

寄楊太宰

東王對滄

卷之七十七

書牘

與王辰玉

荅趙中丞南渚

荅朱中丞鑑塘

荅劉靜臺侍御

宗伯集

卷之七十七

荅王兵憲

荅陳光宇開府

荅鄭東里開府

寄何震川

寄何憲丈

荅潘叩川司空

荅沈鏡宇少司空

寄李念方

荅韓惺宇中丞

荅沈仲潤

與王柱山

荅葛龍池

卷之七十八

書牘

荅葛龍池	荅葉龍潭總督
荅陳侍御	荅左海樓年兄
荅劉晉川開府	荅馮開之
寄于穀山宗伯	荅楊磐石
與康驥漢年丈	與康客雲
東林座師 <small>又副</small>	荅三違督院李公
與康驥漢	寄王相公 <small>又副</small>
荅王弘陽開府	上王老師
上張洪陽相公	荅夏仁寰開府
荅顧念憲	寄張相公洪陽
與驥漢	荅驥漢丈
候申老師	
卷之七十九	
書牘	
荅徐荆璞長科	荅黃葵陽官詹
荅劉	荅南史部趙公
荅張玉陽少宰	荅党中丞蘭窓
荅韓敬堂宗伯	寄黃葵陽

荅周二魯尚寶	荅李翼軒大參
荅魏	荅孫洪海年丈
荅溫	寄太倉王老師
與侯大尹	荅鄒陽撫院鄭公
荅廣東惠潮道任公	荅項工部
荅延綏撫院王晴江	荅麻老師慶洲
與張洪陽相公	荅姜鳳阿宗伯
荅何震川宗伯	荅李對泉開府
與陳	荅江中丞鑽石
荅江鑽石中丞	
寄李	荅何震川宗伯
荅白	荅成益齋開府
荅姜肖鳳	荅黃葵陽
荅王	
卷之八十	
書牘	
荅陳芸窓	荅傳

荅呂新吾

與趙中丞南潯

荅徐理齋中丞

與

荅宋可來中丞

回李戶部

荅沈太素學憲

荅王憲僉

荅劉宮唐和字

荅龔方伯

荅劉完白

荅趙中丞南潯

荅李都憲

荅馮憲副

與人論文

荅張冠華

宗伯其

手

荅顧克菴

與余漢城

荅馮開之

荅李霖裳大參

荅李大將軍

與

與魏見泉中丞

荅劉達賢撫邢公

荅趙侍御

荅鄭崑岩大常

寄王春元展王

東張洪陽年伯

卷之八十一

音讀

上趙激陽相公

與王辰玉

荅馮開之

荅詹副憲

荅劉泗洲

荅王鳳洲司寇

荅王

荅王

荅余幼華

荅徐姚郡公

荅周二魯

荅朱鑑塘

荅李霖裳中丞

荅郭希所中丞

荅宋中丞

荅孫湛明少參

荅李霖裳總督

荅文簡亭開府

寄趙寧宇開府

寄孝威縣令

荅陳芸憲

荅郝少泉開府

荅賈春宇司馬

荅支簡亭中丞

荅河道劉晉川公

荅尹春霖開府

與驥漢丈

荅李修吾中丞

荅驥漢年丈

荅魏見泉中丞

荅李霖裳總督

荅李及泉中丞

荅李推府

荅趙壽峯大參

荅田易齋兵道

荅蕭泰微司馬公

荅汪涇源中丞

寄王康宇

宗伯集目錄終



宗伯集卷之一

北海馮琦用報著

詩

四言詩

中林

瞻彼中林鳥鳥鳴悲歲云暮矣寒雪霏霏殘
月在渾丘風殺憐念我先人愴矣心摧
瞻彼中澤鴻鴈嗷嗷言念其曹惟以永號予
髮蕭蕭予心忉忉維予之故予肌骨以銷

中林

卷之一

人亦有言伯壻仲篚惟壻與篚尚或間之維

予及汝如左右手曷求為我以慰父母

母氏聖善汝鞠汝育汝哺汝沐汝顧汝復汝

卧母寧汝啼母驚屢寢屢興跂而及于成

駒而汗血一日千里歲月屢更復居爾所母

之懷矣涕泣以語父之懷矣誰使告汝

天降鞠幽我父亡祿念我兄弟尚盱其自我

踊而哭汝跪且祝敢不自力以愛冥漠

我父始瞑體竟始卒載聞厥靈赫矣如生垂

歿之語安可再聆汝有成言安可再更

我父矣白晝此彌息片語而當喜形於色載

笑載言通示坐客安得九原復此夷悻

汝夢我父執手沾濡汝寤而呼庶其改圖旦

晝之惓惓而紛如昨夕之夢若有若無

病瘳承蜩郢人運斤用志不多乃凝于神鑿

馬故馳驚鴻歌舉寧靜致遠古有高矩

吾道如城乃郭乃郭汝才如劍乃鋒乃鏑太

剛則折代斲乃傷相庖丁牛善刀而藏

中林

卷之一

二

寧刺繡紋無倚市門市門可倚市兒非侶時

游楚楚蛺蝶如舞比之匪人戒其傷汝

石帚可開羶羊難乳與子同氣豈難論語我

實不敏無以益汝緬思遺令涕零如雨

悔之初萌亦自怨恫曾幾何時往來憧憧誰

操汝心汝奉以從心之憂矣靡所與同

眷令在原兄弟急難急難而泣亦何云及如

臨于淵如集于木君子有穀及爾能泮

中林十五章章八句

昨歲要作四言詩不能盡其意然意亦
自有不能盡者每因韻錦之情益增焉
鳥之痛未嘗不泣然沾衣也正月廿三
日偶于書間得二詩葉海書二卷附錄
于後一淚行成兩翼成絲成月孫燈冷
素帷安得塔前鴻雁羽變飛綱下
池欲樹萱花向北堂那能十
光莫將驢子心頭火添作慈觀髮上霜

擬古樂府

秋胡行

寒士易德貴交難為歡寒士易德貴交難為
歡張陳刎頸蕭朱彈冠虛願不酬更難易寒
喜極而後或為悠端歌以言之貴交難為歡

樂府集

卷之二

三

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美成在久惡成不及
改塵積為丘愛流成海女之耽兮則不可悔
鷹化為鳩其目猶在歌以言之惡成不及改

三解

下僚易居貴極難為退下僚易居貴極難為
退鬼忌其盈人伺其敗昔人所惡孰以否蓋
炎炎隆隆卒與禍會歌以言之貴極難為退

三解

緩調易於急響難為節緩調易於急響難為
節大絃高振小絃斷絕急食多聲急行多蹶
羸種安步千里可涉歌以言之急響難為節

四解

和魏慙忠擬樂府作

千金買寶鞍百金買戰馬買鞍新市頭買馬
古塞下

右戴驢馬

玉階月光華蓬戶月窸窣玉階與蓬戶一樣

樂府集

卷之二

文三

青天高

右玉階慙

為問蜀道難何如鳳城下五徑無方軌長衢
有怒馬

右蜀道難

一舟膠長河百舸皆橫岸寄言利涉子忍待
春水泮

右擺歌行

五言古詩

再過真空寺道

驅車上河橋，遙望橋邊路。風沙何蕭蕭，我父從此去。今日泳鹿道，明日灑海渡。我欲往從之，蒼蒼隔烟樹。緬惟膝下驢，深憶別時語。舉頭望白雲，低頭淚如雨。

寄懷伯舅四首

曲躬易為工，直道難為妍。汲公豈不偉，怨非時勢賢。鑒折走風塵，故非體所便。中夜不得休，使我無好顏。一朝解組去，息駕牛山前。竭

來視

來視

來視

來視

來視

來視

來視，禾黍亦已熟。西阡古來刀田者，不如逢歲年，獨生長太息。萬事良共然。

驅車出淮陽，金堤枕大河。洪濤自西來，衝風揚其波。砥柱百餘尺，千雲鬱嵯峨。落花逐東流，已復千里過。乘流雖云利，為時能幾何。結廬城東隅，穿窬無車馬。泉流既紆紆，榆柳亦滿酒。出門上高原，悠然見四野。鳥聲高樹顛，人影深林下。白雲自往來，吾意為一寓。人生行樂耳，爵爵何為者。

冉冉亭中竹，嬋娟門前柳。十年辭我去，我行亦已久。三徑幸未荒，暫得休田畝。田畝多暇

日，晤言同心友。觴酌一再行，陶然說故舊。達觀且忘我，萬物於何有。升沉會有時，不足廢杯酒。

偶興

清商赴高節，白日馳西陸。平野何茫茫，微風動修竹。野入荷鉤來，一一談禾菽。信矣又吾土，且復返初服。世事良悠悠，安從詹尹卜。

來視

來視

來視

來視

來視

來視

攬衣登高樓，延目瞰四野。長蘿陰茅屋，秋色何蕭洒。朱英紛未落，白露寒以下。四氣自成歲，吾欲何為者。

癸未春述懷五首

憶自登朝看，意常懸丘壑。何知歸家山，情踪反蕭索。大母歲將逝，沉疴猶未脫。傷哉六年別，僅一視湯藥。大命不得請，泣血沾衣幙。旦暮笑上食，容輝竟寂寞。生者亦云病，沒者豈復作。不知天地心，隱憂安所薄。哭聲入高雲。

雲色亦莫莫。

銜恤曾未久我心鬱以伸有女五歲餘早已
成癯瘠一朝遽搖落千秋豈再容自傷薄祐
人養汝不得終母氏太劬勞卧起與汝同豈
伊憐弱息所差懷袖空悄然內傷心太息起
悲風

女弟繞四歲舉步一何憫向人親下拜頗識
真喜頗傷彼蕙蘭花零落清霜寒時昔多歡
慘一成一悲端余亦暴私達不能割此難焚

仙集

卷二

汝身上永辟汝指上錄九泉長決絕撫膺獨
沉瀾

憂來殊未弭屏居向東郭吊客尚在閭弱子
聿云瘳伏我寔夢中襟抱亦作惡披衣起視
兒癯黃已非昨安得尚夢寐精神猶錯愕音
爰火始然寸心與同灼迷離眼四視似欲總
帷幙陰雲疊層樓回風激哀壑疎簾度乳燕
空堦馴惹鵲對此不能言悽然淚雙落
汝死亦何知吾生空悲半豈悲嗣未立父母

尚無孫王程不得留何以慰朝昏長跪父母
前無為兒女仁舍談前致詞氣結不能伸一
燈何耿耿照我雙泪痕我欲竟此曲曲成彌
傷神死者長已矣哀哉無重陳

登雲門山

策馬出遠郊言登白雲峯茲峯何岑嶺王立
萬芙蓉和麗布天令原野被春容烟霏遠蒼
蒼近看猶惹龍澗道餘積雪峽口披長風石
闌棹漢標飛觀翔天中橫襟望河山伯圖一

雲集

卷二

七

何雄一匡豈不偉千秋事已空吾將策藜杖
行行訪赤松

躡屐陟層巔捫蘿度雲泉欲行復屢息拂塵
坐石磯但見千峯色落落沾人衣踰髮向陽
阿揮手弄晴暉四顧天地闊齊州亦已微海
氣橫東南樂矣曠士懷青芝自睢睢四牡乃
見隄陸沉金馬門大隱諒可希

陸子著悼亡詩賦數千言其詞痛絕屬
余筆為挽章乃賦四詩慰之

孟冬多悲風燕市飛寒霜葉落不可掃繁枝
豈再芳之子念同余對此心煩傷興文有餘
悲懷慨歌清商逸響激行雲青天高茫茫座
室慄無歡僮僕皆沾裳卿亦何太苦且復傾
一觴

尊酒未終竟婉婉日已施主人起謝客攬涕
前致詞貧家得好婦中外皆所宜芳薇香難
繼豈曰懷燕私萬物各有歸乃在天一涯虛
室轉空闊北風吹素帷殘月照蒼霜鄰雞鳴

李伯集

卷二

本

何遜僥仰念時昔悠悠使心悲

心悲何終極無乃太傷神豈不重仇僥含子
遠游身痛心成疾疾何以慰子親願此二幼
雛始識喜與真展轉戀懷袖哀哀鳴向人我
見尚猶憐悲思況在君君悲詎可撥最君以
自珍

自珍無空悲命矣可奈何天地何茫茫六龍
揚其波百年遽相哀隙駒忽復過漆園豈不
達鼓盆亦已多死既不足悲亦復安足歌忘

歌既匪經循禮諒無頗

秋夜簡敬承公亮

秋色遽如許客心鬱未安微微日影薄蕭蕭
天宇寬高風下木葉零露被崇蘭四氣自幹
運誰為衰感端朱華曾幾何素萼忽已殘楚
楚松相姿凌風以自完願言附高節與君同
歲寒

碧雲寺

李伯集

卷二

本

朝望山間雲暮就山間宿佛界何莊嚴入門
風爾爾古殿倚岩岫磴道盤空曲山僧出相
迎班荆坐修竹峯頭過新雨石髮淨如沐泉
聲下石澗歷歷飛寒玉對酒不知晚星河低
以屬良游殊未竟同醉待朝旭

香山寺

香山晚蒼蒼居然有幽意一徑青迴合雙壁
對蔥翠雖稱土木感未掩雲林致憑軒眺湖
山一一見所歷千峯青可掃涼颼颼然至披
襟對山靈冥心歸釋帝茲游如可屢無門人

問事

西山道中

休沐屬良辰招邀盡吾黨晤言山中人
燕有濠間想瞻彼已超忽去此復悵悵行行出谷口
原田何莽莽微雨洒然至林樾增蕭爽興未發高唱立
空傳餘響遙見採樵人不得訊所往白雲深復深何處留真賞

中峯

中峯何高高孤標聳寥廓寺樓遞隱見石徑

李作集

卷二

五步錯難乏濟勝具始快遠游諾振水凌英
壺舉杯眺廣莫不知山路盡但見天陰豁對
面剽門山數點青如削樹木若鱗次西湖不
盈勺萬象各自媚孤雲安所薄山南行西羅
且復歸舊壑

余子有汴之役馮子觴而與之語交相
誠也乃次第為韻言以當韋弦焉

策馬城南隅送子瀟水陽問子將何之往建
諸侯王以茲旂與路與彼敝繡裳王節何歲

雞大道生輝光長卿方在漢枚叔將游梁皇
華如有懷停車問周行

出門望征鴈雙飛下南浦嗟我同袍友蕭然
如散雨居者四五人行當復送汝疇昔相過
從率心以笑語不復知爾我況乃論賓主且
當惟古權聊以緩離緒

白日寢以驅車馬安得停取以友朋戀使子
緩王程惟有藥石言可以喻中誠高張無懦
響弦急難為聲海水何澹澹虛舟安足驚東

李伯集

卷三

上

阿有遺言中和良可經

驪駒已在道尚復執君手茲當遠別離有可
相語否謂我敬其儀珍重論交友名士無襮
言三緘戒其口我寔不自力勞君念我厚敦
不戢良規一言三頓首

別日常苦促會日常苦遲昔無旬日隔今當
彌歲時豈曰無他人念子意不移相須既車
輜相和亦墳荒詠彼伐木章悠悠中心悲各
勉日新德以慰長相思

直卿新至同世用敬承飲李貞子年兄宅憶楊公亮

久客親故鄉久別親故友念子涉瀟湘契闊亦已久今夕是何夕相對意轉厚客子縱談笑主人忘行酒所歡或在茲萬事復何有獨憶楊子雲滄江點自守相別同前春相見幾年後不知失我輩亦復歡樂否道故忽成醉念別終在口落落宇宙間從今幾攜手

西山

蘇軾集

卷之

五

七

豈不愛西山其如厭游客孟冬氣已肅始掃行人跡向來獨往願此時飲所適冷冷山下泉磊磊澗中石草木有機息山川見真蹟一徑峯屢折迴風壑相激天外寒烟淨樹杪澄湖白有時發鐘磬盡日看松栢暫憇俄頃間况已成今昔明日在朝市悵望山雲碧

客談雲中塞事

西山天下脊宣大屬肩臂昔虜未貢時胡馬頗凌厲先皇神且武威加沙漠裔遂定君臣

國畫掩和親議至今二十年關門未曾閉吾非藉要盟彼寧傲歲幣野老掩扉卧胡女臨邊醉赤羽無微兵彫戈戰不試國論有半塞邊事無全利豈不省儲胥頭亦銷精銳帶甲數十萬無復問長技頻年繕長城城成衆心悴朝見夷馬入暮聞夷馬斃卒乘無加鉤或旃有私費不辭今剝削異日遂成例豈爾邊塞人不見戎馬際誰能募俎暇試畫長久計夷德終無厭漢物怨難繼大將修國客書生

宗伯集

卷之

五

預戎事翹首雲霄上朝廷有餘庖

己丑冬書懷寄呈家君

儒夫欣自營苦心常不歡感激明主恩中夜未能安陟咎豈不勞易水方安瀾父子近相依未見為臣難未髮依日月列在供奉旁真賜出尚方退食分大官所愧惟慙臣不奉天日顏豈有裕心銜致之旃屢前且讀古人書逆將歸舊山我父方壯來未忍即東還我父秉明哲攬轡臨西燕此實朕胙郡河山營

以盤類年苦旱魃蒸黎頗明殘間巷有果色
墟里耕人烟比閒派移歸粗給粥與饑年年
賜租稅漢法亦已寬不知畿輔民何望骨髓
乾瘠瘼數百萬引領朱惟塞墨吏不解綏主
德何由宣西望古雲中遠接大麓天邊塞五
千里紮利為喉咽首在肅皇時胡塵驚甘泉
大徵天下兵一大誰當關邊將忽高枕遺壘
今猶傳古來除戎器乃在全盛年當生談利
病事或不盡然父能稱保障兒或容素餐明

宋伯嘉

卷二

發念先世累代被衣冠里人紛矜調安知我
所觀天時有幹運人理誰能全我聞特達器
常恐璞不完再實根或傷寧知衰盛端惟有
崇明德可以無憂患保身既不易報主良獨
難長歌擊玉壺曲終再三嘆雄風自西來易
水蕭蕭寒

寄示珂弟

憶昔少年日意頗矜傲帝閒道忽已晚科名
亦云偶志士營世業茲意漸已負時哉不我

與太息一回首吾弟雲霄安濯濯春月柳北
來隨宦遊無乃廢書久昔我曾祖考肅然在
甕牖借書讀未竟其主已復取及我諸祖父
一一稱不朽積書至於今頗亦做二酉終日
東高閣真愧明德後我父遣使來為汝延師
友汝年已十餘卧起未離母得無姑息愛從
旁掣其肘復恐操汝急令汝意不受無為治
甫田使滋稂與莠無為守糟粕取笑斯輪手
切志不棄損成德於何有吾已慙斯長知汝

宋伯嘉

卷二

三

難兄否蓄德常苦薄用物常苦厚生乎不在
多常恐為人右勉汝弓與冶吾將問南畝
悲小陸敬承子也失母養於余家年

阿戎何了了顏色若振素餐齋院中蘭零店
一朝露德昔保將汝實以同袍故而前吾兄
弟借汝切失哺爾來一載餘依依孺子慕得
無視汝疎或為藥所誤汝生實相憐汝允誤
相負憶汝初學語憶汝初行步當其委頓時
意猶再三顧萬物各有歸彭殤亦旦暮歲環

即猶在隔世知何處

送張倫任都諫閣視同原

壯士常慷慨懦夫多局促男兒志萬里取別
無鄉獨念從去年秋虜騎公南牧關門日以
聞胡行一何近鼓聲響不發將士併殺戮弄
莽泚河關係虜相隨屬朝為漢邊民暮為胡
地僕生者長不歸死者填豁谷氛侵高踰隴
聲勢遠窺蜀至尊日憂勞臣子幸不辱大臣
親行邊主將新分竹比聞捷書未破虜河注

宋伯集

卷二

宋

曲縱拊氣始振針狼怒猶當古來忘小勝兵
事多反覆凱歌未盈耳瘡痍尚在目軍有三
日糧民無五月穀中原疲轉輸吾意憂心腹
天子命近臣分道臨荒服茲行實特簡何以
效芹曝君看和親事利害如轉轂即令邊蒙
聞安知不為禍要挾伐虜謀倚角聯番族朝
議省牽制文法罷羈束匈奴斷右臂漢將窺
左足豈無金城墨當如賈生哭國恥猶未嘗
長歌仍擊筑

送鍾淑濂給諫閣視上谷

晨發青瑣閣暮出居庸道長風吹大漠萬里
白浩浩雄峙上谷塞未有匈奴擾廟客屈羣
策邊事藉三表金縢歲出塞玄黃日在皂我
寧求究馬虜遂厭兵縞豈不練士卒豈不築
城堡甲冑不禦冬熊羆難宿飽尖丁及養馬
飲泣無昏曉請觀郭西田頗亦宜稅穡幕府
鉅如雲私田渺如掃胡難豈勇甥漢女為妻
嫂嫁女與漢人不如與胡好胡人饒賜子漢

宋伯集

卷二

子

人也枯槁古來限華夷為禁苦不塞關西頃
湏洞朝議思征討王師久不出此事難草草
鋒藟亦有毒長未無不標漢過固不先虜情
信難保武事有聲容邊吏工文藻羣飛高刺
大兩目視衆鳥簡書伊可畏官事未易了之
子佳世姿風采實矯矯歸來報明主一一陳
所抱如有英雄人無使行閑老

壬辰書事贈別鍾淑濂張伯任

世事亦何常慷慨遙相盪今日非昨日回首

一惆悵聖人久在宥君子始用壯漫同賈生
哭實恃漢文量日月豈不照雷靈未救抗其
日風塵皆黃雲自飛騰待臣盡改服綈騎紛
持杖矯矯山陰公尺牘還內降庭書留侯策
帝殿王陵薏赤罵將去國白麻別令相增短
及還都一時畫屏故就中誰最賢鍾振尤側
僅兩生軀幹小氣欲排鬱嶂新從上谷來胆
落臨邊將豺狼盡已屏蔽霍離敢傍古來直
第士大半技矣瘴至尊多憂容忍使居一障

索伯集

卷二

六

視汝舌尚在幸汝身無恙莫忘國士遇寧同
庶人謗所惜正士去滿朝氣凋喪從茲天庖
馬靜立舍元杖居然言路塞無虞禍機傳
言半疑信蓄意多觀望稽首辭九廟尚欲微
靈貺國本苟不搖寧使臣言妄寧子非評臣
執經侍帷帳吏隱類方朔諫說慕素葦威顏
尚不接肝膽終難諒知無匡世資三山行將
訪

今昔行送別嘉猷寄汝培

昔我同袍友講德集鴻都並坐臨廣庭黜鑣
塞長衢結交盡時才意氣如友于忼慨語相
畫形跡安能拘相見不束帶披衣及前除斗
酒聊斟酌豐儉隨中厨豈不或疎脫亦自見
真吾意趣有所極夢寐亦同符世路苦多岐
風波忽相踰今日輦轂下落落四人俱有時
相過從無復向歡娛豈再堪速別送子城南
隅子實秉高尚雅意在江湖理色尚不辱羅
綱寧復虞子歸已十年子來二載餘故鄉一

索伯集

卷二

七

何親故人一何疎去年當此時陸生持首途
猶能設長筵彌日相歡呼時與二張輩談笑
歌鳥烏今日別離色益覺形影孤子去天際
鴻我留水中鳧終倪張季鷹秋風思鱸扁
舟到廣陵應過李生廬李生自賢豪磊落稱
丈夫千仞忽輕彈傷此明月珠寶玉雖在匣
終不掩其瑜萬事如浮雲相望在懸旂兩生
話風昔當亦念我無昔如頃與龐今如秦與
胡人生寄一世忽若隙中駒離者未必合來

者行當祖惟有崇令德可以為楷模官亦不足戀名亦不足圖送子沙長道余亦特乘桴

世用索五十詩久未有以應也感時念

別言詠斯章併寄立卿伯相

元化一何速汝年遂半百余最小弱弟頭顱

亦已白身世忽欲老日月猶堪惜往時堦下

樹歷落數十尺以茲生感歎宜更堪離折憶

昔入詞林及汝共朝夕歡言如醇酒終不廢

藥石中夜尚杯酌感夏或祖楊驚心問疾病

握手論于高一朝忽分携萬事俱陳迹南瀆

送客處儼然遽為客往時我送人衣冠竟長

席今日君送我雙騎長安陌如滿樹花萬

點臨堦亦今如一片葉落里門派碧歡敢望

當年別亦非時昔音徽雖已遠往事頗歷歷

曾公陟官瑞王郎為同伯勳業當及時努力

相鞭策垂天憶大鵬避風感六鷁出處不同

行意固各有適寄言鳳池伯無羨林間驪

待命長白蒼雙淑瀟

別日常苦賒會日常苦稀中年別親友惻惻

心多違蕭條官署靜白日關雙扉眷我同心

人百里遙相睎新詩忽見遺渺若聞青微開

臧動顏色讀罷沾衮衣世路頗清泰之子尚

採薇腐鼠嚇鳳雛將貽漆園讖仰瞻鴻鴈行

凌風西北飛西北有浮雲及汝且同歸

送薛中孺舉楚藩兼懷李景魯給諫

論交亦何常所貴心相知不因臭味合寧恨

無跡離念子特達士襟抱常平夷大來不緣

飾直木無附枝吐詞何惻歎論行非藪寄以

此知爾才足為雅士規庶幾明堂器豈曰桃

李私言從青瑣班往涖楚水濁先皇龍興地

根本如京師拊循湯沐邑展謁國陵儀豈

必思闕庭忽如侍堦墀從來天下足頗憂

湖南幾三楚多剽輕游俠為盜資丈夫策高

足千里塞朱帷不能屏貪墨何以憂瘡痍君

行過武昌李生今何其甯靈背獨處慷慨陳

危詞所願明主恩尚得安茅茨仕止各有

行心跡兩無違顧我念良友會合未有期成
行不厭早歷官不厭遲我志弘建禮汝亦舉
藩維顧影自驚慚紫綬何緣駐但知受恩日
未知報稱時持子血誠心望君所宜勉旃
日新德以慰長相思

喜孝與至賦贈

上林雖有樹不若故鄉蘭新知雖云樂不若
故人歡聞子之至門當鎖未及餐握手語千
古寧問暇與寒揮塵若風雨未竟復更輟語

雲南集

卷三

七

多或錯亂亦自出肺肝未獨兩相顧且笑且
復嘆及汝皆壯齡鬚髮忽已殘丈夫逾中歲
始知世事難汝猶未雄飛吾仕久曠官生平
獨任意耿耿未能安玉貢豈不偉要非我所
觀人生許與分豈在彼與冠取筑為子擊取
琴為子彈一歌光霽風大海揚波瀾

蘇伯集卷之二

北海馮琦用韻著

詩

七言古詩

燕然行

石磴草斑斑邊城五月如秋寒渺渺平沙
幾千里天風吹暗燕然山燕然山下臨大虜
旁有兩人相對語握手長嘆淚如雨一人自
言出門時牀頭妻子牽衣啼折上無襦釜無
張伯集

蘇君今早出何時歸且復搵淚一慰之投劍
仰天自歎歎朝役鎮城南莫抵鎮城下聞說
派尖丁復道散夷馬已知饑寒棄原野倉皇
骨肉忍相舍一人欲語還嚕嚕回頭看有行
人無一從互市不備胡但備將軍營內呼營
內呼何時已君亦大從容復欲念妻子奔走
無小休何暇問生死中夜歸來且自喜寧知
明日復爾爾丈夫生死會有時恨不一元驕
胡壘倉卒有語難具陳不敢久立當通津夜

未同望關山月應照關前洒淚人

送二舅之官寄懷伯舅

送舅氏燕山陽行當別復傍徨問客程幾千
里吳越南隔江天之涯從此始酌君酒問
君道過洛陽歷酸棗見伯舅問安好伯舅去
青門少別小舅復草草憶故鄉臨小園對修
竹生茂樹我非客舅非主陳土風齊與魯舅
作歌我起舞今具何在汴之汴五馬綢繡帶
長鉏動見觀瞻誰為伍我亦寂寥廩與語客
游難好非吾土最關情在何許一郡槐花冷
秋雨

結交行呈楊公亮時公亮止酒

寒不作堂上燕饑不作韉上鷹韉上威稜豈
不啖一飽即掣非人情親極難為疎貴極難
為賤長平來羅賓客去何必貴賤交情見灌
夫雖驕亦自雄江州終能立異同衛客談劍
如吳樸恐以此術用之我世事悠悠安足論
飲高歌無不可君不見步兵厨君不見濟

冲簾長安車馬夾道趨雲雨翻覆無時無君
今不醉胡為乎

題沈翁畫竹

何人寓此青琅玕滿堂爽颯生秋寒居然坐
我三徑下數莖不動風珊珊相溪先生隱於
酒戲拈秃筆如揮帚一幅淋漓竹亦醉醉竹
合與先生友蟲蟲三株狀殊絕迥若蒼蛇立
石雪別有一枝秀且長青鸞整翮從風翔烏
版化龍去已久至今屏障生輝光我觀此圖

沈翁集

卷三

五

慷慨耿墨花亂落團圓影素節偏宜君子堂
虛中獨立尚書省尚書華省鳳池隅新長孫
枝引鳳雛變龍禮樂方大備伶倫之管公所
須此君何可一日無

泰山歌送盧東麓

歌泰山泰山何崔嵬出入日月與雲雷去天
不知幾百里西望河如帶東望扶桑海一杯
為問主者誰云是天帝孫開日觀闢天門
龜蒙出其下僊若羣后朝至尊左執兕中

右陽宮前後列缺與豐隆何人排闥忽大呼
常聞虎豹森如叢廬生落落奇男子直批龍
鱗踞虎尾纖纖何能增泰岱祀國憂天徒為
爾百金之子不騎衛立仗之馬何當鳴高名
雖如山要非心所營臣死且不避况乃身外
千秋名嗟嗟廬生達聖主不達聖主無
死所封禪終羞學茂陵踟躕自合思梁甫我
歌泰山以送汝君不見楚國孤臣浮沅湘流
離九元歌東皇

李商隱集

卷三

雙林寺歌

長安春風能幾許陣陣化作秋來兩蒼狗白
衣那可辨古今榮辱寧堪數君不見玄明宮
君不見雙林寺雙林寺主跡如掃路人猶說
繁華事憶昔金貂近帝樞轉日回天傾上郡
九列有時開進退五侯無敢同馳驅縱橫五
鹿客交結霍家奴城中甲第連白虎城外浮
圖下赤烏浮圖矯矯凌雲際衆豹駭觀神
異天中畫棟蟠龍蟠階下豐碑蹲日頭八子

親為降勅書宰臣不惜著名字布金刻玉神
亦勞囊血塗青尾所忌從來執權如抱虎黃
鉞一下無處所半夜雷霆飛赤霄百萬金錢
歸少府罪厚難徵帝釋靈譴輕未霽君王怒
大弟深沉別有人野寺凄涼已無主試看今
日蓬與蒿試看舊日石與牢豪華意氣竟何
在寂寞樓臺空復高黃金臺前車已覆黃金
塢中滿已撲何處流人注向隅何人貴近欣
賞軸一歲花開一度春一年世事一回新惟

李伯集

卷三

五

有寺前松栢樹年年長對往來人

送伯損侍御之川中憲副

問何開達諸葛行且止避御史御史今年三
十幾身騎翩翩帶金紫聖主真憂萬里外
使君建節三巴裏刑天舞干亦自豪精衛填
海空復勞黃河懸水三十仞呼風亂度難容
初差嗟王郎汝何往古來得失如反掌長安
大路多推輪况乃蜀道青雲上蜀道之難難
於天不如歸問桑麻田振衣獨上三峯頽塵

樊野馬何監然君不見鴈門苑郡伊與鹿南
陽畫諾亦兄逐世間萬事誰能卜汝為遠臣
恩已足

敵同館諸文錢別公亮伯損

長安三月春風號鴻鴈數數求其曹天涯乃
復別同袍相將小坐傾濁醪楊生掀髯氣益
豪酒揮三尺汝所操余子大爵如吸濟張君
不飲空持螯沈郎杯酒多通逃敢承雄辯聲
曹曹伯損耳熱看佩刀浮沉萬態皆鴻毛誰
能俯仰如桔槔但當痛飲讀離騷且復啜
哺其糟學筑悲歌醉益高悲歌未斷天欲曙
月明斜挂城頭樹今日相逢且盡歡明日相
思不知處

古意

南為鷄北為鷹側目下視煙光疑梁間燕雀
何足問鴈難不敢當風發一夜春風春草綠
縱化為鵲猶帶目九宵翩跹氣不折獨斂霜
拳向空谷炙手自熱君自寒批鱗容易騎虎

難山中猛虎猶自可江上鯉鮪射殺我

桃花嶺歌

無嫌城邊春欲暮卧龍岡上花如霧年年醉
徹武陵烟至今記得桃源路桃源偏地桃花
水翠屏高傍層城起乍可餘姿點綠蕪肯將
浮豔誇濃李始看一徑盤空曲漸入千枝散
朝旭滿樹殘霞爛不收一天香雨飛紅玉白
雲深鎖楊子居青山自愛陶公廬平蕪十里
閒看鳥春水一竿不羨魚大隱何須分出處

宋伯集

卷三

賞心豈必長林莽桃李濃滋華省陰公門自
是韶華至峻山一顆憶仙家絕勝河陽萬樹
花歲歲願公懸水鏡長將秋實代春華

新吾太恭遺我古鏡因作古鏡歌贈之
古鏡不知何年治得之洛陽古城下背面隱
隱雙龍盤上花半露青芙蓉獨欽光華抱耿
耿何不辨拭照人影此物曾經對古人此時
不用空委塵願公持照流亡屋亦自不減光
明燭

蟠松歌寄公亮

齊南松樹不盈尺亭亭卓立層雲似虬枝婉
婉世所喜嗟爾勁節乃如此豈無凌霄姿一
旦成繞指膏雨力排未敢爭龍蛇將蟄何當
起展轉空向人詰曲誰相理直木從來忌先
伐曲幹猶存愈於死問君曲直安可為大道
委蛇誰則知諸君看取歲寒色猶自肯肯似
蒼時

觀燈篇

宋伯集

卷三

帝堽千秋曆天開萬國歡鶯花周正月燈火
漢長安長安正月旋璣正萬戶陽春布天令
新歲風光屬上元中原物力方全盛五都萬
寶集燕臺航海梯山人貢迴白環銀甕殊方
至翡翠明珠萬里來薄暮千門凝瑞靄當天
片月流光彩十二樓臺天不夜三十世界春
如海萬歲山前望翠華九光燈裏簇明霞六
宮盡罪魚龍戲千炬爭開齒齒花六宮千炬
紛拏似星橋直接銀河起赤帝真乘大德符

玉皇瑞拱紅雲裏燈病散入五侯家炊金銀
玉闥驕奢桂爐蘭膏九微火珠簾繡幌七香
車長安少年喜賓客馳驚東城復南陌百萬
縱博輸不辭十千沽酒貧何惜夜深縱酒復
徵歌歸路曾無醉尉訶六街明月吹笙管十
里香風散綺羅羅羅笙管春如繡窮簷蔭屋
寒如舊誰家朝突靜無烟誰家夜色明於晝
夜夜都城望月新年年郡國告災頻願將
聖主光明燭普照水天挂海人

文華萃

文華萃

誰家中書君矗立百餘尺石髮籠蔥散彩毫
墨花亂落芙蓉碧銅標華表若為扶去天一
握秋雲孤願將學士如掾筆若王赤縣

金雞山

天上玉衡星墮地化為山鳥道難分青空杳
雞聲長在白雲間白雲青嶂扶桑路高冠翠
羽藏烟霧一夜三號天下春主人正在雞樓

樹

馬鞍山

天馬蒲稍去已久茲山乃作馬鞍狀萬里堆
風生顧盼始知身在層巒上百尺權奇勢若
盤紅塵不動玉珂寒欲知金馬山頭色請向
銅龍署裏看

流水橋

一曲澄泓流水碧平林斜對山橋夕何處二
仲始同調但能來往非凡客與客乘春春水

李仙集

卷三

李仙集

卷三

李仙集

卷三

李仙集

淫春風春雨生連漪世間萬態皆有極流水
悠悠無盡時

桑乾歌

桑乾之水何漫漫天風五月波濤寒驚流撼
地地欲動蛟螭不敢凌飛湍遠望只疑銀河
懸虹蜺倒挂下飲泉近看更似蒼龍蟠玉麟
金甲相飛翻北控沙漠東入關千山不得障
回澗百折不辭到海難我來欲渡桑乾水朝
浪并州暮千里區區涇渭何足比烈士壯心

亦如此技君兵甲為君洗源盡六合無泥滓
一望烽烟常不起誰挽此河非天子

送董業雄比部謫官之上谷

君王神武被遐荒苑西校射臨長楊內殿親
軍天廐馬三千貂錦黃金裝董君叩關氣磊
落風霜尺跡紛相薄大內為停龍虎軍仙郎
暫請芙蓉幕迢遞上谷接燕然窮邊一鎮稱
孤懸塞上河山通大漠棘門戈戟擁胡天胡
天大漠并幽地安邊自合多長計破虜誰論

宋伯華

卷三

一戰功和戎未必千秋利一官落亦三程
壯志何妨更請纓但願君王長耀德孤臣不
敢厭談兵

沈節婦壽詩

碩人繁繁名家子結紵蘭蕙被芳芷束髮未
登君子堂事君誓疑同終始一朝奄忽分驚
鴛九地何難孀嫠堽堂上尊章膝下孤百世
蒸嘗欲誰恃無那含情念存沒幾番枝淚權
生死洛陽士女競春華妾心清擬漳河水登

火杆機聊自供霜天形影寒相倚朝哭暮伯
暮文伯高天蒼茫雲散氣乳孫子復重孤
蕭蕭門徑猶三徙三十年來兩為命銷盡救
臺舊簪珥帝獎孤貞下璽書詔賜高年介繁
祉孫枝奕奕凌雲姿環首天衢稱國士皂囊
霜簡殿中班白華風稜柱下史南嶽夫人獻
壽迴西臺使者稱腸起晴瞻洛下曉雲白瑞
靄夷山真氣紫古今奇節亦何限潔身未必
能存祀趙氏家臣烈丈夫大義孤豈可擬

宋伯華

卷三

嗚呼死事與成事千秋臣節亦如此

同直卿世用飲敬承書舍

將進酒歌慨慷同袍兄弟幾人在丈夫片語
吐肝膽况我與汝非傾蓋請思前日江與湖
今日宴會當歡娛亂拋三雅呼五白酒態故
事吾狂奴有時正襟忽危坐杞人憂天心力
破阮藉爛醉為身謀吾儕未敢希高卧昨朝
新自建章回相對且復愁顏開皇帝陛下三
千萬臣等日日傾金杯醉二麥飲八斗金

朱紱吾何有但願無事長相守諸君異日記
憶否有如此燈與此酒

和余雲衢歌

余雲衢汝今欲歸何為乎汝既不能西出關
東來將男兒墮地志四海何必區區思枋榆
憶昔與汝直史館待詔石渠坐日曛望見前
章執經入細旃廣厦相都俞自從前年偶盜
手未冠無復殿中趨昨日受賜北闕下及汝
汗背皆沾濡既無狀事與者謀不能擊倭無

集

卷二

學胡偵未亦思請纓去第恐遠次非良圖仗
下馬水中鳧人生仕宦乃如此安用簪組祭
吾軀余雲衢思尊鱸海氛甚惡雲縹緲大將
徵兵臨河渠機輪百道軍所須荒村雞犬愁
追呼朝廷天下始多事汝在田野寧歡娛余
昔與汝同出入汝且為我留須臾明年青春
好作伴與汝矯翮投荻蒲東山豈敢希高卧
莊風聊可賦同車逝將去復踟躕主恩未
報將安如殷憂天將悟聖主或者一過承

明廬此辰有光少海關我輩可以安江湖汝
今欲歸何為乎

結交行懷于盤山年伯無訊侯將軍

嗚呼結交難結心無論廊廟及山林下里得
沉世事淺中朝出入人情深二十年來與公
厚倒屣傾筐無不有疊疊清談曲席前沉沉
夜酌疎鍾後有時聯騎遊郊衢誰相從者葛
與朱侯生亦自有俠骨酒酣擊缶歌鳴鳴遠
從京華望丘壑迥如樊籬思寥闊一朝客散

集

卷二

長安邱千林萬點從風落朱君寬為君免貴
陽老將亦歸里齊魯天青雨少微並驅中原
與公耳尚書寫學士魚藏云暮矣公何如矣
得朝廷新事少漸看社稷舊人疎公別長安
能幾載故伯心期復誰在里中何人與同調
公近依宗僕近海大夫豈必長岳紳羨公有
筆如獲麟城邊黃石應知我海上青山不負
人問余山中何所有怡湖一曲竹十畝有山
有水復有酒公能命駕一來否

去婦箋送別陳南濱侍御

戚戚復戚戚去婦長太息欲去難為別後心
不去寧堪眼前擲不須遂去婦婦去何須逐
昨日尊章偶不歡今朝婦似笑相目等是君
家婦妾命偏難住風雨何凄凄不見嫁時路
郎君如浮雲雲暗復中開賤妾如流水水去
何當回水流東到海千里始一曲妾行無所
歸一步一擲獨留妾身上襦忍名司合歡攜
妾樓中絲念君衣裳單去婦行色何草草人
宗伯集

題尹中丞桐栢園

中丞別苑臨江渚澄江如練烟如縷萬樹籠
蔥一徑間不見人行聽人語北連雲夢澤南
風餘伯國南望鸚鵡洲綠水涵清秋漢水遙
迤子真谷秦人錯擬桃源曲孤亭坐對白雲

生不知遠山與近竹七松處士翠成園五柳

先生綠掩扉扁舟競渡夕陽渡溪上歸人何

處歸欲問主人何為者朱旗向羽棘門下新

從海國靜鯨鯢直挽天河洗兵馬吁嗟乎丈

夫豈必老羊東烏臺亦自如丹丘當其意適

神與遊蝴蝶可使為莊周不然肝膽分爾汝

夢中蕉鹿竟誰是漆上惠子非莊生漆下遊

魚非惠子人樂不聞魚魚樂非聞水觀魚夢

蝶兩悠悠眼底浮雲盡如此我亦生平愛寥

闊焚却銀魚營一壑齊楚主賓何必問鵝笑

鵬飛各有託十車青山七尺身出處寧為世

法縛春來蝴蝶飛滿園與君非夢還非覺

宗伯集

宗伯集卷之二終

宗伯集卷之三

北海楊琦用韞著

詩

五言律

送二伯

承歡能幾日分袂即前林
易酒征人淚難為
遊子心孤峯晴望遠
匹馬雪行深不盡停雲
意長歌動越吟

骨肉天涯別河橋曙色微
子無臣獨苦伯與

宗伯集

卷之三

一

父同歸遠道愁加飯涼風想受衣
眼有秋欲暮只恐鴈來稀

送見克業師南還

避地憐張儉傳經憶馬融
孤蹤連夜雨短翮怯秋風
幸免淹染獄寧悲失楚方
寄書愁遠道斟酌付征鴻
乍出驚初定孤踪惜不安
月隨疲馬度霜落敵袞寒
往事堪流涕新知付永嘆
風塵能自保吾敢問揮冠

顧影誰當繼臨風獨愴神
夢辭燕市月心折帝京塵
天地愁無色雲山氣自春
壯圖張已矣揮淚復何陳

滴水遙傷別燕山蜀道行
彈珠元自誤抱玉竟誰明
撫已虛疑夢達人怯問名
報書稀不到露酒望神京

別離無復道天地意如何
愁入征雲暮心驚飛鳥過
憂來千慮少歸去一身多
行止皆無策相寬一放歌

宗伯集

卷之三

二

過業師舊居

寂寂重樓上蕭蕭半榻書
烏啼春院靜燕度晚梁虛
塵冷琴聲斷風微簾影疎
凭欄無限恨不為嘆離居

和崔仲素題業師舊居

客裏移居日天涯別恨深
九霄驚翮鉅千里鴈書沉
日轉湘簾影雲派茫砌陰
那堪披絳帳寂寞自登臨
去矣今何往蕭然歸故鄉
一身還落落六合

自茫茫淚酒雲山暮愁隨道路長向未生死
事不敢問寄蒼

夜渡桑乾

迢遞關山路桑乾控上游濤從雲外落月向
溪中泝夜火入爭渡天風水暗流歸期知不
遠只是憶并州

渡易水

駿骨何年事黃金尚此臺燕陵空北望易水
自東來百里賢良聚千秋伯業聞如何別壯

士獨奏羽歌哀

別業樓居

秋色正無際登樓興渺然虛空通野氣小徑
入山烟鳥影松蘿外人家桑姑邊瑞居懷上
世獨誦白雲篇
只在重樓上翛然隔世氛簾飛三徑兩窓落
萬山雲日暮牛羊入天清鴻鴈聞誰知楊子
宅不卑太玄文

西風下木葉寒色莽蕭蕭白屋容疎放青山

慰寂寥鄰翁閑簾杖野水浸穿橋苦乏匡時
畧躬耕答 聖朝

秋夜

天宇澄秋序涼風夜色微為憐明月好不掩
白雲扉遠火孤村徑鄰燈寒女機砧聲欲愁
絕與處賦無衣

冶源

湖山一以眺雲水澹相和小妓青蒸飯微醺
白亭歌林稀人影亂地僻鳥聲多久許尋初

原池中有艾荷

韋莊與直卿世用分韻

韋曲名園好習池勝事繁午風披蕙帶秋色
上苔痕密樹雲成暝疎籬水繞門不煩除客
徑吾欲藉蘭蓀
此地堪乘興况偕心所歡秋歸山徑易塵到
水亭難細草偏繁履低枝屢礙冠野雲侵坐
側衣袂欲生寒

半畝松陰合一庭草色駐賞心花共醉幽意

鳥相開鍾磬水邊寺烟霞天外山良遊同二
仲壽暮不知還

觀暨侍中園二首

常侍苑裏迎車試一過半要幽初令雲白
遠山多過午移花影因風聽鳥歌小塘春水
滿猶是舊思波

宮園長標勝朱華紛未希何人披草徑獨鶴
款松扉花氣晴薰佩蘿烟翠染衣夕陽歸騎
曉清興尚依依

宋伯章

卷三

三月廿八日同龍池鳳池遊于年伯朱

年丈黃侍中園亭看花

甲第春多少雕閣滿樹華共携午日酒來醉
五侯家露泥鮮水潤風含翠羽斜昨無葵蓋
意不貢洛陽花

何地無芳草良遊及曉風塵分三徑外春盡
百花中着屐衝殘絮鈎簾情落紅曲情殊未
極移酌小園東

自託忘年契邀從上客歡鳥知來度曲花與

共憑欄取醉吾徒易求工世路難同心何以
喻九皖正滋蘭

可大同遊于宮諭飲摩訶菴南園步至
釣魚臺夜眺還宿去歲舊記事四首

如是招提境全消大地塵空林初過雨小苑
尚餘春水竹宜歌鳥烟霞媚酒人不須移坐
柳吾自有花柳

雲烟望不斷幽徑一何深未盡寒中實其如
塵外心浮雲千樹色殘日平山陰漸與祇林

宋伯章

卷三

遠猶聞清梵音

共有漆梁與壺觴夜自携野雲侵生冷春月
向人低烟合遠山暝天連蒼樹齊仙源一水
隔無路覓前驥

萬籟曉方寂疎鐘隔院聞中宵猶醉月下榻
欲接雲夜色雲花影經聲貝葉文因君談小
品夢覺已全分

登慈壽寺閣

選地開靈境乘高詠梵筵樓標香象伏塔影

玉龍懸曉殿九陵樹露微萬升烟滿水香不散知是近諸天

香閣青霄外登臨一望遙三天開壯麗千峰
借岩光雲葉當窓度空花拂檻飄大乘如可
悟興欲問參寥

遊摩訶菴贈靜堂上人

地有金沙布庭看寶樹滋偶從玄度至因見
惠休詩風細松杉靜烟深薜荔垂玄公延生
履共許白雲期

宋伯墓

卷五

宿法藏菴聽琴贈無絃上人

妙諦開龍藏清談過虎溪更從雙樹抄借我
一枝棲法界心常淨名琴手自携曲終人境
寂淺月竹房西

重遊黃錦衣園亭懷朱可大

聯轡遊何處開尊復此亭名花妃子醉狂客
次公醒苦薜封春徑藤蘿繡石屏所思猶在
遠吾意折芳馨

蔬圃曾遊處柴關靜自扃哀羊無故侶烏鶩

自空庭小坐看山醉微醺照水醒梧棹聲自
好莫遣漢陰聽

滿院清陰合雙槐抱小亭樹搖杯影綠草映
履痕青花鳥間同醉風塵笑獨醒年年遊此
地不負草堂靈

閏月九日寄呈家君

再兄重陽節都華去復回祗緣懷陟岵不敢
更登臺止酒更空存無書鴈獨未收園今日
爲寂寞向誰開

卷五

卷五

爲計郵程達今朝濟水濱園荒陶令菊俸積
漢庭薪節序悲遊子秋風度遠臣孤村花自
發送酒竟何人

婉兒悲戲東教承

昨日開金屋君恩別處新難將織錦意去比
浣紗人只自憐中婦誰當念下陳嫁郎何太
早不敢怨前薪

今夕是何夕雙星已渡河人間悲織素天上
悵停梭春色蘼離隔秋風枕席步恐君疑妻

妬未敢問修蛾

見說新人好君心宜舊歡離愁隨月滿信誓
近秋寒絲索寧堪問茗華半已殘粧成郎未
起寂寞鏡中看

故劍誰相問前魚祇自悲轉固辭寵日私德
合歡時隔牖歌桃葉因風泣柳枝啼痕還自
掩羞遣付兄知

不寐驚秋早無言坐夜分已拼成素矣未忘
便忘君形影窓前月悲歡夢裏雲如能念時

宋伯集 卷五
昔看取舊湘裙

魏懋忠兩後見訪

花氣兩相和仙郎驛展過空齋邀夜月高詠
對星河憶舊儀方洽忘形語漸多豫愁良會
少秋色入號歌

夜過懋忠偶談二華之勝故末句及之
但陳孺子榻不待主人留露下高雲薄天空
澹月流襟期予及汝風物夏無秋莫羨三華
勝終當賦五遊

同敬卿過懋忠日者魏子與坐

魏大才名久王獻發興奇只愁月色淺不問
酒行遲移席避清露披襟納晚颭莫談季主
卜吾道未須疑

同世用以占二太史飲魏光祿懋忠第
不醉大官酒其如良會何八占星下聚月向
雨餘多夜色消銀燭流雲濕絳河且携餘興
去明日復來還

立秋前一日載酒還懋忠

今日良宴會情深更起愁追歡還卜夜懋忠
不禁秋螢火含風冷燈花近雨收休言專酒
盡歸及細君謀

送懋忠年丈使秦

相知苦不早相送已沾襟雨後初秋色燈前
欲別心青山經洛遠紫氣入關深良會知何
日瑤華好嗣音

星使入秦州飛旌渭水頭露華雙掌曙雨色
二陵秋對酒思同舍看山帳獨遊漢家三輔

地行吳鎮咨謀

十載風塵裏相看知己希一尊烟雨外復與
故人違官况迎秋冷鄉心與鴈歸那堪頻送
客去問老萊衣

唐仁卿同錢懋忠時仁卿亦在告

良會只今日驪歌亦太頻如何客與主俱是
遠遊人蓮岳三峯曙梅花五嶺春涼颺昨夜
登時憶故園尊

岐路論交日清朝抗疏人飛騰龍作友未去

李德裕

卷五

于

鴈為臣嶺海雲開粵閩山月照秦文夫多意
氣萬里是比鄰

同莊中熙王敬卿飲城河堤上

莊惠堪同調潦潦坐不歸蓬蒿侵小徑荷芡
間初承望語臨秋急人踪隔岸稀莫將軒冕
意驚起鷺鷥飛

會心不在遠已似出塵寰靜倚水邊樹遙看
郭外山樓陰雙徑直彈影片鷗閑何限沉冥
意悠然託近間

借敬承小坐城河堤上

綠樹斜連郭清流曲抱城野入歌川楚游客
坐班荆水磨秋同色山橫氣欲平風塵還爾
醉共濯此長纓

不柰聯歸騎依依聽暮蟬客心芳草外人影
夕陽邊城郭銷往事流波感逝年回看行樂
處獨鳥下蒼烟

秋夜偶成示舍弟二章

客子知秋早鄉心向月看鵲鴒悲共語烏鵲

李德裕

卷五

于

耿難安官海三珠樹空山九晚蘭子袞全付
汝久意在漁竿

一院螢聲合空階鴈影過疎燈人不寐涼露
夜如何遠思秋來減歸心病裏多長安今夕
月應照舊烟蘿

寄李太僕

自是彈珠誤休嗟按劍頻蛾眉原易妬龍性
復難馴事去無知己愁來憶古入長安舊父
老猶自說埋輪

日月紆宸春風霜起諫章一時飲御李百發
畫穿楊通路青驄馬烟霞薜蘿主恩真自
厚肯使到沉湘

世議隨興廢君恩有是非可憐京洛色猶在
逐臣衣萬態終暮局得立且釣磯寄言寥闊
士早息漢陰機

慷慨終何補愚陵亦自豪一從持異議誰復
問同袍報主終蛇足難兄有鳳毛風波君自
懷莫看廣陵濤

宋伯集

卷五

七

意氣揚雄在文情陸賈真艱難辭諍友涕淚
送孤臣海內幾知己天涯常畏人今宵逐客
夢應傍屬車塵

送楊楚亭太史王柱山待御外轉閩蜀
藩臬

分袂俱千里同袍尚幾人非關勞侍從詎合
走風塵天畫刀州路雲迷劍水津莫辭今夕
醉猶對漢宮春

縱是雄心減其如傲骨何歸無三徑棄去有

五噫歌摘藻才難盡憂時語較多未應隨賀
監恐有鏡湖波

褒貶真無闕遐荒借近臣汲公方去漢王粲
欲歸秦白眼難容汝青山不負人振水千人
上太華與嶧岫

王子應回馭楊生合草玄未須論我貴終不
受人憐悵別仍投轄臨歧有贈鞭斷腸南浦
馬雙度劉門烟

送公亮年文出參閻藩

宋伯集

卷五

七

一出春明外方知道路難詞臣行作吏報主
敢論官何日延津合悲風易水寒天街明夜
月寂寞倚舟看

攬轡澄閩地分襟雙闕前懷人鴻鴈候馳馬
荔支天詞賦非長策旬宣及歲年遙將萬里
夢同向此辰懸

會面知何處離心鬱未安身謀元自拙朝議
向來寬才大縱橫易家貧去住難老親堪捧
搬造次莫辭官

釣臺

翳然林水處，便自遠人寰。來壠雙鳬沒，松雲獨鶴還。高低春澗柳，深淺夕陽山。坐憶垂竿吏，高蹤未可攀。

是處堪垂釣，誰家常閉關。樹多偏近水，雲薄更宜山。鳥語扶疎裏，人踪杳靄間。日斜仍策馬，太息野陽閑。

送余君房學憲之關中

文物師前代，河山拱上都。遠分中禁鳥，獨握

宋伯集

卷三

五

大秦珠。向日看陽燧，連星識湛盧。寄言問令尹，紫氣入關無。

湖上

湖氣亂晴暉，深林隱翠微。平蕪飛鳥下，曲徑行人稀。新雨橫山帶，涼風散水衣。芙蓉空欲採，晨露未全晞。

過翠華岩

明朝看欲盡，遠寺始聞鐘。不識青蓮界，芙蓉第幾重。行披山徑草，坐對洞門松。雲際傳清

梵天香落碧峯

山下別于官翰年伯

塵世間何事，飄然去此峯。回看青嶽色，已自白雲封。惆悵山前路，依稀天外鍾。大夫歸興早，空對數株松。

十八夜同可大過慈忠見其七子馬

共有清尊興，遠無訪魏舒。月當元夜後，酒是大官餘。一室無塵事，諸郎讀父書。坐來忘客主，隨意步階除。

宋伯集

卷三

五

挽于航隱先生詩

天意真難問，斯人竟陸沉。百年生元夢，千里弟兄心。遂罷淵明酒，空餘子敬琴。太玄終不廢，異代有知音。

生事因詩廢，雄心對酒長。人傳平子賦，客避次公狂。一世無同調，重泉且異鄉。向來行樂處，蘿月夜蒼蒼。

才大終難用，名高世所疑。蕭條鴻鴈影，急難鵲鴒悲。空餘歲暮舟，早悔余傾蓋。遲楚騷公所，

好為誦大招詞

雪中同敬承小酌

蘇東坡詩集卷之

竹外雪蕭蕭天涯暮寂寥未成梁苑賦敢望
漢宮貂當鎖頻憂國停杯問視朝九衢寒不
夜轉覺鳳池遙

除夕

報國當何日辭家又一年薄遊寧足問微尚
久茫然萬事古人復舊堦新歲前明朝開左
簡假寐待朝天

蘇東坡詩集

卷之三

下

送蕭玄圃太史開封淮藩將粵西省觀
豐下承明直新驛六傳還王程芳草外親舍
白雲間桂樹淮南郎梅花度嶺山羨君持漢
節光映舞衣斑

送鄭大司馬經畧西邊

胡羯終無賴朝廷合有人恭憑七廟畧遠淨
九遠塵忍以遺君父當仁輸老臣從來今款
貢不比漢和親

望情尚書寫高陽太守壁五兵屯細柳萬騎

登樓蘭已罷和我職休言出塞難武功知可

參文法近來完

邊計無終歲戍心已歷年五原通警急四郡
又孤懸胡騎秋鳴鏑村官夜控弦豈無班據
筆一為勒燕然

太白高如許今年大破胡夏卿假將畧天策
借兵符雙哨今猶在瘡痍立可呼莫教清海
曲仍駐小單于

主聖收羣策時危藉異才將星高斗極天語

蘇東坡詩集

卷之三

下

走風雷倚劍霜花落揮戈日影迴名王麾下
拜警喜令公來

未拜千秋節真同八月槎將權傾外間兵力
半中華車騎分諸校梯航自一家伐謀真上
畧緩帶淨胡沙

與嘉猷同卧病卜鄰不果以詩見示用
韻來答

同調仍同病相連動決旬只餘愁伴客敢望
德高隣時事望今日交情到古人秋風昨夜

起那不憶舊事

送曾健齋光祿閱視雲中

大漠君方去三雲我舊過遙知新塞月偏傍
列卿多白草飛狐口黃沙拒馬河但教驃騎
在莫問郵支和

玉門原不閉天馬未曾來草色經春淺茄聲
入暮哀胡兵青海曲漢使白登臺塞上方多
事應憐魏尚才

送周尚寶閱邊

塞集

卷五

五

五雲辭玉璽千里擁兵符今日有邊畧終年
仗廟謀金城空築塞鐵騎不防胡歸向明光
奏窮荒有注隅

與實甫晚步堤上

河橋春色好清興步相催乍見寒流折方知
曲徑迴終朝高柳映滿樹晚鶯未未測仙源
裏桃花開未開

葉給諫邀同實甫致承飲隆恩觀南園
共是金閨彦來遊明客家如何近城郭忽已

到烟霞倚檻觀啼禽班荆惜落花居然在玄
圃不必飯胡麻

晚酌堤上

未盡濠梁意聊鯨復再過當歌愁日暮不醉
奈春何芳草連山碧垂楊近水多歸期難自
緩官興寄層波

同館諸兄共集小園

惟我金蘭久宜過水竹居春深寒食後人醉
海棠初對局花陰靜憑欄樹影疎時時能令
塞集 卷五 五

駕敢謂此吾廬

過韋公寺

豈無車馬跡不妨雲樹幽蒼然階下柏對此
門前瓶花圓還相待山僧復見留歸驛或可
住更與夕陽謀

郝園看海棠

曉日郊園徑紅芳照綠苔客能聯騎至花解
向人開欲態嬌相倚含顰能不未只疑雙樹
色同醉字中杯

飲韋公寺園

細草雙堤路孤亭一水前
林深時見鳥波淺已生蓮
醉卧夕陽下起行芳樹邊
臨湖何所羨餘興已忘筌

送顧實甫予告南歸

我已風塵久君何予告頻
暫辭三殿直却憶五湖春
日下懷明主天涯別故人
滄洲何必遠只在帝城闕

又作三年別那無十日歡
河梁從此去易水

宋伯集

卷三

主

為君寒病覺官情薄老知交
道難今朝斗酒

意來夕夢中看

秋風還未至底事促歸裝
會共驪歌短戀將帆影長
凌雲好自惜對月莫相忘
不淺彈冠意難期是帝鄉

故人多病色遊子有歸心
荏苒聞何事沉吟遙至今
相思愁日暮欲別苦惜深
為問南飛鵲何時到上林

宗伯集卷之三終

宗伯集卷之四

北海馮琦用韻著

詩

五言律

送王大理無憲職闕視延綏

欲問貔貅隊仍須獅子冠臨關卿月迥出塞
陣雲寒整暇軍聲壯驅馳王事難莫將旌節
好虛借路人看

迢遞延州路風沙古戰場地當左馬胡塞直

宗伯集

卷四

右賢王飛將推驕虜懸軍出大荒那堪分士

馬辛苦戍漁陽

地擁長城壯山當上郡雄推牛誰饗士市馬

久和我苦樂軍中異安危塞上同莫教河隴

外獨擅貳師功

同宰夏邊報

不見妖星落還聞羽檄飛
三朋護思仗鉞天意

在宵衣屈指誅戎首驚心
念禍機治平何日

泰消息問黃扉

皓首同嬰難邊臣亦可哀時危空授命事去
不論才名豈誅鼎錯惹應杭杜回故園春已
盡白骨好歸來

大將分旗鼓中權操節旄宵深封事入日肝
主心勞不見妖氛淨其如秋氣高孤城十萬
戶子已下蓬蒿

未戰先行賞君恩信是多何時誅僕因終

日憶廉頗朝士空持橐邊人自枕戈爭傳萬

里外有詔下西河

宗伯集

卷四

欲問盈庭議惟當決勝才願呼驍騎將早破

赫連臺四野胡笳合孤城羌笛哀夜深驚起

坐曾否驛書來

遠道傳烽火高天結陣雲不愁回乾馬恐似

秣門軍列鎮兵相仗連營勢轉分漢庭占吉

語可得入秋關

讀楊太宰詩有感

近得尚書信殷勤問聖躬愧為香案吏未

甄建章官宿寐思明主安危寄令公
皇

儲何日定應待來芝翁

拙官終無補浮榮空自憐承明難謁帝中夜
苦憂天受賞何顏色蒙恩憶歲年將辭燕市
月歸向汶陽田

送莊冲虛太史冊封靖江王

為分桐葉去迷向桂江頭遙想日南國還同
關內侯客程遙度嶺歸計欲經秋珍重三都
賦雞林已見求

知君忽已久門下見門生多少青雲士皆成

宗伯集

卷四

五

句雪名汝能稱杞梓吾可遂哉荆如過衡陽

道相思一寄聲

送周尚寶以寧夏事請潮陽尉

難助官仍薄羊腸路轉難可憐秦逐客更遠
楚江千事云空談劍憂來盡指冠潮陽碑尚
在寂寞待君看

兵亂誅晁錯時危厭稱衡不眠憂國事久念
使人驚聖主終無意孤臣敢自明未須嗟
按劍寵辱盡浮名

絕塞烽烟動西征將卒驕如何慷慨士遠去
聖明朝隴首春蕭索旄頭夜動搖廟謨能自
定請官敢辭遙

送崔仲素少府解官東歸

折柳帝城闌飛花滿路塵可憐寒食節相對
倦將入宦業貧非病交情別更親夜來有歸
夢憑寄故園春

世途那可問之子樹衣冠不謂王孫去仍同

荒寂寒有身成小隱何物是微官笑指營平

無個集

卷四

四

月三山天外看

今夜長安邸踈燈話舊遊明朝潞河曙片月

照寒流失色休談虎忌機且押鷗從來故鄉

好原不是并州

微官易去國久病喜還家不分青春色光歸

碧海涯入山逢羽客隔水問桃花欲識真人

氣蓬瀛指落霞

雨中書懷

未料陰晴事難瞻日月光捷書邊騎少氛侵

綠波長久雨或妨稼多愁非望鄉何時乾后
上若為問寄著

七夕故承邀諸子集董園時故承將有

留院之命

名園同載酒秋色上人衣喜共雙星會愁將
片月歸世間常苦別天上亦多違安得填河
鵲乘風盡北飛

次日復邀諸子共集

把酒對秋天秋烟靜可憐夜當牛女復人擬

梁伯集

卷四

恩莊前河漢復幾許濛濛然賓筵休隔
日別思忍經年

送故承掌留院無懷公亮

有美同心侶聯居上院西入朝時並馬憂國
屢聞難情或機雲似名慚李杜齊預愁明夜
月獨影對青藜

我未尋初服君先問綠衣孤懷蛋自語故侶
鴈同歸為客多離合浮名半是非圖南吾豈
敢願託北山薇

見說留都好郊將事事新鶯啼官舍曉花發
帝宮春詞賦為君子湖山得主人六朝何足
問擊楫大江濱

抵掌言時事推心讓友生馮唐漸論將陸贄
善談兵緩急衆相仗艱難獨不牛未須榮結
綬還擬諸長纓

雙關雲霄色三邊戍戍塵未能忘國恤終是
愧人臣及後惜分手相期各致身如過嚴瀨
上且莫羨垂綸

梁伯集

卷四

陸生新館綬楊子久袖臂寥落惟中散竊棲
在上林五年幾握手何日一談心萬里江楓
夜相思秋色深

聞寧夏平志喜

壯關飛書至西河下詔新九重猶罪已百萬
始為人討罪君王命全城天地仁懸知舊父
老喜極復沾巾

斧鉞刑初正瘡痍病未蘇六師同解甲列郡
尚飛鴛亂復幾人在城頭片月孤朔方控西

城漢武本雄圖

鄭將軍來事騎兵亦太寬恩威元自失反側
群能安今日平河朔英風折可汗 至尊應
色喜擬向御樓看

不謂三邊地仍煩六月師關河叱虎豹京觀
戰餘號殺氣生星劍雄風戰斗旗將軍好乘
勝急破海東夷

喜公孝與至夜話

不是經年別何知此會難星疑今夜聚春似
宋伯集 卷四

故鄉寒事往思髭鬢愁來吐肺肝莫言君未
達吾甚愧吾官

送孝與有事哥中

得子可銷愁愁來子不留客情寒似雨春色
淡於秋懸榻思同夢臨關羨壯遊相期無隔
歲結東大刀頭

送操江中丞張正之四首

仗劍辭中葉揚帆濟大江舊居青瑣聞新旌
碧油幢坐鎮開天府先聲下海邦留侯在帷

匿籌策本無雙

獨乘臺端節未提水上軍機船出海樹鼓角
入江雲南北今無限安危併在君 至尊仍
貯食吾敢恨離羣

幕府前旌去王程後命催六師同擊楫千隊
肅銜枝練甲含江動朔戈挽日回莫將今日
事更待異時才

地重能相借時危敢自安不辭良會少漸覺
威名難對月論肝胆臨風惜羽翰由來贈策
意非是為彈冠

喜仲素至夜話

半年如久別千里喜重來有約仍聯榻無心
更築臺青燈同不寐白髮兩相催為問東山
上桃花幾樹開

送仲素歸海上

惟有思歸客難堪送別筵茂陵吾弟病彭澤
汝歸田欲去頻更日相期尚隔年紫芝如可
採携手海雲邊

與汝同朝暮憂來而不任天涯風雨夜海內
弟兄心未別愁分袂相看淚滿襟尊釀吾所
憶應不待秋深

夜中書懷呈海簑

世事吾何問愁來日轉增半生憐病女中夜
對寒燈折節延醫卜寬心賴友朋舖糜吾願
更安穩在漁翁

日日論歸計年年苦未能興因愁漸減官覺
病難勝萬愁隨消長得名易愛憎自慚非叔

宋伯集

卷四

夜已復愧孫登

吳太華使君買姬

舊是瀛洲侶新移上苑花追歡徹夜月欲態
出朝霞笑擲潘安果嬌含碧玉瓜不知萬里
外曾否怨秦嘉

寄珂弟

同氣方成立他鄉已倦游弟兄吾及汝歲月
喜無愁病劇難消夏歸遲復待秋向未腸斷
盡不忍更登樓

泛舟送別嘉猷

共有張翰興未陪郭泰舟樹深猶帶雨波淨
已涵秋水客看歸棹臨岐悵勝遊未能如潞
水隨汝共東流

後會終難定清華只暫同離筵偏惜日送棹
乍分風片鳥江湖外飛帆烟霧中預愁分手
處旅思滿孤篷

送別嘉猷與直卿世周共坐瀛洲亭

亦是瀛洲地新分鴻鴈行離寬同照淡歸興
在滄浪樹陰消殘暑蟬聲送夕陽懷人看漸
遠空憶水中央

不寐

欲寐不成寐將歸未得歸官清何日好交通
故人稀七尺因名累終與世違青山空在
眼慚負薜蘿衣

孝與兄訪別後寄詩答

相逢意不盡相送復如何匹馬龜蒙道千山
雨雪多聞難余起舞叩角爾行歌明歲當風

夜重未醉辭難

念我如饑渴逢君問急難千秋心自許半夜
影相看莫擊荆卿筑終彈貢禹冠綈袍無可
贈嗟爾敵裘寒

汝謀將避地吾意已憂天客路愁風雪歸期
過歲年艱難心獨苦慷慨病中憐不似山陰
道空回訪戴船

不是陽春調還憂和客稀如何初服日更與
故人遠白髮輕簪緩青山朱藤蔽治湖新卜

宋伯集

李青

五

孫咸暮爾同歸

雄州道中

驅馬雄州道都門第四程人家收蓼來估客
買魚漫密樹霜華薄寒渡夕照平江湖方自
此魏闕若為情

登樓

實有看山興非關臨海謀江湖仍戀開風雨
亦登樓上古君臣際中原天地秋塊無黃石
畧先從赤松遊

海氣無秋色氣氤氳望生四圍山遠近半嶺
日陰晴人外寒蕪淨林端野燒平漸請丘壑
趣那為避浮名

懷戀忠中丞

春雪滿長安懸知塞上寒飛花疑大霧和月
照雙龍恩重君親並名高遠退難試詢黃髮
意曾否許辭官

今伯陳情疏千秋見汝真思歸因愛日將去
且防春余獨非人子能無念老親白雲滄海

宋伯集

李青

三

上極目轉傷神

大風答世用

大地聲回萬千林影動搖天威雖放測風伯
亦何驕雷雨虛相望塵埃苦未消願君調玉
燭終日不鳴條

漫道春來好狂飈擁亂沙驚聞天號令愁掩
日光華瞑色連千里濤聲響禹家寄言崔康
士早護上林花

春雪

雲葉無天合水花到地融片輕猶帶雨勢穩
不隨風多病愁春冷將歸喜歲豐郢中誰作
賦白雪苦難工

何意冰霜色能先桃李開偶分清榮影不為
艷陽未白日雙扉掩清宵短棹回青山渾欲
老王樹莫相猜

觀材官海岳黃翁

鶴髮望今日貂裘憶少年老多兒女累貧得
友朋憐念載成何事孤克尚在邊贈刀差已
宋集 卷五

矣掛劍轉茫然

今歲漁陽路前年治水涯半生常作客垂死
竟無家塵已疑詩草霜仍吐劍花公宗原故
國莫復滯龍沙

送介軒家叔南還

將去且盤桓明朝欲見難歸鴻春後急匹馬
雨中寒又作天涯別無懷膝下歡老親如見
問稚子近來安

人外綠蕪平河梁遠送行獨醒看酒態久客

長歸程夜話常聯榻心期在耦耕何時夢
上雙生聽啼鶯

送母南還書懷呈老父及示少弟

潯暑寧堪別春暉未抵恩風塵滿道路僅僕
問晨昏久客思將母高堂始見孫懸知今夜
月兩地各銷魂

應別且承歡慈顏忍淚看母應憐少子兒獨
客長安親髯年年改名途事事難膝前新受
教知止勝為官

宋集

卷五

拙官登三品親年感二毛忍將家口累獨使
父心勞有客同杯酌忘機對桔槔食貧寧足
問仲蔚本蓬蒿

坐惜護花別高吟棠棣篇汝才堪入洛吾道
倦遊燕莫倚冠裳族當知父母年明秋風力
健應着祖生鞭

宿樓雲閣

曲徑穿林入高樓面水開鳥將雲並宿客與
月同來竹色四時雨泉聲半夜雷乍驚衣袖

濕露下泛舟回

仲素連治湖之約以詩見問賦此答之

小榻君高卧名山我獨過客憐今日少竹北

舊時多綠草雙遊履蒼烟一釣簑停桡懷賓

監孤負鏡湖波

莫問春遊事千花總笑君兩餘山吐月風靜

水生雲閒徑延求仲臨池憶右軍草堂連歲

約昨夜初移文

送季韞弟以選貢廷試

張翥集

卷五

五

愛爾凌雲筆長安獻賦未鳳毛行入沼駿骨

合登臺兄弟聯花萼君王問草萊明朝鹽鐵

議莫遊漢時才

柳暗渴澗道蕭蕭暮雨寒不愁孤客去欲別

老親雖白髮娛甘旨青雲蒙治安臨岐何必

恨報主是承歡

寒夜阿戎語青山小謝遊最憐鴻鴈影堪慰

夢我愁汝又此時去吾將誰與傳季鷹有歸

計斟酌在初秋

祝朱鑑塘司寇

俯仰嗟時事艱難夫大臣平生憂社稷垂

死憶松筠寂寞歲舟夜淒涼折檻人史魚猶

未葬萬一悟 楓宸

一讀南臺疏朝紳總震驚當時拚已死今日

樂如生片語扶綱紀孤忠託 聖明誰知天

仗馬放逐亦長鳴

綢繆趨華省官同周六卿素棺還故里家似

魯諸生兩泣都門道霜飛殺下城歸魂何太

宗簡集

卷五

五

晚前日是清明

安石吾家彥看公似友于九原阻一別千里

託諸孤挂綢方舍勸輿棺已在途所聞自只

尺曾訪戴公無

誰言燕市遠郭外即天涯遺篋不歸第孤魂

空憶家兩楹今日酒三月故園花不散英靈

氣長虹接暮霞

治水

如何滄海上風物似江南亂種王猷竹雙鶴

戴仲柑樓臺山對立烟雨水相涵欲共黃鸝
語孤飛入翠嵐

不減元卿徑都無三仲遊花柳低擁砌柳侵
近宮樓隔樹閑樵唱隨風漾釣舟臨淵何所
羨只是愛清流

別業

何必入山深居然似漢陰雨殘雲在竹野曠
日平林近都無人事為農長道心紫扉炊黍
羅端坐聽鳴禽

李伯集

李伯集

答懋忠中夜見像之作

客歲傳書札天涯若比隣如何同帝里翻似
異鄉人不對金蘭友空孤趨米春欲謀良夜
醉好待月華新

不奈妻孥病俄驚歲月遷跡堪同大隱身已
過中年短髮多愁裏孤燈獨影邊夜來誰與
語興在剡溪船

懋忠將行同于田夜坐因憶向年懋忠
昆隣亦以雨中送別悵然有作

不謂新知樂仍無遠別愁悲歡同此夕風雨
似初秋把酒聽今昔談詩雪獻酬明朝即長
路斟酌數更籌

蔣符卿邀崔仲素及余同遊張大容舊
園亭

大隱非陵數名園接鄰城祇疑秋入夏况復
雨新晴樹古被龍甲花繁綴馬腰誰能邀二
仲惟有蔣元卿

曲水深如帶蒼崖列九屏花飛三徑紫樓殿
李伯集

萬山青勝地多興廢清狂半醉醒年年閑遊
客獨有草堂靈

城河堤上望月

歸徑復相留泉聲夜轉幽星回天北極月落
水中洲耐可消煩暑何妨納細流坐疑圖畫
裏但少木蘭舟

晚樹蒼烟合晴宵片月孤麗珠光不斷天鏡
影平鋪螢火時明滅荷香乍有無會心何必
遠勺水亦江湖

過舊園

重過荒涼地，空餘渺渺痕。遺踪那可問，舊客與同來。亭小存堂構，園荒半草萊。欲將今日酒，和淚寄泉臺。

同季羈用鳴二弟遊赤澗小園及觀石澗紫澗瀑水有小序

誦棠棣之章，爭看韡韡諸蕙葭之色。已

復蒼蒼，方擬卜居正當在告名符赤甲。

地遠青門，志向平之伍遊，且為地主携

紫伯集

卷五

五

蔣卿之二仲，況係天親，近看一水之如

環，遙指千山而作障，寄餘情於魚鳥，託

高賞於雲霞，觀廣陵之清煩，疇乍起符

康樂之句，屋夢初醒，各賦新詩，仍堅復

約，靡言不報，倡酬何異墳荒，無已太康

傲戒，願同楚辭。

秋色吟蕙葭，長林遶岸斜。看山頻召客，近水欲携家。移席依楊柳，沿溪問稻花。未窮丘壑趣，策杖入烟霞。

修竹蒼清，流荷花滿院。秋已知三徑好，況與二難遊。隔樹看調馬，臨池欲狎鷗。午未頻賜告，一壺主恩優。

雨過雲猶濕，烟深徑轉迷。乍聞人語響，遙隔水聲西。岸抱孤村轉，山連遠樹齊。持竿聊寄興，休擬釣瑣谿。

石澗

空谷秋聲急，飛流下石巖。憑虛飄玉屑，滿壑挂冰簾。雲竇長風吼，苔花細雨霑。盤渦添不

李伯集

卷五

五

測疑有臥龍潛。

紫澗瀑水

瀑水晴如雪，清聲晚作雷。誰教天漢落，坐遣地維開。萬馬乘秋下，雙虹遶澗迴。早知茲壑勝，悔不抱琴來。

絕壁雙流噴，藤蘿未敢攀。幽窅耽一壑，高已壓千山。晴谷驚風雨，清秋響佩環。朝宗應北向，到海不辭難。

山徑

地僻無車轍行歌有負新青山一徑遠白屋
數家貧密樹頻旋馬迷途屢問人不因烟色
暮溪上且垂綸

晚歸

歸路寧辭曉殘霞嶺外明乍驚深谷斷忽見
小橋橫雲盡山隨馬天空月近城懸知今夜
裏池草夢中生

胡使君羅郡將別以雙鶴贈余曰此鶴
足相方也其一昂藏有翔翻寥闊之志

其伯集

卷二

三

其一病翅然本屬同侶亦復依依余讀
其詞悵然不能為情為賦五言四章

海鶴勞相贈長鳴似念羣翻疑千仞下聲已
九天聞顧此雙黃鶴同棲三素雲只愁殊樹
影難謁玉宸君

病鶴何年病經秋尚未蘇骨驚清露冷影對
夕陽孤澤雉堪相狎構鷹莫浪呼何當雙翼
健萬里下平蕪

鐵羽差吾道衆軒兒爾曹自應銷病骨其奈

折秋毫宵漢憐雙影風霜二毛中宵空起
舞誰為聽鳴車

縱是短年病能無戀主心夢回三島近愁隔
五雲深此日悲同侶因風憶上林試將別鶴
引持此鶴鶴吟

同館中諸兄集張質卿次韻

共有王猷與無妨蘇晉齋偶然逢客語忽復
散人涼片月流雙閣微塵淨六街直宜秋
冷猶與素心諧

宋南齊

卷二

三

大祥上家書懷示弟

生別只天涯孤亮不到家龍頭空雨淚顏蒼
已霜華石馬嘶風急松門望月斜永懷風木
恨反哺愧林鴉

扶病沾新命聞阡比上卿可憐三日侍不盡
百年情多難憂家國殊恩激死生孤臣無寸
補止望哀心篤

有兄應見憶書不到人間昨夜愁中夢猶驚
病裏頻思仍瞻舟日耀自拱堯山

宋李光甫

袖帶紅血都非舊日斑

病起仍成病愁多不耐愁
背燈孤照影白髮暗驚秋
尚作蘭芽夢空懷竹笋憂
黃泉猶自涸清淚幾時收

伯氏自吹塤高堂獨樹萱
秋風空項涕夜月轉清寬
望汝延三益相期慰九原有
懷長不達搔首背晴軒

同季韞用鳴弟遊赤澗萊園頗有卜居之志

李集

卷四

五

緩步尋鷗渚同遊接鴈行
草連平野綠天與遠山蒼
小徑隨流水孤村帶夕陽
若教裁五柳更擬作柴桑

何處堪為國君其問水濱好營五畝宅
寄此百年身碧樹寒仍發青山遠更真
三公是何物嗟爾灌園人

同兩弟觀荷花有感

坐對芙蓉沼行歌棠棣吟
相依香漠漠獨立影沉沉
人自憐芳艷誰當識苦心
秋風漸蕭

索結子已如金

贈充郡司理周公乃翁舊為漢陰長

魏闢疏恩日江天問少微
自為彭澤宰久息溪陰機
麗日開輪詰晴雲絢舞衣
清時須獻替青瑣奉庭闈

雖執于公法因傳劉向經
南陵方獻壽東郡儼趨庭
優詔臨丹壑華筵醉綠醴
如陵應有頌遠指魯山青

同曾直野張泰亨教嘉猷送余世用歸

李集

卷四

五

葬無忌敬承

都門相送處賓客白衣冠
不見荆卿去蕭條易水寒
遽成生死恨轉見別離難
尚有遺文在歸未掩淚看

地遠堂簾隔天高遠退難未
拔陶侃疏空對史魚棺
倚仗憑誰料身名幸汝完
瓏頭松相樹應解指長安

生前作死別死後憶生平
念汝竟將去余夢亦驚
文章千古事兄弟九原情
腸斷河橋

路蕭蕭候馬鳴

廿載渾汝夢遺踪不可尋那堪垂白髮相對
哭同心隔世淵明酒臨風子歎翠陸雲如可
過地下有知音

劉少宰及曾朱二宗伯有事于南郊天
街望月以詩見示用韻奉答

東觀班行舊南郊秋祀同惟應香案文偏近
水晶宮一線回兔氣孤標正八風潭主何日
遂請為隱客

閑道通銀漢高丘挂晚霞九重天咫尺三五
月光華雲作瑤臺悞霜飛玉樹花惟來多白
雪曾是遊仙槎

大祀齋居書懷呈李太宰

畫省懸金鏡齋居集玉珂乍驚新綬珮還對
舊藤蘿公署有夢逐飛霞遠才慙愁添多上
書多未報敢問夜如何

槐朔何年事書雲詎敢憑後應思曠日寒尚
畏堅冰開世豈馮衍憂時媿李膺泰交如可

見嬌前一陽升

端揆堂月下與李太宰共話

清切東曹地間居一事無天懸如水鏡人自
坐冰壺引領前星耀驚心片片月孤那堪添繡
縷直擬伏清蒲

冬至祀南郊承

遣分祭風雲雷雨壇

寶琴迎神奏燭紫謁上玄未解瞻紫極何似
格皇天雲雨從龍日風雷悟主年甘泉休作
賦願上我將篇

朱伯康

題蓮竹窓園亭

何處堪采興名園擅海邦荷風清入坐竹月
澹臨窓湖馬開金埒邀賓倒玉缸依來琴曲
好階下水淙淙

密樹春雲合飛流與砌平汲泉烹鹿竹過暑
臥枕笙花氣沾新雨鶯聲報曉晴西來多爽
氣一帶遠山橫

代肖翁有懷戲集古字

投桃人已遠鄉采興偏饒翠黛題紅葉明粧

憶茲蕭瑟聲催夜月蝶夢斷春宵金屋思佳
麗偏憎鴻鴈遠

歲暮答慈忠

久別何時會殘冬又復春夢隨關塞遠愁共
歲年新事往如前日書來似故人濟時公等
在吾意老垂論

病中二弟王

乍見喜還驚相看百感生汝能千里至吾覺
九愁輕有病思鄉曲無人似弟登前十載

宗伯集

卷四

事要惻不勝情

宗伯集卷之四終

宗伯集卷之五

北海馬琦用韻書

詩

七言律

送李汝培侍御視國中馬政

羣山北折擁遶荒道路爭看繡斧光不獨驛
驢稱國馬坐教龍騰避神羊桃林渺渺春多
兩相府沉沉夜有霜誰向龍門堪仰李惟應
漢署憶馮唐

宗伯集

卷五

秋日有懷懋忠時懋忠在秦

坐對新秋憶舊歡客無同調夜偏寒名山恨
不同余往令節還愁見汝輩別後起居雙尺
素夢回風雨二長安可憐一片中宵月君在
三峯頂上看

陪祀長陵

文皇陵墓枕居庸王氣連雲正鬱蔥原廟衣
冠千古淚帝圖襟帶萬山雄至今魚海無寧
前見說馬號有墮弓夜雨空同仙仗杳

松栢尚斯風

送家叔驃騎度遼

長城萬里阻三韓曉丹秋霜照玉鞍大漠名
王休近塞中原飛將欲登壇馬嘶邊地黃塵
合劍倚胡天白日寒聞說六師驃騎最酬恩
早為斬樓蘭

寄淮陽守鑑柱舅

故園春色近如何笑指滄雲寄詠歌南國由
未多蒼苔東山且可問松蘿三年臥治淮陽
君千里澄清轍子河為憶舊時行部處棠陰
不散暮烟多

居庸關

羣山如帶界中原兩控京華國勢尊萬堆不
却強地脉千峯直欲倚天闌烟封鳥道雲難
度風起龍沙日易昏谷口湯泉今在否乘槎
無意問河源

巖岫中間小徑懸巨靈高勢不知年乍臨萬
壑疑無地纔度重門別有天壯士寸刀常帶

雪將軍帷帳迥浮烟書生不請長纓去劍氣
猶堪照斗邊

居庸近接軍都地四塞雄圖入望開襟帶千
峯常壯折梯航萬國盡東來雲橫遠岫疑生
兩風落長關欲作雷定昂格應歌祖烈清時
不數勒銘才

五年不出居廣道今日重來感舊遊紫雲遙

瞻龍虎地青山近接鳳凰樓平臨星斗三千

尺下瞰燕雲十六州但使此關長鎮靜不煩

宋南集

卷五

仗策取封侯

遊廣福山寺 山有仙人傳

對削雙峯小徑開丹梯翠壁轉紫回空香縹

緲諸天下秋氣蕭森萬壑來青草斷碑餘古

洞白雲殘局吟仙臺山僧野老堪同坐海鶴

汀鷗莫浪猜

小樓漫成

砧聲不斷暮烟收鴈度晴空人倚樓晏子舊

居元近市蔣生新但鼓宜秋露滋碧草寒僧

薄雲濕青山翠欲流清興杳然何所寄憑欄
東望是滄洲

秋晦夜有懷京邑

九秋節序晴相催風入疎帷夜自開嚴助元
非勞侍從陶潛真喜賦歸來夢休三殿飛龍
來望斷千金駿馬臺天祿故人相憶否鴈行
不繫尺書回

夜懷宋鑑弦母舅舊淮陽守

蕭蕭門徑掩脩篁落葉寒星帶草堂宋王故

宋南集

卷五

應栽郢曲汲公何意肅淮陽霜清小院琴書

冷雲臥空山薜荔蒼時序漸更雙鬢改莫言

常總菱荷裳

冬至拜牌

陽生熈室葭灰動春近琳宮翠幃開佳氣籠
蔥天北極瑞烟縹緲日南來未從視朔觀周
禮自為書雲上魯臺遙想九霄芸閣吏珊珊
玉佩散朝回

去歲茲辰供奉班中朝肅穆漢衣冠諸方益

入天王貢聖主親郊太乙壇雲覆離宮華蓋
轉霜清華道玉珂寒虛疑咫尺威顏在翹首
天門瑞帝難

葡萄

曉發繁陰覆綠苔藤扶蘿蔓共縈回自隨博
望仙槎後詔許甘泉別殿裁的的紫房含雨
潤疎疎翠幃向風開詞臣病渴沾新醪不羨
金莖露一杯

一架扶疎碧水潯午涼不散綠雲深芳香未
索伯集

驪駘酬味秀色全滋薜荔陰紫玉含風秋
吟玄珠入夜月華侵莫言西域傳來晚清人
相如賦上林

同世用開之登法藏寺浮圖絕頂

七曜迴光照井輪九霄宿霧護旂檀珠搖大
地河山影檻壓中天沉瀝盤隱隱樓臺分北
極蕭蕭風雨出西巒二君並有凌雲氣指點
神州賦未難

送范鴻臚官歸瑞陽

信是承明瑞帝難都門已挂惠文冠江湖一
葉渺然去虎豹重關迥自寒避世何期同范
蠡論交能復憶馮驩漢家宣室應相召莫向
滄江老釣竿

寄寄朱鎮山大司空

玉節玄圭鎮上游懸車高臥五湖秋三朝出
入榮殊錫一代平成藉壯猷帝自金堤恩詔
履人從水部見弓裘傳聞禹蹟多靈異歲歲
江南獻海籌

過故相第

長安變態香烟霞賓客紛紛田實家燕子已
歸誰甲第牡丹空在舊繁華十年共閱沙堤
路義日玄都觀裏花寂寞重門車馬絕從從
無樹夜棲鴉

九日獨酌諸君有西郊之遊僕無與

高秋落木滿長安風雨重陽慘不歡鴻鴈乍
來霜信早黃花不發菊盟寒天涯弟妹苦癡
到客裏壺觴興易闌諸子茱萸應神過波瀾

為寄一枝看

九日曾直卿張質卿陸敬承賞園勝薄

暮見訪

寂寞誰當慰索居浮雲暮色正愁予二三兄弟能相問重九風流尚不虛入夜青藜堪自續遠籬黃菊未全舒莫言側弁疎狂甚猶是龍山落帽餘

家君之官和州

十年攬轡龍荒地今日單車入楚疆六代襟

余伯集

卷五

七

喉連白下四圍山水近滌陽此邦信美非吾土去國雖遠是帝鄉渺渺行塵看漸遠平原秋樹晚蒼蒼

始知長路大難工淚洒江天賦轉蓬三世起家州刺史十年出塞漢雲中物情任自矜周璆往事何心問楚方開道烽烟猶未靜醉看雄劍倚長風

鄉心惆悵白雲飛一問郵程淚滿衣羈旅客臣從此去京華遊子欲何依殘霞天落滿楓

水明月江空樂石磯別後幾時書信達只愁秋盡遊鴻稀

閏月九日駕幸天壽山復閱壽宮

松栢平臨御道開旌旗遙拂五雲來始知三駕飛龍地不是千秋戲馬臺仗外星辰皆壯向望中巖岫盡西迴侍臣扈從登高處共上南山萬壽杯

帝陵佳氣鬱蒼蒼龍武千軍奉玉皇山與翠

華同一色天臨黃道又重陽九秋霜霽迎仙

余伯集

卷五

七

仗萬壑烟霞接御香此日周王方定鼎十年卜世共靈長

夜過見泉年兄承惠詩篇率爾奉答

數從問字過西鄰下榻相看意轉親何物炎氛銷大夏惟應高唱有陽春一庭新雨苔侵徑滿坐涼雲月近人清會未宵還可續莫教談麈靜生塵

登顯靈宮閣

極目長空鴈影南千峯當檻落晴嵐清秋斜

日窺金象古木寒雲鎖石龕地迴樓臺三島
接天低烟樹萬家含虛疑縹緲山頂時有
蕭聲駐鶴聲

九日王育明石伯詹舍弟共酌時舍弟
將東歸矣

風雨重陽萬木寒蒼然秋色滿長安自携壯
海先生酒不減東籬處士歡節序他鄉同落
帽雲霄吾黨一彈冠明朝又折河橋柳今日
茱萸入莫漫看

薄暮先歸漫成

天涯節序強歡娛落帽風前客思孤酒力漸
消人易倦鄉書欲寄鴈難呼一天涼雨催度
菊九日西風下井梧寄問故園諸少弟相思
誰為插茱萸

公亮將別偕過敬承夜話

對几憑欄話舊踪夜深寒雨帶疎鍾何人解
送楊臨賀愛客真推陸士龍去住風塵同寂
寞悲歡情事未從容醉歌不淺今宵興又是

明朝思幾重

送唐客部仁卿子告歸粵仁卿自去歲
已請告矣

暫辭蘭署問松蘿握手其如欲別何客棹漫
衝羣鴈度歸旌遙指五羊過更生自愛傳經
好長孺年來賜告多知汝冥鴻無限意願將
招隱代號歌

九日同魏見泉余雲衢登顯靈宮高閣
分賦

張伯集

咫尺蓬萊謁上玄秋空極目正蒼然畫圖不
散猶龍氣風俗仍傳戲馬年禁裏樓臺三殿
迴城頭雲樹數峯懸相看盡是游仙侶醉把
瓊蕭弄紫烟

阿閼凌嶒綺霄相傳棟宇自先朝金書玉
笈無消息菊蕊更枝對寂寥天近百靈環帝
座秋高萬籟奏仙韶下看人世勞何事九陌
飛塵總不銷

登玉皇閣

洞霄高閣接長空大地河山指顧中供奉久
為香案吏追隨同上玉虛宮珠簾拂曉偏宜
兩蛾展乘秋好御風矯首神州惟一氣不知
何處問鴻濛

秋夜獨坐偶成

丹鳳城西小苑閒夜深清露冷蒼苔寒星歷
歷疎螢度落木蕭蕭候馬迴涼雨乍收雲滿
樹碧天如洗月臨臺中宵不掩雙扉臥恐有
相思命駕來

集

卷二

二

一

萬壽聖節侍班待漏簡楊奎垣太史

長安紫氣曉氤氳蓋紅旂望未分萬國衣
冠朝集使九關虎豹羽林軍未央正問周王
夜復旦同瞻帝雲列宿一時同拱北願將
南極祝明君

送李將軍總戎上谷

秋高虎握陣雲生地盡龍荒劍氣橫虜帳近
連秦上谷軍麾重拜李西平中宵風雨鳴刀
斗萬里天河洗甲兵歲歲名王稱屬國不煩

繫頭請長纓

十四夜同泰丁茂仁飲吳少保第

上公開宴奏雲和詞客招歡集玉珂急管嬌
歌人已醉銅壺銀箭夜如何爭看綺席邀明
月直訝星橋接絳河此夕漢宮傳臘燭五侯
春色定誰多

十六夜過慈忠見諸郎喜而成詠

徙倚高軒望月輪幽居不受綺羅塵總無濁
酒酬佳節未厭清談對故人何處銀花偏照

集

卷五

三

夜滿庭玉樹別成春看君使作高陽里元凱
何時起鳳麟

送弘陽鄉文冊封粵藩

帝遣雄藩鎮百蠻仙郎使節五雲間爭看叱
馭王陽去不比分金陸賈還八桂封疆連異
黔千秋帶礪指河山王程莫漫耽幽興還爾
逍遙供未班

龍旂大略蒞江濱萬里山川入賦新地接三
危仍建國天臨百粵盡稱臣梅花嶺外迎朝

使柳葉陰中問主人道路流離憂不細看君
何以獻孤寒

同慙忠小坐以詩見示次韻奉答

綠陰寂寂覆蒼苔小徑蓬蒿待汝開塵世獨
能容吏隱青山且莫賦歸來故人笑語花相
對終日狂歌鳥不猜萬態浮雲終自定此中
相見但銜杯

夜共孝與話別無懷子愿

離心已寄滿陵塵夜雨連林意轉親客邸疎
宗伯集

燈同此夕故園芳草動經春眼中交態誰知
已世上浮名不借人君過羣丘相問訊若為
披豁對吾真

送周鴈齋太史冊封榮陽王過家為伯
母壽

大河春樹接榮陽六傳飛塵出建章文似馬
卿新授簡情同羊叔更稱腸皇華擁節開侯
甸青鳥御書過海鄉兩地風謠如可朱齊都
洛水共泱泱

元日思歸東慙忠

東風依舊是天涯坐對椒盤臘頌花雙闌未
曾曙日表半生真覺負年華宦情老去仍憂
國客況閑來倍憶家稍喜青春堪作伴故
還指海邊霞

讀慙忠詩太年贈別懷舊之作甚復達
別感而成詠

憶余南下楚江頭懷汝西遊華岳祠仕路百
年偏得別離情一日即相思天涯踪跡誰同
宗伯集

調簾裏詩篇只自披君到鴈門關上望書來
好及鴈來時

七夕送別嘉猷

銀河萬里接長安轉為余携惜合歡隔歲女
牛相見少老年兄弟遠離難草草一秋風
早砧杵千家月影寒明日便為橋上別人間
天路兩漫漫

新春同端叔汝培飲世用宅

春風杯酌日相邀誰道揚雲尚寂寥故侶正

宜清夜飲主恩已放散宸朝敢因對局祿長
勝且喜論心得久要慷慨酒闌仍繫筑憂天
無策轉招搖

同世用宗伯訪瑞叔中丞因留小酌

新年朝謁病全疎驪覺長安一事無為約精
康同命駕來尋張翰共呼臚羣公盡避中丞
馬列署爭看御史烏回首瀛洲亭上客春風
如舊鴈行孤

宗伯集
人日同世用汝培飲瑞叔宅

卷五

去年此日人相憶此日新年對故人得同
心堪卜夜天於勝日倍生春冒寒酒盞寧解
醉共老交情始見真佐座塵襟清似洗滿空
霜月淡如銀

十三日同世用瑞叔飲汝培宅

銀臺應不減烏臺小閣邀賓綺席開地近上
林花欲發天將元夕月先來停杯舊夢還重
省刻燭新詩取次裁且去且留仍訂約何時
重醉復庭梅

十六夜邀世用瑞叔汝培小酌

長安燈燭接烟宵小酌清談興自饒人世幾
能無曰長月華兒不減元宵九衢羅綺驕春
色萬戶笙歌託聖朝乍似大城催劍佩曉
未轉覺漢宮遙

有感

飛雪隨風下九關蕭蕭寒色靜朝班臣大有
罪因懷壁逐客何年得賜環歸路春衣皆白
袷滿庭夜夢到青山可憐立仗龍媒種木及

宗伯集

卷五

長鳴已放還

馬侍御言事被謫

聞君薄譴出神京始信天子自聖明松栢臺
前馬欲散梧桐花下鳳初鳴一官差可調孤
憤片語猶堪置先生盛代爭臣原不乏何須
著論激陽城

元夕待介軒不至

迢迢更漏隔城闌徙倚空齋憶酒人豈是金
吾偏禁夜惟應玉洞自生春琴中流水寧無

意賦裏行雲似有神為問清宵同夢者雙蛾
可此月華新

為王介石兵憲題中派介石圖

獨立滄濱萬里潮扶桑若木豈為遙坐清大
海鯨鯢窟直駕中天鳥鵲橋欲問銀河誰解
挽試看金甲已全銷好將百尺波心石移作
千秋銅柱標

題仲素撫松亭

大澤山前大海隅海山迴合小亭孤如何五

宋仲素

卷五

五

柳稱居士却對雙松似大夫三徑寒濤清不
斷千峯晴雪冷相扶旁人錯比神仙宅屢氣
樓臺知有無

喜仲素至夜話

小閣清燈設榻初微雲淡月夜窓虛囊無京
國綾紋刺几有仙人栢葉書松下止疑君是
鶴濤間莫問我非魚從知雀穎多佳句欲和
陽春恐不如

于年伯聞余請急以詩見寄有都門又

作畫圖看之句猶謂余以吉行也更二
年始追道苦懷以答之

素車白馬

帝城隅

時有太

莫擬都人作畫

圖聖主威顏遠咫尺嚴親衰病願須臾露
凝淚共芙蓉冷風急身同鴻鴈孤魂幾繞枝
南去鵲不如庭樹夜啼鳥

謝于年伯見慰之作

風雨蕭蕭冷素帷書未及親倍嘆其先臣垂
允承恩日孤子餘生泣血時啓手未酬烏鳥

宋仲素

卷五

五

恨斷腸真屢夢我詩傷心千里同胞在鈎挂
斜陽龍樹枝

送郡守范公之關中范馬少卿

河山十二舊分符雲錦三千亦壯圖沙苑終
年歸塞馬海邦今日靜天吳甘棠春雨留齊
甸首看秋風近漢都為問希文祠下井不知
清比使無君

題楊中丞恩親樓

層樓縹緲俯塵寰畫棟朱欄尚可攀依舊遠

鳥啼樹杪總無白鶴到人間
五龍深鎖橋邊水
龍口五百雄斜連郭外山
惟有蕭蕭度下竹
當年曾對舞衣斑

題中丞望京樓樓在汴市

齊川豈合老賓洲
況復時艱藉壯猷
漢殿九重迷曉望
齊城十二入遺愁
天連紫極思明主
地接青門即故侯
自是于牟常戀闕
非關度亮獨登樓

登雲門山

鑄首層巒御遠風
晴嵐萬壑散滿濛
乍驚閣閣通天上
遙指河山落掌中
九疊雲屏高自掩
千秋寶鏡照還空
未論三島神仙窟
尺人間路不同

萬仞噴虹倚太空
洞雲深處碧雲叢
清秋白日懸孤月
古木蒼崖響大風
疑有五丁開道路
欲從四塞弔英雄
海氛東望頻翹首
轉憶安攘仲父功

寄壽于秋宗年伯

廿年講殿捧牙籤
太乙青黎照御函
池上菱龍思聽馬
海邊鷗鷺對抽簪
朝廷獻替仍虛左
天下文章在指南
威事已無三不朽
為公但祝百斯男

南省鄉雲近紫微
明光曉奏勸宵衣
自從歸滄海
不見鸞輿出禁闈
一曲春湖明主賜
十年芳草故人違
莫教綺季山中老
且為皇儲定是非

邢司馬經畧朝鮮

調戈十萬指扶桑
絕域爭休永繡光
帝用元樞為鎖鑰
天迴大海作金湯
樓船春泊雲連水
幕府宵嚴月似霜
稍放西羌都護即看南
粵繫名王

王師水陸四元戎
經畧全無節制雄
天上兵符占太乙
軍中殺氣接長虹
健兒格鬪無生死
朝列飛章有異同
試問唐宗平壤後
何人開府海雲東

寧因屬國教中華
萬里要荒自一家
南下將

符無五嶺西來兵力盡三已馬頭龍雀驚相
顧隊裏貌雖靜不華莫問分營也海外尺愁
轉胸到天涯

竭來海內稱虛耗況是防倭復備胡重譯何
年歸白雉大軍經歲守玄菟天山劍鏑含霜
冷明月刀環入夜孤萬馬連宵催轉戰中權
親統騎警孤

誰將長劍斬長鯨氣懾天兵不敢驚白羽一
揮神策將朱旂三破寇方兵風回草木開雲

余集

卷五

主

牌山瓊波濤川海營今日華夷須混一肯容
孤島請行成

送別孝與同遊赤湖菜圃

一會何堪抵別愁未能分手且同遊人家難
犬桃源路野水蒹葭剌曲舟憶昨論心還聽
雨即今送遠更悲秋明年便是湖山主期爾
東鄰借許由

九月同房恒太玄同張立菴和卷劉大
鑒遊周氏園亭顏延年作五君詠孟竹

林諸賢土戎山濤以貴見黜戎日夜持

籌草草言利即不貴亦當黜若濤不負

其官即不負吾君矣古人或隱而隱或

仕而隱與夫仕而不媿其隱即避世金

馬門豈不稱大隱哉愚謂黜戎吾當黜

濤則延年之偏也

青林白露滿亭阜天外千峯爽氣高九月間

家新菊徑千秋范叔舊袍論心且喜逢三

盃握手相看感二毛莫以五君堪八詠遽因

余集

卷五

主

薄宦黜山濤

劉惟道邀諸君子同遊王司馬河陽花

塢步過孫家知竹園

司馬名園接近關蒼崖白石鎖潺湲浸隨劉

子看花至虛擬玉猷對竹還橋影雙龍臨臣

室樓梯百雉壓羣山自憐踪跡終城市不及

輕鷗作隊閒

張子宜子貞招余同恒泰宏泰惟道小

酌

廿年宦海白頭新不及燈前對故人為有同心
文似冰生散殘臘氣如春二難況復聯兄
第六遶何須問主賓共說張華龍劍好會看
雙驛下延津

送魏中丞撫晉中

玉節乘秋出漢官牙璋如雪指河東井陘鼓
角從天下上黨山川接塞雄何必馮唐能論
將即看魏絳已和戎上兵自昔稱全圖莫浸
輕邀破虜功

李傅集

卷五

千里雄關接冀都崑崙天外控匈奴試看鐵
騎新行塞不比金罇遠賜胡節制總歸中執
法威名先到小單于塵消玉帳渾無事獨立
棘門片月孤

季母壽詩

中宵婺彩映春暉欲借長裾作舞衣共羨平
陽為相國況當潘岳奉慈闈鳳雛愛日依朱
駟龍諸從天下散微東望滄溟看咫尺瑞烟
長繞五雲飛

送葵南胡郡伯歸閩鴻洲燕郡貳歸楚

征車南去渺難攀何日孤孫得賜環閩海有
龍歸綏水楚天無鴈到衡山千峯自吐金銀
氣雙闕誰當虎豹關聞道除書猶未報兒童
爭望使君還

齊門風雨晚蕭蕭楚塞關天近水遙歸斧誰

乘司隸馬朱輪競揜侍中貂寧因貴綬憐知
已自為蒼生惜聖朝莫以鄉心耽薜荔漸

愁權稅到漁樵

宋儒集

卷五

九月八日與孝與夜話無讀見貽之什

朝遊聯佩夜聯牀咫尺伊人又一方握手一
年為一夕驚心明日是重陽霜前鴈陣涵秋
色筆底鸞珠吐夜光欲問元龍天下計漫言
中散醉時狂

初至奉高與數山年伯夜話

單車暗過萬重雲半為名山半為君乍語舊
歡頻拭淚却驚新會是離羣神霄曾識蘭臺
伯仙洞重披玉檢文明日峯頭尚望長安

秋色正氤氳

九日三陽卷別穀山年伯

曉隨仙侶叩玄關白石黃花滿目斑
客裏茱萸堪共醉樽前楊柳莫輕攀
未酬明主空憂國不奈離情且看山
明日征車何處宿白雲獨伴謝公還

寄邢制府

虎符龍劔碧油幢為斬長鯨下海邦
後騎未離遼海郡前驅已度大通江
登孤一指朝摩

宗伯集

卷五

五

品齊鉞雙懸夜受降稍待功成畫麟閣雲門
烟月引歸燈

送少宰梁年伯子假歸閩中併呈太宰

李年伯

新承休沐主恩殊始覺鄧江勝鑑湖司馬從
來稱水鏡坐鷹何必憶尊驢愁看宮闕寒雲
白夢入松楸片月孤屈指光陰雲英換思居
何處詠都俞
欲賦驪駒不忍聞那堪整會是離羣若教綠

野歸黎令誰向龍門御李君劔佩正思東省
會薜蘿休勒北山文時危轉覺恩光重二老
峯頭望五雲

寄荅楊濟寰中丞

漢宮春陌舊鳴珂萬里道仁白雪歌豈有東
曹稱水鏡喜看西粵擁霜戈廿年蘭臭同心
少五嶺梅花入夢多
魏殺張衡還近密桂林
不見思如何

得懋忠書無示晉中官評

宗伯集

卷五

五

白雪紅梅七見春書傳聞塞傳傷神憐君欲
去如烏鳥笑我重來似鴈臣但覺魏徵多城
壘還知郭泰善人倫玉昆尚記分携處依舊
青青柳色新

元旦憶懋忠

都門轉眼達新節客舍驚心憶舊歡鐵騎凋
戈奉上黨星橋火樹漢長安天涯明月遙相
對眼底浮雲不共看欲問離愁無所寄鴈門
關北風寒

除夕書懷

青燐燈火對寒宵客比揚雲更寂寥半夜夢
窺千里外兩年心事一身遙苦因少弟留慈
母未代先人答 聖朝安得青陽閣友竹欲
從天路誦新招

紙房與李報弟聯榻書懷

秋色催寒病催老白髮難除葉難掃野店寧
知夜淺添孤燈細話愁多少我已三年泣蘭
王汝亦累舉羞妻奴難鳴蕭蕭風雨急對擁

寒食集

卷五

李

寒食坐天曉

同諸友飲房宏泰新第

春風初至雪初殘新第新年續舊歡大厦自
堪來燕雀故人相對有芝蘭華燈照夜籠珠
濯寶月當天玉鏡寒明夕元宵知更好星橋
火樹擬同看

太宰李年伯邀余携具過少宰裴年伯
清宵杯酒屢相將曲席親依北斗光幸有青
雲聯世契不知寒月是他鄉燕臺李元心猶

壯抱國憂天鬢已蒼裴李齊名今再見何妨
吏隱老馮唐

陪太宰李年伯過少宰裴年伯普以詩
見示次韻奉答

悔別青山憶望諸為憐同病賦同車喜從青
夜陪高會愁望承明隔直廬對酒何妨呼白
墮談詩已覺勝黃初棋聲乍斷寒更遠殘月
盈盈簾影疎

上諸君藥澤也

教官詹嘉猷以余初度惠詩書懷奉荅

寒食集

卷五

李

敬次未韻

獻賦同時謁漢宮驚看白髮兩成翁卜居乍
可隨詹尹啓事寧堪佐上公老母無書仍在
遠孤臣有疏半留中十年未對 君王面咫尺紅雲是轉蓬

初度何堪擬魏公

宋詩有名字

喜歌白雪調

相同顧余敢望為霖用期汝先收捧日功身
是魯人終蹈海心懸漢殿尚呼嵩未成報
國家仍遠戴崇青山雨夢中

楊太史年丈暫晤京邸初之聞中總憲

贈別三章

凱殿曾參法從班重來無復觀龍顏水經延
浦仍分劍月滿燕臺未賜環意氣尚吞雲夢
澤官情長對武夷山九關近日如天上鳳閣
鸞坡亦是關

抱玉荆山苦未明和歌燕市意難平回看歲
月同朝暮細話交符半死生市駿千金名未
減聞難五夜夢還驚可憐送別河橋客不到

宋伯集

卷五

五

陽關第四聲

外臺何必減中臺萬里清秋憲府開欲藉故
人同報主為憂世事更憐才酒同季布非難
近路似楊朱轉易哀舊日玄都休說說桃花
無恙待君來

邢太保破倭功成以大司馬筦留鑰過

家省觀太夫人

雲霄漢閣頒新命豐鎬周京真舊邦九列獨
高蒼玉佩六師爭擁碧油幢橫戈絕域春浮

海擊楫中流夜渡江 聖主憂先根本計留
侯籌策况無雙

壯虜南倭總蕩平山濤未敢罷談兵煙消大
海鯨鯢窟風起長江虎豹營鎖鑰歸周太
保輪鈴長護漢西京 孝陵咫尺鍾山下樓
前中原感慨生

萬里滄溟遠建牙重因居守與宣麻莫言南
北分天塹曾領華夷作大家絕塞霜花生賜
劔故園鶯語雜鳴笳起居八座稱觴日遙指
扶桑海上霞

宋伯集

卷五

五

魏中丞屢抗章言事 上優容之居七
年詔許歸養喜而有贈

七年獨握邊頭節百歲欣承膝下歡入塞始
知親舍近辭官轉覺 主恩寬巢鳥返哺情
何劇仗馬長鳴影自寒一著荷衣堪愛日也
應見日憶長安

詔許中丞駟馬歸歸心先逐白雲飛欲將奔
彩為初服自愛江魚上釣磯海內幾人憂

注櫻朝廷容汝侍庭闈 主恩未報親仍健

且喜青山近 帝畿

送表第宋元昭將軍度遠從李大將軍

麟編舊是魯諸生燕領新懸塞上名定有千

金酬駿骨何妨萬里度龍城匈奴豈敢論甥

舅傑射真堪託父兄暮下從來多國士任安

新屬衛長平

雄關東向海天開短劍長纓亦壯哉自有終

軍能破敵誰云郭隗未登臺雪銷列戍孤烟

紫伯集 卷之五

三十一

出風捲平沙萬馬來千載漢皇兼好武肯教

衛霍進鄒枚

宗伯集卷之五終

宗伯集卷之六

莊海陽琦用韻著

詩

五言排律

雲門遠眺

設險推天府，憑高望雪宮。五丁開混沌，一氣破鴻濛。地應虛危起，山連泰岱雄。摩霄橫作障，溱海曲如弓。洞口明殘雨，天池飲斷虹。商雲時變態，倏倏轉龍庭。窈窕神仙窟，崢嶸紫禁通。

宗伯集

卷六

化工猿啼秋，空靜月落曉。巖空萬樹圍，平楚千峯繞。大東鶴聲縹緲外，仙樂有無中。伯業餘形勝，水冠想會同。乘時欣在德，支海是皇風。

大閨

海宇同文日，君王講武來。五雲迎雉尾，萬衆出龍媒。簇仗青旗繞，鳴鸞曉漏催。禁庭鏡額牧，尾從有鄒枚。羽動千軍合，圖旋八陣開。重中司馬法，大簡羽林材。劍轉霜文落，弓彎月

影迴旂營，數虎豹。天今迅風雷，破的多長枝。揮戈亦壯哉，兵車璫漢騎。數角振燕臺，指顧清諸夏。威靈徧九垓，長揚無羽獵。細柳淨氛埃，聞道漁陽塞。匈奴氣已摧。

送教嘉猷之泚，蕭同封便道省親。

帝德先教睦，天書出禁垣。校主周太史，當壁楚王孫。五嶺分侯甸，三湘控大藩。江花邀翰墨，春草待輜軒。紫氣輝南極，青山指故園。遠持龍虎節，聖駐鳳凰源。將父因王氏，寧親亦

宗伯集

卷六

主恩日迎官，錦麗雲逐舞。水翻露屑分金掌，霞漿延玉樽。子懷良以慰，慎莫戀丘樊。

立秋日同楊公亮飲陸敬承第分韻得

風字

星轉招搖柄，天回闔閭風。九衢炎霧歛，雙闕曙烟籠。雲薄宮城柳，寒生露井桐。開尊惟陸賁，問字有楊雄。雅量公榮上，清狂叔夜同。愁應消坐處，興已付詩筒。世事悲歌裏，年華恨望中。素交渾易盡，薄宦轉難工。封雨思芳杜，

因風憶晚菰羈心隨客應無待歸鴻遊欲
從田父忘機學海翁惟餘兩鬢飢耿耿對長

公亮阻風天津漫賦寄懷

不謂辭間閨仍常帶烟艸物情元塞馬行色
復天吳水澆蛟螭聞風高馬驚呼無天閨巨
浸盪地鼓洪濤離鷁堪水如探龍敢問珠中
誰思縱壑近海想集將紛已疎驚旅家猶隔
鑑湖飛翻應漫為暇豫不如鳥再別誰明玉

宋詞集

卷五

厚言竟破胡汝才猶瀛海音道轉撥孤每過
揚雄宅真悲阮籍途心應愁敗素官宜薄紆
朱綬轍難濡沫雄心恥注陽圖南雙翼在九
萬籍搏扶

送楊太宰致政東歸

今代唐虞理誰當翊贊功滿庭皆振驚羣望
屬非熊北斗中臺峻文昌八座崇不緣專圖
老何以代天工雅量涵溟渤孤標倚華嵩陳
情達闕下奉詔起隆中獨立回元氣終身仗

朴忠總師熙帝載作保义王躬晉錫隆三捷

乾符啓四聰人倫齊郭泰簡要薄王戎劔馬

登民譽江河正士風有謀皆體國無念不和

哀報主無中外完名得始終九流歸品藻一

世關鴻濛何事辭端右飄然向大東勉留三

殿切阻送百僚空道路稱疏傳安危寄晉公

請看今日事真與古人同漢水桃源路秋風

往樹叢錦堂邀落日繡嶺亘長虹五岳風塵

隔三山海氣通鳥迎仙駟轉花借家木紅到

宋詞集

卷五

里逢春暮愛時親歲豐野人爭坐席故臣同

心簡公輔思楊震神仙訪葛洪北山無怨鶴

南浦有冥鴻羽翼歸商皓儀容寓漢宮帝方

詢黃髮公豈忘丹楓白衿山中相朱顏河上

翁懸知軒后仗早晚下空桐

道大宗伯于穀山年伯請告東歸

禮樂師前輩文章仰大巫韋賢宜相漢張翰

遯歸吳宿昔聞東觀聲名起上都襟期常抱

玉玄璫亦成珠獻納走黃塵 君王御綠圖

每於克奔側時進為臬謀簡自西清暑未舉
止斗樞五雲照玉佩片月照冰壺風夜虞三
禮乾坤魯一儒星辰瞻赤舄肝膽向青蒲調
護須公等頻繫奉帝俞此時憂社稷詎合
乞江湖去國才難重傷時病未蘇肢肱多謝
免羽翼恐聯孤伏聽中朝議將閑泉正途
至尊恩用橋吾道豈乘梓有客同襟契無庸
偶臨芋南州徐孺榻北地潘冲墟客契忘年
外清歎卜夜俱游非關射雉醉或藉呼盧官

懷集

懷集

五

况秋來薄心知老漸無偶然看驛騎一倍憶
江鹽鄉路可遠遠離心正鬱紆即當成契闊
且為主須臾鴈影時將晚驪歌日欲晴不辭
驛在野所冀鳳將雛魏闕亭忘主青山不負
吾貴公石尚在相待教城隅

山莊書懷集字

一眺荒村閭千峯宿霧迷投竿波渺渺看展
草凄凄日落長川淨烟峯遠岫齊青鳬飛小
徑白鷺遶平堤梅圓懸春月松扉拂澗霓乘

高仍倚檻寄興在扶犁避地甘華髮看雲雙
鵝泥五窮身易退七發醉能題吹笛龍初下
橫琴鶴乍低江湖誰得似小艇竹林西

七言排律

同賈洛濱葛鳳池王臬臬錢別原葵衷

年丈之潼關兵備二十二韻

潼關天險接遐荒憲節乘秋下帝鄉襟帶二
陵包華洛股肱三輔控秦涼青牛自識真人
氣白簡仍飛使者霜夾路豺狼俱屏跡富聞

懷集

懷集

五

虎豹儼成行秦鞭欲動風雲色兵甲真銷日
月光玉壁一門通箭括雕題萬里度梯航拊
循畿輔周分陝鎖鑰邊城漢護羌按部已清
左內史軍處應款右賢王經行渭止笑泉元
坐蒲終南明月岡憶昔天門同駕馭一時神
駿共騰驤談兵五鹿標時譽出宰雙鳬覲尚
方羨爾新為柱下史諸君並作侍中郎葛洪
扶自稱仙吏王吉年未有諫章宣室方開歸
賈誼金門久矣隱馬唐延津雲起雙龍合別

渚烟深一鴈翔人去五原瞻馬首道分九折
繞羊腸欲因贈策驛隨會自是登車憶范滂
要害有人為保障承平無地不康莊鴻橋易
水波欄閣隴阪燕山道路長最苦同袍分手
日一天風雨近重陽

五言絕句

恭陪 聖駕步濟南郊紀盛六首

使殿傳中旨齋居減上供漢皇祠太乙原不
為乾封

東伯集

卷六

下

不礙

萬乘出郊圻君王御布衣曉雲低不散盡逐
六龍飛

龍武新軍罷勾陳御路開紅塵都不掃留待
雨師來

雲接御爐烟天臨玉几前 至尊方罪已莫
擬賦甘泉

萬靈陪帝御百辟扈天行已初豐隆下松濤
作雨聲

重見桑林橋南郊秩祀回滿身烟霧濕天上

從龍來

題張洪陽年伯開雲館五首

張水廬山頭卜築章江側中有素心人不愧
白雲色

李膺歸計早不待秋風至一對雲中君忘却
人間事

簾捲山窗戶林間雲滿身始知衣上色不是
洛京塵

朝望白雲起暮望白雲歸豫章多少樹不礙
白雲飛

東伯集

卷六

下

霧霧時出岫霧霧欲承宇莫是白雲間終當
作霖雨

題萬玉山房

滿地種琅玕修枝蔭茅屋微風如有會一一
鳴寒玉

此君有高節亭亭自孤直總多千畝陰不礙
青山色

本是瀟湘人最愛瀟湘竹何處丘中琴歷歷

滿相曲

空庭復何有白鶴照秋水渺渺望茶烟時出

幽篁裏

幽居何與愴良夜倍清曠月明在疎竹復照寒溪上

宮詞五首

宮殿明曉日對鏡綠雲鬟顏色豈相悞君王或未聞

舞袖不厭長點黛爭嬌淺却笑班婕妤容易

宋伯集

卷六

六

辭彤華

脉脉欲何道盈盈私自憐倘微君一顧不必

東欄妍

妾有齊纨扇持獻昭陽宮不堪比明月聊以

佐薰風

不寐長門夜絡緯秋燈下願作紫絲鞋為君

御六馬

哭亡女

小小生京國行年始十春如何故鄉去未作

故鄉人

碎玉何其早歲環未可期只愁千里外驟遣

老親知

故友驚相問浮生點自疑漸看今日淚不似

少年時

夢裏如相見人前或錯呼不如梁上燕並坐

已將離

兒念母有母母念兒有女強欲寄家書執筆

淚如雨

宋伯集

卷六

七

女向隴頭臥婦在閨中泣片語暫相勸已自

青衫濕

曹見素崔仲素遊南陽河上紀事

但得遠城市何須問隱淪試臨清水曲不媿

素心人

蒼崖深四塞曲徑幽篁裏渺渺疎林烟夕陽

人渡水

披襟蔭古木移席就清流主客了無言颯颯

天風秋

及徑不容足先登復回首隔樹問同遊諸君
曾來否

岸折水聲迴柴門對水開茅茨間不掃滿徑
松風來

扁舟非訪戴醉翁不在酒風物近重陽問有
菊花否

桔槔有機事抱甕無塵想不如臨河渠坐待
春蔬長

漂林日已夕策馬隨潺湲更疑人境外別有
深伯集

松花源

弟以鸚鵡朱魚見急走筆答之

投我以鸚鵡報汝以鸛鵒何當雲霄上同攝

鳳凰翎

試聽鸚鵡歌願為鸛鵒誠美服患人指多言

恐招敗

宣無成龍姿限此一勺水一釣連六盤願學

任公子

七言絕句

送顧實甫年丈還吳

滿橋水散九河源風起蘆花兩岸秋同是倦
游君已去夕陽亭上望行舟

蟬聲處處和驪歌風度滑河起夕波獨有故
人分手池蕪葭秋色暮烟多

杯酒離亭憶舊遊歸心別恨不堪秋懸知十
二天街月影落三江伴客舟

露下天空大大派河橋水色黯生愁布帆綠
紗延陵道桂樹千山為子秋

宗伯集

不是鱸魚憶釣磯為求綵服問初衣莫教霜
氣催秋暮尚有天涯人未歸

大通橋汎舟

日影遲遲錦纜閒橋烏不動燕飛迴碧流遠
接長天盡一片晴波樹杪來

馬文莊老師挽歌

典禮猶聞肅漢官中台星折羽雲寒素車渺
渺秦關岳惆悵都人罷市看

天臨黃閣絲綸地帝御平臺召對時見說至

尊顏色動嘉謀無復近臣知

淚洒都門落照殘秦川一望路漫漫關門散

盡真人氣萬木蕭森渭水寒

誰從麟閣畫風儀想像容輝尚自疑太華迥

臨千八上相君端拱立朝時

東郊雨望

遙遙萬樹入雲微漠漠孤禽帶雨飛十二天

街塵不起可知未染艾荷衣

贈林參戎

嶺上高雲結陣圍城頭新月挂雕弧沙場坐

鎮間無事笑倚風烟擊玉壺

誰令宵嚴靜不諱將軍緩帶醉烟霞興酣欲

拔龍泉起萬朵芙蓉落劒花

憶昔論交冀壯軍平原門下客如雲十年肝

膽知誰在今日相逢獨有君

鄭制府招飲虛白室

晉公堂上郭侯書香篆微消竹影疎今日客

來虛白室未應人羨楚玄居

庭花冉冉映麟袍玉樹翩翩起鳳毛此地自
來多雨露武皇親為植緋桃

登臺

臺上孤亭拂霧開天中飛蓋接雲回陰山只
在長城外萬點峯霞落酒杯

班婕妤秋扇

露濕空階宮漏長禁城千樹晚蒼蒼可憐扇
影如秋月不共楊輝入未央

秋草淒淒冷玉除昭陽殘月落窓虛任教中

道損秋扇不向君王乞共車

韓夫人秋葉

西風瑟瑟水潺潺羞向秋波照玉顏依道宮
愁流不盡秋未一葉重如山

涼風昨夜上陽偏鏡裏蛾眉對自憐一葉肯
隨流水去秋英落盡又今年

讀漢史

君王新駕六龍回榜社雲連帳殿開壯士滿
朝零落盡蕭蕭沛水大風來

雄風奔湧滿神州氣捲長淮水不派謾道二梁非上略千秋遺恨海春侯

六師三駕賀蘭山不道徵輸度漠艱露布傳來天馬入中原萬騎老蕭關

單于款塞奉春朝夾道歡呼擁渭橋十二股肱離閣上元功不盡霍嫖姚

六宮傳遍邨支圖絕域勲名知有無不見明君新出塞胡沙無盡漢雲孤

送侯大將軍之留都

張伯集

卷六

五

雕戈金甲繡登孤詔自天樞賜虎符大將詎能忘北塞君王原是重南都

六代青山擁建牙錦袍鱗帶映朝霞滿庭片片飛紅玉盡是芙蓉似底花

片帆南渡暮雲青萬里江天倚翠屏應憶去年同醉處隔陂烟水傍湖亭

寒食過公亮

不厭頻繁問故人為憐相別倍相親生憎南浦橋邊色已向長安陌上新

題閻氏畫像

貂裘繡帶玉為姿不是明妃出塞時聖主恩深荒漠外不教胡女怨馬支

覆袍春暖鎖芙蓉爭奈胡姬拜漢封繞膝錦欄珠勒馬當胸寶林繡盤龍

塞北佳人亦自饒白題胡舞為誰嬌青霜已盡邊城草一片梨花冷不銷

紅粧一隊山陰下亂點駝酥醉朔野塞外爭傳娘子軍邊頭不收烏孫馬

李伯集

卷六

五

為趙少宰題牡丹圖

百寶欄杆護曉寒沉香亭畔若為看春來誰作韶華主總領羣芳是牡丹

款款紅雲靜不飛含香含態醉春暉東皇雨露知多少昨夜風前已賜緋

蕊華妝脉脉殿春殘姑射仙人畫裏看月下敢弄容似玉年來真有臭如蘭

為于年伯題五色牡丹圖

麗蕊連翩映彩霞獨將傾國殿春華虛疑五

色文通筆散作平章萬樹花
非烟非霧倚雕欄珍重天香兩後者願以美人錦繡段高張翠幙護春寒

送魏懋忠

執手河橋數鴈行鴈聲歷歷水陽陽如何容易辭知已不似懸想望故鄉
與許春風幾許塵與君同調與君親可憐明日長安道馬首相逢是別人

擊筑高歌興未孤暫分離恨作權娛不知後

索伯集

卷六

上上

夜相思夢得及今朝醉裏無

送孝與東歸

萬里蒼烟海氣通欲從何處望東家斜風細雨長安道賴得分携是醉中

素衣不禁帝京塵出郭看春已暮春我自倦遊君未遇楊花如雪送歸人

南浦春波照酒巵設將離恨託前期如何命駕能千里不為臨歧佳少時

馬啼春樹和驪歌十日平原奈爾何相對只

幾曲意淺別離轉恨故情多

送宋玉磐太史冊封楚藩升懷乃弟倩修

王家臺樹枕重湖曲席親觴漢大夫君到楚宮逢設醴不知曾問穆生無
黃鶴磯頭黃鶴還至今踪跡落人間舊曾遊處難忘却城上樓臺江上山
征帆遙指洞庭波惆悵離筵奏楚歌歸見惠連為寄問池塘春草近如何

索伯集

卷六

六

送金玄洲太史冊封趙藩

大陸驂驛驛騎催西園夜讌待君開節從金虎臺邊去人自銅龍署裏來
太行南下水東回河岳中分趙邯鄲底使星偏入鄴詞臣原是建安才
欲從道路問流離風起揚沙五月時寄語芙蓉池卜客何人先賦七哀詩
崔臺高出白雲層伯業雄圖有廢興寂寞山河那丁問千秋片石是韓陵

七夕

銀漢清秋萬里遙月開粧鏡桂雲銷可憐精
衛空填海不及天孫鵲駕橋

天空露下夜如何漫道雙星已渡河見說人
間方恤緯可知天上欲停梭

一水盈盈會轉稀敢從天漢問支機彈冠吾
欲趨朝省閒道 君王已驟朱

七夕千門望女牛爭言乞巧獨登樓人間機
事知多少永夜珠綵總未收

宋王楙

一

月明秋淡曙河微脉脉新愁理舊機為問七
裏何日就西征吾欲賦無衣

少薇都諫以歸省案詩而余先得請
雙親未老主恩寬千里欣承膝下歡遙想杜

門同病客妬人雙騎發長安
新春寄懷慈忠中丞

天外風烟接塞垣山中芳草憶王孫可憐夜
夜相思夢只在雲門與鴈門

禁城高懸虎豹間中丞坐鎮鴈門開書生未

就蘭臺草鈴聞無聲畫自明

北斗初回戴陌春物情偏與歲華新虛勞柳
色開青眼只是相逢少故人

故人故國俱千里新病新愁又一年何日同
開燕市酒與君細話冶湖船

登岱大霧口號呈于年伯
題看天門翠轂蒙九霄宿霧霄遙空憑君為

破洪濛色坐擁扶桑海日紅
玉符山下別于年伯

宗伯集

卷五

七

昨朝振策探金簡今日銜杯對玉符秋色漸
深人漸老不堪分手夕陽孤

帝師未竟留侯業國士難忘豫讓心君自西
歸吾北去不知若个更知音

召水別孝與
未能留汝復相留治水何如刺曲舟記取與

君分手處水邊修竹雨邊樓
余解部事歸翰林送仲素還海上

仙翁欲返滄溟棹學士初瞻紫禁班君是少

微吾太隱世間何地不黃山

三山日月伴仙舄雙闌雲霄報主難多少長
安馮佩者輸君海上——漁竿

戲贈仲素

手把瓊蕭作鳳鳴滿天風露月華明如何王

子繼山上却有秦樓弄玉聲

黃鶴青鸞事渺茫溫柔即是白雲鄉陰霞乍
可同虛女流水何妨懸阮郎

病中絕筆

宋儒學

浩渺天風駕海濤三千度索問仙桃翩翩一

鶴青冥去已隔紅塵萬仞高

詞部

題梅雪雙樓圖

竹外瑤華千頃更與素梅掩映雙雀單寒枝
蹴落飛花無影相並相並明月驚樓不完
階下扶疎玉樹雪色粧成太素借汝一枝安
直恁相親相附且住且住梁上雙樓相妬

右詞如夢令

梅共雪歲暮開新粧月底素華同弄色風前
輕片半含香不比柳花狂 雙雀影堪比雪
衣娘六出光中曾結伴百花頭上解尋芳爭
似兩鴛鴦

右調望江南

代介軒書懷

不願為雲何須似雨但求如雪雨落難收雲
濃易散惟雪稱奇絕亂點梅梢細勾花辦玉
色都無分別倩微風吹入華軒俏把瓊簾輕

宋儒學

卷一

三

揭 梅解偷香雪如傳粉賈女何郎相悅漏
泄春光東皇相妬不得常攀折雪片都消梅
香依舊瘦影冷侵孤月問何時重上瑤階明
歲寒時節

右調永遇樂

偕直卿嘉猷送楊叔向是夜雷雨

舊別何年後會何時今朝又分昔日青衫不
堪灑淚此時白髮復是離羣汝未彈冠吾非
結綬以此憐君更媿君極目處斷橋古道衰

草斜曛。驪歌欲唱。堪舉天若爲君。亦憐神
看壯氣難銷。震雷交下。離情似織。細雨繽紛。
遠送孤臣。止餘三友。珍重尊前。見在身何必
嘆哉。看雙劍。定會延津。

右調沁園春

送楊叔向寄聲李汝培

君過淮陽寄問。李生近安。樂邪。憶驄馬。班中
應殘葉。滿蘆龍塞。外人靜。胡笳意。本豪華。地
偏佳。麗明月。高樓十萬家。相逢處。且斟酒。蟻

所集

卷一

五

更問方蛇。河橋秋色。蕙葳蕤。試細話。交游轉
自堅。念我自如鳬。偶來沙際。君還似。鴈。又向
天涯。昨不相留。欲留無計。一片離心。對暮霞。
還妬汝。汝同美。李對瓊花。

右調沁園春

宗伯集卷之七

北海鴻禧周輯者

序

壽林麓師六齋序

吾師華亭林先生以命歲滿六齋門下士相與謀為先生壽而使某修酌者之辭今稱壽者多侈言顯榮尊寵以相耀此人世可立致而不可為壽即速而稱也故納新餅大還而親久視此可為壽而不可必得也余安取說

宗伯集

卷七

而壽先生余蓋聞之靖節君靖節之詩曰爾微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不有失也何以言得其在去彭澤之後乎九日之詩曰世短意恒多斯人樂久生此其抗志雲表下閭人代達矣余以為得此生者久生者也吾師自修業秘館給事省闕以至為岡正立朝凡十五年不佞之得侍先生在先生為給諫時言有可言未嘗不正色革疏以上也園家之典章時事之便宜未嘗不夤夜以思也雖復杯酒

宗伯集

卷七

几席之間端然有憂世之色蓋意愈深矣自先生歸臥江皋者七年而樂可知也今仕者縛纓被冠素化為縹緲則懷舍則悲指其都華要而命之曰得退而居田里命之曰失此夫得人之得不自得其得者也勞身焦思滑其天和上者以營其職下者以范其家以毀以譽且趨且避多矣乎世之為意也顧於此生何得乎先生之都華要不色善去而居里中不色慍是先生昔未嘗得而今未嘗失仕不為得不仕不為失故知先生所自得者厚矣身不羈於世而身始為吾有精神心思不復於世而精神心思始為吾有蓋古稱為臣母以有己夫為臣無己是釋為臣而始有己也有己而始得此生得此生而始可以久生故如先生今日則可以稱壽矣諸子曰子以此為先生壽可也顧先生豈以向平之高足長孺之戀也部使者方交章薦先生先生且應徵書以出子稱先生居里中樂吾恐先生

釋此樂而去也應之曰鵬之圖南以六月息者也。不息則不能致遠。吾豈可以其息為樂其飛為不樂哉。夫先生亦無往不樂者也。得失相乘。仕隱遞代。而先生始終故吾。無損益也。先生退居里中。不色愠。即異日起而都華。要不色喜。是今未始失。而後未始得。今不為失。而後不為得。故先生所自得者厚矣。得此生者久生者也。請以此為先生壽。若夫顯榮尊寵。以及神仙家言。其為意也不又多乎。

余未敢為先生道也。

壽東臺楊先生七十序

嘉隆間有名御史曰東臺楊先生。執三尺法。按晉中屬歲甲子。當比士先生實綱紀之。是年得士為歲。其後先生回翔藩臬。所至著聲績。寢益擢用。遂解綬去。先生故長安人。居長安中。自謂身既隱。不復從貴人游。即其生平交知。與其門下士過而問先生。謝不見也。歲庚寅。先生滿七袞。諸門下士游都門者。謀為

先生壽。而余猶記先生在晉時序我二三兄弟耳。提而面命之。其言簡稱切切。惻惻怡怡如也。夫我諸生。義則友朋。情則兄弟。行也其視先生。則弟子視父師也。語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余安取說。而酬先生祝。先生名位則非其意。祝先生壽。壽先生所自有也。無已則請輪先生之所以壽。以附於華封之義。蓋造物之於人。其不肖者常有所惡之。使慕其不足。而勞其賢者。常有所用之。不使私其有餘。

而逸賢與不肖。何其擾擾也。其有所驅役而不得自己耶。造化勞我以生。逸我以老。當其勞我。我不能不勞。當其逸我。我猶自勞。此則自為役耳。不得言造物矣。乃有不為人役。又不為造物役者。則司命者無如之何。我誠貞造物不能使躁。我誠靜造物不能使競。以余觀楊先生。蓋古人員靜之儔。耶。世未嘗棄先生。先生又神明未衰。而拂水高謝。如脫敝屣。蓋絕通謁造請之勞。以自適。內無以擾。其

心外無以拘學其形即造化者能使之臻就否耶夫為造物役則造物能制之為人役則人理能窮之而先生退不待年逸不待老內無陰陽之患外無人道之患此司命者所不能制而人理之數所不能窮也先生之訓諸士曰岱山有松栢馬免綠在十仞之上茯苓在重土之下而精未始不相道也今諸士或內或外或出或處而精未始不相通則以先生之訓在焉雖然彼免綠茯苓之相通豈不

附錄

卷五

五

以附松栢我請遂以松栢為先生壽夫松栢而壽所自有也而官師之所材也故陰陽之患少而人道之患多惟遺在深山大壑則患不至焉近在清廟明堂則患不至焉先生居長安中而抱真守一遺落世事依日月之際而出塵垢之外此其在清廟明堂而無人道之患者耶作而能止近而能遠遠與近不復關人而勞與逸不復關造物此司命之所不能制而人理之數所不能窮也憶昔受先生

訓詞依依如旦暮事而忽已二十七年諸門士離合去就數矣先生之訓未嘗一日去吾習中也即不腆之詞庸足酬乎其言之不酬且終何以報先生德哉

江西乙酉序齒錄序

萬曆乙酉當大比士江右列賢書者九十五人既籍奏矣已復相與序其年齒世次而錄之夫諸士即同鄉曲未必素接塵而游一旦與予旌之與合簪傾蓋驪若平生於是乎修

附錄

卷五

五

世講之好以附於久要之義此其意豈不誠厚哉鹿鳴之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挑以訓厚也則業已登歌而諸士既拜嘉矣其以序齒燕也不佞謂宜歌伐木伐木求友也而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請為諸士究言之蓋古今論和者其說莫備於晏子矣而師曠論不和之弊曰臣不心競而力爭公室懼卑若是乎和之關於國體也夫五聲不相謀而和五味不相符而和諸士之始進也臭味則合矣

乃其性行才品高明沉潛常不能盡同然要
之考德讓業期於成己其遇合於世要津散
秩亦不能盡同然要之協恭考政期於共濟
國家事而已故朝箴而夕警不害為同德彼
弦而此章不害為和衷惟夫各私其身各是
其是憑其虛憍之氣斤斤乎其不相入則所
謂不心競而力爭乃膠於伐木和平之旨矣
今諸士披襟握手煦煦語言相取下雅容揖
讓曾不敢駐步先共長者以此為和意庶幾

李伯集

卷七

七

焉然而未究和之用也夫相成相濟而無相
乳之謂和不和者反是不佞之按蓋土也雖
風考俗人談象山之學士附永叔之節則誠
私心竊之碩獨以為鵠湖之講明膜固之論
辨其初亦以相成相濟而稍稍堅持其說以
至學與異同之說朝有甲乙之論則其趨派
之末勢使然不佞所願於諸士者象山之學
永叔之節而趨派之末勢則不敢為諸士顧
也夫士讓其官俗讓其長平世之軌也胡廷

爭功士大夫爭名率國之風也諸士之在令
日則同袍也其進而登用於朝則同朝之寮
寮也崇牒之贊自今日始圖之進退願在今
日諸士其尚一德一心慎終如始惟爾之先
正是從而無務過持其高論以佐泰和之威
而繼伐木之響即鹿鳴之舉有餘榮不佞與
被其德音矣

姚氏存杏篇

存杏篇者宣城姚公作也姚公早失怙母孀

李伯集

卷七

八

孀人矢志撫遺孤以至成立有古桓桓斯為
之風公既長奉母至孝母且老子植杏於庭
謂公曰比實之成恐無及也相視而泣逾六
年杏有實矣母健無恙公取以奉母蒸黍有
喜色於是里中人競稱母舍辛茹茶卒成其
子百年樹德庶幾而食其報如此杏矣孺人
卒公扁其堂曰存杏經樹下未嘗不泣實成
必先以薦作存杏篇其詞曰有杏謝復花慈
顏者其親悲哉言乎雖銜索匪我之慟竟有

以異哉君子曰姚公之存否愈于子木之去
其子西喟其子木有羊積無其為史氏以為
違而道夫薦其與不薦其於道未大得失也
凡於道無大離合而有小得失者至情之所
不暇校也屈氏者遠而未必合姚公不違而
於道又不離也以此兩者言孝相去遠矣海
內士大夫高其行悲其志輒有篇詠積夕成
編其子貳守君將梓而傳之是詩以存否也
是編以存否篇也姚氏之孝亦克永世哉

李伯華

卷三

十一

送楊公亮序

嗟茲乎公亮公亮欲安之乎蓋公亮為史官
執筆札侍 上左右且十年而乃出舉藩也
公亮儻寡負奇不為蟻趨俸而長髯其意氣
籠蓋陰映輒傾坐客抵掌譚天下得失甚辨
知公亮者以為磊磊有丈夫風舉而不知者
且謂公亮虛懦恃氣乘人以鬪其捷於是公
亮竟外補云夫我詞臣非有職事也惟二三
兄弟相出入吾兄弟比以安而人猶得挾持

浮說中公亮今公亮出在數千里外其相與
非有斷金蓋簪之素微聲而譚擬足而步併
仰仰史前而公亮又不能摧剛為柔破方為
圓以自親嫻於惠文之列自公亮在詞林不
能安其官今且以此安之乎公亮曰吾將去
而歸爾楊於鄭稱著姓而公亮非有烏保素
封之業也又非有陸大夫囊中裝才自給朝
夕耳而族之貧者往往待公亮舉失又相與
陰藉其名以行其不行怨公亮其行也名亦

李伯華

卷三

十一

歸公亮其人皆大父父行也不可誨語而射
影之倫且惜之以修其郛公亮曰吾寧去而
僑居別郡爾夫僑居則何可長也嗟茲乎公
亮其竟以此安之乎吾儕向者徒持文墨議
論未有尺寸之效今公亮乃得一當以報
天子苟可報 天子何往不得自效願今所
以目公亮者何等也以為賢知無賢知跡也
以為愚不肖無愚不肖跡也知愚賢不肖之
間鑒空而無所處世且謂公亮何人哉曰是

揚已是任氣是負罪於館閣而中道棄之外
藩者耶此三者世所大疑也處三疑之勢而
求容嗟茲乎公亮其竟以此安之乎命下之
日二三子過公亮相慰也已復相與謀出處
馬余子曰使我處此則弗為也不敢以我所
不為者勸吾子張子曰我之不愆出亦何罪
子其往也王子曰國之業在此風之二章矣
曹子曰太夫人在馬捧檄而喜而親也陸
子曰啜菽飲水亦足以樂矣計猶與未定楊

宋集

卷三

子

子決之不佞不佞無能為公亮決出處請為
公亮陳出處之理夫公亮非生而官又非生
而官翰林公亮而之官請一切比於外吏忘
其為翰林耶去此而歸乎請一切比於諸生
忘其為官蓋古人之言曰貧賤不能誅身非
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而高曠之士矯
之曰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矣富貴
而快意貧賤而肆志此兩語者品則別矣總
之不敢為公亮道也公亮出亦可不出亦可

無違出處之理而可矣

送張泰亨之中州奉藩序

丁亥春偕泰亨送楊公亮之開王伯植之蜀
又三年而泰亨以奉藩出也諸兄弟數置酒
餞泰亨泰亨亦置酒別諸兄弟居者去者皆
不能為懷又念新去者解携自此始而舊去
者未有會期諸兄弟在長安者益落落豈是
泰亨其奈此別何也顧余所以戀戀泰亨者
獨在離別之際而自別離以外無為泰亨憾

宋集

卷三

子

者我朝諫官之秩至都諫而止內卿寺外
奉知則以次第無所簡擇泰亨至於此則
上之明聖而泰亨之成勞也自古特立敢言
之士未必久居朝廷以汲長孺之直不得
出入禁闥范仲淹歐陽修一語不合輒上章
乞外任去試觀古今直節士在諫闥十二年
始終無所摧抑知泰亨者幾人哉上方弘
聽納獎忠直深言不見詰正言不見格故泰
亨得展意竭節無所依違以至此夫已受其

成勞而彰 上之明聖雖出在外藩何憾也
世兄泰亨介然獨立以為難余謂泰亨前此
何難繼此乃當難耳士聲名未立片語而當
士爭附之此士論既附天下厚求亡已時學
前言責復效後效一不酬而前之言盡廢夫
狐沙水濡其尾畫蛇足亡其酒此世所習知
也過之則為蛇足不及則為狐尾故愚謂泰
亨前此未嘗難繼此乃難耳泰亨自常言為
諫官所與皆榮次素定偶俱無猜而今始為
外僚行省大吏以十數官相甲乙才相什百
聲譽相低昂過未必相匡維而禮相責望進
未必相薦達而退相怨誹語曰獸惡其網民
惡其上均是官也吾聲名顯據其上使人僥
有厭心為吾下泰亨謂此為不難乎天下莫
難於處眾眾所譽眾所誹皆懼府也夫惟正
已無求於人則無怨已處直無以曲人已處
潔無以汙人已處是無以非人凡物情之有
是非也不如其已吾且在是非之中吾何敢

言吾且在是非之外而又奚以言為是非者
難合之聞而悔吝之首也吾願泰亨慎之泰
亨往矣秋已榮矣行已成矣士已附矣自今
而有患其在有餘蔑不足矣勞不可棄成不
可毀全不可處眾不可蓋棄勞罔功毀成罔
終處全及缺蓋眾反折吾願泰亨慎之自惜
兄弟講業金馬門以至今十有四年且合且
離情款如一日以心之無遠也故盡言以規
子吾所以規子者止此矣然終無崇此別何
也

宋伯集

臺上

占

送陳侍御奉太夫人南還序

今年春陳侍御從龍以河南道主計吏引繩
墨別白黑黜陟一票於至公朝紳爭識其風
采會言官以請訓儲得重譴省臺以論殺而
譴者十餘人銓部以遷建言者官而譴者四
人一時所稱端人正士如鍾都諫羽正張都
諫棟王選部教皆與馬侍御欲草疏直其事
或謂侍御前疏指切官闕留不報今復有所

論列必將干 明主怒以憂太夫人太夫人亦數諭止之屏居獨處則使使偵侍御何為出稍久不還則使使起召之曰得無人朝上封事也侍御久之不得發意嘿嘿不自快於是奉太夫人以歸友人馮子酌之酒而送之曰嗟乎端人正士盡之矣或以言去或以職去或以不得其言與職以去朝士大夫其畏武君臣之離合陰陽之消長可復說也蓋往歲之事驟進賢人而亟退不肖夫名者爭之

器也子之 美名又驟予之美秋天道所忌也奪之以所深利而被之以大不肖之名在人情必不堪處天之所忌與人之所不堪則其勢不可以夫夫甚精必愚至樂易辱理理者可激而盡也士業以伉直為世所指日遇事必言言必盡盡言必得罪一得罪則其類不可以獨安非以言去則以不言去言與去皆足以自離於人主人主既不肯虛懷以聽人臣又不肯降心以留此不盡不止之勢也蓋

自古旅進者必旅退若旅退則未必復進宋時諸大臣一語不合即下殿上孔子求去一正人去而衆正人從之故有官家別用一番人之說向使諸公稍濡忍調劑無過持其高論使君子小人角立而爭雖未必盡行其志然決不至喪朋敗類空人國家如是速也由

此言之則君臣之離合陰陽之消長可見於前事矣方今 君臣隔絕外不寧而多內憂悠悠萬事未有反汗拔山可以口舌爭而得者計獨有竭誠極忠從容鎮定而微防其不然真見不然然後以死守之耳蓋正人常利 朝廷無事而不肖人常利君子有事君子居重為輕根根處靜為躁君即使閭閻無有所問而正人在朝廷士之持兩端且向且背者亦猶有所繫心即真為不肖亦有所憚不敢發夫使不肖人有所憚不敢發即君子之類不盡而天下事尚可為此詩人所為賦白駒也侍御行矣予假以歲暮為期待仰慎無

有他請使世多君子耶我與天下同為君子
世無君子耶我獨為君子同為君子其功大
獨為君子其力專侍御言官也安往不得自
效夫使侍御險危其身以沽直名太夫人不
喜也使侍御變度易處習為周容太夫人又
不喜使侍御不勝膝下之戀優游適思坐而
自廢太夫人又不喜太夫人所喜者惟侍御
為君子及與天下同為君子耳侍御奉親孝
能養志其以余言贊太夫人以為然否

宗伯集

卷五

三

壽陸年伯序

我同館諸兄弟之游胥如志也而余與陸敬
承景驪自拜官以至遷秩無纖微不同偕出
偕入考德序業居比舍行聯騎日未嘗不數
數也其斯如兄弟其視兩家尊人如伯叔父
行也敬承尊人仰山翁以歲甲申入京師余
及諸兄弟入謁躡承登堂侍坐問起居不敢
有餘言間携具以往如置法酒奉藉鞠脆數
起來觴飲不及醉而罷及家君過都門外諸

兄弟親植承飲而勞之曲席而坐傳器而飲
賓客各重驪至暮諸兄弟去敬承留移几至
榻前舉大白相屬舉心而語無所伏匿遂至
中旦而家君抵回留三日乃始去蓋敬承少
家君八歲又皆能酒而余自童子時翁已為
宿儒太師又皆不喜飲酒故余嚴事翁翁病
瘳子弗禮而家君最喜敬承以為愛我惟余
亦自愧嚴事翁不及敬承愛家君甚也先是
余將請告榮為行問以語敬承敬承曰伯也

宗伯集

卷五

六

出于也迨無益菽水之奉而虛供奉之班無
為也余以其故遂止今歲敬承亦將告曰吾
翁滿七袞將歸而為壽余寔不能別敬承因
前為計曰子歸而伯氏欲之我輩何敢言子
歸而伯氏不欲則且奈何何不先稟命焉因
具舟楫而逆之如伯氏來子復何求不來子
歸未晚也敬承曰諾介使將發不佞附使者
致祝曰伯尚良食秋風生矣河渠之水被於
兩隄乘流而北布帆安穩此不勞而坐致遠

適于蕭輪之通伯氏幸而肯來大官饌內法
醒皆上所賜于伯氏被命服再拜而饗
之適于牲鼎之養敬承初命為大夫寢蓋專
重伯氏來而見敬承為上所信向士大夫
所歸往必且大喜以此娛心志悅耳目適於
舞綵之樂余且與諸兄弟次第置酒佐敬承
為伯氏祝釐導和以究於大年請去苛禮襍
談說為笑樂畧如敬承之對家君亦自不減
親戚故舊子弟之歡伯氏其孫為一朱敬承

伯氏集

卷五

子

出而在供奉之班入而修敬水之奉是兩也
敬以此為伯氏壽若伯氏所自為壽則王庶
子先生文具矣

賀彬泉劉老先生暨某夫人七十壽序
彬泉翁者今宮詹先生父也翁起家進士校
內丘令徵入為民部郎出守淮陽其為政強
直自遂而持大體不苛小大畧如汲長孺久
之罷歸歸數年而宮詹先生官史局執經講
難旦夕且相天下而翁猶自以五馬貴稱難

陽守云今年翁某夫人皆七袞矣門下士蕭
君使不佞為祝辭夫翁晉人也請遂徵晉事
賦托之役輝老人以年禮於趙孟魯人聞之
曰晉未可喻彼蓋四百四十甲子矣其在翁
之年乎然老人始猶受功也微此一言誰知
之者祁大夫老矣而舉其子午午誠不負舉
然猶待其父舉也君夫不待老而還不待舉
而庸視此兩人何如哉晉多世卿而范氏為
最咸武子老而授其子政曰爾從二三子以

宗伯集

卷五

子

承君命惟敬靡筭之能讓則武子之教也劉
先生才擅一代而不敢掩人貴在日月之際
而不敢驕人居之若不足用之如不盈天下
翕然稱劉先生先生遜謝不敢當曰家大人
之教也范氏屢遷而處者為劉氏翁父子豈
其苗裔耶夫晉事其小者也彼為國而未及
為天下前相國趙郡郭公雖揚李公吳郡嚴
公則嘗為天下矣當為朝臣時父母至春秋
高及其拜相麻且久素成而請老兩尊人向

使無恙也。紆朱佩玉而階一品，今且與劉公而阿矣。此與堯一國之政，侈挾世祿者大小何如哉？而子猶以爲總之淳說也。請論壽理夫天地之於人也，無所不爲，蓋無所不爲損，裁而培傾而覆，則天損益之中而正滿而傾，則人自爲損益焉。夫惟謹者受益而剛者不受損，翁歷官中外，斯斯不可干以私，此其於物也如松栢確然，不變於四時者也。劉先生貴顯矣，而三命滋恭，常有以自下者，此其道如海，無不翕也，無不委也。洗滌瀕洞與天爲際，如海則無所不爲，益如松栢則無所不爲，損無所不爲，益則可以效之於其親，無所不爲，損則可以享之於其子。故微年則絳老人有子，則祁大夫世德世祿，則隨武子文子而偕德齊年爲一代美談。則郭公李公嚴公，此吉祥善事之會，而天道人事之符也。請書之，代酌者之詞。

宗伯集卷之八

壯海馮琦用輯著

序

壽中丞顧公母單大夫人敘

天子念遼陽為國家左臂歲中虜命顧公以
中丞節往鎮撫之顧公行至遼勞士卒調兵
食度地形扼塞條上備邊方畧次第報可而
吏民亦遂按堵不中虜已而太夫人壽辰則
咸欣欣加額曰微顧公儲齊我而棲休之我

宗伯集

卷八

序

人何以有生也雖然微太夫人何以有我顧
公也微太夫人之壽且康也顧公又何能一
日安益土也太夫人尚加七著以輔遐齡以
長有我顧公則又有習顧公浙中事者曰顧
公之為浙監司也卒詳於伍民講於市標於
大都白晝之中顧公密布耳目立取倡亂者
誅之詳即解假令顧公當搶攘時才不足應
猝而輕以身嘗於羣薛徒以傷太夫人志而
何以有今日今蓬左孤懸歲有羽書之警其

宗伯集

卷八

序

難蓋不異曩浙郡時臨荒微踐危途有豐
孟之安無垂堂之慮則以顧公為保杆故微
顧公之為保杆無論我人何以安太夫人
蓋太夫人之自為壽也顧公之為太夫人
者事甚相類而相須為用太夫人來歸當
繁中缺之會而顧公受任在庚癸內擾之
太夫人持織績微日疋其家政務艱前之
吾緒而顧公扶危正傾以定大難使安國
務在反前人之敗跡慈母之理家良臣之
國事甚相類而相須為用以此為太夫人
太夫人能無意乎加七著也雖然顧公亦知
所蘇以壽其親者哉古今以孝治天下者無
如成周乃程場之臣不得內顧其私至行不
違其父母而陟峭岵以思者且出車采薇
之時何如哉其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則
情可知矣顧公為遠左守臣益當疆場之寄
以日夜東過虜然掌王事與所稱日戒孔棘
者何異迴得以其閒修甘醴牢醴之具治華

義珣之飾以奉其太夫人而稱千歲之觴
於前此周法之所不得為而方召諸公或不
能自致於其親者也 天子方弘錫類之孝
使疆場之臣得以自恤其私而又不中制不
外監故顧公得竭力從事於邊圉外為國家
修干城之固而內貽太夫人以安此顧公之
所繇以壽其太夫人者而 天子明德遠矣
異日顧公功成東虜回而 天子下璽書勞
中丞暴露軍中良苦召歸究擬奏蛇表著之

序伯集

卷八

五

位而又時分左官法僕所謂八珍五齊者於
太夫人則顧公益無虞於鞅掌而太夫人益
得以優游於壽祺以對揚 天子寵命 主
上明德益厚然則顧公所為報 天子者
固所以壽其親者哉

壽于長公六十序

于氏以文史發家彬彬多宿儒才士長公獨
利茂不彫歸季公以經術為 天子師至大
官而長公以布衣居里中第里中稱第五之

名不減騶駟馬公少學書不成去而力田
田復不喜治家人產願獨喜酒田間作苦
酒自勞或召所善客飛觥浮白輒至中夜公
故謹厚言呐呐不出口至醉則大呼長篇意
氣豪逸談鋒從橫座客無敢難者口占詞曲
興客和而歌且歌且 占數百言立就識者以
為此達人非酒人也 居久之竟中酒以病乃
嘆曰酒以養性也酒而病是以性養也遂止
不復飲酒於是公年六十矣烟家秦公造長

索伯集

卷八

五

安蹄而為公壽屬不佞以詞蓋史稱鄭魯之
俗好儒備禮其民殷殷有桑麻之業好賈趨
利甚於周人彼其爭時作力智盡詎索難鳴
不得休何暇為樂而任誕者流枕藉糟粕知
其非是不能自還坐酒之流禍者亦何可勝
道也如公者豈不誠嶠然脫於世之渣垢哉
公讀書不為儒輸粟不為官居不為贏積出
不為廢著去是非聲利之境而之醉鄉又去
醉鄉而之澹恬廣莫之野當其醉也不知有

榮辱不知有少老不知有人我而及其不飲也遂復不知有酒不佞以此知其果達人非酒人也秦公歸與公故所善客設酒具而過之相勞苦如平生驛得無曰公向以酒自豪飲八斗醉二麥諸賓客不敢望今賓客幸善酒如平時而公獨不能為飲昔何壯今何怯也即不知公何以應客不佞請為公解之晉初諸賢持螯散髮酣飲自放而人稱之曰達陶彭澤故喜飲酒已而止酒作止酒詩而人亦稱之曰達未嘗人其有所寄也若曰以達世累而固已不能無酒累即其達世累也亦不能不待於酒彭澤則幾無所待矣彭澤無所待而寔是也晉人有贖待而寔非然則待從無所待而是者乎將從有所待而非者乎公之入貲為儒士也儒士例得拜官非其好也棄而不受秩倘亦有羞五斗折腰之意乎嗇達人哉達人哉請祝達人壽達人亦無所待乎祝矣

賀惠安伯張公生子序

張之先從高皇帝起積功至左都督其受伯封也以昭皇后故也七傳而至今樂山公樂山公通僉饒幹畧善騎射磊磊有丈夫之樂喜交驩士大夫論議慷慨娓娓有足聽者為國於西郊備極幽勝之致嘗自稱曰元吾幸以肺腑襲微侯之業上之不敢道長平聲庭出塞之烈下之不敢修魏其引繩批根之邪又不能飾車騎子女如武安君惟是守先世堂構同敢失墜入奉朝請出從賢士大夫游以自適於郊廡雲水之間如是而止矣往歲公修具召客醵館中三三兄弟余謝不往二三兄弟各為詩紀西園之勝而并譽主人賢教余以昨日之遊驩甚也中酒而主人類若有憂者蓋樂山公年四十餘而嗣未立云余曰是無庸憂張公其必有子則質余曰子不識張公何以知張公有子曰余不識張公識張公所由封我國家外戚殺行封矣

更再傳猶有在者乎微獨封爵有更數世而高堂大第不頽圯者乎此其近者止其身遠者止其子而彭城惠安如魯靈光巋然獨存豈非以開國時有行間功哉大略功論烈孰與淮安章昌德慶三侯今開國諸侯伯大半國除而張氏一家兩伯傳世亡窮以此言之何獨言行間功已乎蓋當成祖時以漢王之間不能無微微於東宮顧獨賢昭皇后徽昭皇后事且不測此為社稷之功一擁立

陳伯集

卷六

章皇帝及睿皇帝委政中書常使使問關中商確政事果何防旁落故終昭皇后之世王振不敢擅濁素天下振始得政然帝亦且長明習天下事矣使當睿皇帝初載守國之日茂微昭皇后振之派禍未有量也此為社稷之功三夫天以昭皇后康我國家而以彭城惠安世封報昭皇后豈其功德在千萬世之後而報不及於數世之下以是知張公必有子無幾何而元嗣生諸

微侯來乞言遂書是說以歸之

贈楊公子遊邑庠序

博士家自庠序以始由籍進而鼎鉉皆一掌也故先定志語曰百里之行起於跬步志家也顧名聞華胄之士與寒素互有難易其易者一而稱難者三公子勉之矣達門主賓之夫未親前期而求至茫然無所索途適越而北棘舍康衢而返業已日暮途遠不復可達即達亦已重斯穿屐憊而後至亦大難矣公子日稟通庭之訓移氣移體聞移耳見移目聞見移心印沐浴型左馬不飛聞聞而得之暑其易歟顧士起自白屋一應弓旌足以先大其世若夫衣冠之族視為故常其父析薪其子負之僅名曰肖其不克負荷則遂廢其弓冶不稱肖矣其難一士束髮遊里塾行能相若而相安若自官遊而返國人屬耳目焉被服言動皆指以為雉異不見才則以不見才訾之見才則又以見才訾之其難二窮鄉

下邑終身不見異物而遷其修業難進亦難
退若世家則耳目不乏玩出入不乏侶心有
馳騁而所就業因之進退不難退亦復易如
介駿馬而馳近即千里遠亦千里其難三蓋
不使少從家君宦遊之方城已而之雲中其
居里中不滿一歲前所稱一易三難者皆不
使素所歷也故舉以告公子今有尺幅於此
託素而待繪飾繪之工不工無所遷也然繪
不工不如其已也易其不工而別繪之其為

索隱

卷六

九

力倍於未繪時故君子慎始今公子亦純素
待繪飾時也公子勉之矣惟學可以取益於
古人惟問可以取益於今人才不厭上人志
不厭下人夫惟下人乃可以上人吾告公子
止此耳若夫自庠序由籍進而鼎鉉則公子
所自致無問不佞矣

會試錄序代

萬曆十七年己丑春天下士待試禮部者四
千四百有奇尚書臣某侍郎臣某以 請

上命大學士臣某學士臣某典試事臣某猥
以章句日侍 旗帷專至孤卿奉陪 密勿
中更賢闕達士不效四方士習未盡歸淳乃
又奉校士之役伊邇當三與校士矣始禮闈
分經次辨論秀最復副禮闈皆受成事而折
衷於主者乃今總全經校天下士得與不得
皆在臣無所他謀臣為此懼始入闈即與諸
執事約所取上文不得減質巧不得斷樸奇
不得接正百家二氏不得用以緣飾六經今

索隱

卷六

九

況具同故不共比竣事歷二十有一日錄士
為者三百五十人文優者二十篇以 獻如
故事臣當序簡端風示以入官之宜臣惟諸
士進而服官亦惟是 大庭之憲象觀之典
是訓是行無所俟臣言而益愛 命薦士第
斥所以薦士之意竊見 上夙夜憂勞天下
明教化一統類順下 詔書至再至三期於
平康正直之路夫自三事加列下逮一命何
莫非士正 朝廷正百官宜無如正士而七

某從正語曰作於心害於事作於事害於政
正之於心未有微也正之於事於政則已晚
夫惟文章立於心術政事之交而可以為微
正天下必自此始蓋成弘之際士風嘗模茂
矣模不足以見才則厭而趨繁繁不足以存
體則厭而趨簡簡不足以標異則厭而趨奇
由奇入險由險入顯江河之變至是而極焉
人情所之既厭則反其始今亦其削雕反模
時也臣竊謂正文體宜自今始前此六十
年亦為已丑其所首舉士文固無異至今慕
效焉天道一周往而復反臣受 命適當其
會則競競於知人之難而嘆士之求知者非
其路也今有人於此明言質貌疎節直幹於
事未必便也世必以為無他華言飾行宛轉
繁縟於事未必不便而世且賞其能疑其巧
以為不可知也夫士徒以空文自託於不可
知之地而臣又不敢以其文之奇險頗僻者
遽信其心術政事士操不可知之術以求庸

臣操不敢信之心以相士是臣與士兩失之
也漢去古未遠天下藏書未盡出當武帝時
尚苦百家殊方欲絕其道勿使並進今修辭
之家滋益多所稱殊方者何啻百倍漢時而
天下學士大夫浸淫二氏糟粕以為聖真神
解蓋漢時憂儒與百家並立而百今乃憂百
家與儒參入而此文章之極弊而心術政
事未有所歸也夫論文必以尺幅而士之才
者或較於尺幅之外故臣今日退之毋敢失
才進之毋敢失體不得已寧失才毋寧失體
而要之於才未為失也冲和平澹雅士之恒
操也易而實是奇險頗僻才士之極致也難
而實非士乃舍易而就難舍是而就非者無
他意固欲因此以見才而主司者亦斤斤無
夫才士耳夫才士也天下推以為鋒而望以
左右袒彼見上所申命如彼登進如此將謂
反正之心不勝其憐才之心往往持兩端何
以使人不惑臣終不敢以憐才故而使 詔

宋儒集

卷之六

七

肯不信於天下故寧失才無寧失體體一失遂沿而不返若士而才則終不失也商官之閑更三歲而闕即一不見收未嘗不復進也士能洗心滌慮一軌於先民作者以應詔肯必且收於異日夫置之此而收之彼固一人之身耳使失奇險得中和失頗解得平澹所得孰多庶幾以此成天下士何名失士哉臣不患失士才而患不得士心術與政事不得其心術政事而徒操咫尺之牘無為也人有相馬者求之絕塵追風自以為得天下馬及其為和鑾範駉驥雖復一日千里無所用之千里馬非世所常有有之亦不可以備法駕夫不可以備法駕者臣不敢以程士馬之有轡銜也木之有繩墨也農之有畔也士之有六籍也治天下之有典章也此世所常有夫惟世所常有者乃可以正天下正天下必自士始矣

封都御史魏太翁壽序

宋儒集

卷之六

七

魏太翁者向嘗為軍昌別駕能其官歸而為德於鄉舉三子皆為世名人而長公懋忠最顯懋忠撫晉陽飭吏治簡軍實其治以精覈博大相輔善得夏商之和以考績最天子賜璽書貴翁如其官時翁年八十九矣懋忠保歸養翁聞而亟止之曰汝兄弟三人仕於朝而汝兩弟皆中通天閣朝廷舉三士而僅得一士汝汝何庸歸懋忠曰固也父老矣舉三子不得一子之養其安庸子父一而已朝廷何患子無士乃以疏請於朝其辭絕懇惻甚於李令伯天子下其章至爵者相與議曰魏中丞慷慨獨行君子也朝廷得才士易得端士難假令在田間尚宜推轂令出豈得以私情聽其去履疏具言其不當去狀制曰可懋忠既上疏移鎮廬門待報既不得命將復以請而主爵意亦持前議甚力得請與否未可知而余竊有感於君臣父子之際可以論其世也夫世有三難而懋忠獨否焉

臣難為臣而為子難為臣子而為君子難臣之難也蓋美難於邊臣晉自分石之役歲中虜邊民苦兵邊兵苦餉邊臣苦議論比者虜內附二十年懋忠受種事虜奉約東惟謹邊人釋甲負米而嬉中朝知懋忠才而信其品諸所經畫措注朝夕報可無復以奇議撓之者懋忠乃盡以其心為主計而以其餘日奉親故曰為臣難而懋忠獨否也人臣授節鉞援桴鼓則忘其家疆場戒嚴不敢奉其

宋簡集

卷六

主

親以出又不敢遽言釋負去獨有瞻雲陟岵心目俱往耳懋忠家大名去晉陽數百里屬塞上無事迎太翁之官舍關吏負弩傳呼甚寵居久之太翁思諸孫則復奉板輿以歸假令懋忠不得請即不難以為臣無為子令懋忠得請又不難釋為臣專為子君親兩無負進退兩有餘故曰為臣而為子難而懋忠獨否也自余與懋忠入官以米士風凡三變始而士趨執勢望而敗名則改而趨名名微而

敗官則改而趨於模稜實氣容容自保而懋忠始終無異操夫不能徇世必忤世世亦何必忤品太高名太盛即造物忌之而人情不欲其獨有故庸士忌才曲士忌直汙士忌修廉士忌獨立而君子亦凜凜於峻絕危疑之地悔自壁之難為思直木之先伐乃懋忠上受主知下收士論入持簡出仗鉞展意無所依違而世彌信重之其請雖發於至誠至情而當事不忍聽其去故曰世之為君子難

宋簡集

卷六

主

而懋忠獨否也夫太翁亦人臣也為臣而不究其用以其用寄之懋忠懋忠能為臣乃始貽其親以忠能為子乃始貽其親以安能為君子乃始貽其親以令名貽以安身乃壽貽以忠與名乃壽百年壽身千年壽名懋忠所以壽其親者大夫晉中藩臬諸公問壽言於余余交於懋忠至數徵諸公之請不佞故宜有言請歌彤予以識懋忠之成而歌抑戒以為翁壽要之懋忠所以壽其親者大亦無

侯子親矣

奉賀官保大司徒中陽舒老先生被詔

還朝序

頃歲淮水溢侵泗州陂濤及寢園之外

天子宵旰咎嗟詔桂陽舒公以大司空往

督理之於是公南浮淮北浮泗中浮徐沛荒

土浚厥塞芟捷石開岡城之防深葺村之堰

濟韓莊之集而韓莊之役最大自隆慶中數

議數勘數見格皆謂功費大非數十萬不可

又難以歲月就公毅然任之費不及五萬逾

時告成事天子下璽書褒勞予金幣加秩

太子少保無何以大司空詔還視事公之屬

某君某君皆賀公之有成勞也公獨穆然若

有深念者蓋公肯腰鋪河之議未竟而見微

腰鋪河者去清河口數里淮與黃河交匯而

入海黃河怒流淮壅閼而溢震驚陵邑公議

開腰鋪河數十里以分殺黃河之勢則淮水

建瓴立下清口無沙墊泗州積水可消而時

德永在臺也余獨以議為河計則公在外難

在內易耳舉事之難也議論多而視聽眩也

言者一人覆者一人勘者一人行者一人而

聽之受命推至者大河也非大司空主之而

誰為政者故欲吾事者莫若使自言之而自

為之自任之而自主之自言之而自為之者

前日韓莊之役是也自為之而自王之者今

日腰鋪河之役是也公去河上而公之區畫

在入焉冬官而公之主持在是公前之治河

一而今之治河二也雖然吾又以為公之舉

職在外易耳而在內難夫水故端悍其高利

害曲折可得而知也算計商度功用可得而

言也決策而從之山樁泥橈負薪沉玉可得

而為也即議論往復自上出者下可得而覆

之為工差費有時自下沒者上可得而覈也

五五於天地其血脉也瀦而不流激而羨溢

於血脉之塞而害也夫國亦有血脉於此夫

國空所藏金錢刀鎗山陵陂池車馬毛筆木

植材用之事無不與內參共焉有所依而出
而下不能覆有所資而入而上不能蓋蓋治
河之害者不患不能言患不能為不患不能
為患不能知而治國之害則非難知之而難
為之非獨難為之亦難言之隨之則放流茅
靡日以成例不可逐激之則撓椎掣肘爭尺
寸而失尋丈夫惟老成端亮之臣有劈畫無
阿徇有主持無激發然後可以表條案而濟
時艱則非公當孰任哉今夫治水土曰平治
天下亦曰平水壘則溢激則潰國壘則殺激
則爭平即天下無事矣公既以治水績高之
績而行且秉銓持衡以紹宅揆之烈願公始
終以治水之道行之也於是平言

贈少司馬郝公總督劉遼序

比歲疆場多事遼人未息肩而島夷起東南
實為封豕以府食我屬國天子東顧咨嗟
用廷臣言簡雲中郝公總督劉遼諸遼間以
外皆屬焉公之被命自遼在中丞柱故遼左

諸大夫以贈言屬不佞不佞反覆時事而知
天子所以命公重也蓋今日遼遼之勢與昔
異昔之難難在虜而已今虜形緩倭形急議
者亦遂急倭而緩虜此形有緩急情不可知
也倭未而吾力疲於戰虜且倚我倭未而
吾力疲於守虜亦且玩我是謂以倭無虜難
比者出塞之師遼與劉十居其六夫少出師
則不足以當一戰盡銳以出則守備虛有如
間道而乘我不備則高害滋大是謂以戰無
守難南接齊北控燕其間劉以錯遼海以錯
陸不可以預設地預設地則不當又不可不
預設地不預設地則諒習水者未必習其地
習其地又未必習水是謂以海無陸難京師
四十年不被虜二百年不備倭今既驟而強
之於兵又驟而強之於倭軍操其急勢必踞
而乘民民憤其擾勢必懼而詭兵而官環其
中勢必意而低昂其民與軍是謂以兵無民
難此四無者皆前所無今所難也而愚以為

在公直易耳蓋天下有無任有無才以偏才
當無任則難以無才當無任則惟無乃易耳
趙廣漢治京兆以爲亂吾治者三輔也使吾
符無治之則差易也故以滕薛則勞以齊楚
則逸此言偏任難兼任易也公起自雲中習
兵事爲名御史經畧邊關歷官中外仗義遠
左以迄於今此其視虜也如在目中而其視
倭也猶之乎視虜戰與守兩相推海與陸兩
相應兵與民兩相衛而備倭與備虜兩相爲
用四無者誠難在公直易耳自經畧出塞而
廷臣遂謂朝廷以倭屬宋公以虜屬公夫
經畧專在倭耳乃制府則何所不兼也明
主御臣必有所專有所兼專者待盡者而重
制府未必經畧重而經畧得制府始重國家
倚兩公如左右手而經畧之須制府如左之
須右右善擇則左無患吾未見四無者之足
爲公難也請賦桑扈之卒章以贈而擬采芑
之行觀成功焉

送太宰夢山楊先生致仕序
吾鄉夢山楊公爲太宰七年乞休章凡數十
上天子重違公志予致仕乘傳以歸歲給
夫廩示優異焉去之日百僚設祖帳都門外
相與歎覽嘆息謂此數十年所無而又成謂
公尚健奈何自遜忘天下上亦奈何不且
爲天下留公不佞則以爲公之得請與上
之聽公去也是清朝之盛事而太平之顯徵
也蓋韓魏公治相州歐陽修以仕宦至將相
富貴歸故鄉爲人情所榮而蘇軾作辭白堂
記謂公浩然將歸老於家天下共挽留之有
義於樂天而不可得夫以魏公數名德業而
歐蘇兩文忠一以其歸爲榮一以其不得歸
爲歎則大臣進退之際何可易言之也不佞
侍公久竊以爲公歟歷中外大類魏公而持
論行事皆近之魏公自諫官歷安撫招討經
畧始入爲執政而公亦自諫官歷滿臬以中
丞撫晉代上谷間始入爲太宰魏公朴忠厚

重不務分別白黑以杜勦士甲乙之論而公亦以朴忠厚重和合 朝是以爲百司各備職業省議論而天下自治識者讀其啓事皆謂有宋大臣之風然魏公終其身坪益執掌不得謝事以歸其歸相州亦有領安撫使而公仕四十餘年大半予告令且懸車解綬翩跹歸桃花嶺上也歐所稱功被生民德施社稷皆公所有而蘇所稱憂患之域行利害之塗皆公所無蓋惟天下無事國家有人故

宋伯集

卷六

三

公得釋重負以去不然公即欲自遂恚天下何 上即欲聽公去奈天下何蓋天下有威世之君子有叔世之君子叔世之君子鋒鏑皎皎常若有餘威世之君子個個款款常若不足叔世之君子鞠躬盡瘁馳驅出入而常不足威世之君子功成則退年至則還雍容進退而常有餘以其人論其世即千百載可具觀而何幸於公見之也公行矣世之以進爲榮以退爲潔以一身爲進退者皆不足以

頌公微世之清夷公即不來微世之清夷公即不得往故余以爲公之得請去是清時之盛事而太平之顯微也乃論次之以附重錦醉白二記之後使後有考焉

宋伯集

卷六

三

宗伯集卷之八終

宗伯集卷之九

北海馮琦用經著

序

贈官保大司馬鄭公選朝協理戎政序
今歲春 天子命總督鄭公以大司馬入總
六師於是公駐節陽和十二年矣京師門戶
視雲中上谷而陽和居中控制如關鍵天下
最要害處也自匈奴保塞請乞滋益繁或不
能無弭而忘驚 天子命公往節制之公以

漢法或索酌恩威而操其兩衡虜震醴酒駭

譯慰藉如家人予漢物即小開入軌聞罰說
願義質馬公原俺答數歲疏王黃台吉已又
疏王持力克而閭民以當戶爭立事旋定當
是時諸軍子紛而起衆議謂貢市且暮且有
變公上言漢與匈奴未除也無故自動搖不
祥因計大司農奉戰士及互市一歲費條上
多寡及一切駕取方畧甚悉慶育褒勞如公
策馬公凡督三鎮封兩名王導治塞數百里

省大司農金錢千萬活塞下生靈數百萬所
督開府後先遞代以十數而公晉五孤卿督
陽和如故先是互市謂公在事久良苦暴露
請還公總六師 天子遣侍臣諭中書方事
之殷奈何輕代鎖鑰臣中書遣諭公如上指
公頓首 陛下神聖守在四夷臣幸扞牧
圉圉力之與有且臣限居庸尺五敢妄意酒
泉而開塞 日為也蓋又五年而始奉茲命云
於是知公者謂公肩重負十二年而始得少

休其心力則與稱形弓采芑之章以賀而

悉以為出入勞逸之間非所論於是使之詣
也 天子若曰其以治邊人者治犖數下兵
軍大南北羽林諸軍寔維 天子爪牙所以
建威銷萌示根本重今法令廢弛將士惰廢
訓練具文而已亡益於軍實即一旦有變急
安所用之且大在邊細在廷則何以裨其尾
隨慶中大臣議徵邊兵入教京營卒滋煩擾
亡益焉為邊人稍振飭者徒以督撫大臣

而大臣有三尺法耳今以勲庸威望如鄭公者總七校而護諸將中軍令明約束指麾易置士氣自倍夫業已得其人又得盡行其法而曰無戰士則吾不信也方兩賢王未封邊事在呼吸於是在內緩在外急今市事大定邊臣守管鑰奉籌策可以數十年無虜患而輦轂之下不大洋屬則終不可振於時在邊鎮易在京營難公在外重內內重要以從容帷幄折衝樽俎使國勢奠於九鼎大

宋伯集

卷九

上

呂則內重外亦重也 天子所以任遇公者意蓋在此維鄭之先桓公武公世樊王室周京是休入為卿士業勲盟府聲施到今公豈其苗裔耶何事之符也故因諸君之請而述以為贈亦以識縉衣私愛云

賀中丞成公序

成公起家循吏用治平第一人為天官郎一再擢為藩為臬備兵塞上數年自永平移遼左治開原復自開原移鎮剋會有虜傲天

子赫然飭九侯揀望實易置文武大吏廷臣爭以公應詔 天子乃以節鉞畀公命既下將士戒於伍民賀於里虜聚數萬衆塞外而不敢入治餉諸大夫故與公同事者介使屬不佞辭焉余惟天下之郡國百而邊最重邊九而薊最重薊左遼陽右天維建節而填撫之者三而順天最重洮河之役自咸陽以西盡城守矣而中原故晏然也虜即變衆不能踰關止不能踰三晉而深為我患薊自大字

宋伯集

卷九

四

棄而孤懸紅山獨石之間羣豺狼也去京師三百里踰夾嶺道黃花則 九廟所從游衣冠也往歲虜以實犯陝而我猶緩日者虜以聲犯薊而我遂急者何也陝遠而薊近也公故治遼左遼左不稱戰塲乎虜無歲不犯遼而我晏然也頃偵虜駐塞外而我戒嚴及偵虜犯遼而我遂緩者遠遠而薊近也夫當其遠即咸中虜我得以其入為候而備之故形急而情緩當其近即不中虜我不知其入不

入而無所不備故形變而情急夫虜有形有情有形之形情之情而我借聽於一二間諜之口惘疑則外乘恐喝則內突彼且得坐睡以疲我而我坐自困游聲紛沓軼於京師一人操摩十人操響故劉之遺事視九塞最重亦最難雖然在成公易耳 天子之用成公也先昇之治民而始以治吏既昇之治賊而始以治兵尺量寸度而始重昇之成公之效職也如駕輕就熟而始引以自任其於地形險易虜情向背不啻一二數矣謀素露士素勵物業具必且有終歲之備而無一旦之急虜習知公威暴不敢復以形脅我而內倚公如長族亦不復以響撓公夫劉誠難在公直易耳蓋嘗讀六月出車之詩所稱城朔方至太原稍見古人制馭之畧而其所佳定則惟王國為兢兢亦惟是畿輔之重為九塞根本也王國安夷狄眾一大創則諸部落相視而不動一負矢百一卒奔則伐獵狃刺警之說也

由此觀之則不足以難公劉得公而重劉重而九塞亦重矣嘉庸懿績則不佞執簡俟馬賀賀府張老先生考績序
邯鄲張公督劉遼三年主爵上其績於朝天子下璽書贈其父母王父母如秩即奉府拜大司馬視事如故於是部郎言監司大將軍而下凡在公屬者皆來賀則進而稱曰自公之來賦車藉馬飛剪艷采三軍之士皆宿飽將吏垂橐而無私馬討臣藉手以奉其職惟公之功當劉塞者蓋屬國也稽首受賜而不敢橫索小閹入報質而罰之馴之版掌而制之繡蝶夷循其約民狎其野惟公之功遼歲中虜將吏出塞俘斬過當太白精明撓槍息氛惟公之功語未既公避席遜謝曰天子之明叱諸大夫之謀士之用命也余何功之有其敢辱諸大夫之賀諸公不得請則介使就不佞受詞馬余惟為公而賀者則公不有也為國家而賀者則公不得辭也詩人蒨

宗伯集

卷九

上

歌無如城朔方至太原朔方與太原不能兩
無未知公東越遼陽西至三閭列數千里為
鎮鎗也漢大將軍止出沙漠都護西保城郭
撫與勦不能而無未知公用撫於朔方師於
遼且勦且撫舉引弓之國而就羈縻也論統
叙則廣於吉甫南仲較籌策則難於破虜護
羌吾不取賀公之勲代無此數人而賀國家
恩德出周漢上也且勢獨不見世廟時事
平烽火在哉戎馬在郊朝白羽而暮黃鉞微
獨邊臣之計通而朝廷操亦已急矣今
天子不中制不外監掃境而屬之幕府故公
得從容掃縱以建勲勞於國家夫勞國家之
勞也國家有勞臣而錫予之吾安得有之而
安得辭之今日之賀公為國家受之可矣抑
公受之而思其終也夫積日成月積會成要
尺寸而銖兩之此庶僚之績也管平之言曰
忠臣作事當為後法澶淵之役以為必如此
乃百年無事故以三年之謀而有百年之計

宗伯集

卷九

上

此大臣之績也戎心尚背何常之有其無乃
陽頭肯陰劇其牙則惠幸外遠之甲兵日曠
城外建軍內削則患在內公之功非一時之
功也朝廷所以付託公者亦非一時之任也
公為國家謀之可矣是舉也家君與馬不佞
於公有過家之誼而語不敢稱其私不佞亦
為國家而賀者也
賀顧公祖巡撫遼東序
今歲遼東撫臣缺主上深惟東止重鎮數
被兵命廷臣簡賢能習邊事者以聞廷臣皆
推顧劉州兵備顧公上以為僉都御史往
填撫之時顧公方經理京東水田有狀乃上
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備兵塞下興修水利
展布四體以從事溝塍之間猶懼不給而復
以臣撫遼左誠恐愚不任遼左事而墮劉門
將成之緒顧守故秩以竟臣志上嘉其有
讓而以推擇出自廷議竟初以往蓋聖
主博謀以任人蓋臣退讓而守官稱一將異

數域事云爾繼或李君而下六人者謀為
賀厲不佞為贈言不佞先世遼人也桑梓松
楸寔庇於公之宇下而敢以不嫻為解夫遼
左事誠難言之矣今天下安瀾三岳晏然獨
遼左用兵耳而其材官甲士不滿八萬以八
萬之衆列三面障而守所備多而力分諸引
弓之國城聚則結何隙而入則我常分虜常
合虜階而入掠比我成軍而出衆已宿飽我
介馬而馳日百里而趨戰則我反為客虜反

張伯集

卷一

和

為主挈衆寡計形便蓋以一擊十之勢哉夫
以漢衛霍之烈匈奴不敢近塞而漢士馬傷
故亦畧相當彼以天下物力轉輸一隅以天
下兵力經營一隅而僅乃以之而今以一隅
之力當三面虜兵與匈奴不歲益而虜患不歲
減故談遼左事者以為難然遼人生而習虜
一當行陣者願貫我攘臂大呼止面爭首而
李將軍射殺我行橫歷虜庭自東髮與匈奴
戰未嘗不符志故遼左無必勝之勢有必勝

之民無必勝之民有必勝之將今復以成名
聞望如顧公者奉璽書以往之與李將軍左
提右挈而視塞上之師謀之樽俎之間此之
堂堂之上制之繡縹之末而靡之羈勒之餘
即沙漠之烽可以不舉而三韓之甲希用矣
蓋公數歷藩臬在閩粵滇黔之間息郡武之
亂平嶺東之寇解滇南土司之勢定浙東兵
士之變斧斤芒刃無資而用批竅導郤逆予
而解其他功隱於視聽謀隱於帷幄者不可

張伯集

卷一

十

彈紀而識者猶以為未究其用今且建牙假
節以臨三韓不從外監不從中制以大布其
臂津之奇是公得遼陽以就勲名而遼陽得
公以真建國朝廷得公亦可以無復宵旰
而憂匈奴此固朝列邊氓所以動色而相賀
者耶乃識者猶若斤斤乎有深長之處也以
遼左孤懸之鎮獨以一線道通中原其坐而
哨者土之毛耳百戰之餘瘡痍未起原野蕭
然半為風脫胡騎蹂躪歲多不登物力屈之

葉伯集

卷五

上

軍食半取越語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乃達之所不足者非教戰也其無亦計地之便宜詢百姓之疾苦而煥休之失楊抱捷戮力爭一戰之勝易而長駕遠馭坐寢運人之謀難銘功策伐以耀天山瀚海之外者其業尤而挈綱引維使吏不失職民不失業以安郊保疆場之內者其澤遠此數者以公才則優為之而不知其孰先不佞竊覩之於劉公之在劉也不以天子之寵命而忘疆理之勤夫豈伯集

劉之遼事豈不至殷繁而公獨汲汲於此也豈非以國家根本之計故耶我知公所以為遼陽矣

贈大中丞仲卷顧老公祖巡撫遼東序

語曰天下無害無所施才信然哉今天下可謂至寧而邵武之亂嶺表之寇滇南之土司浙西之兵變一何紛然其擾也卒所以按定者仲卷顧公力居多而顧公遂以才顯天子簡求長策遠畧之臣廷臣以公為稱首則

葉伯集

卷五

上

移公備兵於劉既至而薨卒衆飭于樞調軍需興水利既有成緒矣天子以遠在多故復命公持中丞節往視師蓋天下之倚重公久矣憂在南則移公而南憂在北則移公而北而公屹然以身當大事排大難卒然起卒然應夜經肯綮之未嘗而謀然已解蓋古所謂獨儻非常之人者耶公之功在東南者未易指數而浙西為最著又最難當浙兵闖入督府詬辱撫臣自負其罪無所容天子命司馬張公以便宜從事而公寔佐之當是時急之則亂緩之亦亂急之則患立見而旋至緩之則暫小定而終大亂而公與張公從容帷幄會其大慙盡伏重誅數千之衆伏首累息而不敢動浙人至今相謂曰微顧公吾屬無所係命矣不佞顧獨以為向者以驕悍之平值剗削之令攘臂羣起變於浙西變於寧武變於滇變於蜀浙最先變而最先伏法使夫揭竿衆而呼庚癸者有所惕而不敢逞淮

之力也不然天下之脫巾而譁者豈少哉而效之無所德艾網廢維弛亂乃始長即此觀之公之功不獨在浙明矣浙事既定天子慎簡遠左撫臣而以昇公遠之人又喜相謂也以遠之疲於奔命而得公為之拊循天其惠我三韓我不佞又獨以為遠以三面當房而為京東扞蔽非得重臣有威畧者往治之終不得息肩遼人無所息肩即幽薊未可高枕而稱無事也何論幽薊即九塞和戎稟

宋佩集

卷九

三

仰約東震於天子之威靈而就遠臣之駕馭亦惟遠之武節奮於殊俗足以我其謀而奪之氣此其為重不獨在遠又明矣公之撫遼也新吾未知其所厝症而獨以已事徵之周條侯之出關軍中驚擾攻擊堅臥不起識者知其不復憂吳也細柳之屯申軍法正軍禮而識者知其不復憂胡也故善馭卒者必善應敵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不佞以此見公之大有建立於時而遠先被之也是月也

長公舉於京闈夫天子方歌六月以出師而有司奏鹿鳴以宴士人臣尊寵並集其門抑亦無所俟不佞言矣

送李仰城之山西總戎序

寧遠公方以武事垂帶厲之業而長君仰城公者以名將子捕首虜樹功伐塞上入為勲衛副壯軍久之昇大將總三晉之師東起遼陽西竟太原數千里之間則李公父子為扞蔽云李公既受賑以行三韓士之官於朝者

宋伯集

卷九

四

皆出祖五以言屬不佞不佞將稱述闕閤以侈行色無當於贈言之義即欲有所陳說則封疆之事非所習雖然視諸故記畧可得而言矣夫將臣立功闡外者惟其時耳以李將軍氣蓋一世受知人主而文帝以為不過時假令生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蓋天下始和親也及當武帝時威兵出塞而位不過九卿任不過偏將至不得一當前行此雖遇時與不過何異哉李公故僕舊負奇力扼虎肘

命中居常卑遠射之士自當一隊橫衝匈奴
相戒不敢犯此其意氣無異乎將軍今且建
大旗鼓握虎符以往其遇合於時視李將軍
何如矣蓋嘉靖中虜勢張甚薄我郊甸入衛
之師雲翔而不能戰烏覩所謂犁庭度漠之
奇隆慶中虜始悔禍樂受饗摩將士以歡功
焉戒即勇畧如飛將軍者持籌而計市直爾
犁庭度漠之奇安所用之日者虜族類不相
能身及于戈三月不解所殺傷以千計而英

李

集

卷

大酋名王不能禁止今雖小定然而各操其
隙疑不能無兩心意者天將大拔其國長其
爭端而未殺其毒未可知也夫虜勢所由威
衰遼事所由利銳惟此時矣朝廷深惟至
計推數而遣將軍願將軍熟計之而無與俗
同夫神爵之兵力非勁於允狩出塞之師長
駕遠馭津加於曩時之畧也不用甲不伸威
而單于入朝遠徼以寧此非漢道有強弱而
虜勢有分合也今有能兩向奴其國如五單

于爭主之事者乎其強者長內亂而弱者
外援行矣李公功名之會千載一時不可失
也日當邊陲少事附備士卒討練軍實乘隙
蹈瑕戍軍而出足以一逞而將吏視蔭無能
遠圖士氣沮傷軍行惰窳今即有渾邪要邊
叩關內附而中國能具驃姚數萬精騎迎之
境上者乎將雖仁明誰與領此大獲勝之事
即可以亡奇奈何亡備一旦有不虞不戒虜
騎闖于互市之下其何以制其死命願將軍

李

集

卷

熟計之也夫國無必勝之兵有必勝之將陳
湯登元田史士殿從烏孫兵破三重城斬郅
支育此豈素所訓厲與將相習者哉李光弼
將郭子儀之來一號令之氣色精明今以李
君才畧總三晉之師指麾變置而戎行有不
改觀卒乘有不增氣者乎無論遠者即我三
韓之卒非素勦也敗傷之氣數年未復特以
君家大將軍用之而士務先登戰不旋踵威
震殊俗武暢四海由此觀之士豈有勇怯顧

將之所用之行矣李公勵飛將之氣決射聲之計師臨淮之紀律遂神爵之長策于載之功一朝而立使後世稱國家之有世將比於吉甫召虎嗚呼真不負此時矣

贈林育所侍御考績序

侍御林公以是歲按中州且行矣會秩滿三歲則列狀上功曹功曹核其績最天子嘉而賜之命臺中故事滿皆有賀而林公所薦達數公者相率詣不佞來微詞余惟御史之

非仙集

卷九

莊

績與百執事異天下諸司懸衡御史賢者于上考不賢者不及考輒斥去滿三載而非賢非不肖者又不得考其任不任皆御史為品目以聞於朝而後天子黜陟焉御史則不然其措注在按部其建白在朝廷任不任皆天下耳目所共是不俟人相引重也夫百執事侯御史而重而御史自為重然則御史所為績者大矣公先按事宣大宣大歲苦虜患其晏然不被兵自和我始和我之利可觀

明甚乃公獨謂不然為條奏上之其畧曰昔在世廟時邊方益多事矣財盡於戰士死於虜也視今可不謂危焉然財盡於戰則士富也士死於虜則習戰而多勇今財盡於歲贈而士死於格克分國賦半給之貪不止李士餉半予之盜不息史虜豺狼也飽則愈噬彼挾戰而求益賞邊臣不能抗邊臣挾虜而求益餉討臣不能毋予今且長此安窮乎方是時和戎無恙也而公遙知數歲之後計必

非仙集

卷九

水

出此蓋御史之績皆在天下所共見而公之隱憂深念乃在天下所不見然則公所為績者大矣今且奉命按中州比于身在宣大為肢體在中州為胃腹比于病在宣大如肢體之疾自外入在中州如胃腹之疾自內起請畧舉數端與公籌之中州頻年苦旱流離未復比者大風黑擾助歲為虐百姓毀室廬捐妻子拊首痛心而未知所委命此必且以蠲賑請頒大司農亦告匱安從得數百萬錢未

予之如大江以南乎周鄭伊洛十餘國所稱
天潢之派何論千億其下者亂於齊民暴橫
閭里間吏不能盡詰叩欲詰之此皆仰食縣
官賦常祿不為微而求法必用彼安能無反
唇也黃河為患歲決歲為備歲有不決而無
不備其實一切仰郡縣郡縣又取之民間以
予遺之民奔命於河之兩涯而未有休息時
然猶幸無大決即一旦而有宣防軼子之役
且胡以應之也此三者可不謂至難然皆有

宋伯集

卷九

苑

主者吾獨患不得憲愛彊明吏而任之誠得
憲愛彊明吏而任之酌威惠揆緩急而撫循
調劑其間民可使安歲可使不害寒宗可使
不奸法而水患可漸減今天下吏治寡情上
下相蒙飾亭傳綜簿書而無急公憂國之實
藩臬諸司再歲而徙郡邑吏三四歲而徙得
徙而已不復顧後患吾前所稱三難者孰任
哉御史受命而出來職者薦引之不來職得
俾治之事即各有主乃主吏非御史孰任者

公行矣公之效已著於塞上而載在士大夫
之口天子方掣前功責後效而公亦且崇
論詠議以終前緒吾固知公必能任中州事
其在諸司吾又知公必能以任不任程之也
蓋前所治在肢體後所治在骨髓既已能自
為重而又能使諸司重然則公所為績者大
矣

送都諫李君之河南藩藩序

李君以兵垣都諫權河南藩藩往也或謂李

宋伯集

卷九

五

君方以直節顯廷中亡不歸重李君不宜出
輦轂下汲汲長孺拜淮揚伏謝不受詔至屢詔
肯張子而猶以為不得復與朝廷議邑邑也
夫李君蓋亦有邑邑戀闕之心哉余應之曰
是不知長孺安知李君長孺豈獨以偏心有
少望耶彼病其言不盡施用而人主迫近擇
之簡李君為諫臣數年矣數引大體廷爭上
未嘗不欽容禮下之也得所上便宜可下公
卿議而行之上數用李君言數見用而效異

投長孺時遠甚李君則何不可也其以拾遺補闕夙蒙省闕則惟命其以列之卿寺執而優游以展來錯事則惟命其以蕃宣下國察長吏得失以便安百姓則亦惟命人臣為主用職耳奈何計內外論輕重也今夫風議之臣圖事揆策置郵而傳之四方其誰敢廢格顛言事與事事者其見宜不能無小異人情不能安其所異而行其所不安彼將陽為之而實不省獨以虛文應令爾故我策事而責

李伯集

卷之九

主

人所以所必行不如自行之之順於計也人策事而以所必行責我不如自言之之便於事也今也李君乃得自行之矣且李君治汝南成臯宛葉間非楚漢相爭要害地乎南走淮北走洛古所稱天地之中其聲教易訖也以向所上便宜措諸行事天下益以信李君言而朝廷擢用李君益尊蕭太傅不自少府為馮翊乎漢家以為議論有餘欲詳試其政事而專用之由斯言之朝廷之使李君

藩乃以重李君李君則何不可也李君門下士王君等二十人屬不佞為贈言李君較文禮閑稱得士廷對上甲者三人而兩人出君門下君行矣汝南故多奇士即如宋英叔度之流豈特今闕如也君往進而弘獎之德星隱隱復聚汝穎間不佞則執筆俟之矣

宗伯集卷之九終

李伯集

卷之九

主



宗伯集卷之十

北海渴時用報著

序

送蕭漢穎守寧國序

今天下諸郡國惟吳最劇士有文而能民仰
機智以食工最巧者最華用最修蓋已成俗
且浸尋輒於天下矣頃歲大侵言官交章言
饑饉流離狀甚悲天子咨嗟遣使者齋司
農大府金錢往賑之民乃始有寧宇而愚以
為饑穰代事也天道一再歲而一變穰而饑
饑而穰如寒暑易至日而返人事數歲而一
變淳而漓漓而不可復淳如江河之至其
最下不止也今天下皆憂一二歲可遷之水
旱而不憂千百年不返之風俗愚甚惑焉寧
國吳地也比吳諸郡稍簡士之文民之智
工之巧衣之華用之侈皆出諸郡下而自古
稱民安上阜風俗和柔則獨出諸郡上仕其
地者多為循良吏仕而去者多為名卿大夫

明興而可屈指數也此其地最宜官而漢陽

蕭君以民部郎新受命為茲地守蕭君素名

能文章與其兄太史君皆負一世之望然意

念常有以自下者其特身薄考毗而崇嘉致

其持論推浮巧而原本始此其地宜其人人

宜其官當行也風俗其有與乎寧國與吳諸

郡錯壤而見稱為和柔此其俗必有以自立

而不受變能自立而不受變則移易風俗者

必從此始寧國之俗正而諸吳郡可觀聽而

望也蕭君勉哉天下事郡國自以其意為之

易耳而朝廷賢責郡國使為之常雖今夫

積米穀備賑貸詔未嘗不數下一旦而有方

千里之水旱舍諸內帑無策矣則向所為備

者謂何然其事後猶以為請若夫俗流失世

敗壞即事後不請矣勸稼穡禁奢靡厚風俗

詔未嘗不數下而郡國所以應詔前者何等

也此無異故不自出其意而徒以虛文塞上

督責耳備水旱者當於未形正風俗者當於

未成今俗已成矣而吏恬不為意何也物莫
不有始莫不有漸寧國俗即善然與古所稱
民安土阜風俗和柔者亦安能無小異夫與
今之俗有小異者則醇懿之路也與古之俗
有小異者則淳澆之肯也蕭君行矣竟君才
力自以其意為治察青蘋之所由究狂瀾之
所止使寧國之俗盡還其古初而無少異且
以次漸被於諸吳郡吳之俗正而天下可觀
聽而暨也蓋兩漢循良吏以文翁為稱肯徒
以遺弟子受經京師彬彬多文學士愚謂彼
自有紀白而歸以丹雘耳變蜀俗當用文變
吳俗當用朴然而由朴入文易由文入朴難
異日蕭君政成而史臣記之且駁駁出文翁
上矣故士文不如質民智不如愚工巧不如
拙水華不如素用侈不如奢而治之文不如
朴焉呼士誠質民誠愚工誠拙水誠素用誠
畜治誠朴即微獨風俗其亦可以無憂水旱
矣

張伯集

卷五

五

贈東海張君晉衡藩承奉序

國家置中官在內則大長秋在藩封則承奉
最要大長秋職給事人主左右人主左右獻
嚴獻典畫規補察者故不在中官中官以供
駭除非有參帷定策之力也雖以大長秋之
重而官聞之外無所聞與至於藩封則不然
藩王主長深官鮮就外傳而王相權最尊秩
常缺其旦夕與俱者獨閹閹之臣旦夕與俱
也而有所陳說獨正則易而不聽盡辭直指
以匡其違而救其不逮則又難而不聽也隨
之則見謂蒲葦而希寵激之則見謂僂侮而
沽直故其稱職最難東海張君事衡藩三十
年通倘饒幹畧與人語遠氣橫發口如懸河
而果敢任事無所屈撓當 康王嗣國張君
典醫藥王故辱焉而二三無賴居中用事受
惑聽聽女謁寔繁張君從容論說為故不肖
者而罷之已伏階下上書極諫至再至三至
指斥便佞語侵及王竟不報而二三無賴相

張伯集

卷五

五

與扼張君欲必置之死張君中夜為奏草累數千言與摺詣直詣言狀事雖不行而藩府皆為震動王怒甚置張君掖庭秘室械而繫之瀕死者數矣以有天幸竟無恙而王病漬甚且逝乃嘆曰悔不用張某言以至此遺令釋張君張君哭之極哀曰昔吾驟諫王不聽以至君臣之際有郅王其以我為對乎雖死無以謝王嗚嗚伏地不能起於是齊魯之士聞之者未嘗不高其陳義而諒其無他也史氏曰古稱忠者亦多端哉兵諫亂也而忠李冠爭也而忠登林攝衣慢也而忠苟有忠信迹何論焉夫張君當其最難不言而見王之身日以危也言之不見庸而結怨羣小見其身之日以危且沒沒也故瞑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除君側之惡初固所以為王其情有大不得已者事雖少激倘亦所稱屈子之過過於忠者乎今王入承國統雅知張君行誼上願請君為承奉於是張君奉

勅命以往大雷張君卑願以請除使使期與之俱碎寧知復睹銀瑤捧左顧視事藩封周旋嚴禁乎當時一二無賴悉伏於法而張君幽憂三年卒得昭雪被此顯榮禍福之機固難得而睹哉今王令閑休暢布於遠近官中之事無大小悉以付君官府不異體而臣主不異意行矣張君今更復何難矣張君欲不使為一言以贈余者知張君事故為之論著而贈之曰願君如管仲無忘在管時也庶與承德果度副主上簡命哉

孟都張惺宇父母善政錄序

沛縣張公以癸未之冬來尹吾邑至則問疾苦平政令出冤獄振困乏置土田均徭役省供億戢奸慝表貞烈興教化吏未其法事循其紀戶口蕃息盜賊表止行之五年民以大和生爵謀其政為天下第乃徵入為給事中於是士大夫及邑父老舉子弟會咸此官道上民遮道留曰漢循良更知河內潁陵皆

聽百姓留我敝邑獨為匪民而奪我賢君安得上書借賢君一年士大夫曰賢君以言微不宜留且留無故事賢君在耳目之班得盡言天下事即禍在天下吾邑亦必與馬百姓度不可奈何始聽公去百里外寨水裏糧而送者不絕於途既去而民思之甚于為令時則相與條次其政令便百姓者凡十六事請于都御史御史藉之以告後來比于功令都御史御史皆報可於是列欵以付梓人而屬不佞序之後即欲問公之政石其在余不論論公所由行政者公天性寬大平恕明習吏事官府及民間銖兩之弊必晰說書務為久遠而精力能推行之行之皆有條理次第平亭調劑期於當百姓心而止其大者無如顧復當始議時士民爭言法不便行之逾年爭言法便大抵役在民費十九役在官費十一然亦惟在張公費十一耳今吾邑稱顧役便而他邑稱不便如故以是知法之善以張公

不以法也蓋宋時賦役法屢議而屢變彼以便行此以不便車持議論不平推行無次第總之實未考其成而輕易置如列兩釜而炊有人曰彼易熟則把而注之有人曰此易熟又把而注之已而後移之彼復移之此大不止而炊終不熟者變易輕不專一也今史石不廢於水而燬於火然始出火即沃之以水其廢彌速以是知持議論不平推行無次第不但害民之法害民即科民者亦或為害端不可不察也今有藥於此一人餌之而效即不能以此一人之效格天下病者然此一人既已效則且可無別更方易醫而愈則吾邑之顧役是已世之議法守法者慎之哉

賀少司徒筠崗翁情王叔人雙壽三封序

蓋為親而仕者階不必通顯也為君而仕者祿不必遠親也遇合之難也幸而服官及其親兩存而健無恙者才不得五馬若夫踐九

列稱大案積閱多而涉世久及其親兩存
 貧無恙十不得一而階貴顯赫遠親矣然或
 王事鞅掌未必得從容膝下之雅而為之親
 者或不能無念其家與其鄉土與其他子女
 未必狎昵與從其子之官邸也故事親與慕
 君其願不能兩盈而子之以祿養與以身養
 其父母不能兩得而俱無憾則或忻然以喜
 或默然以思此雖被綸綰較未必如置菽飲
 水之適也以余觀於筠翁與王淑人則所
 謂兩盈而兩無憾者哉筠翁以司徒公貴
 司徒今壽光時翁已儼然初命矣比自省闕
 歷大理天子亦貴翁大理為司徒天子
 亦貴翁司徒而王淑人亦三錫命至今封司
 徒公之齊之魯之吳越燕趙韓魏未嘗不奉
 翁與母以從四方之將隨帆綺未有不以奉
 翁與淑人者也四方民吏士大夫謳吟而
 稱謂司徒公者未有不知翁與淑人修者也
 立朝且三十年官野半海內而未嘗一日去

膝下此其事親甚君可謂兩盈而以身養與
 祿養翁與淑人可謂兩得而俱無憾求之仕
 籍累千百不得一矣翁少而貧稍長行賈會
 其在蜀而太母病則憚憚心動曰母得微
 有恙乎即以是夜度牒道而並歸而拜母牀
 下相對泣也因是隱居我山不復賈矣夫人
 情不有隱也則母以知其顯也不有難也則
 母以知其合也今翁即貴獨不念心憚憚度
 我道時耶翁不以身願而願以其子兒子之
 身養與祿養者不能盡得效於太母而司徒
 公能得之翁與淑人其以兩盈而兩無憾也
 語曰美意延年壽則翁與母所自有耳蓋翁
 禮神明而趨人之急少時奉母謁五臺諸山
 而孤嫠侍以衣食者以可計用能厚殖其德
 以存其明信皇神相之故夫婦並究於高年
 蓋其理不可知而余獨以為翁事母至孝淑
 人寔左右之友愛兄弟出於天性又周急其
 兄弟子以為於兄弟子見兄弟兄弟見父

母馬母病而心忤忤動也既貴而無忘忤忤
度我道時也蓋其孝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百類之總無如孝矣神實錫之何匱之
有是既醉所為備五福也寧獨兩益兩無憾
已哉翁歲已丑滿八袞而公之姻司寇李公
微不佞文以先酌者乃為之論次若此

賀御史大夫少東郭公入理我政序

先是烏夷犯順下我屬國聲言揚帆西向圍
史數告急天子命劉鎮介在門庭簡才望

宋集

卷二

上

重臣秉節鉞控制之則以屬郭公公至靈壽
策調兵食通虜騎無牽我師我師得一意於
東捷再奏天子念六師羽衛久廢弛幾不
能軍則命公以右都御史入視戎政公先撫
遠左遠視剴四之一耳剴於京師九之一
天子漸移公自近寄屬益重而余竊有藥
於天下之勢也今天下大勢遠最急剴稍緩
京師又緩兵則遠最強剴不如也京師幾無
兵矣勢急者應用兵勢緩者應用兵用兵

法太急而不用兵則苦無法非徒無法也
又且無意自唐宋以來京師皆也宿重兵畿
內外當天下之半今京營軍不過十二萬老
稚不任者居什三廩養輿隸什五負販及百
工什九名雖十二萬實不當邊鎮三萬人頃
者我師西破賊東破倭皆藉邊鎮力禁旅不
得分尺寸功也我與倭持於境外大將軍請
濟師徵兵徧江南西南裔夷奮欲請行而輦
載之卒無窺左足應者此都人之恥也夫使
邊鎮弱即無以衛京師邊鎮強京師亦不能
制而裨其尾此其害異日必有受之者故事
京營兵晨起晨食鼓之成行列而止剽擊不
必如法即如法亦不可以戰頃議者欲先稍
增餉而以法持其後餉增即不能減而當無
法之欠亦終不能有所加稍持之急則開而
起口語藉藉大臣且不安大臣亦率一二歲
去為他官即相與因循為一二歲計耳雖有
復慮我勿與知故曰非但無法也又且無意

宋集

卷二

上

辦公起家塞上習兵事智深而勇沉意篤而
行方其威名足以戢羣賢服衆望而精神足
以行其法彼數十年積玩而為千百載計千
百載之計非一二歲可為也而不可不為我
始之我終之我始之人終之皆無所不可要
在有其意耳天下無事常苦不為有事又不
及為惟既有事之後而稍無事然後可以因
警惕為振厲藉從容為整暇今日京營所謂
千載一時也不於公則復何望乎公去遠而

李

李

王

劉去劉而京師諸大夫罔然如失也皆以贈
言屬不佞大公在劉則遠猶之宇下也在京
師則劉猶之宇下也諸大夫何患焉世固有
腹心和適而肩臂股肱至於手拇毛脉不受
其滋者乎公能其官天下並受其明賜豈惟
諸大夫請載是語以觀公之成

壽趙封君夫婦偕八十壽序

李歲少宰趙公以三載考績天子貴其父
亦前如少宰官封其母某為淑人當是時兩

壽人年八十矣而長公亦以是歲擢泰中察
藩自長公歷御史為參藩而未得以已官官
其親秩從其尊者國典也於是里中士大夫
皆走賀少宰且為少宰祝兩尊人屢錯于庭
少宰出肅容容進而稱曰兩尊人之壽有以
也我公之愈於古人者三少宰歟踴躍謝不敢
當客曰公無異也古稱為人子者父有爵子
子無爵父以為不敢以已貴貴其親夫親於
家則父母也其在君父前則亦臣子也以君

李

李

高

父命其臣子而曰不敢者何也此古之所不
能得之於君而公能得之其愈古人者一古
之大臣出分茅土入為天子卿士蓋世家而
嗣為政者也非世家而嗣為政者不得為尊
顯其世家而嗣為政則有壽母無壽父若夫
位太宰總百官於國稱上卿而於家為少子
此則古之所不能得之於親而公能得之其
愈古人者二皇華之詩曰不遑將父不遑將
母某已舉四牡攬六轡而家有不得將之父

母則安能無尸糞而陳顙也今士自一介以上無不得奉其親者秩並尊奉並厚微君之祿無以娛親微君之名無以顯親其能為巨者是為能子矣此則古之所不能兼得之於臣子而公能得之其意古人者三語未既公取諸謝曰子言愈古人古人則何可望也稱將父將母之詩則怍怍心動矣余且請而歸侍兩尊人於是客乃復稱將父將母之義將之為言養也人子於父母無所不欲養而

陳伯集

主

志為上口體次之今夫匹夫之相然諾也無所不欲效也一飯之德無所不欲報也太翁領睢州學博而遽拂衣去此其視世榮也如脫屣雖然以君命臨之而曰不榮焉非人情也業已徵其名而繫其榮豈其不居一當以報天子報天子無他端則以兩公在令夫仕者之遠親父母未嘗不念其遠每祝必曰勿使遽送此父母之情也愚以為少宰且無歸可矣少宰與善公左捷右擊蓋為忠貞

增修其祿以報天子恩德而順兩尊人之志兩尊人且大喜志蓋通神蓋王以究於高年則公雖不去猶去也即不然而予假以歸歸而拜兩尊人膝下致天子命出而赴嚴程以從簡書兩尊人亦且大喜志蓋通神蓋王以究於高年則公雖去猶不去也少宰公起而謝客曰敬受教然去不去非敢自決策也將稟命焉視兩尊人意所嚮而順焉君子以是知少宰公之能養志也其所遇愈古人其養亦不減古人夫兩尊人之壽有以也哉

陳伯集

主

賀魏太翁八袞壽序

蓋自魏氏兄弟先後成進士海內則已實有魏翁矣今上御宇之十四載翁滿八袞月之某日其初度云而伯子以元祿丞奉使歸省叔子以比部郎獻獄河南止便道過里上壽於是少司馬石公未微辭余考覽故記父子兄弟遭時遇主榮名懿鐸者在漢無如萬石君在宋無如陳亮佐兄弟彼石氏所由

空仙集

卷之七

七

或曰萬石君其子建者慶皆象萬石君顧獨
尊謹充位無所建明陳氏兄弟用文章氣節
顧先佐侍上上曰誰哉有子左右對曰省華
於是省省華官是直以子顯耳不聞奇節異
能自未見也以余所見兩相成而兩為重者
則唯魏翁翁以明經起家再為郡倅用廉平
為理所治皆天下盤錯處主罰課其績比良
二千石翁遂解綬去而耕於魏之野督誨三
子相繼登第以直道亮節顯庸於時而翁以

叔子考績受

制詞晉隋承德郎說者以翁

士

馴德質行類萬石君而三君文章氣節類陳
氏兄弟余觀翁所謂教三君者蓋彬彬質有
其文其質如萬石君其文出萬石君上三君
所以顯親者誠不減陳氏而效能當世不待
子而顯恐非省華所能庶幾也蓋翁佐北海
北海治政佐龍西龍西治其強力匪懈即十
年猶三營其職業壯於世用而急流勇退守
恬養高隱而為德於鄉無所炫飾人以為翁

東坡集

卷之七

七

才厚而薄發功厚而薄售而不知翁固能用
而託於不用者也彼將以不用為真而以用
者為緒餘其緒餘以為天下而歛其真以為
身此壽理也蓋翁之用在三君矣其亦以三
君稱薦也於是各有進而稱曰自伯子以枏
史上疏不俾批鱗遂耳以伸其志卒之忠格
於龍床而機忘於筌牢自南銓晉今秋浸益
爵用振天下士氣開言者路雖翁之教不獨
則又稱曰叔子來三尺處因多所平反令奸
猾虛而提襟清於廷尉高門之慶可左券而
責也亦雖翁之教不朽則又稱曰世以仲子
子世不竟其用為恨然其雄文正氣上標三
光之明下洗山川之精夫千萬世而壽者唯
名而已則亦雖翁之教不朽馮子執爵而進
曰此三言者當矣然未既也夫皇華四牡之
使豈其非人子也至使人主代為之言曰不
違將父此其君臣之間有足詠者可謂還主
未可謂還時也賴主上神聖中外提福風

職之臣得竭惓惓執法之吏得信憲度轉軒
之使委蛇道周而無所顧慮是以兩君得從
頌膝下鞠胞而為壽不然者王事鞅掌不遑
啓處獨有如小明陟岵之詩望雲而慨耳何
以有今日兩君有今日其勿忘 聖天子恩
德無變爾度無易爾慮無徒取醇謹充位即
醇謹無所建明雖微寵榮如省華者翁固不
樂也客皆稱善乃論次其語代祝詞

武舉錄序

陳伯集

卷下

九

萬曆十九年十月試歲內才武士御史劉公
實監臨之既告成事有司遇以賓興之禮恩
以為國家取文士歌鹿鳴而宴之是役也宜
歌兔置兔置之詩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其
卒章曰公侯腹心夫干城士所自有也請畧
陳腹心之旨蓋不佞驅馳秦晉燕代間再從
使者試士於上谷晉陽是時匈奴未有隙也
天下干戈化為文儒士樂孤射策循故事而
已上之人易而得之亦易而用之今邊事益

籌勦矣當宁謀將帥之臣廷臣合議而薦之
御史復求草澤士而登進之其需士甚急待
士甚重上之人用士不敢易而士自用亦難
蓋天下無事士誦於見長天下有事士誦於
見短抑之以羈勒授之以鼎俎驚良勇怯立
見矣誠有一將如長城一士如百萬師者乎
未敢知也在功令三年一以士脫迹平伍角
藝於澤官借籌於畫室歲未嘗乏而一旦有
緩急無以當縣官指說者以為士不素具氣
不素屬而愚以為不在氣不屬在心不一其
不一也非獨三軍之心各不一也即一人之
心亦不一夫士受命為將被介胄冒矢石目
無二視耳無一聽有進免無退生所謂一也
以倖倖圖富貴退而二心則不一以全軀保
妻子退而二心則不一以請配功以賂殺罪
退而二心則不一以三詔士士以二詔將
將士相二而詔各退而有二心則不一任人者
二自任者亦二任事者二議事者亦二亦各

宗伯集

卷五

主

退而有心則不二凡一退之心足以鼓百敗而欲以無不退之心當百進凡一敗之氣足以喪百勝而欲以百不勝之氣獲全利以是稱干城腹心國家豈有賴焉且諸士亦聞西陲之事乎彼其衆不能當漢一大郡而我日稟禦也彼師少於我而關士衆也彼一於邀利而我二於避害無所不避則無所不怯語曰一夫兩心拔刺不深此善喻也嘉靖中虜入踪我三輔薄都城當時勦王之兵四至控

宗伯集

卷五

主

靈神聖虜萬無深入理即如近日羽書狎至虜威氣以乘我我無一矢相加遭此亦壯士之恥也恥之莫如決戰決戰莫如齊致允齊致允莫如一心往歲天子坐帷次召輔臣計事西顧而容吾獨不得如諸葛亮杜預者而用之天子之斟酌也無寧顧牧而思亮預也此兩入可謂不二心之臣矣諸士執干戈衛社稷惟一上意所注以為臣鶴庶幾我無愧干城腹心且以當長城抵百萬師也余不佞無能訓迪諸士第備宣上指以愧焉入憂懷之心者惟爾諸士念之

于宗伯集序

夫詩以抒情文以貌事古人立言終不能外人情事理而他為異而彼之作者往往求之情與事之外求之彌深失之彌遠則求之者之過也亡論詩三百篇大半採之民風即如漢魏以來民謠里語出自閭巷兒女子之口即使騷入墨士窮情盡變有以益乎當戰國

宗伯集

卷十

七

時士抵掌談世事皆以取給一時快心千古
即司馬遷為史記仍其語不能損益也故知
詩以抒情情達而詩工文以貌事事悉而文
暢古人之言盡於此矣而後作之者高陽矜
步以為雄多言繁稱以為博取古人之陳言
比而櫛之以為古調古法調不合則強情以
就之法不合則飾事以符之夫句比字櫛終
不可為調為法即調與法亦終不可為古人
然則徒失今人情與事耳夫發吟鳥語皆能
使人動心即繁絲急管不能與爭故絲不如
竹竹不如肉古人所由傳正以獨詣為宗自
然為致無復有古人於前耳今奈何襲古人
以為古人乎竊以為調欲遠情欲近法在古
人事在今日必不可得已寧不得其調與法而
無失其情與事故里巷歌謠協之皆可以為
詩几席談說次之皆可以為文何者其情與
事近也不佞私持是說間為宗伯公言之宗
伯公以為然則出其先贈公集屬為序不佞

宗伯集

卷十

七

受而卒業亦自信也先生才絕高學絕富然
其為詩一寄之冲融恬雅發舒性靈而止其
文若贈若送若慶若弔皆當其人無溢詞其
公移若水利若黨政皆鑒鑒可施行而文不
減其實寓乎先生於古人立言之旨其有合
耶余不及待先生而以年家子受知宗伯公
久惟不佞亦自謂知宗伯公因以知先生竊
妄為之評曰先生厚蓄而薄發其文以質勝
不斤斤擬古人然不害其調與法宗伯公之
學無所不究為一代著作之冠至鴻鉅矣然
不掩其情與事總之合於古人無疑也先生
故貳平涼守以宗伯公贈如其官故稱宗伯
集云其治行在朱宗伯傳不具論

宗伯集卷之十終

宗伯集卷之十一

北海鴻璫用鑑者

序

金輿山房稿序

今之名文章家彈精敝神坐馳萬景上樓瓦代背託之手不朽蓋賦文仲稱不朽者三言乃其最下而劉勰論文有三曰政化曰事蹟曰修身而撰述不與焉今所為文者不能加於古之撰述而古人於撰述以為文章之餘

宗伯集

卷三

耳文章比古立言為餘言比功德又為餘然則今之所謂馳萬景而獲百代者乃古人之所餘三累之下者也吾師殷文通公沒七年而邵中丞始刊行其集集中若頌若頌若講義及詩若文共十四卷其大者啓沃宸聰損益典禮高文大冊焜燿金匱石室之上而細者銓序景物臨今古登高而賦餞別而慨體齊魯之雅馴燕燕趙之悲壯采吳越之婉麗以爭勝於歷下雲水之間要以當極而

發積厚而流無意於為文而文生焉不佞既

受而卒業則伏而望曰起之所稱在茲乎然

是先生之餘耳先生當 肅皇帝時推擇為

青宮師保及 莊皇帝踐祚以舊學膺爰立

之命所以斧藻聖學斟酌元氣宏摹鉅烈格

於艱虞而應於視聽者不可勝紀及先生拂

衣去而天下爭以不完其用為恨然先生推

意用世又能用而能不用語曰德之積以為

身其緒餘以為天下夫惟為用之天下又餘

宗伯集

卷五

二

之於身而德乃餘先生其有合於立德之旨耶說者以為先生用有所未究故鬱鬱勃勃淺為文章若造物以千秋之名償其所不足者顧先生安所不足也先生自淺其所有餘耳大槩和論道其政立矣紀往詔求其蹟者矣東髮藻行造於沒齒其身潔矣羽翼朕股以弼成隆慶之治功立而德慙矣其為文取諸政化事蹟修身之餘其為言取諸立功立德之餘今之彈精敝神馳萬象模百代者大

都有意於為文者也。彼有意於文而終未必如者。古人先生無意於文而其緒餘已陶鑄今人矣。以此兩者提衡而較。必有能辨之者。先生家食時讀書金與山其請老也。即是山著書焉。故以名其集。以附昔人藏副之意。而不佞以門下士為序之簡端如此。

謝京兆詩序

今之為詩者。一何與古異也。古人之詩情而已。若遠若近。若切若不切。而可以紓已之情。

卷之三

三

可以喻人之情。人己之情。兩盡而語不必盡。彼與我知之。而後人有不及知者。此古人之所工也。其在後人。不然其人其地其事與夫官秩姓氏。皆引古事相符合。以為典切而已。情不必紓。人情不必諭。語已盡而讀之不已。了了而遂索然無餘。蓋古人以情為詩。後人以詩為情。古人虛而實。後人實而虛。虛調易模實境。難工出乎虛者。有極而入乎實者。難窮。蓋天下千變萬化。惟情而已。今人以志

為雲霧。鬼神宵不肖。無可據也。然不過數十百端。即復與此相類矣。善畫者圖天下人妍媸美惡。宵不肖。主見苟得其真。則萬億人無一相類者。此虛實之別也。京兆謝公。因魏長公識。余以詩命于序之余。受而卒業。法而雅評。而典肌豐而骨強。色正而語和。詠物則妍麗。于徐庾述事。則沉酣于于美事。無章會語。無贅洎。因實境所至。而因以命之意者。合於古人之所謂情。而余所稱寫真者。耶。視世庄

與自集

卷之三

語得會。妄擬古則與夫守其後語。日曰渭成者。相去懸矣。李大理作圍棋歌。以李廣自居。而以程不識譬公。意若以奕為諭者。余謂程何足。以盡公指麾易置。氣色精明。多而益。辨耳其上。在淮陰臨淮之間。而下亦不失為程將軍。其得者。主可以勝而不得者。亦可以累敗。總之。合於古人實境無疑也。故為序而傳之中。悉既受節。戲而所列。皆京兆以前詩。故稱京兆集云。

賀密雲兵備王公考績序

縉紳大夫厥鉛槧之業書其事以見奇於是
是倜儻磊落之士皆以違才推轂而文始以
武重天下無事武臣無所施才即有事文吏
執功罪賞罰制其命則不得不依視矯行以
聽發縱而武始以文重若夫虛文秩而武虛
武地而文則無若備兵使者天下之邊九割
最重制府之屬兵使者十有二密雲最重制
府號令籌策之所至使者亦至焉吾鄉晴可

賀密雲

兵備

王公

考績

序

賀密雲

兵備

王公

考績

序

王公備兵密雲三年此備虜虜不敢南下牧
馬東備倭倭寡息以遠考功謀治狀中實率
詔增秩二等子制詞責天母如其官公之屬
某某徵余文以賀公之有成績也余以為公
之績方始耳蓋余父子皆交公甚歡家君每
入檀州登公堂甲兵弓矢盈其廡下與之論
天下利病未嘗不心折而伏也每與余書未
嘗不纒纒言遠事四方有緩急臆而談成敗
未嘗不中窾會也竊以為異日為國有鉅宣

力必在王公其在今日則獨千里之托始也
今經畧還闕下東北事一切屬制府制府之
事兵使者事也請畧舉與公籌之夫制倭之
策許封不許貢非計也彼寧不能自王其國
中而請封於我我之封不足以重倭則矣以
請焉其足以重倭則奈何不自重而以天王
之命令海島之亂臣賊子彼以兵求貢此以
貢弭兵則又更其詞曰封而不貢夫貢自彼
未封自我往彼不來而我往其棄且辱抑又

賀密雲

兵備

王公

考績

序

賀密雲

兵備

王公

考績

序

甚焉西之謀和而為款東之諱貢而為封其
有以異乎雖然羅款而禦虜羅封而禦倭則
未見其有全策也外與之約而內不應以遠
臣之定策比於行人之失辭則安能深悉怨
而深其寇彼怨我急我竭彼盈並海郡邑未
有息肩日也夫倭與虜勢不相及而相為應
比者虜未及高秋而犯遼左乘虛耳倭出於
南則止虛虜必犯我倭復出於朝鮮朝鮮折
北而不救則倭與虜合倭與虜合而中國之

禍始大故為前之說者以為不當封為後之說者以為不得而封而余以為皆非也主上威德萬邦皆來王彼蕞爾國吾直以為不足臣而或以為當臣或以為不當臣或以為不得不臣彼則失矣而此亦未為得也以天下之大謀臣武士之衆不思無人徐起而為備不患無日晝亦整師而經武倖文武各效其用襄糧坐甲惟敵是求若其能來吾亦有待之守圉之臣能合其來不能離也則何

送水部項公序

家君備兵易水上朝夕與俱則惟民部華公水部項公三人者相得歡甚家君謂項公磊

砢多英其學無所不究類杜武庫而華公精心營職綜理微密有陶士行遺風每遇都門誦兩公不能去口不佞輒退而私識之華公受事新與家君恨相知晚三年之內相終始者則惟項公頃公既受代而家君亦量移中州燕臺易水間風昔共遊處者惟華公一人在耳愴然有河梁之感則命不佞謂項公以言不佞蓋習聞頃公與家君交驩事而咨咨嘆馬頃公司燿者也商作懋蘇子山無所得

張伯集

卷三

材材畫勢不能他無所索民必執之曰是關入禁山而縱尋斧者也於是民與商日相持而爭民與商爭固當自主民者畸重民主商者畸重商而官與官日相持而爭業已有事端則又以微逐交際彌縫其關心不競而力爭衷不和而外飾故其相與如含瓦石而常不歡頃公家君相與約曰人王人也事王事也吾何心哉曲直在民輕重在法總之不在我如權衡然兩無所畸重而兩持其平商與

民得其平則兩無怨而事兩相濟夫主戰者必拙於主款者必拙於戰主兵者嘗憂餉不足而主餉者嘗憂兵有餘此無他有已故也夫當國家安危利害未有以為已事者也其所統攝與體統未有不以為已事者也假如盡曰人王人也事王事也吾何心哉則天下復何事矣今有重器於此一人持之未必舉也一持之東向一持之西向則能舉不能行惟夫兩人舉之而兩相從則蔑不濟矣今不務所以相濟而務相競此不佞所為咨嗟者也公具文武才多善策善騎射確然足為世資當天下多事有才皆可以自見公之先襄毅公實戡定西陲以銘功于太常今日寧夏之變勢劇于石城降胡叛卒罪浮于滿四而內食積累外憑騷虜其難且什百往時公亦有善謀奇計可以弘濟艱難者乎公所著北甕禦倭墓千餘言足稱石畫不佞既得寓目矣西事之未靖則不佞將得而面承之家君

與公不勝離索之懷而不佞識荆傾蓋將自此始既為家君惜別行自快也於是乎言

賀密雲令楊公考績序

密雲在畿輔諸邑稱最窮遠與腹錯地軍與民錯居兵與餉錯事多荷辦於令吾友楊子漸為令三年邑大治考功課其績治平第一天子下璽書封其父若母如令甲某若某若未徵文於子子固知子前之能為政也蓋不佞與子漸及葛仲明太史同舉於鄉相傳靡甚去年仲明卒於京師余手目其子以屬余而未能語余與同年廉士遇諸兄弟計仲明子初吾輩去德平遠發急非有益獨有孺子輝烟名宗宗可倚以自符則走書問于漸子漸報曰仲明向嘗徵及之而吾亦已心許之豈以无負吾心哉遂以女許焉葛氏余是以知子漸能為政也古稱循吏無如召父杜母中平之政徵於童叟語曰山陬孤民不信恤孤則不信人不信人其誰信之故上下能

陳伯集

卷五

十

相親也。守令親民比於乳保不屬毛離裏而出入於懷故陽骨肉而中如行路人。瘠濕勞勩惟恐其主不知而主所不知則不為其或凌轡鼓弄以恣其所欲為世有乳保不欺其主人視主人子如其子者氣人哉當葛太史發藪馬達孤無所歸命戚裏兩端涼燠萬端而子漸獨許歸以女不佞與之約曰是君婿而君子也君應之曰固吾婿也雖微吾婿吾猶將子之此其主義較然不欺无友者也不欺无友必不欺生君以傷其赤子吾是以知子斯為賢令尹豈惟令尹又必且為名諫官今水旱時有軍興大騷流移載道邑有廢井村無炊烟民窮固且死而官之譽日起朝廷遠無由聞子斯為政務在拊循其民因欲從好除去其疾苦斯乎字下不斯乎伺上上之人知與不知無異操此其不為欺于郊保之外必且不欺于交戟之內異日為諫官必且盡以民間利病吏治善敗聞於上吾走

以知子斯必為名諫官猶是語以要之其日

直指輯畧序

直指輯畧者輯直指孫公疏議之畧也公奉命按行郡國者三矣所論奏措注近者在筆轂之下而遠者周浹於吳楚百粵之微曉然如揭日月不待標牘而詳矣周公樊公故公所薦達士又相繼為直指以為為史視成事耳則相與輯其疏議以付梓人而問序於余蓋余讀邇人焚草之語而嘆古人之慎也彼以愧世之為人臣而沾沾為名高者然名隱而事無所藉以顯則夫碌碌沉浮者託而匿矣我國家設官獨重御史臺御史入替軍出持斧一切封事要於陳說吐亮為當代規豈以自章灼也公自拜命為御史直聲嚴嚴有攬轡澄清之志初按浙丹桂江右又再按歲轉問俗俗有疾苦平冤滯法銅墨義形於白簡誠奮於丹筆屬詞指事盡奏惟允飛文

走撤動捕山岳儒之乎耳目銜鏡之公而已
無與焉夫朝上一派廟堂俯而報可者美歸
於上也夕下一議諸司長史卿而審行著美
成於下也上下之交暢於御史公之名顯
而事藉以無隱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世固
有提衡著作載潤色之具而行部不逮閭閻
亦有閭閻封疆備觀察之任而誠信不登
衆斯以喻立功立言兩者蓋鮮矣廼如經
緯焉變彈忠竭節贊為風霜需為膏雨則公

之功在而言且不朽從前所著為典故從後
所做為儀刑流芳揚光比於功令則公之言
在而功亦且不朽言室滿堂言堂滿堂成而
行之又何隱焉夫疏若議公之疏議也而事
則天下國家之事也天下國家之事公所不
得有亦不得避也韓魏公為諫官三年所存
諫稿欲飲而焚之以為無以彰人主從諫之
美乃集七十餘章而傳之夫士挈網執憲以
報國故發不得言為名如以為名也避人美

草豈不蕃然諫草未必傳而焚諫草之名
傳吾且安所避之惟不斬名不避名如韓公
者足師已二公為公輯是編意蓋在此故序
其畧而升諸簡端

送郡守衛公祖入覲序

郡守衛公將朝於京師其僚王公劉公邵公
馬公與郡吏民皆祖道而使馮子為之辭蓋
天下有治平之原而余將以計典卜也治天
下賞罰兩端而已賞罰莫大於計典數年以

京相集

卷五

四

重能吏而比歲專取廉能吏驚舉風發工
治辦喜聲名不務深求百姓疾苦矜其所長
以渡轅人天下奇其用疑其心而能吏絀廉
吏節約不煩民然躬自刻厲以治人多不寬
一旦有緩急往往不能掩其所短天下高其
風局其用而廉吏絀夫上疇重而賞行焉而
名附焉實行名附而天下求之者厚短長立
見重乃始輕於是賞者不為勸而受罰者有
辭衛公廉吏也而於足以濟執法堅布令平

寬嚴相輔事至主決然未嘗以行能騙人與人語款款任質而未嘗徇人以非禮人亦無敢干以非法往歲郡被災公率吏循而拊之饑民得無死明年歲稍登流移來歸室家相保政平訟理教化漸興公乃以歲事告成功於天子天子必將褒寵公以風示天下天下奇其用而無能摘其瑕瑜高其風而無能窮其伎倆是公以能重廉以廉重能是朝廷以公治一郡以一郡治天下吾將以所賞

前漢書

卷三

三

吏猶以上日與廷臣比肩稱萬壽近者臣子精誠不能感動天地曠時經歲不聞清蹕計吏足跡不及掖門之內獨以職事聽于奪於考功羣情鬱結如冰髮睇朝陽此九廟所憫惻也此見皇上裁決政事英斷如神不惜內帑數十萬以活兩河之民豈其加意於民而限此咫尺不一見親民之吏此必不然上誠出而見羣臣羣臣各奉職而進職功能行賞罰計吏得瞻日月未光歸而與吏民頌說亡敢有名賞不相應以千大興則太平計日可望夫世之治也外僚輩輩也世之季也是臣九閭也隆替之故其在今矣不佞將以計典小也

前漢書

卷三

三

賀按察使陳公還省總憲序

吾嘗觀前代吏治人人得行其意而本朝一舉於法賢者無敢踰法不肖無敢不及法入臣奉典章守成憲而天下治故法與執法之臣最重存則御史大夫總憲度而副若金

分淮方鎮未有以御史大夫淮方鎮者有之
則制府也在外則觀察使總憲度而副若會
分淮諸道未有以觀察使視道事者有之則
衝邊臣鎮需次督撫者也齊於海岱間稱都
會然以存內地不得視邊鎮比以倭入屬國
震於鄰 天子憫然東顧命江右陳公以觀
察使來視師海右有觀察使自陳公始公至
定約束申軍令簡異能甄壯烈指揮易置氣
色精明而會歲大疫暴掠四起旦夕之備皆
禦禦不自保公取甚著秋之百斬其首以狗
命有司大出倉粟賑饑民氏始有固志居三
月而政成 天子乃命公還省治觀 察亭公
且行郡守魏公屬余言為贈余作而言曰諸
公知 天子所以命官之旨乎公以觀察視
道事重海防也其還公觀察重憲度也憲度
重而海防益重今吾郡所患獨在無兵無歲
耳不教之民一鼓成列猝有緩急驅市人而
戰奮粗絕挾計不及踵法為之也強者振臂

弱者得腹亂民不戢則饑民不棄使四境之
民悅有弭逆待恩澤於上而無敢有越志法
為之也故有執法之人而法始重法重則天
下事乃可得而理李石論治天下以為法行
則易耳趙廣漢每恨二輔亂其治不如其無
治之也故偏治則難兼治則易以公端嚴公
亮獨綱引帥取國家三天而輕重布之以表
正百僚臨長百姓官不易常民不失業齊魯
之間誰不安枕夫東人之困亞矣使閭閻受
其困雖一郡安猶未也聞省受其福吾郡亦
必與焉今有象而敵尺寸而補綴之無益也
取而更其半則更虛必有跡一支病則獨見
一支息耳然其根本虛精神不強則一支亦
不可得而理夫國之精神根本在紀綱法度
耳無歲可錫可賑無兵可簡練也而無法則
運不可以治故夫重憲度者所以重海防也
余與公同舉進士公以名御史按塞上余實
執鞭弭相周旋今年在部守私其顧復知公

者宜莫如余故為論次朝廷命官之肯以賢併以自慶云

壽那封君八十序

今稱壽者與壽者何其相反也夫壽者抱一履和壽生而不染於世而稱壽者引古今敘家世爭覓世之赫赫者以為寵故壽務欲稱壽者務顯稱壽者以其用而壽以其不用夫壽者與稱壽者則何其相反也以余觀於黎丘那公蓋得壽理焉公齊魯間隱君子也晚

年八十

卷之三

元

乃以其子貴公即以其子貴而意益相挹損不欲以三命誇里人時時從一二長老為布衣食飲詩相樂無厭則謂長君曰爾以一介自致青雲黃金橫帶不可謂不重雖然太白若辱吾恐其舉趾高也與其富貴而羈吾身不若菟裘之可以老子將隱乎吾與子偕於是長君上疏稱病謝事以歸而公意益適神益王已著益進故春秋八十而形不衰嗟乎此所謂抱一壽和壽生而不染於世者耶夫

世之所為擾擾者積居遂時未有不欲其家厚者也埤益執掌感顧雖而歌四牡未有不欲其名顯者也當其顯榮濃鬱侈然以為已有所之既厭茫然思其本始如夢如泡然後如向之顯名厚實非吾有也故自為者無如有其身為子者無如有其親今夫火之用在於光然光猶耀而薪猶易盡故為薪計者無如以不用而自全龐西有烏焉虞者得之貢於上林長鳴顧盼欲啄華軒之側亦何所不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快而為其子與母者無如相守而上下於隱坂也故翁之壽也隱而以其子顯長君之壽其親也顯而以其親隱總之翁以不用故全其年長君以不盡其用故得娛侍左右與其親常相保而使公焦神極能用同勞薪居同澤雉即未必若此壽使君驅馳王事家有視蔭之親而外有望雲之子公雖壽弗快也如公者可謂能自壽長公可謂能壽其親矣密雲令楊君於公為姻親屬乎修酌者之詞余

交長君最歎為公稱書何必滅楊君然稱壽者與壽者庶無相反矣

列武經七書序

夫兵非經也陰符也而明言之權術也而豫教之變事也而經名之其有不得已也乎武不可常而兵不可去兵又不可不教而用故談兵者其言未必經而可以經武兵可傳用兵不可傳也先王講武以誠民九伐明罰九

宋史

卷三

一

三

載定藉東耳一鼓衆目一麾不過明商賚謹越遂用戒不虞夏官司馬他無所授也宋元豐中始以孫子吳子司馬穰苴法三畧六韜尉繚子李靖公對七書頒行武學習之始號武經夫古人授成於學獻藏於泮皆以文經武武不為經也宋人立七書為武經而不聞宋人之武甲於漢唐彼能談兵不能用兵耳秦隴豫章之木不即謂材材所自出兇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天下之至精也使至今猶用之則已朽矣然不程其度則亦弗適於用

受易者不言數授詩者不言聲以言傳之以不言求之者也武帝欲以孫吳兵法授驃騎不肯受乃曰不至學古兵法顧方畧何如蓋學古者以增寬為減以死地為生乃善談兵者也徒讀父書則趙括耳古之名將無慮十百然計心有所獨契神有所獨往但無敢以意說於古法在武經惟孫子最精最難當是子裁然用之於具不盡效具子穰苴子開善將名不聞有所授書書最後出皆發其胷中之藏為一家言言自可傳尉繚子大旨與吳子相出入其有所鬱結不得用乃退而著書李靖兵法世無完書畧見於杜佑通典對問出於阮逸家或因杜氏而增之未可知也三畧出黃石公六韜出太公橋邊黃石故非圯上翁彼不欲以名聞於世何以書為六韜之詞與丹書不類然其奇大秘畧自是三代末手陰謀之書非戰國以下策士所能附益也大畧著兵書者或用之而效或不得用而

託之於書或其人本章顯而託之於古非謂
足以盡變亦非謂不足以盡變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余同年魏公撫綏重鎮領三閫兵緝
是書以授將士在遠言遠姑舉其切於戰守
七書不必盡武事是編不必盡七書要之得
其微言可無入乎五步之內今天下以恬以
嬉幾於銷兵當魏絳和戎之日而日禦禦焉
討軍實而訓練之倘亦有山太傅之思哉

宋伯集

卷五

七

宋伯集卷之十一終

宋伯集卷之十二

北海馮時用報著

序

刻三太史詩序

余與太倉飲實甫讀書中秘三年而未嘗有所拂也實甫有雋才沾沾自喜高準深目驟見落落難合不可得親踈也時以奕佐酒牙實甫子告歸五年而復會於長安始與余談詩指摘取喻栗若嚴傳而余始有意乎其

清儒集

卷五

為人無何以憂去又五年入長安相視而笑莫逆也語連晝夜無復者蓋余與實甫淡而益親久乃無所不盡而實甫復以病去則出其平生所為詩千餘章使余定之余取其十之三錄其副藏笥中再逾年而實甫死王敬卿者閩中人以進士及第官翰林磊落丈夫也與人語直吐肺腑無飾詞無隱情居與余相近時偕肅以占閒步而過余所為文若詩必以示余余親教卿如同年兄弟行也教卿

宋伯集

卷五

病且死遽于至榻前為訣別以誌屬以占以墓未屬余蓋教卿歿四年而時時入吾夢焉萬仲明與余同舉於鄉又同官詞林其在詞林以先輩禮事余其齒於鄉則弟富之歡甚無間以文章行誼相質予意所不可輒欲客而請教易之其人溫溫長者頗有後福而亦以病先死之日余親合斂余同年廉士過檢遺文亂帙中皆余所評臨手跡在焉蓋余自束髮登朝從士大夫游大畧文字之交為多其摘余文無所不盡者實甫也余摘其文無所不盡而無所不納者教卿仲明也余方僂未有以益實甫又不能求益於教卿仲明而三君乃去我而先文人喜相軋高者斯自有餘其次不欲示人不足吾誰使言之而誰使聽之實甫詩龍雅高秀五言似王孟七言似錢即諸體皆有妙境教卿詩法出杜有沉驚遠往之氣大畧似其家槐野先生而文以質掩仲明學初唐典重濃麗七言古律中有此

勝者而情以詞掩向使假以數年以彼精心獨詣取善無厭皆可以冠冕詞人為國光華乃竟中道天開以先悲哉當三君初逝余欲綜其遺文使行於世為冗奪日日未果既得請假歸乃始序而刻之先者復生生者不愧余於三君已愧宿諾矣

贈中丞王公入掌臺憲序

先是懷林王公以廷尉無御史閱延綏邊事既報命即道中拜御史中丞視師上谷方是時疆場之事敵利極已亭障宛以待市甲兵銷以待款輓輸之膏脂待費將吏苞苴待選士卒老弱朽腹待免我重挑釁首難之戒而彼縱其窟壑猝有變而我無以待議者謂今日之事不大革之必且因之無能兩利公至從容恬愉不驚不擾寢闈暴殲常如帷席之安惟日閱士伍清粲餉簡駟飭械以待虜變而後言馭虜事歲例開市費約二十五萬有奇頃溢額至二十七萬虜至秋率乘未市挾

李伯集

卷五

三

我必予子即以為例公裁為二十三萬有可議者謂必拂虜費且什百矣公曰百請百與一不與必拂百請百非百不與亦拂總之拂耳吾寧不與以其費獨闔士易戰馬吾何患大額外不可得而先失願內虜必不然卒如公計三年縮費十餘萬屬夷史酋叛出塞隸谷蠡部會虜王掠我西陲開絕市實則執史酋以自贖朝議欲誅之公曰誅之是誅一夫也而其屬且千百人誅一夫而千百人自絕於漢於策不便乃發傳遞移書大司馬密調護之史酋得不誅招諸夷諸夷吏斬獲虜部未歸谷蠡不勝憤構邊三戰三却之東西跳梁百計座罵年無崇公何則復俯首就約東塞下卒有為虜偵諜者公以計殺之溫偶賒請長伸堡故地公使兩卒鉗其使出之葉街亭卒以私忿殺部夷卒五人釁成矣公憤不過厯布數百疋而紛立解凡中間犒賞歲例外圭撮絲粟不輕以予虜虜遁亡命未

李伯集

卷五

四

者畫遠運之慮中機璣琦玆藉軍謀塞下公
勝敵之萬端使無及亂其為犬與羊則嗟惜
之為虎與狼則號訶之銜之解之鞭之勒之
標而縱之張而弛之于之必先持之獎之必
先膏之示之以害而始裁其利予之以大利
而始裁其小利居嘗曰吾何賴於欵夫公之
不為欵也特欵之精者也故公居塞上三年
盡祛長虜媚虜積習而虜益恭 天子用嘉
公勲念公勞外久詔公還朝佐御史大夫視

卷之三

五

院事封公二世如其官廢一子國子生公等
矣疆場之事托於擔負然天下微獨郊有焉
而鄙有寇也方今 主上端居靜攝泰交之
情雖未發而官府內外隔闕如九閭馬噴室
之譏格者十九執秩之吏去者十七而上下
相激相疑浸尋未已天下可愛何獨在邊公
敵邪之司直哉引經而齊之操刀而割之於
何不正愚獨以為大直無繩大強不競是非
相乘利害相攻如水在防火在原未嘗暫靜

也操而激之動而擾之則亂矣善救火者撤
屋薪疏大道則火勢及一室而止治水不務
導下派隄之障之激陽侯之怒則益決益塞
蓋塞益決故救水火者勿與水火爭所損者
小而全者大治天下亦猶此矣公既以閭閻
操縱用之在邊而效令之來也吾且觀之在
庭余與公皆業詩於詩得二甫焉吉甫止伐
穰貌而詩頌之曰文武吉甫山甫補家式辟
而詩人頌之曰柔不茹剛不吐夫功有決於

卷之三

六

斷而或敗於激德有成於直而或廢於爭無
亦剛柔之鮮中而文武之劑量未審乎為人
臣如二甫者可要

送薛青雷都諫之朗廣舉楚繕序

今年春薛君自都諫舉楚繕具門下士問言
於余薛君余所首舉士更十年而薛君遂自
舉士且階三品官易達也時易逆也離合不
可常也不佞於是予三嘆初薛子自吉士為
給諫要人鳴之引與共事薛子謝不住曰士

而附人非士也居官業不能無是非毀譽又以附入人之得失我亦與焉是前之是非與譽一而後之是非毀譽二一音猶不往而况二也夫守身若薊子者可也蓋治世如堯舜其度厲搏擊待人短長相刃相刺如風雨晦明戰兢陰宇下甘言媚詞覩人顏色無所不唯諾似和不激不阿不可親疎招不來麾不去屹然獨立於世而不跛倚似守故治邊夷世皆有三策吾皆取守焉薛君曰夫守身居先

卷三

卷三

卷三

與之為抗操成心以違之而言者始拙三年以來一鳴輒斥一片不淑伏在草莽者百餘人於是言官者十而一非言官而言者百而一嗟乎士何其易勇而易怯也則所謂盡人言者盡不言之然也薛君為諫官遇事即言言富其事而止亦無依違亦無抗厲亦無附麗亦無進退此所謂屹然獨立於世而不跛倚者耶無論守身即守官如此未為失也蓋數年以前朝廷論議多待言官而發或行

卷三

卷三

卷三

言之則守官由今言之則守法吾始憂病于
臂在焉夫治遠者難守未必勝也可以無大
敗居官提身者能守未必利也可以無大害
吾願與君終守此言也且以與君之門人共
之

贈祥庭張君序

祥庭張君久以醫給事禁庭非其好也棄去
之客長安中余善病服其藥輒有驗相與數
年矣未嘗以一言一事于余余甚重之客歲

宋伯集

卷五

九

室人病熱邀張君診之曰脉治也無病是血
勝氣殆有孕乎必另也今年春孺子生稱月
病急驚風張君藥一刀圭暫止旋發則召諸
醫標治之數日勢益急所服藥皆便俱下口
中吹沫不休四肢震掉無晝夜諸醫皆曰投
重矣而病不應是殆不可治張君曰藥是也
而病不應此元氣不勝藥力耳夫藥與便下
者胃不運也津沫不止者脾不收也此其微
為虛為寒若以藥補胃氣以胃氣行藥力於

法當愈即取前藥加補劑哺之余初見孺子
病急不忍視入擁余而卧僅日午諸客會食
內人傳語曰孺子寐矣余曰是以將食偶寃
我耳食竟入視之則膿已耐矣薄暮而寤病
減十之五又數劑而愈余大喜過望且謝且
問之君始是病更數日不愈何其緩也一藥
而愈又何速也張君曰始吾蓋嘗之也少嘗
之而非是吾且違之而復嘗之既精審而始
專其力焉夫小兒不能自言所患苦血脉未

宋伯集

卷五

十

定不足據也其症又多兩相似臆而決之幸
而中效甚速然不百全以來裏動靜病與藥
相牽不能取速效然可以百全以扁鵲聖智
亦且起度量立規矩權衡合色脉後之君
子不飲上池水而偶言見垣一方人何也余
聞其說而疑之非獨論醫蓋涉世亦猶此矣
語曰可則從之否則違之疑則少嘗之疑者
聖人之所不能無也不疑不能明不明不能
斷故當其疑莫法於聖人當其不疑莫勇於

聖人而世且蒙養備用杜用門以及於傳
事以不身至而除良為智以任智腹不咨詢
為斷以多言不稽考為習事以不量枘鑿而
陷禍患為有執且夫利害相舉禍福相倚是
非相亂吾所見未定盍亦少嘗之嘗之而當
因竟成之不當而有患不過如所嘗而止吾
可別求其當者庖丁之解牛也每至其族蓋
亦有疑焉世但慕其一朝解十二牛而不知
其視為進行止則何如余故論次其事以告

家集

卷五

七

賢與士之秘建者

伯父伯母六十餘壽慶

自我曾大父以來夫所號德而同壽至六十
者自伯父伯母始弟均以書來曰願兄為文
壽之也吾父少伯父兩歲當在懷抱時猶及
見曾大父大母曾大母愛伯父曰是醇謹類
有厚德者曾大父愛吾父曰是生而孫且穎
敏後必大發伯父與吾父肩相隨武相接少
而婚長而讀書又長為諸生未嘗一日不同

家集

卷五

七

避康耳羹蔬食共食則甘不共食不甘自吾
父官中外而伯父曠然無與處春秋節序兩
相憶也吾父自中州于告歸不復有當世之
意庶幾可與伯父周旋無復離別而伯父已
病癖不良於行聞吾父且至奮然為起已復
自廢病即未減飲食則益矣吾父日携具省
視之即之別墅必使人與以行傾三雅呼五
白道三十年以前事且語且笑意氣忽如少
時不復知有病伯父與吾父雖從兄弟猶之
同胞猶之左右手夫壽伯父者亦以壽吾父
也則使使者致祝曰願伯父時飲酒勿過也
僕臂藥以自持伯父而愈一丘一壑時與我
又共之則又祝曰病不病有命焉伯父置此
而姑謀樂也省思慮加餐飯以與我伯母皆
究於高年則又祝曰伯父無恙伯母無恙使
吾弟均得享精一嚮以紹隆先業吾弟兄四
子長士鶴已蔚然雲頭角伯父伯母且見其
嗣吾弟以起也此三者存人事不可必吾請

以卜之於天伯父善人也必且有獲福不事
其身必在其子孫蓋我叔祖先祿公之子三
人而叔祖母衛夫人奇愛少子故介軒叔產
稍豐伯父獨膏而伯父安之無一言即與吾
父如一人亦未言也退而察其邑怡然無少
異者叔祖母既逝介軒叔析其產而中分之
伯父博不受曰是固弟之有也介軒叔曰若
治其始則兄之有也宗族間以為兄弟間諒
總皆不可及而處伯父尤難以名卿之子內
不能給朝夕外不能償債負而無幾微見顏
色我曾大母撫而知其厚德有以也夫有厚
德天必報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吾是以
云遂書之以為壽

送郡大夫介吾范公祖入覲序

明年當大計羣吏會海上倭報狎至於是都
御史御史上章請留諸郡縣長吏視事而以
恭佐朝京師議既定吾郡守不行矣天官氏
覆其章留並海十州縣備非常其餘皆入覲

如故吾郡守范公不及裝而發車及於蒲胥
之市士大夫皆出祖訖稱謂曰何其遽也兩
臺與天官氏異指乎而吾以為皆是也海氛
甚惡且張且翕彼丑為龍為蛇以蟄自存而
俟春和為鯨為鯢以噬我北扼於王師不得
退而別圖陰平之道則內地受兵夫擁十二
河山包險阻居上游惟吾郡最重恃遠不備
戒在官矣吏不備而危與危而求備則不如
先事圖之與其使人代鹿無寧使庖人自治

都御史御史議是也夫禮莫大於聘朝儀莫
侈於元會課吏治莫急於殿最詢國典其重
於秦魏倭在大海外而我斤斤自守缺會同
之禮非所以尊朝廷明臣誼示中國廣大
也此兩者皆是而天官氏所持者大吾郡齊
也請徵齊事咸王時不准朝者數車委政卿
大夫國人不治諸侯至伐於是召即墨大夫
親與語封之召阿大夫親與語烹之始起兵
伐趙魏敗魏人魏人請和趙人歸我長城向

使威王非朝見事臣躬行誅賞史終不盡力
雖起兵兵不為用而敵人不服故氣決於內
而威奮於外則戰勝於朝廷之說也 主上
神明英斷撫臨萬國非齊威所敢望而頻年
以來法官靜攝廷臣稀得達見不能無引而
玩愒今天下郡國皆集轂下 上亦且嚴深
居之遠密思明堂之顧敵璽王在廷鴻鵠漸
階天光下臨延問得失上下之交固地天之
氣決中外羣臣喜色相告皆有精明強力敢
介雷風之意合百僚心力以彌內釁而禦其
外侮雖萬里之外可使歛衽來朝夫倭首難
於朝鮮就我齊教暨及宜莫近於齊所謂田
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宜莫如吾齊而不事
左右以求譽者宜莫如吾范公范公准吾郡
二年其守介其才達其政平其節安其量恢
乎不可涯涘也汪汪千頃意其人乎舍為雲
霧寧為霖雨冒崇山蒸大澤四境之民無不
沾溉者此 天子所欲亟聞而天官氏所為

宗伯集

卷五

三

書上考也吾聞先王之制畿甸侯衛莫敢不
至而後聞及要荒之外則有征伐之師威讓
之令今日之事倘亦修名修德之時乎海濱
外臣則何敢復焉於是范公飲未卒爵升車
而去

賀大中丞夢池李老先生考績序

國家以劉保為左右輔命御史中丞以節鎮
填撫之兩中丞重等耳自庚戌之役戢荊早
晴而晏關中丞歲提兵塞蠻蠻之四兩鎮羽
書交相見正比太虜係塞邊人執冰以游何
況藩籬之內於時剽竊苦土蠻屬夷闖入塞
也而保鎮守無事吾獨以為兩中丞知左右
手以扞外有緩急以衛內亡遠近天下無事
則已一旦有事誰敢不執鞭弭以從乃劉以
有警遂有兵保鎮以無警遂無兵則疆臣之
職謂何是李公被命至則申軍令定約束暨
山堙谷以設險蒐卒補乘以治兵簡將吏情
戚不任者易置之於是將始知輜鈴士始知

宗伯集

卷五

三

尺籍伍符所關蓋樞而國勢蓋專則李公之為也夫治遠其外耳淳沲易水之間天下郡國北走京師道也其民慷慨任俠易遷徙水旱不時吏不為意則去為盜賊以至奇袤相約結禍福相怨勤三家之閑亦有之前代極亂之階往往乘是而起公履治民無若治吏則與二三監司課吏之墨者剝者虛僞不事事勞民稱通使客者亟去之更推擇廉能吏與吏始示以向方而以鯨鯢持其後吏凜

李伯集

卷之三

七

舉奉教令歸治其邑詢百姓疾苦而節蓄其力汰浮費減重役豐積貯厚風俗盜賊之源息妖亂之萌折則李公為也夫民與吏其外耳主上神聖以三尺繩大錯意在獨持太阿以肅左右宵人不達此意鈞連告訐發機微則委波遠近中外皇皇謂大獄且起公獨引古說考事實明其不黨當其始事徵獨公以為不然旁觀者皆知其不然也及禍福內攝局變外推責有所獨肩而智無所獨任柄

有所與持而謗無所與分於是乎旁觀者不敢明而當局者不敢執公獨徐登而奔應之嚴持而易出之上不至扞詔肯下不至損觀聰明覆盆之柱杜告密之漸則李公之為也李公撫畿南凡三年功能顯然司封民上其績於朝一切褒勞錫予具有令甲行且以驛書召公而公之屬某君某君來徵詞於余竊以為中丞之職二而已持節以出則在典史治勸武備拊循士民輯寧疆場而其執簡以入則在振起紀綱別白忠佞權輿六曹之政而出之以整肅若此者非異人任也事在外即最艱最鉅以中丞尊重臨之斧斷霆擊無不立解而當其在內即極細極易亦有非力所及者今即東無倭西無虜中原無盜賊禁使范文子山太傅見之憂方大耳討公必有訐謖碩畫弘濟時艱者外之有成績也請從諸君子賀公外宰而未必無內憂則願因風竊有請也

李伯集

卷之三

七

國朝典故紀開序

余與世用偕官史局別職舍而共處稍謝述請取古人已事差次之而世用曰取法於遠不如近也即又取當代事為一編而世用曰吾與其繁也寧簡事可備言可紀不必見自已出也以魏弱翁之才其大者乃在條上漢家諸名臣故事耳余以為與其取諸名臣奏牘不如徵列聖之典謨也於是世用視諸故府紀所見聞久而成帙屬余更定摘為十

宗伯集

卷五

一

八卷凡關國家大政大本則書非大事而於世為急則書非大非急而為異聞見則書非異而事所從起則書蓋本朝文謨武烈識大識小半在是矣每見野史紀本朝事者其書不雅馴又遞相祖述轉傳轉失其真鮮之實新者轉相質也而不知其所由世用則躬入山而尋斧焉非官師所材則弗取也中丞王公雅意經世讀其書而愛之亟以付梓人刻未竟而世用卒嗟哉世用所論次未及

施用也然可謂有其意矣

賀大司馬邢公平倭奏凱序

今上御極二十年倭始發難於朝鮮朝鮮急西向委國於天子天子出師救之七易歲再易本兵四易制府三易大將若攻之若封之皆罔功天子乃命邢公以大司馬往視師賜之劔曰大將以下不用命皆斬公既至軍中標鉞登壇乃誓師曰必破倭有死無二當是時倭已破慶尚道軍晉州傳其國都公

宗伯集

卷五

上

趣中丞楊公大將軍麻公夜馳入王京城而以檄隨其後曰吾徵天下兵百萬且至矣倭望風宵遁是年冬公所徵兵將皆會公以計廉行長息擊清正三破之壓其壘而軍清正乞和公曰吾受降不殺和會天大雨我師解而歸倭復收合餘燼以棲於島山議者踴揚中丞語侵公天子不為動命公濟師公以一將軍廉清正以水兵圍行長石曼子率諸路倭來援公授諸將方畧邀擊大破之石曼

子藏焉禽傷九州郡守正武先後斬首五千
叔倭赴海死者無算海上之倭跡如掃矣捷
聞天子曰以天下之獨使朕得行誅暴之
義與繼之仁惟曾臣庶臣功諸將士良苦暴
露幕府急數之狀以聞君子謂是役也於域
內有大功三而斬獲不與焉中國所患苦倭
與虜耳倭急攻朝鮮朝鮮且亡朝鮮亡倭且
鄰虜以倭之技遠交近攻近交遠攻共長技
也倭資窮衆虜資倭役俞而出不意則我諸

宋伯集

卷五

五

邊皆受兵古人通西域以制虜今日救屬國
以制倭倭自南虜自北即使偶發而時至彼
謀不令我力不分於中國自疥癬耳此萬世
之功一大兵大役之刻也大役大亂之府也
故度遼橫海之役天下往往騷動以憂於前
我虛諸邊以兵虛中原以誦控弦之士十萬
而餉糈是罷具糈是離亟而戰戰並海而城
守費又稱是義歲而兵不頓財不索者自公
破倭將歸鎮士歸伍農歸畝久勞得息大獲

得返父子兄弟夫婦熙熙相保此生不復見
兵革海內外無他虞此萬世之功二朝廷
天覆四夷斤斤守臣禮無如朝鮮桀驁敢為
逆久持而不解無如倭順命者不能使存衛
命者不能使亡則何以臨萬國載籍以來亦
有出師大海外救人者否主上之於朝鮮
起死而肉白骨也仔一亡國摧一強國以風
示四夷之君長莫不稽首內向周敢越志
天子恭已受重譯之朝國勢強國體尊此萬

宋伯集

卷五

五

世之功三國家破倭之功無如劉將軍胡司
馬劉將軍以斬首八百爵通倭倭以颺風至
偶一戰而勝耳胡司馬綏定江南所當倭不
過數千半中國亡命其酋長非有成謀也我
又自戰其地自食其果其於今日之事勞逸
相倍所當衆寡強弱相什而勲伐相百也說
者曰倭首關白死故諸路倭皆解去余以為
成大功直輪功耳攻堅與攻瑕權強與侮亡
不問也呂氏不死周太尉不入北軍溫不死

季存最不入汴成敗亦惟天所授我奉天討
賊伏天誅是天贊我也即使良平謀衛霍得
寧能達天當公出師時關白尚無恙議不反
顧行不旋踵我攻堅而倭敗我摧強而倭亡
此非公之乘時而時為公用也以 天子威
靈掃境內而屬公計豫定士豫附陰號其魄
而顯奪其氣形是勢屈而走耳議者不務宣
布國家威德妄張倭形勢貶諸將成勞解載
士體非所以揚休美勵戰功示四夷垂萬世

三

也蓋國家威德遠矣以隋唐之全力人主自
將不能使已殘之朝鮮亡 主上命一司馬
能使已亡之朝鮮存朝鮮易與耳元世祖當
混一之初以數萬渡海之衆不能一矢以加
倭我當承平之餘使數萬渡海之倭不能一
矢以加我吾不暇論幕府之功遼軼先臣而
誦 主上神武出前代遠也倭事初起也始
議戰已而議封已復議戰議守議撤兵議功
罪章數十百上 天子下是臣議是臣所不

能決 天子獨決之間以外 天子以昇督
撫兵交於原議戰于朝督撫所不能持 天
子為力持之進退不中制威福不下操旆便
宜寬文同期於盡敵而後返下令如風持議
如山故公得展布四體亡所顧慮以成戡定
之烈向微 主上獨斷議不知義更兵不知
義却公之身且不知何所置之差差世議何
極之有功未成則曰是固不可成也既成即
曰是不難非但不難且亡功非但亡功且有

三

三

罪倭不退即以不退罪之倭退即以退罪之
自始事至今日非 明主斷之而誰斷者由
斯以談則前所稱三大功者非邪公之功而
天子之功也公既振旅以還行飲至禮 天
子必臨軒延見功臣即問公何以破賊公前
具言盡 天子威靈神聖所暨也少間而後
以范文子山太薄之說進以 主上料敵何
幽不洞燭以 主上決策何事不割斷惟
聖主為能外內無患亦惟 聖主可為忠言

惟公與二三大臣圖之公之屬若部若道若
鎮皆執榷承欽以勞旋車而項公命不佞為
之辭輒論次其事以賀

宗伯集卷之十二終



宗伯集卷之十三

北海馮琦用經著

序

魏中丞奏議序

天下之患莫大於君輕其臣夫用不用世所時有也即身不用朝列未嘗缺員一輕即儕輩盡見輕矣故為大臣者寧使人主不用無寧使人主不重也吾友魏懋忠以御史敢言無所諱朝責欽手避之坐謫外吏旋召為南

金部郎

光祿少卿

游至御史中丞持節撫

晉陽三年詔增其秩填撫如故廷中推轂為

少司寇司空大理卿皆不報懋忠乞身歸養

疏八上上輒慰留之先後所請違事吏治

及民間利病凡百餘章皆報可言者請於山

右株木抽稅如畿內懋忠疏爭之疏雖留中

然皆以其故而止株金之役即不止然中貴

人不得訖有司民不善病也甚至切劘主

上抵觸貴近上終不以為罪嗟乎懋忠何

以重吾君吾君重之若此懋忠為人廉直

獨立其廉官如寄也妻子皆留侍養獨身之

官携二三僮僕與書數帙為伍官舍寂然如

修頭陀行者朝而受代夕可就道慷慨憂國

憂於至誠如赤子為父母終日號呼父母不

厭也蓋懋忠於古人中家似汲黯蕭廉懋忠

亦廉廉者直諫懋忠亦直諫武帝重黯

上亦喜懋忠懋忠常居外懋忠亦居外然黯守

灌陽伏地不受命以不得與朝廷事為恨若

懋忠者今日可謂不得與朝廷事否也人臣

效職無論內外顧言與事何如懋忠試自度

即佐司寇司空大理卿能使其說必聽否

即不聽能復調劑其間使民受一分之賜否

然則今日用懋忠與懋忠所以效用宜莫如

以中丞節撫一鎮一鎮之事無所不得為而

自一鎮以外亦無所不得言此其用與黯功

相萬也漢武試重黯未盡黯之用主上用

懋忠亦復重之雖同無加於懋忠而主上

任人賢於漢主遠矣武帝時大臣受選用事
一切輸合取寵至使人主不冠亦見罪戾亦
見反以爲人主親已蓋務容容以自媚不知
人主已窺其底衷以爲若輩皆操如舍魚耳
可禁可辱可生可殺可使大臣爲危薪城旦
亦可使方術執執張顯養夷於大臣此皆
始於人主輕大臣而大臣自爲輕也大臣誠
自重無論用也即不用亦且自重自輕無論不
用也即用亦且見輕 主上神聖執大參鏡
源品如別者素海忠介起田間長留臺也
上知其直也屢司寇以病廢而數念之 上
知其廉也陳太宰屢忤旨屢乞身優詔留之
主再四度而予美謚 上知其介而有執也
魏慙忠論奏累百讀直聲震中外而終不以
爲罪 上知其清忠不受爵祿也然則大臣
所以自爲重輕與人主所縣重輕之者亦脫
然可親已惡故因讀慙忠疏而論次之布
聖德於天下使知 上意所嚮云

送郡伯胡老公祖序
詔安胡公之守青州也擇自登州肅其氣登
州方倭事急海上一切戰守備皆倚辦公都
御史仲史交章言公可登州守可按察僉事
皆不報宋後請以爲青州守許之公嘉阿有
正骨識大體敢任事其綜覈微密如魏弱翁
被服儒雅典教化知文籍也行之期年民以
大和會有嶽山之役使者四出蓋鄰令不勝
煩上章稱中貴人中貴人及臨之有詔遠益
新除警詔徵即訊胡公及其佐燕公曰是理
項吏非墨吏也中貴人上言此兩人實送其
幣以行詔奪爵一級於是經畧邢公嚴上祭
倭功次海以內胡公功第一章下大司馬未
覆而胡公解郡事公既開命稽首北向謝歸
郡舍治裝裝無可治者卑卑就送士民空城
郭送之皆嘆息有泣下者擁其車不得行公
曰守力不能抗中貴人爲百姓主守固當去
去官以老以病以墨以積賦任威以才不任

郡刺守獨以忤中貴人去其忤中貴人固忤
旨或謫為尉史為編氓甚至赴遠長繫謫士
伍而守罪獨薄謫獨輕守即去其耿志上
之賜故事謫官自掌員以外去住得自便不
去且隱於吏去且以吏而隱守即去甚適也
百姓注曰公道不適吾不敢知吾儕小民知
小民耳自公之來民不苦水旱不苦賦役不
苦軍興微發獨苦積然而公在也此者權說
告終之令下矣山不足蔽代之賈不思農民
之既瘠矣無所告語獨以公為天公見之
民復安肆命乎嚮令令去嚮守守去何
民民即脫屣去耳顧安得無瘠無稅之
吾足乎諸紳大夫曰善汝少民獨知小民
夫初使者鎮守之漸也乘人主之所嚮而
其說之所必入自禮曹之外五官者無所不
侵也夫既以言利奪民部虞部權又可緣利
事予奪人生人死人出人照破壞人家族
而違左仗者騷騷兵事扼守牧之沅掣中

悉之肘而鉗憲文之功顯類一動五隨人以
不測之罪合省臺之力極其毛髮之屬養不
可得使且取國家三尺而傳易之何有於爾
民蓋漢寺人干政唐典兵而今理財也附麗
之者各以類至亂之興也先見徵象而後以
事應之要不愧緯而要索周吾下圖其憚我
於是太史氏執簡以述曰胡公以釋負善也
民愛民諸大夫憂國是竊推數循理觀之善
與憂且兩去也久雨暴陰久陰易雨山澤之
氣相蒸鬱霧望日恨不頻更及其扶浮雲斷
峰寬剗然開朗萬里一碧亦直頃刻耳夫吾
君者聖主也憂百姓王之不登而偶不慮百
谷之虛也羞戚之不行於百獸而偶不慮其
有所假也以凡人則聖人無異斥鴳望岳天
若以主上神明獨觀而獨斷之則反覆手
耳輪臺必不俟老而悔奉天必不俟亂而詔
公方以東事見推功第一請遂以東事卜之
雷澤對時廷臣聞說萬方不能入及一旦下

明詔罪和議決戰守衛功罪宜俟崇朝而定
我夫吾君者聖主也豈其明見萬里之外
而不鮮銷萌厭弊於千里之內此必不然吾
情此以不恐胡公即欲隱於吏乎以吏隱乎
其為適也亦無幾時矣郡理劉公惜公去以
贈文屬余余不能別公猶劉公也於是乎言

賀王介石公祖羅方方伯序

介石王公以觀察使淮潁青道者三年有詔
揮雲南右布政使中丞尹公萬公請於朝留

樂仙集

卷五

十

公東省會府得旨下部議矣公戒行有日吏
民不勝私戀皆謂望公省會不如專淮潁青
道也與其留公專治餉不如兼兵餉治之郡
已草野之議無能自達於闕廷則詣不佞屬
為贈言夫今談吏治者未嘗不言久任法便
而或以為便於法不便於人情以中外諸臣
一再推擇不報已不能無留滯之感尚何論
久而愚以為與其行久任法不如得恒德不
二心之臣而任之誠得其人假攝柄寬舉策

比及三年未為不久也不然者雖久且無益
於治夫一人而事數吏一事而讓數吏一議
而令數吏一令而法數吏吏則紛議吏則
擾令吏則疑法吏則玩若此者雖久於官猶
不久也王公以壬戌成進士數歷三十餘年
自郎署為郎而暮而藩往來於滇浙閩越齊
魯間四顧中外升沉毀譽與夫人情厭厭
笑如四時之序萬態日新於前而公表哀無
易度除夷無二慮筮仕官成無異孫比佞奴
之報條緩條急上下皇惑公徐起而為備治
兵治餉治城郭民不見擾事立辦治屹然為
東齊保障齊故多盜也如驚里中豪百十
為傳伍任使使氣凌轡下姓持吏短長公初
至下令捕盜盜皆伏法捕惡少年重按之持
綱紀如山豪有力者不得撼搖則相與歛手
避之竟公任得數不鳴赤白丸不起閭左婦
安枕矣大畧公淮事不為擊搏久益堅定情
議不激昂久而績效益著與人處初似落落

以嚴見俾久之淡而磊親誠壹而益信初直
指王公按前公已遷閭藩直指以吏議侵之
及按東省具悉公治行復為疏薦其功能可
大任有識者蓋兩賢之夫此一人之身非拙
治越巧治齊前見機而後見賢者前親其暫
而後親其父也公不見陽鱉魴魚之喻乎世
非獨叔綸錯餌迎而吸之者為陽鱉凡世之
才美易見見而易盡者皆陽鱉之屬也外內
異衡初終改步且前且却且陰且陽以樹榮
名取世資暫雖赫然久即敗矣惟夫操心之
執德固持法堅乃可以久則吾介石公其人
我吾聞德惟一而不言二三罔不函周太尉
當大任徒以厚重少文博陸父知非有他端
世徒見其進退不失尺寸耳要以物之事先
之慎皆久遠也士非識不定非器不疑不定
不疑則不可以久由此以窺公之肩受鴻鉅
為國宣力殆未有量已豈一會所足為公賀
哉

光祿卿雲坡李公八十八壽序
莊生之言曰曲轅之木求無所可用而以為
大用也余以為不然物無所可用必不能自
堅夫且不能自堅何壽之有莊生所稱莫如
椿若櫟世豈有椿櫟而長年者其惟但徠新
甫之材其用之若廟若寢為棟為榱為
闢皆可以數十年而其不用者在深山大
澤輒跡不至其壽且數百千年是用亦壽不
用亦壽也如吾郡見祿李公益用而託於不
用者耶 肅皇帝時李公為給諫張司馬破
倭王江涇斬首虜千級而宵人扼其吭致之
允公率同列上章請緩須臾觀成功 天子
震怒杖公於廷黜為編氓 莊皇帝復公官
親逮至九卿公遽請告以歸又三十年而為
今上之廿七年公春秋八十有八矣當公上
封事時犯威怒逐隆旨嬰奸相鋒寄身虎狼
之吻死生旦暮不自保寧能知壽考至今日
耶魯之材焉驕陽暴之寒霜刺之震霆飄風

時復蕩操試之四者皆無患然後其脉液內
完膚理外堅以戒其奉天備雨之勢假使撓
標賞之朽已又矣 莊皇帝之初士論所附
上意所嚮義於為寢為廟公且退而處於深
山大澤以老嗟乎公其用而託於不用者耶
夫藝外遺其內養內遺其外皆患也夫且為
材木即斧斤伐之夫且為散木即風雨摧之
其惟能為材木而託於不用比於散木乃可
以久近日如陸平泉宗伯畢松坡司徒其人

李士

李士

李士

皆近百歲又皆素尊顯於朝晚而自老於田
間今且與李公鼎足並峙皆以用而託之不
用能為可用故其材材鉅也不用故其福力
厚也而李公非但不用世於世亦無所用夫
玩物者役於物者也用世者用於世者也待
世而貴者賤待人而益者損以物狗耳目耳
目反為狗以心狗耳目心反為役夫貴人之
用物也弘矣天下願貴人之生也亦已衆矣
賜之者衆則速竭於物類亦相靡而不知其

李士

李士

李士

重也若李公者於世何所用哉我輩無重采食
無無味出無導從入無姬侍所需於世者晨
起水一盂大一器食時一粥一蔬耳室中蕭
然一榻之外設一几几上書一帙耳不受世
榮故無辱不受人益故無損不以物役耳目
故心閑不以耳目役心故神完於世所稱熊
經馬仲及陰陽醫卜百家衆技皆一切不談
獨以清淨寂寞澹泊無為合長生之旨夫清
淨寂寞澹泊無為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也
即此以觀公之壽即乃曆莫能得已吾觀古
之老臣往往以白首待將相權優老之禮或
予祠子郡奉朝請不遂得謝事以歸即退而
修洛社香山之會又不必故土也吾為老者
計則仕而有事不如隱者逸無事而食不如
家食安也出而從宦派寓與海內長者游不
如居故土對親戚守子孫樂也此三者公皆
得之吾為優老者計則無寧杖於朝養於學
以修憲老乞言之與使天下受老成人之益

則公所為壽者更大乎故曰川亦壽不用亦壽也

賀康侍御序

余同年康公士過奇偉倜儻通古今以世道為己任始為密雲令藉藉著能聲執法抑豪右植孤弱報績奏乘治行列高等徵拜為御史當命三年始得報乃稱真御史也其比已兩官慶公之遺問序於不佞不佞惟士過抱志私遠矣得御史豈足為士過賀然御史而得士過則足賀也夫今臺諫之職舉於授而疎於聽論者謂體視昔稍輕顧官非不能重人人不能重官耳人臣以疎述之身一旦珥

霜毫操白簡行衡吐氣抵掌而策廟廊不可謂不重也乃或勢迂而機有所阻離不能不委蛇以待裁決而吾清議肅明公道不蒙斧鉞所指足為異時錯置嗚夫則御史之言有時而伸而其法不撓縱法有時不得行而吾持論不阿抑何廉廉也夫人臣奉公盡職豈

立謂何輕以發之見事風生無所規避毛舉苛細不開大體重以持之舍垢納汙出入委蛇磊落英偉之氣墮靡而不可振兩者皆無當詎足為官重哉昔陽城數年不論朝事止以欲焚麻一事震悚朝野所謂幽牛之為善於用大疎節闕目多論也谷永孔光指摘官闕細及疏為乘輿而大綱鉅要何點點耶五升之驚而操牛刀以刺之亦積於持論矣予謂丈夫遺時過主當天下盤錯驟轉之會天

李爾華

卷五

高

目失心快澄其度死若萬石之船而又以萬鈞之弩持其氣縱橫衡之以道鑑之以識相親而發濬時而動知無不言言無不當若仲山甫之事君也風夜匪懈柔不茹剛不吐而家職有闕則補之以今御史而得君而入詐不足為官重哉余觀士過識遠而器弘疑幾有古直臣風其游刃剴已已察見風裁固知其柱下建白必能持大體先國家所急為諫臣倡始以人重官當無虞今日稍輕也然則

爾考之賢達
耳來成以爲

余文家

余少於世月
不達世用而
計數通世用
其勤敏類此
非經濟之笑
公詰匠所以
余伯事

而徒取點
經國之記

余既所
聞家惜世
世用文然
教音計若
嗟世用之
世人文字
其似者哀

文具在讀之如
璞生不假雕飾
則其天性使然

謂魯公字世用
以加人行至高
夫不能事有所
未嘗留臂中不
難氣亦易得而
用難世用不可
同年友吳公及
同故相與刻而
其人不但以文
時焉披腹令我
不具論

車寄元輔對翁王公六十有六序

上御曆之十九
年以封還內降

又十年 上乃同建 皇太子如公所抗疏
指使使來豐青徃問公行有日矣是歲公年
且六十有六十二月朔其覽揆之辰海內願
公壽而萬里祝者通與命使會某無似緣先
大夫之誼得稱半家子已從詞林荷國士之
遇會今舉慶典得受事禮官凡公所獨上
與上所以終奉公者咸與有聞焉敢微一言
以私下執事蓋自士大夫徂於不顯諫之說
乃始貴成諫諍徒諱樂會而導之以微夫乃
身安而道行然世乃有成謀因近爭而就微
言因驟諫而決用世之道因不用而專則於
吾王公見之世謂廷爭不如成事蓋出於陳
平今日面折廷諍臣不如君異日安劉氏君
不如臣張乎平之事而中也知士多謀多成
而慮有遠直士純慮無遠自古以廣之中庸
成克之中立者豈少哉直士不憚賜餼賜殃
皎然明其獨是然後待正論者益強而且前
且却者不敢反踵故陵所欲為則平成之手

所未必為則陵激之當公抗疏時或以為直
而過然十五年以來士不敢陳兩心操兩端
以託之天子家事者誰實主之夫廷爭未必
成事而成謀乃因廷爭以就此不可不察也
凡人主有所欲為而人臣爭之強欲竟則不
可欲止則恥訟於下後有人為持婉詞以進
人主常喜而從之乃其意則當直諫時固已
自知其不可夫入機以直動而出機以婉登
直諫之功在人主意搖搖不定之始而婉言
之功在人主既定而未發之後唐穆宗欲罷
崔發廢臣爭言不可上不憚所不憚而上固
知其不可故李逢吉一言發主得釋當公敘
言官時說者謂處乃不如逢吉不知以一言
安數言官以言官罷一相人生其亦有悔心
曰事得微有不可者乎夫有公之法言在後
即罷可也公誠有以動上意後即靜可也故
驟諫未必悟主而微言乃因驟諫而決不可
不察也凡人主所用未必重所不用未必不

重曰蒙正可謂得君及其罷常謂以為望復
住眼穿矣汝黜屢告屢外補乃比于古之社
稷臣人主謂羣臣於官如舍蔭耳乃亦有不
愛爵祿一不合脫屣去者乎此於人主之私
喜不便而心且重之後且見思有大任則必
曰某也可數十年以來亦有合則留不合即
去不辱理也詞氣如公者乎吾君聖人也
潛識而顯施之深雄而迅發之用其道不必
於其人也用其人不必於其時也故去國非
所以求庸而用世之道乃莫以不用而尊此
不可不察也說者謂公以不用故神完假令
公焦然機務之重寧得暇豫自完若此吾以
公之壽不聞用不用也公之壽在用直而抱
一夫直者生之徒也而一者數之始也譬之
松柏脉理直而根不搖直故其液足以自濡
不搖故常定此風雨所不能撼雷霆所不能
驚礧金流石所不能焦而窮除朔雪所不能
剝者也夫人所由壯盛者血氣也而易竭也

遇事而有執者意氣也而易折也若以正理
御正氣則執端而執折之純氣之守是曰上
壽何問用不用哉蓋天下事往往相反而以
相成廷諍之為成謀也驟諫之為微詞也與
夫不用之為用也斯已然矣處當寔身及以
安居草澤名反以榮批鱗賤虎死生成敗之
勿敢知年反以長乃作直而遲憂其不完者
則何也余特是說間以語大司寇蕭公肅公
以為知言乃論次之而合詞以祝

壽趙翁偕夫人八十序

今海內稱最盛備諸福者無如東萊趙氏任
丘劉氏雙慶相若也二難相若也雙慶而兼
壽二難而兼貴相若也趙翁春秋九十四矣
夫人少翁九歲而劉翁與淑人皆八十一自
學博一自念觀察事其解組皆自中州歸相
若也既以身貴復以身隱隱矣復以子貴趙
長公官四品而榮不及其親則弟為季方也
劉次公官三品而榮不及其親則兄為元方

也而趙之季方劉之元方皆以今歲同考績相若也二惠競爽而進為政一撫遠左一撫越皆並持中丞節一總南都百揆一縮席尹綏侍天子講經皆先以少宰佐銓衡相若也趙次公既報政受制詞以歸抵于舍曰余官南都父母春秋高何輪遠近此門外即數千里矣雖于子有後命我勿敢知劉翁時時謂長公曰君官都門去吾家三舍耳吾視都城乎下也汝視吾膝下也汝何庸歸其為

宗伯集

卷五

辛

我努力報天子劉長公邑邑不自得屢上皆不報而趙次公疏報可君子曰此其於禮也皆有合矣為人父母雖老不敢私其子曰必報國為人子雖貴不敢忘親曰必得請以歸為人臣雖急不敢自遂也恭以待命於天子天子若曰去家近者留以佐余一人以為臣無為子去家遠者許歸養釋為臣而為子亦以勸為臣此其君臣父子間皆可紀也太宰李公修舊條之好屬不佞為文以壽二

翁不佞承乏兩公復于兩家皆有世誼之誼二為情亦相若也於是乎執簡以書

賀太宰李公六載考績序

今上廿有九年廣延李公以冢卿奏六載績天子嘉勞賜羊酒趣部臣以例聞則以國家法周典建官冢卿佐諸卿上諸卿即有專任乃國家大政大疑多聽於冢宰故冢宰視諸卿為重其考績恩數冢卿之初視諸卿之再其再視諸卿之三所以稱天子優禮元臣

宗伯集

卷五

辛

之意天子報可賜公秩為太子太保于四世誥命于是公之屬皆賀公而微言于余余嘗讀大傳至所稱斷斷休休之臣輕廢書兩疑彼其人真無技耶何以能知天下士而用之真有技耶業已自見其奇天下士不為用夫器各有極彼以力能任國量能容天下士為技耳今觀于公以誠為體以冲為用其為謀垣先皇之朝多所建明公不言直踐歷中外諸刑名錢穀以及甄于宣防之役所至

治辦所去見思公不言功過年 宗社大興
國計民生安危大慮中外羣臣所欲言不敢
發者公即率上大夫盡言亡所諱中鑄扼士
大夫公必以法爭之在晉者露章彈魏中丞
上不能無動中丞故應公具以質對 上乃
罷在問者爲布政使填撫其地公上言曰中
使薦撫臣非法也 上輒聽公寢其奏選郎
以守官失 上肯詰責震厲廷中錯愕公引
咎以謝具道所以解 上霽威更嘉獎公還
郎所守如故公平居行安節和不欲過爲分
別言事不出口遇事有不可引大體廷爭教
然無所回撓而其詞出於懇篤忠愛 上性
往聽公即時不聽終不罪也海內士大夫想
望公者以爲大山喬嶽及其即之若無若虛
若大羹無味大音無聲僅所稱休休斷斷公
真其人耶 宣廟仁主也事仁主者常用直
以厚出之 世廟英主也事英主者常用貌
以誠出之 主上乾綱在握無仁主英主而

操其用公忠貞似塞博大似楊而所操以結
主者且正且婉以誠心厚道出之塞以一品
歷三考楊歷四考而公方以再考增一品階
其統百官均萬民以格天格主者方日新未
艾耳蓋天將福人國家則必遺之德履之臣
然後可以包羅羣才鎮安朝野士自有嘉大
臣自有體古所貴於休休斷斷而公真其公
已余蓋以公之遇卜上下之交而以公之量
卜天地之運敢以賀公併與朝紳相賀云

宗伯集

卷五

書

宗伯集卷之五三終

宗伯集卷之十四

北海馮時用撰著

序

戊子湖廣鄉試錄序

臣自惟材能淺薄備官文史無所發明
往歲以一經分校禮闈猶揣揣不任職
今復於

皇祖舊邦蒐采豐芑之道以備選擇臣朝受
命夕飲冰矣乃馳而至楚進擬學舍事臣所

宗伯集

卷十四

一

選士三試之奉禮臣所上科條惟雅馴

是取毋敢濫於文麗以違檢式諸入選

者率能綜述訓典銓敘百物有先楚道

風譽伍覆之得九十人籍其文以

奏如乙酉

令不敢更贖御史與諸大夫躬為士駕揖臣

等應違之而相與歎

國家之求士重也漢唐以下選舉之望有

文學賢良孝廉明經諸科及執而官之

高不得掌故次直曹史求之雖博用稍
輕矣

國家以經術取士三歲都試郡國士條方
尺之牘幸而入較縣次饋食進對公車
解褐為郎從官下乃百里車職無營藉
日累勞輒至華廡顧不重哉

主上儲精化理思與海內儒傑共興大平乃
者以歲之不易

焦心肝食臨朝而嘆惟吏不勤於職無以完

宗伯集

卷十四

宣

思澤除民疾苦重士謂何適又

臨選廷臣親奉弓旌厚招革澤冀得材而用

之是求士無已也茲逢衣淺帶而舉國

經生耳被以半通之論夫職雖其後則

何以我記曰官先事士先志而孟子論

士之尚志則大人之事備焉志者何心

之趣也心有所趣守以純固夷倫劇易

博狹惟所值之無二應焉而事可前規

矣楚澤國也請以江漢之神喻其曰滄
滄江漢南國之紀又曰河彼源水朝宗
於海水之所趣也水有所趣然後可以
苞絡坤維綱紀大國故其山岷嶓貫三
峽而東也飛沫盤盆雨屑電激弗為壅
也會於二別疏於海陽順洞瀾汗沅溇
長邁弗為放也瀟於洞庭麋於七澤瀟
澧廣浹與天相浮虛日月翳百川弗為
滯也趣在歸海而已所趣既定百折以

宋伯集

卷五

上

之故能直而不肆曲而不詘集之弗盈
停之弗汙定於一也而不然者涓澹派
濂不涸則滙牙矣今士稱說先王求當
世用益亦有所趣焉故曰先志志者新
於為公不新於私新於為實不新於名
專精堂習惟上所使不知其他時而持
危應變機鋒駭發如激於三峽之湍而
趣猶是即乘勢適時保大致遠以赴功
名之會如源於大別潯陽而趣猶是即

無總澤材吐納萬有畢統類而應之如
出於洞庭七澤而趣亦猶是志在為國
而已日不二視耳不二聽不知夷險不
知劇易不知博狹惟杜稷是利猶水之
宗於海焉然後可以稱國之紀而則重
士之典矣乃近所觀見東楚受經於公
私名實之辨類能別白及試以事報背
其初則非其性然也至注者巧金注者
昏有所持也遂歎於野日不見秦山有

宋伯集

卷五

四

所羨也內有所持則不能母念失外有
所羨則不能母念得是故取舍滑之而
道寵辱結之而驚智故懼之而緩愛憎
競之而頗而志不可一矣惡乎考其事
我方楚在春秋其賢大夫如子文勃蘇
蒙穀諸子或庶其膏貧其身以憂社稷
或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或不為爵
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此其材與所遭
際儒者不肩稱徒以志在殉國不為身

國聲施炳焉至今為烈乃士生於

咸世出焉

帝臣所遺際何如使不能脫然塵壘豫定所

趣則信

上之求士重而士自輕也安所貢楚材哉諸

士之進自今日始志之定與不定將在

今日無變爾度無易爾慮

君為我心制不在我此士所趣已諸士勉之

異日崇名茂實與江漢同流而雲連徒

幸伯集

卷五

五

洲之材奉充

天府不稱拙於當世即二三執事不亦與有

聲榮以迄於大罰幸甚焉我乃以故事

次其語簡端以俟他日考焉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辛卯秋京闈當此士

上命臣某從左諭德臣某典試事大臣所試

皆六館三輔之彥也惟太學賢士聞惟

京兆郡國首

上乃舉以屬臣臣職有不肅不共以奉

王命既籍

委臣當序末簡臣因是數

國家取士之典何其要而不煩乎前代科

條曰詩賦曰博學宏詞曰詞學兼茂而

我

朝一舉於經術統紀甚一操趣甚端而無

素士之自為煩也漢人之言說經者

傳先師之言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

紫伯集

卷五

五

其義浮華無用之詞不陳於前故稍思

不勞而道術愈章

國家用經術取士意蓋如此往者士習習

蔽矣大端非浮則冗而此者易浮以詭

易冗以僻蒐獵古語以修詞而傳會時

事以立指夫以古語為今文非今也

今事傳古我非古也難者不明其據說

者不立其義於思甚勞而於道術甚晦

臣竊歎

國家科稍簡而士自為煩也蓋前代經術
稅文自兩科耳哉

國家則經術之外無稅文矣此其利在前
代經術之上而士子所務及出前代稅
文之下前代外經術為稅文則稅文病
今士子以稅文為經術則經術病古人
無論各以一經名家即使身通六經其
簡帙之繁有如今月者乎孜孜矻矻不
遺餘力一仕為吏敗履弄之矣其於治

宋

集

卷

第

一

第

一

第

一

第

一

第

一

身經世務有富於古人一經之為用者
乎蓋天下之患在有餘不在不足今夫
訓詁愈多愈腫者經也請比愈多愈亂
者律也案牘愈多愈不治者吏事也議
論愈多愈不定者國是也夫士之處世
所守者一身出而事主所辦者一心耳
日益之而不足者忠也日損之而有餘
者欲也忠一而已而欲常百是不足者
心而有餘者百也今士即猶詞有餘文

宋

集

卷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涉世有餘智當官有餘巧然程功見效
無當於一身一心之為用則其所以有
餘者乃不足也蓋孔子嘗歎貢矣曰貢
非正色也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
飾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夫有餘者不受
飾飾者乃不足也業已不足矣而外示
有餘如決蹄浴之水以洗臉祇於彼不
加潤而此蓄立意此孔子所為歎也夫
責者天之極也諸士以文為業雖則臣
不憂其文而憂其質貢之諺曰文明以
止以止明不敢過也而復申之以曰責
無咎夫已文矣已質矣而守其此白何
咎之有諸士之進也臣不憂其無譽而
憂其有咎也不憂其有不足而憂其有
餘也臣所以告諸士者守一身辦一心
兩言而止矣國之進退則願以今日
武舉錄序

萬曆壬辰春西陲圍吏弗飭卒譁千極

憑堅城又不下。雖又拉于東。八我屢闕。
羽書押至。以冠之。無時不虞之。不戒。
天子東西顧。命廷臣舉武猛。任將帥者。而會。
是秋。武試局期。諸郡國良家子材官。聚。
張麟集。

關下

俞司馬請廣制額。思得。罷虎士。張皇六師。訖。

天誅既程。其騎射。

命臣琦等試籌策。方畧。得士百二十人。以。

崇貞

李

九

獻臣。今而復知。韜鈴之士。重也。方草昧之。

初。天下爭于戰。功于時。武臣。威勢甚重。

縉紳。無敢儼。及天下既定。材武。無所效。

乃始交。請其志。慮以就文吏之禁。龍要。

以襲成制。平羈。踐海內而定一尊。非文。

不可。于是。縉紳之士。重而介。青輕。當輕。

重之。宋。勢法與吏相。張事。與議相。豪操。

微。經而通。渠。環。微。然。闔天下。武夫之口。

而踞其上。武臣力困。于。纖。超。計。窮。于。犁。

財情。隔于。操。行。善。則。操。之。通。則。操。之。事。

與。權。兩。去。功。與。罪。交。雖。尤。恐。詔。而。酌。

結。不。得。仲。夫。文。武。之。相。維。也。若。輔。車。然。

其。世。輕。而。世。重。也。若。持。衡。然。賤。之。微。貴。

貴。之。微。賤。事。勢。之。派。相。激。使。然。貴。上。極。

而。有。所。拙。賤。下。極。而。有。所。伸。應。時。耦。會。

乎。事。調。適。使。兩。為。用。而。兩。不。爭。則。莫。主。

駕。取。之。上。界。也。我。

國家。威。德。四。暢。海。外。內。感。奉。

六

李

上

正朔。受。戎。索。武。既。絀。矣。罔。亦。少。密。焉。尺。障。

偏。師。悉。以。文。吏。持。之。屑。墨。于。刀。筆。而。講。

談。于。唇。吻。白。刃。在。前。不。介。焉。而。馳。之。猗。

膚。決。脛。鋒。鏃。交。注。義。而。得。之。而。不。足。當。

文。吏。之。腹。類。鉤。陷。錯。乎。堂。皇。左。右。頃。而。

轟。需。則。戎。士。重。足。立。室。計。沮。議。而。嬰。咬。

雲。之。末。浸。尋。以。迫。今。日。不。勝。其。臨。崇。鬱。

積。而。孽。芽。時。動。此。亦。其。賤。而。假。貴。時。也。

天下。無。事。無。所。事。武。臣。一旦。有。變。忘。

世即輕武臣武臣將自重武臣即見事
議論終不能勝文吏即有功未必盡與
文法相應彼自居其事自修其功而求
于法持于議內不勝忿而外未有以奪
勢必至交辭交闕而天下益多事故寧
使世重武臣無使武臣引而自重彼自
重而不得其術則潰敗決裂不可救也
天子方懷遠畧獎武功稍殺其甚輕之勢而
不使其成自重之權其于弭亂持危酌

臣

臣

臣

疊濟虛意弘遠矣諸士應召而未適當
其輕重相踣之交曩所為束縛牽纏一
切漸弛而諸士乘之衆意所揚金石為
飛遺達不可謂非偶然臣不敢以此深
為諸士幸而滋為懼也無事時才者無
所見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及夫
事起不虞遠境騷騷武臣乃益貴重用
事安危之變守吸萬端拙無所藏而智
有所拙用之效不效庸實自為重授于

文吏何有夫文吏難固若以事不能固
若以才固誠勇且有謀非文吏所能固即
不能不待文吏自固矣輕出于身實難
自人何害天下未有挾所重而輕者未
有負所輕而重者吾粗于輕偷見一時
而忘後患冒而違則家國兩傷矣而退
則身名並滅于是文吏得操發縱之說
而疑其後則其重在節制而為所制者

臣

臣

臣

輕吾倚于重而疾法如仇必決裂之以
為快入無長策以佐軍出有後言以說
衆慶然敗法圯類以興其私而無忠計
于是文吏得操執法之說而疑其後則
其重在鈐束而為所束者輕夫乃不堪
驅策而委重于人以辱

天子下吏臣不佞是懼不然

天子既封殖諸武臣而以萬于城爪牙即二
二文法之吏其誰敢以抑主之故抑道

而自侈大焉夫會其輕時官之師旅操
私重而左右掣令爾不得效尺寸而以
為罪咎咎在時其爾實有所關多遺執
瑕者辭以序

天子之重咎在爾語曰樹堅在始將在今矣
重惟今日輕亦惟今日爾多士實重圖
之

辛丑科會試錄序

萬曆二十九年當會試天下士禮部右

侍郎臣朱國祚以考試官

請

上命臣琦臣朝節往入闈三試之遵

制額得士三百人錄其文以

獻臣當序首簡臣項從冢宰後大計羣吏

靡所短長事甫竣復有禮闈之役因竊

自念課吏不能考其成程士不能正其

始是兩罪也蓋文體之敝至此歲極矣

功令條格不啻評復士朝背馳至此或

謂

明興二百餘年道化蒸蒸日上於雲漢故其氣
磅礴揚朗發為人文不能自止勢不得
不橫溢以取壅旁收以見博蓋氣運使
然非人力也臣以為氣運何常人心為
之耳九賓之席必不唱難語九奏之懸
必不入蠅聲乃今取六籍遺言而強傳
以望乾柱下之說割裂浮妄且無能景
響于彼矧其目錄飾于此且以

高皇帝

聖訓

百

高皇帝神聖兼總條貫至風厲學官齊堂統

類萃萬世之耳目而懸之一鵠獨票於

紫陽之訓詁夫宋儒之訓詁豈必千慮

無一失然而

王制也即今為之新說者豈必千慮無一

得然而非

王制也

先王所是者為今士安得倡異說以自弛于

維結之外乎臣與諸臣奉

詔青取士即明與諸士約離經旨業傳誼奉
用釋老者皆置之令脫矣堂意專尺幅
從事而諸士習競異者且數年令故步
而從臣一日之約宜不能盡律別臣亦
士耳寧不相體其文聘亟收之解而不
能無小數亦收之然而上朝當中朝矣
其在繩墨之外即絕塵而并棄不錄此
非臣貢士士貢臣非貢臣貢

王制也歐陽修知舉熙寧間豈不惜才所

雲信名

宋書

五

惜者體耳臣才識驚下不及修遠甚焉
國家惜文體無為士惜心術意乃不復於
修然而退人易耳進人難士即進更端
以進未嘗不復收通以成之進而不效
未操刀而使割道壞之矣臣每嘆天下
才士甚盛文不逮古人才更甚盛治不
逮古人議論甚盛識不逮古人功能甚
盛真心憂

國不逮古人總之病生乎耳文之得臣者

能正之過此以爲市士所自處矣士自
鄉校與計偕至對公中贊

國家供億不可勝紀一竭于

起百僚稱賀崇火未定他途無敢重豈不

亦國士遇我即能一官效一職度其事

曾不足稱儼廉尚何論報若失及于事

內不顧身外不顧則譽真心焉

國家遠謀出死力衛之

社稷乃可言報稱耳今夫合海內爲一舟而

主與臣共岸之安則同其利危則共其敗人

片一心焉

國家計亦以自爲也士能以自爲之心焉

國計則不浮矣今衆心以國事莫不聯矣

合衆力任之莫不勝矣頃臣引古誼策

士士具遺所以然響對亡窮者此亦足

稱先賢已及試於事能真以古人自期

侍者幾人與人約而忘之猶有諸責與

已約而忘之謂此心何夫士有國士臣

有

社稷臣業以國士遇我而不能為

國家遠謀出死力衛

社稷則何厭於士即文體正矣亦何益于

國臣等所為正文體者誠欲得正人報

國家顧臣等所能為者止此耳過此以往
在士所自處矣

宗伯集卷之十五

北海鴻璠用韻著

記

重修巨馬河橋記

巨馬河橋者萬曆元年 皇上奉 皇太后
意諭以建者也河自紫荆歷萬山建瓴而下
秋水時至被於兩溪渚崖之間蓋橋橋壞旅
人苦之咨嗟於途 太后聞而謂 皇上曰
向所建橋當天下要路圯而不治為百姓患

書

卷十五

苦其以宮中供奉之羨簡廉幹之臣往葺治
之 上唯唯乃命閣臣傳諭部臣計便宜以
聞於是太監某偕員外郎某奉勅書往馬至
則量功命日畧基趾程土物易木以石撤舊
而新其力不以煩民其事不以煩有司其費
不以煩水衝少府凡歷二年費七萬金而橋
屹然告成視舊增壯焉乃立石紀歲月而詔
臣某為之記臣惟自古工役之興未有不勞
民者也勞民易勞民而以惠民難不勞民而

以惠民抑又難是役也我 皇上奉 長樂
之所餘也 皇太后減膳永鍊之所蓄也

皇太后享天下之奉自三服六膳而外豈不
可以侈滯龍之賜予廣金穴之恩澤而躬自
節約以為百姓與是役也若曰吾與共以一
人享天下之奉無寧以天下之奉為天下圖
永利耳彼徒杜與梁雖稱王政顧彼所謂勞
民而惠民者也夫待勞民而惠民則與不勞
民而惠民者不可同日語矣臣嘗慮役 卑

照行其

卷十五

駕徑渾河 上穆然深思申勅河防從臣欣
誦 上顧念天下其勤如此臣伏覩茲橋之
建而知 上之憂勤有所本也 上之憂勤
惟 太后啓之太后德意惟 上成之要以
操儆予之衷軫由已之躬兢兢為天下圖永
利臣以為克是心也保四海之心而開太平
之原也臣聞治安之世關梁通道路治民不
苦力役簡不困行李遠近歡欣而無隱闕則
太平之象也澤不陂川不梁民嘆於室商因

於途咨嗟太息而莫之省憂則非太平之象也嗚呼天下之所走集朝覲謳歌者之所歸往直在是矣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道導之懷舒天下治亂之候也則斯橋也豈但以惠旅人已哉臣既執筆記事而係之以銘銘曰浩浩川流帶我邦畿北統神都赤縣所歸如周洛水如漢滙瀨近若懸窗出其宇下秋水湯湯蓄彼河梁利涉實難道路傍徨太后曰咨咨民疾苦寄矣居人哀此行旅乃

宋書

卷五

三

命司空汝諫汝度乃出精錄于囊于囊我石既攻我材既同厥基維舊厥制以崇后曰勿亟子來則速陂阨如雲除道相屬矯如蒼龍偃立于波宛如長虹下飲于河王途既平水歸其壑告成于帝我后是若我后之德遍于九土彼來以通式歌且舞人所歌舞天則必從從之維何禍祿攸同保茲天子介以萬壽天子萬壽來皇太后瞻彼中原以襟以袵車書來同以游以休惟休惟咸

關諸隆替臣庸作詩敢告津史

東塘公太史蘇黃山記

萬曆癸未太史東塘先生卒明年葬於黃山先是太史公謫廣平司理稍還南戶部郎過里中屢盡暇舉至黃山下四顧而嘆曰樂哉斯土歿而葬是不憾矣明日復偕其子孝與後孝與陞馬不能從太史公萊就道執孝與手曰東方地佳兆也汝與南陵公瞻視之南陵者公從叔行精堪輿家者也孝與俯而聽曰諾已而大疑且駭然竟未及往居無何而僕以公病狀來告孝與馳而南至徐州值大雪且行且泣淚被面從橫成冰止宿村舍中乃公憑几命之曰吾不歸矣汝視葬地無過趙氏北牆下孝與瞿然覺股慄髮上指起冒雪伏馬鬣而馳至滁公已卒矣見夢之夜蓋卒之日也孝與持其喪歸與南陵君議葬地歷視太史所游覽處曰於法皆不宜葬至此山下杖而登山山歸如壁東西兩峰公起

宋書

卷五

四

如拱如揖而王河而止南陵君曰亡以易此孝與悟而注曰此豈所謂止橋下者耶即不知言趙氏者何也卜既定葬有日矣孝與則樞前夢一蒼頭告曰關地遇古石橋奈何則相與往觀之至則儼然古塚也空宇宏麗朱扉四扇從隙中見一燈熒然已而朱扉開燈爆有聲光大起如畫此壁有銘而缺其角曰是宋賁主葬處也生嘉祐至道間一轉為官再轉為戶部主事推官云旁有書數厨

宋伯集

卷五

五

四皆銀室孝與拔劍舞遂覺而始悟宋賁主之為趙氏也越數日葬太史公既葬而封甘泉出其傍明年芝草生嗚呼異哉太史公生五十年而未嘗葬茲土也一旦觀之而低回顧戀休休不能舍且以服官行而執兒子手刺刺言卜兆事者何也孝與之夢何復先之符也即古稱藏琛事豈虛也哉得者得還勞者得息塊然獨處就其真宅此公所以有樂乎茲土者也夫生寄也死歸也骨肉復歸

於土魂氣則無不之也不有寄也復何以歸以今有歸形昔為寄業已歸矣復何所之彼既有之此復何寄吾安知昔為寄今不為寄耶安知寄者為妄葬者為真耶且安知造物者不復以為此拘拘者也要以同生死輕去就倏然而往倏然而來即歸不歸無論已兩世之君子終身役役忽得急喪且喜且慍不知七尺之非我一坏之有歸也嗟乎悲哉歸與寄真與幻地下事吾所不能知而地上之事則暴可觀矣余少與孝與友因獲侍公比復從公於館局同游一堂同宴一室別幾何時而公遽歸九京乎古人業車白馬生男一奈何人我而不佞至今闕如也要之歸與寄真與幻吾所不能知即別不別又三論已公生平行誼詳誌中不具載葬事始末如此

宋伯集

卷五

六

臨胸令荆公德政碑記

自古稱去後思者無如祀鄉侯何武武在漢史中摘發不及廣漢治辦不如故所

赫名當其既久摘發治辦者皆與其人俱往而武獨見思蓋世所稱赫赫者能使令必行禁必止不能使人思能使人思者必其不為赫赫者也譬之飄風驟雨扶起震而下非不震蕩一時然入地僅膚寸而止震蕩之過或遂有所摧折若夫不鳴條不破塊優渥霑足物受其滋以華以實而不知所以然蓋吏道亦猶此矣荆公淮敵邑五年其善政如壑莽蕪撫流移清編審平徵收省勾攝雪冤獄清

宋伯集

卷之三

七

丈量積儲侍興學校表貞烈未能更僕數然大畧立法務簡持法務平即窮鄉幽壑欲陳說疾苦者皆得詣令無所隔閡故朝所厝注暮及百姓百姓於公始至雖強道之已習而安之既去而悵然思念之也十餘年如一日也以質之泥擲侯役何愧耶蓋今天下側目重足所患苦者獨在赫赫吏耳彼自禦察馬恐其名譽不彰官不達取數事條次之論納其說以合上官而又剋期以責其效慘嚴以

遽其辦何服為百姓計久遠故庭中稱治野則否上官稱賢民則否當官稱惠去則否世所得赫赫者大都若此矣守令職在牧養法當如慈父貼於嬰兒安得所謂赫赫者而稱之荆公當官之日如始至之日既去之日適於在之日於世所稱赫赫者蓋能為之而能不為也史稱何武仁厚至其為刺史行部中屬吏有罪又應時舉奏故富為郡吏議者以為有宰相器公自為令為御史治邑按部皆

宋伯集

卷之三

八

與武一轍而其器深廣萬頃不撓亦復似之蓋士必安變如山淳泓如淵然後足以享威名而載重任若夫輕見其奇一覽都盡即赫赫無足數也夫赫赫為政者惡用也赫赫為名者毀媒也惟寬大長者乃可以久如公者真其人哉予故列以其行事以附于漢循吏之後而併以誡夫世之為赫赫者

臨朐縣文昌閣記

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按天文魁主日平

巨延寅德在東方故天官書曰魁海岱以東
北也然則海岱諸郡宜祠文昌今天下學宮
多祠文昌而吾胸當斗柄所建於其照臨而
獨闕如也祠文昌自博士張君始張君來興
邑庠謂問者科目晨星以堪輿之說建高閣
於東門故址為學宮左護因以奉文昌之祀
計工程度官是土者及亡六六百姓爭助之
費逾年未竣而邑侯至寔始成之是役也以
張君始以吳公終而移書不佞為之記余惟

空齋集

卷之三

七

文明之代地絕天通人神不雜然今祠家多
援周天列星而以人事之斗北極也而命之
為祖為師取斗四星圖絕其像而謂之魁指
戴筐六星為鵠衣素鵠青童白馬而謂之文
昌君夫以懸像著明列宿之次乃能下而與
人通其言語文字聽其鐘鼓管籥饗其牲牢
酒醴此其說宜儒者所不道雖然神也而以
人事之非禮也神也而以神事之則禮所不
禁也今夫天之有帝也星之有君也星精降

而為賢士大夫大聖賢之野筭而列為星也
說雖在耳目之外亦安符言地天絕不相通
乎今當斗柄所建而為之祠絮棗盛備饗禮
以昭大神而大神相之以興起多士未可知
也然而不敢恃也夫氣之聚散勢之向背地
形也而移之於人此亦儒者所不道夫士受
命於天乎受命於地乎吾以為在人而已世
有不祠而禍廉不耕而獲今諸士無乃玩日
愒月於修業實有所闕而以乞靈於堪輿天

空齋集

卷之三

七

官家其謂之何雖然星舉也國人屬耳目焉
行興起其視聽而漂拔其心志斯不亦累土
以為師保乎然而不敢恃也古稱文者精所
聚也昌者揚天紀也天垂象君子則之諸士
其一乃心疑乃神遊精八極取材百代以援
天藻而敷國華為景星為慶雲此其為文昌
也大矣夫神有神之神弗敢廢也人有人之
事弗敢失也神無廢其祀人無失其事斯亦
地絕天通人神不雜懸之義已若夫堪輿天

官家言則余不敢道之也

重修聖水神祠記

郡城東偏七里許地出泉曰聖水池可盈文
清冷可鑒舊有龍神祠不知起時元司農元
哲溥化寔重建之溥化鎮山東歲大旱親主
幣適走羣祀無有效則使使即水聖祠禱焉
俄而寸雲膚合霖雨大降遠近賴之益嗣是
早輒禱禱未始無應也鄉人相與崇事之春
秋泮涸無廢祀顧祠無常主歲久圯壞丙子
雲伯集

卷五

上

夏不佞某從叔咸過其地臨池而樂之已而
伏謁祠下派塵凝榭斷碑委砌惟時靈風肅
然也周視而嘆已相謂先服官於朝者請以
俸入新之是年某舉於鄉其明年舉進士守
官吏局以神之靈不至顛隲獨奈何昭大神
而弃言焉且歲一不熟我鄉人比肩蹙跡膝
行滿伏閭閻焉仰膏雨之來也曰神庶幾稼
我比者歲數登民得輸衣甘食以樂有年繁
神是賴而祠廢不治則靈貺不答也某於是

新其殿庭飾以藻繪池上構亭事前建鐘樓
而復為文諭鄉父老神啓其心不余違也共
建兩廡各數楹以丁丑七月始事以十二月
竣又五年而某奉使東還一再過之則改舊
觀矣於是載酒陳牲而告曰以歲之不易三
時之不害某乃得與鄉父老共葺靈宇以棲
神於此神其俾我風雨以時稼穡用登謫我
民哀一惟農桑是圖進我蠹賊無使為虐於
茲上也庸辭其大德以保釐我東人我東人
雲伯集

卷五

上

世世奉祀毋敢墮此於事神成民豈不兩無
負哉不佞既書此記成事復為作歌以樂之
歌曰抗神宇兮清流寧芳若兮汀洲穆將愉
兮靈修德若臨兮夷猶令膏雨兮先驅登大
田兮有秋鳴鐘兮拊鼓真桂酒兮散醕風娈
娈兮欲來雲憑憑兮承宇靈連蜷兮朱宮香
冥冥兮紛未從駐八龍兮臨曲池駕蒼虬兮
逐文魚被霧縠兮雜雲羅御微風兮揚素波
皇刻刻兮既留最遠果兮陽阿望渺渺兮

浦木蕭蕭子愁予胡芳馨子滿堂奉靈祀子終古

歸遺金記

博野徐氏自九州靈丘兩公而著至方伯公而大至太史君而遠稱世家矣蓋本其先處士公云處士公過蠡邑或遺金即舍公得之立而須其人至暮虛無求者明日復就其所則主人以亡金者訟掠不勝楚公書以金還之立出主人主人叩頭謝微公者無死所矣

宋伯集

卷五

嘗自灌園客有負囊莖於園樹之陰已索泉飲之竟遺其囊去去二十里許號而反曰吾所囊輸官金三百也不自意亡當即亡吾亦復亡吾家則奈何公復金還之客大喜過望割其半謝公公竟辭不受客再拜願天而祝公願公世有賢子孫博野令朱君扁其堂曰貽穀而道路過者指其井曰此故徐公歸遺金處也於是公子孫識以碑而屬余記之余惟世之降也天下智盡能索以競錐刀之末

其惟側儻好義之倫乃能絕甘捐利而好行其德然為德易耳而無以為德難于之門王其德然為德易耳而無以為德難于之門王於天為當公歸遺金時豈復為子孫計知其後奕世顯庸哉人有金而人失之而吾以還之還之而一無所取也其不責報於人者也其不責報於天明甚此其為德而無以為德吾以為近道矣蓋嘗論之俛而得之保而有之皆寄也譬之蕉鹿夢馬失者與得者皆幻也萬態之交相代也不有失也吾何以得不有毀也吾何以成天下熙熙攘攘以相競者皆遺金之類也充公歸遺金之義即無所往不為寄也余與公孫太史將最久太史好神仙自以為得之可立致去富貴如敝屣耳自為太史供奉路郎十三年甫擢參藩而遽投劾以去彼以為官者倏然往倏然來而已不足以為羈連人之跡嗟乎太史於道其有合耶蓋亦其祖之風烈也

宋伯集

卷五

游石門山記

余素懷禽尚之志以省觀歸未暇及遠且期
之跡通於郡邑山川會吳生敦之自楚來生
好奇無有勝具乃以秋七月八日偕余叔肖
浮公謝茂才游石門去邑十五里許入谷口
而西路漸狹約二里折而北斜徑出山谷之
半石磊磊聲馬足野雉羣鳴山犬狐吠四顧
無人跡惟伐木聲與谷底相應三里許折而
東兩山對峙屹如雙闕舍車而騎舍騎而步

東伯集

卷五

五

數息乃至崇聖寺途始窮坐未定有空厓石
級而升一僕操具以從樹蔭中乍見乍隱則
寂孝廉也猝不意至相見大喜拂石磯而坐
俯臨澗谷足半垂在外澗中樹杪與足齊潭
隱而不鳴鳥語緩主客忘言僕從無譁乃始
聞泉聲隱隱北巖下蕭瀟淅瀝如出金石久
之衆山皆響諦視則凡石隙皆出泉但涓滴
牙如縣雷建瓴驟雨萬竅變風聞之吳生因
誦唐人谷靜泉逾響山深月易斜若馬此山

頽哉也山三面皆絕壁日影所不至搜嶺逵
遙當其西入山深所歷漸高復嶺反出其下
故當夕而見日為客既愛山之奇遲但恨不
能望遠然以不外見乃益幽絕石壁南北各
數百仞東半之從下仰視亦為神傑青者如
黛白者如望晴者如削脫者如剝松栢數千
百如矯龍盤螭攫孖蔭映攀緣石壁以助其
勢不知所從植亦近無能斬伐之者吾郡多
登山無拱把之木而此山松栢以處勢高峻

東伯集

卷五

二

得自完莊生之言曰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彼所謂不材以爲舟則沉爲器則速毀暗之
則傷人嗅之則醒世豈有此木即信如莊生
言不試孰知其材否試則木已不完由此言
之無論材不材獨在處山深不深耳寺貢北
巖佛殿僅蔽風雨僧舍數楹架木爲之有遺
甃二臥者師坐者弟子也皆元時人兩人生
時即居石龕中當時民間供養絕盛石上鐫
大士像數千皆識姓名歲月筆跡絕古今

寺已頽敝僧徒皆委去老僧兩三人旦暮乞
貸山谷間興廢顯晦豈不以入哉游覽既周
復坐於石上酒數行而夕日就歸路出谷口
則日已暝矣桑麻被野樵歌互答乃復是人
境焉

遊冶原記

治水出治官祠下注於湖疏為河以入洱水
湖曰龍灣當海浮山下相傳為駭冶子鑄劍
池澄泓見底可舟可泳泉自湖底仰而上浮

清慎錄

卷五

七

如貫珠勾圓萬顆水烟奄靄細如薄霧水升
降與海湖沙相應其南有潭絕深作蔚藍色
投之以物不沉湖可三畝樹環之自湖堤以
北皆匯泉為池竹環之泉分道下注非緣非
竹環佩琇然陂池相屬不知而入者不能出
地可以忘暑游客不假河朔之飲霜雪落木
葉脫竹亭亭獨秀下與水符相映亦復不知
有冬凡湖中泉以萬計湖外泉以百計樹以
千計竹以萬億計魚游於湖鳥飛且宿竹樹

間者不可得而詳事凡四堂凡二樓凡之池
凡七橋凡十五人凡五余清漪亭主也歲月
不時至乃及如客而諸叔居水上者獨為主
主人喜蒔花養魚鳥所居或趣讀古人詩時
時舉異辭亦頗愛客客至迭召而飲食之余
至即不敢當客顧諸叔實為主飲而散宿於
清漪亭余乃為主余既去亭為主異日帝敕
山水為主蓋自鄴道元稱燕冶泉之勝著於
水經數百年而劉樂居之又數百年而海浮

李伯集

卷五

七

叔祖居之割十之一易地於沈氏沈氏以歸
余若循其始則真鳩氏之樂也吾何客主之
有余自得請凡四至最後秋九月也與弟季
韞宿於亭客既去興復不盡寺鐘初歇山月
半吐微雲點綴午後明來月度小橋至山
下且行且止且相與語經治官祠聽泉聲如
沸清冷徹骨益復不寐邀謝君對奕三勝之
閑門外蕭蕭刀刀以為雨也得無妨明日游
乎出而視之微風入而竹鳴乃就寢而次日

遊於仰天

仰天寺記

自治原將游仰天寺小憩五井歷八岐山度嶺而北折路狹不容車踏若濛谷出自半口始豁然開朗人家依山足結茅茨或在山半林木翳然霜葉已酬忽復疑見桃源兩山夾道如長城石溝河出其下馬首西指望峯巒頃刻異狀屏者凡者壚者孟者冠者髻者耳者于者駢枝指者其嶺率微俯微優左右列

宗伯集

卷五

元

而拱揖有十道人峯巨石如人狀一人坐孔人誰立久望不能別其非人因嘆造物為是區區者也亦大傷巧矣山行三十餘里始至寺日已暝宿僧舍晨起禮佛佛殿凡六楹泉出階下甚清冽僧甃以為池其後為佛光屋屋立數百仍如蓮花多寶座上吐白毫光故名佛光松栢覆其上遠望如懸蘿迫而視之如舞耳虬枝蒼幹皆數百年物鳥決起而飛僅及山半如畫鳥屏風上使而易其處循不

徑至北巖下入小洞折而東乃有路達觀音洞攀欄橋以登謁大士像有石大如掌先可以鑑山中屋宇林樹人往來歷歷皆可指郛不知雪山石鏡有此否稍東為文殊殿從殿後有徑達山背為水簾洞洞口石乳垂垂簾滴有泉自洞中出澌綠苔白石上注於壑即石溝河之源也還至佛光巖下循仄徑而南為羅漢洞一名太祖洞太祖者僧所祖也而野人說為菰祖附會以俚語或遂形而詩章

宗伯集

卷五

子

刻石上為山靈所笑洞絕奇邃廣數尺深百餘尺有竅出其上可以望天僧吹笙客以洞蕭倚而和之洞中嫋嫋不了其南為黑龍淵竇然而深以石投之良久始辟壚有聲石壁上書游客名字記歲月如崇寧宣和大觀手書工今亦不知為誰何對之頗有覩山之感已覽碑在海上山又去邑遠文人顧士少游歷者蔓草中得完顏氏斷碑碎甕數語遂作韓陵虛空谷者是似人而喜矣大暑仰天治

湖山水足稱兩絕山上松與水遠竹亦畧相
當微恨殿前水不外瀕海浮山不奇峭耳此
即造物不能使兩盈類若有靳惜者然各有
獨至居然自勝豈必爭流競秀乃稱應接不
暇也觀已復至白羊口經釣魚臺取道逢山
下以歸逢山屹立巨擘如錦川石青蒼五色
上挾天碧石紋隱隱如門狀逶迤而東皆如
瑣窓重闥不知迷征記所稱石鼓石人今猶
在否會日暮不復能登陟悵然以其游為不
遂憾事

卷五

主

足尚以俟諸異日甲午九月廿一日馮景記
同游者余叔觀海公弟季龍殷孝廉謝高兩
茂才也

新設汾州府碑記

萬曆二十一年某月某日山西撫臣先貞上
言汾稱州所從來久然於地實不便州有兩
藩邸子孫以千百或乘勢蓄小民持吏短長
州吏權阻不足示彈壓不便一其地商賈走
民流落豫俗用奢靡相高訟獄滋煩凡大

獄經道府始決往返輪輶數百里疲於奔命
不便二邑於州名為屬實有輕州吏心州亦
不能自持其體撫按有所咨問皆署其考上
上晉中直隸州先四諸歲教法當互稽覈而
奉佐項尾不足稱任使不便三分與永寧近
當路塞石州之變度度震於鄰故汾設守備
有警移住永寧永寧隸冀寧道汾州隸冀南
道兩地故少盜事發相讓不便四臣竊視其
山川形勢與人物富產名舉州其實郡也

徐伯集

卷五

主

請遂建為郡設附郭邑而割太原之永寧寧
鄉臨平陽之靈石沁沁源武鄉皆隸之臣謹
與督臣按臣議皆以為便昧死以聞制下部
議改郡迄無肯任之者撫臣先貞擔荷甚力
汾隔永寧踰黃河接延安榆林屹然為扞蔽
於西勝臣俊民晉人任其議必可行也請遂
改汾州為郡設附郭邑及割諸州邑屬之皆
如撫臣章制曰可名府曰汾縣曰汾陽乃設

官郡守及貳倅理各一人縣令丞簿尉各一人乃建學官設博士廣諸弟子員乃建長盈倉乃建府治自堂序及退居凡四百十楹改故州治為汾陽縣治乃擇良二千石視事與百姓更始擇良監司檢察非法董治之於是蒲郛約束諸王孫凜凜奉法諸州邑凡民有訟獄皆就其郡取決上下相維民是以和內拱偏閭外聯絡塞上稱重鎮焉訂後先費金八千二百有奇金取諸權稅力取諸薪柴一

宗伯集

卷五

五

錢一役勿以煩民凡八閱月而竣始終皆中丞魏公為政云既告成事魏公請歸養疏三上上不許而會廷中見推擇為廷尉為少司寇疏皆留中不報上君曰今為天下計久遠謀事見本來不以險易易慮無如魏中丞中丞經畫塞上拊衛吏民方有緒若始之若終之事事其有成績若建茲郡也嗚呼上意深遠矣是役也始與中丞合詞以請者制府尚書蕭公卿史劉公時公賁公也咨議則

布政使萬公房公舉政寧公薛公經理則參政麻公汾州守盧公而太原同知武君汾州同知君通判君推官劉君皆與有勞焉法得並書史臣某既記其事為之詞曰惟晉之雄被山帶河厥河惟汾渾源潞潞波古有名城控其上游或郡或州亦有建侯建侯維藩將彼椒聊或饑而朽或盈且驕惟汾之民士女如雲鞠鞠殷殷茹滋而勞自石之戢烽火相望民用震驚乃飭乃兵乃治乃城崇墉嚴

宗伯集

卷五

五

嚴乃增其郭百雉連連中丞來宣原隰臨臨疏請於朝易州而府於蒲於泉爾謀既同既同爾謀荒度爾工乃室乃堂乃廡乃倉乃立泮宮多士思皇乃劃疆土錯壤而理如臂手指則惟所使言察其屬以莫不肅如阜有輻皆共一轍匪勿匪勞有此安宅總總下民靡不手額在昔疆宗恣其武健今且缺手奉天之憲在昔質成千里而赴其在於今不離跬步肯議為郡屢屢格宣期今日乃言底績

嗟彼宦遊再歲而還誰以歲月計千百年誰
其尸之惟魏中丞永利是管大猷是經經之
營之中丞之謀匪中丞謀天子之休羣山
北走大河西來丁萬斯年惟保障我

宗伯集卷之十五終

宗伯集卷之十六

北海馮琦用韻者

記

顏神鎮重修青州別駕魏公生祠記

顏神之山盤紆而中裂泉出文晏故址者遠其下海上猶形勝地云鎮去山可三里許廢土墳而墮宜陶陶考以十數青以西淄萊新益之間斯一都會也而於山近故亡命時有陶故鼓鑄四方貿易輻輳而不可以法匪其

宗伯集

卷十六

不可法亡恩以用其法故也恩以用其法蓋昔者郡別駕河止魏公以之魏公之非亞鎮也五十年於此矣披翦草萊創建綱紀閭閻惠政未易縷指而及其得代之日鎮民擁道遮留者塞乎棘櫟之間車馬之阻已而藉公弗獲則肖其貌祠之歲時伏臘必祀祀必虔儼然如對公行而經其宇下者低回不能去也農者曰是嘗勸課我緩我租商賈者曰嚮者無擾於吾事其實有犯於公者曰是真我

公也猶有側聞矜憐之色馬至北而嚮昔之壯者老老者寢以物故祠亦曰祀乃相與聚而謀斯之以請於守道威公威公曰吾志也吾將表其治以風於東園於是稍精鳩工順民欲而經始馬逾月落成堂故兩楹拓而四之故無廡左右翼之公是時孟衛武抑戒之年矣仍如其疆仕時貌之制從新貌從舊志思也祠仍於范文正公祠之側明相埒也而撥公與文正吾必以公為難何也當孤鎮於

宗伯集

卷十六

專城當草創於坐理當倖於守霄壤矣而民之祠之也同公何當難乎上丁千古所與公似者惟有晉太保王休徵氏一人當是時氏歌之曰海沂之康賴有王梓海國不空別駕之切夫以海沂重地安危係一別駕而所指以為別駕功在國不空耳公視鎮事三年垂橐以歸積羨金四百置公署充經費推此志也寧復有利民膏血空其機行以困此大小東者耶自太保而後至始與世始大啓吾以

為公之傳德清節似太保而公之冢亂中丞
公似始興也公兄三子皆以制科為聞人長
公子復七人並以文學顯以此於江左諸王
芝蘭玉樹若合符矣嗟乎天之報善人也以
子孫民之報庶吏而祀之也如其子孫世乃
有謂庶吏可為而不可為者則何也公名某
字某中丞公名某字某同與百姓建是祠者
某公某公也汝得並書

甘肅建大司馬田公生祠記

甘肅於西北諸鎮最大外直王門陽關通西
域國萬計內連秦隴朔方四面皆虜孤懸一
徑如踐吉囊遺孽分位奎甲結海元二酋為
邊患隆萬中許款貢以康之然多不奉約東
時關入塞多殺掠歲戍于我師不利失一副
將軍上震怒絕市賞問羣臣能制虜者廷
議舉今大司馬田公上命公以中丞往公
至鎮訓師積累二年而後用之每戰躬探甲
執枹鼓為士卒先師武將士力而重之以謀

用兵貴方畧不貴首虜故師出輒有功甘山
之戰虜易我師深入出不意而敗斬首六百
級南山之戰海首陷伏中新首亦六百級西
川之戰海虜傾巢入寇過覆而奔火發死者
無算大育城馬松山之戰諸虜并力一舉圍
報復公先發禦諸邊外未合而潰者夷之從
虜者皆未歸涼州之戰公先得其間使誅之
急發兵薄虜帳下斬首七百級公在河西大
捷五小捷數十驅虜千里外塞邊城四百里
列亭障至寧同鎮者莊浪之間烽燧不設郊
堡不驚比於內地會推臣虛位久天子召
公入本兵柄計公起備兵使若至太司馬加
太子太傅在五歲之內臣天子出大
官金錢賚公不可勝紀官其子至錦衣指揮
使人不謂驟也公去鎮之明年方伯霍公偕
六郡吏民特校建生祠祀公而問記於余余
惟公之功非一鎮之功也頃者島夷外紅我
憲徵天下兵而東虜實較馬生心口東畧之

不知西則否矣公獨用一鎮士馬出塞屢破之禦諸原又破之狡夷始知我中國之有餘地也我師始張將吏思自奮於功名天子亦藉以無西顧而一意於東此其大功一大虜播酋內持兩端實借諸部嘗我一鎮得志則望風塵起豈但失數十年伏戎之利雲朔以南詎有寧宇公破虜積數千級燕京觀而封之西虜既遠塞夫虜來互市者徯指不敢歸夫公明破西虜之膽陰奪大虜之氣是

公罷款以戰而以戰維款其波及諸鎮者公之餘也此其大功二西夏與虜錯壤戎夏交梓也穹廬環堵相亂也非我破虜則虜徭我敗兵之氣沒世不復今虜不啻數敗死者骸骨不收生者瘡痍未起不數年虜氣未復也而我以數年生聚教訓厲其盛氣可以犁而兵之亦可柔而撫之撫之惠兵之武我之撫與剿皆有餘百世之利也此其為大功三公有三大功皆不止在一鎮又不獨在一時而

鎮人獨安得專有之而專祠之邊人之淳固也當其所愛百世不忘也虜即悍當其所畏百世不敢近邇都也虜不敢侮其像李廣一校耳聞其名輒遠徙不近邇八公之草木順昌之旗幟皆無當於軍實輒望風走不旋踵者何也當其所畏也是祠也公之像儼然在焉君子登是堂若聆聲教稟籌策也小人曰公猶在是乎復將枉席我也將吏如奉白羽而執鞭弭不敢易紀律大酋名王猶凜凜金

戈鐵騎中辟易不敢視也公身在武部提衡九塞業已戰勝於朝廷而公之像在鎮還人聳公餘威而循其遺策亦且不戰而勝於邊都也公前日之勝一而今日之勝兩也由此言之河西得公祠而重若雲臺麟閣有公之容景鍾太常有公之伐則固不待祠而重矣田公與先大夫同舉進士而余亦與霍公為同年友於其請謹執簡以書

矩室記

矩室者右侍郎退食處也在端揆室之右室
凡四楹縱長而橫狹歲已亥余領是官增一
楹北其戶而割室中四分之一以益之中折
而六室正方矣名之曰矩室語曰臣執方矩
者方也凡規從矩生故絮矩絮矩者有矩而
復可絮也窓凡二可以南可以北南牖宜寒
北牖宜暑歐陽永叔所得陳茅簷之冬日披
竹簟之暑風此地實無待之當其自公多暇
穆若無營披襟解帶流覽圖史亦復與古人
何遠惟是時事漸異推擇多不報欲言不入
欲嘿不忍則無寧拙矢兼納諸房而磨礪以
須也顧安所得當而稱自牖仰視棟楠俯視
階塗以斯為規耳室外編竹為籬斷木為屏
庭中花樹作曲欄護之對之蕭然豆稱交隱
紫藤二株具文定手植也蟄龍怒此天矯相
攫殆百餘年物二相樹不知所由植即未必
棟隆之用亦自楚楚可憐藤與栢古色足相
參而曲直不同體不宜並立於此李文鏡有

題跋

張泰亨疏草

泰亨為給諫封事凡二十餘上大畧孤立行
一意未嘗伺人顏色隨人口吻持重不輕發
遇事度無肯言者乃始草奏上之及泰亨之
疏出人人當其所欲言則競錄其牘而藏之
蓋余登朝十五年見士大夫明能見事強能
持之不激不隨不匿情不近名知泰亨者未
兩見也泰亨既出為參知言者皆謂未亨行
能高可大任不宜置之外僚主爵乃移泰亨
入佐同政命既下士大夫皆欣欣焉而余猶
記送泰亨時執手相戀相戒斤斤語以涉世

之難與夫係終之不易泰亨既別去乃復思
向語泰亨者固未既耳夫射者不以善息一
發不中則百發廢余向所以語泰亨止此矣
泰亨不見作室者乎當其始鳩工聚材天下
未測吾所欲為一鎮其費欲加尺寸亦不可
得後如射則欲善息如室則忌早鎮何者名
不可多取而欲善亡厭也蓋士各有量在
其所受而止如轉輸范仲淹司馬光呂誨其
聲名皆自謙院起以正光贊大政垂則未商

朱伯集

卷三

九

而後四君子之量始極近世士大夫亦有為
臺諫鉅紳有聲至其晚節末路途遇脂韋為
天下笑此以錚錚之器欲多取於造物故溢
而敗耳泰亨屹然有執過事能見末末故知
為彼不為此因重語鄭結曰士所當為者未
止此也敢為泰亨補之

記別

癸巳春泰亨以中丞飭江防視樓船下瀨之
師戒行甚亟過余言別語次相誠也泰亨之

言曰子家官於朝四世矣士大夫中稱世講
者十人而四同鄉曲及它所往還者十人而
六凡詞臣多賓客有稱泰亨敗道也愛為僧
瑞譽為毀端于其戒之余再拜受教余為文
贈泰亨者再未嘗不規泰亨泰亨與余別者
三聞藥石之言一而已始知泰亨知我愛我
而且恨其不早相告語至臨別始發也往時
世用敦承畧及此意而不如泰亨之直切余
與諸兄弟別未嘗不求益得一語未嘗不日

朱伯集

卷三

十

夕戒也及其漸遠漸忘又復浸尋漸漬不自
覺坐無勇與無恒耳一切世緣膠膠擾擾擾
則不斷斷即無擾我能不驚誰則賢之我能
不迎誰則就之非能使人係汝而不能使人
無係汝也沉冥矣隱彼為何人塵容俗狀此
為何事遠輸古人近愧良友夫多言而數當
不如其寡也數動而數有益不如其無損也
有譽無數不如數譽兩忘有是無非不如避
而出是非外也凡天下事嘗苦多精神嘗苦

少以日少當日多未有不為身害者即不獨
應酬一事多記損心多語傷氣形太用則勞
神太用則竭夫惟清心省事可以自保子曰
以約失之者鮮矣請日三復於茲言

御製重刻古文真寶

古文真寶二十卷載秦漢以來諸文大畧詞
旨簡明不詭於道而政理民風燦然可披而
觀也言無倫淺深斬于近理文無論遠近斬
于適用易禪理道雖翦毫工替猶將寶之而

李相集

卷五

五

沉體沿前哲事存往跡者乎惜其微有往漏
未稱全書是用躬自省覽補其未備乃若編
中文體代不相襲微獨世次使然當亦上所
嚮服下所漸染殊路耳由好成習由習成格
歷覽前快曷云異旂爰訂斯文用示向往使
摘詞者遠紹大雅挽彼派風化成俗善萃此
芳華施於有政同文之教式有助焉

傳

遠峯先生傳

遠峯先生浙之鄞縣人初諱鈔孫已去孫而
獨以鍾行字振宗遠峯其別號也汪之先越
國公有功於歙其子孫散居七十二灘間王
元時名泰亨者始家於鄞泰亨生仕芳仕芳
生思溫思溫生公憲公憲生溶溶生冕即先
生父也以先生貴故稱贈公娶於丁丁夫人
有身夢雷電煌煌有兒彷彿聞香氣屏帷間
覺而生先生生而穎秀異常兒贈公常拊之
曰兒子必充吾宗年十四傳涉傳記善為文

李相集

卷五

五

以戴記為已諸生鄭士故無為戴記者有之
自先生始陸廉傳公孫文和者善相人擇婦
以陸夫人來歸癸未贈公卒先生倚廬孺子
泣朝夕上食哭極哀裏事無違禮丁未成進
士改庶吉士先生為諸生時已稱博雅能古
文詞及讀中秘書益發憤修業務在厚蓄而
簿發所為文盡去一時刻削擬倣之態畚容
平典發其所欲言而止已酉授編修滿九載
晉侍講壬戌擢翰林德視南京翰林篆明年著

南京國子監事甲子召還春坊是年與應天鄉試時孫公世芳為副行孫公卒于事先先生既經紀其喪而以一人充廡內事總校多士及錄出彬彬稱爾雅之文先生三分校禮聞以及是役所收多知名士其後多為名公卿大夫云丙寅陞國子監祭酒其冬擢南京工部右侍郎已巳左遷南京太僕卿是年太夫人卒居喪一如贈公時卒未復為南京工部右侍郎壬申召為禮部左侍郎管國子監祭酒事先生凡三視國子監事國都士囑汰先生示之以禮而扶其泰甚者士畏而安之其在北監抑請託禁超躐清飭廉之乾沒者以給諸生領五倫條約以訓迪之其科條後免如一軌焉癸酉今上初御經筵先生以進講賜白金文綺已而陞左侍郎兼侍讀學士佐部事充兩朝實錄總裁官乙亥穆宗世錄成加食俸一級丁丑以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教習庶吉士先生以為國家儲士

秘館士第為藻績雖工無益乃取丘氏大義衍義補令諸士程而閱之其教指不煩期於明習故事令可施行而已是年世廟實錄成加禮部尚書兼學士賜予甚渥先生事肅皇帝久史官所疑事皆以質先生又剛定皆出先生筆燦然一代傳信之典先生之芳景著故恩禮特厚馬戊寅以上兩宮徽號恩贈二代如先生官方是時先生已僊附稱炎亡罷疏四上上乃予致仕給驛以歸賜鈔幣為道里費先生天性長厚與物無競嘗言笑被服造次必以禮嘉靖中為史官深居匿聲跡得不見忌然亦始終無所回紕穆皇帝在裕邸即推擇講讀官先生次當得之會留都翰林缺親蒙將以某往某祈留擠先生先生曰人臣效職何短長而自擇乃請往起詞科三十餘年回翔兩京卿貳間復進或先至八座先生顧處其下夷然不為意言官以浮語中先生上聞知先生端慎無他詔視

宋儒集

卷五

五

事如故先生再上章求去終不自明也士以此益稱先生長者先生既歸四明門不問外事喜讀書達老彌高皆其節度歲時伏臘享祀必虔撫宗族昆弟備至歲時歲大侵出積粟卹姻族姻族入各以親差等受粟遺書有司以緩徵蠲逋為請鄉人賴以全活甚眾或以德先生先生謝無有此自出有司意耳其好為德而避名類如此一日坐齋中見其鄉先生大夫若衣冠而揖之先生曰

宋儒集

卷五

五

是殆迎我乎永興病卒卒時年七十有七凡四年十一孫皆彬彬出其家者也馮子曰余從先生游三年而求其見其喜愠之色先生道廣大無能窺其深矣以言不詳衆行不說俗仕不為客退不召名蓋不言而躬行坦然無營于世者也史氏黃叔度言論風有無所求見而徒以澄不清撓不濁而漢諸賢冠余於先生亦云

尹儒人傳

宋儒集

卷五

五

尹儒人者御史中丞孫公配也中丞公娶于李再娶于葛俱享世乃諸儒人儒人父煌母柳氏歸中丞公時年十有七年矣端重閨內則性至孝事舅姑皆得其歡太夫人嚴正持家政甚肅儒人以和婉承之每食必躬脩具以進祝太夫人加匕箸則色喜衣微垢躬灑濯而進之太夫人善病飲藥必先嘗之母家必稟命不踰宿而返曰不忍姑獨在堂也太夫人所親愛亦親愛之色有所欲與即推以與之太夫人左右侍者未嘗不接以溫詞即僕婢有不善未嘗當太夫人前有許語曰有姑在吾不敢專也自母家返必拜于庭太夫人意有所不可必長跪受訓詞儒人一日不侍側則太夫人不歡中丞公自為大行侍柳及今官官長安者十五年儒人常留侍太夫人中丞公居嘗不勝調難陟叱之感每奉使還里中依依膝下不能去太夫人不謂善也曰孰有食君之祿而晏然里舍者乎促儒人

與中丞公俱行至京邸孺人必先返迨必屬其膝曰吾不能一日離姑以是違大子如皆返則執執巾櫛以從如皆從則誰代夫子養者吾獨歸耳汝留善事夫子蓋孺人二入京邸而三返最後遂不復出太夫人病吾孺人食不甘寢不寐衣不解帶者浹旬既沒而哀毀踰禮若將以身從之居再葬而卒蓋猶以痛太夫人瘞而死也孺人善居室善施于其於族黨周給尤厚宗人待以舉火者數十家

宗伯集

卷五

七

而女宗留事姑其言曰婦人執麻桑治繭絲以事夫子潔酒醴羞饋食以事舅姑豈以專夫室之愛為善哉世之紛紛也人已寵辱相形也惡其使余往也又惡人有余之功夫必將自有之則何適不妬乎若夫以身事姑以人事夫子視人之有如己有之士大夫克斯志也政事立議論省朝廷靜矣余故傳之以附于古上臣之義

青州守唐公傳

宗伯集

卷五

文

唐公維城字邦翰閬南陽人別號兩峯其先出荆南宋質肅公介後也轉徙入閩家莆之龜塘勝園時述祖廬以人材辟中書舍人祖慙有隱德徙居城東父時雍累官別駕所至以清謹稱公生而穎異長博涉經史文聲偉為人意愛和易不立城府貌若不勝永與人語惟恐傷之嘉靖辛酉以尚書薦于鄉明年為夷陵興化郡公方上春官罷歸城潰之夕率家人夜徙象山畢盡而後下實傷其廢期

年病良已乙丑歲進士後南京工部主事典
其州課稅丁卯權蕪湖關先是開課多苛羨
號為利藪公規度定稅以微解屬邑今日以
是相恭也當事者不獨疲脂膏無疑自潤矣
公性耿介持身凜若霜雪人語及利端即面
頰義形於色在郎署兩典利權秋毫無所染
人稱其廉稍遷尚書郎卒未出守吾青為政
務寬大詢百姓疾苦躬自循拊之平及寬獄
以數百計見罪人被五木為之泣涕不得已

李伯集

墓表

元

始行法焉其無大罪即鞭朴不妄施也下車
適大旱橋雨兩輒應是秋有年嘉禾合穎覆
覆有五岐者會有詔開膠萊河公以為工
大難遽就令百姓棄耕桑執畚鍤徒勞費亡
益力陳其不可青郡故不養馬有建白青郡
當養馬如濟南公抗言青邊海斥鹵無所供
牧高民實瘠矣馬安得肥且濟以西賦輕富
養馬青以東以不養馬故賦稍重今後益之
是重困也王欲投劾去事皆得寢郡租稅三

宋伯集

墓表

辛

十餘萬徵收史或稍為低昂公請準輕重為
權置衡府庭令民自兌而輸之胥吏不敢近
方岳各其法檄州郡著為令時議急催科執
以課史嚴景公以賦不中程停勒常轉公終
不為易曰杼軸空矣民不堪命寧使守一人
坐之政暇進諸生講業程執識拔無虛士正
身率物士亦彬彬慕效以名檢自愛百姓化
之契於無訟公府閒寢如學舍云乙亥秋公
寢疾郡人王帛走望皇皇如急父母州縣慕
邸舍候起居一夕隕星府治擁馬皆驚過而
視公已屬纊矣公既卒百姓哀號罷市八帛
公布余輩牀無異黔婁士民為治喪歸葬夾
道焚楮帛哭奠相屬不絕公夫人鄭氏婉游
有至性先公數月卒郡人德公作公夫人室
於郡堂後春秋無廢祀馬歲丁丑先君歸自
雲中夢公持玉環授之曰以是為而子孫而
舉子名之曰環明日夢公復來謂先君曰吾
為郡神至滿奉公以代期以某日故以環持

新刊

卷五

辛

公先君漫應曰諾遂病下血斗餘日忽患與公對語公趨之急先君曰有老母在身未敢以許人也公曰若爾則與我環先君從兒上取校之子環奉先君霍然病已嗚呼異哉耳目之外所不敢知要以生而為德於齒土以死勤事沒為明神亦其理也余為童子時與鍾給諫皆受知於公公試士余方治裝將從先君於京師公啟扉以待曰不得兩生無庸試也使入題召余余至乃問靡試已給諫與余皆高等進而與之語溫溫如家人蓋嘗讀宋史至韓魏公以兩蘇病為展試期嘆古人憐才至此然亦由魏公德望重而試轍才足以副之假令今時有之異議蜂起矣以公識拔兩生視魏公心豈異耶古人薄感恩重知己獨於紀述即知已不敢徇公歿二十年而青郡人思之比于召伯官二千石五卒家如寒士也居不數椽田不數畝跡其終始可謂清惠矣

烈婦畢孺人傳

新刊

卷五

壬

畢孺人者故太史王公豪節配也父曰昌祖大司空亨為成弘間名臣孺人寡而歸太史太史以壬辰進士試庶吉士第一聲籍甚孺人從於京師居二年諸吉士當授官政府相與計士先器識器識無如王生即復以王生第一使翰林檢討太史性廉靜恂恂自下居嘗謝造請下帷讀書孺人操女工夫婦相對攻苦食淡晏如也歲乙未太史兄斗亦登第携家來京師而太孺人留里中孺人語太史曰伯與如偕來姑且倚門望子與子歸乎謀以省覲行行有日而太史病寒不汗醫診之曰是陽症而陰脉法當死孺人微聞之即取芻餼昇奴氏奴氏得不受孺人曰吾旬旬數病者且不給其暇理此乎每夜焚香祝天祈代太史免稅一言泣數行下聞太史呻吟齒臂刺骨以分其痛則謂其奴曰與嫂同歸王氏十年夫子不幸無子患病且篤嫂育以次

子亮為夫子復夫子死且不憾如回敬諾則
携亮至太史前曰無憂無子今有子矣太史
瞠目視之已復語太史太孺大在千里外獨
不能忍須臾耶伏而泣仆不能起蓋孺人已
不食數日矣太史疾革屬孺人不勝痛則
復謂奴曰伯與如幸憫我以子子我我在也
則亮屬我我不在寧復為我嗣耶奴曰為爾
子終屬爾耳孺人哭且謝潛入室彈戶自經
死時乙未四月廿五日辰刻也頃之復蘇心

邵伯集

卷六

三

蠕蠕動吐血數升昇以藥拒不內醫視之息
猶屬也腸已斷矣次日太史蓋棺乃絕其
生二十有三年矣事聞 詔嘉其節烈命所
司諭祭表其閭焉子曰死生亦大矣自古女
子以身殉夫大畧至痛結於心又計意已復
之感慨一時死不旋踵者也我躬不有違恤
我後故為死計者不復顧其後而為生計即
不能死畢孺人亡日不食投繯以從太史於
地下烈矣乃若立嗣子以奉其祀從容顧野

而後死比之于臣忠臣而能為良臣者耶死
且復生一日後元古所謂死乃可惡沒而
猶視豈虛也彼其正理正氣適去邇來造物
者亦直聽之嗚呼異矣

郭趙州傳

郭之先蓋六安人然祖諱用者從 高皇帝
渡江有功彭蠡之戰 帝馬中流矢以所乘
馬換 帝以升 帝解所佩弓韜賜之拜昭
信校尉已而分隸楚王遂就武昌家馬凡數

宋集

卷六

青

世皆以朴茂長厚至老死不還業其習為儒
自趙州始趙諱某字子德少而開敏有識度
昂上而豐下喜讀書從塾師遊家貧不能具
脔脯師約同舍生以暮夜講經公無與焉公
入舍取所誦書見一燈爇焚師儼然坐為同
舍生陳說甚悉皆向所未嘗聞者嘆曰傷哉
貧也師乃不以我為弟子則潛而出旦日辭
歸惡寒中市書伏而讀之無何補博士弟子
時閩中三石翁公得公文大奇之時時召與

張相集

卷五

七

諸楚誰生乃吏向幕公去其師從公遊公曰
吾以貧棄於師不能復棄諸弟子諸弟子卒
步為閑人已酉舉於鄉再上春官不第乃謁
運備湖南把縣學博抵官之明日而師五之
難作自歸德一晝夜被考城拓城達杞三十
里而軍邑令其股栗欲遁去公正色曰公受
專城臨難而棄之謂王命何即為令畫城守
事甚具令曰然則修城乎公曰為有去賊三
十里而始委土者乎令富人出木板補城隙
處而登陴焉令壯士手劍當門曰有不一意
固守而敢窺違者斬以徇賊偵知有備遽延
引去城竟以全御吏列上其狀銓部李公擬
非次擢之而會李遼難事遂已遼四川威遠
令以母憂去官服闋補廬之舒城公精察有
幹畧自操三尺無所事吏胥諸祿數十人欲
因公則相率投牒去六曹盡空公驕坐笑曰
若屬盡欲高而甚善令何忍不相成趣召諸
吏看事諸祿度無奈何則因丞簿因服謝罪

宋伯集

卷五

五

公曰我固知諸祿偽也各以次受笞竟三歲
不敢為封一儒生計傾其兄其父加德焉則
糾諸儒生開於堂公曰弟欲兄子抗父朋友
不相責而相助為不善朝廷建此堂何為者
也諸儒生長跪謝不敢復辭時民間苦養馬
一歲責一駒奸民以藥飼馬馬速肥已而遽
瘠以斃又非行賄不得收公乃自御史是不
獨苦民且苦馬不如勿養馬而以其費輸官
便御史聞於朝著為令於是江北諸州縣不
復苦養馬矣景藩之國諸大吏徵屬已金為
供帳民大擾屬邑或緣以為利公僅約歲中
贖腹以應坐是失上官旨已而有詔覈因景
藩為利者大半得罪去而公乃更以不擾薦
云行改無城會有倭警公始營為城今皆罷
以下皆得以碑贖磚積如丘積灰積穀皆不
煩民而辦城且成而會有趙州之擢趙人習
曉悍挾騎射自畫持教人公下車即申法令
定約束周道為長垣以備羣盜出入與非常

孔道有攜自公始治郡九月用前令舒城時
中忌者修郡罷官以歸公舉兩丈夫子曰某
某居常教其子以砥礪節行焉務曰吾來髮
自修以不能調敗官然士固有志終不欲圖
微巧焉遇合正以成吾志耳長君以戊子偕
許吏詣公車次君為太史聲名出一時詞臣
之右三子皆在輦轂下公忽貽書曰釋氏謂
身不淨無不壞理我既生凡老何憊病且死
子為兩君處道里費手自織織寄之端坐以

李伯集

卷五

七

稟得年七十有一家世子女具誌狀中太史
氏曰語云天下無官無所施才信然我肅
皇帝時天下不無事矣郭公以校官用一時
決策當方張之冠其為令若守治城垣皆不
煩官帑為百姓計又遠假令當一隊一面其
功伐可勝道哉今天下所憂與肅皇帝時
正等虜以形倭以聲而士大夫已漂漂墜于
安得如公數百輩置天下郡縣有之即又恐
終以郡縣老悲夫

終

宗伯集卷之十七

北海馬琦用韞書

贊

王襄毅公像贊

惟岳降神我公奮跡大畧淵回吳淞山主籌
策帷幄勛勩疆場名在華夷功存廟祏懷在
先朝威靈烜赫勲勞款闕請封獻辭發言盈
庭惟公決策五利就我羈勒名王駉馴
罪人斯得鯨鯢是剪鷗鷺永格執責稱臣比
帝冊集

卷三

於藩國庭有貢馬邊無飛檄民樂耕耘兵省
主客我之賜予月以千百我之生聚歲以萬
億以彼易此我亦何惜使公而在兵豈脫藉
使公而在虜豈橫索以復失計疑前石董今
之議者無乃太刻我瞻公像神采如昔素髮
飄蕭雄風焉爽公神在天時遊沙磧隱隱雲
中如親手執手挽天河靜銷鋒鏑銷康國此民
與天無極

少司徒王公平贊贊木贊

江左諸王聲自如興美世永昭被于雲仍新
城之威逾六十載天祚明德表于東海桓桓
太僕萬夫之傑猗猗金裝分符弭節匪茹昇
鸞翳匪窮華雖則瘳疥宰客振芳天子命
之信我天誅懸師萬里載馳載驅乃携乃師
以制以有潤草青原山渠跪貢乃任其土乃
人其人不遺一鐵掃氛息塵三殿幸新惟棟
惟楹公再受命載渴載饑之瘁矣按此選
方力之瘁矣為天子堂國有大蒸以死勤

卷三

卷三

重天眷忠貞永錫不匱厥年不永餘慶則延
于孫保之千百斯年

江長信埋輪小像贊

山有虎難禦而易避也城有狐難克而無足
畏也狐附虎虎依城社則不可制也身冠者
離驄馬使也而狀巖巖而馬駭駭其氣厲也
矯如鷹隼當扶而驚也如霆如雷屏陰翳也
古之所擊虎而冠今之所擊貂而寺也吁嗟
乎埋輪古何難今何易也至也聖臣也直吾

以論其世也

公翁林老師焚香告天圖贊

朝來被被委佩陸離其帶則垂其容委蛇若將舒而邪邪若有穆而深惟變乎如秋意將朝而獻規溫乎似春其得隨而信不可與天知則必不為此焚香而告者誰古則清獻今則吾師於戲意善

箴部

養心齋箴

宋柏學

卷五

上

軍制六合子臨萬姓則惟人主德衆職而無其柄運量百體裁決庶政則惟天君總五官而宣其令夫以四海奉一人以一身奉一心彼人欲其何物來此心以相徇與物交引與接焉矯生于心而害于政克于前而溢于後一私方起衆欲交來伏寇在側盡我靈臺馳騁則蕩心之馬趨藥則導欲之媒階廟則蓄奸之舍聲色則兆亂之胎故聖王宅平而執中養安而守素無有作輟無有伏露無以著

慈濟天和無以婦遊傷王度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無以赤曼傾意而輕喜無以骨鯁逆耳而輕起我聞王道惟在謹獨欲觀隱顯之機請察魚躍之潛伏我聞君心惟在所養欲觀操舍之理請驗山木之消長一令之違勿謂可反誤不盈方寸其流已海寓之遠一念之私勿謂何害判不越義希其究乃聖狂之畧故曰意不並銳事不兩隆者欲深則天機隱已私退則道德豐敬勝怠則言怠勝敬則凶以心導耳目謂之聖以耳目導心謂之庸鳴乎精一授舜絕台贊禹心問擬于高皇心箴註于世祖惟聖德之純茂及前星之墜武騎聖啟于九圍紹絕學于千古

墓表部

協守遼陽副總兵傅公墓表

公諱廷敷字世臣別號南橋世為遼陽蓋州人始祖恭讓成邊恭讓生旺旺生祥祥生景調氏廣寧以捕虜賜爵一級景生劍鎮鎮端

於大中丞節撫中州時名臣劉主佐叩
公父也多斬獲功累官指揮僉事卒而公代
為百戶既受事奮六世之烈思以功名自見
東髮從大將軍戰濫觴河斬首虜陞副千戶
以指揮僉事復從大將軍拒虜清河堡先登
所部卒斬首二十九級陞指揮使復捕虜果
力首等功最於是都御史御史皆上章言其
可用狀得旨陞義州備禦時匈奴大入塞而
公當虜所入逼虜兵疾戰矢貫其股左輪朱

朱伯章

卷五

七

般公戰益力還殿其明年陞兵軍營坐營歷
南北明林諸軍佐擊奏將凡三年而所訓練
士馬以數千計大司馬倉居庸重地而兵與
將不相待難其人已而口無以易廷數則調
公以原秩視關事文之以誼落職還義州
中丞魏公張公憐其才以馮中軍領標下兵
歷遊擊將軍坐山峯將修守備營城寨且莫
不休竟以病會虜入瀋陽公乃力疾復視事
為三覆待之虜王伏發破之事聞詔以副總

兵協守遼陽公遂謝病不任告歸歸五年卒
公為將拊循士卒與同甘苦建營室千楹居
之云一切剝削脂潤之習三軍皆樂為之用
社稷謹遇鄉人士皆折節禮下之喜施予貧
者衣服糧積多所周給亦以此附為史氏曰
今天下幾偃草獨遺左一隅用兵三際晏然
而軍實不豫且軍士苦暴露將莫之省憂其
何以勸得將軍身與軍寡者數矣不矜其
壯節而誠信愛士慈仁著行伍間大得人和
忠之屬也足以一戰假令間以外皆務附士
如傳將軍者其功伐亦可勝道哉余蓋有感
於傳將軍故為之表使後有聞焉子女相屬
語在誌中

朱伯章

卷五

八

勅封徐太孺人墓表

徐太孺人卒而子奉伯君持運耶余君狀為
余泣曰傷乎太孺人之即寃寃三紀矣而虛
阡之貞石弗表也孤也不穀已足以還故德
吳抑運郎言而東敢請子表諸墓道蓋余以

李伯君同籍士習知太孺人云太孺人故徐女而有子將以將甥也先是鳳橋公有元配周孺室以將曰將孺人太孺人嘗違事將孺人于未葬時懼甚忘其為徐出也已太孺人復歸于史則孺事將孺人復懼甚忘其匹已也太孺人雖起諸姬而以里中望族位諸姬上將孺人疾而嘗室以開教佐鳳橋公內政鳳橋公故高饒食客嘗滿太孺人為主中饋清醴肴核惟稱以此賓客日益稱譽之太孺

李伯君

李主

上

人既孫家桑諸姬無不娣事太孺人者而太孺人未嘗以寵故豪諸姬撫諸子表襲襲如已出亡異視頃之鳳橋公謁選得南鴻臚郎且行以家屬太孺人太孺人則立召諸戚獲授約末以豐約稽田入以子母稽錮蟻以版籍稽賦稅并如也已治房舍為塾令二子繼振繼宸就外傳身卑女以德以工力勤不輟日歌之家而主不自識耶歲時伏臘禴祭于先祠二子攝水冠裳禮辭而召父老子弟族

神之餘曰母以爾父宦遊廢祭享禮祖免而下主於里間以之諸鮮不麗勉應折閱則出其奉焚之曰吾家所不更者非財奈何以錫雨之故令我君子困於義也及鳳橋公歸問家政益治大喜謂非若雖究我於官者復睹諸子玉立庭下愈益喜謂非若雖錫我胤者亡何鳳橋公歿太孺人哀毀幾絕二子引衣裾泣曰孤不天以及父抑父所以即瞑九原者歟以母在耳而母重自傷若義諸孤何太

李伯君

李主

六

孺人始收淚撫諸子久之為二子廢箸以居已謂兒子輩已知學不得復問家人產乃命李伯君負笈如吳中李伯君以是折節孺學有聲尋第讀中秘書再歲授給諫以兩宮恩封太孺人既拜命前為壽太孺人慨然不樂曰天子以汝故錫及未亡人則既逾涯矣顧而父以一經遺汝豈真僅以一命貴泉下之為寵惟是不失身以不辱親以不負國兒勉之李伯君拜受教會朝覲以省臣分閭九塞

廷臣以爲寵太孺人力試舉伯君以造物忌
多取舉伯君得無行已奉伯君歎歷中外太
孺人數寓書邸中勉以初服以故所至有聲
積至奉知行省太孺人歿時年七十有四矣
歿之日呼諸兒女前吾相女父以式敷與女
家能無媿女父者吾目瞑矣諸兒女請告試
曰不記女父平日語耶讀書樂爲善最樂創
業難守成尤難餘無可言里中聞之皆太息
非是母安得有是子乎表曰談儒行者多誦

卷三

貨殖而史稱人富則仁義附跡其取予權稱
施于有政可也此丈夫之所難而况于弄璋
乎難鳴之婦不愛解佩以相夫子于義聖人
采以風焉婦清以財衛其貞淑至戚天子築
懷清之臺蓋其重也太孺人起諸姬身不越
閭言不踰閭焉婦則宜其君攝主則宜其家
焉母則宜其子守天之聚以施于宜六行具
矣舉伯君貴而有令名實以太孺人顯而太
孺人不獨以子顯走乃所以以子顯者也生

致世系其狀誌中不驗

明景贈通議大夫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雙松韓公暨配太安人壽氏太淑人安

氏墓表

中丞撫遠左期年會封侯之議起中丞持不
可坐他事免既入闕望觀舍而喜曰今日乃
得長奉太淑人膝下而其兄舉政亦上章乞
終養以歸居二年太淑人卒舉政泣血爲太
淑人狀而中丞持以詣余曰向先公之沒築

卷三

而封之未及表諸墓今太淑人悼棄兩孤將
合葬於荆山之麓敢以文累于余手其贊而
泣兩君得請奉太淑人且二年而余歸行先
君三日耳其忍得銘葬以書兩君固以請夫
世之思不朽其親亦如余乎則何敢辭狀
公姓韓氏諱某字守正別號雙松主人父曰
某公早卒母曰宋太孺人公博極羣書喜談
名理一時知名士皆以公爲師以明經遊太
學倦而歸侍養太淑人者十五年周人之急

不以仁為解而田千畝歲入常不給或勸之仕獎曰吾不歸千金產乃以五斗米離母膝下哉博士杜君為閩右旂持公卒諸儒生力白其冤狀事尋得解里人誦其義性恬曠不害聞人過問從希衣飲有道人短長輒以大白浮之初長孫生公侍母膳甚歡飲數斗遂病病且无撫參政中丞而位曰吾以奉爾大母故不仕一旦先朝露垂白之母哭而思我即无有餘痛爾草其勉卒大業以慰爾太母

禮存拊諸姪子如其子曰姑實念之以此志余暮為參政中丞相繼舉進士時上俸錢皆以給贍如之貧者而自奉蔬食布衣泊如也歲乙未孫汴卒婦胡以身為殉太淑人哭之至廢寢食病數日以萬曆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辛初中丞官工部主事詔贈公承德郎工部主事前母壽贈夫人母封太夫人中丞還戶部郎中參知為太原守中丞以按察使備兵塞上每課最艱受制詞流

孫澤澤之對而竟以大學終夫抱奇而思用
與亦是漸人情也才可自展階可自致而不
忍一日離慈母之養豈不稱純孝哉公既沒
太淑人舉其姑如公在也中丞策倭事為國
舊蔡蔡政疏歷价藩漸向崇鉅而兄弟解組
以歸奉太淑人其於忠孝可謂無之詩有之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韓氏之不匱公錫類
夫余謹表諸貞石曰是明太學生贈故
韓公及太安人蕭氏太淑人安氏之墓

故承務郎翰林修撰進士王公墓表

太史王公卧病京邸不佞數過訊之輒謝不
見一日使使來招余余索騎而往見公于榻
前相勞苦如平生則謂余曰向不敢以藁見
長者意病且愈復相見今見公止于此矣敢
以墓上片石累公余錯愕未能應公曰病甚
不復多語公必許我無困我遂泣下歷客各
有聲余俯而應曰諾涕漸漸承睫莫能仰視
則趨而出越五日而公卒時萬曆辛卯二月

廿六也嗟乎當其時一諾不惡出於口今安
惡執筆為此文乎度終不可以已則取手侍
御所為狀稍論次之公名庭諱字敬卿別號
逆塘陝西華州人也其先本營平人祖伯牙
者官觀察副使謫監華州課稅遂家焉公世
而至封公以太學生授學博舉四子長庭爵
任湖廣布政使仲即公叔庭諫為諸生名告
著孝庭諭與公同舉進士闕西水冠之
時無與儔而長公官膳部郎翁受封

墓表

墓表

母楊為宜人云公生而教敏少如成人一切
玩好無所嗜喜讀書又不喜近代書好先秦
兩漢之言弱冠舉于鄉庚辰成進士以廷對
第三人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開闢下
帷大畧如諸生明年更直史館時奉詔有撰
述多美麗之文壬午以元子生被勅命授
脩文林郎奉御書諭諸侯王使道省覲歸于
舍十五日而膳部翁歿公踊而哭曰安用于
為以三年別而見止十五日于哀毀過禮終

張伯華

卷五

五

而後起脫弄得一室于華山之麓與其弟呂
馬讀禮之暇盡發篋中古人書伏而誦之已
而庭諭亦平公旦夕哭其父冢下小憩書舍
則憶其弟復哭而送禮殷殷病矣已支服闋
復授原官丙戌分校禮闈所賞識多知名士
即所置亦許賜其教諭而次弟之是年與修
大明會典丁亥以書成陞修撰賜金幣病不
能延謝于告以歸庚寅還闕下尋見推擇為
經筵講官公髯而豐下脣幹闊步儀觀甚偉

少能飲酒不復間升斗自丁亥病遂止不復
飲而體日益癯血不華色所知皆望而憂之
而公讀書吟咏自如也余嘗規之曰公所由
病讀書飲酒兩端能止酒不能無讀書病何
由愈公謝曰固也性不能廢書廢書則亦病
病等耳無寧讀書辛卯元月病大作暴下如
注臥病兩月病垂絕嘆曰生不能報明主
死不能見老母子耶也夫其配東橋人注于
橋下而瘞建公張謂曰汝善自愛吾必老母

張伯華

卷五

五

兩節子為龍汝堂所誦易數身之龍汝堂
陳時年三十八矣汝堂在朱母孝事兄如
嚴師弟死而無子以其子子之子復死携所
遺女入京師視之如其子馬請告時會大旱
陳氏死者枕藉於路公盡散先世所積救以
周之而出俸金掩其骸曰吾力不能給若梓
棺無使為鵲為食耳生平操行修潔慷慨有
大志與人處坦夷真摯不為城趨小節
所安而語無匿心亦無匿詞其為文法
子長詩法杜少陵規模大率類其叔祖槐野
先生而於前單中所厭膚者無如涇上崔公
以為士要以意誠為主擊斃雖工無益也留
意當世之務人物臧否以及邊防圖計井井
有條貢校累朝訓錄見治卑利弊先臣所
建今可施行者執手自記籍之雖未及施用
然可謂有其意矣余向與公同直史館居又
相近始終十餘年未嘗見其妄語每相對使
人懷抱傾竭卒之日胡林諸君皆為太息流

涕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陳我今天下游道日
廣顯輝取下相為引重而其意茂如也斯道
也將亡矣余之私痛不惟公乃次第其行事
為表曰是惟陳太史王公之墓家世子汝具
蕭太史所為謫中故不載

慶府右長史棘亭王公墓表

漢人之言曰史史習焉斯設而庶吏清在

已此兩者並讓而庶吏遂見謂於世矣
惡不廉誠庶何獨在一已也余蓋觀之

宗伯集

卷三

七

王公云公諱允武字殿邦性警敏有執內行
淳備多大展稱冠稱博士弟子試輒高等以
明經入太學比薦選武亦高等除判江西南
康郡南康土瘠多奸民賦不以時輸而間通
諸豪猾吏獻金錢為善猾低借顏色解陽談
爭持吏畏短而賦益迫公于職當治賦則戒
門下即有私錫亦為通行金者徧觀望久
之相顧錯愕曰無以故事思王公公弟為條
列新故變急期而達之及期無敢後者蓋不

宗伯集

卷三

七

踰年而賦畢輸部役者為上功次最得豐書
褒予云會內地有倭亂徵狼兵討之狼兵故
獷悍又以急徵益暴桀所過推剽自恣莫敢
問度行次至南康郡人洶洶則以公攝郡符
公謂郡人無懼吾已為檄撤之矣軍及境而
遣人喻其帥曰以爾數千里越險遠赴公家
之急誠勞苦顧兵所當孔道脯資餼卒獨夫
行有齋居有送無違者若安得縱士卒
目耽耽攫人都市與倭何異帥素悍公
稍歛戢公亦預戒屬邑為治具比至鵠廩均
徑南康無敢譁伍郡故多盜潁湖設府船不
數里一置戢則以直付主者繕治守備某私
郡所輸直而以繕治請公持不可則以廢格
諸公中丞初稍感之公持益力中丞不能奪
已獲悉公廉直而多其不撓卒褒公治行為
江右第一居無何而直指徐公行部至饒以
公從饒萬安令某以腹削為機兵所訟他獄
者入令賂匿諸腹削狀而當訟者重罪法當

遣持甚急兵遂叛晝甲而馳徐公方倉卒曰
趣召王別駕來詣亂卒聞公至咸相戒勿動
王公不寬我前獻者懼得罪夜詣公幸勿為
異為吾屬地公不應竟案治一二戎首并治
令衆心帖帖饒始解嚴徐公念非公莫寧惠
安者則以公署萬安公治萬安六月以方最
還郡焉安父老子弟板樓呼請借我王君
無他從不可得則相與尸祝歌舞之公亦
最復移鎮景德董陶景德故宜陶然

都令稱陸海或勸公易以其餘自為計公正
色折之視事月餘而中丞郭未視鹽政郭
自負政府私人視津循外府也而巨商業者
出沒淮南北因緣為奸利有卒矣聞相客郭
未操金將運之公聞趣收捕發其陰重罪竟
論如法郭至無所得大恚且目攝公曰走實
監我比公還傳慶滿以去猶鑿無不置發所
厚善御史某初公老疾落公職公歸再閱
以疾卒卒之歲郭某以賄敗又三

公于中丞持節鎮宣府為時名臣當公罷
官時囊中蕭然衣布素行里中祇不拓宅不
蓋邑人同時宦游者僅一再任則已建甲弟
飲食器用鮮好見公落落如故相與誹笑之
以為無能更十餘年故甲弟皆圯壞子孫負
販于市而公之世始大啓蓋於是知有天道
馬公以監省尋進無所繫援而所至治辦有
聲兵悍卒僥有帖牙不敢動此可以聲色
取舞一時乎亦惟素行潔清使其心伏耳由

此觀之所謂清在一己者是耶非耶者乃敬
來羸馬所自特而當先生利害之交張皇
鼎嚙不能出一語此乃可謂存一己矣嗟乎
悲哉世有廉未必才而有才或反以佐其不
廉聞公之風亦可少愧哉家世子女姻戚具
誌狀不具論第表其大節如此

贈淑人李節婦墓表

婦人而立節者往往當其家中葉或以死
以僅存或中微而後乃昌大則有幸有不幸

宋伯集

墓表

三

馬彼自咸年迄於白首所歷皆悼心摧骨形
影相吊之境即幸而有賢子孫躬食其報則
已春秋高耳目視聽衰僅乃見之或遂有不
及見者嗟乎節固若是吾耶張淑人者李贈
君繼古配也歸贈君八年舉一子一女而贈
君卒淑人悲絕而蘇心口自語也從遊者則
孰與育生者乃強活而拊二孤李故以贊權
邑中贈君沒家漸索歲復不登幾無以給朝
夕外侮狎至索賦者日肆於門淑人脫簪珥

路之茹苦操作非餘樂而孤姑成立是為封
君棟棟舉二子曰雲龍化龍化龍即今司馬
君女歸般孝廉棟淑人因命兩孫從般生受
易每難鳴淑人篝燈而讀呼兩孫起讀書未
幾皆補弟子員而司馬君迄成進士為世名
臣司馬君初仕為嵩縣令淑人就養邸中時
時教司馬君為政尚寬大省刑獄務得百姓
之和司馬君受教惟謹治成揮為

宋伯集

墓表

三

上有詔表其閨士女聚觀龍葵之淑人獨俯
而泣我以夫子故微寵靈至此而夫子墓木
拱矣淑人少而因_{司馬}馬君起家淑人已老司
馬君以御史中丞撫遠左用破虜功天子
驟貴之至貳卿子三世詰命而淑人卒已數
年蓋自古明智婦人佐往當其子孫髮未燥
時識其家與廢以俟復如左奉守節者則不
然痛憤之極生兒不肖如何知與廢當淑人
死_{司馬}評給_{司馬}受卒時宜復知有今日我夫婦其

後且昌而為節者易耳不知而為節者此真無所為而為者也節主矣後始昌大而身已老或遂不及見嗟乎節固若是其苦耶語曰士窮見節義當天下無事梯榮席厚不知何人一旦有變患死事成事以濟艱難者皆節士也代終之義畧同一發不幸而不濟與禍偕終幸而濟為家國福始而未必其身享之也要以窮不極節義不見餉亦天成之耶作

李節婦墓表

張伯集

墓表

墓表

大理卿許東張公墓表

公諱圖字召和潤南之儀封人世有聞者其最顯為光祿公諱某生某是為公父公幼學敏受知于其鄉先正後渠崔公渡川王公年二十一舉鄉試凡數上春官不第名日益高至已未成進士除婺源高平二邑令乙丑以治行異等徵拜禮科給事中遷兵科都給事中聲藉甚庚午晉太常寺少卿辛未遷右通政是年九月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撫浙江以恩母雷太恭人棄官歸戍賁詔守舊秩撫保定諭勿加右副都御史陞大理寺卿坐不能事當路左遷南京太常寺卿乞休歸凡再薦起不果用而稱考終命乃其磊砢大節執德不回言論風采動天下則雖不用猶用雖死猶不死也公性英毅慷慨多大畧持論侃侃無所避初入為諫議大夫即論罷附權倖者二人朝論服其強正值穆宗踐祚公請劾視朝准經筵廣顧問以隆新政

張伯集

墓表

墓表

上嘉納之今上甫六齡公引累朝立東宮故事以請已復上言僕御左右勢易親情易決事易習言易入引章吉懷安事奏慎選內臣給事東邸當是時塞上多事浮議翊起論者請遣大臣巡邊公疏言責任在已則易成鈴制多則相委兵備不足攝以巡撫巡撫不足攝以總督總督不足攝以巡邊事有難者則互相觀望互相滯格耳以是不果遣宦官孟坤以內降有所罪公極言祖宗家

法輔臣無不與聞之政法司無不詳微之刑
中旨可選置廷尉何為疏入奏為公亮之
上知公忠謹不罪也內江相請更督制公已
見推為奉常命木下一月猶草疏極言其不
可或勸公已還官矣願少異公曰未拜命則
猶諫官也疏入竟從公議管制皆知故雖張
臺權中丞三領節鉞在金陵城叛卒為之
在河道獲妖人王後漢在保定修三
數百里保障功為多大增馬保在公

宗伯集

卷五

事

公為建坊公不許以為勞百姓力煩士大夫
尚不可况內璫耶保目攝之而未發也江陵
公每與公談膝輒前席晚別與公約事可否
具以書相問公每書來報書曰公不言是以
待他人者待僕也雖然亦無以待僕者待他
人也其相向慕如此公益自發舒引當否無
所絀有所薦進及論朝皆獨行其意不阿相
君旨久之漸不能平談言常論公左遷南京
太常卿以去嗟乎言之難也當其抵掌促膝

自以為極知無所不傾竭一語疑而平百語
有疑矣公既罷凡未與相君語者皆視眉宇
須功德結相君驛又五年江陵公卒向之為
正言者久擯田野無復為持平論而數年中
視眉宇須功德者皆操戈為難肯用自解免
嗟乎言之難與聽言用人之難也張公雖以
懇懇然始終孤主行一意尋未必直而尺寸
無所枉吾以為公所直者大何必穿隙乃稱
尊貴哉公喜讀古人書運于理學言勸師薛

宗伯集

卷五

美

文清新薛子名言以自程則其立朝立身剛
正自持非獨氣勝蓋見理也公先從分校禮
聞舉士六十人半為名公卿而山陰王相公
用諫正事明主以遷進退世比之王范兩
文正蓋得其師之風烈云先大夫宗伯亦公
成展所舉士不佞以通家末學數侍公識其
大者表諸墓道之石生卒年月子女具誌中
不具載

宗伯集卷之十七終

宗伯集卷之十八

北海馮琦用韞著

行狀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刑部尚書白

川劉公暨配王夫人行狀

劉公諱應節字子和別號白川其先咸平大有諱全者以判濰州因家焉遂為濰州人五世孫大深生軻軻生潤即贈兵部尚書公贈公娶于韓而生公少穎敏日記誦數

孫伯恭

卷十八

垂髫補博士弟子登籍甚癸卯以詩魁東省丁未舉進士己酉授戶部主事明年庚戌秋虜入古北口直犯京師咸寧侯鸞以大同帥入援總天下兵行大將軍事尼虜復詔發烘炒若干車餉之大司農李公謹推擇可使者時虜騎充斥衆寡不敢對各相顧失色公毅然請行曰此臣子授命之秋也行之日人人為公危公亦自知不可測私語所親逾七日不還當遣人送吾母歸吾手足及髮皆以藥

孫伯恭

卷十八

為識勿以血汗為異也夜漏下戎服單騎獲車以行走橫尸中馬屢蹶屢起道渴求水積尸瘠井不可得捧漬汗飲之手盡赤視之皆血也至順義東遇紀功御史邢公驚問曰公何以知大軍所在公曰晝觀烟夜觀火起知之邢公曰雖然虜軍焚劫亦往往然大起惟視烟火衆多處延可往耳公封遣御前勢張甚公技一空刺長卿之思所以中公會陸都督炳以軍興乏食中計部大臣上怒奪尚書以下官令冠服領事駕見事已前決遂不復言公迺得免前後行虜中凡十三日傳言公已遇害王夫人持子元功泣井上曰傷我孺子果若人言而父先忠而母與若元節孝耳既旋家人驚恠且哭且却公徐曰是何足異惟是數萬勳王兵不能發一矢僅尾虜出境可為痛哭流涕也明年權稅清江浦蘆風露清奇葵麻歲入

卓直百餘金悉以充公費督潯陽中水閘而
 質之一日指郡舍額目公曰郡廩至此耶為
 發清羨百金佐工費公受而貯幣中去之日
 封識宛然壬子宣大饑奉命賑之軍民更生
 者數十萬癸丑三年課最封公父如其官母
 韓配王皆安人尋轉員外郎遷郎中時西莊
 用兵轉餉無虛日公佐大司農度支并充
 具乙卯出知懷慶府王恭人從而後
 侯中丞置盤殮加幣焉恭人却不交

夫子之命也侯公聞而亟賢之公治郡幾微
 欽均德役除百姓所疾苦是秋洪水決城不
 浸三版公冒雨率衆補葺之城以弗壞亡何
 以外艱歸郡人思而尸祝之語見名宦記中
 服除赴闕下時分宜子蕃舉選法通金錢需
 官逾歲不得補會御史楚佃耿公言狀始補
 順德郡郡富南北孔道輪蹄交錯供億浩穰
 民不堪命公力為調停省浮費並優均里
 甲而民間始有起色矣時歲旱郡邑多饑公

做富鄭公復弼法行之諸屬邑所全活以千
 萬計明年復旱齊戒露禱雨立應百姓為
 立禱雨神應碑已復開濟達沾諸泉灌田數
 千頃至今賴之幸百冬入覲垂橐以行郡之
 屬吏某太宰弟公威黨也彼而貪公廉得其
 狀繫之獄太宰固不決而分宜子藩又以不
 入賄叩公頗相與蹤跡之而士大夫言公治
 狀甚悉太宰轉益重公考公治行二千石第
 一是歲景蒲之國自潞河登舟護行文武
 諸內使從間道發所過縣然獨從公名爭戒
 其下曰此京師所傳第一太守也至去勿擾
 壬戌考績賜誥命改贈公父中順大夫如其
 官而封母韓大夫人為恭人配王安人為恭
 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備兵井陘廷議謂公
 知兵而三閘為畿輔要害請勅加提督銜以
 屬公備兵使者轄三閘自此始所部兵故驍
 悍嘗脫巾閱練門脇辱主帥前復者不敢問
 積愈甚公直廩其胥十餘人用軍法杖之衆

元從塞上自是諸軍遂戒明年虜犯古北口
提右輔六郡良家子入援虜有通事聞上
厚養之甲子陞陝西左舉政尋陞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巡撫遼東丁內艱歸陞慶化元丁
卯部起巡撫河南初東省賦役煩苦民多亡
徙公司擊其狀甚隱之既入汴即撤藩臬議
賦役法僉曰願役便遂下令八郡行之復移
書東省撫臺姜公晏公亦遂下令六郡行願
役法兩省至今稱便馬汴當都會五方雜處
藩封據其中宗人當軍民之幸而輕犯法又
且中多無賴獷悍習于矢喜亂而開封三衛
士馬凋耗日甚公陟夷門指黃河謂諸藩臬
曰隔此水帶水即河朔古昔戰場也豈宜無
備至此因調汝南惟陳諸道兵六千人更番
入練屬都指揮一員領之以備緩急而以彰
義兵別遣一都指揮統之聽兵部調入衛時
報虜破石州公盡發兩河兵軍界上馬備冬
十月虜再入犯昌黎等縣烽火達于甘肅順

天撫臣坐失律下獄詔以公原秩撫順天暨
飭薊州邊備前近章戰難護陵寢視諸鎮最
要而三衛屬夷為虜嚮導現我虛實以語虜
蓋自庚戌之變皆撫諸臣盡者諒戰輕者謹
罪無不人人惴恐公至周歷塞垣大集將佐
講畫戰守利害條上六事一曰益兵以資戰
二曰用車以資守三曰樹木以資險四曰櫃
水以資運五曰定兵食之遠圖六曰除遠方
之宿寇俱報可公行部視京輔近邑多未城
或城而庳且圯者亟請內帑佐以贖銀次第
畢城之凡二十有七縣復金延袤二千里間
蔓延為備勢不足有所禁禦乃既要害于關
之東西繕大城五砦堡二十有五墩臺千二
百餘設將益兵分屯列戍相犄角為聲援有
平然之勢焉京東頻年水已獲早復大堽凡
三請蠲賑皆從之戊辰候塞者言虜八十萬
將將入復裨善崖本兵撫督府帥中西二路
兵衛京師而巡撫別將兵出東路為備東路

即虜欲入犯虜也公得檄即日發兵道出永平達會餉少司馬安丘奉公曰公以數千人當虜八十萬來此與以肉投虎口何異公徐應曰固也死法死虜等耳遂行馳三部署吏士授兵登陴晝夜睥睨間懸藉之士卒感奮無不一當百虜況知有備徘徊兩月年引去明年正月虜犯青山口公復督兵拒之明年二月修敵臺七月以四品滿加贈公父右僉都御史母妻仍奉人尋陞右副都御史照舊

李伯集

卷之七

七

巡撫十月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魏督前達保定等處軍務公之鎮中軍今置屯戍遠聞謀急收保後應援諸所條次視巡撫時加密大脩京東西諸路邊自廣寧抵開原葺牆八百里建堡二十有三墩臺六百三十有奇旌旗相望刁斗相聞屹然長城矣十二月虜犯遼東清河堡上首功五百八十有五獲馬駝各六百餘捷聞陞俸一級初昌鎮護陵諸軍仰食京師轉輸甚艱密鎮故

有水不通運陸輓不及二舍歲費銀三萬有奇公循水上下周覽嘆曰二鎮之水皆可取餉道奈何歲費司農數萬金即上疏極言濬河便報可乃濬潮白二河淤塞者北抵塞雲西北抵畢華咸省公私費無算河西務當運道咽喉商販輳集稱巨鎮公請為建城役取諸軍費取諸賈而民不知也竟內故苦驛傳行顧役法如撫河南時人情翕然便之明年春虜犯長勝堡上首功百條已獲犯遼陽新

李伯集

卷之八

八

獲過當明年萬曆改元三月虜犯義院等口已獲犯李子谷四月犯鐵嶺六月虜酋董狐狸等犯桃林界皆失利而遁七月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如故以閏視修守功陞俸一級八月虜犯長海敗之明年正月虜犯牛遼河復敗之先是東海諸島為二鎮道途數沿遼諸郡邑檣檣剽剽莫敢誰何公遣使諭以恩威衆皆叩頭謝前罪凡四千四百餘人一時解散時戚帥繼光上疏請練兵朔

下達鎮藏公條上防禦機宜凡七曰選主將
曰故副將曰機班軍曰清衛軍曰勾連軍曰
廣召募曰議行機班機班是之公自為督撫
先後與虜格大小捷以數十計斬獲首虜以
千計事聞上報褒勞之白簽文綺之賜無
虛歲公雅不欲自張大每捷開輒曰宗社
之靈將士之力臣何力之有及增秩錫予遠
巡不敢當其退讓如此甲戌秋天子不敘
久暴露公軍中晉公南京工部尚書時河漕
梗塞挽輸不繼為國家東南憂公上疏指浚
膠萊河上銳意行之中作未竟而罷乙卯
改京營兵部尚書丁丑以正二品滿賜羊酒
鈔錠贈公大父父俱尚書公大母母俱贈夫
人妻封夫人時值憲聖太后聖節王夫人
鳴玉曳裾謁憲寧官賜彩幣檀酒勞之尋以
疾歸是年改公刑部尚書平反天下重囚四
千餘人時中貴人保方用事保故深州人謀
制府公為督撫十餘年不與交一判一日保

從子邦寧遇諸途不避公悉曰一中官猶子
帶俸錦衣耳奈何與大臣爭道叱下之保以
是益深憾公而是時江陵公執政六曹事無
巨細必請裁決乃行或諷公往公曰吾所司
民命不可徇人意出入人罪竟不往居久之
言官論公章奏有誤失對上體且大臣不宜
出郭講學公遂懇疏自劾如章得俞旨致仕
時九月廿五日也是日王夫人訃至而保憾
猶不已復四日上視朝陛辭出條陳以保
朝儀激怒上前下鴻臚問狀鴻臚謝言二
序班誤引失儀乃充奪二序班官復五日公
單騎歸里中邸報方至乃北向叩頭流涕曰
老臣自為潛郎時出入虜騎中戮力塞上十
餘年數對大虜最後件權責不自意完乃始
得安枕里中非至上仁聖不及此老臣伏
草莽免不悞矣公既家居好引掖後進是歲
臺書院羣郡邑之秀親謬督之今雖州薦紳
彬彬復先相望大都皆公門下士出入榮布

車或徒步田間遇父老不自知為貴人過後
不學不自知其為先生長者也而尤篤於宗
族戚黨所得祿賜大半以周貧賤之故仕宦
四十年家無餘貲王夫人亦躬親節儉女紅
力作以操家政即貴衣粗食糲以為常至佐
公施予則脫簪解佩不惜也公伯父早世遺
孤且賢撫之如己出後分產與子等族下出
亡傭田間公購而得之如視同胞外家尤弟
不善殖食貧公為捐金治生金盡乃復捐地

宗伯集

卷八

士

予之公大母李嫂且百年其族屬流移無所
歸公購三十年得之渠丘者三人自為貸百
金治生業蓋夫人實襄成焉東三郡以渴鹵
故事不養馬印馬使者疏分他郡之半東郡
人甚患之公為草疏屬鄉人詣明請事得寢
星歸而為德于鄉若此公薨車十五年兩臺
薦章凡十二上再徵為南京工部尚書皆不
就士論愈益高之至是李詔予祭葬如例旂
著有纂修遼闊道志若干卷沿遼軍籌若干

卷八詩文若干卷存于家先是
白河竭者三年疫之月風雨晝晦皆賢頌星
化碧豈虛語邪計聞于朝上使使者諭祭
賜兆贈太子少保于是御史陳登雲上疏口
故兵部尚書臣應節故為順德守順德吏民
思之如父母已為監司為督撫皆後先無與
儔大要清約持正一心營職始終無二度宜
賜諡勸以風示天下願入不報輿論是之先
是王夫人為公豈侍妾王夫人卒兩人哀毀

宗伯集

卷八

士

幾不欲生及公捐館舍誓以身殉長君諒
閣下請祭葬既得請報至兩人喜相謂也我
公其不朽乎惟從先亦且不朽皆繼而先公
子女云云文氏曰有是我任事之難也薊門
外是有霧靈山云公嘗躬詣視其他以為可
用兵力斷而內屬遠徑直易守歲省成卒及
芻餉數十萬而當事者不能決策也公澄湖
白兩河為薊永利膠萊之議不百全豈輕登
戎輦重一不賞而設者以短長操其後夫未

竟而從旁持之何知當否有是哉任事之難也余嘗謂公溫溫長者過其家門巷聞然不能當二十石夫其富巨鎮建大議屹然不動為時名卿有以也夫

雲川蔣公暨其孺人行狀

蔣之先吳之江陰人其遷於青社自肇青公始也肇青之父曰啓源公啓源而上不可得而譜至肇青乃著云肇青公諱安任質持高節捐金掩骼鄉人德之生通字士亨以行義

張伯季

卷六

五

克持其世世有聲於齊魯間士亨公配李氏夢人授以盈尺之璧曰以是為而子無何而雲川公生生而穎敏豐頤秀目面如敷玉士亨公愛而名之曰琳長而字之曰國器甫冠而娶康士桂以孺人來歸孺人少失母孺一儻事之如生事繼母如母也公學書未就去而無廢著然天性至孝每出遊必具脩脯以歸遣兩專人孺人躬自烹飪奉養而上之病則必焚香祈以身代夜不交睫衣不解帶旦

莫視食和藥夫婦跪捧盃孟以進顧兩專人色稍和退而相慶也康兄弟備極友愛周其困乏長兄雲門卒衣衾櫬積一切取辦於公孺

人見長姪必欽容禮下之人以此鍾夫人之禮部夫人之法云戊午公入覲為王府典謁

王田故有督租使者使公攝其事其地狹悍

言闕公至則曉譬禍福諭以禮讓靡不瞿然

顧化有孝父訟其子不孝公諭而遣之其子

涕泣受教卒以孝稱自公遷於什一孺人操

機行力作稍稍自贍給獨喜施于徇人之急

里中有求者輒與之曰緩急人所時有也或

損其母錢折券一無所問二少年見誣為盜

不能自剖公力為白寃狀竟得釋公遂不

復見於是相率而尸祝之公舉三子長公春

芳次世芳聯芳當其少時三子小坐著膝前

為說古今忠孝事諭勉之稍能戲不如僂孺

人怒不設食夜誦則紡績以伴之曰吾倦則

兄輒讀耳於是三子競自淬勵皆以儒術顯

李伯季

卷六

五

孺人持家政居處井井特諸女婦嚴而有恩
嘗曰婦人職在中饋好逸好遊好修好華非
婦人也蓋孺人年五十而沒沒而公撫視居
處惟嚴諸女婦雍雍修其婦順派弟曰孺人
之遺教也登百長公舉於鄉庚辰成進士領
揚州推官過家省親公諭之曰刑官之難也
其職在執法而法難純任也要以意平法必
法傳情夫仕者豈必尋官能舉職者稱
勉履行也惟權與貨足以傷志長公

徐伯集

卷八

教之官清謹自將平亭冤獄按部使者交章
薦達之長公既貴公猶角巾布袍行里中郡
大夫高其行義請以爲三老而旁邑長令多
年家子詣門上謁或請居間有所言輒謝曰
以子故而枉郡邑大夫以爲重非義也教子
之謂何而操郡邑大夫之重爲利權非怨也
竟避匿不見聞長公持議平得大體介舟社
觀之長公具儀從以迎公戒以揚州理而迎
也者勿御也賓客以揚州理而見也者勿見

也每退食則問所平反及治民方畧長公具
以對大喜稱善爲加七簋已而嘆曰惜矣孺
人之不及見也然子之能官孺人兒不朽矣
父之治業孺長公送之邵伯湖依依不能別
公固獨抗顏論政事娓娓數千言長公受而
藉載之其大旨依于忠孝探以官成爲戒曰
兒之報政無憂貧矣家有積果爲遠路費自
揚州歸謝賓客數月而病使豫喪事竟遠
寄長公乃言屬祭之期期至而卒公

徐伯集

卷八

六

之人士走相弔曰公其猶有朴茂之典刑而
今已矣維揚士民亦曰長公治行方當深景
而遽以憂去其以奪我慈父也奈何於是姻
人馮生聞而悲之爲之論次其行事云嗟嗟
士之行志何論崇厚陳孔璋之常書記楊先
生之收葬稅足自見矣蔣公之治王田實無
此兩人夫蔣公非素席富厚也躬見治生之
難而獨好施以行其德焉後世聞業以取償
於天若責左券此其所操不獨什一之笑矣

晏孺人所稱可著於內則語曰不知其母視其子三君者皆樹彬孝友君子也

封吏部左侍郎松巖劉公行狀

先是少宰晉川劉公乞歸養時其父松巖公年八十二矣朝儀倚重少宰不欲聽其去松巖公思歸甚廢匕箸少宰請益力有詔予告三月松巖公聞之病良已主起加一餐少宰裝且行入陸辭恩心動曰翁得無復病乎歸而視松巖公果病也越五日而卒則屬年家

張伯集

卷八

五

子禹生為之狀公諱賓字尚微別號松巖山西沁水縣人曾祖義祖文佳父得保贈吏部右侍郎母楊氏贈淑人皆以少宰貴公少從師受書未成去而習法家言試為邑史典獄多寬釋獄有疑未決者公憐而頌繫之其人逸去當以故縱反坐尋獲之得免自是稍稍厭刑名又見諸曹初抱贖贖視令頓指心益恥之因輸貲得冠帶里居與牛溲人謀廢桑育少宰習經生業數年以例除刻城司推

宗尚集

卷八

二

非其好也會少宰以明經領鄉薦即解職歸已少宰成進士讀書中秘連公京邸既至置酒為壽自上食食有加簋公殊不自得曰何乃靡也卒令撤去惟留一箕器食雖然安之居歲餘還沁會少宰給事瑣聞以直道觸時忌出為蒲城丞公聞之笑曰固知兄有此也移書令之官毋得舍親丞謂蒲蒲也而怠其職請乃宜矣以故少宰在蒲城二年忘其為遊人尋以盧氏令入為刑部主事轉戶部員外郎考家封公如秩五尋歷浙江觀察副使督學政加封公如秩已而以行省舉政督漕事便道歸省適公與牛溲人偕七葉少宰捧劍詞置庭中公拜受願謂少宰草野中再被恩命不知見所為報矣踰年牛溲人年少宰居憂終制再還官至湖廣行省布政使以道遠不能來公就養將請告就于食公亟移書諫諫曰以而父老耶而公健善飯亡恙也自是少宰不敢復言歸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巡撫畿南奉公之任時島夷號三韓聞天
津戒嚴羽書押至少宰日坐堂皇討軍實退
而待食公諭以遠聞事重毋內顧所部郡縣
盜賊大侵道瑾望於野公坐無寧時數問其
狀何若比少宰得前發潛果數十萬斛設糜
平糶所全活甚衆公大喜稱善博陵盜起彌
聚數百人有藏剽絕者公聞之中夜傍徨起
翼同小民困饑寒至此而以膏鋒刃寃哉少
宰下令按兵無動已克賊其戎首餘黨悉解

徐伯集

卷之六

五

散不問少宰撫畿南政既成天子采中外
望特拜左副都御史還理院事未幾拜吏部
左右侍郎少宰念公春秋高欲乞歸養公又
力止之曰吾極不忘心奈兄孤上意何乃
趣治行驅車先如都門時大司馬以東偏阮
靖疏撫臣勞績以請詔予諡命蓋至是少宰
暨祖若父皆加恩如今秩而公吾可知也謂
少宰曰始吾不欲爾歸者正冀今日耳若以
寒士干進貴及三世大福不再與子德乎少

宰頓首受教既得請且行而公卒於邸舍訃
聞上命所司予葬祭如例公吳髯豐頰儀
觀甚偉兄者知為福壽徵事兩尊人以孝稱
每設奠率泣下對子姓道當時事則歎歎不
能禁止頃少宰當晉二品秩願肥恩以被先
世體公志也始少宰為比部郎會有大辟疑
未決而少司寇某欲以擊斷為能名諸郎官
唯唯莫敢堅對少宰獨時不可少司寇盛氣
曰郎何據以為富生少宰曰公亦何據以為

徐伯集

卷之六

六

當元不聽強掠治之誣服磔于市而少宰益
復與特齟齬公聞之喜曰是不愧其官且不
愧吾子矣又三年事向少司寇及諸郎官皆
得誼而少宰之名大起少宰退而稱曰家大
人之訓也公生平立名義重然諾少以貲市
續江淮間誤多入貲人金立召而還之東鄉
父貧周需所居已主券當徙公愀然曰吾與
此老鄰數世矣不忍見其轉徙以去復數歲
鄰父終乃為其子購別室居焉性喜施于賑

信人急歲計所入足自給以其羨市果貯別
 庫以待里之貧者小歛則平值糶之大歛則
 即與之不收責如是歲以為常其自來餉索
 能自甘即肯不改其初間出陽令乘贏馬一
 蒼頭挾刺從令強之與固謝不敢每食無燕
 味水不茹甚不更往少宰在楚值者至里門
 其人步解水輸服見公衣敝衣徒步問巷中
 誰相顧疑而不信也蓋公性恬靜無所緣飾
 凡事思自畜以惜福不敢多取於世乃其弟

棟毒考皆世所希遠彼所得於盈虛損益之
 理深矣公生於正德甲戌十一月十四日卒
 於萬曆乙未三月十六日享年八十有二配
 牛氏封恭人贈淑人子二長即晉川公東星
 戊辰進士吏部左侍郎娶李氏封淑人次東
 錦侯門教諸娶王繼王孫男五用相國子生
 娶韓繼霍用康邑庠生娶郭周健娶李用儒
 用成孫女三長適庠生何遵海次適舉人王
 洽次適舉人張洪猷曾孫男女各四人少宰

公將以某年月日奉公推舉牛淑人空合葬
 於祖塋之次乃述生平行誼世緒屬不佞為
 狀將求名筆書不朽謹序於其觀如左備采
 擇焉

宗伯集卷之十八終

樂伯集卷之十九

北海馮琦用報著

行狀

貞靜先生行狀

叔貞靜先生本軒公卒於治水余設位而
祭為文祭之更數日乃得其遺書託余以三
尺之孫以家事任詢詢所不能辦者任余余
心碎矣恐復聞此言乎再逾月而葬謹紀其
言動狀以俟大君子哀而銘之叔諱子成字
子成

一浦別號望山已復更曰本軒蓋其志也父

治泉翁母李夫人少而夫怙幸夫人慈母也
而嚴父既長娶冀瑞恪公女丙寅為郡諸生
余而舉於鄉一再與計偕退而隱於治水之
上以紹明道統為已任讀書力耕以沒其年
初從端恪公閒濠洛正學斷以聖賢必可為
以莊敬自持一切積習力祛之世俗所共趨
力矯之曰勿目廣大為開闊勿目放恣為灑
落尺尺寸寸而已世以為拘吾無恤焉丁亥

讀書於宋莊時時靜坐喜而自得曰道在是
于吾向不識虛靈之體而從事於莊敬若微
經束縛然者故去道遠夫學須靜信矣其大
肯務在識心體而涵養之以推及於親身應
務皆設誠而致行焉少不及事治泉翁
苦孝母病食不知味寢不解帶逾年
骨立注靈雖以血餘息僅屬舅氏
存公薄田數十畝常減口食以奉
諸父禮居常嘆俗失世教始於禮

今纂為禮書推行宜自宗族始修家廟定祭

享儀立族約族好會曰族種曰凡我兄弟無
相遠也以傳之子孫世世春秋伏臘無使有
廢祀毋教不躬諸母教急不如禮者兄長甚
率撫子姪款款為至未嘗不教之以正晚來
二子曰琬曰琰甫釋懷抱即口授句讀拱揖
端立皆如成人治家宗顏氏家訓常以義勝
初秉耒耜佐以鬻治自食其力人饋之無所
受曰恐吾無以報之惟圖窮親義所安無敢

過曰恐吾無以繼之公居怡水貧民環而修之者百餘家癸巳歲大使公身為倡宗族兄弟與其鄉大姓皆出粟貸貧民公親割量其多寡貧者遂予之貧而有地可耕種者予之而取價於豐年明年稍豐鄉人爭還粟哀而聚之穀義倉以備荒死喪者亦得取給焉與父老約各以禮義督訓其子弟無敢干犯者法鄉人率其教多為善良與人處之無不善也乃益觀客至不張具班荆

而食之與士言士與農言農無餘言有一善亟稱誦之有過婉詞正之告之以過未嘗不受也曰責我者是以全人望我也不然則視我為庸人也我亦不敢待人以庸人凡公所稱誦與所責讓者退而皆自喜也其生平景驛無如司寇朱公其次唐茂才在家庭愛某猶子也訓誨之如嚴師於鄉人好焉君焉君卒哭之慟徒行風雪數十里送葬公自是始病矣病劇朱公及余皆薄遊京師獨茂才旦

夕視公病百餘日至廢業鄉人義之公既平新者責擇者皆按節即四方之士不識面者聞之亦為咨嗟太息云所著書如日進劇記自警私錄耕餘筆談讀禮抄記往往有深識精詣然不欲以著述名或謂公何以不就省故曰禮異魁子情非捧檄何僕僕公車自炫鬻為然則謁選乎曰古道之亡也久矣不量鑿而正枘枳取辱焉或問為學曰須剛須恒不剛不決不恒不久問教曰惺惺之謂

教檢束非教也問廉曰靜則應問應事曰凡事歸之當然欲高人則害本體問廉人曰和氣誠心不可出理之外問主身曰有志士不忘在溝壑之意則能主矣事無與人相干涉則灑然矣鄉人皆好之如何曰徇俗者無志問廉小人曰不惡而嚴能自守也自守可以化小人不然即為所化矣平居議論類如此大畧行誼似曹月川涵養似陳白沙平居論學以程朱為歸是近時喜談佛老雖舉一世

從之意不謂是而其所宗以爲真是者雖萬
夫必往百折不易也吾友鍾淑濂稱之曰貞
不絕俗隱不肆志孔門四科虞廷九德其人
乎職者以爲知言學者稱而貞靜先生享年
四十有九子宛聘孝廉王君女琰聘明經周
君女女許聘司寇朱公子皆幼

禮部尚書無翰林院學士廕太子少保
誥文恪余公行狀

余自己亥奉詔起家世用三駝書招余余生

宋伯集

卷九

世用曰急欲見君者欲以身後片石相託耳
因具道少時困阨狀語未卒而泣時世用已
病數上章求去一輒慰留不許余與同年
諸兄弟更日訊之世用自力起見客榻前相
勞苦如平生日詩所謂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者也諸兄弟不忍聞往往以他語亂之七月
望始謝客勿米中夜余夢世用使使來曰病
亟矣無可憾者有一語與子未及言耳夢中
視日影半西極上余寤大呼涕泗承睫攬衣

步及於庭中夜使人問世用世用尚無恙晨
起日影上西極之半而世用僕未告急早及
蒲胥之市世用已屬瘳矣傷我子前似欲有
言而我以他語亂子也今即欲起子問一言
可得乎我之愛子以姑息即不知子所欲言
者何等也爲家事也子生平不問家世事耶
非余所敢問也嗟乎傷我世用逮永別乎公
諱繼登世用其字也別號雲衢其先越人永
樂中高祖士賢官於燕占籍於交河縣東五

宋伯集

卷九

十里泊頭鎮士賢生珉珉生誠誠生信信饒
於財稱廉實生伯恩即贈宗伯公也配褚氏
繼配陸氏而生公贈公以貢入太學授東昌
幕薄遊咸父之產卒於官而陸夫人亦先公
一歲卒當是時公生八歲矣氣稟聰兩指以
歸族人欲懷其業爭欲死之竟不死則屑薪
其間而燭之火及門而燔公復得不死公自
少醇篤喜讀書志意如成人年十三補弟子
員數試高等族人始不復謀公十幾歲委禽

於某氏甲子舉於鄉丁丑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其學務考國家故實及前代治亂所繇不喜為浮詞每試輒復公夷然不為意及試肅雍殿賦限以嚴韻詞鋒從橫已窮雷事者始以為才而亟拔之公亦夷然不為意也在館局三年未嘗尺寸易其度歲已卯授檢討以大慶恩贈父東昌公如其官母褚氏陸氏皆孺人年已奉詔直史館時應制有所結撰多稱上旨每休沐接士大夫以慎密朴

蔡伯集

墓誌

茂自將即同館諸兄弟時時為好會縱心酣暢抵掌無所不談公落落穆穆無能窺其際者琴未分枝禮聞校文務以典正絀浮華士不取是歲暮修會典丁亥會典成陞修撰賜白金文綺戍子使於周藩却饒遺無所受歸渡黃河中流而舟膠波濤撼之聲如雷舵折舟人皆泣公具衣冠而禱曰予以使道於河達神之怒舟膠不渡于小子之罪也以于小子故而至震驚龍節神亦有佚罰惟神實圖

利之構觀而波恬如感暴舟以濟已丑充經筵講官已而陞右春坊右中允充日講官值余以道盤進講故事經筵多獻替之言日講衛具義耳世用典余約上久不御講講臣無所聞其志稍稍引亦謹傳時政以獻治亂得失皆具陳具所以然或庶幾以三百篇諫言者已罕聞者足以誠也辛卯典試留都既徵棘進諸士而薦之曰與諸士約有如余服一官而自私自欺以干清議無以見諸士諸士

蔡伯集

墓誌

有自私自欺于清談亦無復相見也諸士皆舉樂佩服之壬辰陞右諭德典試武闈是歲增額二十人癸巳陞左庶子甲午陞詹事府少詹事無侍讀學士充正史副總裁修武宗毅皇帝紀乙未充廷試讀卷官已而陞詹事掌翰林院事丙申大內火公偕講臣上章引劉向不學道厭妖火焚官以諫疏入不報是年擢禮部右侍郎戊戌充會試知貢舉官申飭令甲加慈以三品滿探其績最于三代諸

命任一子國子生是年陞左侍郎兼御史
公為中允至今官皆無日講而余以省覽
凡余所直日亦公進講故其在講筵最久獻
納最多歲時受上賜予白金文幣廷臣無
敢望焉已亥權尚書上疏辭得旨卿器學醇
講惟著績簡司邦禮出自朕衷先是九卿推
至再公名最後上竟用公蓋特簡也公初
為史官訥訥似不能言者及與秩宗持大體
規大計屹然如山不可動搖嘗擊太廟樹

祭酒書

祭酒書

公上言揖獎以實不以文今所謂修省皆文
耳不郊祀不廟享皇長子不婚不冠
不開立而殯稅日亟祖宗寧無皇於
乎寔怒氣也兵暴也猶理度勢恐有窮苦之
民弄兵潢池中者此時而浚漕備修省之文
欲以應變回天豈可得也疏入上嘉納焉
是年秦晉齊皆地震南都雷火西寧雖不寧
自鳴紹興地出血公復上言四方所繫二氣
并錯之狀近歲未嘗有也天視聽寄於民命

李傳事

李傳事

歲向郡國百姓苦於征調催榨織造開採各
欲以情訴於上而不可得計惟有仰天而
泣耳天不言故以變異譴告陛下人情愁
苦為無聊無聊之民易動難安漢臣徐安
以民困主不恤下悉上不知為有國之戒願
陛下以愛民實心為應天實事罷諸弊政不
便於民者疏入上報曰仰承上禾仁愛深
用警惕羣臣宜增修其職以折時和毋以虛
文應已亥播州首楊應龍叛破茶江城上
徵諸路兵討之公請罷四川礦稅以佐兵食
寬民力不報九月太白經天秋道山崩復湧
土山五公復上言天不和寒暑隔人不和贊
廩生地不和丘阜出方今星孛失度水旱為
珍太白晝見甚且經天此天氣不和也鑿山
開礦裂地求砂以至地不能圓脉而山崩金
不能生水而川竭坤不能奠維而地震此地
氣不和也問國窮困加以必不能止之詩求
幣歲空虛責以必不能辦之珠寶奸民戮棄

中使賜張世英如亂絲氏命如景鄂中外太
隔上下不交此人氣不和也衣氣凝而不散
慈孝結而威形陵今變運高早易位是為陰
乘陽邪干正下叛上之象羣臣者 陛下子
也臣子不能動 君父言愈熟愈厭 陛下
者 天之子也天以非常之變感悟 陛下
尚可恬然不為意乎不報公見士習薄躬行
喜浮視離經叛常深以為憂上疏曰 祖宗
設學官頒布大全諸書為聖經翼別白黑而

宋伯集

卷九

七

定一尊比乃有倡為異說竊佛氏之餘以喻
亂天下之耳目共相惟悅靡然從風謂傳註
為支離謂經書為糟粕謂躬行實踐為迂腐
謂人倫物理為幻妄謂紀綱法度為桎梏謂
禮義廉恥為虛偽惟一了此心則踰關蕩檢
皆為率性矣新學小生轉相崇尚雜入文字
名為新說宜絕其道勿使進其於端士習純
聖真非小補也公始以京卿署部事數月請
皇長子選婚願九上及正席南宮疏請建儲

宋伯集

卷九

七

及行冠婚禮者三與羣僚同署名以進者至
即病肺咯血不休猶伏枕具疏草每談國事
潸然流涕曰大禮不舉禮官死不瞑矣今歲
三月間詔旨將有事於 東宮趣禮部兵儀
公瘳甚扶掖起視事會次于卒公病轉劇數
乞歸不得請卒於官公既受 上知俞然有
是立之望惟聞臣者凡四 上方以金甌覆
之會有復命計聞 上深悼之如創子祭葬
加祭一禮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公性忠直有
大臣之節善執持重許可一擊笑不輕假入
貫近無敢干以非法士大大與語無敢及非
義僚屬有不當即正色訶之或時對客苦其
僕隸驟見不能堪久而知其無他乃更聚其
嚴正真致而敬信之當其怒若不容人吐一
語及人告以過輒斂容謝容朝聞夕改不俟
明日矣使於汴與余別交相誠也謂余慎語
及慎交余曰子性太急少謙之兩愛其語而
載之使事竣報余曰敬我者我不得不加禮

使我者我不敢不加禮以此位迄未嘗與人
件奉足下之教也生平遇事應而後動密詢
定而後發一發即責辭不能牽議禮謙謹議
科場及議束事封貢請兵請餉侃侃持正無
所回撓廷中皆服其平居官廡以節儉佐之
操持甚苦然未嘗以有能驕人終身不置姬
侍不營產業曾學士過其家茅屋數椽蓬蒿
沒人嘆息而去執法不受干謁亦不以一事
干人次子道一累試學官皆見置楊夫人欲
求為道地公曰子而才自當得之不才自當
置之即群邑小試終不肯為一言公產既薄
又時分給親族比歲大侵傾廩以食之不給
粟至就公於京邸公復分俸給之里人皆嘆
公貴而能貧貧而能賑人不可及也公既卒
同袍諸兄弟哭而酹之素衣冠送之流涕從
橫不忍相視已而相與憶其生目不視淫靡
口不道偽妄身不踐私曲居不營豐都表裏
洞達無少隱伏跡其終始可謂貞矣為文典

重懇至以意識為宗不善浮辨綺語詩法孟
浩然尤長於古風所著文集若干卷通鑑進
講錄五十卷國朝典故紀聞十八卷行於世
生於嘉靖二十三年八月十九日寅時卒於
萬曆二十八年七月十六日卯時享年五十
有七娶楊氏封淑人男二長道行官生娶輪
林院修撰徐聯芳女次道一早年娶宿州州
判常自省女女二長適監生常執教陝西狄
道縣縣丞常自修男次適生員王亮芳陝西
鳳翔縣知縣王命男孫男二廷彦道一出家
彦道行出孫女二俱幼

蔣太恭人行狀

蔣太恭人者助教吳崑麓先生配也不佞初
從先生游考德問業課文親已而會食太恭
人時於屏間矚諸弟子謂先生曰末坐最少
者誰也其度異於諸生其食焉生有加蓋使
僕告之曰子尚良食吾猶見子之達也久之
不佞隨先君之雲中先生出為汀州判解緝

去踰六年卒又數年不修輓經情 上講梓
時請於當事願一移官寓海以其便哭先生
墓拜母堂下而竟不果也歲丁酉不佞方居
廬而長公以太恭人卦來告且屬為狀自顧
新馬衰絰不能執筆為大自顧先生之教以
有今日太恭人知我愛我皆異於諸門人不
佞所為報至淺鮮矣當其葬不能使有聞於
世心何以自寧謹以風所睹聞論次之太恭
人姓蔣氏生父曰三山公為諸生與思夷公
兄弟也歡甚亡間視其女猶女也故以界思
夷公育之太恭人少而婉婉有令德通書大
義不喜為芬華年十六歸先生當是時舅姑
皆已卒繼姑徐孺人操諸子婦嚴小不當輒
譴訶母委蛇受之先生日治書不治家人產
又歲大旱太恭人晝出嫁時裝給家費取野
蔬雜米作糜以相饋也歲時問問之會諸姊
姪婦時相錯母衣敝衣操作而前諸姊姪始
相笑已而歛容禮下之先生性豪爽意所不

可百夫不可奪顧亡它勝語次輒羅方急時
太恭人恬默無所言及先生意消從容具道
所以然先生未嘗不稱善先生名滿天下天
下延頸願交者執贄願為弟子者屢滿戶外
太恭人撰具以食客未嘗以貧為解先生舉
於南畿選上春官不第領長垣學博士意默
然不自得太恭人從旁慰解之曰士絀伸何
嘗之有官一命已十室弟子百人豈遂不足
明志哉先生含然大喜至長垣學使者傳公
注諸子皆誼諸子過家拜膝下必促之出曰
無以老人曠官守也諸君既奉母命以出手
君以磚廠事註誤削秩二級歸子舍數日而
太恭人病亟季君視舍驗馬磚事與季君不
相涉竟生之然非以微罪行耶不得歸亦具
我脫革季君泣涕榻前受遺今日長俗將逝
即召人聚尸誦佛男女雜過吾甚不取又設
祭道左載羊豕牛鹿以薦極高此何益死者
又使物受其割裂汝勿踰此違吾意也遂瞑

則婦翻雲外耳以夫子績學操行辭而不
獲獨有天道必於諸兄取之於是先生上章
致感以歸名其卷曰永了蓋其志也先生歸
三臺而長君咸進士更三月先生卒人數年
西諸君相繼以文武起家為時聞人長君官
比美觀察副使以平察令次行都指揮事守
備憲個空國子生次掌知江兩政事當諸子
少時先生授經義先生出遊學太恭人程育
之叔先生母子皆蕭蕭不大寒不衣綿不太
暑不衣葛曰坐與諸君有愛也不爾恐損其
志長君為衡陽縣迎奉人祀奉及官戶垣
復迎至金陵更數月嘗以病歸諸君既貴還
秩及奉使皆過里中跪在官第歸弟在官兄
歸往來如織當其別處其送也持之而泣已
復金諸子宣力展來為父母先寵復自快也
歲乙未太恭人春秋八十高夫寔則歸自閩
守夷歸自蜀太學歸自燕燕知歸自豫章獨
以君新安命為令不得歸四子者準諸孫請

孫稱百歲之觴各獲異出四方脩體綺氣
以違歌名賢大夫詩章以崇之遠近親賓甘
米會極飲數日而更雖嚴婦萬石之貴王母
老慶之坐恭有以導也初長君以理官考最
初封其母為太孺人己復以奉知君四品者
最封其父江西觀察副使母太恭人太恭人
每諸子曰君父所處者豈獨見于一第生
必以帝遜滿意我輩將明主恩若輩何以報
悲數語與君然情無事而不惜見也雖然而
送諸子皆泣諸子還家并麻苧必促之與歸
無以老於曠官守恭諸君既來母命以出妻
妾以磚廠事謹謀期秩二級歸于舍數日而
太恭人病亟季君視舍驗馬磚事與季君不
相涉竟坐之然非以微罪行即不得歸亦異
我現年季君注涕獨而受遺今日吳俗將逝
野召人聚尸誦佛男女雜運吾甚不取又設
奉道左教年承平處以廉相高此何益見者
父使物受其制製法勿踰此違吾意也遂腹

太恭人性動厲節儉每凌晨而望中夜而寢
事無鉅細必躬親焉之閒內蕭然居處必莊
無情容無忤視無褻語積纖累微以昌大其
家諸子昂貴時以鮮衣進朝命歲之服澣濯
攻苦食淡如故事繼姑如姑處娣姒如兄弟
字諸媳及孫媳如子孫御姬媵及僕婢皆以
恩勝尊卑少長人人謂太恭人親己享年八
惠福力真相副已

徐伯集

卷之九

七

中憲大夫開封府知府鑑發宋公行狀
客歲余伯舅鑑發宋公卒于汴余既設位卒
哭思論次其行事輒潛然不自勝作而輟者
久之今莫有日矣則奈何以不自勝之故令
舅氏也乃始收泪為狀公諱伯華字汝舍
別號鑑發其先昌樂人也世為元錦永千戶
洪武初徙家益都自公高祖君用始君用生
劉副生瑜瑜生臣頤彙強薄有惠政生延年
即公父一川公也一川公以春秋第一人舉

於鄉官南京禮部司務性方嚴喜任高節而
折不能容人過而公以雍容博大喜慍不形
與人語惟恐傷之其操趣稍異然齊魯間語
質行以公父子為稱首公豐碩碩幹望之魁
然日覽數千言為文秀朗有奇致年二十試
于令令不謂善也而留學吳公以為國士大
奇之是年領鄉薦明年省一川公于魏一川
公官留都盡太夫人居里中一川公卒擗踊
號泣勺飲不入口三日杖而後起自初喪至

徐伯集

卷之九

七

禪除無違禮即數年後談及一川公輒泣覽
其遺編未嘗不廢書伏而泣也而太夫人亦
以悲悼髮盡落公既內不勝慟強自寬以安
太夫人旦暮躬操具更容顏而前夕之太夫
人鬢髮盡生人以為壽徵而稱公純孝之感
云戊辰成進士授宿遷令明年大水河隄決
溺死者不可勝計其不死者生樹杪朽腹待
命公慨然太息流涕曰民急矣以今之不德
而召天災終不令民死今獨生盡括贖緩佐

以薪俸駕小舟漂泊風浪中國民所止就歎
之猶於衆曰以爲爾一朝之需其忍須吏勿
死也吾得請于上矣部使者持錢穀且至矣
邑人乃安於是大糞倉粟賑之寬賦已責輕
徭免役與民休息民忘其灾治成擢兵部職
方司主事以主上登極詔贈一川公如公
官封母陳爲太安人已而介巡邊大臣視晉
代之師故事使者出邊將蒲伏受約束大吏
負勢先驅傳呼甚寵然亦多奧援舉刺不至

卷之五

卷之五

二

境而決公獨以爲將吏不宜責苛禮第當按
功實爲賞罰舉刺有不當堅持之多從公議
既報命束修之間無所受邊人之言曰惟宋
司馬不可干以私還武選司員外郎車駕司
郎中擢淮安知府是時天子興宣防軼子
之役器具工力一切倚辦于守又當孔道舟
楫糜至皆不能無責望公度土上應賓客暮
始理卿事郡僚皆受事河上公兼治之至中
夜或中旦乃嚴其治持大體不苛小務以仁

厚持百姓心而休其力世以比長孺而御史
奏公無赫々聲多閭々之政主爵曰世乃有
以閭々之政論調者乎何以示天下會河工
竣天子念守勞者加三品服俸視府事如
故公之入覲也大中丞遣使持驛符送之
而是時郡國吏皆乘傳行論者獨列上公等
數人名遂奪六秩以歸既歸復以慮因事奪
二秩緝獲論報不在守守以去獨坐之士論
皆爲扼腕公碩夷然不爲意日彈琴讀雜

卷之五

卷之五

三

賦詩語適麗有建安大曆風骨與唐茂才
惟安張明經希望朱許御文甫家姑鄉進士
貢甫爲韋布之會時相遇從諫古文執出入
無騎從脫粟飯蔬具率意而語或至移日時
人稱爲素交居久之御史言驛禁過嚴非
朝廷厚下之意失士大夫心公以爲言
者皆得稍適而公亦起補東鹿丞歲中三遷
歷永平府推官河南府同知擢開封知府開
封多強宗大族稱難治前太守皆得罪去公

嚴頌苛務為簡靜太略如治淮揚時所知或
探規之公所治省會地宜有科植聲跡自表
見公笑謝曰以繁治繁違多事無益靖民之
路不捷而已其治無剋核搏擊之跡而一時
有能名吏皆出其下治開封一年而病類瘴
甚猶日坐堂皇視事長君純武馳省之則病
且革矣遺教子孫務為謹約善事太夫人遂
卒卒之日一路皆哭如喪慈父母焉公天性
至孝事太夫人蒸、色養未嘗越宿而遊鄉

宋伯集

卷之九

三

端友朋之會未嘗卜夜即至夜亦必詣太夫
人起居而後退歲時集族人諭以禮讓悍者
亦儆、惟謹貧不能自存者皆仰給于公兩
守大郡家不滿千金食無蕪味衣不重米居
鄉無尺書干有司與人處油、然各滿其意
去生平未嘗見其忿怒之色道逢醉人詬公
僅僕愕歎歐之公咲曰奈何與醉人較豪族
某與公從弟有隙坐其門晉之并晉公公避
匿不出人益稱為長者識者謂公醇謹頌石

奮治行類劉寬雅量類黃叔度君子以為知
言公生于嘉靖十七年三月初十日亥時卒
于萬曆十三年九月十三日申時年四十有
八娶鍾氏封安人廣宗令熙菴公秀女子鍾
武茂才娶家伯茂才仰洲公子臨女孫鎮聘
劉茂才音女孫二長未受聘次許聘白茂
才禾子所蘊馮子曰汴蓋有張諭德云諭左
遷余往唁之諭德曰失位何足弔矣良太守
足弔耳四十年中守汴者無如宋公今已矣

宋伯集

卷之九

三

余始聞公訃也當公守淮揚時吏道刻深好
聲務能而公獨用寬大為治見以為閭、緩
于教公去淮且十年一時聲能之吏漸以湮
沒而公去後獨見思吏民入都下者見余未
嘗不涕泣也語曰菴李不言下自成谿夫道
民之本豈不以誠也

宋伯集卷之十九終

宗伯集卷之二十

北海湯時用輯著

錫

趙母姚太孺人墓誌銘

趙公以少司徒開府於洛陽上實念中原重地特出貴臣填撫之居一年而太孺人訃至司徒哭之瘳而瘳絕而蘇蘇復絕者屢焉故事撫臣開計預代至乃得奔喪司徒既聞於朝曰臣一母一子相依為命

宗伯集

卷二十

養死不得視含殮何以稱為人子臣不得歸旦暮病且死死不足惜誠不忍自處以無母而使母無子且諸臣中豈更有孤兄寡母生難死別如臣者願陛下無以例繩臣其言絕痛天子憐悲其意下鈐部議竟不候代以歸則介青屬不佞為誌微孺人教忠無以有今日微天子勸孝亦無以有今日君臣母子間有足紀者余史官也謹按狀誌之太孺人姓姚氏系出某父某士公某母某氏年

十八歸承直君即中丞父承直君貧孺人躬操作佐之事雖姑李甚謹相以內無違言承直君始除霸上倉使滿歲從小真村巡徽尉孺人操作如新婦時以佐其庶承直君為尉因盜中盜卒聽之解語具李于解所為誌中解官歸而宅不更鄰回不更畔孺人與承直君交相贊也曰庶幾不家于官其好自潔婦此至所以佐承直君奉兩等人則務具甘肥兩等人時過之未嘗不極謹去蓋數見念婦

宗伯集

卷二十

云歲甲子司徒奉於鄉無何而承直君捐館舍家益落客或風司徒以薄祿養孺人孺人微聞之曰吾恃爾耳兄何至不能具饘粥而思司祿為司徒乃益發簞下惟卒未卒成進士則孺人激之也司徒始授衡州理官衡去濟上幾五千里欲迎孺人行不許曰二弱女子歸近我念之更不欲携老扶幼為汝累行矣強我惟勸茲乃職母多念我司徒為不得已強之官奉孺人教為理有聲譽丁丑被徵

權南兵部武選郎儒人則喜曰我向以兩女故不主衡今主棘陵吳庚辰司徒上書言五事大憲剴時政操切欲以寬大赦之忤貴人意錮以楚府右史已復掛無籍儒人不為動曰兄幸歸即母子焚牧寧感爾父巡尉歸日耶及發示天子大徵海內忠貞遺佚之士臺省文章推轂司徒紹起為祠部郎儒人隨之長安乙酉儒人疾作司徒請假奉儒人還濟南疾良已復督司徒之官已丑秋中丞以

大母李承重歸士辰夏以奉常起大京兆是時儒人春秋愈益高矣司徒總總不欲行儒人則以大義正之曰聞以郎署以臣爵當途見錮為王府長史又不使得為長史一旦蒙天子恩德拔擢至卿寺未有尺寸自效而亟念我我豈須汝活耶司徒罷然乃就徵既入朝中外益歸重自京兆尹晉廷尉以少司徒出撫河南司徒既奉母命出又感上恩至中州拊循咻噢不遺餘力會河患大作濱河

諸郡縣深汶廬舍禾稼畜牧不可勝數司徒晏夜循行諸河堤與諸大夫學董利害條上行之陳直指簡中主水吳趙司徒德政皆百年未嘗有也識者以為知言司徒既病失其母中州民亦痛哭司徒如其母去之日遠近皆哭助司徒悲末左右從官皆泣莫能仰視儒人以今年八月初四日卒年七十有子一人曰世卿即二月九日享年七十有五子一人曰世卿即中丞世所稱南浦先生也娶孟氏女二一適

王閔玄一適張鳳翔孫男幾人諱某孫女幾人字某儒人生十八年而歸承直若歸三十一年而承直君致耄未亡人又一十六年而卒以癸卯月日與承直君合葬於城東祖兆儒人自為新婦至稱太孺人中間順逆悲歡之境日接日新而居嘗自信謂司徒曰不可知者祿也不可不知者心也天之成人往往以窮困士奈何不以周自成司徒慷慨多大節操行甚苦主義較然不欺雖中蹶不少易

本猶人之教也。猶人性慈而殺儉而好施育子女甯而食藏而求小失輒曾過之無所假貸身推布浣滌而宗族外家待以舉火者數十百指無不人人厭其意其知禮類缺大夫妻其食苦類孟德曜其習勤類太伯母其耕引大誼洞達盡虛又一似有道者非復閭閻人語是為銘銘曰爾尉微耶不卑而度惟婦也庶謂司徒尊耶歷阨而堅惟母也賢可知者人不可知者天旨哉斯言其德不遷以永

家傳

卷五

其年厥杵以刃上聞於天下貴於泉天不可知斯語豈然贊贊半半斯天水氏之序

劉母官太淑人墓誌銘

官太淑人者使贈奉知南田劉公配而中丞公母也以中丞公奉知時封太淑人云太淑人且九十而壽卒于寢中丞公哭踊苦次時卜兆喪葬事而圖所以不朽太淑人者乃寓書走使屬誌銘於不佞謹按胡中丞公所為狀而誌之太淑人姓官氏官之先為吾掖望

族而太淑人父宗儀以貳豪里中好行其德里中人稱為長者太淑人生而婉淑有令儀長習姆訓雅不善辭多造歸奉知公益小心稱壹執婦道甚恪奉知公父曰真亦以中丞貴贈奉知家故貧于女至不能婚嫁太淑人茹荼勤作每鬻簪珥以佐舅姑鮮體又捐橐中裝備婚嫁實無吝色姑于太淑人嘗謂人曰家婦賢天必祐之嘗有後以大吾宗也奉知君少業儒已棄去入贅為孫太淑人相從

家傳

卷五

出入十餘年多所裨益及公待次公車歸從事農業太淑人夙夜肅括內外咸獲畢刀稼穡以故家計日起迺其勤儉視昔不少替也奉知君重義節使居積稍饒輒以所餘賙姻鄰之困又日從酒人遊故舊來往酣飲不絕卒取辦太淑人大淑人為亢中饋即賓客非時至未嘗不飭漿酒脯饒以盡歡士遠近賢豪皆慕義願交奉知公則內助已也太淑人性端靜簡止治家有法綱以內莫不儼來屏

息育子若女雖甚篤愛有過輒督責之不假辭色至親諸婦一知已女即一食也必督其私而慰撫之初奉知君素儒而操非其好也遂刻意以儒課二子太淑人寔相之其誦習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二子來教惟謹嘉靖乙酉中丞公舉于鄉成癸丑進士授中山司理太淑人教以平反寬恤毋效世俗吏刻核賞風采已以治行高等入補給事則教以忠謹勿欺副朝廷之所以簡任耳目者蓋隱

宗伯集

卷五

五

然義方式毀之誨矣居無何奉知公指歸舍太淑人哀毀骨立如不甦生中丞公聞訃歸太淑人相對泣數行下謂中丞公汝父年六十有四不為天但恨少也貧頃享榮養無幾時耳中丞公禪除補省垣感概言事無所回枕遂出為淮陽守既拜命迎太淑人養於官太淑人曰二千石秩甚重以汲長孺之賢自侍從出為淮陽守爾俱無薄淮陽中丞公頓首曰兄何敢薄淮陽顧淮當孔道非長孺則

理時也敢不夙夜居久之以廉平治最規歷憲臬舉藩簡御史中丞撫雲中前後數歷數十年為時名臣中外士大夫皆交口賢中丞公退而不敢當曰太淑人之訓也中丞公罷雲中歸太淑人春秋七十高矣中丞公斯夕就子舍稱觴戲絲以奉歡笑太淑人時時念二子嗣未立有憂色越二年中丞公始舉長子既又舉次子而次公亦舉二子劉氏之宗益振振然大矣太淑人憂始釋晚年益樂施與

宗伯集

卷五

八

每隆冬盛雪必備衣絮煮椒漿以濟孤寒歲所全活無算鄉里親屬貧不能婚葬率命中丞公悉意周恤之乙酉丙戌間東方大稔遠近爭輅相望太淑人大出已貲及中丞積粟賑之環城以內所待以舉火者食數千指里人莫不以手加額為大淑人頌功德且贊贊中丞公能善體太淑人意也太淑人於萬曆甲申遘風疾以醫藥得已久之復作踰三年卒於正寢為萬曆丁亥云享年八十有九男

二長祐即中丞公次梓掖庠廩生女二長適
平陽司獄楊贊子省祭官楊通泰先淑人十
餘年卒次適富陽訓導侯來魯子太醫院吏
目侯世官孫男四長夢璋府庠生聘鄭府長
史毛似蘇女次夢鹿所聘即不佞猶息也次
夢奎聘臨縣知縣徐詔女次安寧尚未聘女
孫四長適平陸知縣丁一元子府庠生丁自
修先淑人卒次適江陵縣丞姜廷璽子府庠
廩生姜紹第次通開封府同知周晉子縣庠

生周德客次尚幼中丞公且以某月某日奉
太淑人柩葬於福山之原奉知公墓趙子曰
古言無非無儀此為女若婦以言不出問稱
賢耳若雖為之傲或斷機之訓勉微其有儀
後將何述哉太淑人既捐奉知公以恢其家
而復勗其子以顯中丞公奉太淑人言所居
而治士民黨之如慈父而頌其有壽母此其
令問正通於境壤何謂不出閭也老而為德
於鄉鄰人不自存者以太淑人為歸活千人

後必昌何但於太淑人所稱已哉是宜銘銘
曰歸惟其夫匪缺之良實於其子允淑之章
厥年既長厥胤既昌而延其光樂哉斯生
永無疆

贈徵仕郎鴻著先生墓誌銘

南昌鴻著劉公者侍御史陽生父也陽生余
丙戌所舉士每間先從容語次及先君子隱
行善具艱愴然不自勝曰願先生一言為先
君子不朽余心許之而父未就也已陽生由
中舍拜侍御史執法殿中按畿內屯政直聲
振於遠寔貴重矣而亟請告以歸時余以省
親先陽生歸海上則走使千里微言于余克
前志也按狀公諱漸字以遠鴻著其別號也
家故丹陽自十世祖婦之吏徙南昌梓溪里
世不乏冠蓋聞人公父廷敏大父伯樺皆以
再誼長者著稱公生而穎異天性孝友丁母
喪孺人艱哀數如成人父念其孑然孤也投
室焉公即不從父命也從之則以喪婚也終

三年不入其室日卧苦讀禮哭泣上食自初喪至除服無違禮事雖母至孝如事樊孺入弔冠補博士高等斯然露頭角會父選并疾走書幣偏謁海內名賢而以身下之久之廢業而業賢則又嘆曰夫今之讀書斯仕遠取世資耳而世有濟即獨行一意未為悔偏惠一方未為墮也吾來雙嶺昂成學四上部使者而平枘鑿是固命也吾將遂行吾意耳公既精諸方術家參互以神識遠近重爾歸命戶屢常滿李司馬吳司空皆折節嚴重之禮以為上客公常曰夫用藥如用兵俗醫泥古方術貴幸有功霍驃騎何人哉因自為醫畧記以示後語盛傳于世云公性峭直雅不談機祥與人洞明軒豁無城府聞人善泔洋不離于口若其身有之有過必面折無所回隱篤子弟至憚匿弗敢見其悔而自更即復獎借之故雖公所庭辱卒能使損怨服義衆以此王彥方馬平生疎財喜施趨人之急唯

恐不及惆悵解紛一言如山而無德色里中有大事必慷慨為族屬先時境內數苦水公商度利病議置圩間便上其議督府報可公曰謀於其胃成於其身身之不力人於何有躬為操畚鍤夙夜征繕竟成圩間為邑水利馬尤篤於宗誼歲時伏臘必會於宗室雖而罷宗祠日久至祀鳩工庀馬間取族譜手自訂之宗人子以其業售公感容謝曰爾祖父以達爾吾不忍為吾而盡也今上改元拜爵一級尋卒卒之日四方致賻閭里罷市卒數年而侍御君貴顯以中舍秩滿贈公如其官云余嘗讀史如秦嬖漢舍公其識詣皆究于天人之際而託方技以自見於世蓋古人立一行工一藝皆獨往而造極後儒總總欲無所不無不終日易心不終歲易業矣以公篤心賢行足以自致雲霄之上而僅僅以賢顯夫惟不分乃疑于神古稱賢人君子不在朝廷則在簪卜之間諒哉公生正德壬申終

萬曆戊寅享年六十有七配姚氏繼配徐氏
子長曰桓次曰樞中省試武舉季曰梧即陽
生登丙戌進士第初授中書舍人今宣御史
孫六孫女二詳載狀中余姑探其端而為之
銘銘曰孰以爾勗于才其琛而再別也孰以
爾達于技其賢而三折也嗚呼孰窮也而通
孰隱也而勿藏藏義秉歲乃豐有馳者焉為
人龍表纘持斧亢爾宗上賢賢國報乃崇言
乘白雲逍鴻濛銘于幽隧昭無窮

宗伯集

墓

手

明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右少卿紹簡傅
公暨配劉太夫人合葬墓誌銘

諸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右少卿姓傅氏諱齊
字汝華別號紹簡諸封太夫人姓劉氏諱秀
貞兩人者今少司寇致仕傅公孟春之前若
垣也司寇少孤不詳其父詳其母中憲翁雖
不長於世居恒振人之患引義慨然父老
多能道之者乃亦僅傳其舉嘗司寇稍長知
雅事父事太夫人亦稍稱焉言注而識之竟

亦弗能詳也司寇每為人語及輒自述安有
生而不一識其父者乎司寇向以御史視畿
輔學政持大體不阿權貴人指稱名御史家
君立固安侍御薦之于朝稱門下士惟不佞
亦時得謁則于一狀授余曰將謀所以藏也
余遂不能辭按狀翁生弘治乙丑四月十八
日卒嘉靖己丑八月某日僅二十有五年闕
司寇生纔半期又三十六年而成進士度翁
之年以至子司寇或進士以至子今六十餘

宗伯集

墓

手

年中間拮据成立多太夫人之力嗚呼亦足
悲也聞翁固羸善病少負奇術冠諸有聲
顧進弗售父母憂憊慰止之遂息而事親乃
勤身服勞未嘗一日怠翁家次當主里中役
父母憐其病弗任役翁顧趣行役於是當轉
輸則又行轉輸同輸某者中路得疾歸翁為
紀經其半比境投囊有藥數仍挈其半還之
人曰無為無厚贏也乎曰是沒吾勞也其介
然陳義多如此至於樹德黔之愛由親始急

人不返顧肆有餘焉族小弱弟者為悍僕居
間田里多徧籍稅更徧籍窮廉知之輒為按
錄其籍得不廢毋舅漆為宗黨所構常挺身
赴之舅賴得解免諾所賑窮周之未可更僕
數焉呼如翁之勤勤則亦不自知其年之止
此而世相傳道若此也則亦可謂之死不倦
者矣太恭人仁心為質大類翁居于行事翁
卒復養老撫孤大事克舉教司冠成進士未
嘗以愛克比司冠歷官所至時時諭令自愛

李伯舉

墓誌

子

寧寬恤寧多活人初翁之沒也二十餘年家
中落翁父又以族子故代輸逋租意殊不憚
太恭人勤力勞心脫簪珥時甘毳曲得其歡
壬子喪姑漆棺入再期又喪其舅終事無違
司冠之初成進士也上言言巨母二十一守
志於今二十六年年五十有七於旌格應下
禮官議報可於是司冠脫而歸太恭人太恭
人乃更泣然曰吾為報泉下人豈圖光曹微
榮遇若此誠 聖恩隆重兒不知吾難報乎

苦中嘗歷獨河心能破顏一膳也嗚呼聞斯
言又足悲矣初太恭人就養於兒孫之邸廩
辰春南還至儀真疾作抵湖口執孫致手款
款而年時五月二十一日也司冠時奉命攝
江亦至儀真計開葬而至會於城下蓋越月
云太恭人生正德己巳五月八日得年七十
有三先是己丑九月葬中憲翁於烟霞之山
首庚趾甲至是年丑二月二日奉太恭人附
馬禮也翁初於 穆廟之二年得恩贈文林

李伯舉

墓誌

其

郎直隸常州府推官已又贈浙江道監察御
史 今上大婚禮成又得今贈官劉自奉詔
表為節婦亦三命而稱太恭人其沒也又得
至子祭嗚呼亦盛矣於此見中憲為不亡仁
者憐之知者榮之天之報施乃于其世吾獨
悲司冠之志也翁父曰青岡翁諱成母即漆
猶人太恭人父世瞻母席氏子一即孟春刑
部右侍郎娶廖氏封孺人贈恭人繼胡氏封
恭人女一仲貞適朱蘇劉孟仲三十三孺居

有母節孫男四人長銘娶吳氏次劍娶吳氏
離胡氏銘劍俱邑諸生次劍娶文氏次武國
子生娶劉氏離胡氏孫安三人長菊貞適庠
生教隱次常貞適庠生王子叔俱舉出次金
貞胡出字陳御史邦科子曾孫長慶銘子甘
鈞子聘陳主事良村女曾孫女潔貞始太恭
人未貴時有伴米告中野有聲吟咏急往視
之則其族人之素也襁而收之其人覺旋自
取育令其女且嫁有子能感念歎歎於大恭
人亦若其自出云鳴呼是可以歲矣銘曰樞
仕在唐始家清江傳七生旁為宋初郎四世
及寬乃居石岐子茶來丞載徙珠湖郡采實
云環湖而居又十三傳傳洪孔川惟高惟曾
崇聖生成世載隱德彬彬文學父成母漆若
之自出來蘇子儷長沙裔孫父曰世瞻母席
孺人夫婦號德深心備福胡孫匪特胡耕匪
獲夫也不長有聞其光婦能其室載其令名
持躬惟謹育子之聞念彼懷人涕零如膏謂

子國掌權識我知爾父是修是積數年
勤施其澤到今惟其深心無遠無垠皇皇寵
命既顯光臨歲此銘言以昭子孫
故處士姜公配陳孺人墓誌銘
陳孺人者故處士姜公歲配也父東溪公東
溪公生二丈夫子一女子其愛女甚於丈夫
子歲時所入輒以其長子士居父之而辭家
祖長子茂才君幾人茂才實不被人為吏所
文致不難自列而其家已漸落東溪公夫婦
顧孺人而泣孺人意解盡出其蓄數百金曰
以佐兄急事以故得已笄年歸處士父近山
公母王孺人近山公以貲雄里中稱賢豪長
者生曰子處士其季也顧獨倚辦幸子曰季
子顯義處士練其奇往來廢著于江淮其
号之曰久以此陶公少子云孺人歸處士五
年生女而處士客死計至一痛而絕久之乃
原曰是余父子余之喪夫子也又未有三尺
之孤寄葬者請從夫子死爾而殯絕王

孺人撫之而哭曰嗟乎天乎余既亡子復亡婦嘗復亡孫女亦復亡我且奈何孺人瞿然而起乃始稍稍就飲食內哀毀骨立而外自寬以安王孺人斥簪珥以養王孺人故王孺人且老喪兩壯子而形神不衰處士沒十三年以所生女歸余又五年余成進士官京師孺人至京師視女病女病良已孺人裝為行女同留之不能得送于門中女曰母獨一女在千里外奈何不少留茲別也悻悻心箝焉

李伯集

墓志

王

女故善病相見止於此乎母曰是何言余且行而心折若母年壯能數米汝奈何家有九十之姑而久處於此相對而泣左右侍者皆泣孺人遂登卒去歸舍葬王孺人堂下王孺人常稱曰吾亡子而得婦是有子矣居無何而病有使來告曰秘若無言無以憂女若婦病且亟王孺人為延醫視疾孺人謝曰未亡人宜從夫子久矣今得以天年終為夫子掃除地下幸甚終不使他人屬手而軫息

竟不視疾以死余微聞孺人病狀請使子代視竣事疾馳之而孺人以未至十日前卒母與女竟不及一見抵面而泣於門中者蓋永訣也夫死生常理其無足怪顧孺人所不以身殉夫子者謂何古稱殉死易立孤難彼猶有猶可立耳若奉一老母與一弱女念存沒而權生死此其情視立孤何如哉余數歲時孺人前報尚若長何以待岳母對曰以孺人前報也請得兩卒養之余既不得卒養

李伯集

墓志

王

孺人又以前故使孺人子與母不相見甚慙負余言於是請于直指毛公表其間復為文誌其墓誌曰哀求黃鶴止子梁有媽之後歸于姜子歸于姜兆腰孤其始孔嘉復卒瘁難則卒瘁心靡諭明死之後不及大胡死之先不及姑茆茫宅空與恨俱我銘昭之慰黃墟

壽官震源子公墓誌銘

公諱淵字惟輝別號震源其先東牟縣縣人也洪武中始徙冠國公馬公大父曰興生安

安性善施子為德於鄉善孝配溫獨人生朋
及賓俱平允繼配孟孺人始來聘及公公生
有至性年十五即失所怙哀毀骨立始終無
違禮事母至孝善讀書以為丈夫當自致青
雲耳家人計安足謀而其家亦以漸落配曰
稱孺人斥簪珥以佐簞燈之費躬解絮市甘
糲以奉孟孺人不以家落故失孟孺人雖公
雖不以身願然被報遺須必於儒者里中皆
爭附公高其義舉陽曲君有異兆以為且大

宋伯集

卷五

五

吾宗陽曲君既長為邑諸生有聲公曰吾不
能以身致操養庶幾以子養乎未幾孟孺人
卒公推痛過擔勺飲不入口者數日陽曲君
以壬午舉於鄉報主公及稱孺人相視而泣
曰惜也吾母不少需此耳君既成進士公且
被詔給冠服賓飲學官里閭以為寵而公愈
益獻獻時岳涕曰嗟吾雖欲以一簪尚二等
人庸可得耶已人某坐誣陷大辟公居閭原
亭事以故得已而公遂不復見里中少年生

其門而冒聽者皆為扼腕公初為要如謹下
被問之耳於是里人益稱公長者陽曲君既
受命為令歲大稔民食土石轉徙而免於道
路者相望君輒騎藁糧躬歷田野詢民疾苦
而捐之發倉粟而躬自賑之至旬日始一返
官舍拜公膝下自視缺然于人子晨昏之節
而公獨且笑且勞苦之以為是真能子矣問
君所全活者幾何人即全活東民稍安為之
邑君進七著即聞民流離艱難狀為之罷餐

宋伯集

卷五

五

至竟夕不寐云陽曲君益自感奮足跡遍於
四境是歲也饑不為災居久之公病覺有異
即命駕以歸潁行猶以往復為念曰民力竭
矣子為調停寧減母增毋忘吾言失百姓心
陽曲君頻首受教公遂東抵舍未幾而卒計
音主陽曲之民即深山窮谷中莫不奔走驚
號如喪厥考而失意母擁陽曲君而哭至移
晷乃得去公生嘉靖乙酉卒萬曆戊子享年
六十有四生丈夫子一即陽曲君娶匡氏女

子二長適古威常事儒次適濟源丁高孫男
二長我肖聘庠生劉嘉行女次我完聘廩生
社邦用女孫女一字鄉進士錢允燦子頃太
史氏曰士不必身自顯庸也微于其後仕不
必悅上官有聲譽也微于其民震源之為人
父也陽曲君之為人子而為民父母也則庶
無遺憾哉

宗伯集卷之二十一

北海馬瑞周雜著

第

諸封中大夫光祿寺卿臧公墓誌銘

余初官京師則理軒藏公守光祿卿與余有忘年之契臧公持中丞節出撫中州中州人服其威惠而遠請告歸以奉其事人松菴公五年而松菴公卒使使來徵銘余不識松菴公識其子若孫世有懿德能其官以是徵松菴公

宋伯集

墓誌

菴公賢謹按狀而誌之公諱節字介夫松菴其別號也世居海上郡郡臺租智公始徙間右生聚以明經初授京衛軍文無害連同知定州累贈中大夫光祿寺卿娶王氏繼娶劉氏俱贈淑人繼娶陸氏皆有子長即公王出也次符次集公生七日而王淑人卒少不好弄稍長聘信有度而定州公方因諸生不問家人業以徵察公才且性孝友甫就塾受學未卒業即棄去使治菴而使仲季云公節

然身當操作什一之息以佐耕耨力而入程口而出無浮錙銖謹課備保治田園雜作以休定州公定州公既用起家舉軍歷定州歲時薦粟樹蓄所餘以佐邸費給其乏歲以為平問者臘矣正不及於年盤以為定州累自覺整策塞社聚涉渡水上下于重轍疾而從省定州官舍或更之氏以違問者却之更倍以還公變色叱曰夫固以我辭塞而受多者乎大人何嘗一錢於是邦而未聞手還持去毋

宋伯集

墓誌

蟻我後定州公諸政踴力作之入以內佐家外佐定州而兀兀窮年僅給朝夕矣定州公且念公一身而當勞苦令妻自異則曰宅墮僕器用取焉具率以美脫遺仲叔而朝夕奉定州公及淑人權率自請供不欲卒卒過仲叔恩乃公比定州公劉淑人相繼卒哀毀如禮以治大事然率自取且不以問仲叔以仲儒生叔少不治事也往歲已大穰役計戶口受事非禁滑所護子弟莫能往治而公亦獲

舉者耳蓋為兩弟任稱貢所貴傾囊貲償之不稱償則鬻產第以足家稍稍落公故弗意也或謂君不自為計耶耶為兩弟足矣公應曰吾生不有富貴在命乎吾安能奉越其家之一體人而求富人居為且吾兒亦與矣未幾中丞上春官領乙丑南官得宿松今宿松不足治已又移太湖而公誠謂中丞爾所無奉爾相矣世輩惟是清白吏耳其說太湖譽則侯人投違齋餽卷出囊金以償此帑金出

也奈何以老人故辱父老子弟為至中丞以治行入次選郎其就郎舍養則曰趨還里耳以茲撥換業佐爾京邸如爾祖故事庶幾其素心祿惠以稱報塞者里居杜門一切異謝雖田間人絕無所請問已子梗楊大夫之獄請以百金為壽郡大夫東海太守之屬請以數百金為壽以介於地道公笑曰吾故吾也吾不以錢更人陸定州聲老矣更改其初服取重尚書郎耶其人慙謝而去始一卻金而

成定州雖再卻金而成中丞公少未習讀書然勵合夫義萬石君家篤行長者天性如此矣蓋公自少至老勤儉清恭如一日六十三而杖於鄉用執醵禮稱賓越數年而以太湖令貴貴稱太湖令又數年而以司勳郎貴貴稱司勳郎又數年而貴以中大夫稱光祿卿天寵益三錫焉無繼僂僕即諸族姓里巷諸幼子弟必禮下之毋情尤為於貧賤者常行過市都門客景景困苦於已狀心竊憐訊之

則賈人以盜鑒其驛錢無購矣公就謂第毋憂吾趙麥餘若干驛在祇以與之此當公窘困時事及貴而封矣夜盜藍林木者獲之伏蒲謝泉請致於理公曰吾不忍其貧也此庸得已而為之與之廉粟數乘而去族黨人有忌者時時分廉用之歲以為常公雖儉約而好施子雖輕財不惜其用而不妄取人雖不為姚府而不能為脂韋卿曲行即聞人言不輒於道理輒掩耳走不可犯以非禮方弱壯時

里中少年薄飲操集鄰紳公獨危坐正襟不動則衆目攝之曰此夫婦錫者也然竟無以奪公焉呼此豈偶合者耶公即起於農有士行矣公生於私治某年月日卒於萬曆某年月日得年九十有三葬於某地用中丞充祿賁配孟氏焦氏俱贈淑人子男二長惟一選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娶常氏封淑人次惟與太醫院吏目娶王氏繼娶張氏孫男五長嗣用恩生娶庠生王瀾清女次爾勸

戶部主事娶山西參政高密王耆卿女次爾令爾壽爾偕俱幼孫女四長通陝西苑馬寺卿張維範男允承次適真定府同知王任甫男化貞三聘江西按察司副使丁養靜男曜斗四聘庠生臺和夫男允大曾孫一嗣德聘庠生張之貞女曾孫女一許河南杞縣知縣安丘馬伯光男某於是誌之而銘銘曰士也而農以成爾公其德乃豐農也而士以成爾子以延其社爾社既延爾行既究人以官為

家而公以家為官嗚呼其難

慶府右長史林亭王公墓誌銘代

林亭王公以慶府右長史致仕歸二年而卒卒三十年而公子大理左丞世揚以侍御馬公狀謁某請銘公墓道之石某梓里後學又與大理君同奉軒對誼不敢辭謹按狀誌而銘之狀稱王氏之先本山右人其先世有諱貴者自山右徙居廣平之李排營村遂為廣平人貴生柔柔生玘玘生友友生臣臣友文章有大志竟以諸生齋志而沒娶于張有二子次即公也諱允或字殿邦別號林亭公生而敏慧才質運人長厲志讀其父書為文偶朗多奇氣既隸學官每試輒冠其曹性嚴重不與羣曹位即其曹亦帖然成服之頗數試數不售玘乃以明經入太學嘉靖庚戌謁選銓曹除江西南康府通判南康地故瘠薄而俗善遺賦每郡吏督賦者至黠者輒驅金錢前為壽一入其賄即樂不敢復有所問以

故威但道多者或至八年公廉立不食私焉
既視事前行金者徭徭門下不敢入公乃召
諸道者據緩急為期日而遣之諸縣樂以
次輸賦無敢後期者部使者奇其能疏聞于
朝為下置有獲予之會字缺即以公攝守事
時粵西狼兵入內地剽掠剽掠者所過橫甚
百姓患苦之以次當至南康郡人甚恐公乃
預為檄檄其渠率曰以爾剽掠奈何乃自為
倭今與爾約餉餉不時罪在有司餉餉時而

卷之三

上

爾橫如故惟爾罪三又法具在吾知用吾法
耳率已前聞公名既得檄頗懼而戰其下公
亦初屬邑為具以待竟過南康無敢縱者郡
顏湖盜賊之所出沒舊有游徽船若干艘
時歸治郡任其費而主者任其勞守備亦匪
其費而責歸治于郡公持不可恭惠甚諍公
于巡撫都御史都御史怒公廢格為停公月
俸公乃徐徐故事豎所為侵匿狀上之鄒御
史內規公半褒公治行為江右第一饒萬年

令某以腹削機兵月糧為機兵所訟獻者受
昧右令而重繩諸訟者米兵怒遂飲血以報
饒郡戒嚴時直排徐公方行部至饒倉卒無
以為計適公以他務至徐公喜曰王別駕未
事其濟乎即令公條他務而撫亂兵諸亂兵
聞公米亦相戒無動王公歸我吾屬當無患
矣前敵者謂公為地公不應既繩諸亂首而
今亦論如法來心始要直指益奇公即以公
署萬年事公更勸東廉稽覈省一切繁費鹽

朱項集

卷之三

八

米項肩一取給于南康壯兵某訟其隊之長
而所練連甚來公心察其寬為爭之御史竟
反其成獄萬年民為歌以誦之爾見翰編淳
梁金公所為去思碑中公治萬年凡六月以
考績赴闕下民攀留不可得則相與國公像
尸祝之公既以最聞名益起復移公景德鎮
董陶事公愈孤立行一意自貢額外諸造為
淫巧以賂遺權貴人者樂從禁絕歲省工費
數千百婚景德人德公如德父母淳梁尉某

以巡撫至鎮而縱其微卒有所剽取於民氏
不勝忿鼓譟圍尉將甘心焉尉恐避匿公署
中公為尉慰民氏乃解散去庚申陞兩淮鹽
運司副使公日講求利弊通商惠民便利
國家者佐其長次第舉行之或有風公為囊
橐計者公笑謂以謝其人慙而退都御史鄒
某以嚴相私人得總海內鹽政大以賂聞鹽
政壞亂淮南貴某鳩金數萬將逆請竟上公
庶得其實亟置諸法淮陽鹽賦甲天下都御

史視焉外府比至無所得大恨公會公遷慶
府右長史猶未釋恨族所厚善御史伺公隙
無所得竟以老落公職致仕時年五十七耳
公既歸杜門謝客布袍蔬食無異寒士又諭
年壬戌秋七月三十日以疾卒距生弘治甲
子十月二十三日得年五十有九初配都氏
嘉靖某年隨公游太學年于旅食贈宜人繼
趙氏能以勤儉佐公庶者令封太宜人子男
二長對揚娶胡氏鄉出次某即大理君娶某

氏封孺人女一萬秀適醫官龐朴俱道出孫
男四三省三樂三槐三聘俱邑諸生孫女二
人古人有言廉吏可為也而不可為夫廉者
任氣多亢厲不能忍人難與共理其不然者
又無能引當否至耗廢官事此安可為也公
歷官所至常操外毫不以自汙非賓客不御
酒肉朝從嚴廬不治郡人見前導不問而知
為公也豈不誠廉然無務廢人常有以自下
者蔽人之過且調護之甚厚推其廉乎人不

悉察故能片詞而銷兵氏之變此非可以口
舌爭也仕而俎豆于郡歿而俎豆于鄉有由
然矣嗚呼若公者廉而可為者耶是宜銘銘
曰庶于財或短於才公才倏倏以刺以裁如
鄉斯商庶于身或以矜人公則恂恂若芒若
苞飲人以醇世親于貪貪以趨炎而公獨廉
以廉見嚴故終仕而淹淹公之位不能淹公
之世是生哲嗣為時廉吏以繼公志撫公遺
迹銘之貞石納于幽宅俾子孫承藉世其清

白

于安人墓誌銘

于安人者，字秀貞，中丞公元配也。諱折，字秀貞。中丞娶安人，未幾而別。內試三十有二，則安人如薨。主敬，或無違。低徊者久之，曰：「吾從其正。」安人名以此。賢矣。安人逮事舅姑二十有年，菽水澣濯，無不稱舅姑旨。中丞方起諸生，歲入不敷，以供食。指安人乃出，奩具稍拓，產父母。後舅姑命之，哀曰：「新婦解凡，弟製服如女。」

在室之服，所以報也。其愛於舅姑如此。事中丞相敬禮如賓，晨夕歷必拮据而進饌。而授食則一饋趨者數四。宗嫗有好問，必請已。憲必辭解，弗復而與中丞也。溫必長，忌謝不敏。主貴不致終其身。安人為人，澹樸而羈，不好華澤，以精敏佐中丞內政，繅絲染練米鹽瑣細之事，無弗親者。與戚獲均勞苦，推布襟作而前，不知為貴人也。無棄嘗，無稍瑾璋物。叢委屑之，無物豁閭中，皆隻自以為不如也。

性強識物，色形狀及所從來，所自去，經年不。其事中丞，中丞中見金，入有印，文者納筒中，封題則否。問曰：「真自昔之故，而復納金，聲頗入子姓耶？」有無步，寡勿問曰：「吾人也。」自中丞貴，安人約中丞之奉施，及三族三族，底安人如意。母矣。安人不宣于數為中丞置妾，中丞有側室李舉女，曰中儀，李度就安人，臥起三年，痺其左掖，側室劉再舉子曰不，苟不俗。中丞為郎時，劉病墮，幾殆。安人面擁樹，二死而。

注曰：天乎！夫晚有丈夫子，劉氏子所依也。天必欲奪之，則諸身之是日，劉始能飯。久之，劉復病，疾安人飼之五越月，不厭。劉病既語，或不孫中丞怒，將笞之。安人持中丞泣曰：「夫子惡之，假斯人二兄，真恃且其晚也。言其廢也，必悔何傷？」劉聞之，泣母事安人，不苟常病。安人撫之以淚，為額者三歲。麻姑愈，庚寅劉病且篤，安人與劉西歸，歸而劉亡。附身之具皆極豐，曰：「微獨化者之故，抑使二兄無遺。」

其意覆來子而推愛所自出皆此類安人解
中丞歸謂中丞曰子無以報君子歸當為君
致齋祝無恙而相見其復中丞歸里祭於堂
寢始發中丞病項安人亦方病癡然猶日執
匕為中丞下食壬辰詣中丞于晉陽時安人
病浸劇中丞進食有饑色安人自辱掖起為
中丞嚥蓋三越月而歿某年月日也距生某
年月日享年義父某母某子二不為不佞娶
聘某氏女一中儀嫁某氏孫男某女某中丞

宋事

卷三

子

宋事

薛某以某官封安人今號安人歿之某年而
中丞卜安人宅於某山之原誌曰余論安人
狀有士行者三貯漏於囊不營其苟而營其
室賢矣以志事人人亦以志報之不然豈其
子則斯而女為之寡人亦孰不欲貴富安人
殯中丞于諸生累主廕仕不色喜封題之金
必問推斯志也雖以御為鍾慎取予一介可
也至為中丞恤胤數連宜子者婦歎合而成
子姓若出諸其像恩斯勤斯即以方探木金

斯蔑以加矣世稱安人未老而荅內試三十
有二至因無遠之訓斤斤繩夫子於正雖其
庶也幾乎則矣未廟見而責婦禮中丞之訓
不已至乎介謂中丞好修蓋亦其性得之安
人婦服而丈夫行所稱好迷者耶必深有德
於安人而識納燭交儼之解以示不刊衷褐
之婦相夫子以清操顯至其初志委禽而已
秩矣焉得執燭行燭視之說而與舊履之詩
同類而謂我遂為銘銘曰為予氏也女而喪

宋事

卷三

子

宋事

則主為呂氏也婦而德則友為諸婦也君而
鞠子之哀也則母唯儉唯勤服義而懷仁宜
女嗣振振

詰封嚴淑人墓誌銘

嚴淑人者少司馬玉陽沈公元配也始少司
馬自郎官副廣西觀察使考最淑人三受命
為恭人以子儼煒考最進今封淑人系出先
尚書震直公以佐命勲光大其後裔數傳至
上林公世濟其美積於神而生淑人生而婉

約慧心而馴行能讀孝經女識諸書上林公
擇所宜歸以歸司馬公司馬公父中憲公母
朱恭人繼母曰陸恭大淑人為沈氏介婦不
及事朱恭人而違事其大母諒與陸恭人最
昏親貌無違禮大母諒於諸婦如中獨孝淑
人凡賓饗祭享一以屬淑人淑人上請之大
母中謀之諸婦如母教專決諸伯叔婦如有
事必以諮淑人中憲公官於外少司馬拔策
山中家政無巨細皆淑人任之躬織紵課儻

擇良士嫁之嫁而先復收其子女司馬公
伯仲五人女弟四人戚屬王繫衍淑人恤其
有無指循其疾苦人人以為淑人親已見窮
困即非戚屬亦賑給之居常遠巡自下即視
襁藍纓禮之如富貴人始淑人之生也有祥
謂上林公曰爾朱宜子男爵女然不滅丈夫
子爵者見淑人曰貴人也中卒而厄司馬公
官西興時淑人病勺飲不入口七日且屬續
子傲於夢神角巾修髯拊其背曰服某藥當
瘳如其言霍然病已又二十年乃卒淑人生
嘉靖壬辰十二月廿七日卒於萬曆癸巳正
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二子四長傲昭光祿署
丞娶陸主簿某女次傲尊南京工部虞衡司
郎中娶陳監事某女次傲外工部虞衡司主
事娶某議某女次傲姪娶嚴大學某女女
一過渡茂才漫孫男二傲昭傲外各一孫女
五傲尊三傲外傲姪各一曾孫女一初淑人
為司馬公置副室二曰奉曰史傲姪未出也

史舉一妾皆歎人觀育之師弟子如嚴師顧
獨受弟子推之過其所坐倍司馬公之官皆
以少子從擇嚴宗之女配之女長為擇婿連
之千晉陽禮成而與之偕還于若女皆應就
淑人不知其創出也史琦曰淑人於慈孝其
天性也其最難在嫡庶之際夫人已之分也
嫡庶之際不止人己母以子疑子以母疑漢
帝有言人未必自生子惠愛養不至耳此夫
無子而以為子者無子而以為子者利之也

宋伯業

卷五

五

有子而以為子則境加順而事加難夫兩貴
相通也兩力相執也兩賢相厄也聞淑人之
風德宜廣矣是宜銘銘曰不知其婦視其偶
知其婦不知其母視其後知其母以身充家
家乃阜三命四命福乃厚人女女之人子子
之德乃茂歸于九京形有盡子名乃壽

張母饒太孺人墓誌銘

饒太孺人者龍山張公配而吾郡司理君母
也張為上杭名族與饒稱善是饒翁長者妻

何氏實主太孺人太孺人端謹有度年十七
歸龍山公龍山公父曰某公母羅夫人大父
某公大母包夫人皆純德而善龍山公素來
有聲當欲負笈遊成天下士而無繼念大父
母天母計獨與未有所決太孺人操作而前
曰諸代夫子養四尊人每食躬修具以進意
所欲予予之子居有所親愛亦親愛之即左
右侍者人人以太孺人為親已意有所不可
居間調劑皆得其歡龍山公以其故脫身遊

宋伯業

卷五

六

無內顧卒為聞人某公及某公相繼卒太孺
人事也夫人羅夫人最大包夫人壽百有子
歲羅夫人亦八旬有奇垂歿而祝曰吾無以
報若願若壽知我若得賢子孫婦如我婦也
太孺人舉三子伯子明經貢於廷仲以諸生
受冠服而司理君以癸酉舉於鄉司理君就
試時龍山公病甚依膝下抵回不能去太孺
人以龍山公雅志成名無所說即死亦且責
報於子奈何不養志而親親孺子慕為勸伯

仲居視疾謂司理君汝其行于汝父耳而
以冥司理君得為兩月而龍山公卒太孺人
哭之如故姜哭穆伯也比司理君來吾青奉
太孺人登車不可則戒之曰汝家世積德以
發祥祐汝司理利官也來三尺法主能生此
人爾能使一郡亡冤民乎以此養爾先人志
於地下賢於列內而養我司理君受命惟謹
居數年平反冤獄以百計齊中皆稱其廉平
方介使迎太孺人就養太孺人以病卒於家
太孺人生正德己巳五月二十二日卒於萬
曆丙申五月十五日得年八十有八而張氏
子孫並有孝德以光大其世畧如包夫人羅
夫人所祝矣蓋於是知有天道焉伯子憲選
貢生娶劉氏仲聽儒官娶丘氏季即司理君
息娶李氏女四皆配名族孫四應奎憲出處
庚腹出廷謨庠生廷來俱思出曾孫凡三人
皆幼時以某月某日歸室於珊瑚鋪開銘於
余先是司理君至郡延見士大夫問百姓疾

吾與先公相得莫逆也按行部中至郡北
堯山雨而善遊比於公叔文子之歿丘間以
語先公及先公亡祿而司理君亦有太孺人
之喪泣而相弔因理前語指示其處以君之
教先公得歸骨於隴土執筆之役豈敢以喪
為解為之銘銘曰蘭井蘭曰宜爾姑舅惟其
婦爾笑爾帝其行則及惟其偶爾德之從爾
祉孔厚爾階惟蘭弗惟芳惟其母我丘茂壠
爾子魯矣爾堂爾斧我則銘矣觀乎九京魄
乃寧矣千秋萬歲以此徵矣
張母陳太淑人墓誌銘
張母陳太淑人者大學士張明成母也先是
明成以卿貳直日講奉太淑人以歸適年而
上召之辭不至居久之太淑人卒相麻之下
也適與大祥會明成復上疏辭至再上優
詔不許蓋明成奉太淑人而始應釋召也明
成之歸也以養太淑人其所以葬太淑人為
臣子與為臣子母如此者可以兩無憾矣明

成父曰賀仕大官丞祖曰元春為梧州太守
異陳方伯奎相友善而方伯子冠為工部郎
中郎中有女甚穎幼即能誦孝經列女傳方
伯公每出德雖夜分拱候以為常方伯憐而
欲貴之見太守子有奇表遂字為年十八歸
贈公方太淑人之歸也人謂太淑人貴介宜
不任為婦而太淑人婉孌有共德事江淑人
與贈公所生母尤淑人兩姑者各得其意在
婦如間居弱康後遠適如也於是臬內外咸

卷三

三

稱少婦賢及江淑人喪贈公伯仲析居且有
年太淑人盡出養中蒙佐養費而足時尤淑
人亦已春秋高贈公遊南雍累舉不得志太
淑人從容說曰及親而仕三釜為悅且孺子
幸可教吾姑以悅吾親于今日而待孺子于
異日可乎贈公感其言謁選授大官丞以歸
太淑人與贈公朝夕事尤淑人盡驛致而養
盡禮其謀明成伯仲引經誼繩墨訓督之甚
備及明成成進士官翰林贈公即世獨迎太

淑人於京邸已而以直道早排抑起符丞歷
國子祭酒詹事掌院事以禮部侍郎教習庶
吉士充會典副總裁會典成贈祖若父如其
官封母陳太淑人太淑人未嘗一日不就養
也則謂明成曰物忌多取主恩不易酬無
亦惟是進退禮義勉持末路無負越為一天
子羞亦所以報也明成以病四疏乞歸歸
年而太淑人卒太淑人雅好內典自贈公
時日相共焚香誦黃庭金剛諸卷無有

卷三

三

入而以其為女為婦生長贈紳家更通達晚
大義自明成在講筵講讀開發當上心數
蒙賜資則時時勉明成報稱明成所居傍長
安道弄為似樓時奉太淑人登登而望見宮
闕未嘗不歎雅爾容祝聖人壽也太淑人
在閨閨中動以禮自律虔恭饋祀嘗勸明成
置義田建祠堂以收族人不尤好施予貧者于
財病者于藥六畜非賓祭不殺羽毛螺蚌歲
需百億縱之以為快蓋慈祥仁厚其天性也

太叔人生正德甲戌六月二十六日卒殁萬曆己丑六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六生子男三長位東閣大學士娶曹氏封淑人次傑先祿寺署丞娶孫氏繼朱氏次化上林苑監署丞娶余氏女二長適葉懋以歲貢任歸安縣輪次適趙來亨茂辰進士任高郵知州孫男元大欽邑庠生大麟大履大昇大興餘切未名孫女十嫁字俱舊族余與明成同館局初得喜歡給太叔人賢其言動可著于肉則生

非集

卷三

手

其勸贈公以仕而論明成以歸蓋虛進退之降皆與道合蓋太叔人貌而習靜一日呼明成曰子今乃不知有我不知有人此何也明成瞿然對曰此氣定也病且歿不改其度焉呼豈惟進退且了先生矣銘曰

宗伯集卷之二十二

北海鴻瑞用報著

銘

陝西秦議耿公暨配夫人已氏合葬墓誌銘

蓋余趨庭而先君時稱耿公賢也萬曆丙申九月十日公卒於家子山陰長履相勸狀走使丐余銘公與先君同籍沒同年教和不勝慟無置之既免喪始按狀為誌公諱

世字

其

一

世字

世字茂謙別號敬亭其先郡人六世祖安從新城生貴貴生水水生溫而素始大嘗拾解戶遺金三百還之人以此卜耿氏之昌溫生封禮部主事銓為公父以明經任霸州學正配王贈太安人而生公公性孝敏端介自喜不能為俯仰十六補邑諸生遭王太安人喪家中替或日不再來益攻苦誦讀不輟奉隆慶戊辰進士除邢臺知縣入為刑部主事陝西道御史以病歸再補山西道出判蒲

宗伯集

卷三

上

宗伯集

州澤澤安府推官再入禮部尚書外遭陝西隴右道余事進奉議歷官二十年所常與世違故是未衰而稱老邢臺賓孔適使卿旁干苦供張公裁驛傳費十之三邑中同號曉而賦役倍他邑公請於司農得減三之一旬是民少楚邑西有田百頃當為賑脫公引河渠灌之置百泉張村二閘以堰水歲得穀萬石已而饒三年治行課最其得比部也猶以預供張竹貴人而在何月殊愚謂直指則猶以邢臺之治辨也初入臺有中貴人不法乾沒帑金公毅然彈治之墮入奪俸然直聲鼓於起郡亭下矣按河西府三月而逃三墨吏墨吏望風解綬去莊液以給餉不時軍中疎示甲攻當事大壁門公馳檄解之為誅召亂者數人而旋定再按應天值江陵相母止上孫次續食與從擬於王者公微所部具常儀會徽州均賦民為亂有都尉主名江陵陰謀公有所冲公不聽遂生報因不及格左遷之其

由儀部之麗石父老皇之喜曰是卿者遂食
吏撫亂兵之直指耶未幾晉奉議遠民愛戴
之值他道欲到麗石之屬一鎮以自益中丞
業報可公謂其非王土我於何有弟無如置
置何移狀爭之忤中丞遂扶劾歸公歸二年
而長君卒於鄉又三年成進士又二年而封
禮部公始卒公於忠孝之道光啓之誼可謂
備矣公自初仕至解官少與而多忤坐不欲
為滿口供張之損猶曰傳舍無專諫獨不念

宋伯集

卷之三

十

時宰之屬至致我惠文而復以遂廬之一鎮
失中丞心其自禮部出也亦以宴饗之儀不
諱於官長飲設細事骫骳爾爾豈非天位哉
然令是時以洪隱階華應數百姓苦殷歛屬
紳凱注顧安所得郎官也者而橐一錢於山
陰道中我則謂公位不償德聞於天道已已
安人處士從之女婉嫺有令德少孤育伯父
藏之所獻之以鬻雄於鄉安人服凱紳遠為
公婦顧食貧乃躬井曰勤蠟紡忘其富矣王

太夫人疾為浣廁膾侍藥不解匙者三月人
以此賢之自邪歸橐中紫無錫錄之書曰吾
將以清白遺子孫也其囑於大義如此公太
嘉靖甲午十一月二十七日得年六十三安
人生甲午正月十二日卒隆慶庚午八月二
十七日得年三十七繼室以徐安人長治縣
丞繼志女子男四長庭柱太學生娶遠氏青
縣主簿界女繼李氏庠生思應女次庭楨庠
生娶畢氏工部尚書亨曾孫庠生九初女次
庭松儒士娶崇氏貴州照磨烟女次庭楨即
山陰長與公弟鳴雷同舉於戊子而光六年
成進士娶田氏宜城主簿孖女繼張氏山西
奉議希授子庠生輝女女二一適舉人成續
子庠生無遠一適高州知府韓容子庠生元
祥俱已安人出孫男四弘煥聘都御史畢聯
孫太學生元儀女弘耀奉庭楨祀聘都縣知
縣王邦禮子庠生化中女弘榮聘都御史韓
取善子庠生泳女弘規聘河南副使徐準子

太學生朱庭女俱庭柱出孫安三一字序生
劉文燁子炯庭柱出一字舉人王汝玉子萬
銘二字戶部主事張篤教子胤佑俱庭損出
已安人先權厝祖塋側迺是始啓而合葬於
某處之新阡銘曰有蕃華胄肇自邠那五世
而興制舉起家筮仕那裏田其斥鹵民用安
指式歌且舞極蘭比鄰待斧西臺朱惟霧塞
白簡霜回謹定脫巾畏此三尺有隕自天我
心匪石天之既定是典秩宗价藩泰隴克竟

五言古

卷之三

五

肩功此獲彼界守我分土敢易簡書寧甘解
組歸而服綵蘭玉充閭襲首天路厥有神駒
亦既孝止亦既佑啓國有衛史公有肖子誰
其侑者君子之迷千秋萬禩以莫茲止

延安守石公元配馮宜人墓誌銘

宜人從延安公行也余送之門中低回不能
去余亦心悻悻動焉居二年而宜人訃至夫
其悻悻心動者永別也夫余既散住而哭已
乃搜其遺行爲誌宜人者余祖芹泉公長女

而延安守石公元配也以延安公爲度吏書
郡寔始封爲宜人延安公者少澗公仲子我
祖與少澗公並有聲於齊魯間又相得雅甚
故以女許歸其仲子少澗公之卒也我祖方
官京師手其遺書涕泗沾襟而不言宜人臨
知其爲少澗公也倪而泣却鮮衣不御當是
時宜人生九年耳我祖以大行卒於廬則我
母將太安人不勝慟慟死者數矣母泣焚香
浮已而更掃懸也邑西復註左右侍者皆
哭喪妻之喜免母而下保持弱弟與妹儼然
成穴焉奔而歸延安公公既失怙恃家復中
寒宜人攻苦茹淡拮据萬狀延安公喜讀書
而善病病無所得醫藥則取之簪珥病已劇
讀書而宜人操女工件之車以中夜爲程不
中程不休及延安公貴更劇郡縣宜人所爲
贊佐嚴做公自以爲不減一益友云室人
丈夫年二十八復爲公聘則簪於張張舉

愛其所生子不異已出長君之歸娶也宜人
不行及次君兩歸娶離自行人以爲宜人愛
少子甚於長宜人曰吾非以愛加寄吾甥愛
不異甥也失養也長愛也少故須自行耳宜
人慈惠才敏有至性目不識書而往往暗與
大指合奉母至孝一飯而甘必以遺母每歲
春具牛種使僕爲母畫南畝而止居嘗痛不
遺事舅姑歲時伏臘躬自脩具以祭祭未嘗
不與延安公相對涕洟也事叔翁及孀隨所

家伯集

卷三

須不言而具乎所製衣至盈筭叔翁撫衣筭
感泣而祝曰願世有賢子若婦如婦奉我即
可稱孝矣處長如張宜人甚謹意常自下張
宜人卒繼曰高宜人高宜人少宜人終不以
少故失事嫂禮嘗自謂事嫂如母事繼嫂如
嫂也視其子若女如子女也姻戚或持內政
以問不數語而決各當其意去故夫家父母
家內外始終無間言宜人在延安時病且革
延安公禱於太白山曰大命不敢請以神之

靈得假餘息遂故郡而死且不憾情
蘇而會長君至遂行與棺隨之及葬與
人少時當兩家艱難之際我祖母微室餘
無生矣而延安公微宜人亦與無以爲家
家君與延安公仕於朝宜人見兩家艱難
且二十年不俸世不敢忘太安人之勤而
安公亦不敢忘其家未達時則何能一旦
宜入也宜人主之銘口昔在特葉
斯涉實惟宜人是養是養是養是養
難先難後難先難後難先難後難先
高山之難有難有難有難有難有
伏萬歲光此降聞

一 旌表節婦叔祖妣陳氏墓誌銘
難婦故大司馬陳公文也歸我叔祖
范泉公以歲才異等聲名藉甚我叔
之卒於廬州也范泉公伏哭極哀嘔血數
竟不起時年二十歲矣母有連腹惡死而
曰君幸而居廬以鵠馮氏之宗乎先

也兩歲而先母哭曰夫子之亡也有遺孤在猶不忘也而今乃亡矣朝夕依我曾祖母我曾祖母沒乃大歸於陳依其兄憲則公三十年而憲則公沒往來就養於諸子姪家又十年家君自雲中歸乃為母築室以居與我祖母蔣安人共食食夜共榻臥也又十年而卒母以大司馬女為官家婦當兩家盛時執箕箒事夫子者僅二年其他舍之姑也

乳無定居者且五年矣

母乃無子無女生無以為家嗟乎悲哉初母之將嫁也大司馬為治粧具觀綺珠玉甚盛母謝不取曰以父母命往事舅姑舅姑乃常布素三十年一紵衣婦敢服此見舅姑乎若其弗用敵之笄簪何為獨取帛衣數事大司馬以為賢弗強也故母終身節儉而長貧室中供大士像蔬食素羹必以供大士前而後食終日焚香端坐而已笑不及齒言不及聞自馮氏陳氏之嫁若娶未嘗與也非馮氏陳

氏而問若帛未嘗與也曰未亡人之生猶寄也不敢與人間事矣其往來諸子姪家在從子子咸所什七在他子姪所什三稱對始終未嘗失詞色人語亦語語止亦止其在甲閭乙治家云何輒亂以他語終不告其在乙室如此故人人敬而觀之大約數日而更去之日如若王之目焉自見泉公沒不書外僕惟一婢自隨一敝笥扁鐫甚固及母卒啓視之則其嫁時故帛衣也采色淪落隨風縷縷散

余角集

卷五

十

如敝櫝云母以某年某月某日生某年某月某日卒得壽七十有二謝子姪相與問見泉公殯而合葬焉明奉御史毛公具上母節諡狀詔下大宗伯宗伯覆如御史章得旨褒其間諸子姪若孫聚族而謀曰天子獎孤貞表其居以風母乃無居何所置榜檠焉請表諸墓於是表其墓而從孫增為文誌之并系以銘銘曰鬱彼高丘兄及季矣伊誰云從如及婦矣惟如與婦相照相濡霜風蕭蕭形與

影俱古稱殉元感暴一時從容回翔執德不移古稱主孫猶有復禍不慙一子慰此執獨豈無綺帆匪我所思攻苦食淡其甘如飴悲我黃鶴迄于白首身且如寄貧子何有居則異室坎則同封名垂圖史道合中庸 帝命昭昭賁于幽隱九原可追不愧其世

給諫白公元配陳孺人墓誌銘

陳孺人者楚州指揮世相女而給諫白公配也戊子五月六月給諫偕余奉 命校士於楚

李三

既撤林孺人以病亟來告乃從間道乘遠而北至涪州給諫察僕人色有異且疑且信已而遂信之悲不能自止余從旁慰解故萬狀給諫君曰余少而孤就居於陳陳則吾室也而吾家焉諸子女總總于前而余成立也卧起侍持惟余是依余父也而母夫少而相煦相濡貴而相從出而病入而亡焉則且奈何蓋孺人歸給諫二十年矣性醇謹慈惠并升持家政內言不出閭而閭內墜未瑣屑不

以煩給諫君事太夫人躬自操作具飲食太夫人之疾也相給諫君始終無違禮以給諫君治邑課最受封為孺人孺人既貴而布衣蔬食如舊時給諫君稱曰自吾貧而未曾知吾貧也吾有稼仕不貧而未曾忘吾貧也則孺人然也給諫既歿 命則請假曰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俱還也卒持孺人喪以歸以某年某月葬於某地子二可尚可客皆聘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孫公孫女二長受聘衣

李三

李三

李三

史李賦直子父未聘以令觀給諫君寧寧德讓君子兩子尚少然皆穎異足世其家吾以是徵孺人為孺人銘曰延川騰騰雙劍躍赤屋莫邪折其錐長鍊悲為安所薄寬子歸未於此託顧何姻姻委玄漢土返其宅水歸葬千秋九原其可作

墓誌銘

明通議大夫湖廣按察使慶川麻先生吾師慶川先生年于鴻陽蓋期年而其子走

狀來請銘為呼吾何忍銘吾師乎憶己丑秋
師卧病長安邸中二三子奉檝與侍湯藥握
手家人語宛宛如昨而今真已矣以吾師澹
泊寡營不宜客死即无寧于二三子之乎
也嗟乎悲哉吾何忍銘吾師乎夫事師者無
偽辭謹按實而誌之師姓麻氏諱永吉字伯
貞別號慶川先生先世舊為慶之深邑大勝
國時布帛制靈武肅關者今其地猶有麻公
塚云入本朝始徙家慶曰天壽曰二曰崇曰

卷三

三

得林曰彪蓋五傳而為贈中憲大夫王恭人
則先生父若母也大夫奉人初艱于踰四十
始孕孕期年而生先生七歲就外傳授春秋
十六補博士弟子員乙卯舉於鄉又十年成
進士簡中秘書已授侍御史蓋二年當移
廟龍興之元年受命視鹽政於吳越間則靈
麓弊老吏無敢欺罔課足而商不用戊辰哭
其父既除服遂不出假休沐家居無何復哭
其母先復又七年而當今上之二年乃以

故秩起家當是時上冲齡接羣臣之日新
奄保自以狡復得居閒欲有所陰陽會又江
陵新賁用事事每按指相左右外廷翊需不
敢言而會南中奄有被酒擲掄傷省臣者先
生曰今中人勢將起吾以權其鋒即具彈述
列狀義獲重罪王襄毅公力為之地猶奪祿
一平乙亥來命按視京營會虜入遼陽塞即
實封白壯而相入對虜不足慮業解去矣即
從出詣先生先生顧謝曰上居深宮何從

卷三

四

知邊事永管言官也有所聞不敢不以質對
相默然奄保欲置諸路職達監先生具疏力
持之得止而會又劉御史臺者達詔獄特從
重訊先生奮然曰劉元言路塞矣即具疏引
唐子方事事甚力是時敕劉御史章亡履數
十大抵且數且言之而陰為相誦功德獨先
生無撓解丙子奉命按齊魯甫入境即按論
屬墨吏孫鳳鳴者孫又相私人意謀得內從
而露章會且至倉卒不及為地卒下廷尉論

收論如律其冬臘因是時吏事尚最急率以
擊斷為業決元因或步至百人先生獨不妄
論曰彼人以燭人吾不為也報入相大志竟
用姑息為名奪俸一級已而出知潞安府潞
宗多悍用勢武墨人不得則假官府脅之因
持官廩短長必竭其私乃有司亦稍稍侵其
歲雖之羨而持益擇先生為賦其靡如期而
給之諸宗人踴躍相謂幸歲銀倍常時卒亦
不敢竭其私郡豪某者宗姻也介勢橫行里

宗伯集

卷五

五

中有司側目無如何先生至繩以法潞安稅
餘漏籍者動溢額萬乃按籍更不及額先生
一切報罷其當額者一切無漏籍於是民蘇
而國課更倍先生既用矣貴人意居六年不
調即引病乞休疏乞而貴人病且死乃復即
其地擢臬副治晉陽晉陽當孔道往來徑是
者資糧靡展不勝供也乃亦不無奸濶先生
既用治郡時習其地其地既亦習先生校事
蕭然歲省置傳錢以數萬計居晉陽又二年

歲乙酉稍違泰藩值歲侵先生至縣躬自循
拊之明年又侵會先生入賀力請之大慶又
得縣故比年再假再不為吳先生居乎中凡
九年其去也行李蕭然如始至之日潞所出
歸河永棄天下先生曰吾終不以地所出尺
寸遺子孫屬吏某持家集呈公啟函而白金
在焉公威怒已而傲然舞之封還而切責之
曰吾不受餽且不欲使人知也其操行潔清
不務聲名類如此遂川南觀察使竟為縣脫

宗伯集

卷五

六

者所中假不宜其地職吏謂先生還引歸諸
中丞直指行部過者爭勸駕先生居父之起
補湖廣觀察使先生既以潔直寡詣于俗視
諸少年善事者既已得善地健躡去居不能
無怏怏當再走家攜早濕重遷之疾遂卧長
安邸中六月乃愈之官半年而卒汚陽地早
濕故卒以其初疾鳴乎痛哉先生生嘉靖十
三年七月十八日卒萬曆十九年正月二十
七日得年五十八父中憲翁諱直初刻文

郎復贈中憲大夫母王亦初封太孺人後贈
奉人配陳氏阜城縣簿陳公貞烈楊爲人女
也亦初封孺人後封奉人子五周娶某嘉娶
某休娶某俱郡博士弟子彭與謝尚勿女三
長字某次字某次字某孫暑五惟敬惟中惟
敬惟謹惟簡孫女一先生終身不置姬妻子
若孫皆陳之自出語曰力田不如連年善仕
不如遇合信然哉富麻先生爲侍御任高節
斷斷不肯下持方鑒納閑桡其不合固當及

陳情事

卷三

事

時事改平向之主同異特貴通者皆歷階而
升身都華要先生所知落落以至於元夫仕
固有巧有拙就拙室之中又自有巧拙馬先
生官三十年而後之日家無餘財其廉不以
成行其伉直不以立名聞深博大無能窺其
際要其立意制行可謂真矣是宜銘銘曰法
以廉介以廉風來徽徽深以潛朱炫玉壹惟
公無驕焉矯矯爲民瞻齊魯楚公所監霜
風宵雨披星闕藩慕回朔何久淹沉寔文寇

居以怡世所重者使與荷其罪爲此銘刀銘
日入虞泉迫于奄誰其承之孫與男千秋萬
歲符斯占

廷尉張公墓誌銘

廷尉公少從塾師還師夢大神與語而授公
執也於是公少而著聲諸生間乙卯舉於鄉
丙辰成進士歷戶部兵部尚書郎擢開封府
尹公之爲開封深廉強力不事權貴人權貴
人斷之久之乃還備兵靖遠晉山西參政公

宋角集

卷三

不

西山西藩臬使以貴人故卑皆用秩還人火
之乃拜都御史是撫順天再撫甘肅也尋守
大理寺卿貴重矣遂謝病去蓋公于近世功
名之際稱完節篤行君子云公爲人廉治有
大節任事多遠畧郎兵部時屬衢州楊襄毅
公爲尚書每諸郎前白事顧獨目屬公謂是
夫足當大任以故擢開封公治開封首獲隸
人不籍名者累千人晨起生堂皇剖決立覲
殺胥無所錄爲奸邪故饒財賦賦所有奇羨

史初不知公則前知是故事以佐公當公起
令皆之悉附傳入歲會中已今進錢贖公笑
曰乃公無用為也去悉從賈度原有大盜得
于獄聞兵來赴援者匪牆外日暝群賊不敢
動公起于獄而入曰敢復者先來擁入監皆
伏誅初靖遠議貢市文武吏多不廉察失房
心不者以漢財物焚房德從之名曰羈摩公
至三軍機宜即士權充市實不至費縣官一
金事聞歲賜金有差而諸邊將方事房賴房

宋伯業

卷之三

七

至郭愛勇果公憤悉摘登乾沒者于法邊庫
悉清房之盟也載者謂吾且以其暇修守備
乃翌日久備日蓋把即功令與斬首房同功
多用虛文相冒無實者公所築鎮邊新障自
二十里蓋至今稱雄邊起學官親為造人師
帥彬彬比內地嘗試謂假令公居今時備邊
顧亦知所為虛文為政者不也治晉田賦即
無論晉以無通負所條官會之議置積受輸
諸轉置惟錄後任歲省富民數十萬計至今

天下郡縣效其法則公書為之也蓋公獨用
實心故所舉利便率世利天下稱便按察
據章取訟師訊得其主名數十人捕治之訟
事哀息再治晉為方伯屬有鑄錢之復公曰
是將與民為政不可不急急則銅騰躍百姓
以柄條具八事聚為今所鼓鑄文質周郭文
行矣順天界備邊內鑄三輔公為悉裁抑諸
不急費歲省徵徭累十二萬已悉取積遺盡
白蠟之三輔民大蘇會房炒鑒冠古此口達

宋伯業

卷之三

七

裨將李如權等擊破之獲首虜捷聞詔賜白
金文綺東房土鹽以五萬騎犯邊有詔赴援
部裨將楊果等擊破之捷聞再賜白金文綺
益爵一級而公亦以是威震諸虜間虜以十
萬衆欲窺剽偵剽有備遠避不敢入移攻還
公則又赴復遠再破之又再賜白金文綺而
威將軍繼光時為大將軍守剽公所與議兵
間同異裨瞋目諍不下已而公策中將軍則
穆然心折也始入守大理卿宣言廷尉與比

都御史臺共執法耳何知形迹論不當者輕
反數月所計弊登中者年餘贖大碑因以罪
織下獄者全活甚衆夫世稱敦篤重厚之儒
自守有之至涉世不無見功業臨以小威勢
磨折不自勝公平居胸胸不越規範則爲長
者也當封疆飭法制興利便所至成累世業
夫樹功業必於萬民老成也信矣公之在閭
封屬新鄭方貴所示風旨蕭然大夫皆風靡
公獨持不下有扶溝令爲新鄭黨所懇新鄭

李爾泰

卷三

三

持重怒待之公力白其無他卒之新鄭無以
奪公然公秋滿以治行高第久乃使守遠以
靖邊數中虜新鄭黨也又久之江陵相貴倨
甚公無所恤江陵目攝之或謂公宜避謝公
曰吾不能徒步動違請若廷尉湯也遂謝病
歸惟其忠厚乃能真直至如公可謂兼之矣
公爲入嚴重孝友與人交無城府然非公事
不一見縣大夫仕宦三十年無異寒素異母
弟卽一歲而中憲公沒公遺新故產什之五

天性然公名夢龍字汝化號龍池中憲公則
公父贈副使公者也公生于嘉靖十二年六
月十五日未時卒于萬曆二十五年四月三
十八日異時享年六十有五配官氏累封恭
人子四人長嗣誠以官南戶部主事娶訓導
李祖植女嗣祺選貢生娶紀善李縉女嗣誼
邑諸生既廉娶適同趙綱女嗣諒邑諸生娶
都御史孫甸女女二長適進士陳憲子諸生
師次適左都督戚繼光子安國孫子三應龍

李爾泰

卷三

三

聘御史左之宜女嗣誠出應 聘諸生李縉
女嗣誼出

宗伯集卷之二十三

北海馬得用報者

銘

建極殿大學士許公暨配汪太夫人墓

誌銘

上御極之十四年大學士新安許公以一品滿三載上嘉之晉少傅廢于子三代誥命公願辭以無功不敢受賞上即命臣在事又而臣之父母未葬或量與卿典賜臣歸

祭葬

墓誌

一

而奉丘壟死且不朽有詔勿辭其特于父母祭葬視一品階而命公之中子中書主功朱傳代往襄事馬公乃再疏言臣辭實請卿今得卿併受實是市買之道而臣不忍為也謹昧死固辭上重嘉公有讓乃許辭詰廢明年會典成於是年贈公父心護公少傅無大子太傅禮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再贈母汪氏一品夫人恭奉侍帷幄伏見天子恩禮輔臣德意甚盛而少傅三命益恭若臣之

際皆不宜無紀而少傅以先公收束請銘則何敢辭按狀公諱欽字德威心護其體也其先出唐睢陽公有儒公者避難之歎遂世為歙人曾祖仕聰祖繼父汝賢世有隱德以少傅貴汝賢贈官皆如公配賢一品夫人公汝賢配汪大人出也少育于外氏病不能受書長而為廢者休季父季父謂公有心計而謹厚可任一切倚辦公釐用大鏡公雖南于

實人而時時竊覽傳記多所解悻季父任後

多交歙士大夫書記問報屬公為辭解多期

美人以為有南陽氏之容客馬季父無子以

公同母弟鈕為子號乃生子金也而客免公

致其喪歸撫金甚厚盡出案中菜選之鈺復

惑謂者言松金非真季父子弟勝志而死鈕

同產謂是以金而免相與謀釋憾于金公聞

說萬塔王於汪澤事以故得已或說金曰孺

子寧知若父素中裝數耶世固有佐罪而不

害者乎金又惑之以賢公公報于戴再質丹

復于里中人皆為扼腕謂公彼攜公匿季父
黨公即亡愛黨奈何亡愛名公終不自明也
曰我不忍負季父事使金也負我於是公之
產漸落然自喜為德益苦諸母及外氏皆永
食公公始終共養不衰有兩弟而請不任事
數以官適累公公傾貲為之未嘗以有無辭
故責於其兄責家盡貧反而不致一八曰吾
寡人也知茹荼之苦不能施而忍責報我晚
年病言猶杖而與族人會食于宗宗人皆嚴

卷五

事之時口占為小詩屢空晏如也閨內外事
則盡委之汪夫人汪夫人者諱富英父廖士
憲母黃媼始歸公則傾產佐公資出贖賈或
數年不歸而夫人獨身操井曰以上事舅姑
下拊三庶弟皆得其心簪珥盡則忍饑夜作
寒燈四壁蕭然也蓋少傳生七年而心護公
始歸識其子又若干年而公所休季父友山
公卒夫人始從公稍食於賈而少傳學始成
矣會又以家難盡亡其產於是夫人又益同

時時季諸婦飯糠飲水於微居一室之中而
終不令公見也養黃媼反其節終身沒皆厚
喪之此貧家富施婦人士行於人情尤難者
故少傳每涕泣為余言其母尤悲云公卒於
嘉靖辛酉九月十日距生弘治丙辰十一月
二十一日年六十有六夫人卒嘉靖壬戌九
月三十二日距生弘治乙卯十二月二十三
日年六十有八子二人長所娶汪氏次國即
太傅妻汪氏封夫人孫五人立身立綱立德

卷六

卷六

立幼立言孫女四人曾孫男六人曾孫女七
人公夫人沒之後少傳始成進士歷五贈至
今階先是有巫下神言謂少傳公當貴而兩
事人不及見夫人獨深信之此少傳舉鄉試
第一又晚望祿養矣公夫人竟不果待如巫
言豈固有數耶余嘗觀前史稱計然之策七
用其五治越越以治銀棄去脫身游變化有
聚散足拊也乃許公躬見治生之難而一再
推其貲于人無所靳此其能聚能散異乎

高陽考思

天子成之翼翼新阡司空營之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勒此銘詩九原可作

朝議大夫江西布政司左參議馬公暨

奉人韓氏合葬墓誌銘

敬菴公與家君同為司馬官郎官娶朱春余
報使如京師實奉家君以行次漳州公執權
承飲而通余與家君握手說十餘年事且笑
且語飲極歡至中夜始罷往歲余以子假歸
省公召而飲食之間家君之居吾詳於時去

癸未且十年公尚健善談笑語如向時既別
無幾何而子出國以公訃來告且徵銘家君
不得者累日余北行至雄州而病留十日愈
業已辭親而出復欲一再見父執友亦不可
得將視公署則公故執桂承飲握手道舊
也為之低回黯然悲傷乃誌其家世歷官子
女而徵著其秩事於銘公先者必與州人洪
式初韓成者避虜徙于雄成生俊俊生珩珩
生陸陸生于四年曰智是為公父娶于高生
公六年而高卒繼室高生于文奇又六歲而
智公卒公少受尚書先喪補博士弟子員茂
牛舉于鄉明年成進士官行人過侍御史來
命視內帑已按甘肅已按淮陽就還中拜臨
江太守為御史忤當堂內計以御史謫判霍
州稍遷承天府推官歷工部主事刑部員外
郎兵部郎中掌武選擢江西布政司左參議
政政以歸公歸二十餘年而卒得年七十有
七公之配曰韓夫人先公卒得年六十有九

子二晉國出圖背以學止女三孫十雖薄選
貢生雖執雄屏皆邑庠生雖垣雄柱雖慶維
紀維揚雄寧維城俱勿孫女五曾孫一之驛
銘曰馬氏之先起自紀寧遷於近畿奕世滋
大智公慨慷為德于鄉實始生公長發其祥
勿失估侍載車載車曾是丈夫而甘牛口去
而受書負笈修業遂有聲聞無負義俠維微
庶人構釣州守繼卑膠致期于碑百公謂亭
吏爾無太苛人即可免謂天道何操袂奮腕

將陳于理亭吏饋饌實粿無元既對于庭時
稱曰才爰自使矩矱于西臺言視御府公剔
其靈言藉軒窗公焚香讀牒懷酒奉蘭藥爾
芥無寧秋霜而以膏雨代烈以寬多斯平反
活百千人民以無完乃披開山鑄鑄石梁乃
渠跳河以注渠昌行不病險居不病汲為萬
世利惟公之績出守臨江江流湯湯既水既
賜民用卒殫公出郡帑羅士萬斛惟寂惟寂
活爾黎濱民謂太守子父于母惠我青人

及熟貢垂垂就綬塞家去之異異初字春秋
紀之世途之難雖則無忤沉公下僚于晉于
楚部署回翔為武選郎請寄不行銓授允城
大江之右于潘于宣仕無違年不如歸曰奉
公以秋于公以逸故舊在席子孫在側戎巖
或門載簡載歌錄以振笑以順天和使遠之
費民間苦之公請金錢自郡子之雄水東注
故道冬經公嚴飭導復為通津邑有微吏自
羅于罔公也旬旬代白其枉彼尋為陵公專
為德聖公之量千頃難測無母有母母也幼

勞蒸蒸也養若屬于毛而弟克諧無或忘而
天報而子亦既似而公有令配實左右公端
嚴簡肅有丈夫風老而彌共貴而猶謙惟簪
及珥無所增飾遠則樂業婚實敗儀有美訓
訓實惟女師厥配既限公亦長捐白貢同歸
于彼九原爵爵蘭孫慈爽濟吳世將大族公
猶無元惟家大人及公同僚為公隕涕以誦
矣招魂不見玄為我心惻矣詞不多惟以昭

德

中憲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劉公驥那

安人合葬墓誌銘

故江西觀察副使劉公卒於家其子茂才君
徵余銘余束髮與茂才友相善間謁公公天
下長者也即徵茂才之請余故宜識之按狀
公諱一手字貞甫別號海山先世東遷人洪
武初高祖贊始徙蓋都贊生亮亮生呈呈以
耆年受冠服側儻有節操呈生相即公父也

宋伯集

卷五

七

賈而儒行不善為機利事有隱君子之風娶
於李而生公公生七歲從林先生受句讀林
先生器之每受書至丙夜不休年十六為郡
諸生又二年邪安人來歸是時公家聲立邪
安人紡績佐公讀書歲壬子舉於鄉已未成
進士試事吏部進士謁選郎猶青年下已甚
公獨平視不為屈選郎目是徵徵且為強項
吏宜吾以壯縣耶以公為富願令富願於蜀
稱最劇公為治將大體不苛小亡赫赫名然

事皆辭治百姓使安之此已貴人某家居通

賓客禮甚貴係邑大夫未見多折辱之公獨

不往及八親適貴人者為政乃謂公儀封令

會河決歲大侵公築堤防餉租賑食困窮掩

獸靜應聲源聞郡邑或情容不任兩臺輒屬

公攝治之甲子遷順天府推官以贈公憂歸

服除遷戶部山西司主事監兌江西事光期

而集考最部贈父相戶部主事封母享太安

人又幾年遷福建司員外郎浙江司郎中富

宋伯集

卷五

七

是時公登第二十年矣逾再考不得調所知
或謂公一謁要人藉子公力可立得所欲公
曰吾以不妄謁人故至此不欲中道自更易
詩有之輒勉卑乘福我以弓招之不往而又
求之客休矣願勿復言蓋太宰疎養王公舊
令儀封而嚴公實所亦以舊富願令皆欲喪
雅公公常謝之王公擬公權則稅公不欲以
膏脂自潤辭不受也丙子擢四川布政司奉
議即之任那安人卒公喜寬大僕僕無所督

相和集

卷五

七

士

貴安人持內政并事務餘數家人皆外樂
公之寬而內憚安人安人卒繼室以石氏公
居常命那安人不置也更二年解組以歸居
家十餘年病不能語遂卒公性坦率喜飲
酒面常頰與人語似嬉似莊無少長皆禮遇
之居家孝友有兩弟皆取給於公三黨之戚
頤公舉火又更以易而狎之至及居或坐門
下而語公持杯笑如弗聞仕宦三十年所如
落落不吝同時第者皆至大官後來或后其
上公不為意仕人皆指公為拙公亦自謂吾
拙拙不能達世拓落故當至其當事操持耿
介不撓不折亦自其操直得之嘉靖中倭內
紅官官論諸督臣侵匿兵餉有旨以其子孫
屬吏更數十年貲產皆盡無以償公為郎官
請於大司農願列之釋亡辜數百人西南夷
搆事相殺傷建昌使者譏率兵誅之公以為
夷爭殺自其天性故當以戎索原之不足煩
中國發兵行誅建昌使者戰失利投効去乃

相和集

卷五

士

為飛語中允公嘗為先鋒川中諸紳皆以公
職為是為野此亦難者之效乎蓋古者卿大
夫行能各當其官如農之有畔麥有秋世之
才不敢踰繩墨復世入就所求至聖賢而起
如舉駿馬走名都且暮有糧不中程快快不
能對主於沈思推魯之倫相與譁笑以為亡
能之長德獲薪安仁拙官拙則拙矣吾以復
也也錄曰世時時有若無名世燒就而若
無當錄之之文也而若家無處此今所謂遲
也而古所謂實室其卿豈其卿
限西按察司副使石公墓誌銘
縣上十九年寧夏降虜時氏反觀察副使石
公及於罪判府親公討諸鎮兵討賊賊嬰城
守是以判府指天休連繫之於是連後御史
劉公上疏言先後諸臣死事任事狀請釋督
臣學曾責成勿而贈諡復職崇官上怒
判府未解詎入蜀遂解還事賊賊出公推乞
援師驗月賊平長發諸鎮無恙賊賊出明年

宗伯集

卷五

五

四月葬於祖塋之次公字克肖別號岱宇世為益郡人而祖瑛瑛生銘銘二子曰存仁存禮存仁生琚琚娶某氏舉二子長曰繼節公其次也自銘而下皆以積學能文章取科第有聞於當世公生九歲而孤與其兄琚琚相倚盡發父書伏而讀之且讀且泣志意如成人甲辰同為郡諸生乙卯同舉於鄉長公仕至汝寧郡丞公亦屢上春官不第領鄉氏舉博士部使者檄三晉士皆以石博士為師居

宗伯集

卷五

五

二年雅桐城令會城青浦都御史御史計大江南北無如石君才請移石君令青浦桐城民走詣闕下上章願留石君朝議竟以石君子青浦桐民不得請聘而肖其像祀之為之語曰陳父石母陳父者趙人于階也公為政先自檢御不失尺寸操左右禦寒一歲再考覈之有罪立取付法聽訟平允善鉤距語次驛舟具得其隱伏亡敢抵欄比邑事多待公而決罪人失出與非罪而離于法公皆于心

宗伯集

卷五

五

案之重反其獄謝歲數百人初城青浦召父老與計事人各盡所欲言議既定臺右爭欲就其鄉立邑要說萬端為飛語以撼之公終不為易建城建學官公署及市肆衛路皆先為區畫事已而質之不愆于素士民始服亡異詞政成召為司憲舉軍司隸號為親軍故事奉軍重器而已公視事引當否執持甚力衛帥某及兩千戶以重賂私役校尉官公上章直其事誦兩千戶皆削外衛諸武人目攝憚之五年遷度支曹郎監河西鏐關及大通橋京糧屬所居辦治吏不得為奸司農宋公亟稱其才乙酉擢延安守公治延安用嚴為理而時有所寬貸大畧如治桐城青浦時而獨持大體不問細事與百姓約曰邊地苦寒非盜賊殺傷人及猾吏為奸利不受理故郡守視事日夜不得休號景煩劇公坐堂上延見吏民治簿書從容退食嘗有餘閒及公入覲佐者代視篆目不暇給如故乃嘆才不及

石公達夫制府願請以公為行太僕少卿故
司農宋公為太宰矣特其驟不覆曰問奇非
所以待石君乃擇觀察副使監軍夏兵無何
而難作寧昇者降虜也積功至副總兵招故
部露數千人勢橫甚故中丞及監司折節禮
下之不數月公與中丞完公計曰是殺胡有
挫中國心急亦反援亦反及運糧乃益大乃
稍節收其權以法裁之公請增牙兵備非常
事未集而寧氏反公至元無所屈撓聞者哀
而壯之公內行薄儲居官廉無餘蓄性警敏
有心計善論事事無難易以答公立決其治
主執法然務合人情所至多釐革然必先有
所寄若為他事發者後乃及其本謀百姓日
困之不知也再治劇邑守邊聲名絕出一
時去而百姓歌思之居寧夏八月而嬰難
乎公立獨守令智監司愚自甘降喪立功名
見邊兵虛實未嘗不為禍始獨其規摹有小
大舉事或遲或速可假令如劉石安史有強

力遭臣早以計畫剪其萌芽即不就彼計不
俟百全而要中國其亦早知而藏之一國是
卜豈為一人公即元賊亦早誅公元何賊哉
公生於嘉靖戊子四月二十一日卒於萬曆
壬辰二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五元配馮氏
封宜人余姑也光三年卒余為之誌子三人
長太學生婿娶冀氏司馬編修公孫女宜人
出也次茂才娶妻白學傳應坤女卒繼娶李
光祿月歌女次茂才娶妻劉結諫三宅女皆
側室張氏出女三一適李署丞子太學生明
仕宜人出一適王司馬子茂才世稱一通張
泰政子階皆張出孫男五之階之陞之陞之
陞之基孫女六銘曰嗚呼為臣丁時艱誰能
身與名兩完幾如養癰然遺患患之反用為
兵端公治郡邑如烹鮮政有急名佐以寬矯
矯三人不可干彼彼者明忠凶殘長弘血碧
心猶丹吳亮終能滅賀蘭以死勤事公所安
松柏蕭蕭滿水寒華表之鶴何當還

封奉政大夫戶部郎中樂天張公墓誌銘

封奉政大夫樂天張公卒于家其子觀察君泣而告余曰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也吾歸而承歡者七年今而後歲時伏臘不知其一餐否也即欲依稀言笑如侍膝下時可得耶嗟乎人子為親何厭之有翁年已大耋親見其子為貴天子三錫命老且病而父子相依者數年觀察猶索飲于養祭而較其豐儉余

余伯集

卷五

七

誦其言未嘗不涕下需水也按狀翁諱某字大化樂天其別號也世為高亮人六世祖仲安生幾種從禮生士舉士舉生紀紀生勳勳生天敘是為翁父皆隱於田間以孝弟世其家公生而穎異治經術多解悟十八補弟子員試輒高等名籍其比邑學者爭延致為師當是時窮家貧藉脩脯以養兩尊人然時時念兩尊人春秋高諸季力田作苦對客輒泣數行下一日大風雪心動宿舂糲而送寒菜

幾不自全抵舍則突中無烟已經日矣出所携糲猶饒而奉之父子兄弟坐寒灰中相弔已而相慰也居數年名日益起弟子益違供奉漸豐饒而兩尊人相繼捐館舍公哀毀備禮旦暮上食如平時則輒泣曰何由得風雪夜歸父子生寒灰中時乎已乃經紀諸季家為娶婦治室廬田產而復取產之墓下者以居公既不得志親察生漸長風氣日一口授以書自少至長未嘗記外傳旦暮與其成立

宗伯集

卷五

七

閑閑如豆歲滿丁卯觀察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授濟源令未滿就養居三月御蒙車以歸曰予能約已憂百姓耶吾志遠矣若以為養則不如居田間適也觀察政成謀最權戶部主事郎中又舉最天子輒以其官官之觀察守太原以乘傳入朝謁六秩為真定理官是時入覲者皆備驛符而太原守孤直無復獨舉生翁聞之亦不為意也久之以平陽守權則集備兵賴州恩才任要刺朝陽和虜育

據力克新受封事多史端觀察拊搦不遺餘力諸賢王常戶奉約來惟誰天子三出幣金夢之塞上日間無事則上章乞歸養天子側然許之公方病聞觀察歸寧然病已侍左右凡七年時病時起居常謂太宜人始吾以觀察致請生足以一第而竟困厄顧何知以孺子貴孺子事已許國天子憐而使侍吾兩人此非常恩也已復相與啓聖吾若夫獨一子侍膝下與白髮老人相保爲今吾顧影未嘗不自驚以天之福得見一孫即死不恨矣癸巳四月孫毓生又二年而公卒公性耿介行誼純備初爲士貧不妄受人一錢及以長公貴角巾布袍年過之不知其貴也宗族倚公舉火者若而人符公以婚以葬者若而人里中有獲急難就公資贖錢或久不能償折券盡責無所問鄉人皆稱焉長者觀察歎歷中外具文武材暮大抵肯奉公餘微乃其贖而復起受鎮鎬之任而歸奉庭闈之養父

子相守晚復見孫則天之所以報施善人而胃大其世也爾年子萬曆二十三年正月十三日卒其生正德五年正月初三日得年八十有六配氏端惠有令德封宜人子一即觀察公修言娶王宗偶其年卒贈室以高氏庠生柏女也女二一遺樂毅一遺李芳春孫男一妓將韓中丞取善女孫女二一遺庠生劉元一許聘石有聲以某月某日葬于縣之西原銘曰誰謂力田而不及豈誰謂讀書而不及躬爾特弗庸追追觀推究欲絳帷爲多士模克孝克友德其庶而式穀爾子亦其似而相桓觀察爲國禦侮義勇冠絕水而奔子之能臣臣而能子貽厥孫謀之蘭嗣起厥德既賦歷後既昌爵彼高封流慶未央伯考何山公墓誌銘

子
馮氏遷北北海七十有二載始還之歲而公生馮氏年登七耋者自公始公即沒宜無所憾歲丙申公夢與先公偕遊堯山之原而樂

李傳集

卷五

主

之廟有取丘之風當是時先公尚亡是先公
亡棟即世不肖前夜而公卒從先魂葬于
先山天不慙遺妖夢是晚謝我公諱某字
前別號仰山伯祖孝廉公舉二子長即公次
孝廉公世稱爲貞靜先生公少治禮爲縣諸
生試高等受康於學官試於鄉雖不利歲丁
卯偕先生往與百諸孝廉公往丙子携余以
往公乃稱曰余於詞場其猶致女也與之偕
出不與偕遂復何路節受書焉退而躬耕聖
水之野晨起治采薪與耕夫偶亭午息大樹
下隨樹蔭東西徙即假寐終不返舍歲比不
登僅給半菽公曰吾治書不遇合力田不遇
年是殆有命焉倚杖而歌夷然不屑也公始
受室以居治厠得金修業而息之家稍饒給
及晚歲食指日衆業日減故老而食貧其自
奉與應賓客比余家諸伯叔兄弟爲奇視曾
祖考副憲公猶稱置也蓋公少猶及見我曾
大父副憲公官三十年歸而不能自食居常

李傳集

卷五

主

水韋布補綴如袖水時舉以詎我後人歷歷
如目親後人即不能盡跡然聞其說無不洒
然變色嘿然內愧者語有之雖無老成人尚
有典刑今日典刑與老成俱盡悲夫公內行
修潔被服無所芬華與人處不爲靳絕崖異
懷抱傾竭飲人以和善形家言祇掌而談甚
博素強亡病病下利百日卒戊戌冬十二月
廿四日也元配李李卒繼室以陳皆有令德
定其家子璋李之自出也爲邵庠生次璿璣
政皆陳出孫士鶴璣出以次年二月廿二日
葬而從姪某誌其墓爲之銘銘曰學叩問庸
年乃崇矣家即問充子孫乃豐矣吾聞天道
如張弓矢豐不足喜奢奚憫矣瞻彼九原從
先公矣佑啓我後人惟德并矣

崇伯集卷之二十四

北海馬研用韻

表啓類

表

擬輔臣恭

進

太祖高皇帝

御筆批答

初諭及詩文共七十六道表

崇伯集

卷二十四

萬曆十六年某月某日具官某等謹

以

太祖高皇帝

御筆批答

初諭及詩文共七十六道奉

表上

進者伏以

寶輪昭垂啓萬世先天之治

琅函進

御副

九重誌

祖之思

手澤具存儼

聲容之如在

心盡可接知

陟降之非遙重十襲以珍藏謹三薰而拜

獻日某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自古

書契之興必於神明之代緯文龜馬是

崇伯集

卷二十四

開奇偶之源赤石响雙用紀平成之蹟

大猷既遠小技徒工寶跗空傳赫曉何

補漢高乎詔一帙尚珍重於隋唐先武

廟書十行稍奉行於郡國龍蟠鳳翥祝

祿僅辨雌黃波偃露垂而府爭誇飛白

臨帖勝乎棄日笑常侍登於御牀此紙

留白去年驚掌記出諸懷袖惟

重有作乃文在茲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

出聖入神

經文緯武

子開宇宙

躬握璿璣

迴萬象於毫端

運三辰於缺上尚有

金簡玉書之字藏於石渠天祿之間大率

批答臣下之詞與夫

告諭

集

卷之五

五

蕭王之詔遊荒大帥既遙授以機宜下邑

窮鄉亦曲為之經畫或席側廟堂而風

海表或手招巖穴而禮下隴中以詩

句之攝成則又

聖修之餘享冠六文而首出掩八體以孤寡

歷茲二百餘年尚存七十六道蓋

英謀神畀間已高掩百王即斷楮片詞亦自

前無千古在昔千戈甫戢即為王業之

成我

朝符錄英膚方是

帝國之治處既周於遐邇事無關於鴻纖惟

萬年之經制不停故

五位之憂勤獨最精光布漢元氣淋漓俾

雲漢之為章配日星而並久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運登聖域

化優王配不置

孝思隆

集

卷之六

兩宮之鼎養無疆

惠德慶四海以需雲多能將聖而益勤獨

智先天而興學龍圖虎觀共儒彥以平

章東壁西清衍圖文之秘密臣等振緣

筆札叨典樞機頃披

中禁之藏書忽親

先皇之寶墨捧函跪聆驚

御蹟之如新猶多悚觀風

英風其在止朱書或電流未成霞墨跡飛潤

餘光射月傳之英世若天球琰琬之留

自

先朝欽之

尚方如大呂元英之陳於東序庸申言於

未簡謹進御於

重瞳試觀今日之縣館遠想當時之

綸時助勅既定正當忌馬論道之年俊又

在官宜無荷蒙代言之士而

宸衷獨之

手勅親裁

高披天鏡之光

自執河包之柄

大內嚴稽留之奏

中庭無何奉之言益以示長偏遠駁之規

亦以謹考落下之漸皆蘇試之頌家

輪比之慶雲甘露以冀日乎子孫若肆

琦之違御批奉為寶劔還予以對楊於

祖考惟茲一得竊此二臣見雖類於管

覽意頗同於筆陳伏願

置諸几席

見於晏膳

會精神於文字之中

運經綸於意象之外

聖能作

明能述經

祖武以昭示於未茲

口成言

宋伯集

筆成書觀人文以化成於天下日等無任瞻

擬宋置寬恤民力司遣官分路延訪稱

謝表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某月某日伏蒙

詔旨置寬恤民力司

遣臣等分路延訪謹奉未務

謝者伏以列署建官布

九重之寬大

臨軒遣使分十道以諮詢既弘損上益下之

規亦開公聽並觀之路

愚竊卑土喜溢羣工士等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竊惟禹甸三千貢惟任土商野九一

法本宜民周禮垂地力之文漢史紀綱

租之詔皆以興民休息故能享國久長

繫我

昭代之興隆實邁前朝之仁厚願

朝廷當豐亨豫大之澤

國費滋煩天下有紛華侈靡之風物力漸

宗伯集

卷十四

下

緣自金縢之成益無土木之煩興撫字

非才僅科無藝法因人主入主而法已

復更賦以事加事止而賦猶未減偽增

虛額巧避微文水旱為災既委於天行

之數逃亡逋賦又移之地著之民實錄

多請寄之奸輸納有導行之費吏呼何

怒民困難窮冷風缺畝畝之耕暑雨抱

泥塗之嘆南有其而北有斗念此蒼生

釜無康而梢無樵難赤子破家析產

雖僕土以難安捨地呼天欲叩關而無

力鴻鴈之劬勞如此牛羊之剪牧謂何

比役法於張子蘇威知其難弛營民情

以御馬顏闕策其將疲極惟

三期休養之餘正當四海昇平之日即一草

一木亦自樂於化日先天而匹婦匹夫

或相泣於窮巷鄰里何意

泰寧之世有此失所之民豈

祖宗之法則然宜

宗伯集

卷十四

八

聖明之心不忍茲益伏遇

○○○○

廓蓋容於天地

躬助儉於邦家

匪左歲月進二千緡洗殘虐大盈之匱

發內帑歲積三百萬助金城戢寨之儲謂西

北之虜患方殷顧東南之民力已竭

國無三年之蓄士餽千里之糧若非軫念

民瘁何以輯寧邦本乃

詔計部特設專官有制而寬之禁重

無種惟恤俗舊猶之艱難

德青蕩冬日之溫利事嚴秋寒之戒蓋

賜諸給復尚為一時暫下之

恩而分局設官遂成百世不刊之

典猶恐立一切之法難於奉行不如詢四方

之情徐為措置必其謀於邑而謀於野

庶無病於國而病於民分

遣廷臣延諮諸路民亦勞止堪嗟長憂之語

宋伯集

卷三十四

加

女往欽狀期慰秦苗之望臣等仰承

帝簡俯愧皇華在

君父尚爾焦勞矧臣子敢辭奔走王言在

耳如高天厚地之難宣民瘼關心恐窮

谷深山之未達務求間閭之疾苦以副

廊廟之壽咨顧此星輶暫違

目擊心有懷而靡及忠在遠以不忘欲定惟

正之供當釐不經之費倘

大內之制度末節即三司之省約幾何若以

民力之難堪暫緩寬假旋因

國用之不足復有徵求是為養四公朝三

豈曰用一而獲二伏願

永懷禹儉

蓋昔堯仁民未易安先去民間之蠹賦難盡

減姑停賦外之徵為者疾而用者舒

講先聖生財之道施從厚而歛從薄

罪一時言利之臣則有

德自將有財而足民亦可足

宋伯集

卷三十四

十

國矣臣等無任瞻

進會典表

伏以

聖有訓謨百世之章程維舊

孝隆繼述一王之制度幸新法可通于古今

義實無乎述作昭我嗣服展也大成粵

惟自古帝王之隆興必有典則以格佑

庸以納民于軌物亦將益法于子孫

我

朝會典之編實當代經邦之要規摹宏遠配

唐虞之二而成三品式詳明合周官之

六而為一豈但傳世之琬琰九稱治國

之者龜顧成書於弘治壬戌之年以後

科條未備續修於嘉靖乙酉之季一時

刊布未遑忽歷三朝于茲七紀歲月既

久議論漸以繁多請比日遴選先不無

抵牾例多沿革或弛張實有存而

實亡事有舊無而今創焉非會其有極

宋華章

卷之四

七

何以率乃攸行永惟信今傳復之規宜

修制度考文之

主恭惟

皇帝陛下範先猷而作則親大象以臨民

敬承濟禹之謨

新熙文王之典凡

朝廷措注惟以修舉舊章即臣下敷陳亦

多按行故事謂布令必歸諸畫一斯持

議不惑於二三農乎會通徵於定保

命韓

累朝之大典勅成一代之全書本舊日之彝

章恭見行之事例因事立類從類編年

邸揭綱維列款皆歸六部無總條貫標

名畫削羣書經緯以朱墨而分條格若

丹青之著雖編次不無詳畧而義例間

有錯綜要不更其裁事之文庶無失其

立法之意纂

廟皇之茂緒繼

憲廟之遺編惟

三聖之道同符故百王之法大備用之

先朝已效施之今日相安陳藝極而樹表儀

如會衆流而歸海上遠探而下法守若

揭二曜而行天遠矣胎厥孫謀昭茲繩

其

祖武臣等濫叨史局稟仰

宸裁昨通左史之訓詞稍識

中朝之典故識大議小不辭並裁之煩職

要職許庶幾文修之助敬肅心而奏

仰秋拜予以數言伏願

主善為師

識事以制

聲為符而身為度固非模烈之岳車同軌

而書同文共遵蕩平之路懸諸象觀人

人觀

天子之光

傳之雲仍世世寶

祖宗之法

為奉讓

天恩事

詔臣於本月十七日具疏給假省親十

九日奉

聖旨馮琦准給假回籍省親伊係日講官看

駢解去仍賜路費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

看限五箇月內前來供職欽此欽遵隨於

二十日報名廷

謝跪伏念臣少承天訓早欽

朝榮爰從荷橐之班

輪置執箴之川未瞻咫尺何有消埃乍驚

官序之驟遽敢意私情之

曲體當

楓陛承

恩之日道揅庭請老之時倦鳥依林方懸車

之是望慈烏反哺俾擁傳以言旋金舄

幸羨其同歸銀幣復沾乎

異數千里續食分

御府之精膠九月授衣出

天機之文綺道路修儒臣之寵庭聞欣遊

子之還古稱賓父以事君臣獨藉

君而將父室但千載遺達之盛實由

九重孝治之餘情既附于瞻雲心敢忘于向

日仙班暫違尚思

玉屐升朝清夢長懸如在

金華特謀

鵲巢行聞于不日

龍顏遙祝于齊天臣無任感戴激切之至

萬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知道了禮部知道

為恭謝

天恩比列陳款懇乞

聖慈俯賜矜允以伸子情事

臣以憂親成病再疏乞歸來

聖旨馮琦情詞懇切准暫給假回籍著馳驛

去伊係日講官還賞路費銀二十兩紵絲

索有案

一求裏吏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感激哀不勝

感泣伏惟

皇上天植至仁

日嚴純孝

宗臣陳情迫切

恩許一歸

憫臣去

國倉皇禮隆三錫儼驂駢於道路展烏鳥

御府之藏錄續出

天機之巧況臣前蒙

子假已休

恩波去而復來消埃未效來而復去

實奏重頒

恩重難酬感深欲涕願臣下為身計不宜重

干

雨露之私遠為親圖不敢自遺

覆載之澤伏念臣溫吏局者廿載侍

講惟者八年緣臣父歷官之品原高於臣

致微臣考滿之恩未沾於父查得嘉靖

八年

日講官詹事顧鼎臣三品未經考滿因父

年老乞恩十五年

日講官禮部右侍郎謝丕亦三品未經考

滿因母年老乞恩

世宗皇帝念係講臣皆准給校臣較量才品

何敢比擬前人

皇上優禮儒臣實則紹隆

聖祖先臣父疾病日迫臣愚憂懼日深既不

敢自必尚有報

主之身又不敢必親尚有承

恩之日是以冒昧陳款仰請

宸嚴憐臣至情查照顧鼎臣謝丕事例預給

與臣父母

誥命臣父當危而拜

命或可因喜以獲安儻臣父得延一日之生

案例集

卷三

二十四

即微臣安惜百身之報臣不勝感激仰

望之至

萬曆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奉

聖旨知道了馮琦日講致勞准照例給與父

母誥命吏部知道

為辭朝事

伏念臣遭逢

明聖激沐

恩私方緣親身兩病而乞歸

惟臣子至情而

予假頌南陔而心勤表禱定省于晨昏望

止闕以亮播雅有瞻依于信宿既不能驅

馳以報

主又不能匍匐以辭

朝蓋聞義並在三未有假而至再

恩禮若此報稱謂何返哺如鳥情以伸於愛

日往未似屬意常在於隨

陽臣無任戰兢惶悚之至

案例集

卷三

二十四

萬曆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奉

聖旨知道了

為恭謝 天恩事

該臣以臣父原任河南布政使司右叅

政今封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馮子履患病危急蒙

恩歸省旋以病故奏乞

卹典喪

聖旨禮部知道禮部題覆奉

聖旨准照例與祭一壇仍給金葬欽此隨該

山東按察司副使兼布政使司右參議

于仕廉前來

諭祭本布政司給與葬價夫匠銀三百兩臣

謹叩頭祇領如式近葬訖不勝感激不

勝哀痛

三命還頌方米

如輪之寵九原不返遂成若芥之封感

聖德之難酬痛親客之永隔予身本疚雙淚

臣自具

橫流伏念臣自屢疏乞歸無程抵舍見

父尚疑於夢寐承

恩已下於雲霄自幸屬纊之前猶得抱紳而

受終天永訣是臣卒命之時三日稱留

皆

上更生之賜仰

皇天而上顧梓厚地以難呼遠期草土之微

臣過辱

楓宸之曲軫

違守臣而臨祭

發官帑以營塋生先學哀泣遺孤而欲絕未

秋寔窅賁幽鬼以如存顧臣父半世種

塲未副馬革而臣愚八年講讀空對麟

編自惟兩世之虛糜曷稱

九重之異數

予內史之假奉訣別於生前

賜京兆之尸藉光華於身後

澤深及骨感切銘心祭以大夫葬以大夫

禮備集

聖典並隆于此日

遇以國士報以國士微忠雖簞于餘年惟隨

薄海之民永祝

同天之壽臣不勝銜感頂戴之至

萬曆二十五年五月十七日奉

聖旨覽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

為披瀝悃誠辭先恩命以安愚分事

該吏部題為缺官事奉

聖旨馮時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經筵

講官照舊欽此臣不勝感激不勝悚懼念

臣始列詞林繼塵講墜執經無裨于答

沃佐禮罔效于寅清及未

假而再歸無承

恩于三錫當父子先生之際感

君臣遭遇之奇誓捐微軀仰酬

洪造洵奉聯于執秩空抱愧于瘞官何知何

能再侍金華之講不模不範寧堪玉署

之師尚未報於

前恩敢更希乎

後命急蒙

拔擢自顧驚慙階莫重於尚書選莫榮於學

士况處南省清華之地又當東朝典禮

之時非端方不能厭服人心非請練不

能折衷事理而臣器非大受謀謝老成

學不足窺三禮之原才不堪典五常之

教德薄而祿轉厚齒復而秋反前自知

小器之易盈且訝復薪之居上力既難

副心復何安若從此黷職之罪日增則
以前報

國之心何在方

聖明之在御正俊乂之盈朝乞回誤恩別付

者願俯容謫劣仍守舊官願終暮髦違

士之功以佐

書考作人之化

宗伯集卷之二十四終

宗伯集卷之二十五

北海馮琦用報書

啟類

謝啟代

某原非世資向乘人乏備員巡微從事和戎
乃緣九市之成再承 恩紀遂於三年之內
兩晉官階人皆謂分量之已適職亦知陞遷
之太驟終難稱塞遂至顛降何期始納於台
垣復見明揚於廷議上有知已何下吏之敢

宋伯集

於志士

辭後無贖官庶前愆之可補爰從下里出守
南州治未效於烹鮮官敢希於攬轡永言嚆
昔重為闕塞之遊拔自沉淪益識陶甌之厚
雲天在望覆載惟均既幸 簡書敢違典寢
顧瞻泰隴當羣黎凋瘵之餘馳接洮河正襟
虜往來之路鴻鴈之哀鳴載道犬羊之變詐
多端猥以沉滯之才處以艱難之任彌切守
官之懼恐孤使過之仁敢不勉竭庸愚仰酬
知遇體 朝廷之德意奉 廊廟之謨謀庶

表速依槐林之陰或可近黃桑榆之效

謝啟追代

伏念某本以虛庸中遭五置仰荷拂拭復在
使令屬當泰隴之間府治早煙之歲遼園載
荒之策未奉二三 朝廷使過之仁寧訓萬
一敢微福於失馬之後寧望遷於得隴之餘
何期敘進之 明恩謀及疎遠之下吏三更
歲暮兩并除書山川無改於昔游章厥忠同
於舊秩況小子既叨惠於特敘乃早職優容

宋伯集

於志士

列於藩維父子並陟榮途頂踵皆歸大造念
楓宸之簡命本筌宰之甄收于藩于宣盡是
衡思之地益高益厚未知報德之年惟冀永
耀台符茂膺 帝眷鹽梅勉慕治平長賴於
獎調保障蘭絲趨向尚煩於指示

賀蔣尚憲代

臣者朱明當今蒼髮局衣比上壽於南山欣
陽德之居大夏懸孫忠於六斗仰正人之在
朝廷兩社闡其重輕百僚在其陶鑄蓋惟昌

明大有道之世乃生著碩不二心之臣得全
全昌上天駕其純嘏景行行止下土奉為儀
刑豈但吾黨錫光抑亦朝紳鳴豫某等以復
享之末茫於槐棘之陰仰荷提携游蒙敘進
祇膺新命頓復舊階量逾飲河遂有歸休
之請思同酌海其如報稱之難敢託魚箋恭
伸燕賀中書再考益高麟閣之勲奕世三公
終合鵷堂之兆

謝薦代

宋書

頃接邸報叨與薦章惟至公至明之持衡宜
羣力羣策之舉舉觀所為主肯願附於執鞭
舉乃所知今幸蒙於推轂難酬高厚自顧驚
慚伏念某才未通方類非請世始由平進中
值數奇狎麋鹿之羣已甘蓬落無蛇螭之援
可以攀躋異雖起於榆枋材終同於樗櫟志
灰小草官積前薪何意霜臺亟騰露荐十年
出塞未輸橫草之勞一夫當關謀與采薪之
宋惜馮鳩以羽翮文斷木以青黃恩比二天

重適九鼎敢馳奏記仰候崇嚴故人知君薄
惻未陳於此日國士遇我隆施願載於窮年
候王相公謝文啓

伏以政秉國均四海仰如弦之直文接家乘
一言增若素之華寵賁先入榮施來裔恭惟
相公閣下靈鍾鼎宿道衍河汾啓沃講惟風
著揆天之藻變調輪閣式隆熙帝之猷上忠
久簡于宸樞大業獨先于國本片語有回
天之力滿朝歸夾日之功傳信傳疑廿載執
鵷頭之筆成父成象一時宗牛耳之盟何意
寒微敢邀製作念丘封之久翳悲松楸之成
行身雖羈於使輶夢日馳於親壠乃屋隅呂
之重賜以琬琰之章黃金可銷文之不
朽白骨未肉沾餘潤以猶生蓋聞有言必酬
無德不報故士之伸於知己即身亦可以許
人惟有紀載傳世之文出於知遇感恩之外
德厚並施於父母稱塞難罄於子孫得之若
驚感深欲涕望三台而頓首奏尺牘以宣心

宋書

卷三

四

百世有教惠已逾於拱壁九層可作報豈忘於衛塚

候中相公啓

頃以驕虜渝盟衛邊告急廟基普收於庫家薦章諫及於非才念惟九列之明揚實本三台之汲引銘心知感撫臆難酬舊緣塞上之驅馳粗見虜中之機變欲陳固陋罪莫大於侵官仰辱甄收士同伸於知已遂聽盈庭之議爭談出塞之師率社稷之寵靈憑

臣等

奏

上

廟堂之指授雖使先聲所至可收不戰之功乃自上古以來未聞必征之策越從款貢人戢干戈將吏之還調不常邊備之廢弛已極剝削四出苦役百端兵不識將而將不識兵用非所養而養非所用壘山湮谷尚云乘塞之難救甲凋兵何遑出車之易以我軍之不教值稍虜之方張欲舉一車市貢而罷之一朝是盡七鎮生靈而付之一擲遽聲虜王之罪則助逆益堅盡羅諸部之封則犯順必速

張伯集

卷五

上

彼有所必爭而黨合我無所不備而力分且大興絕漠之師必盡轉中原之餉國虛難動民困易搖上兵惟貴於伐謀下策莫危於浪戰欲建外軍之業無如內治之固林馬厲兵惟牛饗士下見恩而後用法上持法而後用兵寬文同以破拘攣考功能而甄壯烈惟我兵能奮於固圉彼驕虜自頓於堅城先不敗而後圖功先亡害而後微利進固可以制勝退亦足以自完且邊臣在賞罰之中然後肯盡心力廟廊在功罪之外然後能知權衡若借為傾宰相之階恐遂至貽國家之禍人心若此政體謂何惟白日照照其精誠即青天可徵其心事社稷之事為重雖髮膚其可捐邊疆之累已開在金石而無避賊虜忍遺之君父方畧無踰於老臣在今塞上之范韓孰若禁中之顧牧崇論宏議決策當如執玉之堅元老大臣同心乃有斷金之利是謂籌運於帷幄即可戰勝於朝廷則四

夷之勝常來而三軍之氣自倍矣

賀內閣考滿

伏以筌宰宣猷丕績用成乎三考 楓宸渙
命殊榮蕃錫于九天公選頌庸勞繼彌亮
帝懷明德經典方殷海宇歸人羣胥慶恭
惟閣下聖徽生申元特發於夫大格心之
理武捷卓夔擴天民先覺之懷律符克齊重
而後 朝廷享無事之福期月可也况已歷

宗伯集

卷五

六

於九年股肱良哉用友循於一德方書庸於
上宰正奏捷於西陲瞻惟凱塞之機宜畫出
黃扉之指授乾符武慰英命重申位正三台
叶十八公之吉夢祿領五等儼七十里之提
封在 至尊懷無以報德而報功在相公猶
必欲辭尊而辭富勉并符臺之蔭寵登建禮
之筵百僚瞻望焉之上儀千載修永冠之威
事某依郊闕而結綰瞻歲石以馳神仰資惟
匪之壽無復歸時 聖懷親君臣辭受之際

蓋微上下心德之同豈惟慶元老之遺遠蓋
實欽太平之根本未綴龍門之賀薄陳燕厦
之忱臨書無任瞻仰忻躍之至

易州到任候內閣啓代父

竊惟六條察郡國在十使為最先三輔衛京
師視諸道而尤重忽此塵點寔出陶延量已
滿於飲河思實同於酌海伏念某賦材驚銳
遭世休明驅馳障塞者數年竄伏蓬蒿者九
稔比緣廷議復齒官評不辭州縣之勞人為

宗伯集

卷五

六

有 廟堂之知已四載之內三遷其官業已
還其舊階又復移之近甸接聯狹塞控帶龍
沙扼鎖鑰之難堪去 輦轂而甚近况某
叨陪於講席而本職舉列於邦畿濡沫相依
音塵易達私情既遂於烏鳥美秩無得於熊
魚使自為謀何以過此且兕觥之知遇在木
鳴未曜之前而本職之甄收當既顯既賁之
後兩世之遺遠已極二天之高厚難酬壯望
無臺既收駑馬之骨西臨易水寧忘烈士之

心敢不勉思末路之難長鑒東隅之失興史
治於按部飭武備於嘗聞適此時和而年豐
仰台相調羹之賜庶幾政平而訟理布 朝
廷寬大之條

賀元旦啟

伏以敬授人時陽德啓三微之旦齊照帝載
泰曆回四海之春惟是萬幾之元臣能欽美
禔於上日蓋帝之出震開羣生勾甲之萌而
歲之降申幹七政齊敷之柄有美龍圖之業

宋伯集

卷五

十

新頒象魏之條曆象日月星辰宇宙之休和
歲華兩成要荒候甸關輔之沾被允多芥切
守畿南如在宇下敢陳芹獻仰代椒觴義我
蒸民繫股肱之是賴錫公紀綱與 社稷以
成休

候王相公啟

卷五

伏以 帝春良辰懋著燮調之效皇接初度
式昭平格之徽運瞻衮衣赤舄之光近達蓬
夫桑弧之旦輝騰南極慶集元樞肆大呂紀

玄冬素綸啓三陽之泰惟上台居黃閣綸
回四海之春蓋圖有三公惟人乃備而天之
五福得全者昌榮秩列抱關情深賀履五百
里而稱最旬幸依槐棘之陰八十歲以爲春
秋永祝松椿之壽壽命長矣第祿康矣百僚
矢召與之青元肯明我股肱良哉千載慶
陶之什

賀張總督啟

帝眷元樞國寶上畧自天子所出宣南仲之

宋伯集

卷五

十

威以我公歸入領此軍之重有常主武兼競
維人恭惟臺下德惟圖蓋男爲時棟九雲共
傳其風采四夷盡輝千歲發頤聞青蒲獻納
夙深雨露棘門赤羽猶揮如走風霆北鎮薊
門東清遠海鯨鯢之波立偃豺虎之甲常聞
周索無戎索以相康軍容與國容而並肅兵
無遺鐵野不鳴柝中圖之氣常伸元老之猷
可親方書庸于上考印青秩于中樞 帝將
決戰於邊陲公宜運籌於帷幄時方多事國

合有人念 祖宗設禁旅之屯 蓋云居重肆
國家無邊疆之警 漸已偷安 遂使明林然乘
之 構我同藩上林門之戲 乃於本根之地 特
簡鎖鑰之臣 以所父之崇班 當長子之重任
楊宣武節 愛列文昌 非但付以牙牙 亦且倚
為心膂 使我稱于比戈之士 雖若投膠 則彼
學子牧馬之胡 驚將落膽 行可定萬世之業
非徒折千里之衝 某辱以通家 花子家宇 茲
值機庭之命 益隆巖石之瞻 燕雀一枝 風藉

張集

學主

三

堂簾之蔭 購鮒九戩 欣看衮黼之來 敢介不
腆之儀 用伸未將之敬 即當款覲 未既敷陳

賀王相公代

伏以文明啓畫 龍圖宣黼黻之猷 經術承家
麟筆紹箕裘之緒 方京國歌鹿草之雅 正明
良技魚水之歡 有君有臣 是父是子 驛騎開
道 首登駿馬之臺 鵬鵬橫秋行 入鳳凰之沼
掩千羣而空北 矯萬里以圖南 國家待為
天驕大衛士 林望為騶虞 賁青某守藩在遠

無由容叩 階拜計吏 非遲未敢 輕修竿牘 誼
四世 構喜倍恒 情難寸絲 未陳自斷 掃門之
跡 倘入書可 託敢忘賀 履之忱

荅徐中卷

門下新膺 帝簡 未涖海邦 不佞祇奉王程
初選里閭 仰披風采 沃領教言 甚慰企瞻 稍
憐叙遽 辱承翰札 遠見咨詢 當海上尚未息
有值民間 吏多朽腹 蒸黎愁嘆 堪嗟黃鳥之
謳 警傳傳聞 未淨長鯨之浪 類高明之展錯

李集

卷主

三

濟時事之艱難 遠慮海氛 不如近輯 邦本廣
管征韓 不如厚積 儲胥 先使窮民 獲帖席之
安然 復戰士有揮戈之氣 僊無末識 仰佐虛
懷 祇拜威儀 粗陳謝應 率屬口授 悵矣心飛

荅楊磐石

張父相攸 言歸于好 塞脩為理 通觀厥成 何
期片語之間 道定百年之契 不忘故友 許締
新盟 念葛氏之多艱 方遺孤之未壯 何怙何
恃 乃當倚主之榮 一死一生 始見斷金之利

舉九原其可作將八世以彌昌追惟往年張
范之文以及今日潛揚之陸篋儀遠錫欣境
墨襟喜於同榜之中見此高義之舉豈無挂
劬安能如燕婉之求亦有牽絲未必聞威策
之威伐柯之請既遂執鞭之暮彌旻執附采
俾有陳私款有懷難觀未既敷宣

荅王康宇

尺牘方陳寸衷未諒九重詔關久靈供奉之
班五月來庭豈宜稽依之憫未仲追情真類
觸藩非謂有託以逃名寧敢無虞而當臨遣
因專使代布謝言永念高情有同登受

荅顧總督

自天子假刻日言歸上懸斧辰之知遠齊金
蘭之茂南侯在望喜舒愛日之懷北塞遙瞻
彌切停雲之戀辱煩介使寵錫多儀惠逾投
挑責諸行李念千里之遠道候若分襟指五
月之嚴程預為勸駕心平愛矣何以堪之第
又客京華乍歸田里未敢遽決冥鴻之計

於猶偷澤雉之安復會何時前期難定惟大
畧形施于塞外俾小儒僅息干林中近海鯨
鯢氛梗水銷于東顧休巢鳥鳥靈靈長借于
南枝附布私哀伏惟台照

荅王荊石老師

祇奉王程言旋子舍當蒲服投簪之日遙家
庭舞綵之歡解組懸車未及馮唐之老賜金
給驛偕同馳傳之歸展鳥鳥於庭闈儼驂駢
於道路父母倚閭而見望鄉鄰策杖以未覲
若非藉東壁之光何以達南陔之春天涯芳
草喜遊子之初還闕下紅雲覺仙班之漸隔
爰從祖道憶在師門十載遺遠十年教訓其
在門人之內獨蒙國士之知至於瀕行促膝
之談具悉出格推心之愛侈儀文而載錫在
車騎以過存更邀華袞之章如奉夜光之璧
青黃見借謬蒙空北之稱蒼素不迷賴有指
南之誨將永垂於琬琰愧難報於瓊瑤惟天
上雙龍永師師而共濟俾堂中燕雀得均翔

以相安方同薄海之民共仰格天之業某疏
啓不勝感激馳戀之至

荅王兄峯

親舍乍歸王程旋迫忍違綠水之適矣遠纓
組之榮燕之病以愁增災緣福過杜非分之
榮連即為康復之機歛虛役之精神猶有
息之望臨岐路而却步瞻觀闕以陳清遠
等誠術為勸駕顧情本迫切病復支離即
焉有戀棧之情而擇雖無恩獎之理細體
某伯集

履方未歸而言歸滄海白雲豈可已而不已
步儀見惠用贖為辭在饋者則為有名在
者實為無虛敢附末使代布謝言永念高深
徒有感愧

荅鄭撫臺

臺下光奉簡書撫茲東土不佞率蒙恩
假循彼南陔方氛侵之未銷知退行之在即
某從下里一望前茅乃見迫於王程復難遽
於子舍君親並急進退兩難越在道途忍

承翰札不佞近瞻憲府方有父母孔邇之懷
臺下念及家君具忘兄弟同年之誼溫詞見
藉焉既寵頒爾以周環拜而登受雅情高厚
難紓報李之私病骨支離未卜班荆之日率
簡口授快矣神馳

與王兄峯

七十而賜几杖如同綽縣之年八千以為春
沐頰上漆園之壽地鄰東海節屆南薰敬祝
長春書逢永日恭惟臺下氣涵剛大性秉中

李伯集

李主

云

和漢庭高殿替之風楚甸懋將明之烈任隆
地部方登九列之榮情切天親不以三公而
易芝蘭滿砌袍笏盈牀架上詩書已作傳家
玩珠遺頭節鉞亦成奕世芳衮請看自古之
靈椿孰若吾鄉之喬木天之所福非但美意
以延年人皆曰賢無有令名而長世茲逢數
日益茂繁禧連騰松柏之標敢布萬壽之款
望明問道瞻鶴髮以何時遂為蓬仙衍龜齡
於此日惜陳不腆代祝無疆龍馬平安葆精

氣神而登上壽麒麟激業無齒德爵而稱達
尊未既敷陳伏惟崇昭

請余老師啓

伏以夏官之屬六十特高列錄之班魯國之
士二千風佩善義之教化兩幸沾於關里野
雲快親於台榭式碑初筵恭申下悃恭惟老
師閣下 三朝碩彥一代偉人 鍾五嶺百身
之奇靈珠在握總七畧九流之要明鏡澄襟
虎洞鵝湖文采風行於海表身冠鵲印妖氛

實有年

西臺

上

波偃於江南天下翕然而宗之廷中無出其
右者方旋則龍之駕即看司馬之未當安危
注意之時須文武無資之畧乃從泉石入贊
樞機黃石輪鈴宵隱甲兵之富青霜武庫坐
窮蕭牆之元豈但子王之爪牙具瞻圻父亦
且公門之桃李常封嚴師吹萬不同有三如
一在晉二十年之離合望專賴有若尼山即
今五六人之從遊侍燕臺恍如沂水爭善德
星之聚况當湛露之初推唐某日爰披絳帷

恭迎赤烏州省惟月同登樞密之堂士從如
雲共擁車比之坐枉簪紳於一日柱下彈冠
落珠玉於九天席前惜筭不獨趨步為諸生
之範行看精神折千里之衝不勝立雪之誠
乃敢順風以請

啓海防萬丘澤

臺下久鎮龍荒新懸鵠望四出靈之馬捷橫
海之軍屯細柳於師中屹如鐵壁望扶桑於
天外行建銅標遙想霜臺將臨海籌策金石

宗伯集

臺事

不

之雄畧鯨鯢靜偃於波濤俾草土之餘生燕
雀偕安於林莽愧無末議仰佐中權不揆剪
莠之言益為桑梓之慮其諸委曲須面披陳
佇俟節鉞之一臨以慰雲霓之衆望

上林老師壽啓

解管段友喜一陽之未復桑弧蓬矢詠萬壽
之無疆共欣鶴算之永延况有鳳毛之嗣起
身為時而難老名聞世以彌章即今畏壘之
居坐盡軒轅之道天之所福固知貴髮之堪

詢人皆曰賢願為蒼生而無出某身晏素輝
夢遠絳帷亦步亦趨空憶孔門之數仞爾者
爾艾但歌魯誦之三章

修城小引

地控海邦萬里掃鯨鯢之浪雲開天府千山
雷虎豹之間請按大國之雄風永作中原之
巨障欲標銅柱先壯金城念我三齊風穆四
塞西連秦岱東俯滄溟惟茲百雉之城近歷
五龍之口擁三齊之郡縣有建瓴高屋之形

宋伯集

卷五

七

拱千里之邦畿有擊柝重門之義比屋又安
於聖世震鄰忽起於倭夷蠢爾匪茹掩人不
備慶報水犀之警寧言風馬之遠夫既能輕
千里而破朝鮮豈不能越一水以犯內地彼
以十萬之衆蔽海而來我以七千之兵畫地
而守餘糧難恃千楫宜修剏茲英雄用武之
區恐焉狡獪必攻之地與其臨渴而掘井不
若未雨以撤秦朔方城周應三番之要領虎
牢成鄭扼諸夏之襟喉肝昭守而虜騎奔青

潤設而見人服孰謂一城之利害乃關列郡
之安危欲決今日安攘之機當看古人控制
之要在地利之可恃比天險之難升西莫重
于散陵北莫急于山後若全齊之重險在吾
郡之諸山我能障狂瀾而東彼敢越名城而
北孟登萊守在海彼渡海則已紛披淄青守
在山我憑山而形愈孤瀾欲銷氛侵豈悍經
營自軍旅之初興致微輸之百出民既瘠矣
事且紛然亦明彫戈既徵兵于閭左黃龍青

宋伯集

卷五

七

雀又轉餉于天涯况吾百堵之興理須萬金
之外將取盈於公帑則千瘡百孔經費難支
將加派於地租則十室九空困窮可憫勇夫
重閭策合急於周防衆心成城事必資於多
助仰惟藩府號曰維城况我靖紳誼當許國
咨爾士庶各有身家宜捐錢穀之需以助衛
庸之費蓋此麗城之衆如乘渡海之舟堅則
利涉同資戰則淪胥可畏彼既狡謀于猾夏
我宜預計于防春使連城有虎踞之雄則臨

事無虎旅之患一勞又還暫費永寧即無一
期倭寇之憂亦是百世子孫之利山為鴈河
為帶國以永存築斯城鑿斯池民將共守九
攻九却永國主室之藩垣七巖七擒行見海
波之清晏

荅蜀中丞

授鉞已天公望方隆瀟湘懸車楚甸帝心猶
佇蒲輪乃塵垢函寵領珍筵輝如明月穆若
清風濯錦江頭僧光華於西蜀披香殿裏待
揮拂於南薰惟此記存敢不登受用介遺風
之使代行就日之沈不竟敷宣仰希台照

寄王對南年伯

恭惟白麻渙命紫閣什華幸崇上相之班遂
踐中台之位此九廟神靈所為欣喜九土
蒸黎所為想望而百辟卿士延頸鵠立以須
者也某夙叨眷遇超絕等倫忝親補衮之猷
僭有彈冠之幸先依咫尺喜臨尋常輟具誠
書代陳歡忭鴻遵在即崔瑗何勝

荅黃侍御

憶昔文場幸聆德教盈邁冀野未收空北之
奇得御李君式藉指南之誨自同吳米遠託
心知求絲服於海濱遂成隔別望縹緲於山
右連借光華仰羨袖簡之飛霜空懷屋梁之
落月冀於獻椒之旦獲慶伐木之詩忽辱芝
函笑晤儼成珠玉無求珍貺手桃難報瓊瑤
對使登嘉勒書言謝係心千傾遠瞻叔度之
靈屈指三春預放南州之榻

宋仙集

卷五

手

荅寧夏撫院

三陽啟序萬景維新苦天聽之彌高致人情
之久鬱有懷就日舍規經年瞻龍象於九重
情殊鵠驚悵帳韶鑄之四出禍及雞豚雖雷一
車一木之向崇其奈匹夫匹婦之飲恨遲遲
春日空披蘭蕙之風悄悄憂心已罷屠蘇之
酒翰笑下逮懸規盈襟所賴虎慍之有人幸
見狼烟之不起達人既服懸知魏絳之切內
地可憂應軫山濤之慮率爾布謝不盡欲言

議

東省防倭議 與郡總督

以防倭猶防黃河也夫虜患如海難復既
深瀕河與天無際然潮汐有所屆而止
河則奔突橫溢遠徙無常可使平陸為
河可使河為平陸當其衝決不知所向
亦不知所止今倭患有能知其所向與

宗伯集

卷之二十一

北海鴻猷用報著

所止者乎倭所向非遠左則天津非天
津則登萊愚以為犯遼左則難入也犯
天津暫擾而易定犯登萊則易入且難
定中國之禍未有已也遼左皆軍衛又
歲當虜城有可守野無可掠今四方有
事皆調遼左兵彼所入即我精兵處無
論能戰守必有餘我能自堅彼將坐困
故曰犯遼左難入天津

畿輔重地為國咽喉一有緩急速通大震

宗伯集

卷之二十一

北海鴻猷用報著

然進可攻可掠而退無巢穴以自守各
邊之兵遠者十日近者五日一呼三集
平原廣野以騎壓步萬夫齊發我用其
長彼無所據一戰而勝立可芟夷故曰
犯天津暫擾而易定倭水戰不及南兵
者舟不如也陸戰不及遼兵者騎不如
也若出於無水兵無遼兵之虞彼倚其
一虛而我遼兵兩長腹裏州縣城既不
堅人無固志郡城自守不足安能救人
各城披靡則郡城亦難孤立北震邦
畿西梗運道遊兵難省道路不通須我南
北兵集彼已自立窟穴我反勞彼反逸
我反為客彼反為主我反致於人彼反
致人故曰犯登萊則易入且難定也請
畧陳三郡之形勢齊之所以稱四塞者
何也東面海西南面山也惟正北一面
綿綿數其口止自牛山南至穆陵萬山綿
亘二百里不絕山勢西起泰山南接蒙

山鈎連至郡城止始盡故青州者海山之
 之間一大都會也登萊負海險在郡東
 青州負山險在郡西山東海面二千七
 百里處處可登出於登則萊不能救出
 於萊則登不能救南而諸城日照北而
 樂安壽光則直出於青之境內而及抄
 登萊之後蓋登萊可捍外不可衛內若
 外控登萊內護省直扼山海而居其會
 則惟青州為重凡用兵必先積餉積餉
 必先求碩餉之虞夫有重餉無堅城非
 吾餉也有堅城無重兵非吾城也有重
 兵無厚餉非吾兵也無此三者則可以
 為重鎮矣青州因山勢為城可據以守
 其人輕悍好聞可訓以戰若結以恩惠
 授以紀律則皆可使為兵內憑百雉外
 阻羣山強者乘城弱者入山以避難不
 至盡委以資敵壁可堅野可清亦惟青
 州為然故莫若建青州為重鎮厚增障

廣積餉多屯兵以據登萊之項背互相
 聲援互相灌輸而內於中原添一重保
 障竊以為於計使倭入朝鮮且戰且前
 守如處女忽如脫兔此非進掠之兵而
 據地之兵非浪戰之兵而有前後着之
 兵也有如彼知我空中國兵赴遼左而
 潛以水軍乘風渡海處處無備登萊兩
 郡城不可知其他州縣望風瓦解必將
 望名城以為歸青素無蓄積一年耕不
 足一年之用若使閉城坐食加以四方
 避亂之衆不出一月至困矣青州之民
 勇私闘怯公戰平居皆鮮衣怒馬六博
 蹋鞠遊食惡少比肩接踵無事尚且思
 亂一旦有事乘機掠掠乘機報讎緩之
 則不滅於倭急之則潛應倭今倭在大
 海外而不逞之徒談之已津津有喜色
 故青之城必不可守而必難守者人心然
 也倭至登萊我夫大海之險一矣至青

宋伯華

登萊

州我夫羣山之險二矣過此以往更無險阻我無地不可憑而彼反可戰可守可進可退外倚海為門戶西包河山以自固而以北向一面與中國爭衝我即以信臣精卒帶甲十萬臨之未易歲月定也竊應計之倭越大海載糗糧器具以未就足登岸負米而馳多不過齋一月食而因糧於我海邊空闊人烟稀少加以逃避為驚獸散彼即搶掠能得幾

何我誠以重兵居要地阻羣山以扼之清野固量以老之宜有可勝之理故青州守則我東面以扼倭青州不守則倭北面以扼我然則青州者天下大勝大敗之機也就我

歲輔論則天津急於登萊就彼蓋駁論則登萊便於天津就彼進犯論則登萊急於青州就我控扼論則青州重於登萊山東六郡青州城堅固第一民勇力第

宋伯華

登萊

一地險要第一而民窮財盡人人思亂喜亂亦第一然則建青州為重鎮一定不易之策也建鎮必先議兵議餉議將以恩收民心而以法持之謹刊其事於左以俟審

聞者宋馬其最要當先定南北兵將水陸所宜水戰宜用南兵陸戰宜用邊兵然客兵不可多得不可久恃終當訓練土兵第以彼為師習其技罷耳今海上水兵二三千人而邊兵無一人邊將無一人豈以海上數舟便可恃為長城耶今人皆謂南兵習倭夫南人不見倭已三十年當時壯夫今皆已老此時所募精壯乃是當時未生之人其習倭事恐與北人無大相遠而風氣終不如西北邊之勁海濱用之可耳至於城守陸戰而亦用南將南兵恐非完策郡城宜設參將一員諸城樂安宜設守備二員皆擇

邊將威靈素著者生名

上請隨帶家丁將二百人守備一百人各給雙糧稍從優厚一遇有事外可仗其勇敢以當軍鋒內可藉為牙兵以鎮內亂無事即以技藝教練土兵海上水兵增至一萬以南兵教之陸兵每郡增至五千以邊兵教之至於本省旌軍赴京邊做工先該中丞鄭公奏留海上防守部覆以緣氣未息未見先行令當盡

李三其

李三其

數留用譬如人家有盜合使賊獲在門庭防禦而反令從容洒掃緩急失宜至方借兵於各處而本處之兵乃令遠赴供役恐非計也其次當定海上戰守功罪格及鄉民自保之計此見部議賞格備矣然詳於戰而未及守今宜先定至海上守城之令倭至城下守城者守三日當小捷六月當中捷十日當大捷文武官破格超擢賞延於世士民量其時

李伯集

李三其

日以為獨克分數海防撫臣先聞定某城堅瑕可守幾時如在限外失陷者稍薄其罪限內者以軍法從事各處修城宜圖實效不得粉飾目前守城與修城員役同論功罪行賞罰守城居十之七修城居十之三鄉居之民每鄉立約長擇一鄉有才識者充之先將近地避兵之處相度停安一聞海上烽舉聲勢逼近約長率百姓近城者入城近山者入

山東糧自隨不能攜帶者緩即先行客歲急則即至焚毀寧棄溝壑必無以糧資敵寧寬山谷必無以民資敵也我之於倭兵力十不當一器械十不當一奮勇直前死不反踵百不當一惟有以城相拒以糧相敵或可冀耳其次當奏留東三府錢糧一半運糧赴朝鮮倭濟一半留海上修戰守之具如山陝二省錢糧資留備邊近日畿內諸郡亦皆留之

量加鴻臚武職虛銜羅開士夫得復職閒住致仕及量增解色品級徒流以下皆以本色贖罪以此類推廣必有應者富足之家有預納錢糧者一年至二年量減一分三年減二分多者照年數多寡酌量遞減亦濟急用之一策其次當令沿海地方民間得以本色上納錢糧民以糧易錢以錢易銀由縣輸郡郡輸省省輸京師輸輸之費已三矣一旦有事又從藩司發銀到府到縣羅買無論徒勞牛馬徒費民力收之納糧之時價省而得糧多收之解糧之時價費而得糧少又往送費時日則何若即收本色而貯之倉夫納本色民所甚便也若充軍餉亦以本色折色相無支給軍亦稱便此則民不必買粟納糧官不必發銀糴穀上下往返所省必多又本省之糧已發海運今秋穀正所收又薄明春之

民必多枵腹今宜設法召商買近地之糧以自補非但備倭無亦備饑預圖財省臨用則難豈登萊之患獨緩於天津而備倭之費反輕於備虜耶如備零星之寇但可累積纖微補苴罅漏如備大舉非多兵多餉不可譬如富家興作有財則可使路人化為僮奴得僕化為奉顧若其無財一步亦難今日之事不來則零竊亦無一未則兵端不小排山倒海其勢難支擇漏沃焦為時已晚所當亟為題請者也不足則請發戶工二部見行事例空罰數百送海防衙門看何處緊急添發該衙門令民間得以本色折色相無上納如某處須本色急則獨收本色用折色急則獨收折色需餉贖罪本非美政而古人遇急皆為之甚至權酒酷算車舟而不肯一槩加於地畝則以數者之

害比之加賦猶淺耳至於修城等項費用浩大官帑不敷備給宜做救荒事例有士大夫百姓尚義捐貲以佐軍興及修城之用者如所捐數多地方官以名聞閩省照何洛文穆文熙事例題

請旌表夫民急則費不惜若待已見兵荒之形始求兵荒之食則晚矣根本之計莫急於收人心惠養之困撫養而上官之軫念亦已至矣顧海上之備既不可已

案白集

卷三

上

內帑之請又未必得不於地庫議增更於何處取辦本地錢糧合脩本地武備況以三府兵餉均歸六府當事者調停苦心勤恤實政士大夫知之而多蚩之氓難與慮始彼亦非怨今日之增而但疑於前日之未減耳即如壬辰癸巳之間議調水兵增有兵餉後海上撤兵二年此項錢糧上之減不減不可知而百姓未有不納者也但取十年以前錢糧

案白集

卷三

上

丈冊與今比對數目多寡則有事議增無事不減明矣夫一畝之內加三四釐於百姓原非重累但今海上之役方興未已即如修城一事動須萬金官帑已空則必出自地庫矣贖務煩興迎送夫馬蓋造棚場各項供辦則又必出自地庫矣大工伊始普天共役豈我東省獨為匪民錢糧加派又必出自地庫矣海上運糧即給有官價道路既遠賠累必多鹽駁車運皆取於民則又出自地庫矣自今以後官日增設事益更端如此類者數百而未有極百姓因見前日之增者已是不減今日之增者勢又復然無以民無他業歲非大收近城未見荒京遠社已多離散逃者既衆錢糧無所出辦則因累及本社稍能自給之民名為遣催實則代納不出一歲富者亦逸彼既派難能無強忍倭奴倘以小惠誘

此離心來心之族既離數仞之牆何守
今既請留正類雖糧以給征繕則地祇
可以不加若百姓知後日之不再及增
有事後之可減則民心可以少安上下
一體同患難共甘苦即萬不得已寧至
開例寧至贖罪寧至勸備必不輕累貧
民即有逃亡明典開豁必不連累富民
使民無事歎然知恩則有事可以行法
此則似迂而切似緩而急者也苦塊之

中不敢與聞時直以桑梓之地安危
相關故遂畢陳其愚惟

臺下留意熟計其使

序俸議 萬曆二十八年奉敕部

序俸之議始於崔亮停年格裴光庭循
資格當時議者如劉景安蕭嵩不謂是
也其蔽在不問賢愚額以月日為斷則
不可以月日為斷兼論賢愚則未嘗不
可夫臆而決之便以用才亦便於用私

舉而歸之於格不使於用私未嘗不便
於用才蓋用必論才陞必論俸用才以
責其將來而陞官以酬其既往用才不
簡格可也陞官不簡格則天下馳騁而
起矣地需其才而俸淺寧調而不陞才
宜其地而俸深寧陞而不調自中丞以
上出自

廷推者無論已外之最重莫知兵備其次
莫如郡守兵備之缺遇地方繁劇事勢

倥傯有非常才可辦者於奏政五人中
擇之副使五人參議五人僉事五人群
中數人知府數人是於三四十人中擇
一兵備也不然則天下兩司皆可調也
若常地則人皆可為矣如郡守之缺遇
地方繁劇事勢倥傯有非常才可辦者
於郡郎數人中擇之南部四五人運同
二三人同知四五人是於二十人中擇
若郡守也不然則天下郡守皆可調也

若常地則人皆可為矣賢均度其才之所長才均辨其器之所適閱歷熟者無奪其所習方土殊者無易其所安人不踰格俸不易序稍微俸年備資以月日為斷而不似其賢愚同滯其要在使天下士大夫各安其官而已夫天下所以不治者在不安其官始進而求知知而求薦稍難而求調稍久而求陞一不得而不勝其尚玄守拙之惑人得之則

不平之惑則其前在也故要若明示以不易之格而使羣臣安於不渝之度俸至而陞不必求也俸不至而不陞雖求無益也若租稅摘括無助其長無鑒其成至於日至之期而入食其實乃以此成天下之才非以此滯天下之才也蓋銓部之難久矣舉天下之冠裳屬耳目焉天下大舉也其致疑於用人之地大疑也合大衆者不可以戶說破大疑者不可以辯求舉之以才而人曰以意舉之以意而人曰以私不可以口舌爭也莫若曉然示之使吏信藉官信法視諸目聽諸耳謀諸心無可疑矣天下之疑窮而信成信成而後可以格於上夫銓部有所推擇而不報者不信銓臣也廷推而不報者不信廷臣也非但不信推者亦不信見推者嗚呼上舉不信羣臣乎其端始於不能自為信而

士大夫不相信以疑端開

主上耳假令有可以解天下之疑成

主上之信者雖法不便吾猶將為之而況其

未始不便也

朝鮮撤兵留兵議 萬曆二十八年春餘部

朝鮮已亡

皇上命將出師舉全國而昇之

恩德無與儼以倭來而出師以倭去而振旅

於名甚正於費甚省伏奉

聖旨若不留兵孰防後患令臣等從長計議

臣竊揆度情形計量勞費夫關白既死

其名首大帥爭權爭長無暇遠畧即使

其國輯睦亦必不能合六十六島成師

以出如前日也直以倭入釜山蓋據已

久如是我兵既撤或將生心此則不必

合諸島之兵用舉國之力偏師一出亦

非朝鮮所支蓋今日之倭可保無併吞

朝鮮之謀而不能保無竊據釜山之謀

若其免窟既立蠶食漸深朝鮮復未告
急異日更煩措置

朝廷業已經營數年豈惜一二年之餘力

與其過而置之無寧過而防之則議暫

留兵者未必非計也第須外計兵力內

計物力使供餉無過耗費中國屯兵無

過騷擾屬國乃為得策耳漢立西域都

護皆取諸國供食不煩轉餉唐平百濟

新羅即令朝鮮之地亦因糧於彼未嘗

以餽運繼之今日空中國之士馬竭中

國之帑藏即念彼凋殘今彼出本色我

出折色已為向來所無之事乃本色所

費少而我所耗損獨多此何理也各邊

正額軍餉尚缺一百三十餘萬海外又

成費何從出中國防夷如富家防盜聲

耗既急內外須防門戶藩籬皆有守護

若其漸緩自可量裁獨留一重亦足自

衛今倭患漸息此正緩而可量裁之時

若撤兵則所備在內守門戶者也當敵
外之戎兵而量留其精銳以益海上之
防若留兵則所備在外守藩籬者也當
汰內之冗兵而量移其糧餉以充海外
之用若外欲留兵幾何即於登萊天津
淮揚蘇松量汰老弱以其食作留兵折
色令所留之兵與所汰之餉數足相方
若東師既撤之後即以其入照今日所
裁兵數補還原伍蓋撤即守在海之內

侯伯集

卷之三

三

不撤即守在海之外總之此兵此餉耳
俟倭氛盡息之後然後總以兵餉盡歸
民間此亦設防省費權宜之一策也又
朝鮮兵荒之復人少地多若與該國議
定將海外之舟師給與可耕之地令其
屯種以給軍糧成熟之後供億自減要
當以我之折色與彼之本色相無減退
不得借口有地給軍獨充彼國本色各
該將道必以實心實事行之更當申展

軍令不得侵彼地界奪彼財物私僱婦
女強役使其民為耕種而我軍收其利
蓋數年以來在我惟恨彼國出糧之少
然侵奪蹂躪在彼則不當費矣存亡繼
絕之義其君臣或有相感在彼民則不
啻怨矣若能立定約束如孔明之屯渭
水軍無私焉一切無名騷擾盡皆嚴禁
則雖稍益其餉軍之餉亦彼之所樂為
也蓋撤撤兵則一撤即完局矣不撤則

宗伯集

卷之三

三

須計萬全為彼之利無以為我害終前
之局無以挑後釁乃可庶幾耳若餉不
能供兵不能戰使我與屬國以德始以
怨終則國不若速撤之為愈也

宗伯集卷之二十六終

宗伯集卷之二十七

北海鴻翔用韞著

議

申飭計典

為懲貪官覈實政祛浮費辨真才以襄
計典以興吏治事照得三年大計合諸
司賢否兩院舉劾而後點陟行馬察吏
之政莫重於此然計典所患士苦於不
公不平下苦於不明不確下不明確則

宗伯集

卷二十七

上雖欲公平無由也今日酌議出自部
院公評不徇人情不執己見預先申飭
斷在必行總以杜貪獎廉為主有憂凶
憂世之志者宜共體之

一先年議懲貪官然往日民力猶可支持
今日民情德極窮困則貪官之害更甚
為懲貪之法亦當更嚴比來清議雖明
貪風未息問律外之罪科例外之罰扣
役外之直增額外之賦公行查攷難可

究言即如罰贖積穀原以備賑假借公

用沒入私囊官衙絀割所費幾何但有

告詞舉取紙贖至於徵收錢糧更為貪

墨窟穴分釐各收逐名加耗假以合封

為名多收羨餘入己官取之收頭收頭

取之花戶甚有加三加五貽累貧民者

近來水旱為災重以贖稅之害一免義

利一羊幾割豈可更割垂盡之膏推已

空之骨自充囊橐欲遺子孫心何忍乎

宗伯集

卷二十七

三

各該布按二司預將所屬官員備開實

蹟多科罰贖者幾人多加大耗者幾人

罰贖火耗之外羅織需索賣法鬻獄者

幾人剝民膏髓媚奉貂璫而更假借徵

稅因以私有染指者幾人守正不撓一

毫不取者幾人俱要手書釘封密差投

遞如奉文選者一到都門作速補完本

部院再加體訪酌量議處輕者降調罷

斥重者請

肯提問蓋瑣弁四出搜括已空士大夫既不能為百姓作主又或推波助瀾因以為利不但精神名教之所不齒實亦天理王法之所不容若朦朧不聞庇護不報本部院別有訪廉則藩臬表率之責謂何宜加三思勿弛勿畧

一先年嘗議覈實政單竟所報多是虛文久之則覈實之言亦成虛文矣近日吏習甚巧虛偽最工人事多而官事少吏

雲集

卷三

三

事多而民事少上官但考政於厨傳課績於簿書且未問所察之官但問其所署之考推官知縣以上考語皆是大聖大賢川嶽風雲水玉麟鳳字面何闊實事甚而派離滿眼怨聲載途猶以綺語署為上考署者當者寧無兩規又如撫按論劾多列奸賊及至行勘十無一二蓋所開雖未必盡實而實事亦未必盡開量坐此須以博長厚此縱彼玩何益

激揚欲望警一懸百使吏治改觀其將能乎今但以地方所宜時事所急程其功効即如災傷者當考其賑濟逃移者當責其招撫民苦礦稅當察其調停民苦奸貪當問其摘發除以前開報之外自知縣已上各關其人實才實政務在肖其為人盡洗歷年駢麗浮泛之語長短得失不得相掩本部院必不因一字一句遽議處分但欲彼此各以實心公

雲集

卷三

四

心相成共濟若謂事事究聖人人無才則世所必無之理不再計而知其虛偽矣如有仍前浮泛徇私不公以致賢否混淆者另議去留
一先年嘗禁浮費竟未見題舉一人蓋為費出因公與置諸私囊者有別然不論公私皆百姓之膏血也且如一州一邑設有條編規則量財制用原自有餘每見州縣但有一事之未即有額外之徵

如朝

觀到任之儀節官舍之應付既有支銷官銀何為又更添於里甲既有定數官馬何為又借撥於富戶土產假以奉上花戶俱有攤錢器具藉以營私工作迄無寧歲春屬累重夫役久稽於程途輸送煩繁筐篋相望於道路和釋出息之銀預先支用而僅以罰報報完修築器械之資那補他孔而更歛民財集事故今

卷之三

卷之三

之庶吏僅比古之中人今之中人已不先古之貪吏蓋古人公私之費皆少今人公私之費皆多故也至於上官入京屬官供應代賃房屋饋送長夫米糧差借民間之事騎坐用驛遞之馬若使上官自備為費幾何但令小民遠供則所費不少相應極力痛革財盡民流之日百費皆從減省既當以此自處亦當以此處人一切覲遺悉應杜絕違者在京

聽科道糾舉部院訪舉在外聽撫按於各官啓行之後細查有無科歛等情輕者報部院另處重者露章奏雖素有賢名定行斥降決不姑息自令其言不信也

一往歲嘗舉卓異然所舉多飾虛譽之官壬辰之春變而專舉清吏蓋謂舉卓異未必實而清吏必實耳然未能崇獎以品之獨高而或責備以才之所短用

卷之三

卷之三

運其才何以取効

朝廷駕馭羣才無收並蓄四科九德總為國用且以民窮盜起天下多事亦當預儲長策速舉巨備緩急之人今次大計黜陟幽明則當陟畧有三品一曰循吏其上有善政善教次則未法循理不失尺寸者一曰清吏其上能廉頑起懦次則釐冗杜費不取非其有者一曰才吏其上必能當機應變次則理繁治劇

沛然有餘者各官具以所屬地方從實開報每官各舉數人每人各列數事本省卿官在野者果真見其賢亦許附見於後不得雷同附和苟且塞責蓋明合天下之人即當以天下人為耳目不但今日藉之以定去留亦可他日按之以效任使於點陟幽明之中寓集思廣益之意得循吏清吏可以救民之窮得才吏可以濟世之變不拘崇卑不分在官

宋伯章

卷之三

七

在野但欲得真才真品耳若註曰循吏清吏而使無實者托之以為名註曰才吏而使無行者借之以為例舉而不任連坐何辭但宜至虛至公勿負本部院惓惓延訪之意

礦稅議

萬曆二十八年

今天下所謂徵徵礦稅兩事耳丁夫之僉派郡邑之包陪驛遞之騷擾舉隨之橫索土棍之扶詐奸民之告訐官府之

繫連此皆因礦稅而起者也今日之事朝廷斂百萬之財猶禦禦不足而於大德先之心已自有餘顧其所得在近而所失在遠利在目前以為必然而害在一二年數十年之外以為且未必然當此時而有龍逢比干之心濟以蘇秦張儀之口有能移

宋伯章

卷之三

七

上心者乎固不能也且當奈何人臣逢時艱難欲去不得且當就目前事勢量為調

停使無及於大亂而可以待異日之變陪夫礦稅之大害莫甚於中使之權重中使何權之有因內外爭而激上怒則有權挾

上怒以鉤制恐喝士大夫則有權爭小則權小爭大則權大操之不急彼不肯降體以自結於其下不肯傾橐中裝以乞哀憐於上下所以為之謀者不深上所以護之者不固則士大夫之禍不重彼之

卷之三

卷之三

九

勢不張與之聞者固其交而張其勢者也今欲減其權莫若稍杜其爭端而欲杜其爭端莫若分其事任而無與有司混合而相涉夫使人與鬼比肩而立於市其鬼彌害人人謂畏鬼若使人神不豫孫則鬼之權滅矣今使貂蟬以礦稅督責有司儼然臨長之有司盡奔走於其下此鎮守之執也愚請勿靳惜其費而惜其權若其有制則其居不過倍於在京之監局其行不過倍於進鮮違衣之使若其無制則今日之勅使遂成他日之鎮守倘有可以明胥小民之錢而貽害中使之權者乎此忠臣所以夙夜以圖之有也請以聞於上曰中外之爭非國家之福也漢末中臣與外臣爭外先受其禍而內繼之漢亦繼之唐末中臣與外臣爭外先受其禍而內繼之唐亦繼之今日中外諸臣有事

卷之三

卷之三

一

端矣夫中官抽稅取礦而使撫按調停之調停中臣不聽也則何若朝廷先為調停而使之不爭乎計惟有以礦付內臣而外無與焉以稅付外臣而內無與焉北直稅課以七萬山東以六萬舉此而天下可知也額既定矣中臣取不加盈外臣取不加減則莫若以付之巡撫法易行事易集類齊而後以付中臣上進徵者不解解者不徵有司欲阻抗不可得中臣即欲加有司以阻抗亦不可得也天下所為歸德歸德於上者習見則淺察見則深獨租賜賑孰不為予惟往歲中州之賑濟民無不歸德者特使故也徵租欲稅孰不為取惟近歲之抽稅民無不歸怨者亦特使故也若以屬之撫臣撫臣得便宜從事通融補饒民不稱擾兒以為地方常有之官行地方常有之官乎此則利之歸內帑

者不減而怨之歸

朝廷者誠矣礦在山內臣採之又使有司
募之採不得則派於人夫派於地祇有
司不敢不聽不聽則以阻撓罪之夫既
曰官四民六上下並享其利民之趨利
如水之赴壑則又何以派為計莫若環
有礦之山三數里以予內臣籍其民以
為礦戶原派夫百名者予百丁不得舍
近山之民而抽取本縣之富戶以滋擾

宋伯集

卷三

上

如山林苑之萊戶南海子之海戶易州
山廠之廠戶明立疆界無相偏奪有司
即欲阻撓而不可得中官即欲以阻撓
加有司而不可得也夫稅有課不辦責
在外臣礦有額不辦責在內臣如此則
內外之爭即不能盡無視今日爭端則
減矣丁夫之僉派郡邑之包賠驛遞之
騷擾輦隨之橫索土棍之挾詐奸民之
告訐官府之繁逮皆可減十之七而於

內帑之入未有損也

朝廷取郡國山澤之利以實內帑而留軍
小驕詐需索之財以還民間上不止開
一面之網下不止受一分之賜此亦一
時之計也若萬世之計則俟
皇上自悟而自斷之威福不假於下而恩德
盡歸於

上以此開說亦如其未必入也倘可僥倖十
得一平或曰是說也其尚出戴盈之下

宋伯集

卷三

上

也論治去其太甚擇禍莫若稍忙今有
嚴姑於此欲鴆其赤子為之婦者屢諫
而不入也怨益甚而死且益速不得已
而薄其鴆使須臾勿死以俟專燎之回
心耳愚之為是說豈得已哉

河工錢糧議多缺偶檢出錢帛中姑存之
河工之急至今日極矣疏築之費度至
百餘萬議者束手有由也往時庫藏充
實猶得緩急那移百姓豐殷猶得權宜

徵派今官無餘積那備之計已窮民有
繁征已浚之青難繼況功須不日勢難
後時止有比照河南往日賑荒之例請
內帑之金差官解發旬日之間即可濟事
度運兩得而民生附焉最上策也而未敢必
也不得已則惟有轉行各處撫按酌量
協濟除四川貴州新用兵省分免議外
其餘照省分大小分定額數立限嚴催
解送總河衙門支用一時不能徵完先
將別項錢糧借解後以所徵之銀抵之
總河所轄省分別項錢糧但有徵收在
官者除遠餉外其餘皆先那移以濟急
用後以各處解到之銀抵還蓋天下大
計關係

祖陵運道不得不取給於天下斷無獨累三
省之理加派亦知非計無可奈何耳老
庫所存現少同寺百萬餘之後亦難復
借惟南京兵部及戶工二部或有尚可

那借者往時寧夏之役亦曾動及南京
總庫錢糧宜細查存貯多寡酌量借用
以救燃眉或亦一助也事既急矣用在
數月之內而所指之銀多在數千里之
外工部及戶部光轅處數萬以供目前
然後可特別項接濟耳

宗伯集卷之二十八

北海馬時用報者

勅諭

撥

皇帝勅諭大學士申時行

朕勤思上理俯咤忠賢惟理陰陽之官
原非程歲月之君乃若政成九載勲冠羣
僚百揆奮亮采之庸三考符陟明之典特
申褒勞具在彝章卿雅度冲襟宏獻卓識

宗伯集

卷二十八

一

才堪令世而寬是以有容道可經邦而智
行所無事越從講席簡在綸扉首列三事
之班仰贊萬幾之重調劑庶政如鹽梅麴
蘖之和董正百官有羔羊素絲之節雅持
大體獨仗朴忠登延多耆碩之英召對矢
謀獻之告布寬大之詔令藹若春溫決戰
守之機宜明同燭照咸有一德于茲九年
朝端紀易直之風海內享和平之福況元
宰謀功之月正西陸奏凱之辰不有安社

親之臣何以厭疆場之難卿勞惟懋朕志

允請乃晉三公之階無食五等之祿賞以

延世要以示恩而卿三讓獨高屢辭未已

功已成而不處勞以謙而益光庸錫贊賞

以紓耒顧於戲朕乃心臣乃辟朕方嘉傳

說之賢慎厥始成厥終卿無忘畢公之命

即令方隅之多事正賴朝廷之有人勉思

弘濟於艱難乃可對揚乎休命益懋茂烈

永佐昌圖

宗伯集

卷二十八

二

話勅部

定國公徐文璧

制曰國家褒答元勲爰及苗裔載在盟府與
國無極其恩數羣臣莫敢望焉蓋其先有
非常之功非常者非常格所能擬也爾具
官某紹休前緒綰綬戎樞當天下無事輒
鈴無所用惟是斤斤遵禮度奉朝請以端
恪繼退自持劔佩成行惟汝當列珪璧在
故惟汝爾將念爾為勲臣首事朕父長特

賜爾命不若為令甲於戲惟爾祖有大勲
勞於國家當其時拊沐風雨踐涉險阻為
子孫開業其勤至矣爾是以以及此夫惟念
爾祖修厥德然後可對揚天子之不顯休
命爾其敬哉

臨淮侯李官恭

制曰我政大臣總率南北明林材官驟張所
以厲武節折奸萌強根本示天下重也
爾勞不二心之臣無任焉爾其官某才

李官恭

之

文武世篤忠貞壯猷奮於請纓遠思微於
橫梁副司留都之鎗晉登大將之壇年乘
重屬素親耳目在其旗鼓遠懷上畧獨制
中權遂使革故之間隱有干城之壯宜預
異數以旌殊勲是用加爾太子大保錫之
詰命昔李光弼為大帥一出疏令氣色精
明光弼之封亦臨淮也爾為世臣膺此重
任遠師武穆之紀律近法韓國之忠勤尚
克時忱無替朕命欽哉

大學士中時行

制曰朕曠承鴻序總攬萬幾惟二三忠誠不
貳心之臣是賴是贊矧若元輔康濟時艱
朝廷以和民有寧宇不有褒答朕朕何勸
咨爾具官某塞塞匪躬休休有度學博而
知要明古今治亂之原才全而不形得天
地中和之氣首奉軒輶之對早奉帷幄之
謀在朕方弘衆正之途於卿乃見真儒之
效簡而有體冲如不盈清靜寧一以綏兆

李官恭

李官恭

民正直平康而訓百職丙吉寬大是尚繁
瑣不預於斜餘觀相異異必陳憂動不遺
於風後一德咸有六載於茲蓋惟國家得
非常之人而使天下享無事之福詢之士
論大夫國人皆曰賢考其成功四海九州
罔不若庸藉累朝之舊典以副再考之
元勳是用錄歷宴養校爾階特進光祿大
夫勳在柱國錫之詰命於戲惟爾是幸朕
以庸在周典斯常是紀作舟楫作霖雨朕

方虛已以責成若手足若腹心卿蓋失謀而入告無忘君臣之交傲以閭宇宙之泰和時乃之休惟朕以擇欽哉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朱賡

制曰典朕主禮無如伯夷之清教于一經是

成甘盤之學庸需靈蕭之澤以紆風木之

悲爾原任直隸揚州府泰州知州累贈通

議大夫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朱公節乃具官某之父本以宿

宗白集

卷五

五

儒尉為循吏筮仕壯縣繼典方州平反懸

三尺之平操持稟四知之畏惟爾崇德象

賢之祠而予貴難陳善之臣眷乃啓沃之

勞疏茲寅清之秩念十年惟懼暫遠闕庭

邇一德淵源推恩櫛廟茲特贈爾如子官

於戲實事父之教以致之於君久矣忠悃

因如母之哀以施及於父式慰孝思歆服

龍章增華馬鬣

制曰惟臣欽若直哉惟清有母勿勞報之罔

極庸需顯休之命以慰明發之懷爾累贈

淑人陸氏乃具官某之母系出名宗勤閨

內則燒德君子既宣化於棠陰啓佑嗣人

乃膏肓於槐路惟董臣斧藻之業本慈母

操行之勸令範雖遠徽音如是在是用加贈

爾為夫人銜痛白華達一日三公之養疏

恩責環膺九原六命之褒

制曰春官和邦國是惟五典之宗賢母嗣徽

音式並三遷之教況新達於五馬宜申命

宗白集

卷六

六

於六卿爾累封太淑人葉氏乃具官某之

繼母化隆正始義克代於務宣雍肅之風

光佐猶良之舉均鳴鶴之愛若屬於毛華

獲草之歡言樹之甘典我邦禮邇厥母儀

不有紫綰之頒親慰素冠之惻是用贈爾

為夫人栢舟著節永流彤管之輝楓陸宣

綸式作玄扈之責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王一鶴

制曰國之大事寄之樞莞之間武之善經謀

之堂主之上以邊種之無職知國家之有
人中外具瞻安危注意可無恩絳以祚殊
勲爾具官丹材猷弘教志慮忠純踐更郎
闡郡牧之官清登藩臬節旄之寄拊循畿
甸贊佐機廷克宣西塞之籌全昇北門之
鎖暨正所父之位無驍官保之階治已外
寧堂皆由於指授事從中覆毫不爽其機
宜惟巨條規恢九塞之安俾朝廷明見萬
里之外庸功既奏茂疆宜頒是用授爵階

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周官六列最重
夏卿唐制七兵總屬武都國典司邦政康
濟時艱西北之邊羽文停何以周謀於桑
土東南之災報踵至何以杜孽於萑蒲益
弘遠猷以胥復命欽哉

總督宣大山西等處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鄭洛

制曰朕賴驍雄鎮簡命重臣深惟今日之便
宜頗異昔時之經畧在昔中嚴郊保師中

獨鎮王封於今兼覆華夷漠外皆稱屬國
寄屬滋重控制惟艱爾具官其性篤忠貞
才無文武是從侍御風高列栢之風或歷
泉藩茂著朱薇之烈秉節旄於西塞佐機
重於中樞全昇制閫之權專聽籌遠之畧
晉卿銜於夏省躋峻狹於春官益委以事
而責以功故加其官不易其鎮爾乃以恩
威馭虜以壁版治兵措三大鎮於衽席之
安制兩名王於懸耀之末諸將皆遵其約

東四夷盡憚其風被召總禁旅之屯以表
師干之寵謀書未奏贊同宜領是用校爾
階元祿大夫柱國錫之誥命於戲塞上十
年揆勲勞之已久軍中三命方恩數之惟
新茲領王之爪牙寔象天之壁璽折衝厥
難朕東忘保障之功居重馭輕爾尚謹張
皇之訓祇服遐命益堅壯圖欽哉

制曰古稱將卒之旋必及室家之感草虫興思於北伐鶴堙志觀於東征矧夫睽遠間

以存歿不有褒叙爲慰幽潛爾累贈夫人陳氏乃具官某之妻恭嘉維則肅雍其儀相夫既青績於旂常訓子亦宣勞於郎署采薇外享之怡久藉同心萼繁中饋之賢已成異世特加贈爾一品夫人式作玄局之貴永垂彤管之聲

曾祖父母

制曰朕錫予勞臣褒寵先代如山川之出雲雨有開必先念水木之有本原無德不報

李

李

九

人稱恭遜國有上尋爾原任浙江紹興府織染局大使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鄭臻乃具官某之曾祖父材資倜儻性植廉明蓋嘗爲織室之官乃獨嚴繭絲之戒位雖不滿其德沒而有祀於鄉有仲象賢已拜中丞之命曾孫繼美重膺上衮之褒流澤彌長保世滋大特贈爾如孫官積百年而後與國恩未艾更四世而再命家乘方昌

制曰勲庸著於紀塞於人臣爲首功寵錫達於曾聞於人世爲異數肅頒休命以獎殊勲爾贈淑人張氏乃具官某之曾祖母恭嘉淑慎宜慈惠和佐夫培瓜瓞之祥迪子任節施之寄惟我師帥之長子寔爾總武之曾孫愛邀徽音特頒殊渥茲贈爾爲一品夫人恭昇並隆於烈祖熾昌永茂乎來

昆

祖父母

李

李

十

制曰良士之垂世澤燕翼子以貽厥孫昭代之獎鉅僚肇戎公而錫爾杜呈徒慰光前之志亦以昭格後之休爾累贈寶政大夫兵部尚書無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鄭隆乃具官某之祖父名高慶士門應德星今世所謂古人閭里稱爲長者當其慶杜啓爾聞孫維翰維垣方舉報功之典是薦是家可忘種德之勳茲加贈爾如孫官官得馳榮寵在羣僚之上祖孫濟美永垂奕世之

休

制曰宰階極於一品而顯秩侈於重聞因國
家報答之上彝亦大臣似蹟之弘孝爾景
贈夫人葛氏乃具官某之祖母景德靜專
從身孝敬兼爾士女夙瑞濟哲之祥裕乃
後昆允協和鳴之吉鍾百年之餘慶聞一
代之偉人勛庸既茂於公家尊寵宜歸於
王母茲特加贈爾為一品夫人並隆蒸昇
之儀益保昌融之祚

父母

父母

父母

七

制曰伶人雄藩功已宣於國國君子有教
實始於邇庭追敘前休庸申復命爾奉人
景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鄭呈乃具官某之父學範道岸名
在賢書于玉未酬商賈漸鴻之志章金有
託式弘詒燕之謀眷于鎮鑰之臣實爾其
衷之緒邇其家法授以國章茲特加贈爾
如子官霽輪青符三錫用伸未竟之獻登

位序於六卿益衍無窮之間

制曰國家弘獎孤貞褒于勞勩念國旗紫電
無如任事之昌推家所由興以有字孤之
母可無恩寵以報劬勞爾景贈夫人劉氏
乃具官某之母躬有令儀順於儒彥憂罹
未亡人之痛已隆泛相之難覽廣太司馬
之封未竟樹堂之養即今三錫節旄之寄
皆由百年機抒之遺茲特加贈爾為一品
夫人允原如在永昭彤史之輝三錫為光

不聞玄高之碑

三

協理戎政兵部尚書傅希賢

制曰周制六卿獨先司馬漢京七校特重壯
軍況以方叔之壯猷當折父之鉅任永言
舊績宜霽新綸爾具官某才猷宏遠志行
貞純易直有長者之風端巖得大臣之體
自分猷闡署洵綽綽綏陽肅肅泉慶更功能
滋茂闡中循耕民吏憚其風後河上轉輸
軍國仰其供億召眷民部曹掌留樞委以

爪牙之師式是股肱之寄何患不已乃求
體於推行年主則運亦劉夢以政事界晉
東宮之秋何燕北斗之階茲加爾太子少
保授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重老
成之禮庸以褒耆勲勞高止足之風亦以
靜一溫競豈必仕而補益於國方將歸而
未正於鄉俾壽而康式燕且樂歎哉

吏部左侍郎趙瑛

制曰天下莫難於用人莫難得用人之人得

有集

卷八

四

用人之人而治理可興而興也則微王爵
大臣孰任哉爾具官某標檢貞純器識宏
亮起家邑令擢列臺班執法殿中巡行郡
國不茹不吐望實並孚及拜中丞夙米彌
著南北之績中外所瞻俾歲冬卿或更銓
部乃能宣誠彈力以贊厥長聞大公之路
杜羣枉之門振驚庭鴻鸞漸羽時惟乃
勞朕志以傳茲以芳績授爾階通議大夫
錫之誥命於戲銓衡為六卿之長卿貳鄰

八座之崇朕方愛惜人才惟汝默敘朕方
綜務吏治惟汝贊襄尚益多於前勞用顯
承乎後命汝其懋哉

刑部左侍郎何源

制曰朝廷所操以治天下惟三尺法耳朕痛
小民無知而罹於文罔故數詔緩天下大
辟惟司寇少司寇守文釋滯是攝是贊以
制百姓于刑之中輸朕志焉爾具官某清
理端亮恬于聲利自邑牧更詣曹郎為天

有集

卷八

四

官之屬廷中皆稱其公平擢拜奉常拂水
高謝頃來廷論起爾田間或歷卿寺以佐
大宰於留都及召貳司寇而爾益清白未
職察麗求中庶獄亡寃五刑惟允庶幾所
稱取問者焉所司計爾歲績來奏是用授
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爾祖喬新
以大司寇表著於先朝爾紹厥家聲典茲
邦榮惟子孫必復其始尚克時忱乃亦有
終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南京兵部右侍郎王世貞

制曰國家培根本於留都極極機於夏省總
中臺之鎖鑰當南紀之襟喉故雖貳卿之
班儼有居守之重難私斯任繁惟其人爾
具官某以博極千古之學而發之詞章以
高擅一代之才而措為經畫自西曹館校
及東土憲帷偶家難之橫羅謝朝榮而遂
引起吏外服濟涉中丞身屢遷而望實彌
高官再起而勞詎益著擢贊士師之治改

李伯集

卷五

五

恭圻父之蕃朝廷方詢耆宿之謀天子始
見文章之用茲已擢爾司寇屬以祥刑適
最績之未聞嘉成勞之已久是用搜薦階
通議大夫錫之詰命詰戎厥難既已董正
於六師弼教明刑尚其敷陳於九德勉著
平反之效頒行寬大之條徃悉乃心以稱
朕意

王世貞父行

制曰董臣獨圓之忠蒙九死而靡悔善人積

德之報歷再世以彌昌士論久而後明天

道定而如勝雖法不朽惟固有章爾原任
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兵部尚書王行乃兩
京兵部右侍郎世貞之父久與孤忠人推
亮節爰從臺憲即銜眷知感島夷於江南
摧虜氣於薊北隸門禦侮詎忘疆場之勞
請室蒙辜原非朝廷之意庸採輿論追晉
崇階餘慶所鍾眷爾家賢之子遺忠未泯
作于華國之臣瞻念義方宜申寵命是用

李伯集

卷五

五

加贈爾資政大夫於歲六月清霜雪沉冤
於歿往九原白日照幽鬼以如存歆服廷
綸永光廟祏

已故原任少詹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王崇古

制曰蓋聞非常之原常人懼焉乃臻厥成天
下晏如夫業已收晏如之效而思始事之
臣其事存其人亡所以列鍾鼎以書勞聽
鼓鼙而太息者也爾已故原任具官某博

大有謀沉雄善斷神更外服歷戎行兩
擁旆旄任惟鎮總齊秦隴及晉代知
無不為險夷以之當叩關方殷孟庭未陟
先皇帝震斷惟爾實商將之遠使名王盡為
屬國兵革之端息輸將之費省邊境以安
朝廷以尊本爾受郡吉降始終區畫力也
入本兵柄益歸毫華雖懸車高謝而邊臣
守道罔苟奴衛故約以迄於今蓋古之大
臣四夷聞安否則國重輕者爾庶幾焉何

原任南京禮部尚書姜寶

制曰蓋開禮之用可以推而致之天下然必
始自根本之地而表以菁莪之臣然後風
化興焉爾其官某才優經濟學富典墳爰

有詞林出司學政遠回翔於卿寺乃爾昇
於成均高標久遠於明農微詔獨先於宋
公當起自九卿之列游躋八座之崇五刑屬
邁德之臣三禮重秩宗之任寅清匪懈風
夜在公方登探績之書遽有乞休之請懇
勞以事俾即原安探爾舊勞殊茲新命是
用授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三載
陟明朕方詢於黃髮七旬致政爾已謝於
華簪蓋昔之造而罪其官及今雖遲而必

以禮嘉我三朝之耆舊全爾一德之始終
勉朕訓詞以綏福祉欽哉

南京祭酒趙用賢

制曰朕紹休先烈乃命儒臣勸成大典為道
按法守敘其勞動增授賜金有差而大者
復下豐書褒予之蓋其重也爾其官某剛
方直諒博大忱恂起自廷掄列於館署高
文共傳其典罔抗疏獨重乎綱常身雖折
而不回名在野而彌著召還禁近擇寡官

僚充金華磨沃之班典石室編摩之事東
觀袖書甫就南雍教習方新念爾成勞疏
茲顯命茲授爾階朝議大夫錫之誥命於
戲治至有周咸矣所稱維周之損者惟文
王之典王國之士也爾服此褒嘉職司文
教必使留都根本之地常有羣雅豐芑之
風益殫忠獻以需特簡敘哉

翰林院修撰朱國祚

初曰詞臣日執華侍風左右所以公紀載明

崇禎集

卷五

五

得失至華近也爾具官某氣資端雅才識
茂明肯被廷掄筮官禁秘而爾遜志惟敬
操行益得公車擅得士之稱左史循紀言
之體修途伊始大受克堪茲以考績授爾
階儒林郎錫之勅命於戲詞臣之學術益
將遠綜千古詞臣之作用益將上弼一人
士所稱爲第一者乃不獨在科名爾第不
愧科名如昔人者可矣朕且特是以觀汝
之成汝惟敬哉

翰林院編修鄒德博

初曰翰苑之臣前代所謂承明著作之署
家所以儲養端良而待才用之府也爾具
官某學本家傳才爲國寶爾自常吉列在
清華而爾遜志惟勤履躬滋慎聲實益茂
逢大可期蓋古稱閱覽博物之儒爾庶幾
焉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所貴
於詞臣者惟是修明聖學鍊悉朝章非徒
以詞賦爲君子也無忘鑒勸以俟崇寄敘

崇禎集

卷六

六

哉

翰林院檢討葛職

初曰風頊命儒臣更直史館蓋以直紀載而
備顧問昨徒待詔金馬修盛事而已爾具
官某識度端醇文詞爾雅爰從甲第列在
詞林而爾綜述滋勤操持彌慎東觀循紀
言之體南宮擅得士之聲是用授爾階文
林郎錫之勅命於戲在昔爾祖守禮以朴
忠亮直著在先朝尚書典則是惟予治爾

其深陶厚植輒率先歎力督服官以需大
受錄表

刑科右給事中邵庶

勅曰諫官切劘人主紀綱國體有能補家闕
而裨國論服且虛懷聽焉爾其官某性資
端雅學識茂明雅秀大足備材中秘書錄
厚植議論有餘服采掖垣謏言入告可謂
不愧其官矣茲月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初
命夫天下之事體官無所不得言而朕所
欲至問者惟是國家大計朝廷大體司馬
尤不云乎急其大緩其小於歲獻納之準
汝其懋哉

山東巡撫李巖

制曰朕方勤恤民隱綜覈吏治命大中丞持
節往相循而永阜之是有條之所仰流百
姓之所歸命也而泥海岱之間風稱重鎮
績用既著褒勞可復哉爾其官其冲凝達
器敏練長才製錦專城番播循良之譽伏

蒲鎮闡茂揚零隅之聲晉長外臺游登左
轄正方輝斌以政事爾能克懸於將明遂
假節鐵之崇俾視保釐之任乃能規恢石
畫弘濟時難有釐奸戢暴之猷有聞土壘
田之患已下邳荆之命正登課最之書是
月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陸命於戴山甫
賦政乃爰發於四方專陶明刑肅載陳於
九德尚祇承於後命益求多於前勞度此
祥刑訓于厥屬若朕欽恤必則有繫

李自集

卷之六

五

延綏巡撫梅友松

制曰朕總齊萬邦撫臨四裔一切制馭便宜
宜以假大中丞不從中制也庸勿耽泰憑
實宜預爾巡撫延綏等處地方督理軍務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梅友松器宇沉雄才
猷暢練監官起部舉佐名藩執憲詰戎蔚
起塞維之望折衝厭難共推秉鉞之臣忠
輝善達勲侔分陝立諸羌已之校定兩
軍庚癸之呼塞上以安師中為最茲授

隋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嗚呼用城朔方秦
直上郡任惟一方之鎮鎗地當王路之襟
喉無忘屬戶之綱緣用副朝廷之倚毗尚
胥復命以祚爾庸欽哉

四川巡撫徐元太

制曰已蜀天府是稱雄鎮撫臣內拊衛百姓
外控制西南夷至崇重也既以亮極之階
而當節鉞之任者予爾具官某器議端凝
才資敏練洵更銓部共傳啓事之名欽歷

李有華

李有華

李有華

藩邦式著于宣之積入為京兆青科中丞
方珥節於建昌旋迴戈於賦乃夷豫息登
居之榻基黎有帖席之安以祚爾庸方舉
奏凱之典憫勞以事勉從永退之章所司
以爾最績未奏是用授爾階通議大夫錫
之誥命嗚呼成功者退高標已遂于懸車
得全者昌朝儀未忘于推轂尚胥復命以
奉崇勳欽哉

遼東巡撫顧養謙

制曰今天下三陽晏矣而獨遠左歲中虜遠

左以孤懸之錫拜三面成而守非重臣有
力武林都則謝稱保障我皆爾具官某振
弘誓斷調禦不羣志大而才有為任艱而
氣不攝定浙西之亂軍無度矣之呼整閭
北之田人有吏白之頃或更需車簡界保
釐值三韓大賊之餘當萬里長城之任言
可底績者不顧身麗德澤於熙黎揚稷威
於醜虜歲闌未交朕庸汝嘉是用授爾階

李有華

李有華

李有華

通議大夫錫之誥命今遠左稱息肩而江
南吳報墮王故命爾位度支於留都錫賑
屢下積貯久虛固未有三年之蓄而民不
能忍須臾待也故荒奇策安出乎勉失心
計弘濟時艱汝往懋哉

雲南巡撫蕭彦

制曰漢典貴晉南土也以遠在萬里外朕憫
然念恩德之不究宜慎簡大中丞往撫撫
之視近地加重焉爾具官某器議端凝高閣才

敵沉毅瑩英上第司憲名聲懷垣推懸立
之聲卿寺推實清之譽肆建牙於貴竹暨
仗鉞於鎮南風爾部中民起米惟之望咸
仰境外邊無赤明之驚六部舉安三年奏
最茲特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夫中
丞職在撫綏輯和夏商不欲其徵功與事
兢汪暴也使有以安之而無以擾之如爾
者豈為功夫故下璽書以勞爾爾尚益輝
忠竭節為漢人久遠前代

宗伯集

卷之二十八

三

宣府巡撫許守謙

制曰內地撫臣持中丞節獨按治部中事而
遠徵則以漢法戎索兼治夏商夫夏商皆
吾民也故其任遇恩寵往往視內地重焉
爾具官某器宇沉雄才猷暢練初從郡理
入踐郎閭奉藩屏于湖湘執索鞭于晉代
豈實生茂寄屬滋榮特晉秩于中丞旋移
鎮于上谷乃能當機應變術衡于樽俎之
間紳士息民制虜于繕練之末修我八事

于茲三年茲特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
命夫虜自歸命邊人得息肩懷帶二十年
於茲微二三邊臣之力不及此惟是備不
可弛寇不可玩爾人所以戒桑土也爾其
念哉

宗伯集卷之二十八終

宗伯集

卷之二十八

三

宗伯集卷之二十九

北海馬時用和著

陸勅

江西布政使陳文燭

制曰方岳重臣所使總方畧一統類為吏民
師帥者也有能賜宣德惠惠安元元朕且
下璽書尊顯之以風示天下爾具官某被
華國之文抱匡時之器楓庭擢秀棘寺持
平甘棠愛著於南淮城樸風行於西馬歷
來行省暨長外臺資閱既深寄屬滋重俾
爾左轄式是南邦來旬未宣民已慰率苗
之望之屏之翰服方倚桑扈之功是用授
爾階通奉大夫錫之誥命夫漢制二千石
輒入為九卿而國家必使數歷滿臬蓋詳
試政事而重昇之爾自文學律令戶口錢
穀廉所不綜廉所不効爾於諸難可謂歷
試已勉爾朕朕朕且陟汝

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米菴

制曰國家建置岳牧臨制郡國以敷聖皇澤

表率吏治不有鴻碩何當茲任哉爾具官
某才宏而敏行潔而端敷對大廷勤勞使
職詳理輪於近甸及陳臬於外臺游歷四
岳之階屬以三晉之重乃能正已率屬布
德綏民業已昇爾節旄任以鎖鑰值茲探
書之委宜膺贊聞之光是用授爾階通奉
大夫錫之誥命於茲民生在勤勤不墮爾
已弘濟於時難兵戢而勤動則威爾尚申
討於軍實外控強虜內拱邦畿往式汝諧
無替風命

山西按察司副使李時芳

制曰遠臣驅馳荒徼拂風沐雨以周吾圉此
朕所隱念也程功敘勞宜從優典爾具官
某才堪保障志在封疆初程昇於繁司嗣
分符於中土朕命廷臣舉非常之士可當
一面者余曰汝諧故命爾備兵塞下而爾
敢有犯張權能操縱名王受纓廉之約邊

祗有枉席之安爾爾舊功已贈新秩復以
考績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夫自大
虜歸命中外之民皆有以自寧斯亦禦禦
胡越一家之盛矣無主邊塞毋忘造備脩
亭障蒐卒乘惟此時也爾其懋哉

山西行太僕寺卿兼按察司僉事申維

啟

制曰朕重邊備而稽焉政慎簡淵塞之臣以
司之秩視內寺衡無外臺吾于主馬之臣

李自奉

李自奉

李

非輕也爾具官某起自廷掾筮官壯縣三
更夏省五任秦關數歷滋深聲華彌著實
心宣于考牧英畧暢于籌邊是用授爾階
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夫三晉邊虜而寧武
稱要害地惟鎮鎮任惟千城朕所責爾不
獨雲錦之效也爾其懋哉

山西布政司右叅議郭性之

制曰諸邊道分部而治以輯和民人糾度忠
士吾甚倚重之有能枉我聞以外而固我

種以內者豐書所首被也爾具官某猷為
練達操行端嚴度自地曹中司外臬宣勞
持憲晉秩奉藩分守衡邊獨當要害才堪
文武之寄政得夏商之和茲已推爾山東
副臬而所司以爾最績來奏是用授爾階
朝議大夫錫之誥命夫藩臬異司齊官異
地要以彈壓郡邑紀綱一方其重一也所
至而治惟爾有之需爾之成爾有崇昇欽

哉

李自奉

李自奉

李

通政司叅議李觀光

制曰淵家故通政郎古納言與六曹並秩而
卿所以司喉舌通幽滯也爾具官李某學
昭庭聞名升軒對分符宰牧服采戎擺擢
置銀臺洊升華近而爾操持勤恪敷奏詳
明利病皆得上聞詔令不致中格時惟乃
績簡在朕心是用特授爾階奉政大夫錫
之誥命夫三載考績實惟虞典乃虞廷之
命獨先夔龍即所重可知已爾尚協比乃

是以出納朕命惟先朕則涉汝汝亦有無窮之同欽哉

浙江按察司僉事蘇濟

制曰朕方釐士習正文體而天下未盡應詔有故命典學之臣史章德誼有無長者往表正之爾具官某學博且純器聞而達首登鄉薦大對公車故歷曹郎晉持文柄爾乃祛浮華崇大雅斯人士則彬彬近正矣浙士正而天下之嚮嚮可漸馴也朕是以嘉汝授爾階奉議大夫錫之制命頃已晉爾官奉藩秦中矣秩在維垣任司分陟以經術飭吏治又非特載筆載義明得失第甲乙已也往其懋哉

御史王之棟

初曰朝廷欲知天下利病吏治善敗惟二三執法之臣以為朕視聽也故能以天下事入告於內而因以諭朕志於外則可謂能其官矣爾具官某審竊編格才識精明謹

自初垣簡司憲典爾能悉心奉職正色敢言要務多見於被陳絕塞乎傳其風采蓋以考最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初令大在廷之臣得言之又得行之者惟御史耳理輪攬轡隸異人任也爾其懋哉

山西道御史孫愈賢

初曰御史執簡殿中按行郡國察奉非法至要鉅也爾要官某器識高閑才資敏茂黷英廷對奉職使垣簡升西臺典司邦憲都下著理輪之績粵西高攬轡之風最績未聞朕心嘉悅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初命蓋古稱御史比之權衡繩墨由其無私而素具爾爾既以直節簡在朕心尚益繩糾愆違率判得失以副朕揀揚綱紀之旨欽哉

山東道御史劉霖

初曰御史執簡而入持斧而出負爾官常激播吏治非雅亮勁正之士不易得也爾具

官素器宇端凝才猷宣朗當英廷對宣舉
使垣簡界憲臺典司屯務剔蠹釐弊裕軍
國之需揭綱引維維朝廷之體茲當考績
朕用汝加茲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爾
已陞辭按事江右所貴按臣者不隨不激
不茹不吐非獨以驚擊靈廷而風采也往
循厥官無廢朕命

工部虞衡司郎中程奎

制曰國有六職工居一焉乃若大工繁興綜
理荒度其為繁劇則諸司無與並矣爾具

官某性資敏練操檢清勤發跡賢科著聲
繕部游更水衡之署屬當禹卜之時量物
程材惟飭惟密及告成事維爾之能頃已
擢貳光祿卿而所司以爾最績來奏是用
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光祿職專
上供署在中禁而介卿寔左右之豈惟以
是酬爾庸也亦惟擊爾功責後效朕命不
易汝其懋哉

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孫有慶

制曰天下事皆以三又法為準若夫察覈求
中則存乎其人馬爾具官某發軔鄉閭振
鐸費序爰從宵旰升列民曹以爾闡於文
法昇爾欽恤之任而爾執心平恕操法精
嚴諸所平亮寃獄奏決疑奏翕然有明允
之稱嘉爾最績是用授爾階奉政大夫錫
之誥命夫天下郡國程皆仰大司冠大司
冠以屬諸曹郎下之按鞠于是乎終上之
決斷于是乎始終始之間汝其念哉

禮部員外董基

初曰秩宗之屬華選也虞廷之命曰玉帛惟
清罔知非清非直不得為秩宗屬矣爾具
官某心本忠謹氣復恢弘射策春闈服官
秋署應平執法儻慨敢言雖在下僚靡渝
貞亮旋賜遷於北塞俾鳴佩於南宮夙夜
惟寅于茲三載茲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
命惟爾左遷未幾已晉華階朕無所忤于

言而無所宿怒于臣亦已明矣勉處中和用副朕意朕則汝嘉汝亦有終譽哉

戶部廣東司主事杜潛

初曰度支之難尚矣急則病民緩則病國故夫智不能期盡虛術不能通輕重則吾罪任焉爾其官某才資敏茂器識醇明射策賢科分猷民部得莞錢穀之任充使吳淞之間先理耗穰惟明出納程關勞績已正即聞茲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初命夫人民力已窮國計告拙漏卮難塞竭澤可哀爾既受是綸復輝司牧當亦有以完國家之力位百姓之急者乎勉庀了事無廢前勳

宋有集

李元

九

初曰駕部之任郎選甚高職在奉車屬在司馬亦以贊戎務佐籌策也爾具官申用懋器端而雅才秀而文射策春闈分猷夏省稽參惟允動恪不渝廣展錯竹邊籌實淵源於家學英資方銳大受可期茲以考績

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初命於戲詩稱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本其所由願以翼翼之猷在也爾既以稱職受此褒予尚冀忠貞世濟其美以爲國禎同俾爾士專美於前欽哉

吏部考功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張雲翔初曰朕方綜核名寔天下吏治蒸蒸日上進

宋有集

李元

一

從邑令擢置銓曹而爾清正無私恪勤匪懈別品流以開大公之路明黜陟以杜葺枉之門授爾贊佐之勞宜有褒嘉之命是用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初命頃移爾選部考功主計文選主銓此兩職舉而天下賢不肖得其平矣言不云乎知人則哲能安人爾其懋哉

河南開封府知府王見賓

初曰開封一大都會也風俗樸而市獄繁非

大酌寬猛權衡忠者弗任也爾河南開封府知府王見賓性行高雅明習政事出為理官入為比部中外皆稱其廉平擢守大邦剝理繁劇歲數不登以政為歲有擊強之明無烹鮮之擾朕甚嘉焉是用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夫大梁當天下中四方所視效吾所以褒勞爾意不獨為開封也蓋弘爾猷於潁川渤海風示百城垂則羣吏則子女嘉欽哉

制曰

盤錯之郡二千石不能獨理也惟是倅

百隸淮安府同知徐仲

貳之官是攝是贊匪資以茂昌藉勸勸爾具官某持身端慎應言宏通簡自鄉閭分符壯縣界之位郡職在行河乃能夙夜在公恪勤匪懈民用不擾河以安流厥勞茂矣茲已擢爾都計部而功司以爾舊績未奏是用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留都根本重地而積貯天下之大命也稽覈

出入籌策孔登爾杜殺我無使治賦之最出治河下也

兵部武選司主事劉復初

勅曰大司馬本兵柄而分猷分念則厥屬實繁襄之邇選甚高不輕昇也爾以某品某職高華東裏謀直輪魁非若擢秀南宮登仕民曹既更夏署才堪游志之節諱纓墨錄既裕於轉輸邦政復明於茲授茲當謀最朕用汝嘉是用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初

制曰

盤錯之郡二千石不能獨理也惟是倅

王

命古稱司武之署重於文昌朕文武弁庶非有材備重也爾尚一心營職協比乃長以清武階進用之路朕則有崇寄焉

刑部河南司主事董宋儒

勅曰法者天下之平也覆讞論報皆在諸曹郎而後大司寇取衷焉爾具官某才猷敏達器識醇明奮跡春闈列官秋秩而能朋起折獄恪守慎官小大以情辟有惟允茲以考績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初命於戲先

王職事以制不為刑辟今法禁詳矣而吏弗任舜文析律元元安所必其命哉勉思數愆以稱展止辟之意

夫理寺評事雍之可

勅曰國家設大理奉三尺法以平庶幾非明慎之士不輕畀也爾大理寺評事雍之可起家經術司圖刑章庶平不苛文法無害綜圖勞績不愧其官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足評天下之平也有司讞議

宋名臣

卷三

十三

所不能決者移送尉平之廷尉一頃而用法者緣為輕重矣爾尚明罰勅法審麗求中比跡往哲尚亦有終塞哉

中書舍人劉臻

勅曰一藝一能之士皆得列在三官及于思數不以途格限也爾具官某才度明敏器資馴雅操鉛槧之業在侍從之班日月又矣恪勤不怠是用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自爾執筆給事左右錫命者三矣周旋

嚴集濟敏恩溫可不謂崇鴻方圖爾勞無忘茲錫

山東兗州府同知高自修

判曰東魯控河濟通徐泗故稱望郡長貳雖異典服井理均也爾具官某器識通明才資敏練兩吏壯猷再佐明邦庶靜守官精勤集事課書稱最薦廣交升茲已陟爾留都幕府而所司頒爾舊績是用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勅命夫爾都根本地也督府

宋名臣

卷三

十四

主兵柄文臣奉軍事意以遠矣南止益重文武相資益茂爾以充廣命

廣西梧州府鬱林州知州江龍

判曰吾甚重考課而念遠方之吏非有勞無過及有任舉者不得考而遠方使者不時至其程功見效被璽書者十不得一焉爾廣西梧州府鬱林州知州江龍以鄉薦入官越在荒服俸我晉興守我左陽比于今三仕不易地十年不易節服甚嘉之茲授

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諱命嗚呼吾何爾送
之有姓名實累功勳以登進羣吏即萬里
外不難死也爾無毀成朕不忌達欽哉

山東濟南府德州知州趙可學

制曰國家仰東南以給而德州實為綽綽是
邦盤錯地守不易稱也爾具官某才器精
明敏為武練初軍劇邑權守通津爾乃益
勵精修克培業鉅理絲無擾游乃有餘茲
以三年保最特遷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諱
今天朝廷錫命臣子視其事繁簡以為程
先爾有終朕且陟汝

順天府涿州知州王遵定

制曰國家錫命程臣子勞勩而界之若輩數
近畿股肱重地固非他郡大夫比也爾具
官某敏練之資通達之識蓋官首已雖典
大州而爾治劇有餘理恭無擾計書稱最
從事獨賢是用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諱
命夫親民長吏所貴撫摩節約使民有寧

宇不以飭厨傳稱逆使客為工也詩不云
予民亦勞止迄可小康爾其念哉

直隸揚州府推官李春開

制曰郡國治效無如政平訟理而鞠讞之任
獨屬理官親臨之夫明主之所重也爾具
官某起家齊魯司理雖揚修憲令以守官
緣經術而飭吏令聞蔚起最績未聞是用
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初命朕念律令繁多
而不均比詔所司中定條貫以與我司憲
之臣共之書不云乎爰制百姓于刑之衷
刑之不衷民之多僻爾慎念哉

廣西梧州府推官莊敦義

制曰朕念遠方之民猶教下也故擇良司理
專推鞠之任既有成績可授褒嘉爾具官
某登朝賢科為鐸師席朕以明刑獨教之
義推爾理官而爾應勤奉公明慎折獄芳
猷既著茂績未聞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
之初命夫蒼梧據九嶷之勝當五嶺之中

漢法雖懸幾風未革必使萬里之外如有三尺之平蓋勵初誠以永終譽欽哉

陝西華昌府推官任應徵

勅曰獄者萬民之命臺使者有所按鞫輒以屬理官不獨一郡也爾具官某器議端凝才猷通暢爰從上第司憲名邦而能砥礪官方精核吏事五刑惟允庶獄無冤積有年勞勝於薦叙是用授爾陝西林郎錫之初命夫華昌於關中稱望郡比歲不登民

張伯集

卷之三

食寡邑或以饑寒難於理朕甚憫之爾旣以治行褒矣其益務平予寬抑領行寬大以便安百姓稱朕意焉

山東樂陵縣知縣趙永振

勅曰古稱齊地人物輻輳衣被天下最繁劇矣非才明有司焉能勝其任爾具官某始司教鐸雖領邑符嚴而不淺明以有執四郊無擾三尺常懸吏戢民安令行禁止茲以報政授爾陝西林郎錫之初命吏所

實長吏者寬猛益用變患有弊故足稱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爾往懋哉無失詩人之旨

浙江温州府樂清縣知縣吳華

勅曰明主不以得寵加工寔之上故雖譽言日至必策任其理効而後褒勞之典行焉爾具官某起家甲第誠宰名封操行清修一勞心撫字廉平不擾憫恤少文薦膺屢聞程書稱最是用授爾陝西林郎錫之初命

張伯集

卷之三

夫東嘉之俗保巧實訟可以大度長者坐而鎮之難用奇細操切理也移風易俗還之朴茂朕且觀爾德化之成焉

陝西西安府藍屋縣知縣南邦化

勅曰以關中歲時之不易朕風夜念之未有奇策惟慎簡長吏使得各行其意以安民而已爾具官某器資端飭才稱茂明愛自廷掄達司邑牧而爾精勤集事節愛宜民蔚有賢聲播于朕德是用授爾陝西林郎

錫之初命夫盤屋西京之屬也漢世循良
惟京兆內史為最威爾尚悉心營職比斯
德哲嗣有顯陟不汝斯也欽哉

直隸真定府隆平縣知縣林天秩

初曰漢良吏治行卓絕乃得被重寄夫奉法
循理亦足為治矣何必苛也爾具官某向
以鄉閭之秀往攝師席茲茲有造士之效
故擢為邑牧乃能平易道人廉明為理庭
無疑滯民以和寧斯亦稟稟德讓君子矣

宋伯章

卷五

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初命蓋吏治之
弊往往驚虛聲無實效亟褒進調幅之吏
示天下以向往勉爾官成無失朕意

直隸鳳陽府定遠縣知縣孟醇

初曰定遠

高皇帝湯沐地令甚重不易稱也爾具官某
脫穎鄉閭分符壯縣邑有可書之績民切
已去之思歲計有餘名實相應祥琴在御
化瑟方調茲已補爾羅山而所司以舊績

本開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初命羅山
吏民不相得故命汝往蒞之朕且掣前功
責復效矣勉爾終猷以須隆任欽哉

山西平陽府翼城縣知縣卜自用

初曰百里之衆宅心於令有能崇寬明理意
我元元朕且下璽書寵異之爾具官某擢
秀鄉閭蜚聲民牧兩治壯縣數列薦章以
歲時之不易而四境晏然民用不擾是可
以觀政矣茲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初命夫

宋伯章

卷五

絳晉故都也民勦力膏于用其尚有陶唐
氏之風耶國儉示以禮朕且需爾德化之
成焉

直隸池川府東流縣知縣陳承芳

初曰朕保惠元元責寄長吏其有奉法循理
登明課最者則褒勞之典行焉爾具官某
起業鄉閭蜚聲儒校嘉其經術試之吏材
民以惠孚事由敬集休閑翕然著焉茲以
奏績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初命夫士砥礪

名行始未嘗不銳而復稍異也爾南盡懸
遠猷永終今舉朕旦觀爾成而顯庸之爾
往欽哉

陝西華昌府通渭縣知縣并濟博

勅曰秦隴遠矣天末非有露積而閭內流移
以馮歸匪良有司誰當循拊之者爾具官
某起自鄉閭遠司邑牧三載守羔羊之節
四郊有馮鷹之安蔚有賢聲騰於薦欽是
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關西古早

非情集

卷三

江北苦水此兩者服所側身以憂者也以
爾治已有異等之效故擢爾為邳州守盤
錯之地爾才適宜爾爾舊勞竹觀新政

河南汝寧府汝陽縣知縣劉汝康

勅曰夫令者所使水流宣化寄元元之命者
也治行紀茂而不褒異士將何勸爾具官
某才猷宏暢識度精明爰自賢科出司劇
邑乃能勤恪集事豈弟宜民考試功能名
實相應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於

戲漢世良吏稱盛而顧川中年為之最則
以敷政中土聲聞易訖也爾儀圖之其則
不遠往想乃績尚亦有終舉哉

戶部照磨楊應尼

勅曰人臣不愛其死以報國吾何惜一命不
以慰其子而況其子又任職之臣乎爾具
官某乃原任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繼
厥之子以忠貞之裔抱練達之才特簡恩
階筮官計部奏經登耗休有令聞可謂不

臣自去

國本

愧其世矣茲以擢爾太常掌牧而所司疏
爾舊績故授爾階修職郎錫之勅命惟爾
父之忠烈爾是以及此嗚呼念哉

順天府宛平縣主簿盧茂

勅曰筆較之地非獨其令重也即丞若簿亦
必登簡俊良陪成得奉圖書外邑無敢望
馬爾具官某學世其家才適於用發身監
冑典職簿書廉明守官勤恪集事茲以三
年考績授爾階修職郎錫之勅命夫朕所

需者才耳不以迹格限天下士勉管爾職
無怠于成

鴻臚寺鴻臚衛天命

勅曰朝廷俯臨萬國非以禮則天下不肅此
臚人所為設也爾鴻臚寺鴻臚衛天命發
身監冑典職延儀歲時滋久而恪勤不急
先於通愆則亦宜有以褒之茲授爾階登
仕佐郎錫之勅命服此休嘉無忘茲飭

宋伯集卷之二十九終

五十六

宗伯集卷之三十

壯海鴻濩用經者

經筵講章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這是節卦象解人君當節制財用的說話節是樽節制是限制度是用財的額數孔子說節之為道甚大天地所以成歲功帝王所以成治功皆不外此以天

宗伯集

卷三十

地言之春夏秋冬四時不忒歲功成矣而四時之所以推行者則以一歲之中有十二箇節序如有限制的一般陰極而陽生則為春為夏陽極而陰生則為秋為冬陰陽相生寒暑相代所以四時之序成而萬物之宜遂也天地尚不能以無節而況於人乎人主富有四海天下之民皆其民天下之財皆其財若任其侈心不加樽節則費出無經供億難

宗伯集

卷三十

繼而傷財害民所不免矣是以聖人體節之義立為限制量約多寡都有箇一定之數重地所出以詔入而不得過取量民所入以為出而不得濫用上之用度常守著額數務使其用可繼財無匱乏之憂下有徵輸亦據著額數務使其賦易供而無誅求之害蓋聖人所以安民阜財其道不過如此節之一字天地與聖人皆不能外也節之時義大矣哉臣嘗因事而釋尼之自古願治之主未嘗無愛民之心至於財用未必能節蓋徒見目前用度之繁難省府庫之積可恃耳不知朝廷費用皆取之庫藏庫藏蓄積皆出自小民用之甚易供之甚難有司畏考成之罰則嚴刑峻法以徵之百姓憚差徭之重則離鄉去井以避之浚削百端流一萬民人君深居九重何從見聞如使令及於害民則財不容以

不節處及於傷財則度不容以不制矣

仰惟

皇上軫念民窮留心國計裁冗杜浮之詔既三令而五申憫災蠲賦之恩已朝聞而夕布傷財害民之事可保其必無矣惟是天下當水旱之餘有兵革之警在倉庫未足三年之用在田野又無餘歲之儲財力之困窮民生之憔悴蓋已極矣官庭有日益之費買辦增歲進之金案

聖明

上之年例滋繁江南之傳造未減今日比之舊額則為暫加後日因而相沿則為常例例外生例年復一年財安得而不傷民安得而不困乎臣愚以為宜酌數年多寡之數制一定出入之經減不急之工程罷非時之宣索數凡鎮之錢糧以杜侵冒寬百姓之賦役以省追呼無歲富於國而歲富於民無積之內府而積之外府則節與制可謂兼得而財

與民不至兩傷矣伏惟

聖明

昭莊未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祐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返有佐此是大雅下武篇詩人美武王之孝垂法後世的說話未許指後世子孫說繩是繼武是往迹遜字即是何字佐是助詩人贊美武王說道武王之為君永配命而求世德武王享而式下土其追昭

宋

卷三

明如此固一時所為順應亦萬世所當效法者也使來世子孫繼祖宗之統緒即思守祖宗之家法天命所在亦如其仰配世德所在亦如其作求遠是步步跟着先王行而克繩其武矣夫祖德與天心相合者也繼祖武則上天眷顧之命不能違焉舉凡百順之休徵如孫住名壽皆將中錫於坤漢之中自今於萬斯年膺曆數之傳而率懷多福有不

受天之祐者乎然天命與人心相通者也既受天祐則臣民歸向之情不能外焉舉凡四方之君長如綏向要荒皆未朝賀於輦轂之下自今於萬斯年藉藩屏之力以夾輔王室有不得人之助者乎此固後王法祖之效而靈武王裕後之休也其龍蟠三后之緒而配於京宜矣臣嘗釋思是詩必受天祐而後可得人心必繩祖武而後可變天命則曰法

祖者得天得人之本也然法祖以心不徒以迹厲家繼世之君莫賢於成王考其所以為考則不在紹庭上下儀式典刑之間而在夙夜宵衣日月就將之一念耳仰惟

皇上則大猷圖宅中建極嗣

二祖之鴻業締造每念其艱難席

列聖之遺休積累不忘於熙洽垂象於五

位執王帛者萬邦固已膺永命之符藎

多助之應矣顧先烈雖切於艱揚而志事尚歉於繼述

郊廟之祀不親則

天地

祖宗之神靈無由感格

朝賀之儀久曠則

君臣上下之情意不相流通似非所以敦孝

思而光世德也臣愚更願撫輿圖而導

保治之謨披訓錄而究傳心之要

李伯集

卷三

五

出入起居有節一動息而同愆

舉祀朝會以時合神人而胥悅以此續承

先緒即以此佑啓後昆非但配三后而有光

且將垂萬年而足法矣臣等不勝願望

之至

洞酌被行漆托被注豈可以餅餌並弟兄

子民之父母

這是大雅洞酌篇召公戒成王以脩德

愛民的說話洞是遠行漆是道上無源

之水挹是取注是傾注蒸米既熟加水再蒸時微餅餅是而食豈弟是樂易的意思君子指王說新人說道上派際之水水之生微者也然從速處酌之挹取于彼傾注于此尚可以迭米蒸飯而為酒食之用況於有德之君豈不為民之父母乎蓋父母愛子不通能體其心順其欲使之得所而已我君子之德豈馬而和樂弟易而簡易以慈祥愛物之心

朱伯集

李士

行平易近民之政百姓有富養的則體其好逸惡勞之情以悅安之撫摩鞠育與父母富養其子的一般百姓有富教的則體其好善惡惡之情以強教之勞未宦直與父母成就其子的一般以此而稱民之父母來斯心以加彼何難之有哉蓋元后作民父母本以子民為責只因上下之分太隔以致君民之情不通故召公戒成王不稱威嚴而稱豈弟

不曰大君而曰父母是保著生保赤子其心一也書經說臨下以簡御眾以寬大學稱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蓋頌奇則上下之勢逾隔樂易則好惡之情自通情通則隔若一家勢隔則速於萬里故觀民情之通塞而治道之隆替可知已仰惟

皇上心於因窮政崇寬大

德音時霽國探屢謁吏有害於民者必懲治

朱伯集

李士

八

不役於民者必罷真可謂豈弟之德父母之心矣然議論譏駁而民困猶未盡蘇德歸懲貪而吏弊猶未盡革其故何也養子者必慎擇乳保而勤視其燥濕養民者必慎擇守令而勤恤其饑寒然乳保嘗視主人之意首以為輕重守令亦視君上之趣向以為勤惰故欲安民生在與吏治欲興吏治在

皇上勵精勤政之二念而已臣愚更願復臨

御之說以圖上理發稽留之奏以達下情恤民而崇簡易之風謀吏而求循良之實將見

主德無不下究民情自爾上通惠此蒸黎真如父母而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夫伏惟聖明留意

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
葦華萋萋離離皆皆君子之車既庶且多
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宋伯集

夢子

九

這二章詩是成王與其臣同遊卷阿召
公作歌以招致賢才約說話山之東
叫做朝陽葦華萋萋是梧桐生長之茂
盛離離皆皆是鳳凰騰音之和美君子
指成王說庶是衆閑是習馳是可以馳
驅夫是陳運歌是繼王之聲而歌即是
和歌的音思是時曾有鳳凰未儀故借
以起興說道鳳凰鳴矣則于彼高岡之
間何異忠賢之士主於聖世也梧桐生

宋伯集

卷二

九

矣則于彼朝陽之地何異明聖之主立
于外朝也然惟梧桐之生也葦華萋萋
而盛然後鳳凰之鳴也離離皆皆而和
何異聖明在治朝而後忠賢生聖世也
蓋明良之盛相得而成上下之交有待
而合賢才之進用顧人君之招未何如
耳我君子或至尊之位當全盛之時自
樂與以外皆車也既閑而且多矣自天
間以內皆馬也既閑而且馳矣以此待
天下之賢不過取之衆多閑習之餘而
足也君子寧不思所以用之乎臣之陳
是詩也原非敢仿詞章以爲多也不過
因遊覽之餘發爲聲詩王歌之而臣繼
之聊以相慶和而已臣謹按召公之詩
以梧桐比明主以鳳凰比賢臣以車馬
衆多閑習動其君招羅賢俊之思驟而
聽之則其言易入徐而繹之則其味無
窮可謂善於悟至者矣然實由上下同

心情意相決故得用物託諷隨事納規
臣言而君從君習而臣和宛然賡歌景
象以太和所以在成周宇宙間也自是
以後堂陛森嚴獻納但託之奏章傳宣
僅形之批荅意遠則難以言盡分隔則
難以情聯即欲矢詩遂歌何由而達哉
太祖高皇帝作大誥首以君臣同遊為言其
旨深矣仰惟

皇上側席求賢轉圜納諫獨運九重之上未

寄于遊而于觀弘開衆正之途俾之在
位而在職固已稱明良之會洽喜起之
交矣惟是調攝之時常多則君臣之情
漸隔臨御之儀久曠則官府之體漸分
對張之理庸問之臣向之獻典陳詩之
益況於遠方遙聽之士安得望屬車之
塵而吐其忠款乎臣竊以為深處法宮
不如泮渙優游之樂靜思治道不如都
俞賡歌之歡沉麴鹽天和則宸襟彌暢

誅歌立德則令問彌章上下之情既通
中外之勢不隔梧桐鳳凰之什不但煥
美於成周而元首股肱之歌亦且同符
于虞舜矣伏惟

聖明留意

民亦勞止允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逖
無樂說隨以謹憐椒式遏寇虐無俾民憂
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這一章詩乃是周詩同列相戒欲上達

聖明留意

使安民的說語止助語詞允字解做幾
字中國指京師說逖是聚說隨是不顧
是非妄為隨順謹是飲東憐椒即是誼
譚休是美詩人說道國本於民今民亦
勞矣庶幾可使少休息乎然京師者民
之所聚也必先布德惠於京師而後可
漸次及於天下使渙者革離者合則勞
者可休矣然民之所以不安者以詭譎
之人不論理之是非事之可否專一詞

媚曲從上亂主聽內結主心然後肆其
寇虐以及於民故民常憂苦而不得休
息似遠等人必不可姑息縱容小則斥
逐大則誅戮使佞詞利口有所餘束而
不得肆則諛諂省而朝廷不擾食殘暴
虐從此遏止而不復行則政令平而民
生獲安甚無使之在位任職而為百姓
愁苦也若此者皆是臣子所當為宜敢
言勞但爾事主既久則致勞於王家已
非一日尚其慎終如始無棄前功使朝
無亂政之人野無殃民天下復世稱吾
君之聖明而休美之聲流於無窮則吾
與汝所以報朝廷而忠吾君之職分也
按詩人念民之勞圖民之聚而無俾民
以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必達佞而
後可以安民民安而後成其君之休美
書稱柔遠能迓而先拒絕任人意亦如
此蓋臣主於隨則跡似順而易入隨出

於說則心多詐而難窮使人主但喜其
門從即奸臣得遂其蒙蔽可以邀寵可
以行私故臣愛其利可以亂是非可以
播殘虐故國受其害詩人探其情曰詭
隨狀其態曰惟傲究其害曰寇虐此皆
事有相因勢所必至者蓋人臣事君激
亦不可隨亦不可人君聽言激切之罪
淺而施隨之害深也何惟
皇上乾健執中離明御下賜顧賜澤已布
於窮簷億貽德會法必行於惡德舉直
錯枉親賢遠奸衆正之路已開孔子之
途已塞矣然歲進滋繁帶飲未減則民
勞尚未休夫非互執邪正互攻則諛諂
尚未息君臣大隔則膏澤之下於民也
難喜怒哀稍形則阿隨之乘於上也易惟
天下國家之事以天下國家之心處之
則都俞不揚乾隨而吁弗亦無嫌於激
矣伏願濟大惠以圖中外之安永至公

以辨忠邪之品謹好惡以杜說隨之漸
廉彰厚以遏寇虐之萌使德澤盡及於
民即休美獨歸於上則慷慨不歌於周
雅而喜起可樂於虞庭矣伏惟

聖明留意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應天

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這是易經繫辭第十章贊易道神妙的

說話易指著卦辭寂是靜感是感觸孔

宋伯集

李中

子說大凡物有心的便不是有思慮有

營為易之道本自无心何思之有思且

无之何為之有方其靜而無慮的時候

著在積卦在策機絨朕兆都未形露是

何其寂靜之至及其動而有感的時候

著方操卦方成天地萬物無不周知是

何其感通之速夫天下能動不能靜能

寂不能通的靜不叫做神惟至靜而

以待天下之動至寂而可以通天下之

感則是无思而无不思无為而无不為

若非天下至神之理但有一毫智力一

毫思為豈能至於此哉夫著卦之用在

感而能通所以感而通通者乃在无思

无為寂然不動可見天地間道理自無

而有人心上作用以虛而靈者先有成

心後有澤跡則事物未未此心已為所

動本原已不證微纖使一事偶合而推

之天下必有歸而不通之處故聖賢論

道理則曰何思何慮論知能則曰不慮

不學贊文王不識不知普論記孔子

毋意毋必慮之皆无思无為之本體也

仰惟

皇上道契重玄心涵太始淵明靜攝時幾不

懈於九重機務親裁明見常通於萬里

雖古所稱不思而得無為而治亦何以

加然易所貴於天下之至神者以其靜

而能動虛而能應雖能動能應之後此

心仍是常湛常寂如鏡體隨叩而為聲
止而復靜明鑑過物而無形過而不留
故能動靜互根體用兩妙非指寂莫清
淨而謂之無思深居簡出而謂之無為
也臣愚更望觀道體于喜怒哀發之前
忘成心于好惡已形之後一理勝來欲
俾靈臺不擾于紛華一日謹萬幾使睿
慮常用于聖善懲惡作聖之功乃所以
完無思之體建大有為之業乃所以究
無為之用所謂天下至神者不在易而
在
聖心矣臣愚不勝願望

宋伯集

卷二

下

擬進講記

吾師琢菴馮公少負異才好學能文通于當世之故年十九歲入為翰林即隱然以天下自任連為講官者十餘年其侍上最久啓沃最多忠愛脫切上顧而眷之其所進講章有通鑑若干卷講章之義舊取于明白簡近便上有聽自本旨字句之外不敢旁引更端以

宗

宗

一

日為說有之自公始蓋借古人微美得失之端為今日藥石攻療之論此公之用心微曲堅苦非人之所能知也予讀其書竊有感焉夫世之君子愛其君盡言而不諱者多矣然幸而見聽者十一不見聽者十九何也夫人與人相與直言其人之善言之而過其實雖好諛者亦必內慚而不肯當至與言昔人之善

未有不美者也直言其人之不善言之而至于甚雖樂受者亦必外忿而不能容至與言昔人之不善未有不笑者也豈惟美之而已自顧其行有不類是其能已乎豈惟笑之而已自顧其行有類是其能安乎然則吾雖十言而十見聽可矣由是論之世之君子欲告其君以言者孰有善于公者哉今觀公之論漢武帝也有曰武帝待衛青公孫弘親之不重待汲黯重之不親然總之冠亦見不冠亦見踞廁亦見可見古者君臣相親無少間隔故其下易事其主而上易知其臣也夫天下之患莫大于君輕其臣而相隔尤甚盖有所輕則尤有所重若一相隔則無復有親者矣又曰武帝之臣惟弘最稱上意而最寵任黜屢忤

上意而屢賜告外補然淮南之謀不畏寵任之弘而畏屢賜告外補之黜何也見椎膏懸直之人一味忠鯁在人主面前尚且執德不回觸忤不顧更有何利可以牽動何人可以搖惑若阿諛遷就之人委曲多端在人主面前尚且支吾變轉後見大利大害豈有不趨避之理此弘所以見輕而黜之所以見重也人

宗伯集

卷之五

臣觀此則知所以自處人君觀此則知所以任人矣其論和帝也有曰帝與鄭衆決策而誅竇憲豈非英斷然外戚之禍除而內宦之權重原內權所由起始于有功有功始于決策蓋帝之所以不與股肱大臣謀者以素不與外臣親接耳人主常延見大臣無事則諮訪得失有事則參決謀議若常不相親即有事

亦難獨召召之則機露而事敗勢不得不謀之于內謀之于內無倫未能成功即成功亦有後患豈非後世之永鑒哉其論宣帝也有曰人臣言有不當只合置之而不必加以罪即真有罪亦宜使廷臣評其得失法官定其輕重豈有獨付執全吾之理自此端一開而後世凡有觸逆輒下詔獄往往以笞掠殺之則

宗伯集

卷之五

宣帝之殺蓋寬饒為之作俑也其論靈帝有曰帝作列肆于後宮釋采兒而衣商賈之服舍大輅而操四驅之轡不過一時為戲而書之史冊遂為千古笑端甚矣舉動不可不慎也蓋人君常御大廷禮法嚴重身心自然收斂言動自然端莊故非僻之干無自而入若身居大內不接羣臣所居皆燕閒之地所與皆

狎昵之人故非禮之動乘是而起言聞
深寔見謂無傷而不知天下傳之史臣
書之矣齊桓公好紫而紫遂勝宋漢靈
帝好驢而驢遂勝焉若移其好以圖天
下之政務收天下之賢才則何才不得
何事不理乎又曰天下財利名為泉貨
原當流通必無聚而不散之理事之人
間則上下流通為天下之用收之府庫

宋伯集

卷三

三

則緩急有賴為軍國之用若藏之內帑
積之不用則始為私藏終為禍端財聚
者民散多藏者厚亡聚乃所以為散利
乃所以為害耳靈帝私藏于西園未幾
而散德宗私積于瓊林大盈未幾而散
自古明王以不當為富以不貪為寶真
有見哉其論元帝有曰恭顯所以權傾
中外者以帝委以政事庫臣固以閹決

而宦官得政之由實始于武帝游宴後
庭不見庫臣決凡人主不見庫臣則中
外隔絕而權必旁落雖以武帝之英明
僅不當其身而于子孫見之其為監豈
不甚著又曰在周禮內官統于冢宰故
多治自秦以後大臣制于內官故多亂
大臣以中貴喜不喜為去留中貴以屬
託行不行為喜怒則未見其可以為治
也其言精彩切得有為而發悉中于當
世之故如此然自公言之託事造端微
見指歸而未常以言為名自吾 君聽
之隨類相求往往而解而未常有聽之
迹嗚呼此世之君子以言告其君者未
有善于公者也昔歐陽修有言天下之
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
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

可言之故生崇崇德者任子時不降
 為宰相必為諫官蓋士之欲有言者
 非諫官莫能耳焉乎孰知夫今之言不
 在諫官而在講官乎然愚推陳子之意
 以謂人臣事主焉得言以為幸焉況乎
 吾能言之而又能行之其幸无何如也
 昔唐宋之朝士由諫官為宰相十常六
 七則夫能言而又能行之者亦已今矣
 本朝宰相惟翰林得為之而諫官不與
 焉其言而行之者其誰邪今公之書凡
 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
 見于所講說者豈止于諫官之所能言
 者乎公之位旦暮得為宰相然則能言
 之而又能行之者其惟公耶愚小子請
 即以公前日之所言還以責公後日之
 所行耳

翰林院檢討門人李騰芳記

宗伯集卷之三十一

北海馮珩用報著

日講通鑑直解

三年秦大敗楚師於丹陽虜屈旬遂取漢中楚復襲秦又大敗於藍田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和於秦

按禦敵之策和戰兩端而已和於戰勝之後則強和於戰敗之後則弱戰出於萬全則勝戰逞於一擊則敗楚王不度

法伯集

卷之三十一

一

彼已不量強弱可以已而用戰不得已而議和所以戰則喪師和則削地夫惟先為不敗而後可以制勝先為必勝而後可以制和如楚王者可以為謀國之戒矣

四年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連衡以事秦秦君卒諸侯復合從

秦惠王使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願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

法伯集

卷之三十一

二

請行秦王曰楚將甘心於子奈何儀曰秦強而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尚侍事幸姬鄭袖袖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因將殺之尚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大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於王曰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急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

大楚王之恨張儀深矣而卒不殺之者外有所畏而怯內有所惑而昏故張儀公然往來無所畏懼脫身於唇吻之間玩楚於股掌之上甚哉儀之狡而楚王之愚也然儀之得脫固鄭袖之營解而袖之泣請固靳尚之關說是以古之聖王最嚴內外交通之禁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其為慮深遠矣

張儀遂說韓王曰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

陽塞成車則王之國分矣。大王計莫如
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秦。韓王許之。儀
師報秦封以六邑。說武信君復使東說齊
王曰：「今秦楚嫁娶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
割河間，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南地，急
趙兵，指傳聞臨菑，即墨非王有也。」齊王許
之。

按張儀之說多以虛利害動人，韓去秦
近而為其所劫，固其宜也。至齊以北海

之國相隔千餘里而遽休其說，不亦
愚乎？且是時儀尚未說趙，何言悉趙兵
指傳聞也？惟入至按事理度而勢則利
害了然，而後詞不能惑矣。

張儀西說趙王曰：「秦雖僻遠，今有敵甲洞兵
軍於滹池，願渡河，輸漳據番吾，會邯鄲之
下。今楚與秦為昆弟，韓梁稱藩，臣齊、蘇、魚
鹽之地，斷趙之右肩，發三將軍塞千道，軍
成車，滹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

分其地。臣竊為大王計，莫若與秦約為兄
弟之國也。趙王許之。儀止說燕王曰：「趙已
事秦，若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
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矣。燕王請獻
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儀歸報未至而惠王
薨。子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儀，諸
侯聞之皆畔，衡復合從。」

按從橫之術皆君子所不道，然從者為

六國謀則忠，即蘇秦之說解亦近實事

不似張儀反覆變詐，但以秦擇恐喝人

也。大抵六國之君內不知保安國家外

不知捍禦強敵，聞從則從，聞橫則橫，惟

聽人指麾是以為秦所愚而亡其國，故

人主務押浮詞而修實政，則國以永安

矣。

七年秦甘茂伐韓宜陽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至魏乃使人

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近茂。」

息壤而問其拔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
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
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
三人告之則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
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
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
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
示之谤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
之力君之力也今臣竊拔之臣也穉里子

索伯集

卷五

五

公孫奧扶韓而讓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
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故臣願王之勿
伐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于
息壤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穉里子公孫
奧果爭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
乃悉起兵佐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

按自古大臣將兵在外未有內無主持
而能成功者也秦武王專任甘茂而後
宜陽拔唐憲宗專任裴度而後淮蔡平

若聽信浮言輕為更易大臣身不自保
何成功之有哉是以善決策者不便則
勿為真見其便則斷然行之善任人者
有疑則勿用真見其賢則斷然任之然
後人得盡力而事有成功矣

八年秦君卒弟稷立母芊氏治國事以舅魏
冉為將軍

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與孟說
舉內絕脈而覺無子諸弟爭立異母弟稷

索伯集

卷五

五

質於燕其母芊八子之異父弟魏冉自惠
王武王時任職用事與國人迎而立之稷
年少太后治事以冉為將軍衛咸陽

按秦武王不務德而尚力不循禮而好
戲非但敗度且至隕身以此見戲之無
益而有害也乃若君無適嗣國無定主
故芊八子乘間隙而立其子魏冉借援
立以竊其權使秦國知有太后魏冉而
不知有王漢唐以來有政出官閭權在

外戚者皆始於此

十年秦魏冉弑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

歸於魏

秦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作亂魏冉誅之
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而悼武后出歸于
魏王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冉遂為政威震
秦國

按昭襄既立國有君矣而公子大臣復
謀作亂魏冉誅之是也乃至弑其君之

按伯集

卷三十一

十

嫡母出其故君之妃誅滅君之兄弟而
奪其權弑逆暴虐專擅無君其罪不容
誅矣止因當時主少國疑人人覲觀是
以奸臣乘危疑以立功因誅殺以立威
而大權盡歸之故國有長君乃為社稷
之福權無旁落然後朝廷始尊也

秦伐楚取八城遂誘楚君魏於武關執之以
歸楚人立太子橫

秦伐楚取八城秦王乃遣楚王書曰寡人

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楚王

欲往恐見欺歟不往恐秦怒昭雖屈平曰

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并諸侯

之心不可信也王稚子子蘭勸王行乃入

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劫之

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要以割五

縣中釋楚王怒不許遂留之時楚太子橫

方質於齊齊歸楚太子楚人立之初屈平

為懷王左徒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任

宋南事

卷三十一

八

之復以魏見疏而膝顧不忘作離騷之辭

以自慰尚冀王之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其

後子蘭又譖之於頃襄王王怒遷之於江

南原遂懷石自殺汨羅以死

大秦人先攻伐而後約會欺誑甚明屈

平之言甚中事理使懷王聽之而發兵

自守秦雖說誦能棄楚何懷王不用老

成之謀而聽少不更事之說頃襄王又

聞少不更事之說以遂者舊之臣故懷

王既以見執而楚亦固以不據以此見
決策不可不慎而聽言不可不察也

秦以齊田文為丞相

秦王聞文賢使請於齊以為相

十七年田文自秦逃歸

或謂秦王曰文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
危哉王曰文欲殺之使人求購於王之幸

姬姬欲得其狐白裘而文先以獻於秦王

矣文客有善為狗盜者盜裘以獻姬言於

蘇集

卷三十一

九

王而遣之王復悔使追之文至關關法辭

鳴乃出客時尚蚤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雞

鳴者野雞皆應之文乃得脫歸

戰國之時爭以得士為重秦恐齊用曰

文遂霸其國故陽暮其賢請以為相其

實奪齊之所恃耳既以為相乃以人

言而罪之又以幸姬一言而釋之用舍

皆失其當矣

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河渭絕一日

秦割河東三城以和三國乃退

孟嘗君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關秦昭

王使公子池以三城構於三國初孟嘗君

欲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孟嘗君

曰君攻秦以孟韓魏則齊危矣君不如歸

函谷而無攻令敵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

薛公必不破秦以強韓魏其攻秦也欲王

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

為和也孟嘗君從其計會公子池求諸解

徐集

卷三十一

十

遂罷兵而秦年不出楚陳王

夫孟嘗之伐秦似為三國共擯秦其實

為已謀復也蘇代之謀孟嘗似為齊求

割地其實為西周游說也以伐秦之大

計而人積一意人持一說謀何由而定

功何由而成此六國之所以卒見破於

秦也

二十年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

遂弑主父於沙丘

按武靈王時弱國之私情忽社稷之計長子章已立而廢少子不當立而立國君太位勢勢必爭爭則五相殺傷則王禍延家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夫惟名位定則不爭矣勢定則不亂立嗣者慎之於始可也

二十七年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為東帝已而皆去之

齊王問於蘇代秦使叔帝何如對曰願王

受之而勿稱以收天下之望所謂以卑為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秦亦去帝號

夫秦齊與周並稱為王亦已惜矣秦稱王未已又欲稱帝自立未已而又立人為東帝帝者有天下之號豈有東帝西帝並立而號令天下者哉理既不順事又無稍甚哉秦人之弊且愚也

二十九年秦殺狐咥陳舉燕使亞卿樂毅如趙

夫滑王之暴久矣燕人必待報復陳舉而後伐之何也彼見報復者必亡故始合謀而動耳故齊之敗不在淳齒之逆觀樂毅如趙而知其必勝齊之伐不在樂毅之來觀狐咥陳舉之死而知其必敗矣古稱國有人不伐君有爭臣不亡信然哉

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觀韓趙之師伐齊入陽門齊君地無主莫相津齒救之毅

下齊七十餘城燕封毅為昌國君

燕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并將秦魏韓趙之師以伐齊齊師大敗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畧齊地都趙師以收河間身率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燕小宜及時收取其邊城以自益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為名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毅曰齊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虐虐百姓怨對今因其軍破而乘之則其民必叛而齊可圖也

若不遂樂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而撫其民則難處矣遂進軍齊果大亂潛王出走殺入臨菑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殺為昌國君留狗齊城未下者

按刺平樂教皆良策也刺平之策小而其易樂殺之策大而稍難然恐齊王知非悔過而撫其民則失言矣王者聲罪致討如無悔過則為之退師何有乘人之虛利人之有而忍其知非改過者乎

是樂教之舉是報讎雪恥之師而非伐罪吊民之師也

又按刺平之言非也兵家要算急於趨利倚虛無事於一城一邑擊其大則小者自舉破其前則後者自閉矣若王已不聽嚴尤之計至於趨宛而頓兵昆陽此所以為漢禽也

齊王之衛衛君辟官舍之稱臣與具王不遜

衛人侵之去奔鄭齊又有驕色鄭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為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潛王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兩立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龐博之間地圻及泉王知之乎曰知是有人當聞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曰兩血者天以告也地圻者地以告也當聞而哭者人以告也而王不戒焉何得無誅遂擢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

按潛王承先世之伯業國富兵強然燕一偶義州國從之立致敗亡之禍何也屢戰而勝屢勝而驕自謂天下之事更無足為我難者外不憂敵國之側目內不憂百姓之離心以離心之民應側目之敵無事則不覺一有事則瓦解矣故吳勝齊而越滅之宋滅滕而齊取之齊滅宋而無敗之是可為不勝德而好遠

累者之戒矣

燕伐齊援聊城齊伐取之

燕將攻齊聊城援之或譖之燕王不敢歸
齊田單攻之歲月不下魯仲連乃為書射
城中遺燕將曰為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
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
為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決遂自
殺聊城亂田單克之歸言仲連於齊王欲
爵之仲連逃之海上魏王問天下之高士
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將可以為次
其魯仲連乎

按燕將以一邑抗一國之師而至於三
年內已見疑而終無能忘其才其節皆
有可取者而燕王疑之棄而不救後有
緩急何以使人耶此一事而燕之不競
可知矣魯仲連前建不帝秦之議大異
衆然辭封辭賞皆戰國士所不能及者
獨勸燕將歸齊非所以教人臣守節者

耳其僅得為高士之次亦以此夫
趙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

李牧者趙北邊之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
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幕府為士卒
費日擊數年擊士習騎射謹烽火多問諜
為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
斬如是數歲無所亡矣匈奴皆以為怯趙
王使人代之屢出戰不利趙不得田高王
復請李牧牧稱病不出王強起之牧曰必
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牧至邊如
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士日得賞
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乃選車騎習戰大縱
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俘止以數十人
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舉入牧乃多為奇陳
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破
襁襁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
敢近趙邊

按李牧為將主於堅守待有隙可乘而

後漢一戰兵鋒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牧得其策矣然亦由趙王任之專信之篤故牧得以成其功不然則市租饗士即識其費堅壁不戰即議其怯委以數十人即議其失事雖有良將何由展布哉此可為將將法也

先是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遠於夷

狄諸戎亦各分散自有君長莫能相一其

後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滅之始於隴

宋伯集

卷二十一

七

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破林胡樓

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而

置雲中鴈門代郡燕薊東胡却地千里亦

築長城自遼陽至襄平置上谷涇陽右北

平遼東郡及戰國末而匈奴始大

按戰國時三國遼虜然以一國之兵內

應敵而外禦虜兵力綽然有餘大抵夷

狄之勢合則強分則弱中國之勢修戰

則強忘戰則弱戰國時中國常勝而夷

狄常敗者夷之部落未合而中國之武備常修也況以天下之全力而敵屬任

良將練兵修備尚何憂虜患哉

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至函谷皆敗走

諸侯思秦攻伐無已時故五國合從以伐

之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取壽陵至函

谷秦師出五國兵皆敗走

按五國此時皆有將亡之勢惟有保境

自守而合從締交以相救援而已乃輕

宋伯集

卷二十一

六

用其師奮於一逞一邑之利未得而五

國之功已廢從此兵不可復振交不可

復合蓋失在輕謀而激戰也

楚王完覺盜殺黃歇

楚考烈王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於春中

君既有娠而使妹說春申君曰楚王無子

今妾有娠而人莫知君遣妾於王賴天而

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出之

謹舍而言諸王王召幸之遂生男立為太

子園妹為后園亦嘗用亭欲殺秦申君以
滅口王覺園先入伏死於棘門之內刺
殺秦申君滅其家太子立是為幽王

按楚王為黃歇所欺以盜其國黃歇又
為李園所欺以滅其家歇之死不異
也而楚亦從此不統其原起於國君將
老適嗣未立遂使奸人得乘其隙而與
異謀耳惟明主嚴內外之禁杜進獻之
端禍亂何自而作哉

史記卷三十一

七

秦王剪伐趙下并陘趙殺其大將軍李牧

秦王剪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要
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頗栗
代之牧不受命遷殺之尹氏曰趙危若累
卵僅有一時可少延頃刻之命而乃殺之
欲無亡得乎秦滅趙虜王還

按應頗李牧皆趙之名將也郭開先已
請應頗而逐之至是復請李牧而殺之
此兩人者秦以十萬之師攻之而不足

郭開以片言譖之而有餘自古嬖倖之

臣于與政事譖害忠良貽禍於國家者

大率若此史臣上書殺李牧下書趙亡

蓋以前此之未亡者獨恃一李牧耳伍

員死而吳亡李牧死而趙亡賢臣所係

豈其微哉

燕太子丹使盜劫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代

兵進圍劇

按燕丹志在報秦不能自強乃將詭詐

史記卷三十一

七

之詐行盜賊之事不知秦王可劫而終

必背約秦王可殺而舉國必復僻使地

必不可反秦兵必不肯罷無論不成即

其計果成亦徒足以速其亡耳孔子所

謂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燕丹之

謂于燕王在位而丹結死士遣刺客毫

不與開國已無王矣丹之輕率王之懦

弱自速敗亡固其宜也

更為膏腸扶蘇數以不能立功數上書誹謗

患望而怯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五
自殺怵曰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
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
自殺

按李斯趙高所以敢為詐偽者知扶蘇
之仁必不復請扶蘇所以不請而自殺
者知始皇之暴雖請而必不聽也使扶
蘇得立則秦不亡始皇不使之守邊則
詐謀不成而扶蘇不死故中主伐戎而
說言與扶蘇備朝而詐謀作自古太子
不在君側而在外未有不危者也

宗伯集卷之三十二

北海馬琦用輯著

論通鑑直解

二世皇帝元年殺諸公子公主

二世謂趙高曰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而變陛下安得焉

宗伯集

卷三十二

一

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高曰嚴法刻刑誅戮大臣宗室收舉遺民貧者賞之賤者貴之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陛下則高誅拜志寵樂矣

按自古奸臣欲殺主弄權者必娛其君於逸樂不理政事然後可以操縱其間而竊權必導其君以刑法多行殺戮然後已可以輕重其間而立威趙高一聞二世之言便順言說當為樂及二世再

問便說當重刑小人奸計無所不有一見意旨當機主應人主方以為順已愛已而不覺猶父則猶難愛矣惟明主慎擇左右謹辨忠邪故主權常重而國祚永安也

三世乃更為法律並務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鞠治之公子十二人俱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因公子將閔於內官將殺之將閔仰而呼天拔劍自殺宗室震

宗伯集

卷三十二

二

恐公子高欲奔不敢乃上書請從死先帝得葬驪山之足二世大說以示趙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之賜錢以葬

按趙高之謀極為奸惡誅大臣以剪人主之股肱殺宗室以除人主之支幹使人主孤立於上而後惟奸臣之所欲為乃猶欺詐其君說道人入憂死不暇何變之敢謀不知惟人人憂死乃始生變

耳若使宗支強盛大臣親附人人各安其位則奸臣不得成其逆謀而天下長無事矣

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蕲勝自立為楚王以廣為假王擊陳陽

按秦之發兵戍邊本為防胡然天下之亂不在胡虜而在戍卒可見保邦之要惟以安民為本若人君能有德施惠輕徭薄賦天下之人愛戴其上而無悔叛

宋何去

卷五

之心則雖有陳勝吳廣何自而起乎古人說天下之患在乎土崩民不安其處則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以秦事觀之信然哉

大梁張耳陳餘詣門上謁勝素聞其賢大喜豪傑父老請立勝為楚王勝以問耳餘耳餘對曰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復自為樹黨為秦益敵陳暴

秦據咸陽以今諸侯則帝業成矣不聽遂自立為王號張楚楚郡縣皆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從東方來以問二世怒下之吏復至者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豈得不足憂也乃悅勝以廣為假王監諸將擊陳陽尋為其裨將田威所殺

按張耳陳餘請立六國復原是善策陳勝不聽急欲自立此其識度庸不遠大宜不能成大事也是時天下兵起稱王

宋何去

卷五

據地而二世方且晏然自以為安閑實言而怒聞虛言而悅養成天下之亂尚不覺悟遂至於亡故有國家者莫患於有危亡之事而不樂聞危亡之言如秦可以戒矣

楚遣諸將徇趙魏以周文為將軍將兵伐秦至戲秦遣少府章邯拒之楚軍敗走張耳陳餘詣畧趙地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校尉子卒三千人徇趙又

令魏人周市徇魏聞周文陳之賢人冒兵
使西擊秦文行收兵車千乘牛數十萬至
戲軍馬二世乃大驚少府章邪請救麗山
徒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文走

夫周文之衆主數十萬然秦兵一出旋
即退走可見秦秦國勢之強然文命已
去人心已離一軍方敗一軍復起雖有
能戰之將無益於亡故有國家者當以
團結人心爲本也

秦本末

卷之三

子

秦下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去疾自
殺要斬斯與三族以道高爲中丞相

二世數誚讓左丞相李斯居三公位如何

今豈如此斯恐懼乃阿二世意以言對曰

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羣

臣百姓故遇不給何變之故國二世說

按自趙高用事二世已專意行督責之

術故李斯一被責讓即阿其意以對斯

即阿意無敢教死則何者一意守正之

爲愈乎大凡人主意固一爲人所窺則
于進者棄之以希恩寵有罪者阿之以
免譴責而國家受其禍矣書稱有言逆
於心必求諸違有言順於心必求諸非

道此人君御臣聽言之法也

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
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責者但以
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也今坐朝是離羣
有不當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

秦本末

卷之三

子

天下也不如謀禁禁與臣及侍中習法
者侍事事未發之期大臣不敢奏疑事天
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
高

按趙高之說乃壅蔽之最巧者奸臣欲
壅主權以便己私必使人主深居簡出
內外隔絕人臣無由進言人主無由覺
悟然後可以爲所欲爲故探居簡出者
奸邪之所最喜而國家之所稱大害也

人主若接羣臣親政事天下之事明白
決斷則奸臣何自而行其私哉

李斯以為言高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而上
益發縣治阿房宮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
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間高曰諸侯上
聞諸君於是侍二世方燕樂婦女房前使
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如此者三二
一世怒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
為帝而丞相責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
矣且其長男由守三川楚盜皆其傍縣子
以故公行過三川聞其文書相往來且丞
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乃使人案驗三
川守與盜通狀

按李斯以丞相之位不為不重而趙高
以郎中令掖廷小臣乃能制其死命而
陷以族滅之禍者何也中外日隔左右
日親日隔則情疎日親則權重大臣反
周內臣以探事機內臣借人主以張威

陷故臣上蔽其君下愚其臣此李斯之
所以誅而秦之所以亡也周禮以大臣
正左右秦乃信左右以誅大臣興亡之
故豈不較然可觀哉

二世為高治之責與由反收捕宗族賓客
榜掠千餘斯自誣服而從獄中上書自陳
前功高使棄去不妻又使其客十餘筆詐
為御史高者獲寶璽往來覆訊斯更以
實對報復得之復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
如前終不赦更言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
則楚兵已擊殺之矣高皆妄為反辭以相
傳遂具斯五刑刑於咸陽市夷三族二
世乃以高為中丞相事皆決焉

按趙高之陷李斯以直諫為謀反以戰
先為文通郎中令可以誣殺丞相賓客
可以假裝御史高者侍中則高之欺於
為運何待指鹿為馬而後見乎二世不
悟乃更以為中丞相事皆取決以至於

亡後世如漢唐關寺與政典兵流禍無窮皆秦之作俑也

章邯擊趙圍趙王於鉅鹿楚以宋義為上將軍救之

章邯以楚地兵不足憂乃北擊趙破邯奔張耳以趙王走鉅鹿王離圍之趙數請救於楚楚王聞宋義先策武信君必敗召與計事大說之因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以破趙義號卿子冠軍

宋義

宋義

宋義

按楚王之於宋義以其料事之審而後召見親與之計事而後任之君臣之間所以相知相任者猶有古人命將之遺風然宋義果項梁甚明及身為上將却未能建立功業死於陣將之手何其間也論事甚易當事甚難為將及御將者當知慎矣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振始皇帝塚大掠而東

或說沛公急遣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

沛公從之項羽至大怒攻破之進至咸陽

士平欲擊沛公時羽兵四十萬在鴻門沛

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曰沛公居山未時

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

幸此其志不在小急擊勿失

按范增之言似是為羽忠謀然既知沛

公志大兩得民則何不勸其君寬仁大

度以收民心而乃導以負約殺人之事

宋義

宋義

宋義

乎沛公入秦欲居秦宮室其臣苦諫而後止項王屠咸陽殺子嬰振始皇塚大掠而宋增何寂無一言以諫乎然則實特策士之謀而未充人臣之大忠也

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之欲與俱去

良曰良為韓王送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

因固要伯入見沛公公奉卮酒為壽約為

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敢有所近籍吏民

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耳

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項伯許曰曰日不可不蚤自來謝去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羽謝羽因留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為壽舉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若不得擊於是張良出見樊噲告以急事會帶劍擁盾

公肩孫

卷之二

七

直入殿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張羽曰壯士賜卮酒一生氣膺會主飲皆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解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可竊為汗軍不取也明無以應命之生按羽欲擊沛公軍其勢方盛使不勝忿

怒而與之戰一敗則漢事不可為矣沛公隱忍委曲耳詞謝過漢日以戒楚日以驕我戎彼驕所以克也越下吳而平并之漢下楚而卒克之書稱必有忍乃濟信我樊噲擁盾入營請讓項羽以羽之強而為之奪氣相如叱秦而趙以存樊噲讓楚而漢以安勇臣之有益於國家如此

公肩孫

卷之二

七

沛公遂起如廁脫身獨騎噲等步從趨霸上留張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因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隻與噲羽受璧增拔劍撞破玉斗曰能復飲乎不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按沛公本無大罪況又單騎來謝項王不殺原來有失而范增以為大恨謂奪天下者必沛公也夫項王自以強暴失天下耳向使布德施惠急主約公平雖不

殺沛公官亦安能奪而有之蓋項王獨

輕賊悍原非空天下之人豈予不足與

謀增何見之晚乎

項籍事楚懷王為義帝

項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明

恐曰懷王者吾家所主耳沛有功伐何以

得專主約乃陽尊懷王為義帝又曰古之

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從義帝與沛

南都彬

按自古帝王之建都或居中原以朝萬

邦或阻一面以制天下未有思還故鄉

徒誇一時者也項羽既去形勝之邦又

殺忠謀之士終以覆滅不亦宜乎懷王

雖項氏所主然君臣之分已定却乃擅

自遷徙陰謀殺害復來曹操還獻帝於

許而篡漢朱溫遷昭宗於沛而篡唐皆

明之餘謀也

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敗漢

軍以漢太公呂后逃

項羽雖聞漢東欲還破齊而復擊漢以故

漢王得率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

彭越收魏地得十餘城至是將其兵三萬

人歸漢請立魏復漢王曰西魏王豹真魏

後乃以彭越為魏相國將其兵卷梁地遂

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聞

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破漢軍漢軍入穀

泗及睢水死者二十餘萬人水為不流國

宋伯事

漢王三匝會大風直趨王乃將與數十騎

遁去欲過沛收家室道逢子嬰及女載以

行而太公呂后為楚軍所獲諸侯復肯漢

與楚王間往從呂后兄周呂侯於下邑收

其兵

按漢王以諸侯破楚彭城項羽國都既

破棄其大軍而獨引兵三萬以趨戰此

兵法之所忌也使漢王能自戒慎以保

萬全天下指麾可定矣却乃一勝而驕

置酒高會此息彼起遂至敗止雖大風
重晦適有天幸然亦危矣我兵勝雖恃
志驕難恃是可為戒也

漢王立于盩為太子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
社稷

王命蕭何待太子守關中為法令約束立
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
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
軍未嘗乏絕

宗廟集

卷五

五

五

夫漢王當控馭之際先立太子建宗廟
社稷留重臣以居守規模可謂宏遠矣
蕭何計戶口以足軍餉其功業為漢廷
第一當是時漢出兵常數十萬而蕭何
以關中給之未嘗乏絕況以天下四海
之大誠得忠實任事之臣悉心經理尚
何憂軍餉哉

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懷下燕
韓信張耳華趙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

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圍
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
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彼顧假臣奇兵
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
與戰彼前不得關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
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為二
子所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左車策信
問視知之大喜乃敢遂下

宗廟集

卷五

五

五

用其謀則漢兵必不敢冒險阻以進矣
韓信知不用李左車而後入趙劉備聞
不用鄭度而後入蜀善斥兵者必先問
謀是以知彼知己而舉無敗事也

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還輕騎三千人
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武曰
趙空壁逐我即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
今裨將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
先行出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

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
戰良久於是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
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旗
五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
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
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軍賀固問曰
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
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
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將素指角士大夫

陳伯集

卷之三

七

也非置死地使人自為戰使將皆走尚可
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

按韓信開壁大戰佯棄旗鼓乃勇而示
之以怯背水立陣殊死力戰乃怯而能
使之勇何兵不可用乎人若欲破敵制
勝則當先求智畧忠勇之臣矣觀其對
諸將之言則知所將者原非素所訓練
之兵然以計用之使人自為戰尚能取
勝况於以本地將官統本地兵馬而一

過有事輒稱無兵何不引信事觀之也
然則人主患不得知信者為將耳有將
則自然有兵矣

漢王遣隨何使九江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
初項羽擊齊徵兵九江黥布稱疾遣將將
數千人往及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羽由
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
欲捐關以東等素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
曰九江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

陳伯集

卷之三

七

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
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
孰能為我使九江今倍楚留項王數月我
取天下可以萬全謁者隨何請使王遣之
按漢高收天下之才以摧強楚捐天下
之半以取英雄如此器局識量真是豁
達宏遠矣子房舉三大將卒以成功蓋
三人皆自為戰子房未嘗遣授方畧而
所以駕馭三人之方畧則時時為漢祖

言之此子房之運籌帷幄非復世速度
中制者比也

至漢漢王方騷然號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
自殺及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皆知漢王
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事
按漢王之待英布初則敬為侮便以折
其氣繼則厚為賜予以結其心昔人所
謂識先復著者信矣大抵待才將與賢
臣不同待才將則禮不必隆而賜不可
不厚待賢臣則禮不必厚而禮不可不
隆故文武各得其心而才賢乎竭其力
也

楚國漢王於榮陽范增死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
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之屬不通數
人耳項王為人意見信陵誠能捐金行賈
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黃金四萬
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昧等功多

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

昧等及楚國榮陽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

陳平為大牢具來進而伴驚曰吾以為至

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

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榮陽羽不

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

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按自古欲敗人之國者必先離間其君

臣秦間李牧而趙亡漢間范增而榮破

宋魯

宋王

三

蓋君臣之際有間則離有疑則敗若項

羽能推誠任人則雖有反間何從而入

我陳平此計雖是說詐耗楚漢與亡實

決於此捐金四萬不問出入蓋務大計

者不惜小費也

王入間破兵欲復東韓生曰願君王出武關

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榮陽成車間且

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

王乃復還榮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

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東南王不與戰會
彭越破楚軍故薛公羽東擊趙漢王復軍
咸寧

按楚漢之勢韓信在此彭越在南而漢
王或阻咸寧或出武關自古取天下之
全策未有如漢者也當是時漢謀臣最
多而此策乃出一說士之口故董公請
討項王韓王請出武關酈生請取教倉
漢王皆能聽而用之古稱漢屈羣策信

哉

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城軋漢王走渡河奪
韓信軍遣信擊齊

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
軋漢王逃去北渡河宿小修武晨自稱漢
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臥內奪其
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妙
趙兵未發者擊齊

按漢王屢戰屢敗意氣不撓馳入趙壁

奪韓信之軍一以蓋已之弱一以防信
之強駕取據讎何其神也當韓信破趙
時已說驅市人而用之及其既勝輒為
漢王所奪而又別發兵以戰戰又輒勝
蓋漢王之將將信之將兵並可謂高出
千古者矣

楚遂拔成軋欲西王欲捐成軋以東而屯軋
洛以距楚酈生曰教倉藏粟甚多楚拔滎
陽不堅守教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

也願急還兵收取滎陽據教倉之粟塞成
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嬰狐之口守白馬
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
矣王乃復謀取教倉使劉賈虛館度白馬
津入楚地位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素
夫漢以取教倉而勝楚以燒積聚而敗
可見積貯至重而軍食不可缺也兩軍
相當先退則為人所乘故寧有進無退
楚漢相拒漢欲退矣酈生以為不可而

燒楚積聚曹衣相捍操欲退矣荀彧以
爲不可而斷紹糧道自古用兵成敗其
氣實決於此

劉賈圍壽春誘楚大司馬周殷殷呼楚衆九
江兵迎黥布皆會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
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
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
曰漢皆已得楚乎起飲帳中悲歌慨泣
數行下左右皆泣羽乃乘其駿馬從八百

餘騎直夜潰圍南出馳走渡淮

按項羽此時大事已去當其背亞兒宅
千人皆廢何其壯也及其悲歌慷慨泣
數行下何其德也蓋用智謀者智無時
而窮恃氣力者氣有時而盡故定天下
者必有大德大畧而力非所恃也

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
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乃
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羽謂其騎曰

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困
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必
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

按楚漢相持楚常勝漢常敗楚常戰而
數處受敵漢常守而三面掩之漢善用
不勝而楚不善用勝楚之亡正是戰之
罪耳乃謂天亡我非戰之罪也豈不謬
哉

於是羽欲東渡烏江亭長舡船待曰江泉雖

小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
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
江東父兄誨而王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
劍而元楚地悉定

按自古成王業者必先立根本如高祖
得關中便立社稷令重臣居守故敗而
有所歸歸而可以復振羽以八千之衆
渡江而彭城千里未有所付烏江之敗
非不欲歸知其歸而不可復振耳然則

有天下者可無急微水之闕哉

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備講張繭之脅

為其守禮義之國為立死節神昭顯示之

乃降以魯公禮齊昭穆親城親而發哀哭

之而去諸項氏之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

人為列侯賜姓劉氏諸民暴在楚者皆歸

之

一 據漢高祖與項羽爭天下乃復以禮收

葬為之發哀又葬其家屬豈有君人之

余曰

卷之

七

度馬獨封項伯為列侯豈可以風示天

下耳蓋項伯於漢則為有德於楚則為

不忠即位之初正宜明示天下以君臣

之義惜哉其得於丁公而失於項伯也

至於賜姓劉以亂族屬尤不可以為訓

宗伯集卷之三十三

北海鴻璠用報著

日講通鑑直解

置酒南宮

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

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

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

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

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

而不予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

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

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關塞撫百姓給

餽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

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

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

一范增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韋臣阮

服

按高起王陵之言即韓信登壇之對張

良固陵之謀耳漢之得天下由與天下

同利一時豪傑皆為利所驅使而就高

祖之駕馭兩人之對蓋亦確論而宋窺

其大也至若高帝周天之論則帝王之

見迥出尋常矣自古用人則祿自用則

小項羽所以敗者由於自用漢王所以

興者由於用人而所以能用人者由其

自謂不如人耳人臣以才能為人君

以用才能為能三臣能為可用而高祖

能主用之則所謂不如其臣者乃所以

為高出萬萬也

帝西都關中

齊人妻故成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

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洛陽天下之

中也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故周之盛

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

朝周不能制非唯德薄形勢弱也夫秦地

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

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闘不揣其充拊妻背
未能全勝今陛下崇秦之故地此亦猛天
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按自古帝王必先據形勝之地為都邑
以制天下要敵勸高帝都關中復來七
國之變不能有損於漢卒如嬰敵扼亢
拊背之言如數者可謂知天下大勢者
矣然歟以一歲費脫輓輜而直達帝所
得從容以重其言則側陋之言罕有不

通而草茅之舉豈有芥舉者乎

上至陳信揭上上令武士縛載後車信曰果
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
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國當烹遂械繫
以歸臣赦天下

按韓信一見高祖拜為大將君臣極為
相得只因求立齊王燃隙漸生蓋信恃
功而狹其上高祖任術而疑妻下信之
擒不在雲夢之遊而在彌足附耳時矣

故保全功臣者必使無不酬之功無可
挾之勢知先武之待御實足為法也

以曹參為齊相國

參至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
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
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
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通正堂以舍之
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按蓋公教曹參之言本於帝王寬簡之

訓施之大亂初定之後尤為相宜大抵
清靜則省事煩苛則多事多事則民擾
有事則民安唐人陸象先有言天下本
無事庸人擾之耳意亦如此

封雍齒為什方侯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
未得行封上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
生沙中語曰此何語留侯曰謀反耳
按沙中之語原未必真是謀反若真是

謀反張良何待高祖之間而復言我只見此時賞罰未合公論人心頗有不平不平之中事端易起遂乘機以此株動高祖一以明公平之體一以安反側之心納約自贖可謂忠矣

今博士叔孫通起朝儀

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

宗伯集

卷五十五

五

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度吾所能行者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元者未莽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士矣無汗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復及上左右與其弟子百餘人為鄉黨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

觀矣上曰吾能為此乃今羣臣習肄

操禮者原是治國平天下之要俗儒不達本原是古非今遂使人主苦其難而厭棄之叔孫通謂因時世人情而為之節文其言良是情其所定未必盡合於禮耳若謂積德百年而後禮樂可興則百年以前所為何事乎魯兩生泥古而不合時叔孫通達時而未必合古楊雄乃謂魯有大臣兩人過矣

宗伯集

卷五十五

六

帝自持討韓王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被圍平城七日乃解上擊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騎南至晉陽漢擊之輒敗走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敖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故還報曰兩國相擊此

宣矜夸見所長今臣徒徒見蕭齊老弱此
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
可擊也

按漢高祖使十使說匈奴又遣婁敖以
往可謂慎矣然竟不聽婁敖而信十使
甚哉料敵之難也故邊圉之事最重聞
諜最謹奏報間欲密報發實而決策欲
審則庶乎無敗事矣

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

宋有集

卷五

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敵廣武遠先至平城
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
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
平秘計使使問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
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敵封為建信
侯更封陳平為曲逆侯平從帝征伐凡六
出奇計輒益封邑至十一年信伏誅

按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身經戰陣火妻
白登之役猶為匈奴所欺非陳平秘計

義不得見況於承平之世遠制而懸斷
之安能得虜情而中事機乎故禦夷者
要在選任良將慎守封疆非真有萬全
之策則無以出塞為嘗試也

趙王教廢徙代王如意為嘗試也

初上自平城還過趙王教執子婿禮甚
早上箕倨使罵之趙相貫高趙平等皆怒
乃說王請殺之教蓄其指出血曰先人亡
國賴帝得復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相謂
曰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事成
歸王事敗則獨身坐耳上東擊韓王信餘
寇遇栢人貫高等墮人於廁中上欲宿心
動而去至是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
於是逮捕趙王教及諸反者趙平等皆自
剄

宋有集

卷五

凡書某人廢有罪之詞也貫高等不能
忍小辱而謀大逆趙王便當執而誅之
却徒嚙指出血隱忍不以上聞則雖不

與謀而其罪自有不可逭者高祖遇相
人心動而去天實啓之不然則高之謀
成而帝尤美蜂虿有毒人主起居可不
慎哉

十年以周昌為趙相趙亮為御史大夫

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后年長益
寵上以太子年弱謂如意類己常留之長
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
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

宗傳集

卷五

人乞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
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
欣然而笑呂后聞之跪謝昌曰衛君太子
義廢

按文臣憐端帝因寵戚姬而欲易太子
以理度之不應高帝是開創吳主豈肯
如是係戀如果是真則周昌之言正觸
其所忌何以不怒且父子之間豈損四
體為之羽翼始見親愛哉特因春秋已

高太子柔弱呂后甚有機權無多親戚
所以遲回猶豫而未決者誠慮異日呂
氏之禍耳畢竟所以不易者見得人心
歸附太子便可繼承大業而不必易也
若周昌執義強諫可以稱忠高帝笑而
從之可以稱明矣

上猶欲易太子於是呂后使建成侯呂釋之
強要留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
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絳

伯食

卷五

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皆以上侮嫚士義不
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西書平
詞安車園請以為容陪從入朝今上見之
則一助也於是呂后從人奉太子書招之
四人至客建成侯家

按四皓至而太子定以此見高帝先欲
易太子者非私愛也蓋曰皓是天下最
難致者四皓且至可見人心盡歸人心
既歸可見大統可繼故遂一定而不易

耳此高帝之本心。然侯之善導也不然。豈有難繼之區所不能乎。而山林之吏乃能轉移如此哉。

代相國陳稀反帝自將討之

初上以陽夏侯陳稀為代相國監趙代遼兵稀告歸過遼賓客隨之者千餘乘周昌言稀賓客甚盛擅兵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稀客諸不法事多連引稀稀恐遂反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稀不南據邯鄲而

宋律集

卷三

三

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

按漢初功臣自疑而反者三人韓王信陳稀盧綽皆以有自擅之權加之以可殺之陳遂成叛逆非其本心故明君馭臣有功則厚加爵賞而不使操重以抗君有罪則明示寡分而不使蓄疑以自敗若夫漢高一至邯鄲便知勝敗料事之明亦千古僅見者也

李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封各千戶

以為將左右陳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稀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

弟又聞稀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稀將多降明年大破

稀軍復二年太尉周勃誅稀代地悉定

按高祖以邯鄲兵破陳稀光武以二郡

兵破王朗皆不待徵集天下兵馬而以

一二郡兵連破賊豈定變在多寡不

宋律集

卷三

三

在多兵必徵盡待徵集即恐緩不及事後世乃一鎮有事便調各鎮兵馬去古人定變之畧速矣

十一年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淮陰侯信舍人弟上變告陳稀前通趙代通薛信信陰與稀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吕后太子郎君已定待報未發吕后與蕭何謀詐言稀已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所之信曰吾悔不用蒯

徹之計乃為兒女子孫計遂夷三族

此書殺殺無罪也信既謀反何為以無

罪書蓋信之反始於漢帝之疑心出自

舍人之僻口未必盡實也韓之渡國案

問其賓客乃始有謀解長安時未有此

心也信何敢輕與之謀反長安計殺韓

有何權勢有何兵力使能從中而起且

信習兵有智果為韓畫策必殺韓解那

郭阻漳水不至坐而戍韓矣觀韓之

宋伯集

卷三

三

人告彭越反安知信之賜食與趙同

手漢得天下大半皆信力雖信真有

罪獨不可少留一二子孫以報其功乎

乃至夷其三族漢亦寡恩矣然信於蒯

通之說始不能報而誅之及至將死又

悔不用其言蓋信雖忠必及於此亦非

忠臣也

梁王越廢徒蜀獲之夷三族

上之擊陳稱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

將兵詣邯鄲上怒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

其將危難曰往則為禽不如遣反王不聽

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之上使使掩梁王

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兵請論如法赦

為庶人傳夏蜀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王

為呂后涕泣自言無罪后與俱至洛陽白

上曰彭王壯士今徒之蜀此自遺患不如

遂誅之妾謹與俱來乃令人告越後謀反

夷三族梟首洛陽

三

李

按漢誅功臣三人英布最富韓信功大

而罪有可疑至彭越則明知其無反計

矣被誣見廢又使人告而誅之此功臣

所以解體而強臣所以自疑也漢真少

恩哉

實時時前祝稱詩有帝馬之曰乃公居馬上

而得之安事詩書實曰馬上得之寧可以

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成

並用長久之術也卿使秦已并天下行仁

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
試為我著奏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
及古成敗之國實乃祖述存亡之微凡者
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
曰新語

按高帝雖不事詩書而其雄才大畧規
模宏遠亦自有與詩書暗合者顧當時
一號為儒生者皆迂闊俗儒所言皆詩書
之糟粕泥古而難通故高帝先輒嫚罵

宋書

卷之三

五

淮陰賈願達時宜卑論儻俗故高帝悅
之然賈亦非真儒其所著書不遇戰國
縱橫之餘論其於帝王規輪天下之大
經大法實未有聞也若以高帝之英明
能質心於學問而又得真儒佐之則其
功業豈止是哉

學者疾

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十餘
日奔陽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

枕一宦者臥脅等涕泗曰始陛下與臣等
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
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
計事願獨與一宦者枕獨不見趙高之事
乎帝笑而起

按樊噲之言憂深慮遠備極懇切乃王
排宮門而入蓋亦其忠憤所激也排闥
幸裾伏闕碎首若非人臣常禮然忠臣
行之不以為激明主聽之不以為嫌誠

宋書

卷之三

五

錄其心而取其言耳
淮南王布反帝自將討之

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臨其內
以賜諸侯布見臨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侯
同旁郡警急中大夫賁赫得罪於布乘傳
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上繫赫使人
驗之布遷族赫家發兵反時上有疾欲使
太子擊布留侯所招四人者說呂釋之曰
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

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乘間為上泣言后如其言於是上自將而東

按英布之反起於韓彭之誅韓彭罪狀原未明顯漢徒以疑忌誅之以致人人自疑相繼反畔甚非所以保全功臣也至欲遣太子將兵討陳則又非所以保全太子向非四皓之策則太子幾危留侯之功誠大矣

留侯病自擡起見上曰楚人剽疾願無與爭

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傳之時叔孫通已為太傅留侯行少傳事發關中車騎已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厭兵必不能來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東擊荊荆王實走死擊楚楚敗布遂引兵西

按高帝躬自討賊命太子居守其慮甚

遠征項羽而蕭何傳太子以守討英布而張敖傳太子以守若高帝可謂知根本大計矣

上佯許而猶欲易之復置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醉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將子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未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者出上召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起罷酒遂不易太子

按高帝欲易太子因四皓為羽翼而止夫高帝勢力豈四老人所能抗而帝意反因以挽回者誠以四皓既至則天下人心盡歸難以一人之私意拂天下之

公心耳然太子雖定而呂氏戚姬之讎
遂成而不可解故善處家庭者必使嫡
庶兄弟之間各安其分而無一毫嫌隙
之端然後兩全而無患矣

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噲詣
長安

帝病甚人或言樊噲黨於呂氏即一日上
宴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
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馳

宋王

王

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行
計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要
之大有親且貴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
恐後悔寧因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
壇以節召噲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令勃
代將定燕反縣

按人言噲黨於呂氏將以兵誅如意之
屬未有顯跡也何名而遽誅之呂氏欲
甘心於如意何必藉樊噲之兵乎且以

疑似而誅及其親戚噲之誅兩如意也
障不益深禍不益重乎噲子程獲兵而
發二使入軍中誅之事噲不及使噲如
陳稀盧館必且有變高帝此舉於聽言
處事兩失之矣

宗伯集卷之三十三

宋伯集卷之三十四

北海楊琦用韻著

日講通鑑直解

孝惠皇帝元年太后殺趙王如意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春

召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

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違王亦病不能

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未帝自迎

入宮扶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

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詰

酖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燬耳飲

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觀帝驚大

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

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曰

為淫樂不聽政

按呂后殺如意而虐戚姬慘毒可恨

亦由高帝不能善處當其楚舞流涕之

時高帝固知戚姬有此禍矣始於偽私

之愛遂有廢立之謀一有廢立之心便

無兩全之理以偏成嫌以愛成禍孰若

長幼各得其序嫡妻各安其分之為得

哉惠帝見太后之虐自當苦諫諫不聽

則亦餘為調停處分見不及此乃日淫

樂不聽政曰終不能治天下是以父之

天下與母為慙也亦不得稱孝矣

二年相國鄭俠蕭何卒以曹參為相國

相國何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若

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

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七日薨謚曰文終

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居無何使者來

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祿獄市為寄慎

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

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姦人何所容乎

按惠帝與蕭何問對之言其年相可謂

審而薦賢可謂公矣曹參勿擾市獄之

論其待姦人似過於寬然實有深意蓋

姦人不可雖不可獲若操之太急度之過嚴則人將有所不堪而以不肖之心應之矣相一固且然而況治天下者哉

始參微時與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東擇吏奉勅重厚長者召為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見人有細過專掩臣覆蓋之府中無事

臣自去

卷之三

三

按蕭何曾參有隙而何所推薦惟參參既相一遵何約束不懷舊怨不存成心惟求便安國家此真古人純忠不可及處至其用木訥之史罷深刻之言亦足以崇渾厚而杜浮競宋李沆云勿月浮薄斯進喜事之人意亦如此

主原廟

帝以朝長樂宮殿碑頌民乃禁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木冠之道

宋伯集

卷之四

四

人君無過舉豈不誤哉

廢少帝幽殺之主恒山王義為帝更名弘以朝為恒山王

少帝廢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即為變太后幽之米巷中謂羣臣曰帝病又失威尊亂不能治天下其代之羣臣頓首奉詔遂廢殺之主義為帝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弘及淮陽王武濟川王太孫太后所名惠帝之子

按呂后以一婦人臨朝稱制育他人之
子於宮中亂宗室而滅血嗣生殺廢立
易如反掌漢庭於是乎無人矣母后治
一國自秦太后始母后臨天下自呂太
后始若使高帝嚴立官闈千政之禁只
以平勃輔佐惠帝何至有此呂后之罪
誠不容誅而高祖貽謀亦有所未盡也
秋七月太后呂氏崩遣詔產為相國祿食萬
常后嘗食其為帝太傅

卷一百一十五

初太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未幾拔
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遂病彼傷病甚乃
令祿為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誠曰我
朋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官慎毋送喪而
人所制至是崩

按呂后以母后之尊稱制臨朝其親殺
趙王如意輩如孤雛腐鼠然倉太之見
竟至不起其事畧與齊襄見豕人立相
同雖云近倖然亦足以明天道之好還

矣產祿握兵為謀臣測蓋產祿無兵則
不能自全平勃無兵則不能定亂國家
兵柄所係大矣哉

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鄼商子寄與祿善平勃
使人劫商令寄給說權曰帝與呂后共
定天下劉氏所立也呂氏所立三王皆
大臣之議諸侯亦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
而足下不慮之圖乃將兵留此為大臣諸
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與屬太尉請梁王

卷一百一十六

歸相印與太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
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

按呂氏之禍始於王指呂時平勃身為
將相阿意曲從以至釀成禍亂乃束手
無策徒令鄼寄給之設使祿不可給軍
不得入則劉氏危矣安在令社稷定劉
氏乎故大臣當以王陵為法不可順從
於臨事之時而僥倖於有事之日也
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急而重之則為大煩苛

而力不能勝繼而弗可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今農事素捐而采銅者日蕃姦錢日多夫議必曰禁之禁之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不如收之

按錢法之設原以便民但官鑄則利權在上私鑄則弊端在下大示人以爲奸之實而徒嚴懲奸之法則法雖重無益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又非但錢法一事

案伯集 卷五

而已

賈山亦諫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皆不聽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使鑄錢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是吳鄧錢布天下

按賈山之言不見聽從吳鄧之錢流布海內自古未有貴幸壞法而忠臣正士

得中其讒者也後來吳王竟以及誅鄧通亦以餓死蓋漢宗必至覆國驕臣必至破家亦理勢之自然耳以文帝之賢不免有此況後世乎

六年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

淮南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事反爵人至關內侯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切責之乃令薄昭與書引管蔡興居以爲

案伯集 卷五

徽戒王不說謀反事覺召至長安丞相御

史宗正廷尉奏長罪富棄市赦徙處蜀載以輜車縣次傳之王憤恚不食死雍令發封以先聞上哭甚悲逮考諸縣傳道不發封鉅侍者皆棄市詔曰厲王以列侯葬雍置守冢三十戶

按淮南謀反見廢而死自是法紀當然而在文帝兄弟之情則有不能安者當其曲意以從亦不過厚之耳厚而主於

驕驕而至於橫橫而至於運運而至於誅雖淮南之自取而帝之所以度之者亦未盡善也

匈奴復請和親

初冒頓遣漢書願復故約帝報書至是司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傳翁主語至降單于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討謀其人畜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

李廣

夫漢遣宗女下嫁本欲以結匈奴之好而中行說降虜反以遺中國之害蓋匈奴之害我非不足以致中國惟以中國之人出而輸情教虜勾虜犯邊然後能為中國患耳

除秘稅

初秦時稅官有秘稅即有吳祥輒移過於下至是詔曰偶自怨起禍由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稅之官移過於下朕當

弗取其除之

夫天降災異原欲譴告人主救為湯罪已其興也勃焉秦乃設為秘稅移過臣下欺神媚上孰大於此文帝下詔除之惟知引咎修德所以能克當天心永延漢祚也觀秦以秘稅亡漢以除秘稅興人主禍福蓋必有所召之矣

李廣

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漢矣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未增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

按賈生手足倒懸之喻可謂痛切而文帝始終含忍不肯征討蓋不欲以中國無罪之民爭勝於夷狄耳然匈奴不以為恩反以為侮雖有金絮未增之贈而寇掠之患無歲無之蓋夷狄可以威服難以恩結惟恩與威兩當其機和與伐

兩握其權然猶爲制禦之長策耳

今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者庶人擊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外也夫雨入作之不能衣一人發天下亡寒憫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漢書古紀天下之財者莫若於奢侈宗伯集

侈之極必至僭越奢侈之弊必至困敝以文帝之恭儉而猶有侈靡之俗如賈生所言者況復世乎焉人者惟示之以禮先之以儉而佐之以清華然後風俗可得而移易也

古者大臣有坐不廳而廢者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者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臯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運就而爲之諱也上

故廉恥禮義以遏其臣而下不以節行報

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人臣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可以說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屬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可而長太息者此也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復大臣有罪皆自戢不受刑

賈誼歎大臣之說論事明確深切時弊蓋自秦尊君抑臣之說興而世遂不

復見古上下交泰之事不知大臣共圖國政稱爲股肱人君輕大臣則是自輕其國事自繫其股肱也孔子曰敬大臣則不貳體羣臣則士之容禮重聖人之言萬世所當法也

十年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薄昭教漢使者帝下惡加殊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罪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按文帝此舉甚是剛斷又且從容內不傷母后之意外必伸朝廷之法可謂得一情法之中矣然猶有未盡者恨不早為置賢師傅而使之典兵干政耳至於驕而犯法恩不能庇悔將何及哉故人君待外戚教訓而裁抑之乃所以保全之也

天子憐慈其意詔曰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欲改行而無錄至朕甚憐之夫刑至

余有案

卷三十四

三

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慈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具為令丞相御史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為城旦春當黥髡者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反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為賊旦春者各有歲數以免制曰可

按文帝除肉刑之詔詞意惻怛可謂以

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矣然定笞罪至三百五百而用刑之吏不審立法之意犯者多至傷生至景帝減笞數定笞令而後文帝之法盡善而無遺憾總之皆以行其不忍之心而已

一 年丞相蒼先以中屠嘉為丞相

張蒼先帝以後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

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公念不可而中屠嘉

故以材官蹶張然高帝為人廉直門不受

余伯集

卷三十四

四

私謁遂以為丞相

按文帝不相立廣國復人亦有議其不當避嫌者其實文帝未為失也廣國雖

賢而中屠嘉之廉直亦宜出廣國下乎

均之為賢寧取無嫌者用之耳且保全

外戚不使干預政事自是政體合當如

此以此為訓而後猶有霍氏王氏之變

乃知文帝之慮深遠矣

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

上傍急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
臣即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
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為
召通不來且新通恐言上上曰汝弟往通
諸丞相先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貴
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
不敬雷新吏令行新之遠頓首出血不解
上度丞相已因遠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
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為上泣曰丞相

案伯事

卷三

五

幾殺臣

按文帝寵鄧通厚雅美事然以寵幸之
臣聽宰相切責因辱大臣得行其法幸
臣不得行其私故鄧通雖幸竟不能害
一人壞一政者以有守正之大臣而帝
能容之耳中屠嘉折辱鄧通而文帝容
之則治世事也孔光諫敢董賢而哀帝
嘉之則亂世事也人之度量相越豈不
遠哉

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
兵以備之

匈奴入上郡雲中殺畧蒼泉遣將軍周亞
夫破細柳劉禮吹霸上徐厲吹棘門以備
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
以下騎迎送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
銳兵刃殺弓弩持滿先驅至不得入曰天
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
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又不得入

案伯事

卷三

五

按匈奴犯邊漢遣塞而文帝遣兵命
將已屯近郊蓋山機胡虜狡猾深入之
謀亦必振京軍偷情不習之患惟平時
有兵有將故可臨時即遣若後世兵政
不修軍禮不講臨時無將乃始咨求臨
時無兵乃始召募欲其杜邊患壯國威
難矣

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
乃傳言聞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

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
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
見天子為勳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
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
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
將固可掣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
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遠塞兵罷拜亞夫
為中尉

按亞夫軍令嚴肅文帝皆一一聽之至

公何異

卷之三

十一

為按轡徐行改容式車將兵將可謂
兩得後來承平之世武備廢弛將官一
味趨承求人喜悅即有一二有能之將
亦為文官窘辱文法束縛殊毫不得展
布何以整齊士卒何以振揚威武穰直
修軍禮而齊強周亞夫肅軍令而虜退
所以兵法說將能而若不御者勝與將
者尚三復於此云

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

仲舒為江都相治申韓刑名之言者皆罷之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
廣川董仲舒對曰觀天人之相與之際甚可
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適先出災
害以譴告之不智自有人也惟異以警懼
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則至以此見天心之
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按董子對策首舉天人之際深為聖

蓋天之愛人之不道如入主之自愛

公何異

卷之三

十二

主自愛其國家實有忍使傷財者之
自恃承平見禍無事即有興亡治亂
戒以為未必無事即有興安倖異之
又以為偶然故視生於亂而不自憂
自非太仁道之世者天豈能扶持而全之
事在疆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
知益明疆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董子以學問行道歸之勉強此二者
非高遠難行之事何恃勉強只是要安

既久積習為常則反視學問為迂闊視道德為拘檢必須龜兔奮起一番然後可以勝偷安逸欲之習若學問漸久道德漸進將有不能自己者亦無俟勉強矣

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斯而惡士之學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

宗伯集

卷之五

元

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此仲舒第一策勅武帝更改秦法圖新治理之意然雖亂世者則當新化理雖治世者則當求舊章當治之方極亂之時形則當釐弊盡惡玩愒以求復祖宗之舊蓋時弊必不可不更祖制必不可不守惟在人君化而裁之耳

陛下夙寤辰興務以求賢亦克齊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

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聞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黜孝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按仲舒論為政先於教化求賢先於養士可謂探本之論蓋古人所養即所用所用即所學故得實才實學之士而用之後世教法不立徒事空文及其居官治民又與乎實所學全不相蒙此人才所以不逮古人也

宗伯集

卷之五

元

復於董子之言

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宜恩澤不流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賈亂賢不肖混雜未得其真也臣愚以謂使諸川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

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實所貢不肖者有罰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任則庶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按仲舒之言即後世資格之法賢愚同澤真偽不分蓋弊政也然不循資格則銓敘者易為偏私登進者益濫奔競亦勢所必有者惟循資以用中人之才破格以待非常之士而在上者以大公至

賢集

卷之四

三

平之心主之則百官各得其職而羣才各效其用矣其所謂歲貢二人即後世薦舉之法貢賢者有賞貢不肖者有罰即後世進坐之法蓋賞罰其舉之人則薦舉不敢不公不敢不慎薦舉公且慎則是非明舉錯當而賢才出也

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

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禁討之可為悼懼者也

按仲舒積善積惡之喻是千古至論凡人情皆明知不善之為非但以善小而無益惡小而無傷耳及其事復一事日復一日積善既久將有極重而不可返者故志在善則積善積善久則不善無由入矣志在不善則積惡積惡久則善亦無由入矣者其終惟視所積撥其始惟在所志故聖學惟在於定志也

賢集

卷之四

三

道者萬世已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虞故政有貽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將以揅濫投衷所遭之變然也故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者所繼之祿當用此也

按董子補偏救弊之言非但繼亂而道異者為然即繼治而道同者亦有然者

盖祖宗法度流傳既久或有廢弛或有
錯謬或有便於先而不便於後者一切
循之一切更之皆非也善焉治者惟在
振飭釐正以求祖宗之舊而勿使盡生
其間則可為萬世而無弊矣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
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所者

定伯奏

卷之三

三

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誠息然後
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稅矣天子
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固奏
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
請皆罷奏可

漢家承秦之舊士習申韓蘇張之說者
皆在所舉故仲舒請禁絕之使聖道不
雜於功利六經不晦於異端此其所以
為醇儒也至今百家滅息而

藝知日中天則仲舒之功在萬世矣盖
人情好異高才之士喜於同難以見奇
故往往舍正道而趨於異人見高才者
且為之故靡然從風耳若非人主嚴立
禁約則白黑而定一導何以一道德同

風俗乎

以公孫弘為博士

是時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
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當川人公孫弘對

定伯奏

卷之三

三

策天子擢為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齊
人韓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召反目事
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
世諸儒多疾毀固遂以老罷歸

固融委曲之士既易受知於人主亦易
見容於春人守正養高之士既難結人
主之知亦易取同列之忌弘始與韓固
並徵而固罷歸後與汲黯同列而黯外
橘曲學易售直道難合盖自古嘆之矣

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
折廷爭於是上大說之嘗與汲黯請間歷
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其言皆聽弘
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
言汲黯廷詰弘多詐不忠弘謝曰知臣者
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益厚
遇之

按弘與黯言事弘常是親而黯多忤事
汲黯直自是常情但人臣趨向只看人

宋伯集

卷語

三

至喜好何如耳說者見親直臣自退人
臣何苦不隨順意向以取富貴雖有書
言者亦只緘默有不賞為者亦只順隨
此乃人臣不忠之利非國之福也故明
主必虛懷納諫獎進忠直懷情不盡語
言不一者皆有重罰所以勸朴忠而杜
欺罔也

宋伯集卷之三十四終

七

宗伯集卷之三十五

並海鴻晴用報著

日誌通鑑直解

元朔元年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廉幾成風詔

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

厥有我師今或至閭閻而不薦一人是化

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墮於上聞也且進

賢受上賞殺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誤二

宗伯集

卷三十五

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舉詔當

以不發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先奏可

按漢世舉孝廉之難最難移風易俗之

本蓋孝是立身第一義武帝時下詔肯

而又嚴不舉之罪則舉薦自然公正實

行自然上聞故漢之風俗最為近古後

世取士不論孝行但取文義居官不肯

廉潔但取才華去古人之意遠矣

偃同卿嚴安亦上書曰昔秦王意廣心遠欲

威海內北攻胡南攻越宿兵於無用之地

十有餘年及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

之禍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先焚累茂州

建城邑深入匈奴城其龍城議者美之此

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

按自古人主好大喜功皆是臣子導之

嚴安所言當其情矣蓋中國強富則人

主利在無事而人臣利在有功及夷狄

侵侮則人生欲其建功而人臣欲其免

宗伯集

卷三十五

罪故強則生事弱則避事遠境不安其

原在此人主知其情而善駕馭之則不

至失策而敗事矣

無終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

不在瓦解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

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

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

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吳楚之國

號皆萬乘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

士民然不能兩據尺寸之土而身焉禽者
與其故何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
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
之謂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
所宜留意而深審也

按徐樂土崩瓦解之喻真是千古名言
所謂土崩者民心失也土至微細彼此
相附則高相離則崩民至衆多上下相
維則附相離則變本變則視之無形一

變則數之無及無事則小事亦無有事
則事未不小故王天下者以得民心為
本而欲得民心惟有所欲與聚所惡勿
施而已

聞者聞東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
之以逢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
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
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
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

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來召見
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
郎中

按徐樂謂歲不登及有邊警而憂民之
易動其言甚關係治亂安危之機蓋民
窮困則易怨有邊事則易擾以擾乘怨
致亂之道也三人奏書即時召見故能
鼓舞豪傑通達事情如此用人誰不自
效即此便是為政安民張本此人君所

當法也

匈奴入寇遣衛青等行兵擊走之遂取河南
地立朔方郡

匈奴入上谷漁陽遣衛青李息擊走之遂
取河南地詔封青為長平侯王父偃言河
南地肥饒外阻河城之以遠匈奴省轉戍
廣中國減胡之本也公卿皆言不便上竟
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
繕塞因河為固并消塞遠自山東咸被其

勞費以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

按武帝此舉說者以為好大喜功虛耗海內然不一勞者不永遠固城以守寓兵於農可以絕匈奴窺伺之心可以養中國全盛之力蓋出塞之師或可以已而耕方之城實為便計事有且勞且費而不可省者此類是也

三年以張湯為廷尉

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卿文學

梁伯集

卷三

湯陽浮慕第子仲舒公孫弘等以兄寬為奏獻祿以古法義決疑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上由是說之

夫廷尉天下之平也天討有罪即天子尚不得私沉窺人主之喜怒為刑罰之輕重其有能得其平者乎凡人主有所重奸人即乘之以闢其說其說既售人主信之不疑然後假上之愛憎以自行

其恩怨人主但知彼之順己而不知己之喜怒反為彼用人各有見豈有事事相合之理人主但看己意所出即應之如響者必奸臣也

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國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怙厲守高不能

梁伯集

卷三

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按汲黯持大體張湯好小苛黯之正直足以自離於人主而湯又以辨口濟其巧心辨口可以折異議巧心可以順上旨故黯終不能勝湯耳漢臣王嘉有言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湯之謂矣人君御臣邪正之辨可不謹哉

五年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
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外寬內深
諸書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之汲
黯書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
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
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上從之

按公孫弘開閣待士猶有集思廣益之
意若其外寬內深欲以事陷汲黯而殊

宗伯集

卷五

之則險刻甚矣賢如汲黯公孫弘假之
以治內史而欲陷之武帝借之以治淮
陽而實遠之明知其賢而明重之陽引
以為重而實陷且遠之正士之立朝難
哉

六年衛青復率六將軍擊匈奴前將軍趙信
敗降匈奴

青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石將
軍蘇建前將軍趙信連旱于兵與戰一日

餘漢兵且晝信將其餘騎降匈奴建重亡
其軍脫身亡自歸漢郎周霸曰自大將軍
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青
曰青職雖當斬將然不敢自擅誅於境外
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遂因建詣行在
所詔贖為庶人青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善
騎射為驍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塞大
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封為
冠軍侯校尉張騫以知水草處軍得不乏

封博望侯

按自古名將皆以間外自專誅賞自出
取勝破敵而衛青不敢擅殺一有罪之
裨將然亦卒能成功其故何也疏附之
臣初受事任則名位尚輕不尊則愈輕
若夫屢立戰功內有根蒂則事權已重
專之則愈重屢太重之勢而能謙抑挹
損此衛青所以能保其成功也

心民得百爵賸應軍武功爵

是時漢此歲擊胡新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乃詔令民得買爵贖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買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為吏吏道雖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按漢之賞功實至黃金二十萬金物力之威復甚未嘗有也然猶不至而至於

卷之三

卷之三

九

賈賈贖罪人因鬻而得爵因爵而除吏勢必重取於民以償所費而吏治愈墮民生愈困矣故人君欲興師旅先料理經費若業已舉事而費用浩大財匱不可卒辦事又不可中止則不但賣官免罪勢所必然抑且厚征多取無所不至矣

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衛山王賜謀反自殺初安奸賄者屬文喜立名譽招致賓客方

術之士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還光感激安安乃治戰具因大子遷欲殺漢使削二縣安恥之反謀益甚賜與安不相能聞安有反謀恐為所并亦結賓客使陳喜等為反具謝病不朝至是安日夜為反謀中郎伍被曰可偶為詔使郡國豪傑於朔方盡遠諸侯太子幸臣使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

卷之三

卷之三

一

人因而誘致之可然其所為謀者不過欲詐使民於朔方以恐動百姓而乘之以起可見凡征調擾民之事皆民之所懼奸人因以為資者也若安靜無事或有事而用之得人行之得法不致大擾則奸人無以飾其詐而邪謀寢矣

安又欲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一日發兵即刺殺大將軍至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奸直諫守節無義難威以非至行說丞相

弘等如發蒙振落耳會太子謀殺漢使事
覺廷尉逮捕安欲發兵猶豫未決被自詣
吏告上使宗正以符節治安未至安自到
王后太子伏誅諸所與謀反者皆族捕得
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孝死自告公卿請
逮捕賜治賜自到死王后太子及孝皆棄
市凡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死者
數萬人

宗伯集

卷五

王

按武帝之臣惟弘最稱上意而最寵任

然屢忤上意而屢賜告外補然淮南之
謀不畏寵任之弘而畏屢賜告外補之
然何也凡椎骨懸直之人執德不回就
觸忤之中轉有可信在人主面前尚且
堅執更有何利可以牽動何人可以搖
惑若阿諛遷就之人委曲多端就委曲
之中便自可疑在人主面前尚且支吾
變轉後見大利大害豈有不趨避之理
此弘所以見輕而黜之所以見重也人

臣觀此則知所以自嚴人君觀此則知
所以任人矣

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復事西南
夷

初張騫自月氏還具言西域諸國風俗天
子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
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威德徧於四海
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發間使四道並
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終莫得通於

宗伯集

卷五

王

是始通滇國乃復事西南夷

按漢武好大喜功有三曰伐匈奴通西
域事西南夷伐匈奴意在圖邊境之安
通西域意在分匈奴之勢此兩事皆有
利有害有得有失惟通西南夷一事欲
求外國之物却勞中國之人有害無利
有失無得彼其謂廣地千里威德徧四
海夫使中國之民不安其生却要威德
徧於海外何用唐太宗有言中國治安

夷狄自服此語可無法也

以霍去病為標騎將軍擊匈奴收之過焉支
至祁連山而還

是時諸宿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
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
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
落不偶由此去病日以觀實此大將軍矣
按衛青窮兵黷武貴人論之詳矣然霍
去病所以成功者以所將常選故敢深

兵自具

八卷

三

入以此見兵貴精不貴多也若後世兵
不選擇老弱居半至所稱選鋒精騎則
又以衣糧之厚輕狗豬託則兵安得有
用而將安得成功乎竊謂如衛霍窮征
遠討必不可焉而其選將練兵則可法
也

匈奴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

渾邪王降漢漢發車三萬衆迎之縣官無
錢從民賞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

長安令布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
臣黥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
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縣敝
中國而以身夷狄之人乎上默然

按武帝欲斬一令汲黯乃謂斯臣民乃
出馬言語直慧最易激人主之怒武帝
却默然不為動蓋帝於黯之言未嘗真
用而未嘗不優容未能無作而未嘗如
罪譴世但知汲黯之直而不知有武帝

宋伯平

六卷

之明故黯得效其忠獨耳

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
請問曰夫匈奴絕和親中國兵死傷者不
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今反虛府庫賞
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騶手愚民安知市
買長安中物而文史繩以為關出財物於
邊關陛下又以徵文殺五百餘人是所謂
旄其衆而傷其枝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

復矣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遠五郡故塞外因其故俗為五屬國而金城河西並南山二鹽澤空無匈奴時有侯者到而希矣

按漢受渾邪之降而匈奴始弱亦馭夷之長策也但因馬不具而欲斬縣令固貿易而斬五百人則非漢之平矣汲黯直言帝不能用然亦終不深怒亦言直諫當其合意而容之未難也忤意而能

宗伯

卷之三

五

優容乃難耳此武帝所以稱明主也四年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算緡錢舟車

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賁財或宗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推浮淫奢無之徒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大者

直三千次直五百小直三百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者罪皆死

按武帝造幣鑄錢大畧巧取民財以佐上用而已入不務省費而多取以助其費費愈多取愈衆而天下之財愈索向使師法文景之恭儉何至困乏若是可見人君欲足國者惟有孔子節用之言大學生財之道而一切權宜衰世之政勿用可也

宗伯

卷之三

五

於是以前大賈鹽東郭咸陽南陽大冶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洛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折秋毫矣

按宋臣司馬光有言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未有上益官而下不損民之理東郭三人皆上愚其若下剝其民所謂甚於盜臣者也此等利臣不用則無以佐目前之急用之則深貽後

凡此惠善理財者不可不推利害之輕重而慎之於初也

詔禁民敢私鑄鐵器者欲左趾沒入其器物又令諸賈人未作各以其物自占卑緡錢二千而一算及民有卑船者皆有罪匿不自占不悉或違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宴天子忘食丞相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怨之

按武帝所議諸法大害利民犯禁而沒入其貲財既奪小民衣食之業又長奸民告訐之風使民既苦於重賦又苦於重誅安得不思亂也嗟夫當時純臣如董仲舒直臣如汲黯皆棄之於外而入朝奏事至為忘食者乃聚斂刻薄之張湯陽以一時尉而天下事皆挾決焉蓋人主好利則朝權必歸於利臣好法則

朝權必歸於刑臣雖有純臣直臣其如止之不用何

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徽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為大司馬

上與諸將議大發士卒今去病出代郡青出定襄李廣為前將軍公孫賀為左將軍趙食其為右將軍曹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塞道廣自請當單于居前先死青陰受上誡以為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廣固自辭於青青不聽

按諸將出塞青自當單于而彼李廣於別部乃以數奇為辭如以為數奇則不如勿遣官以前將軍為名而不使當匈奴青自居其功而陷人於敗地此千古所為不平也故人君知將惟當論能與

不能不當論數之奇與不奇斷解其
才矣

青度奉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令武剛車自
環兩營而縱五千騎柱當匈奴亦縱
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
不相見單于遂乘六縣冒圍而去漢發輕
騎夜追之不得捕斬萬九千級

按衛青以武剛車自環而出輕騎擊匈奴
如此以重擊輕之奇也故漢與匈奴戰

大畧殺傷相當而是舉縱兵五千斬獲
萬九千級則用車戰以全取勝耳後世
倣其制而習之亦非胡馬之便計也

廣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
廣之幕府對簿廣遂自刎廣為人廉得賞
賜無分其處下飲食與士共之士以此愛
樂為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皆為垂涕食
其下吏當死贖為庶人

按李廣失道不為無罪然以七十老將

為人清廉而數令自刎不無可惜況廣
與食其同為後期不急責食其而獨急
責廣食其力足自贖得免死廣力不足
以自贖即不免於死人亦何苦為廉將
不為食得食得既潤身家有罪且可納
贖廉將既甘清苦有罪乃無以贖用法
不平乃至於此是率天下而為貪也

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
故亦數萬是復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住往通渠置
田官吏卒五十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
然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

按漢武遠逐匈奴通渠置田雖於海內
繁費然其害恥除而猶足為烈亦以其
時虜騎不如中國強盛而又得名將駕
馭而用之故能成功若夫不度彼已之
勢未見勝敗之機而輕於一決未必有
塞外之勲而先為中原之擾則又不可

不熟計也

五年以汲黯為淮陽太守

黯為上注曰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使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

按理民治郡之才易得而正言直諫之士難求淮陽即難治然以漢廷多才豈

臣

卷五十五

主

必待黯而後能而忠謨謏論匡中朝之過舉抑外藩之邪心非黯不可顧不留以自輔而棄之外郡自是神仙土木征伐之事竟無一人敢直諫者而海內義亂夫端人正士所關於國家者重矣

大將軍衛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

宗伯集卷之三十六

北海馬琦用報書

日講通鑑直繼

二年張湯有罪自殺

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卻湯所厚吏魯
謁居陰使人告文奸事事下湯治論殺之
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
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為摩足趙王告湯大
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為奸奸事下廷尉謁

宗伯集

卷之三十六

丁

居病死事遂其奏奏告湯與謁居謀共變
告李文事下減宜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
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主前湯
獨不謝上使御史奏丞相湯欲致其文丞
相見知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達通皆素
怨湯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
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
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湯不謝
又佯驚曰固宜有

枚張湯反覆變詐人也以智術伺意旨

用意旨為法令脩法令作威福竊威福

報恩恣武帝不得湯則無以稱旨有雖

稱而終為所欺湯不任智術則無以固

位位已固而終為所戮故人主得小人

不如得惡人人臣與其才而詐不如惡

而忠也湯之罪誠足致死但云與賈人

謀事而分受其利却是文致之詞觀湯

死家不過五百金則可知矣大抵以詐

罔上終敗於詐以法傾人終死於法非

但人事抑亦天道耳

咸宣亦奏謁居等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

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臨臣者三長

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

昆弟諸子欲辱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

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

無槨上聞之乃置案誅巨長史丞相青翟

下獄自殺

宗伯集

卷之三十六

丁

按湯之欺詐三長史之傾危皆不能無
罪但周陽而畫誅三長史周三長史而
下丞相於獄數令自殺則太過矣漢武
將誅故過嚴大臣多不得善終不但非
所以存大臣之體亦非所以全國體也
如青翟者一罷免足正其罪矣

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

張騫言烏孫王昆莫本為匈奴臣後兵稍
彊不肯復朝事匈奴故令招以溫來居故譯
之之地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
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上以
為然拜騫為中郎將齎金幣帛直數千巨
萬主烏孫父之不能得其要領

按張騫招烏孫居渾邪故地以斷匈奴
右臂禦夷之上策也蓋夷狄分則弱合
則強匈奴前所以強者併諸小國也復
所以弱渾邪者降昆莫內附也故禦
夷之策莫如難之使不相糾聚則易

矣

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
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通塞遣使數十
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是歲騫還到後所
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然
是西域始通於漢矣

按漢通西域遣使者賜金帛欲以揚強
漢之威靈適以褻中國之體統古者四
夷來賓萬國致貢然獲天子撫而安之

新舊集

卷一百一十五

知商之民羌周之越裳是也今彼未嘗
求通而漢先遣使官輪彼使之已為大
體彼不從又復損威復求同使使臣馬
以致出師遠討塞外益多事而國無寧
息時矣

西域凡三十六國故皆使屬匈奴匈奴賦稅
諸國取富給焉烏孫既不肯東還漢乃於
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使民以充實
之復又分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

道上得充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

按漢武置酒泉武威以絕匈奴與羌相通之路雖於中國勞費然自是制禦夷狄之奇策若愛大宛馬而遣使以求之以至後來興師動衆則大謬矣文帝却千里馬之獻而武帝乃至求之外夷相去一何速哉

以方士樂大為五利將軍尚公主

宗廟集

卷六

樂大敢為大言廣之不疑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也

按樂大欲貴其使者以通言於神仙是明欲官爵也今為親屬待以客禮是明欲尚王也世宣愛爵祿求富貴之神仙欺詐顯然矣以武帝之明而為所誑者

心有欲故耳若人主清心寡欲便是長生久視之道而奸人亦無以售其欺矣

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封侯食邑賜甲第以衛長公主妻之黃金千萬斤上親幸其第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搢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明年大坐誣罔腰斬

按樂大以一方士至使人主傾信封侯賜第尚公主其術必有動人者凡仙人不常有而爵士常有衛士無益於人而

宗廟集

卷六

往往藉口於仙以欺人主至術窮亦往往伏法蓋凡在耳目常情之外者未有不為大奸而為大奸者必先以小術取信如文成五利之屬足以觀矣

六年平南越置九郡

初遣使喻南越王興入朝及王太后治蒙其相呂嘉諫弗聽遂發兵反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乃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將兵擊之南越平遂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

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

按平南越置九郡於漢不可謂不利然在中國民竄盜起則利不勝害也大抵人主有事於外夷最當慎重宣諭之而不聽勢必反叛彼旣反叛勢必與師我既與師勢必勞費帝王御夷來不拒去不追豈有遣使喻入八朔者哉

平西南夷置五郡

越貊義侯發南夷兵五蘭君反殺使者漢

徐伯集

卷五

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擊之誅且蘭及邛君笭侯遂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入朝上以為夜郎王西夷冉駹之屬皆震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巂郡笭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

按漢武既定南越復平西南夷總之好大喜功難為後法然當時戰勝破敵置為郡縣皆是實事非如後世撫土司之

微過掩山猺之不備輕易勦衆誅戮無事而以為功者也文抵西南小夷原不能為中國害而常借中國之聲勢但使駕馭得策自不煩兵而定矣

東越王餘善反遣將軍楊僕等將兵擊之

初東越王餘善請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辭陰使南越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不許令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漢兵臨境遂反自稱武帝上

徐伯集

卷五

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得樓船出武林王溫舒出梅嶺越侯出若邪白沙以等東越尋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按漢武平南越東越置西南夷為郡縣兵追歲不解竊以為其事與城朔方通西域事同而得失異蓋朔方不置則西域不保西域不保即無以斷匈奴臂而制其命此事之且勞且費而不可已者

也若西南夷不服何損於中國雖服何益於中國此事之且勞且費而可已者也大抵兵事一動則相因而起因南越而興師又因興師而及西南夷與東越是以人主用兵當察事勢之緩急較內外之輕重而不可執一論也

元封元年帝東巡海上求神仙封泰山禪肅然復東止至碣石而還

凡周行萬八千里

張伯集

卷八

九

按天子巡狩原是古禮然未有禹求仙祭山而至遼幸萬八千里者供億之浩繁民庶之擾害可勝道哉穆王以西巡而周襄武帝以東巡而漢敵故人主必端好尚謹巡幸尊居恭默而天下治即不仙而壽不祠而福矣

至是巡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果舖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

統於是賜弘羊爵左庶長

按桑弘羊之術無他端責需贖罪及籠天下之利權歸之於上而已責官則吏治壞贖罪則法紀廢利歸於上則怨結於下故為國取怨者莫甚於言利之臣司馬光謂不加賦而用足其害乃甚於加賦諒哉

三年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

先是朝鮮王右渠襲殺遼東東都尉浞陸

阿達將軍楊僕荀彘將兵伐之朝鮮相尼路參等使殺右渠以降以其地為四郡

按漢之破朝鮮固以威聲震動於外亦俟其內變而乘之耳故居腹殺餘善而後南越平尼路參殺右渠而後朝鮮服若夫中無內應前有堅敵懸師遠討而圖勝負於一擲則不可不慎也

五年詔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使絕國者上以名臣文武欲蓋乃下詔曰蓋有非常

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駁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絕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按漢武雄才大畧其用人位往不拘常格咸得其用亦鼓舞英雄之一端也然天下自此多事士大夫遂馳騁於功名不復知有行檢之可貴所損亦已多矣古帝王之用人必明教化以養之表節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二

行以勵之貴賢而賤肖先德而後舉人才衆多風俗醇夫其視武重之用舍何如哉人君用人以輔治者當鑒於斯

二年丞相度卒以公諒賀為丞相

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比生事先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上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始矣

按武帝以嚴御下丞相相繼誅死不但傷大臣之體國體亦大傷矣是時九卿

更選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而有罪却使丞相坐之東漢政事不歸臺閣有吳異則使三公當之輕畀以事而重責以罪豈御臣之體哉至使大臣泣涕不敢受印綬則時事可知矣

四年封李廣利為海西侯

先是上聞究有善焉在貳師城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請之宛王不肯遣殺漢使上大怒且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為

元史

卷一百一十五

二

貳師將軍發兵數萬人以輕兵宛貳師攻都成不克還屯燉煌

按大宛之役其興師也止為求馬其命將也止欲侯其寵姬之兄意以無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但以軍謀大害不擇人而授之以數萬人之命博一將之功慘矣

亦如甘露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氂討之據厥走湖皇后衛氏

及據皆自教

初上年一十九乃生太子甚愛之及長
仁恕溫謹上繼其材能少不類已皇后太
子常不自安

按庚太子仁恕溫謹原是令德只因令
武帝嫌其材不類已皇后太子皆不自
安無過則不當嫌有嫌亦不當露猜
露者何便其奸臣窺伺以致江充得行
其奸而太子終不能自明以充高祖後

宋有本

宋有本

惠帝不類已武帝亦嫌據不類已其始
畧相似惠帝無恙而據生變者高祖惜

而武帝不惜也

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
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復世無法不
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
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也太
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聞皇
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曉之

按武帝之言不但可以慰安太子其較
量時勢斟酌政體無不洞悉真是英主
顧父子至親豈有反待外人勸解寬慰
之理其詞雖溫其議雖正然有疑而解
之不如坦然無疑之為愈也

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嘗其勞以遠
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
子二用法嚴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
姓心而大臣深詬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

震與故太子舉少毀多

卷一百一十五

按庚太子得百姓心而反以生嫌者始
於多毀所以多毀者以不便於深刻邪
臣耳彼邪臣以巧心持曉說使太子受
其毀而不知武帝入其術而不覺景帝
因驛都廢臨江王事亦類此自古專用
酷吏者不但殃民壞法雖父子之間亦
可以得志人君用人可不審哉

上與諸子疏皇后希神見太子嘗謁皇后移

日乃出黃門蘇文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上嘗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伴語笑上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

按戾太子貌有泣涕伴作笑語可謂孝矣武帝知掌融之譖而誅之可謂斷矣以明斷之父仁孝之子而終不能不問於邪臣之口甚哉說言之可畏而使人之當遠也常融已誅而蘇文復行離間除惡不盡復生亂階皆始於父子相見之疎是可為戒矣

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往來官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心既疑嘗寢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為驚寤因是體不平按巫蠱之獄起於女巫巫入官中女巫得

出入無禁者以武帝好之也神巫者愚人所易惑而呪詛者人主所最惡矯誣者既藉禱祠以惑人心傾陷者必藉呪詛以動主聽自古太獄大亂多始於此是以人主端好尚以絕欺詐之原嚴出入以杜官閑之濫則異端無所售其術而奸人亦無所藉口矣

上嘗為太子立符璽先使遠賓客故多以異端進初江充為趙王客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拜為直指使者嘗達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謝不聽遂自奏威震京師

按武帝使太子多通賓客以致異端難達於諭教太子之道謬矣蓋太子只當早令就學而不當別為立充只當早置師傅而不當多遠賓客師傅不置則心志無由而開明賓客難通則奸邪因之而誘引是以善教太子者必使之親正

人聞正言見正事則蒙養搗而奸邪杜矣

充見上年老惡宴駕復為太子所誅因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

獄民轉相誣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

按江充惡為太子所誅遂造巫蠱之獄誣告而死者數萬人因此數萬人以漸及後官因復官希幸者以漸及太子至使親父親子不能自明奸人之術誠巧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外傳

卷一百一十五

而禍誠烈矣彼其初廢太子車馬不過欲藉以聳主聽而立奸威業已成陳則其勢不能中止構成危機乘帝之疑心而入當其始父子相見之跡本無他意奸人窺見形跡妄測意向遂聞蒙瑞及雲之既成而帝亦不能保其初心矣故人主凡事當慎於始也

充固見宮中有蠱氣上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蘇文等助充充先治

復官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官掘地輟橫無復施林慮云於太子官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

按誣蠱之獄事無實証跡在影響奸臣之所託而孝子之所難自明者也宋世子座梁太子統皆是以充然使人主以理斷之亦無難見復曾奏說太子車馬不有風幾手彼未嘗入宮中何遽知官中有蠱氣乎帛書未人即是宋伊庚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外傳

卷一百一十五

之故智臨時自埋而自發之耳以武帝之明而為所欺何也

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曰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窮治其姦詐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

夫江充陷害太子事未實也石德乃導之以編制發兵之說則真反矣自古禍變多以奸人激之以亂人成之武帝以奸人將命以亂人傳太子父子反疎而

奸人亂人者及相近故其禍至此向使太子得朝夕繼見以端良之臣傳之自能銷釁於未萌即使有釁亦能委曲調護不至生亂矣

將往甘泉而克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使客詐為使者收捕充等自臨斬之馬曰趙勇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皇后發中厩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

辛

按江充雖以使者治正疊獄未有詔罪太子也而充遂激急持之者素見上待太子疎耳太子欲見而為江充所持武帝欲召而為使者所欺父子之間却被奸臣間阻欲一言自明而不可得悲哉上下隔絕之為害也

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

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按武帝謂太子懼且忿故有此變得其情矣常事之初起太子一見可明武帝一招可定天下事常往往易慮之時而儒怯之臣却張大其事以欺朝廷以致坐失機會決裂難收耳目所及尚如此而況千里之外乎故人主聽言不可不審也

審也

太子宣言帝病周竊有變上於是從甘泉幸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因徙命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太子引兵鼓四市人數萬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

按戾太子之詐以病周為辭武帝輕出都城而居甘泉故致有此向使帝在長

安江充未必敢惠持太子即持太子亦
可以自明即使有變亦無所藉口以疏
召其衆矣蓋由父子隔絕故奸人藉坐
益為傾陷之具君臣隔絕故太子得藉
病因為反逆之名惟人主慎起居杜選
幸君臣父子情意派通則逆詐之謀無
由成非常之變矣曰作矣

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壹關三老茂上
書曰太子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

間間之謀臣耳陛下顯而用之衛至專之
命以迫變太子逆歸姦詐羣邪錯繆太子
逆則不得見上逆則困於亂臣獨完結而
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過逃
子監父兵以敵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
心惟陛下寬心慰意亟罷甲兵毋令太子
久亡書奏天子感悟然尚未顯言赦之也
按武帝威怒廷臣無一人敢為太子訟
寃者而獨出於二老之口廷臣有慙色

矣漢家有二大事皆決於田野之老高
祖得四皓而太子之位始定武帝得三
老而太子之寃始白然與其有三老之
辨明不如有四皓之調護也

太子亡東至湖陰泉鳩里主人家貧害責屢
以給太子發覺史丹捕太子太子入室距
戶自經皇孫二人皆并遇害

按戾太子獄今前無罪然為奸臣所誣
惠而至此名成之論得其情矣武帝

業已心知其寃然當明詔令却乃遲
留不決以俟太子自經皇孫遇害後雖
作思子之室門不閉武帝大赦武帝其
始無疎太子之心而有疎之之跡故奸
臣得因而潛窺其復有赦太子之心而
無赦之之詔故廷臣無由而將順是以
明主之意有不當使入微窺之言動當
使天下明見之則奸臣無所因而窺伺
廷臣有所奉而遵可矣

宗伯集卷之三十七

北海馬琦用報著

日講通鑑直解

四年罷方士候神人者

上欲得海求神仙羣臣諫弗聽會大風晦冥海水沸涌留十餘日乃還耕於罪定還幸泰山修封禪祀明堂見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

卷三十七

之

按武帝行年已老海內虛耗已極而後悔過亦已晚矣論其所為與秦皇多相類秦亡而漢業不衰者秦皇不悔而武帝能悔也自古帝王上馬者無過可悔其次一過即悔又其次事久而悔其下始終不悔能悔過則改過能改過則無過矣

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驗功諸

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

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

嘆卿時惡感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

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按武帝謂天下無神仙節食服藥少病

而已其論確矣蓋祀神求仙原無實事

養生却病却是實理人主固不當惑妖

妄以求理之所本無亦不當失調攝以

戕身之所本有惟有慎起居節飲食保

宗伯集

卷三十七

身以保民則可以長治又安不求仙而

愈於仙速矣

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

都尉

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閒閭功勞特以

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

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

公

按千秋才器足稱其官未為不當但以

一言取相終是太驟古稱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豈有以一言而加之羣臣之上者哉故帝王用人必歷試屢考而後用之然後可以厭中外之心消躁競之氣也

先是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

按輪臺之議去塞太遠誠為非計若近

桑伯集

卷三

三

塞屯田却是千古禦夷良策蓋邊事莫善於守莫急於餉置兵以守邊而屯田以給食敵人進不得入退無所掠此不戰而屈人者也後世屯田法廢有事乃始調兵應援兵至敵已去敵去又遂忘備故虜常得利而中國反疲於戰守禦夷者當留意於斯

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因徙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當今務

在禁奇募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遺狀與計對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按武帝悔過之言極矣禦夷上策蓋禦夷者惟在外不失備內不擾民武帝終歲出師而匈奴亦時入塞及其後勸農蓄馬與民休息至昭宣之世而單于降

宗伯集

卷三

四

服古人謂中國治安夷狄自服信然哉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初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為王漢詔令八朝王辭不至復焉匈奴反間數遣殺漢使駿馬監傳介子決大宛還謂大將軍光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子齎金帛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貪漢物未見介子與坐飲醉

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遁介乎入帳
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詣
闕縣止闕下立其弟在漢者尉屠者為王
更名其國為鄣善封介子為義陽侯

按樓蘭反覆自當有問罪之師若遠不
能反使當置之度外豈有堂堂中國而
遣人行刺之理所以馭夷者惟有威信
兩端楊言使外國而固以行刺後有使
命誰不見疑得一樓蘭之首而失中國
之信所損少矣世有以介子為奇功者
奇則奇矣但不正耳

呂邑哀王髡之子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
之長游獵不止中尉王吉諫曰大王不好
書術而樂遠游數以免脫之王體犯勤勞
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進仁義之隆
也王乃下今日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賜
牛肉酒脯而放縱自若

按昌邑王知王吉之忠而賞以牛肉未

嘗無本心之明只是知善而不能從知

過而不能改真孔子所謂從不繇從不

改者蓋人當其迷而未悟則猶望其有

悟時悟而復迷則無復有不迷時矣古

之帝王必曰從諫如流改過不吝不從

不改而徒賞之亦何益哉

郎中令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五外

責備相引經義陳禍福主於涕泣蹇蹇亡

已子嘗與駟奴宰人游戲無度遂入見五

帝泣膝行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亡乎膠

西王有被臣侯得王所為擬於桀紂而得

以為光輝王說其被常與寢處雖得所言

以至於是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存

亡之機不可不慎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

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王

許之遂乃選郎中十人侍王數日皆遂去

按昌邑王所以敗者以其昵近羣小龔

遂引膠西為喻可謂忠懇矣蓋人主與

端良行義之人處則薰陶久而德日進
與說論面談之人處則壅蔽生而過日
深雖選郎入侍旋復見逐所謂一暴十
寒何益於事然則欲成就君德者惟與
士大夫相見之時多則善可長而失可
救也

及徵省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日中發

賈時王定陶行百三十五里從者馬元相

望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關奉來與王

宗伯集

卷五

一

使逐麥乘至廣明東都門還曰禮奔喪豈
見國都哭王曰我監痛不能哭至城門還
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官
東闕還曰昌邑帳在是大王宣下車鄉闕
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
受璽綬襲尊號

按昌邑人繼之初再違錯膠原無君天
下之度代王繼統南面三讓是何等從
容昌邑受徵奔馳馬戶是何等急遽興

廢之議已決於此故人君舉動不可不
慎也

卷五

既定議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
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
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
言延年離席按劍曰光帝屬將軍以幼孤
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
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誼常高
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漢家
宗伯集 卷五 一

絕祀將軍雖无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
今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
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先是也於是議者皆
叩頭曰唯大將軍令

按霍光廢立則忠矣而於事不順當
羣臣失色之始莫敢先發及延年發言
之時莫敢復應平居既不進諫效忠及
至有變唯唯叩頭惟大將軍令羣臣
無道而主勢之孤臣節之靡暴可觀矣

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永
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安世將羽
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光初
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
有殺主名太后威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
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陞戟陳列殿下羣臣
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

按霍光此舉史臣列敘甚詳古人慮事
周密如此文帝使宋昌將北軍霍光使

宗伯

卷之三

光

張安世將禁旅蓋宿衛親兵關係甚重
後世乃委之親舊任其廢弛退矣

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
下殿出金馬門就乘輿副車光送至驛謝
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
願王自愛涕泣而去羣臣奏請徙王賀房
陵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國除焉
山陽郡昌邑羣臣坐在圍時不舉奏王罪
過又不能輔道陷上太惡皆下獄誅赦二

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得減死免
城旦

按昌邑王無道霍光為漢宗社而廢之
其心雖忠然與其輕廢孰若始不輕立
乃不咎已之不詳審而罪昌邑羣臣之
不舉正天下豈有微王入繼而本國之
臣乃舉正其罪者乎若以不諫諍加罪
未為不當然王吉龔退直言無隱當受
上賞却乃免為城旦於是乎決刑賞之

宗伯

卷之三

光

平矣

陳王式繫獄當免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
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投王至於
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也
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
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亦
得減死論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句令
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樂少府
按王式之對可謂不愧其職矣有王式

以爲之師有龔遂以爲之臣而無救於
敗亡者聽與不聽耳霍光使夏侯勝授
太后以書可見欲省政事當明經學欲
明經學當勤講讀但以太后而親朝廷
之政以外臣而搜官間之言其事不正
未可爲訓也

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

初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

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

宗有集

卷七

二

遺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受害獨皇曾
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故廷尉監丙吉受
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
辜擇謹厚女徒胡姬郭微卿乳養日再省
視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
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
皆殺之夜到郡邸獄吉開門不納曰他人
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
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

下

按武帝感望氣之言欲將繫獄者盡行
誅戮諒矣使非丙吉之立拒則無辜而
死冤酷可勝言哉然吉以治獄之官而
抗天子之使不以爲忤而且固以感悟
於吉則曰天使之子車千秋則曰高廟
神靈使之即聽言之中具見敬天敬祖
宗之意此其所以稱要主也

吉聞夫良娣有母貞君及兄奉乃戴皇曾孫

宗有集

卷七

三

付之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
庭令張賀嘗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
奉養甚謹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爲右
將軍輔政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
言子女事時暴室番夫許廣漢有女賀以
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史氏
受詩於朱海腹中翁高材好學然亦言游
俠聞難走馬上下諸陵周徧三輔以是具
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

按漢宣帝因在民間具知吏治民情頗
似殷之高宗後來中興之烈亦畧相若
蓋天將降以大任故以事變困苦之耳
宣帝雖天資高邁然必藉愛詩好學乃
成英主明君以務學為急信哉

先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
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授詩論詔孝經躬
行節儉克己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復承
宗廟子萬姓皇太后詔曰可先遣宗正德

紀綱

卷五

五

迎曾孫就齊宗正府明日入未央宮見太
后封為陽武侯羣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
謁高廟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
麻立主無人臣禮不遜奏雖嚴然朝廷肅
然敬憚之

按霍光廢昌邑立宣帝天下將危而復
安功則大矣然於臣子之分終是不顧
延年以無人臣禮責之大義凜然而不
有光之舉則無以貽宗社之安不有延

年之奏則無以明君臣之義宋儒謂延
年此舉夷齊後一人而已信矣

主皇后許氏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微霍將軍女亦未有
言上乃詔求徵時故劾大臣知指曰立許
婕妤為皇后霍光以後父廣漢刑人不宜
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史以立后大事而廷臣即心擬執政大
臣之女霍顯之禍實兆於此宣帝少微

紀綱

卷五

五

時故劾既不忘故舊之情又不棄後先
之序又只微示意而不露君臣之嫌駕

馭羣臣之器即此可占矣

以朱邑為大司農
邑少為桐鄉齋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
未嘗嘗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壯
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傳厚焉
於故舊公正不可定以私身為列卿居處
儉節祿賜以共莊室無餘財及卒天子

下詔稱賜其千金百片以奉祠

按朱邑以太守第一入為大司農其時能史甚多而廷議獨重循良才臣甚多而時尚獨重節儉以此況漢之政事風俗猶近古也邑自少為耆夫以至為司農以死終身幾三任耳職任相稱雖久居郡縣不為淹治功既成雖擢在大僚不為驟超遷久任兩法並行故史稱職民安業名實敦用舍當也

與朱邑
卷五
以龔遂為水衡都尉

先是勃海歲饑盜賊並起上選軫治者畧相御史舉龔遂并勃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

按龔遂前以坐罪黜免以丞相御史之薦即起為太守賞罰用舍全無一毫成

心故能盡時才之用收吏治之效也龔

遂受命即設兩端以取裁於上蓋彈固之錯注全看朝廷之意旨何如上意堅定而後臣下藉以展布尹鐸為晉陽以繭絲係障為問而簡子從保障龔遂治勃海以勝之安之為問而宣帝從安撫下之任事上之任人皆可為後世法也

送曰臣聞治亂民難治亂繩不可急也雖緩之然後可治臣願舉相御史且無拘臣以

大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

贈遺

按龔遂以安之勝之取裁於上而宣帝即以便宜假之於下在上既確有主持在下又毫無牽制故遂得盡其才而勃海以安不然忽言撫忽言剿剿之未幾而又撫郡中之事既如亂繩朝中之議又如沸鼎雖有龔遂之派亦何益於事乎故寬大法假便宜息盜安民之本也

乘傳至勅海界都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罪遂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患平民安土樂業

按龔遂治盜方畧其大指在散之而已蓋盜有兩端敢為叛亂者當剿然不散則法難舉加迫於饑寒者當撫然不散則恩難驟用准在處之以從容示之以

官制

卷五

七

鎮定看事機為進止故易於成功若一聞有盜便用調兵此既張皇彼益驚擾龔遂以舉賢於數萬師矣

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半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鋸者使賣鋸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未循行郡中皆有高犢微訟止息至是八為水衡都尉

按龔遂治郡教民農桑必開其源教民儉約以節其源以致民間皆有蓄積冠盜之匪變為樂土可見天下無難治之郡只看治者之人何如耳後世開墾不重人力者傷甚於天災有司又只餘產聲不幹實事民安得不窮盜安得不起息盜安民當以選擇賢守令為要如龔遂之事足以觀矣

三年司隸校尉蓋寬饒自剄於闕下

官制

卷五

八

寬饒剛直公清刺舉無所避然深刻好刺讎數犯上意時方月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為寬饒怨謗下其書執金吾議以為寬饒肯意欲求禪大逆不道按蓋寬饒官天下家天下之語甚為無謂然以為意欲求禪則情理所必無之

事執金吾比之大逆不道何也人臣言
有不當只合置之而不必加以罪即其
有罪亦宜使廷臣評其得失法官定其
重輕豈有獨付執金吾之理自此端一
開而後世凡有觸忤輒下詔獄承望傳
會往往以習掠定之使忠諫之命制於
一二武夫之手則宣帝為之備云

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
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

宗伯集

卷五

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
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難
少與上書陳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後從
大大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竟下
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刺此誠下衆庶莫
不憐之

按蓋寬饒有清忠之節獨以語言微罪
至於下吏以大逆劾之此鄭昌所以登
憤而論救也寬饒原非謗毀宣帝宣帝

亦非肯散諫臣只因刑餘周召之言為
左右所深忌而鄭昌金張許史之說又
足以激其怒而益其毒蓋自古諫人主
易而忤中錯外咸難悲夫

二年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死
為庶人

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為之
副望之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言
治亂陳王事還白宗室明經有行諫大史

宗伯集

卷五

五

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
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臣正
上若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
有隙

按蕭望之等四人同心輔政既係正人
又有正人之助徒以多欲良正以致與
外戚有隙而終於相繼以去蓋自古欲
革弊救時者多不便於小人則其勢必
角立而爭而君子常不勝蕭望之欲行

古制而為權臣所嫉范仲淹欲革時弊而為流言所中非人主為之主持正人亦何以安其位而行其志哉

中書令弘恭傑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帝即位多疾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譟辨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充法與高為表裏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

史記集解

卷之五

主

古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

按恭顯所以權傾中外者以帝委以政事羣臣因以關決而宦官得政之由實始於武帝游宴後庭不見羣臣大凡人主不見羣臣則中外隔絕而權必旁落

雖以武帝之英明僅不當其身而於子孫見之其為監豈不甚著哉大抵西漢之敗始於外戚結內官故外戚重而國幸移於外戚東漢之敗始於內官除外戚故內官重而禍卒起於宦官此兩漢興亡之大槩哉

恭顯今人告望之等欲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

史記集解

卷之五

主

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毀離親戚欲以擅權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嘗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獄宜因決免於是皆免為庶人尋賜望之爵關內侯朝朔望

按恭顯使人告蕭望之等而即下弘恭

問狀此由奸臣交構設成套局帝與蕭望之等皆在其構弄掌握而不悟也世豈告言大臣而下中貴問狀又豈有大臣無上事而召致廷尉已下廷尉而人主尚不知者乎元帝可謂庸懦而恭顯足稱神奸矣在周禮內官統於冢宰故多治自秦以後大臣制於內官故多亂大臣以中貴喜不喜為去留中貴以囑託行不行為喜怒則未見其可以為治

宗廟集

卷五

七

也

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繫獄免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為中書令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自以為中郎上器重望之欲倚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咎為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更生所為白請者奸詐辭服遂遠繫獄免為庶人

按劉更生使外親上變事其心奉公而其跡近私惜哉身有忠心而慮之不詳也正人立朝善難有毀之而通以害之者有舉之而適以累之者人臣建言安可不慎而人主聽言安可不審乎

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請逮捕恭顯等如望之素高節不耻辱建白望之懷怨望母以託師傳終必不坐非願屈望之於牢

宗廟集

卷五

七

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生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問急發執金吾車騎執圍其第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勸望之自裁望之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削手曰冀固疑其不說牢獄果然殺吾賢傳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謀不詳皆先冠謝良久然後已是歲恭死遂以願

為中書令

按恭顯前使人告望之等其跡猶隱也
至是自建議而因違騎逼自殺則情弊
顯然矣帝既惜望之死自合正恭顯
之罪累加切責旋令視享一師傅大臣
之死僅一再免冠謝而止耳元帝責恭
顯而即赦之成帝責五侯而復宥之雖
庸主有時而明只是英斷不足古入謂
君德以剛為主豈不信哉

宋伯集

卷五

三

宗伯集卷之三十七終

宗伯集卷之三十八

北海鴻瑋用韋著

印鑄通鑑直解

帝自將征蜀

公孫述以王元琛安拒河池未欲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殺欽帝聞大驚以馬成守中郎將伐之至是自將征蜀七月以長安公孫述使其特延岑拒廣漢侯丹拒

宗伯集

卷三十八

黃石岑彭使誠官拒岑自將襲丹大破之因晨夜兼行二十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執若風雨所至皆蕘散延岑奔成都王元舉衆降帝深宮公孫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

按漢伐公孫述戰勝攻克所向皆捷然一不慎而奸計得行殺兩上將以戕腦

而驕不爲備耳善行師者臨事而懼受降如受敵間諜尚不得行而況刺客乎

十二年大司空通鑑

初陳元辟李通府時大司農涇陽上官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相之權及王莽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恃乎

宗伯集

卷三十八

足然不能禁蓋忠之謀身爲世戮今四方尚擾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勞心下士屈節待賢不宜使有司有察公輔之名帝從之至是通欲避權乞骸骨積二歲帝乃聽上印綬以特進奉朝請

按陳元之言極得御臣之體人君任用大臣只當審擇於未任之先不可致疑於既任之後既已委任又復猜疑則議論易生事多掣肘若以司隸察三公更

為非體三公且不信矣司隸獨可憑乎
古人疑人勿用人勿疑此待臣之準
也

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
降蜀地悉平

先是吳漢大破蜀兵遂拔廣都與戰於廣
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滅
官拔綿竹破涪城斬公孫恢復攻拔繁縣
與吳漢會於成都述困急自將數萬人攻

宋伯集

卷三十八

三

漢使延岑扼官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至
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平
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平奔
陳刺述洞宵墮馬左右與入城述以兵屬
延岑其夜无明且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
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

按延岑號猛善戰公孫述所恃獨岑耳
岑彭使臧官拒延岑而自以兵破侯丹
丹破而岑走吳漢亦以臧官要延岑之

其三戰三勝而自以兵破公孫述述敗
而岑降兩人皆合古兵法所云攻瑕則
堅者亦瑕正此謂也

初述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
羞不能致賜以毒酒業乃歎曰古人危邦
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遂飲毒而死又
聘巴郡熊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切
之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十
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述又徵蜀

宋伯集

卷三十八

四

郡王皓王嘉惡其不至先擊其妻子皓嘉
皆自殺皓為賈貽不肯仕述漆身為癩陽
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首以解
徵命帝既平蜀熊玄已卒桐以中牢勅所
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間徵賈貽任永
馮信會永作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

按公孫述僭竊之國原無可仕之義其
用人動以无却持又非徵聘賢人之禮
使其人果賢豈肯為臧所却為所却持

而勤者又非賢人即此一事亦足以明
述之愚而無遺矣先武平蜀旌表忠賢
生者錄用沒者致祭所以能使後人興
起成二百年節義之俗此人君所當法
也

實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為冀州牧

上詔實融與五郡太守入朝既至詣城門

上印殺詔遣使者還侯印殺引見賞賜恩

寵傾動京師尋拜融冀州牧

宗伯集

卷之八

五

按先武之興傾心歸附始終不失臣禮

者實融一人而已故先武報之恩禮絕

厚蓋帝王平定天下不必純用兵革未

服則以德懷之使其傾附既歸則以恩

結之不復猜疑此駕馭英雄之大畧也

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

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遠方

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

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值百金詔

以錫賜騎士為駕轎車上雖不喜聽音樂
手不持珠玉

大君好尚雖微間繫甚重凡肥甘珠玉

狗馬音樂等事一有所溺皆足以妨政

害治故古之聖王抵璧于山投珠于淵

不畜珍禽奇獸所以防其漸也蓋人主

玩好之實一廢則人臣貢獻之器大闕

所獻之物無幾而民間之擾最大是以

明主慎之耳

宗伯集

卷之八

六

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侯鄧惲拒關不開

上令役者見面於門問惲曰大明遼遠邊

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

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社稷宗

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東中門侯為奉

封尉

嘗鄧惲拒關時他豈不認是先武但京

城門禁最宜嚴謹深夜啓閉當備非常

故雖天子之詔且不敢奉况其他乎且

群憚以忤旨蒙賞東中門侯以順旨被
罰惟論事之當否不拘情之喜怒賞罰
如此非明主其孰能之

吳漢軍還諸功臣皆增邑更封

吳漢自蜀振旅而還於是太僕將士功臣
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咸恩澤
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侯食四
縣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
餘各有差亡沒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

宗伯集

卷十八

七

庶

按論功行賞勸勵臣工之盛典也有功
必報報功必速先武封功臣于班師振
旅之時高祖封功臣于擊柱爭功之後
得失相去遠矣將收事權先行爵賞報
功防患兩者並行而先後著數具可觀
也

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
肩自隴蜀平後非驚急未嘗復言軍旅皇

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
孔子不對此非無所及

蓋兵乃凶器戰乃危事聖人不得已而
用之若天下已定而好戰不已則不惟
國家多事而民命亦不能堪矣光武平
隴蜀之後不言軍旅實有得於偃武修
文之意其身致太平不亦宜乎

鄧禹賈復知帝偃平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
衆京師乃去甲兵教備學帝思念欲完功

宗伯集

卷十八

八

臣爵土不令以史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
官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恣固始膠
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
帝雖制卿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
方貢珍甘必先獨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
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按國家所最難保者惟功臣蓋有功之
臣在人則易忘在已則易驕風聞武暮
必非尋常可及之才典領兵權入居虎

疑可懼之地旁觀多側目內省亦不自安更本居權觀柄多不善終若又擁東京師為害尤甚光武不使之典兵權與吏事雖似裁抑實為保全較之西漢組臨夷滅之禍相去懸矣故厚加恩寵節收事權為世待功臣之準也

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

紀立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於是刺史

宗伯集

卷三

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

并度廩屋里落民遮道帶呼或優饒豪右

侵刻羸弱

按元武令檢覈墾田戶口是朝廷要清

理天下田賦使貧富適均糧差有着的

德意反為不才有司奉行不實增民擾

害至於如此一法立一弊生自古然矣

昔宣帝籍戶口本是善政而有司以偽

增蒙賞今光武覈田畝亦是美意而有

司以巧偽應詔可見朝廷德惠未必盡
及於小民朝廷法度未必盡行於有司
一治天下者欲沛恩澤立法制必須精心
講求加意推廣責成循良之吏假以歲
時考其功效然後可致故有治法又責
有治人非虛語也

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史牘上有書

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

帝詰吏由趣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

宗伯集

卷三

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襁復言曰史定郡

教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

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

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准

帝令虎賁將詣問史史乃實首服如東海

公對上猶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

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古語云法行自近始蓋左右貴戚人家

憑恃城社之威易行漁獵之計雖有明

主在上不能無所徵借彼郡守縣令雖
強力敢任直能一一與之抗理而悉置
之於法乎如光武為政可謂公平正大
不私其親昵精明審覈不蔽於近習矣
而當時猶以河南北陽不可問況於人
主或溺而不察察而不斷斷而不公者
有司何所稟命而行其法乎

十六年羣盜起詔許都新除罪遂皆解散

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遣使者下郡國曉羣

詐伯集

楚英

盜自相糾擄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
雖逗遛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
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
者又以畏慢罪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
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
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從其魁帥於他郡
賊因受稟使安生棄自是牛馬放牧不牧
邑門不開

按自古盜賊之起始於無以為生而其

久聚不解成此無所逃死羣盜恐解散
而不得赦先故互相糾結有司恐奏報
而未敢捕故互相蔽匿如武帝之末
及王莽之世是也光武聽賊自相糾擄
則賊黨自疑聽吏禽討為效則官兵自
奮散從渠魁使安田里則賊既得免死
又能治生故能變寇亂為昇平此千古
折盜之良策也

帝如車陵

宋伯集

楚英

五

帝幸車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
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
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敢曲唯直柔耳今乃
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
柔道行之

按光武中興之主明察美斷乃能以柔
道治天下蓋以人主之尊若純用剛斷
則臣下有不取盡其情而政事有不得
其理者故古人說君德以剛為主乃是

本體以柔道行之乃是作用書稱所克
柔克君人之道蓋矣

帝以桓榮為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
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
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又詔
諸儒生雅歌擊磬畫日乃罷

按帝以桓榮授太子經得訓儲之道矣
而又親幸太學辨明經義以儲君之重
而議郎得為之師以天子之尊而博士

宋伯集

卷五十八

上

得聞其說以至雅歌擊磬畫日乃罷則
於崇儒重道之中有明良喜起氣象後
宋明帝臨幸辟雍尊師養老其得於先
武之論教者深矣

賜雒陽令董宣錢三十萬

陳留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
殺人同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
隸乘宣候之驅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
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道官訴

帝帝大怒召宣欲善懲之宣叩頭曰願乞

一言而元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

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

善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

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頭

之宜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

永所戴亡臣光吏不敢至門令為天子威

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永同

因勅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

宋伯集

卷五十八

下

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

按董宣格殺公主之奴乃又不奉詔謝

罪此最易激人主之怒光始而欲殺

之者威於常情也聽其言而即赦之者

奪於正理也自古英明之主驟聞違忤

之事未嘗不怒若說得事理明白心中

了然旋即開霽不惟不罪而且加以厚

賜則國法安有不行人心安有不肅者

乎故終光武之世貴戚皆知循理守法

有由然矣

帝如南頓賜復二歲

上幸南陽逢幸汝南南頓縣令置酒會鄉
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南頓言戰
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如復
一日安敢違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
情之何言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按漢高祖帝沛先武王南頓富貴而將

故鄉置酒燕樂自是人情然高祖以沛

帝自共

卷之八

一

為湯沐邑世世免其租稅則有天下而
私一邑不如先武所處為得中也且以
天子之尊而吏民得奉笑語宛然天下
一家氣象以此推之寧有上下不交而
恩澤不流者乎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
所知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詔送葬
如大將軍霍光故事

按吳漢臨終之言似非寬仁之語然實

有深意諸葛武侯所見亦同蓋有謀之
人多是干犯王法或殺人抵償者若輕
易赦之則犯法者逃刑殺人者不究豈
平明之治乎故古帝王於小過則減於
矜疑則釋而於情真罪當者必在不宥
所謂刑期無刑法當如此

以劉昆為先祿勳

初昆為江陵令縣有大災昆向大叩頭火

帝自共

卷之八

其

復滅復為弘農太守虎皆負于渡河帝聞
而異之徵昆代林為先祿勳帝問昆曰前
在江陵及風滅火復守弘農虎北滅河行
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帝歎曰此
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按劉昆政事甚異却不月以為異歸之
偶然與奸吏飾平常為卓異者其設心
迥自不同有司果以此存心寧有虛文
應令同丁行私者乎龔遂治渤海而宜

帝稱爲長者劉昆治江陵而光武稱爲長者長者爲治而上之人能褒勞之則循良之風可興矯僞之習可革矣

三十四年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爲南單于款塞內附

初匈奴單于與弟右谷蠡王知牙師以次當爲左賢王次即當爲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爲右真體日逐王領南邊八部比是知牙師

案伯集

卷三十八

注

元內懷猜懼庭會稀聞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

按匈奴南北之分始於相疑而兩匈奴之疑始於兄弟相繼之約自古均兄弟傳位者從來未有不相背而相成者也吳諸樊欲兄弟繼立竟聞爭奪之端呼韓欲兄弟繼立亦啓猜疑之釁蓋父子相傳乃是正典一違正典便是亂階夷狄且然況中國乎

及單于蒲奴立比益懷望竄遣漢人郭衡奉

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

頗覺其意勸單于誅比比弟斬將王在單

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進聚八部兵四

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

到知其謀已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

威不敢進而還八部大人共謀立比比爲呼

韓邪單于比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

房

案伯集

卷之五十九

注

按夷狄相疑相爭最是中国大利蓋相爭則勢分而有勝敗強弱而敗者不

能自主則往往依中国以爲安一校既

服雖強而勝者亦不能爲邊患故五單

于爭立而呼韓入朝南北部相猜而日

逐內屬虜勢之分中国之利然而非中

國之所恃也

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国空虚不可許五單中郎將耿種獨以爲宜如孝

宣故事受之今東新驛平北拒匈奴車馬
四夷完復遠郡帝從之於是分爲南北匈
奴

嘗觀西域諸國各請內屬先武不受今
南匈奴請降而先武受之何也蓋先時
中國初定匈奴方強故却西域之請而
專意北虜所以安中國也至此時匈奴
有分爭之憂而我得以乘其敝故受南
匈奴之降以共制北虜亦所以安中國

案前集

卷五

元

也且西失北虜其勢不同西域之去來
不爲中國輕重而北虜之分合則關遼
境之安危故制禦之策不同如此其後
南北匈奴互相攻擊而中國晏然累世
無兵革之警其效可睹矣

遼馬援征武陵蠻

武陵蠻寇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
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慰其老未許援
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

時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我是翁遂遣車

中郎將馬武取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津

按馬援已老一聞有警便請自將任事

何等勇猛先武却不遽用必親先其矍

鑠之狀而後遣之任人何等慎重後世

將不知兵君不擇將邊方無事爭求推

用一遇緊急退縮不前善而以間外重

寄付之游談虛偽之人邊務何由而濟

乎若任事如馬援任人知先武真後世

案前集

卷五

二

所當法也

初作壽陵

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

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議終始之

義景帝能述遵孝遵遵天下反覆而霸陵

猶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

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派水而已使迭

興之復與丘隴同體

夫先王之歸人所忌諱也而先武預作

山陵窮奢極費秦漢以來之敝俗也而
先武獨從儉約見之明而慮之遠真可
與文帝同符矣彼秦皇驕山之制用徒
七十萬耗費天下財力論目前則彼豐
而此儉論長久則彼發而此安入之智
愚相去豈不遠哉

徙南單于居西河美稷

先是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
主其庭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始置使

宋伯集

卷五十八

三

匈奴中郎將以領之至是復詔單于徙居
西河美稷因使郴郁留西河擁護之令西
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
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復以為常南單
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
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屬門代郡皆領部
衆焉郡縣偵邏耳目

按漢徙單于居邊地既得扶危濟弱之
義又得禦虜安邊之策在彼之部落統

分在我之藩籬蓋國患降虜入居內地
大畧與後世屬夷相似御得其道則為
我耳目而以其情內輪御失其策則為
虜鄉導而以其情外洩番守邊者使虜
勢常分而為我用即可長無事矣

北匈奴求和親不許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召公卿廷
議不決豈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而反交
還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帝然之告

宋伯集

卷五十八

三

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按南匈奴求內附而許之北匈奴求和
親而不許求和則一而有許有不許何
也南匈奴之勢弱不受則為强者所併
而北虜益強受之所以離强者之黨也
北匈奴之勢強受之則弱者自疑新和
者未固而舊和者已離不受所以堅弱
者之心也大抵虜分則弱弱則求和而
中國操籌畫故可許可不許至宋之和

親則反自中國求之而虜操其重矣

以張俠為太子太傅桓榮為少傅

上大倉庫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親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傅士張俠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子為天下手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傅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俠為太子太傅以傅士桓榮為少

宗伯集

卷之五

宣

傅賜以輜車乘馬

按元武欲為太子立傅而羣臣爭言陰識為事英斷之主惟恐拂逆以致得罪耳據跡而觀則承望上意者似恭正色敢言者似倖然太子之傅不屬迎合承望臣而屬正色之張俠以此則儲則可以端蒙養以此用人則可以辨忠邪且以張俠之端方濟以桓榮之博雅故能輔養令德開發聰明復承明帝尊師重

道光武實有以發之矣

三十年帝東巡

羣臣上言即位三十車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遭吏上壽咸稱虛美必允令也田於是羣臣不敢復言

按封禪之事累不載於經典始於秦漢之君咸自誇張而其時迎合之臣因稱

宗伯集

卷之六

宣

七十二君以附會之耳元武不許羣臣之請其見卓矣至於蔡臣下虛美尤為可法正人臣事君臣諫甚難稱美甚易故明王聞言略以廣忠益禁虛美以杜諂諛是以正言日聞而佞人自遠也

宗伯集卷之三十八終

宗伯集卷之三十九

鳳海馬所用私著

日講直解

建武中元元年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

上讀阿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

之祇此文乃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索

河洛藏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

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

按光武前論羣臣乃無虛美何其明也

據伯集

卷三十九

未幾而威儀記之文復從封禪之請又

何其威也凡儀記之詞多在影響之間

所謂三十六事相符者大畧以意牽合

之耳梁松等既附會於前張純等復從

史於後人主志意一不定而邪臣之說

乘之以入可不慎哉

起明堂宣室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

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

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臣伏

聞陛下窮新方士貫白之術甚為明矣而

乃欲聽讖記又何欲也其事雖有時合

譬猶十數雙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

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

不悅

按光武以讖文決事甚為無謂天下惟

聖賢經傳之書可據明白正大之言可

從今以隱僻難明之文決無從不定之

事則事愈難決而所決必不當矣桓譚

宗伯集

卷三十九

之說明確有理疏入而忤旨人何苦不

為梁松等之迎合而為桓譚之切直乎

抑說易乘忠言難入以光武之明而有

此惜哉

帝每視朝日晏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

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

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

福願頤養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

不為疲也

後永平之治晏然可觀蓋得之孝順
務學者深也古稱師臣者帝明帝近之
矣

母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
於道及駕上璽謝恩讓還膏土帝幸其家
問起居入衛下車擁經而前撫養垂涕賜
以繡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
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
舁牀下帝幸帝親自變服臨養送葬賜家
錢伯集
卷之五
帝幸其家
問起居入衛下車擁經而前撫養垂涕賜
以繡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
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
舁牀下帝幸帝親自變服臨養送葬賜家

鑒於首山之陽子郁當嗣據其兄子汎帝
不許郁乃受封而徙以杜八城之帝以郁
為侍中
按明帝於桓靈既加隆禮于生前又賜
恩卹于死後至其殯時撫厚涕泣數動
款曲千載之下猶令人感動而況親見
其事者乎所以東漢之俗師道最尊經
學最重亦帝有以風之耳然榮受殊異
之寵徒守章句不聞有謙言正論而但

自誇稱古之榮則帝之恩禮已極而帝
所以為報稱者尚未盡也

王貴人馬氏為皇后子坦為太子

后獲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官能奉
承除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
見寵異及帝即位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
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坦帝以后無子命
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
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太

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
間后常以皇嗣未成薦達左右若恐不及
後官有通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深
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
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

按明帝以皇子命馬后養之此最善處
母子之間馬后以皇子為子則后安皇
子以為后為母則皇子安母子相得始
無間隙馬后之慈意帝之孝而

於明帝處之者善也真可為萬世法矣

后既正位官閑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

裾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

疎粗以為綺毅就視乃笑后曰此綰持宜

采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帝數

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

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官閑暇御雖微而關於風化則甚大皇

后安於儉素六官誰敢紛華官閑不為

紛華民間誰敢侈靡由是綺麗之物無

所用奇巧之工不敢作天下物力有餘

風俗歸厚矣后之賢為兩漢稱首極

貴而能謙極富而能儉極明敏而不取

干政事此皆萬世內則之準也

圖畫中與功臣於雲臺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

臺以鄧禹為首次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

彭鴻吳朱祐祭遵景丹蓋延姚期耿种馬

武馬或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鐔王霸任

光李忠萬修邳彤劉植臧官劉隆王常李

通實耿种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

親獨不與焉

按圖功臣於雲臺帝之報功甚厚然馬

援平隴蜀征交趾其功不在諸臣下獨

以外戚之故抑而不錄則過矣文帝以

皇后之弟而不相實廣國明帝以皇后

之父而不重馬援於雲臺皆不能無避

嫌之過然兩漢外戚之禍皆始於恩寵

之太厚與其為元戚之尊寵寧為文明

之裁抑猶是保全外戚之一道也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臣嚴

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吏常以事

怒即舉按以杖撻之若走入牀下帝怒甚

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

未聞人君自起撻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

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宏

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致解之

按自古君德貴明不貴察大智之主惟在明四目達四聰而明帝以耳目隱發為明天下事豈一人耳目所能徧耳目所及已不勝僥逆之勞耳目所不及又難必無欺蔽之事且上發旁察則下亦習為嚴急法既嚴急人益習為欺隱則欲以求明反以招蔽矣然明帝以深察

卷之九

之性而能聽人營解鍾離意事英斷之主而能效忠諫諍至於封還詔書而不加譴責君明則臣直信矣

五年驃騎將軍蒼罷歸藩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蒲園解甚懇切至是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為東平

大傳錄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

按東平王蒼之賢在漢時廷臣亦鮮其比即使輔政未嘗不稱得人然宗藩為相實非政體親賢兩逼機隙易生先武不以相佐度勲臣東平不以親王居相位皆是國家長久之計抑亦勲親保全之策也東平退居藩輔雖避政權明帝萬念宗親厚加恩禮君臣兄弟之間可謂兩得矣

卷之九

六年王稚山出寶鼎詔禁章奏淳詔

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迄今正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宜公卿來職得其理耶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言聖而問者章奏頗多淳詞自今若有逼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謫子蚩也

按山出寶鼎原是祥瑞明帝不自居而歸美於三公顯可以示謙抑之懷亦可

以勸股肱之佐至於禁止章奏詩詞不許過稱虛譽尤為政之切要蓋虛文大盛則事無難底成功諛佞風行則上無辭聞適失此明主之所必禁者也

七年以宋均為尚書令

初均為九江守五日一聽事悉有豫史問
賢郡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
虎暴常募設檻穿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
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野豚

宗伯集

卷五

上

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便
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惡進忠善可一去
檻穿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
故任以樞機

按宋均為太守專務安靜省事初無赫
赫之名而朝廷之上乃能深知而超擢
之吏治安得不興民生安得不逸蓋民
間所由不安者只在新進喜事之吏專
務聲名專好伺察吏卒得以行私官府

因而多事宋均只務安寧更似平平
無奇此乃真循良吏矣古人謂苛政猛
於虎虎所傷有限而奸貪所傷無窮宋
均不捕虎而退貪吏最為本務劉昆守
弘農而虎北渡河宋均守九江而虎不
為患獸害且可感格而況於民乎

以吳棠為度遠將軍

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
內懷慙怨欲畔密使人詣北虜令遣使迎
之鄭眾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
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
始置度遠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遠將軍
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受指

宗伯集

卷五

上

按漢置度遠將軍與戊己校尉兩事正
相類置度遠將軍防南匈奴與北匈奴
通也置戊己校尉防匈奴與羌通也可
見馭夷之策務在難之而已班超破兵
而得鄯善之謀鄭眾密伺而得須卜之

使皆以當機應變伐文伐謀用意常在
虜先故能悉得情形而為之備後之邊
臣不能防虜交通伺隙間謀輒虛聲以
為形執虛形以為情不亦謬乎

十月晦日食既詔羣司極言復以示百官

詔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
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
所上疏示百官詔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
民寬不能理吏熱不能禁而難用民力繕

宋史

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錄
然競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按世雖治平不能無缺政人雖賢聖不
能無過舉但患有過不能自知無不欲
人言耳明帝既許羣臣極言得失又引
咎自責預示百僚求言之誠改過之勇
其可媲美禹湯矣引己之過猶見其高
納人之言猶見其大卒成建平之治為
東漢令主有以也

九年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嚴最以聞

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最長吏視事
三歲以上治狀尤異者一人與計偕上及
尤不治者亦以聞

按朝廷所與共治乎者惟在守令而所
以示勸懲者惟在賞罰然非糾察得人
激揚得體則賢者未必舉不肖者未必
劾賞罰何由而當吏治何由而起故漢
以六條覈郡國唐以十道分觀察蓋意
其舉劾之事權而申以連坐之律令則
舉劾不敢不公舉劾公則是非不淆賞
罰悉當而吏治興矣

以丁鴻為侍中

初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嘗稱病
讓國於弟威不報既葬乃挂衣經於塚廬
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
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
經學至行上徵鴻為侍中

按東漢重節義而輕官爵故承襲則諫
爵登用則讓官如丁鴻欲傳爵已於帝
不得已而始就國其義讓有足多者明
帝以鮑駿之薦徵為侍中既可以與權
讓之風亦可以愧奔競之士然亦可見
當時為入者必據實事不徒以浮語遷
入者必考實行不但以虛名也

十二年修汴渠堤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
二年

李伯集

卷十九

五

先武欲修之波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
旱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浸日月
廣充豫百姓怨數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
水者詔發卒數十萬建景與將作謁者王
吳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
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灌注無復潰漏
之患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既而
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

按汴渠之役要在分河汴之流而後具

李伯集

卷十九

五

故道可見治水之策惟當疏下流以導
其歸分支流以救其勢而後世不務疏
濬但築堤防以致河身日高河流日塞
川壅而潰則為患大矣其本惟在擇人
而任責以武功若計費惜勞議論掣肘
則雖得人如王景輩亦何以盡其才乎
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
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察吏阿附坐
死役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以忠
王平辭引隱鄉侯耿建朗陵侯成信漢澤
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王
相先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舉
一切陷之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張明心
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
錯愕不能對明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
辜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者如
按楚王英謀逆誅本身及其黨與同謀
者是也乃誅連遠近至數千人則寃矣

蓋由獄吏不肯盡心研審止聽罪囚指
攀其中情弊有長刑具而妄招承有引
人衆而求變死或出吏卒意指或出章
日辭無一入法網誰肯辨白所以古人
說治獄之吏常欲人死自安之道在人
之免耳寒朗上悟主心下全多命審獄
平允真人所不能為與不敢言者使治
獄者盡如此人尚何冤濫之有一

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是考囚之事

宗伯集 卷七

七

者咸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
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
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
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
身天下幸甚及其罪合口雖不言而仰屋
竊歎莫不知其多寬無敢輒陛下言者臣
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明出後二
日車駕自章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
時天旱即雨

按明帝感寒朗之言出無罪千人而天
旱即雨可見刑獄一事不但為民命所
係屬抑亦與天心相感通矣然親勞車
駕審錄刑獄自是曠典難以常行不如
簡求忠信明察之臣如于定國張釋之
者典其事有能平理冤獄如寒朗者必
賞者一連十考十連百深文陷人如寒
朗所言者必罪則天下知上意所向而
法稱不枉民稱不冤矣

宗伯集 卷七

七

封子六人為王

封皇子恭為鉅鹿王黨為樂成王衍為下
邳王暢為汝南王昀為常山王長為濟陰
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
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宜
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
按漢高祖封三庶子分天下之半而明
帝分封六子為王每人食數縣而止以
跡觀之則西漢厚而東漢薄然西漢時

宗藩強大數興僭逆天下既受其數
上旋亦剷除東漢雖近我抑然多終始
保全既杜禍亂之端亦鮮削奪之事蓋
地大則驕溢而招尤恩寵乃所以為禍
地少則節約而守禮裁省乃所以為恩
則明帝所以為子孫計者長遠矣

十六年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實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
域超行到鄯善郡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

案伯集

卷五

元

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虜使未
明者觀未萌况已邪超乃悉會其吏士
三十六人徵怒之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因夜以火攻虜使營斬其使及從士三十
餘級餘悉燒死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
使肯示之一國震怖廣叩頭願屬漢無二
志遂納子為質

按班超所以服諸善者在擊虜使而
折由知虜使之來善即以禮節誘受

得之料敵何其明虜機何其速蓋有成
算於臂中非徒冒險一擲而已行之邊
臣不察情形一遇有事便謂衆寡不敵
往往傳報請兵救援坐失事機彼以推
諉聞超之風亦可以愧矣

還白實固國大善具上超功效復使超使于
寘于寘王廣德業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
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於是諸國皆
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

案伯集

卷五

三

復通焉

按班超平西域諸國其功奇矣當時諸
夷隔絕中國已久畏服匈奴已深即使
與數十萬師未能遽定而班超以三十
六人成功可見安遠不必遠制惟在將
帥得人立功不必多兵惟在謀略出衆
人君得如超者而將之無憂虜矣

復置西域都護戍已校尉

實固耿秉擊西域定車師於是國秦復置

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睦為都護司馬耿恭為戊校尉屯金蒲城謁者關寵為己校尉屯柳中城

按漢置都護及戊己校尉藉中國之威以制諸國合諸國之力以制匈奴最得御虜安邊最策蓋我能服諸國則皆為我用以破虜我不能保諸國則皆為虜用以擾邊後儒以閉玉關為上策以通西域為多事其論迂矣然當時休兵出

宋伯集

卷五十九

五

鎮邊各數百人所恃者將帥之謀豈何如不在多兵也若兵多則不能遠屯屯亦不能久矣

帝遵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為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按明帝在東漢最稱英明之至然却一意難述不肯更張可謂有聰明而不作

監成憲以無愾者矣以官閑之親尚不得與聞政事則誰敢竊弄朝權以公土之子求一郎而不得則誰敢屬託公事彼其時寧賜錢千萬不書許一郎官錢至千萬尚不抵一郎官之重後乃有需費之令稍貶為郎而旋取償於百姓則胡不引明帝事觀之也

公車以反支口不受章奏帝聞而憐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尚書問章二妹為貴人章精力晚舊典久次當還重職帝為復官親屬竟不用是以支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宋伯集

卷五十九

五

按及支不受章奏拘忌無謂明帝除之其見卓矣蓋君民隔絕惟有章疏相通故奏問批荅皆有定期所以還上下之情決壅蔽之患也閭章當還而不用遂避嫌疑不如康之以大公然慎重官爵

保全外戚自是盛德事耳

以第五倫為司空

倫為蜀郡太守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入
故帝自遂郡用之

徵第五倫以太守拜司空謂不次起
遷矣然以僻遠之郡而一旦受天子之
拔擢蓋由當時綜覈選明見萬里故
能興起吏治鼓舞人才後世為人擇官
而官擇地遠方郡縣都是疎選無從之

示月系

卷之九

五

人累歲不得薦揚累考不得遷轉人亦
以遠方自待不復顧惜名節竊謂遠地
太守更重於腹裏遠方太守更重於近
地觀第五倫之超擢則古人所重可知
已

以馬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
太后兄弟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為
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廖等傾
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起趨之第五倫上疏

曰臣聞書曰臣職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
而于國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子而
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勢其後梁實之家互
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今之議者復
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尉廖以布三千匹城
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賭三輔未冠知
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存雜
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
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

余伯集

卷之九

五

義隍恐不敢不以聞臣今言此說欲上忠
陛下下金后家也

按馬氏結納衣冠其意不過鑒梁實之
禍欲結士夫營聲譽以自保全其家耳
然賓客雜進豪傑易生自古國家最忌
權貴之家與朝臣交結及營施恩惠邀
賈人心大奸大亂多從此起馬氏雖無
此心然防倣杜黨自是不合有此第五
倫之疏可謂直忠懇矣

第五倫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
猛為政復代周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
多辦職俗吏然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
者也宜務進仁賢以任時政則風俗自化
矣又聞諸王主責成驕奢踰制京師尚然
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
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善之倫雖天性峭
直然常疾俗吏奇刻議論休寬厚云

李伯華

李士元

三五

按奇刻之俗自守今始奢侈之俗自京
師始循寬大以風循良嚴禁令以杜濫
踰此為政之大體教時之先務也大凡
八臣議論長厚者未必肯釐弊性行峭
直者未必能容人第五倫以峭直之標
而為寬厚之論庶幾得忠厚正直之體
者矣

日講通鑑直解

嚴都護及戊己校尉官

先是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已拔尉關龍車師叛與匈奴共圍戊校尉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至是關龍敗沒段彭擊車師匈奴走車師復降詔悉罷戊己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

宗伯集

按漢時都護戊己校尉置之原是長駕遠馭之規罷之亦是省事安邊之策蓋西漢匈奴勢強歲常犯邊西域之通否關於虜勢甚大故且勞且費而不可已也至東漢時匈奴稍弱即時省動作亦只在塞外都護之置否關於邊事頗緩徒勞徒費將馬用之故武帝之建置固是遠畧而光武之閉玉門章帝之罷都護校尉亦未為非策也

趙特發還疏勒憂恐其都尉黎命曰漢使素

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成取以刀自刺底于

龜茲王侯以下皆號泣抱超馬脚不得行超

亦欲遂其本志乃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

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

頭疏勒復安

按班超已受命徵還却又復還疏勒跡

涉于身然一還而疏勒復安諸國皆安

所謂人臣出疆有可以利國家者專之

宗伯集

可也當時都護校尉皆為虜所陷沒而

超以一軍司馬乃能成功可見邊臣顧

才畧何如耳置在官秩之崇卑我後世

不務精擇才臣但云事權不重如班超

事足以觀矣

二年詔三公糾非法

詔曰貴戚者縱無度有司莫舉三公並宜

明糾非法在事者備為之禁

按風俗之敝莫甚于奢奢則越禮僭分

必至凌夷縱欲糜財必至墮趾然其端
必從貴戚勢要始而後小民靡然從之
有司小臣誰敢糾舉故朝廷雖有禁約
畢竟廢格不行漢時禁天下奢縱先正
京師禁小民奢樂先正貴戚中以詔令
屬之公輔禁在必止法在必行故責任
專而詔令信法度行而風俗美也

大旱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

案伯集

卷四

三

以為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王民五侯
同日俱封貴戚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
戚貴戚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族不令
在樞機之位又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
今有司奈何欲以馮氏比陰氏乎吾夙夜
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
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是吾
言之不立而有日之塞也

按章帝欲封諸舅不失為厚太后不聽

正所以全之而事臣違以為不分外戚
致天旱譴佞甚矣太后以正論折佞臣
以謙退救外戚目前雖無爵土之榮異
日亦無傾覆之禍則太后之見遠而其
愛馬氏者獨至也此可為千古待外戚
之法

前選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

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襦領袖正白顧視御

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冀以

案伯集

卷四

四

然倪其心猶懈急無憂國忘家之慮如臣

莫若君親親戚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方

下虧先人之德重繫西京致亡之禍哉

按馬太后固辭外戚之封而指數其驕

奢之狀其後馬廖馬防輩竟以縱肆先

官就國太后先見之明過人遠矣自古

外戚因寵榮而致富貴因富貴而致奢

縱因奢樂而致危亡惟人主明立制度

然示裁抑以節其寵而防其漸然從可

以安全而無患矣

晉書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曰高祖約無軍
功不侯今馮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
興之后等邪夫主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
遭變異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
欲先營外家之封達慈母之懷惟乎若陰
陽調和通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
舍飴弄孫不能復聞政矣上乃止

按自古外戚皆以膺受爵上為榮母后

孝伯集

卷五

五

以錫予外家為厚人主以承順母后為
孝但有一事即獲餉糜乞益有求於側
之外而未有不得於側之內者漢時后
家原得封侯況目前又有陰郭事例而
太后獨執不肯其詔辭勤勤懇懇真意
異天變個人窮之意至謂至孝安親則
又千古名言不但謙抑可法而已

太后嘗詔三輔諸馬駉親有屬託郡縣于亂
吏治者以法聞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

馬廖上疏曰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
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痍楚王好細腰官中
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
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
四方全匹帛斯言如箴有切事實前下制
度未幾復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優
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今
斯事一重則四海爾德聲薰天地神明可
通況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

漢書

卷六

六

按馬廖謂法之不行自京師始甚是蓋
京師四方之極而九州之人雜處於此
貴戚多則難於糾繩奸宄多則難於盤
詰議論多則復先執牾官史多則彼此
推諉故上之申令不旬月而即更下之
奉行不旬日而即懈主令不尊國法不
行豈惟禁奢一事為然哉人主欲美風
俗莫如躬節儉以倡之嚴法制以禁之
無以必行之實意貴以督察之專官庶

京師之便可廣而四方為則也

直言士補外官

詔曰朕思通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瀉累聞于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聞省納建武郎書又曰先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令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按數奏以言明試以功是自古帝王周

人常通即蕭望之以議論有餘復試以

家伯集

卷四

七

政事而後用之亦是漢家故事但將直

言之臣一舉外補則不先有厭棄直言

之意人主意旨羣臣觀望彼見上意如

此誰肯危言正論以取人主之厭棄哉

上之人一鳴輒斥則下之人三緘不言

言路塞而政任至矣章帝此詔於用人

未為大失於用言則大失也

以廉范為蜀郡太守

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

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刑先令但嚴使備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未何暮不焚火民安作昔無禍今玉將

按民生在勤勸則不惰彼為人上者當

勤勵以督率之尚恐民俗頹惰豈有患

火患而禁民工作之理此禁於無害而

廢食矣廉范一弛其禁而百姓僥欣鼓

舞既可以得民心又可以阜民財竟亦

家伯集

卷四

八

不陽火之為災可見治民者但當緣人

情而為制不當拂人心而為禁也

帝如偃師遂至河內

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

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

郭違吏違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為煩

擾勤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熟飲耳

按章帝此詔最為帝王威節以人主之

尊深居靜攝何所不得却乃親觀禾稼

是何等勤勞以人主之當入珍五米何
所不得却欲飯粟飲飲是何等儉約自
秦漢以來為民事而巡行者僅見於此
以省耕歛之勤而兼菲飲食之儉雖三
代盛王何以加焉

八年東平王蒼卒

初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上疏諫
曰竊見先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觀始
終之分勤勤懇懇以存制為言孝明皇帝

案伯集

卷四

九

大孝無違承奉遵行謙德之美於斯為成
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強秦古者丘隴丘
不欲其著明况葬郭邑建都郭哉上達先
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
姓非所以致和氣析豐年也帝乃止自是
朝廷每有疑政輒留使諮問蒼悉心以對
皆見納用至是薨諡曰獻中傳封上王自
是武以來章奏並集覽焉

大抵節儉之言人主所不欲聽陵寢之

事人臣所不敢言非東平之親賢無此

懇切非章帝之仁明無此嘉納並書於

冊可為進言聽言法矣蓋古帝王必有

腹心親信之臣上有所疑輒以咨詢下

有所見輒以獻替在近即可以沃心可

以造膝在遠則子詔可以批荅驛使可

以傳宣自古及今未有上不下問下不

敢言而可以成泰交致盛治者也

馬廖馬防有罪先宣就國

案伯集

卷四

十

廖不能教勅子弟皆驕者不謹防先大起
暴亂食客常數百人防又多牧馬畜賦歛
是胡帝數加誹謗廖子豫投書怨譏於是
有司并奏防先兄弟悉免就國

按譙抑如馬太后且言所無謹守知馬

廖亦稱賢者乃以不能教訓其子而於

有罪馬太后之辭封真有先見之明矣

大抵外戚生長富貴習以為常不戒滿

盈不知世事雖難於解難復尚不是

齊若始於驕者則目前立見覆敗馬氏兄弟雖以罪見免小懲大戒未必非福也兩漢之世惟馬氏之封為遲亦惟馬氏之禍為淺向使章帝從太后之力辭外家守太后之至訓則過愆可免福祿永終矣

諸馬既得罪實益貴戚皇后兄憲弟篤善交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實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閤諸出入貴戚者類多取

宗伯集

卷四

七

雲崇錮之人更相販賣雲崇其門蓋驕依所從生也三朝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浼濯之臣愚願陛下中官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令永保福祿此臣之所至願也

按馬氏方敗實氏即興康以前有罪之人而更聞以後有罪之路則獲職相尋無息時矣大凡外戚之禍多始於賓客第五倫之疏極當其情實嬰之招客田

珍之除吏皆以客敗而實憲為最尤深者以其出入禁闕典司禁兵耳外戚寵威解不傾覆然干與政事更甚於受寵典執兵柄更甚於干政如章帝之於實憲可為戒矣

憲以賊直請奪沁水公主田主逼畏不敢計復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忌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趨高指鹿為馬父

宗伯集

卷四

五

念使人驚怖貴主憚見枉奪況小民哉園家素憲如孤雛屬屬耳憲大懼皇后為駭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

按實憲以外戚而奪公主園田驕橫極矣章帝詰責之辭足褫奸臣之魄乃寬以田還主而於憲無一毫譴斥則彼復何所畏哉大抵人君處貴戚橫肆之臣清其罪當雷斷即斷不必遲回稍遲則彼得宛轉謝罪而人主亦遂有不能決

者小之如章帝之于竇憲大之如成帝之于五侯人君之貴明斷也信矣

以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

初超欲平西域上疏請兵帝知其功可成以平陵徐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平西域至是帝拜超為將兵長史以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塞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要拘愛于安樂

宗伯集

卷四

五

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

按章帝以西域屬班超得將最明決策最斷真得古帝王任人勿疑之道燕昭王不疑樂毅故能破齊唐憲宗不疑裴度故能破蔡元于遠征異域傳聞易就若君心一疑則龍蛇立入龍蛇一入而任事之臣身已不保何功之可成乎

得其人而不作不得其人而信之皆過也故臨事必任人而未嘗必慎擇而後用乃能任必精人而事可底績耳

元和元年詔議貢舉法

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單益懈而吏事廢疏詔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處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無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閭閻然其要路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

宋倫集

卷四

五

按韋處之議可謂探本之論然謂以功勞資次課吏事者亦是良法是事必論功則官有成故官必論序則人無爭心況非鄉舉里選之時即當用循資累資之法猶可以杜奔競而覈功實也故蓋古之世先德行綜覈之朝課功能浮蓋

之吏務勞名叔手之時取保建才竟以
取士之得失歸於存心之厚薄其為世
道人心慮豈不遠哉

詔禁治獄慘酷者

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拷管主以一人背之
又令兩次為之其主而受之其主而受
獄以來掠者多酷鉗鑽之屬慘苦無極念
其痛号休然動心宜及秋冬治獄明為其
禁

宋伯章

主

決刑者帝王不得已而用之故於拷問
之中常寓憫恤之意漢文帝除肉刑定
苦法景帝減笞數薄刑具及章帝此詔
溫厚惻怛為然見於言未率是道也法
不刑而民無冤矣

太尉趙鼎以鄭弘為太尉

初弘為大司農奏開零陵桂陽嶠道自是
交通文趾貢賦無沈溺之患在職二年所
以建萬績建天下卑邊方有警民食不

然而帝震怒積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
以利民帝從之

按鄭弘為司農雖使帑藏充實則上能
利國矣省貢獻減徭費則下能利民矣
在職二年所省即有億萬可見欲求生
財不如節財欲求理財之策不如得理
財之人耳然亦由信任之專有所裁減
無敢阻撓有所奏請盡皆聽許故能展
布其才而收其效若財多漏卮事多掣

宋伯章

主

肘而求殷積之效則不可得矣
帝南巡至宛以朱暉為尚書僕射
暉嘗為臨淮太守有善政時生法先家君
故上召而用之復尚書張林上言宜自責
鹽修均輸法暉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均
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
悉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
等皆自繫獄三日詔赦出之

按袁鹽均輸二法皆始於武帝秋目前

一辨之缺之弊條據宜實非國體未輝
之言是也事帝因處間月不足與利之
寧却又阻器不行是以怒而切責之然
竊想未幾旋即開霽勉留直臣而其事
亦遂寢不行量之有容心之無我皆可
見矣

昨因稱病為不肯復署議尚書今以下體飾
謂輝曰今臨得健讓奈何稱病輝曰行年
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

宋作集

卷四

王

可而願言當問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
言然尚書共劾奏輝帝寢其事詔直事平
阿輝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輝乃起謝
按實璽均給之法諸尚書皆欲奉行而
獨輝不肯署議斯似執拗方被切責即
稱病為斯似詐託此皆人情所易怒者
章帝却不以為忤問疾賜食恩禮有加
豈諒輝之心為公非為私而輝之所以
敢于直諫者亦恃帝之可以誠感可以

理李耳古稱若仁則臣直信矣
以孔信為斷臺今史

魯國孔信諱卿字嗣同造太學相與論武
帝始崇聖道覽卿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
善卿房上言告朝信辨謗先帝刺譏當
世事下有司信以書自訟曰凡言辨謗者
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直如孝武皇
帝政之失惡顯在漢史是為真說書傳實
事非虛謗也

宋作集

卷四

天

按古之帝王考百官於朝問謗譽於路
室是舉人便當是非人主蓋因天下之
是非考舉已之得失是者可以自信非
者可以自改耳自秦立諛謗之法羣下
顧忌不敢輕言漢時治襲其陋故猶有
以此舉相考者向非孔信直辨能明事
理章帝寬大不罪直言則朝信將罹諛
謗之誅而果部即為告密之漸矣
宋作集 卷四 天 臣天下之是非知謗皆有以故

史

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戕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改過不遑亦宜命客又何罪焉臣等受戮死罪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窺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恐卒然蒙枉不待自敘使後世論者禮以陛下有所比方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于謹請闕伏特重誅責詔勿問并傳蘭臺令

按孔僂雖是辨明已事然所謂以此窺

測雖知不可莫敢復言者實是主理人

主即時有詰責但罪妄言非惡直言而

厚臣不曉妄意猜疑雖過可言之事亦

隱忍顧忌而不敢發所以人主意向景

不可使人窺伺一可窺伺即成風尚其

派弊不可勝言僂等方見推問豈敢遽

望寬釋既寬其罪復加以言不測之威

與不測之恩相無差用章帝之操轢普矣

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

盧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

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掾適

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

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兄復辟皆不至奉

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說

屈也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五

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

可復得為吏坐職終身捐棄見感其言遂

為庶僚均仕為尚書亮歸帝下詔褒寵義

均賜米各千斛實以公月長吏間起居加

賜牛酒

按毛義不過一縣令鄭均一微仕官其

不安微辟及勸兄清廉皆在田野間事

兩朝廷之上乃能備聞而褒顧之所以

天下易於風勸竟或節義之俗益人主

惡弄就不知求怪遇者而棄之人主忌
貪汙不如求廉潔者而棄之棄之得其
人當其實則信者庶者皆勤而說者貪
者亦內愧而有改心勸懲之道得而天
下之趨向定矣

詔除妖惡禁銅者

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
禁至三屬如有賢才沒齒無用朕甚憐之
諸以前妖惡禁銅者皆鋤除之

案相錄

魏志

王

按國家之法惟妖言惡逆最甚亦惟妖
言兇枉最多蓋妖言者惟達國歲以惑
人假幻多以集衆實有的據乃當坐之
若止憑口語輕信傳聞或出讎家之奏
枉或出刀胡之告奸問官但求深入不
察真情刑具在前懼罪款伏漢時之獄
此類極多甚而忠諫者謂之誹謗深慮
者謂之妖言則忠邪愈淆而兇橫愈大
矣漢文帝除誹謗妖言法則於正律令

之中而寓求直言之意章帝免妖惡禁
銅罪則於理寬枉之中而寓惜賢才之
意大書於前皆帝王之盛事也

二年詔賜民胎養穀者為令

詔曰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
勿算一歲著為令

按自古聖賢論王道次第始于衆庶即
如越王圖治亦首以十年生聚為言民
間有孕者與之醫生子者與之酒餼戰

案相錄

卷四

王

國以後此義泯然矣漢時養老恤孤議
仁政屢見於詔令至於賜民間胎養穀
更有一家一體氣象亦以期生聚之業
收富庶之效耳事有行之似迂闕而仁
民最遲得民最深者此類是也

詔戒俗吏矯飾者

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服甚繁之
甚苦之安靜之吏惛憊調苦未切惟務無
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之

民間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境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謂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大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夫俗吏傷化而能要顯名良吏便民而幾鮮近效今章帝乃嚴苦矯飾之為而崇尚惻愍之政如劉方無他異能特以不繁之故至蒙褒獎可謂深知民之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休戚灼見吏治之是非者夫古之課吏惟取循良後之課吏乃賞卓異卓異之名興而官與民多事矣民以寧一不擾為福官以清靜省事為最舉劾求實跡庶涉循公道則何患吏不稱職而民不安矣哉

至東平祠獻王陵

帝至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葬其處在其人亡國泣下沾襟嗟

獻王陵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獻王之歸國也驛騎府吏丁牧周相以王愛賢下士不忍去遂為王家太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之皆引見擢為議郎

按東平王事章帝生而盡言沒後尚有遺表帝待東平生而盡禮沒後尚有餘恩千載之下令人感動君臣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丁牧周相為王家太夫且三世而帝皆引為議郎何拘常格從古一為王官便終身榮顯而其人亦安立自棄無復稍自振收者非立賢無方之遺意也

詔侍中曹褒定漢禮

博士曹褒請著漢禮樂因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謗官作舍道旁三年不成食禮之家名為聚訟立生疑異策不得下昔先作太章一變是矣乃拜褒侍中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也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金鑑卷之四十一

按天下事功所以不成就者只苦議論

太多淺陋者微拾以塞其責明復者急

戾以執其偏泥古者迂闊而不通于用

起時者冰炭而不盡其情相持而不損

下故議論多而成功少也章帝之言甚

為亦此但欲看曹爽與后變兩人清楚

耳

宗伯集卷之四十一

宗伯集

卷之四十一

宗伯集

宗伯集卷之四十一

莊海鴻時月經著

日講通鑑直解

章和元年司徒虞亮以未安為司徒任隗為司空

是時屢有嘉瑞言者咸以為美遂詔改元章和太尉掾何敞獨惡之謂宋由末安曰瑞應休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惟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宗伯集

卷四十一

一

按章帝固嘉瑞屢至改元以應之從此以後漢業漸衰安在其為祥乎章帝賢主也見祥瑞之事而喜袁安賢臣也聞切直之言而不答可見喜祥惡異善諛惡直人情大抵然矣自古祥瑞治世亂世皆有之有德即為瑞無德即為異何敞所謂休德緣政而生者真名言也

曹褒奏所撰制度

曹褒休學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居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按曹褒受命定禮饒一年餘即已奏通以一代大典制于一人成于一年始既因仍漢儀而不令諸儒會議既又雜以識記而不令有司平決故史臣謂之制度而不謂之禮謂其駁雜而非禮也西

宗伯集

卷四十一

一

漢之禮定于叔孫通東漢之禮定于曹褒議禮大典不出于名世大儒而僅取決于二人之乎漢治之不純有由然矣實意以倚中內幹機密出宜詔命弟篤景璩皆在親要憲性果惡雖脫之怨無不報復以韓紆害劾父勲獄令客新紆肯以祭勲塚

按朝廷大權惟在機密詔令兩端而實憲皆掌之則大權盡在掌握矣憲所以

得權者由皇后之臨朝實太后所以臨朝者由太子尚少耳大凡舍長主少使母后聽政勢與外廷大臣隔絕往往與其所親暱謀事而大權遂歸之不在內官則在外戚此萬世之永鑒也

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實憲以彪仁厚委題故專崇之彪在任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

按王莽欲專漢權故上假太后為重陽

李伯集

卷三

三

等孔光為名而陰行其志實憲欲專漢權亦內假太后為重陽尊尊彪為名而陰行其志實憲不為莽者以實太后蚤逝而和帝之英斷能自攬威權故耳孔光鄧彪雖不為惡而容奸誤國之罪不可勝誅故朝廷之上用百詭隨之人不可用一剛直之士也

侍中實憲最寵鄧太后以憲為車騎將軍使擊北匈奴以贖罪

鄧太后使楊永明國晏太后數召是之實憲懼分官省之權違憲判故楊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楊弟剛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之尚書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舍遠問遠恐為奸臣所笑何數說宋由曰敵備數肢肱職與賊曹徽親至登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為故事三公不與盜賊敵請獨奏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問憲於內官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以憲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兵北伐匈奴按實憲以外戚而殺宗室罪狀明白竟爾不問又使之伐匈奴以贖罪征伐大事自當擇人而使豈可預期不可必之功以贖不可赦之罪且使權貴之臣不拘犯何罪過僅使為將征伐而止則復何忌憚哉自古有欲貴戚封侯而伐匈奴者李貳師是也有欲貴戚贖罪而

伐匈奴者實憲是也與師勦米積餉費
財而以爲侍臣邀功先罪之資卒之貳
師無功而降虜實憲有功而滅族無功
則其禍淺有功則其禍深可以爲鑒夫
憲嘗使門生書請尚書僕射郎壽有所
請託壽遂詔徵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
賊國家又同朝會屬青正色陳憲等以伐
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壽以誹謗下吏書
上疏曰壽機密近臣往救爲職若悚
然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
廟豈其私耶忠臣直節以死爲歸臣誠不
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杜塞忠貞垂議無
窮壽得減死徒含滿未行自殺
按實憲先以私忿殺都鄉侯蓋復猜公
法以陷郎壽雖按猜可謂屢惡不悛
矣大抵奸臣欲傾正人無罪可指則誣
往指爲誹謗誹謗者人主所深惡而人
臣所不能自解者也石顯以怨望陷蕭

望之張湯以反唇殺顏異皆借誹謗以
激人主之怒耳明主除誹謗之罪寬
罪之誅然後言路開而直臣進矣
實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
而還
實憲耿秉出朔方塞與北單于戰於稽落
山大破之單于遁走斬獲甚衆降二十餘
萬人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
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遣司馬吳
汜奉金帛遣北單于於西海上以昭款賜
單于稽首拜受
按實憲破匈奴出塞三千里招降二十
萬豈非大功然在東漢時外夷之禍淺
外戚之禍深克敵於外而生禍於內則
在漢利不償害而在憲功不補罪矣大
凡奸臣非藉大寵則不得上進主眷非
藉大功則不能下徧人心自古外戚受
寵而典兵事而有功不自歛戢豈有不

上稱國家下殃其身者也

以實憲為大將軍

舊大將軍住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次太
傅下三公上實氏兄弟驕縱而景尤甚奴
客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孥婦女擅發緣
邊突騎東安劫景擅發邊兵驚感吏民二
千石不待符信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
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請免
官棄罪並寢不報

按實景罪狀多端而惟擅發邊兵為大

外戚而可以擅發邊兵則何奸不可作
發兵而可以不用符信則何事不可從
景且如此何況憲哉外可以役使邊將
內可以寢抑奏章外戚之勢至此漢其
危矣

二年北匈奴款塞入朝實憲遣使迎之復遣
其襲擊破之

五年匈奴款塞入朝實憲遣使迎之復遣

匈奴之會南單于塞外復遣中郎

將耿种將騎出塞襲擊北單于單于被創

僅而得免既而憲遣左校尉耿种圍北單

于於金微山大破之單于走死

按實憲以此匈奴當討則不當受降既

已納款則不當掩襲中國所以御夷狄

惟有威信兩端許降而復擊之信義何

在何以使四夷歸命哉蓋由實憲只務

貪功不顧國體比之衛霍出塞之師折

又下矣

三年實憲殺尚書僕射樂援

實憲以耿种任尚為爪牙鄧臺郭廣為心

腹班固傳教與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

賦飲吏民共為路遺棄安任既舉奏臣四

十餘人實民大懼但安隱奉行高未有以

害之

按實憲以外戚之重被破虜之功聲勢

已是重大而專好為之爪牙腹心又縱

以文章議論紛紜之末矣任凡乃欲以
孤立之跡舉其惡力雖不敵志亦可
憫也蓋由東漢之時人主既係幼冲政
事不歸臺閣母后聽政外戚專權權之
所歸舉即輻輳朝臣結外戚而取償於
外官外官賂朝臣而取償於百姓於是
官事敗壞民力困窮而漢事從此日蹙
矣此萬世之永戒也

尚書僕射樂恢上疏曰陛下當於春秋暴秦

宋伯集

宋

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示天下之私不
省懷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脅懷飲藥元
於是朝臣震懼無敢違者素安以天子幼
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
家事未嘗不喑鳴流涕天子大哀贊特顯
之

按實憲先以刺客殺劉暢以法吏殺
壽以州郡殺樂恢安有奸臣擅殺近臣
而國不危者憲之勢誠危而漢亦岌岌

矣臣氏為壽近臣得劉章而益握實氏
專權天子倚素安以為重公忠之臣所
關係於國家者豈其微哉

公平注並匈奴族除號為單于

單于既亡其弟於除號自立遣使請塞
實憲請立為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
于故事事下公卿議素安任凡以為允武
招懷南單率謂可素安內地正以權時之
昇耳得打獵北狄故也今宜令南單于反

宋伯集

宋

北庭領降素無緣復更立於除號以增國
費

觀素安之對可見漢時和親止是權宜
原非借為永安之計然就款塞之中亦
當權費之多寡利害之小大兩匈奴視
乎南單于保塞我受虜之降而使虜權
虜則供虜之費少而安邊之利大故光
武受之為得素安此匈奴既破敗而始降
附又欲引南單于故事以邀中國之賜

予彼於我無能重輕而我賜封置將前
費一而今費二則安邊之利小而供養
之費多故實憲之議為非策天下有事
同而得失異者謀國者不可不詳計也
安又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已先父舉眾歸德
四十餘年也又首冒大謀空盡北虜叛而
弗圖更立新降失信所養建立無功百蠻
不敢復保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
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

宋傳

卷五

十

十萬今北庭獨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
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
更相難折憲負執驕訐稱光武誅韓歆
更相難折憲負執驕訐稱光武誅韓歆

按漢供夷虜費以萬億計以漢家國勢
兵力之強然且不辭為之者夷虜苦寒
之地諸物多仰給中國彼欲得所用強
則大舉弱則零滿又弱則款服而待賜
予中國耳就中國言之畢竟用兵之

多賜虜之費少故國其未而羈縻之者
一 不論遠近不分強弱而欲一切供給
之不能為中國害愛之及大為中國費
則何利而為之未安之策吾明而實憲
負其威勢拔以必從而其時人主亦不
得不從觀其引光武誅韓歆涉故實
則是明制大臣先生之命明奪人主
殺之權君弱臣強一至於此等策之得
失又不必言矣

宋傳

卷五

十

六月朔日食

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握權統嗣與移朱平
之末廟不血食今天下遠近惶怖承育背
公室向私門人遂將於下效驗見於天禁
微則易微末則難息不忍誅我不忍割去
事之後未然而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
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強不強則
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臣失以塞天意
按丁鴻之疏可謂忠懷使鴻之說得行

則君權兩兩勢振實憲可先誅戮鄭東
亦不至封侯榮微則易殺末則難真是
名亨主竹人主除奸要在自握乾剛獨
明獨斷如東漢先以內官誅外戚復以
外兵誅內官而國事遂去不可復為者
夫在不能自握而借資於人耳古稱君
德以剛為立信哉

實憲伏誅

實氏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野臺

宋伯集

卷五

五

及弟嘉母元與憲齊郭舉及父實共相交
結舉得幸太后遂謀為逆帝知其辭而外
臣莫由親接以勾盾令鄭東謹敬有心義
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誅憲使清河王慶
私求外戚傳夜獨內之明日幸北官詔執
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官開城門收
殲舉臺嘉誅之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冠
軍侯與為景璠討就國還嚴能相迫令自
殺

搜實憲不通一外戚而其權勢氣焰

傾人主盖由朝廷以親戚為心腹

又引其親奸臣藉黨與為爪牙其黨復

自立黨展轉援引聲勢重太自負宿罪

恐至誅喪其勢必至于逆謀而後已和

帝決策一旦剪除豈非英斷然外戚之

禍除而內官之權重原內權所由起始

于有功有功始于決策帝之所以不與

股肱大臣謀者以素不與外臣親接故

宋伯集

卷五

五

耳人主常是見大臣無事則諮詢得失

有事則參決謀議若常不相親即有事

亦難獨召召之則機密而事敗勢不得

不謀之于內無論未能成功即成功亦

復有後患豈非後世之永鑒哉

皇太后實氏崩

初梁貴人既死官省事秘莫有知帝為晏

氏出者齊陰公主子梁鳳奏記三府求得

申議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愍良久嗣因請

追上尊號存錄諸男帝從之會貴人嬖生
書自訟乃知貴人枉殺之狀三公奏請敗
實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于詔曰實
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服奉事
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愚
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

按實太后始欲國寵乃養梁貴人之子
既欲專寵遂簡梁貴人於死自是婦人
常情若為人主者有嫡則早立嫡無嫡

則早立長朕主其子即貴其母名分已
定覲覲自息尚安有生招不白之冤矣

貽無窮之禍者哉

十三年帝幸東觀

帝回朝會召見諸儒魯丕賈逵賈香等辯
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永冠丕因上疏曰
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若規矩權
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
義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情忌不

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轉
觀其義無令曲遠獨有遺失也

按和帝回朝會而召羣儒樂羣儒而講
經義既可因其論說而辨人之才品又
可聽其講解而廣己之聰明真是帝王
盛事至於魯丕所言使人皆盡言曲遠
不遺則又不獨辨道術者為然即治理
亦當如是矣

詔遼郡舉孝廉

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東劇東備

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免致口人為本其今
緣邊戶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
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

按人才原不擇地而生故人主用人惟
其人不惟其地若內地開仕進之塗邊
地絕薦舉之望非立實無方之意和帝
之詔甚是今之歲貢即其遺法但漢以
孝廉令以詞章始以詞章後以年貢寢

夫立法之意不可無變通之所矣

徵班超還京師

初超發于塞諸國兵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救之超令兵各散去須夜鼓聲乃發陰變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自以萬騎於西界追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衛于塞超知二虜已出密詔諸部勒兵驛馬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遂降龜茲等各退散威振西域既而龜茲溫宿等諸國未降

梁伯集

卷五

七

以超為西域都護時都尉超又發八國兵討焉者斬其王廣於是西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至是年老乞歸乃徵還至洛陽卒

按班超在西域不勞士馬不費轉輸發夷人之兵制夷人之命能令五十國莫不賓從四萬里莫不貢獻可謂奇功矣所以然者蓋以超都護西域為任甚專二十餘年為時甚久既無損兵糜餉之

慮又無中監違制之虞擊斬自由撫輯惟意故能遂其本志而成此大功此可謂任將者之法

任尚與先零羌滇零戰大敗詔遣謁者龐參督諸軍也

故左校令龐參先坐法輸作若虛使其子俊上書曰萬里運糧遠就羌或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鄧騭宜且振旅留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養後以勦其時

梁伯集

卷五

八

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獲女得織經然後富精緻衆解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讎報存壯之取雪矣書奏會樂單上疏薦參太后即擢參於從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也

按龐參之論無李牧趙充國之策而兩用之牧之守代先守而後戰充國破先零且以守為戰而坐困之參欲休息士馬出其不意深得古人守邊之要邊事

所以不振者由於平居無備輕易言戰戰既不勝守亦固以不固及見有隙可乘却反畏縮不決坐失事機古人守邊只以不敗為坐真見可戰忽然而發敵不及拒坐收全功所以說全國為上又說浪戰為下則古人所重可知已參起自徒中即拜謁者揀其言即用人責其功不記其過以此鼓舞人才寧有不得其用者乎

宗伯集

卷十一

五

立貴人鄧氏為皇后

鄧禹子訓有女曰綏選入宮為貴人恭肅小心勸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見已以下之雖官人隸役皆加恩借帝深嘉焉常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視醫藥貴人辭曰官禁至重而使外舍在內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

夫婦人一為人生所事愛辭不恃寵以

俱其同列借寵以榮其宗族而鄧后獨能克己以直接撫之道知足以見私幸之機固后之賢亦其所得於祖父之家教者多也夫內治關於后德后德繫於世類豈非擇后者之所當知哉

二年以公田賦與貧民遣使稟貸冀充流民御文中丞樊準上疏請減無事之物省官吏作者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

宗伯集

卷十一

五

荆楊諸郡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民即擢準為光祿大夫使冀州遣議郎呂舍使兗州稟貸流民咸得蘇息

按民為邦本民困乏而上不用卹則民不得安上周卹而妻用不得其人則民亦不安鄧太后既用樊準之言而稟貸流民即用樊準以慰安郡國於聽言用人兩得其道大抵任事即議事之人則議論必不聚為虛言以要名行事必不

敢為虛文以罔上蓋不獨厭饑一事當
然也

徵鄧陽為大將軍

鄧陽在位頗能推進賢士弘農楊震孤貧
好學通達博覽騰麟之時震年已五十累
年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
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令夜懷金遺
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
某夜無知者震曰吏知地知我知子知何
宋伯康

卷之三

三

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子孫常蔬食步行故
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
白史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按鄧陽輔政首辟楊震清慎明而公道
彰矣天下吏治不興始于人各自為身
家之計而甘為貪黷以負國家耳君不
受金錢不殖產業獨以清白遺之子孫
如楊震者清風高節千載如新朝廷得
是人而表揚之天下聞風而興起矣

四年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為郎

龐參說鄧陽使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云

補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

曰譬若水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

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為然郎中震

誦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

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勞而復定今憚小費

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空

宋伯康

卷之三

三

所以不敢入三輔也涼州士民父兄子戰

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今削而棄

之民庶必引領而怨如席卷而東則圍陵

舊京非復漢有三也議者喻以補水猶有

所完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禹以

為然

按龐參勸鄧陽之說即前欲併兵三輔

之意無在前則為便計此則為謬說何

也併兵三輔待時而動則退乃所以為

進守乃所以圖戰此策之可行者也若
因而棄涼州以三輔為塞則我退而虜
得進我怯而虜轉驕素要害而不守舍
武勇以資敵則策之必不可行者也天
下一事而成敗異一人之言而得失異
者聽言決策可無慎哉

謝國說為網羅涼州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
朝外以勸厲各其功勳內以拘致防其邪
計為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謝議於是辟

卷之三

李

李

西州豪傑為據屬并牧守長史子弟為郎
以安慰之

按虞翻之策本于漢高祖當爭戰之時
而集功臣子弟于櫟陽以自衛其於安
慰防閑兩得之矣即說用才言之亦當
如此蓋邊人多勝畧耐勞苦而短于文
華拙于進取豪傑之士積素草澤者甚
多其才無所用一旦有徵則作不法不
靜之事逃叛勾虜往往有之朝廷若欲

知夷虜之情必當引用邊塞之士既可
以重人才亦可以防邪計非但以安慰
邊人之心而已

以虞翻為朝歌長計縣境羣盜平之

鄧陽以前議惡虞翻欲以法中之會朝歌
賊攻殺長史州郡不能禁乃以翻為朝歌
長故舊皆弔之翻笑曰不過整振錯節無
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

按虞翻所議乃國家公事鄧陽却以為
私恨而陷之必敗之地以陷之賢不免

有此惜哉翻一聞命欣然受任不但才
足以濟氣足以振即此便是為國忠心
常人平日安閒尚且營求善地揀擇美
官一遇難處百方窺避況于下有兵革
當其前上以罪譴待其後乃能不退不
爾誠然就道卒之盜息民安功建名立
此可以愧天下為人臣而避難難者人
主患不得治盜知翻者而往之何憂盜

我

及到官被三科以募壯士保火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賞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米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吏任術然詐亦兵家所不忌也趙廣漢持奸吏陰謀而使之察奸虞胡貫盜賊宿罪而使之擒賊可見天下原無不可駕馭之人顧用之何如耳古之善取夷者多以夷攻夷善治盜者多以盜攻盜夫御得其道狙詐咸作使豈不信哉

六年省薦新物二十三種

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費養種執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正所

以順時育物者乎自今皆須時乃上

按安帝詔省虞新之味正食餘饌非時不食之文蓋王者玉食萬方先時薦新水而不可但非時之物食之傷人既非順育之宜且平調攝之理而勞民供具所損尤多安帝此詔亦事之可法者也

以虞胡為武都太守擊是破之

太后聞虞胡有將帥之畧以為武都太守亮來數千遮胡于陳倉諸谷胡即停軍不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進而宜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亮聞之乃分鈔傍縣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燕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窺日增倍之亮不敢逼或問曰孫虞滅寇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遂進則彼所不測孫虞見弱吾令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按虞胡不泥重兵法乃其深知兵法善

學古人者也若他人處此見虜勢甚衆
孤軍獨往非畏縮不前則輕率與戰以
至情勢屈虜勢愈強而違事日臻矣所
以遠臣惟貴識慮實見兵勢智畧足以
應變膽力足以決死若虞胡者謂無
之矣

既到郡兵不滿三千云
羗衆萬餘攻圍赤亭
數十日胡乃令羗
種弩勿發而潛發小
弩羗以為大力弱不能
三并兵急攻胡於

宗伯集

卷之四十一

李

是使十二種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羗大
震退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除
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
服回轉數周羗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謂計
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伏候其
走路掩擊大破之賊由是敗散胡乃占和
地執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張貪
民間通水運一郡皆安

按虞胡破羗之術大畧隱形以誘之多

方以謀之耳人當危急易王失指胡却
應之從容賊已敗散易王偷安謂却獨
計長久遂使荒遠變為樂土以此見安
邊制虜惟在人耳

宗伯集卷之四十一終

李

宗伯集卷之四十二

北海馮琦用報著

百講通鑑直解

永寧元年復置都護屯兵

北匈奴率車師復王軍就共殺索班擊走

前王暴有北道曹宗請出兵擊匈奴以報

之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爲宜問王門閭

太后問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問之勇議

宜于敦煌復置營兵及護西域副校尉遣

宗伯集

長史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鄴

善于寘心勝北杆匈奴東近敦煌曉爲胡

虜節度又禁漢人侵擾如此誠便於是從

勇議復營兵置副校尉居敦煌雖以羈縻

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復匈奴果數與車

師入寇河西大被其害

按西域之議漢庭公卿皆以爲宜問王

門閭其議置都護屯兵惟班勇一人而

已金城方暴獨召問趙充國都護復置

獨問班勇皆不決于盈庭之言而決于

宿將之口蓋以其歷邊方習虜事視庭

臣遠度懸斷之說相遠耳古人一遇邊

警將臣即得召對口陳形勢既可以知

其人之才暴亦可以決策之從違久之

而虜情將暴俱在目實矣

建光元年皇太后鄧氏崩封鄧騭爲上蔡侯

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

賊內起每聞民饑或連旦不寐躬自減徹

宗伯集

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嘗徵濟北河間王

子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爲開邸第

教以經書躬自監試詔從兄豹廉等曰未

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食乘堅驅良而

面牆術學不識識否斯固禍教所從來也

按鄧太后約已勒教足稱賢母后矣其

教誠外戚宜足以保其宗然身歿未幾

而旋被破亡者何也彼知驕奢之爲禍

而不知禍所從來乃在久臨朝而不還

政耳蓋外戚不覺之過小而官聞與政之禍深也

帝已半長久不還政賴川杜根言之太后大怒咸以嫌懷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為宣城山中酒家保平原成胡世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至是尚書陳忠薦之帝拜根侍御史胡世尚書郎

按杜根成胡世諫太后還政非但事體合當如此亦所以為鄧氏忠謀使二八

宗伯第

卷三

之說得行則太后得全其名安帝得全其孝外家得全其宗族獲誣何由而行禍患何由至于徒以一時逆耳遂發威怒貪德權勢殺戮諫官以政帝心久不能平家族旋及于禍其為賢德之累大矣

詔舉有道之士

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乎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疏豫聞帝意曰臣

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舉諍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訪咎亮務諮訪羣史言者見杜根成胡世等新蒙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嘉謀異策宜報納用如其常穴其有諫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從之

按安帝初年方下求賢之詔而陳忠即處及言舉之塞尤事善遠論事甚確蓋

宗伯第

卷三

人主求言則言者爭進言者既衆人入思以諫直自高則就為激切勢必抵觸忌諱以致人主不堪因而譴責是聞者激之端而激者塞之漸也所以陳忠方喜其聞即憂其塞直謂嘉言宜納妄言宜容尤得御臣聽諫之法惟臣以從容和緩濟其忠君以無收並蓄私其度則上下交修而君臣不隔矣

以辭也為侍中不拜

初汝南薛苞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惜苞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致被毆扑不得已廬于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簷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用廬取其荒頓者歸物取其朽敗者弟子數破其產難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无自己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案伯

董

上

按薛苞孝弟真是人情所難然以田野之行而聞于至尊特行徵聘蓋漢時取人特重行誼不尚浮華故有孝弟之科行于里選亦有賢良之聘待于公車皆上世之淳風清朝之吳事也

徙封鄧陽為羅侯建就國臨自殺貶平原王翼為都卿侯

少號聰明故鄧太后主之及長多不羈可太后意太后微河間王子翼為平

原懷王後留京師帝乳母王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順江京共毀短太后帝每忿懼及崩官人有詎告太后兄弟惺弘闇謀立平原王帝怒遂廢其子西平侯廣宗等為庶人陽以不與謀從封羅侯遣就國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貳產廣宗等皆自殺陽不食而死平原王為都卿侯還葬河間大司農朱寵上書訟究詔許陽還葬

按鄧太后久執朝政不為無過然廢立

案

案

上

之謀原未嘗有始於王聖之猜疑構于李閔等之讒毀而成于宮人之詎告耳大抵權勢之地難處疑似之跡難明鄧太后之自處則非矣而安帝所以處之者亦太忍哉

以耿寶監羽林車騎封宋揚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閔皆為列侯

帝以取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宋氏封侯為卿校侍中者十餘人間后兄弟顯景耀

羅並典禁兵江京李閔皆封列侯與中常侍樊豐劉安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競為侈虐出入官掖傳通姦賂

按外戚宦官寵倖這三樣人皆足以亂入國安帝始親政而所封拜所寵用皆母后之族宦官乳母之黨內外結彼此交通人主何由得覺其奸而國是安得不日非乎漢之亡機實兆于此

司徒楊震上疏曰王聖得奉聖躬雖有推燥

崇伯集

卷四三

居隱之勤前後實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帝以疏示聖等皆忿恚而伯榮通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秉榮遂為侍中得襲護爵震上疏曰故朝陽侯劉護同產弟威今獨見在而以其再從兄秉襲爵為侯秉無他功有但以配阿母女院位侍中又王封侯不稍舊制不合經義按王聖以保母之寵濁亂朝廷橫被爵

賞當時在是之臣非附其讐而不敢言即畏其威而不敢言獨楊震明日張膽再疏攻之豈不知帝之難寤說之難行亦以乘丘嫉邪大臣之義當如此耳帝不獨斷于心而明示聖等此輩安得不巧加文飾以蔽入主之明別尋事端以加忠臣之罪乎夫忠直邪佞勢不兩容自古未有寵倖用事大臣孤立而國家不危者焉乎此萬世之明鑒矣

崇伯集

卷四三

尚書翟璜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待乎今外戚寵侍未有等比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願陛下勉求忠貞諫遠佞諂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皆不省

按自外戚寵貴惟漢最盛得禍亦最多西漢霍氏王氏東漢梁冀以及鄧閭皆

以恩寵始以禍患終翟闞謂覆車相尋
極切事理其如帝之不省何天下之患
最莫大於人臣不言尤莫大於人主不
省不言則猶有忌憚言之不省則壅蔽
生奸而驕縱遂成矣漢祚之衰豈待桓
靈而始見哉

復斷大臣行三年喪

尚書令殺諷等奏宜復斷大臣行三年喪

陳忠上書曰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

張伯集

卷四十一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

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

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時宜官不便之尤

寢忠奏

按三年之喪聽大臣行之者安帝也斷

大臣行之者亦安帝也始以公議而行

之後以官官不便而斷之至於壞先王

之通制逼人子之至情尚書不得闢說

天子不能主議漢事至此可為太息矣

延光元年汝南黃憲卒

汝南太守王龔政崇溫和好才愛士以素

聞為功曹引進黃憲陳蕃等憲不屈蕃就

吏閭不修異操蕃性氣高明憲世貧賤父

為牛醫憲年十四潁川荀叔遇於逆旅疎

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

師來也前見來聞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

子聞曰見吾叔度邪同郡戴良才高倨傲

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問然若有失也

張伯集

卷四十一

太原郭泰少游汝南過來閭不宿而退從

憲累日乃還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之

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

之不涸清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

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暫到京師即還

年四十餘

按東漢之士不患不賢潔而患不和干

不患無風裁而患無度量汪汪千頃獨

見叔度再使其得立朝端豈不可變歟

抗之風而銷黨錮之禍我史稱其言論
風旨無所未見夫不自來見此正憲所
以賢也若急于來見以為名而不計國

是之決裂宜賢人之心哉

二年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

北匈奴連與車師寇河西於是復以班勇
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按東漢時以西域諸國之紛擾而柳中
之屯僅五百人蓋屯守之兵而非征伐

張伯集

卷三

上

之兵關智畧而非關兵力也古人最重
屯守趙充國屯金城而罕羗服班勇屯
柳中而西域服後之備邊者可以為法
矣

以楊震為太尉

耿寶薦李閔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
欲令公辟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如此
則宜有尚書勅寶大恨而去閔顯亦薦所
親震又不從時詔使者大為王聖修第樊

豐周唐謝惲等傾搖朝廷震上疏曰方今
災患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
而為阿母起第為貴臣德廣惲兄弟依倚
近侍與之分戚屬託州郡傾動大臣招徠
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復得顯周白黑
濁清天下譴諫臣聞上之所取財盡則怨
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
之上不聽

張伯集

卷三

三

按耿寶假傳止意閔顯私屬所習楊震
拒之足見太臣風節至其疏陳天下空
虛之狀近侍納賄之跡可謂詳盡而帝
何其不寤也大抵近侍假借內庭無從
覆請往往不敢抗違以致人主受其名
大臣受其諂而小人獨享其利嗚呼此
東漢之所以不競也

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

詔以楊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
葬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墓前郡以狀上

帝威震忠直詔復以中書具祠之

按楊震之忠誠能感異鳥而不能動人主能使朝廷備其禮于後復而不能使行其言于生前固震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也嗟乎樊豐敗而後祀楊震宦官敗而後祀陳實此皆復事之忌而實復世之鑒哉

永建元年帝朝太后于東宮

初議郎陳碑以爲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

宜徙別館絕朝見周舉謂司徒李郃曰嘗史常欲殺奔奔事之愈謹今太后幽在離宮若悉慈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宜密表請羣臣朝觀卽即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

按凡事有情有禮閹太后既以帝爲子而復廢之情雖難堪順帝以子事母禮不容廢周舉之論是也然觀樊豐閹顯等既勸廢其子而陳碑復勸帝絕其母

可見小入反復傾險卽母子之間尚能離間而況於君臣之際乎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所戒者深矣

下司隸校尉虞詡徵尋赦出之以爲尚書僕射左槐爲尚書

虞詡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見之又勅中常侍程璜等百官側目三公勅詡咸夏拘繫無辜爲吏民患詡上書自訟口臣所發來賊罪非一三府恐爲臣所奏

遂加誣罪臣將從史無死卽以尸諫耳

按虞詡彈劾大臣以及中貴風節凜凜然一人而與舉朝爲敵欲居其位以行其志難矣大畧明主任人惟患其誠然而不言人臣效忠亦患其激切而過於言惟人主以正直容臣平而臣子以正直忠厚相無行之則蕩平之盛世也又案中常侍放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樊日社殺今張防

復升威柄臣不意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
書奏坐輪輸左投二日之中傳考四獄浮
陽侯孫程等乞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
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
自為何以非先帝乎虞詡書忠更被拘繫
預防賊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
其占官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
變時防在帝後程叱防下殿奏曰陛下急
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於是防坐從邊即
放出詡程復上疏云詡有功語甚激切帝
威宿微拜議郎數日遷僕射

按虞詡崇幼近侍至於身自繫獄其毒
似激安得不致人主之怒而自速其禍
然一日之中傳考四數則張防之意非
順帝之意也卒能聽孫程之言赦其罪
赦其功而還其官亦庶幾能從諫而無
成心者然詡之下獄也出張防之意而
還其官也以孫程之言則當時之事權

旁落政在左右亦明矣

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
為賢以直節為惡遂相戒曰白璧不可為
容容多福福伏見讖郎左雄有王臣塞蹇
之節宜擇在喉舌之官必有臣弼之益由
是拜雄尚書

大抵世之治也人思直節而拱默者無
所容其衷也人思拱默而直節者亦無
所容虞詡所言直衷世情狀此固非

宋有法

卷三

子

人臣之義亦豈國家之福乎故人臣為
社稷計莫要於遠忠直之人人君自為
社稷計亦莫要於用忠直之人而母令
人以直節為戒則常治而無亂

二年以許敬為司徒

敬仕於和安之間當實鄧閭氏之盛無所
屈撓三家既敗士大夫多染汙者獨不及
敬當世以此貴之

按東漢士大夫多為外戚門客前者既敗

復者復然。至謂國外咸得罪復以外戚沈罹之。其不然者。則通為高第爭事排擊。第取聲名。坐致禍患。而國事亦因之以危。若前數不傲不隨。始終一節。任義而不近。節高而不近名。庶乎待行己之道矣。

聘處士樊英以為五官中郎將

南陽樊英少有學行。隱於壺山之陽。帝以

策書玄纁備禮徵之。英固辭疾。高不聽英

宋伯集

卷四

子

不得已。到京稱疾。強與入殿。猶不能屈。帝乃設壇。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為詔以為元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數以歲時致手酒。英初被詔。命來皆以。為必不降。忘及復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失望。

按順帝之待樊英。可謂誠於求賢。切於求言矣。當是時。朝綱廢弛。政權旁落。僅有可言者。使英極力開陳。帝未必不聽。

即不聽而去。不愈於稱疾而去乎。素之何有可言之事。僅可言之機。而竟不聞一言。以自獻也。何休乎。望實俱損。令人有絕盜虛名之誚。我明帝之禮桓榮。顯帝之禮樊英。皆三代以下。僅見之事情。二臣皆未有以報稱也。

六年起太學

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怠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將作大匠翟酺上

宋伯集

卷四

子

疏請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按明帝時。薛韋辟雍。親自講解。而匈奴亦遣子入學。安帝薄於藝文。學舍傾頽。而朋徒亦皆怠散。可見世道之盛衰。係學校之興廢。而學校之興廢。又係人主之好尚。何如耳。翟酺之請建太學。順帝之起太學。咸舉也。東漢多節義士。有以我

五孝廉限年課試法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
凡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變易則下不安
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今典城百里轉
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拜除如流迎
送煩費損政傷民災青不消咎皆在此臣
愚以為守相長吏有願劾者可就增秩勿
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若被劾奏亡不
就法者徙家遠郡其郡部親民之吏皆罷
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贈其秩禮
吏職滿歲乃得辟舉帝悉從之而官官不
便終不能行

按左雄之疏皆確實可行最要惟在考
任蓋久任則官得展布其才民肯服從
其政上亦得綜覈其實以行黜陟然政
事利在久而久清利在速謂久任為不
便者皆不便於官而非不便於民不便
於私而非不便於國也京房之考功

左雄之久任陸皆以左右不便終見阻
隔然則人主欲法之必行惟在斷哉

增又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察舉皆先
詣公府請試家法文吏課殿奏副之端
門練其虛實若有茂才異行即可不拘年
齒帝從之今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
諸生通章句文吏能賤奏乃得應選其有
茂才異行若類鬬子奇不拘年齒雄亦公
直精明能審覈真偽決志行之諸郡守十
餘人皆坐掾舉免然自是牧守畏慄莫敢
輕舉造於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蓋吏治不清由於舉劾不審舉劾所以
敢於不審者由於綜覈無法實罰不立
故得以市恩行私而無所顧忌耳惟實
其舉劾之人則論薦不敢不慎是非明
無涉公而吏治起矣

示伯事卷之四十二終

宗伯集卷之四十三

北海鴻博周鑑著

自講通鑑直解

二年徽郎顗以為郎中不說

上召郎顗問以災異顗上章曰三公上應

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

之在位納累鍾之奉亡天下之憂接連懼

仰寢疾自違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可

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災青政升乎其

自得共

可得乎今還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

谷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陸

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

小綱數也

按郎顗指陳時政可謂直言東漢政事

不歸臺閣而災異却免三公任之未為

甚重而責之不為不備矣乃郎顗猶謂

止崇之彌優下慢事愈甚蓋平居之寵

遇止是虛禮而未責以實政災異之策

免亦是虛文而未課其實效耳惟上以

實政責臣臣以實心盡職則臣得行其

忠而君得收其益矣

復上書薦黃瓊李固又言自冬涉春說無嘉

澤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臣聞皇天感物不

為偶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兩可請

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

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

糾病不說

宗伯集

按郎顗言析禱無益意甚明切桑林之

禱主能動天者正以責已耳故人君遇

災異則修省為本析禱為末而論修省

則政事為本儀文為末郎顗所言皆出

忠謹言既有益於國志又不降其高此

豪士之有名有實者也

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特封孔母宋娥為山陽君左雄上疏曰先

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

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六臣前復替言
封爵至重山陽君宜崇其本節雖言切至
城亦畏懼辭讓而帝卒封之是時大司農
劉據以職事被遣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加
以捶撻推上言九卿大臣行有佩玉之節
孝明皇帝始有撻罰非古典也帝納之
一按左雄諫封山陽君其說似楊震諫輕
侮大臣其說似賈誼一時忠諫無出其
右矣東漢之主多切諍而為左右所撻
主故政在宮闈權在左右恩寵在乳保
而大臣反不見優禮何望其位行其
志耶大凡人主長而親政則大臣重少
而不親政則嬖倖重但觀嬖倖恩寵之
厚薄與大臣優禮之輕重則時之治亂
畧可觀矣

京師地拆詔引教撰士對策

洛陽宣德亭地拆八十五大帝引公卿所

舉教撰士對策李固對曰漢興以來賢聖

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然上畏天
威俯恭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
母裂土開國實年舊無間阿母體性謙虛
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
安之福

按京都地拆吳

其甚大漢之亡徵見矣

李固對策首以封宋城為言蓋乳保私

恩不宜酬以公典卑微官媼不宜加以

名封觀武帝寵乳母以法度宣帝報乳

母以賞賜便是治世事觀安帝封王聖

為野王君順帝封宋城為山陽君便是

亂世事人主舉動安可不慎哉

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

以爵位尊顯顯德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

損故至顛仆今梁氏子弟羣從榮顯無加

永平建初故事治不如此宜令還居黃門

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

按李固請裁抑外家非徒國法當如此

亦所以安金之可外威富厚在一時則
極威然傳至累世者甚少皆由恩寵太
過習以成驕若竊事權得禍尤烈蓋無
功勞而享富則富為禍之階用恩寵而
招權則權為亂之本也東西漢之所由
敗皆以權有所寄而政不在國家耳惟
人主攬乾綱勤政事則柄在公宣而權
不下移矣

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

禁侍中

禁中

禁中

禁中

禁中

禁中

禁中

禁中

禁中

史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
中常侍在日月之側養蒙震天下子弟祿
任曾無限極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
故常禁同之中臣長水司馬武宜開陽城
門候羊地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
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
跌百年不復

按李固言禁請託守法度其論正矣蓋
行法自近防患在微近臣守法遠臣誰

敢壞法小事守法大事誰敢壞法若始
之不慎積弊相沿遂成故套牢不可破
故欲立法度如守陴防起於小隙終於
大決夫欲法之必行者亦慎其始而已
尚書為陛下發舌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專
勢重責之所歸宜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
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
黃門譬猶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
通其禍敗則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
則本朝號令豈可無嚴肅之一人之身累
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
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
之患也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
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
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嚴密
升平可致也

按李固對策論上下之間安則共福慶
危則通禍敗其於君臣一體之義可謂

深切著明矣自古治世必是上下同心
官府一體亂世必是人懷私意政出多
門若上下隔絕中外支離則難以語奉
交之誼成共濟之功矣至謂專憂腹心
慎簡左右種種名言皆人主所宜三復
也

太史令張衡對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
皆先孝行有餘力始學文法李卯詔言
以能章句奏舉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行

宗門具

孝思三

此棄本而取末也曾子長於孝然實曾純
文學不若由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
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矣

按漢以孝取人最得其本古人求忠臣
於孝子之門蓋既可藉其德行以範俗
亦可移為忠心以事主自鄉舉里選之
法廢而取士專論浮詞其最得人者不
過拔十得五而已大凡取人積茂厚重
者外常少文浮華獷巧者內常多偽張

衡所謂外有可觀內必有缺不但取士
之法亦人主觀人御臣之準也

上覽朱對以李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
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
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許為飛章以陷其
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僕射黃瓊救之
久乃得釋出為洛令棄官居漢中衡才高
於世而無驕尚之情不慕當世所居之官
無積年不徙阿母復竟坐構姦誣罔收印

宗伯集

孝思三

按還里舍

按順帝一聞李固之言即斥乳母還舍
使諸常侍服罪不但拔諫如流亦且乾
綱獨斷一時氣象肅然改觀充此心也
漢可以中興矣然未幾而為人所欺竟
以飛章構成忠臣之罪則後人誰敢復
言而佞倖亦復何所畏忌也成帝用王
尊之言欲退王鳳而旋為鳳所欺以置
於死順帝用李固之言已退宋娥而旋

為賊所搆以逐於外而漢季世之君如
出一轍非無一時之明惠在不斷耳此
萬世之永戒也

三年五月旱

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尚書周舉以
消變之術舉對曰臣聞陰陽開隔則二氣
否塞風雨不時水旱成災陛下廢文帝先
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
多曠夫未聞改過之效徒勞主尊暴虐風

張伯集

卷之三

九

塵誠無益也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
官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慎官人去
貪佞帝曰貪佞者為誰乎對曰臣從下州
起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
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

按順帝露坐禱雨而周舉首以放出官
女為言蓋天地之性惟人為貴人和於
下則致祥人怨於下則招異故冤在匹
夫匹婦即可以飛霜而恩及曠夫怨女

即可以致雨天人相應理不可誣也至
謂盡言者為忠貞苟容者為邪佞尤得
辨別忠邪之法善佞惡直乃是常情舉
直錯枉乃成政體惟在人君明辨之而

已

永和元年以王龔為太尉

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貴門使
客証奏龔罷上命龔亟身實李固奏記於
梁商曰王公以賢直之操權而說佞所搆

張伯集

卷之三

九

衆人聞知莫不歎深夫三公等重無詣理
訴寃之義纖微感繫輒引分沙王公不有
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
節矣語曰吾人在患儼不及餐斯其時也
商即言之事乃得釋

按順帝時諸常侍傾陷王龔其術甚巧
誣以罪過則其事難明假手他人則其
跡不顯既被傾詆理須勘問既行勘問
奴必拘執不堪証辱輒至引決此即石

顯傾蕭望之故智耳大凡論事則須斷以實理論人則須藉諸公論然後浸潤之辭不行而忠直之氣復伸矣

三年以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招降蠻寇歲外悉平

象林蠻區儼等攻縣寺殺長吏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區儼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畧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充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駭曰荆揚盜賊盤結不散

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充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遂致叛亡南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軍行月三十里三百日乃到計入庫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剗心腹以備四支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訪曰虜未尚可尹米救我後

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更旬月之間破珍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

按九真交趾半是夷人若駕馭得宜恩威不爽自可不主生變即是有變當事者能相機處置雖剿相無亦自可底定也縱使未平亦只宜就近調發召募豈有發荆揚充豫之民徵兵萬里懸師深入之理李固駭議較量事理可謂確矣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蓋兵能止亂亦能生亂用之不當則小而騷擾大而激變賊未必能為患而防賊者乃更甚於賊用兵者與徵兵者可無俱哉

宜更選有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徙日南交民壯依交趾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

用四府悉從國議野野良為九真太守喬
為交趾刺史喬主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
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
者數萬人嶺外復平

按山嶺之寇原無他端或見小利而爭
或激小隙而起若虛置得宜自可不煩
兵而定李固之議只擇人為刺史太守
以威信招服之極為得策虞翻為令而
朝歌平張綱為守而張晏平祝良為太

宗伯集

卷三

李

守張喬為刺史而九真交趾平太凡一
方有事本地方官得其人人得其策斷
無不平安之理惟官不能相挽決策以
致決裂却乃張皇其事請兵增餉為國
家煩費而事機一失益復難處矣故朝
廷委任守令務在得人而邊方遠方為
尤急也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初左雄為周舉為尚書至是雄為司隸校

尉舉為直任將帥直當直職受罪舉以此
勅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
舉曰詔書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選君適所
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
而厥戰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
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而用諸朝不敢阿君
以為君若不藉君之忠而用宣子於殊也雄悅
謝曰是吾過也天下臣以忠實之

按將而若三軍之司命而貪則必

宗伯集

卷三

李

股削軍士以充公費而減軍餉以實私
囊其害有不可勝言於周舉之言是而
左雄之說非也然此一事也周舉能強
私惠而伸正義於朝左雄能服正議而
引私過於已使人皆知此則朝廷之上
又安有相黨相親之風不公不直之事
乎

是時宦官競賣恩勢唯太僕秋良質清儉退
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為帝問其故對

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官掖既無知人之明
又未嘗交知士類首銜鞅因景監以見有
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
不敢

按漢時舉武猛士獨良賀無所舉則當
時所舉多出私門可知內臣不當交士
類尤不當交違庭之士違將不當結朝
臣尤不當結掖庭之臣史臣記此不獨
表良賀之賢所以為後世宦官競賣忌

勢者戒也

從荊州刺史李固為泰山太守

荊州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為刺史固到
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蒙典之吏始於
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
歲間餘類悉降泰山太守高賜等賊獲
賜等重賂梁冀冀為之千里移檄而固持
之愈急冀遂徙固為泰山太守時泰山盜
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

到惡嚴違時農但還留任職者百餘人以
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解散

按李固為荊州刺史則荊州盜平為泰
山太守則泰山盜平可見盜不難平顧
其人才若何如耳然民窮盜起始於貪
官而貪官所以敢於肆行者由於內有
振帶人不敢動搖故也高賜等已為李
固所奏而梁冀公然露檄為之營解李
固不聽即徙其官以去則公忠之臣河

李固集

卷五

李

以得行其志而貪墨之吏亦復何所畏
• 憚哉東漢諸守令能弭盜者相望於東
而盜終不止者能弭盜而不能弭貪吏
故耳

漢安元年遣八使分行州郡

遣杜喬周舉周桓馮慈樂已張綱郭遵劉
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
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執
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

韓陽郡守曰對。韓道安問孫繼通初奏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中五事
京師震悚。帝雖知無一言不棄用也。佗使
所劾亦多冀。及官者親實事皆寢。過侍御
史种嵩疾之。復行奏舉乃更考正其罪。
按是時梁冀惡橫。帝亦明察。故入使之
奏。勅冀罷。使之寢。過而侍御史之復奏
冀不能使之不考正。使罷。乘此而屏除
食。行登用正直。則漢祚宜不永延。奈何
不能而馴至於中外相攻。邪正相激。重
錮之禍。漸成矣。嗚呼。此世道安危之機
而人君之所宜深鑒也。

以張綱為廣陵太守

梁冀恨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
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
守。綱單車徑詣嬰。門吏大驚。走問。嬰綱
於門外。罷遣吏兵數十餘人。以書喻嬰。請
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譬之曰。前後二千

石多。韓食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
信有罪矣。然公所為者。又非義也。主上仁
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
為福之時也。若開義不取天子震怒。荆揚
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
利害。公其深計之。要聞注下曰。荒裔惡民
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
可久。且以喘息須臾。聞耳。今聞明府之言
乃嬰等更主之。辰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
降南州。嬰然。論勿當封梁冀。遣之在郡一
歲卒。

按張綱勸諭張嬰之言。惟切真懇。故雖
盜賊亦肯信服。古稱至誠可以動人。而
文德可以求遠。非虛語也。綱之出守原
因。梁冀中傷及其武功。又被梁冀沮抑
無罪。而欲陷以罪。有功而不論其功。真
無足貴也。而陳延亦舉為之白者。卒致
贊紳而免公論。文在哉。

二年增孝廉為四科

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舉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按五種之議專欲崇公義實然於取士之途原有未備黃瓊增為四科孝弟取其務本從政取其適用而後網羅人才無遺議矣漢時風俗近古上循循公道下循持公論故鄉舉里選可以得士

卷之三

七

其後舉人者多徇情託求舉者多飾虛詐則選舉之法不得不變為科目大畧選舉徇私頗易科目徇私稍難但既不徇其居鄉之行又未知其適用之才止於經術箋奏二科稍做其遺制然亦止是虛文浮詞而於實學實用未有得也則取士之義所遺者多矣

池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

皇甫規對曰陛下稱明之初拔用忠貞遠

近翕然望見太平高災異不息寇賊肆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急黜遣以答天戒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慮之務割減廩第無益之飾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訖疾免歸

卷之三

三

按永漢時專權害政內則中官外則外戚此皆人所難言而皇甫規以草莽之士懇切直對可謂忠矣賢良方正本取直言以直求之而以直棄之誰敢復以直言進者東漢對策切直無過皇甫規而規置下第唐時對策切直無過劉蕡而蕡竟下第以意之合否為喜怒以意之喜怒為去取朝廷何句而得正人之用哉

元嘉元年詔徵張陵勅大將軍冀罪詔以休

軍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
叱出勅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
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
僚屬然河南尹不疑嘗舉茂孝廉謂曰舉
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雅不以陵不肖
誤見推序今申公憲以君之恩不疑有愧
也不疑嘗得少冀獎之聘為光祿勳以其
子胤為河南尹

梁傳集

卷之五

主

主

實參論雖未正法亦足以折奸臣之氣
夫蓋論公者當據實跡聽言者當詢公
論以冀之強悍而不敢飾辨者實跡有
據不得不罰治也古人謂奸邪之始以
壹諫折之而有餘張陵之初舉冀可謂
不畏強禦而無忤於爭臣矣
帝徵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

書

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

生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主警聳
而行靜室而止非郊廟事則鑾旗不駕故
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上列其誠況以先
王法服而私出禁遊侍衛守空官璽故委
女妻設有非常之變上負先帝下侮靡及
帝不納秉震之子也

梁傳集

卷之五

主

主

按徵行是最失德之事成帝祖帝如出
一轍而漢業衰微亦累相等成帝封五
侯是日黃霧四塞拒帝徵行是日大風
拔樹可見天人相與之機甚可畏也故
人主敬天是第一事平時則祗畏過災
則修省起居出入周敬不欽庶天心悅
豫而災異消弭矣

地震詔舉獨行之士

涿郡崔寔以獨行舉諸公車稱病不對策
廷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
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習亂安危
快不自觀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

鐵海厥偶忽真或猶擇歧路莫適所從或
見信之往括囊守祿莫疎遠之臣言以戢
廢是以王綱縱弛智士鬱伊悲夫

按崔寔所論致亂之道雖有數端其實
只在入主之一心若人主心在勤政早
朝晏罷自然著欲減少心在講學納海
聽言自然事理明決即廷臣亦皆象上
意指切其忠直天下治矣若人主不以
政事為急不以國家為重著欲深據其

宋書

卷五

五

中箴悔何由而入君志不定遇事便不
能決決亦未必合理廷臣見上意所向
都阿諛順旨賢人變而為中人中人變
而為小人而天下亂矣天下治亂在人
君方寸之間所以古人說君志定而天
下之治成其極言也

蓋為國之法有似治身乎則致養疾則攻焉
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
藥肉也夫以德除殘是以藥內治疾也

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
來致多恩貸取委其轡馬聽其銜四牡橫
奔皇路險傾方將扣勒鞭撻以救之豈暇
為和鸞清節奏哉

按崔寔論為國似理身其喻切矣但猶
有所未盡蓋以藥石攻病必以身之胃
氣為主以刑罰救亂必以國之元氣為
主漢法不為不嚴只為中常侍所壞而
元氣已亡其傷不察其本而徒厲威嚴

宋書

卷五

五

以治之嚴非所嚴如何救亂故治有一
定之體有救時之宜許稱不為不柔教
政優優此定體也孔子說政寬則民慢
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
寬此時宜也人君無兩說而用之然後
寬嚴相濟緩急得中而百世無弊矣

宋書集卷之四十三終

宗伯集卷之四十四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新通鑑直解

永興元年河溢民饑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尋徵下獄輸作左校

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公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

宋書

卷一百一

按朱穆為刺史貪汙者皆望風解去蓋以清正之操久孚於人耳自古百姓不安多由守令不得其人而吏治不清多由舉劾不得其實以個偏為無用以執持為抗違以善事上官為才能以敢為搏擊為風力其貪酷害民者或善自彌縫使人不能覺察或巧為憑藉使人不敢動搖以致賞罰無章勸懲不立其本皆由不得激濁揚清之人耳漢以六條

責刺史唐以斗道屬觀察可謂得興史治之本矣

二年大將軍梁冀伏誅大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期皆以罪免為庶人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權威柄凶恣日積官衛近侍並樹所親榮省起居纖微必知四方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馬百官遷召皆先到門謝恩然後敢詣尚書吳

宋書

卷一百一

樹為冗令之官辭冀以賓客為託樹曰明待軍嚴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長者而多訛非人非樹所敢聞也到縣遂誅冀客數十人後還謁冀冀鴆之出死車上安帝嫡母耿貴人覺冀從其從子求珍玩不得怒族其家崔琦作外戚箴以風冀怒殺之冀乘政幾二十年以私憾殺人甚衆箴行內外天子拱

時新誅梁冀天下相望異政璆首居公位
乃舉奏州郡貪汙死徙十餘人辟汝南范
滂滂少厲清節嘗為清詔使按察冀州登
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
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奏權豪之黨二十餘
人

按漢時去梁冀之專橫而用黃瓊之公

正黃瓊又能去貪汙不肖之吏而用忠

直執法之人舉直錯枉庶幾天下澄清

徐伯集

卷四

有太平之望矣然竟不能有益於天下

而反成上下相讎之害者由於桓帝求

治之志未定任賢之心不專致令諸賢

發憤愈多屬忤諸奸黨據愈難動搖上

下不交中外異意故不能相成而反以

相激范滂之流竟陷黨網之禍而漢因

以亡惜哉

以劉寵為司空

寵嘗為會稽太守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

治被徵有五六老吏自若郡山谷間出人
齋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
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
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
不見吏年老適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
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勸苦
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按劉寵之治無他奇異止是除煩苛禁

非法而郡中大治朝廷超擢至拜三公

徐伯集

卷四

可見論治者當以道心省事為上也百

姓所以不安非但苦貪酷不肖之吏往

往有才名者及為民害則以好名喜事

不肯安靜耳官喜生事而民不得安民

欲無事而官不肯靜政令煩苛吏胥紛

擾追徵則輸一而費十勾攝則考十而

連百民不聊生農多廢業實由於此東

漢循良劉方只是不煩劉寬只是不擾

若下以此修職業上以此定賢否則天

下脫然知上意新詔而吏治起矣

尚書朱穆卒

朱穆疾宦官過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放監騎溢漁食百姓臣以爲可悉罷省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廢不納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

李伯集

卷四

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令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憤憑發疽卒

按桓帝非有爲之君而其時中常侍之勢已成朱穆欲等其權而裁抑之如以

一輩障洪流竟不能伸其志而抑鬱以

死可憫也蓋天下之事敗之既成則難防之未然則易西漢之勢衰盛於恭顯然實始於武帝遊宴後庭內侍得與機務東漢之勢衰盛於十常侍然實始於和熹太后稱制不便接見公卿上下之勢既隔中外之情不通英明之主自可獨斷稍有急起大權必有所歸蓋主於從而患始極已難爲力也君天下者宜

李伯集

卷四

亦慎之於始哉

七年郡鄉侯黃瓊卒

瓊曰忠初獲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起不復交至是往平進爵表哭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穉子也於是還能言者陳留茅容輕騎追之爲沽酒市肉穉爲飲食客問國家事穉不答史問穉穉乃答之容還以語諸人太原郭泰曰穉子之爲人清潔高廉而爲季偉飲

食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
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奉侍學
善後論初遊雅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
兄器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與為友後
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膺惟與
奉同舟而濟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因
奉成名者甚眾

按東漢時茅容懷時而追徐稱李膺
舟而濟郭泰皆為人心所企慕傳之音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九

史可見當時清評重而公論明也使選
人者皆得用於朝激濁揚清舉直錯枉
天下何患不治大抵賢人在位則賞罰
當而公道行人心之歸向在朝廷賢人
在野則是非明而公論重人心之企慕
在士類漢有諸賢而不能用徒使之自
成其高而國家不得其尺寸之效真可
惜也

八年中常侍侯覽先左倅自殺貶具瑗為都

鄉侯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賊僭
封楊參奏檻李微參於道自縛參因奏曰
臣按舊典官官本任給使省闕而今執政
操權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尤惡自取禍
滅覽知累重必有典擬之意臣愚以為覽
宜急屏斥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參據屬
詰之曰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宮
經與漢制何所依據其問公具對參使對
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郤通懈
慢申屠嘉召詰責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
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見覽官
司隸韓續因奏左倅罪惡及其兄太僕稱
皆自微又奏具瑗兄恭賊罪瑗貶都鄉侯
按桓帝以侯覽等之謀誅梁冀又以廷
臣公論逐侯覽去內外大奸如又手亦
似可與有為者然冀誅而覽等用事覽
遂而張讓等用事但知除奸權之人而

仍授人以專權作奸之柄故相尋以至

於亂也惟入主躬極主權外孫公論宋

賢人以自輔則奸邪自遠政理自隆矣

以李膺為司隸校尉

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宥

誠辭懇切以至派滯帝不聽應奉上疏乞

原膺以備不虞乃悉免其刑久之膺復拜

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

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

宋伯集 全四口

合柱中膺庫吏卒破在取朝付獄受辭畢

即殺之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

敢出官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

尉時朝是日亂起禍頻犯而膺獨持風裁

以聲名自高云

按東漢之末紀綱蕩然而李膺獨以風

裁自持其節甚高其氣甚壯惜其疾惡

太嚴如張讓之弟誠合誅戮但事關大

辟不復奏聞雖曰除奸亦嫌專殺其心

雖公而事則不能無過左右腹心懷私

恨而增益其違人主又固見其過而併

忘其公故張讓等之言易入而膺卒不

能自保蓋君臣上下交失其道激而為

患以至亡國如東漢之事足為鑒已

按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瓚捕司隸校

尉李膺太僕杜密都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

免太尉著

初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

宋伯集 全四口

擇福為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二家

賓客互相讎謔遂成隙黨久之議自此

始矣汝南太守宗實以范滂為功曹南陽

太守成瑨以岑暉為功曹皆以聰任使

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序太學諸生三萬餘

人郭泰實魁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

相褒重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

公所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履履到門

按黨人之議起於周福房植彼皆以經

學行誼覽為君子者一不合而兩攻以
至於兩敗自古士大夫互相排擊彼此
俱困而後小人得一舉而盡空之如漢
之南部北郭家之蜀黨洛黨是也范滂
李膺輩譽善糾道咸否相尚其本意蓋
持公議以明公道然臣夫操是非之口
至能移一世之趨向與人主賞罰抗衡
而爭則人主不能平人情不能堪其勢
必敗敗而其名益高名高而其勢益激
勢激而得禍益重卒使人才與國祚俱
敝悲夫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只緣漢主不以至公治天下而偏護曲
庇專行已私無傷平正直之風故公法
不行而私議交作以至於亂真為世之
永鑒也

宛有富賈張汎侍後官中官用勢縱橫岑旺
勸汎收捕既而遇赦汎竟誅之復乃奏聞
小黃門甘陽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

覽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侯覽使汎妻上書
訟宛官官因緣譖汎覽帝大怒徵下獄
有司承旨奏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張
儉為督郡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大起
營家儉舉奏覽殺其家宅籍沒貲財徐璜
兄子宜為下邳令來故汝南太守李嵩女
不得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射殺之
東海相黃浮收宦家屬無少長悉棄市
於是宦官訴宛帝大怒超等並作貶削
作陳蕃與司空劉茂共諫請四人罪帝不
悅茂不敢復言

按東漢黨錮之禍原於上下相激始終
都不得其平如彼時中官之勢甚盛百
姓苦之等所能秉公執法不畏強禦止
合當其罪而止乃於赦後殺人方始奏
聞則涉於太導一人有罪連及族屬則
涉於太酷政體國法原自未得其平左
右譖訴實出庸受帝未察其疾惡大嚴

之本心但聞其用刑太過之實跡安得不怒然使除奸執法之人坐輪作棄市之罪其於政體國法又自不得其平陳蕃等論較只合明其為國之本心與其行事之適當雖屬有罪當從末減却盡以為賢直以為無罪則人主愈怒而愈不相信總之東漢時君臣上下行事持論皆未有符其平者故相激相攻以至於大亂夫人情得其平則安朝政得其

平則理古稱王道平信矣

蕃乃獨上疏曰今左右日親忠言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小家子孫內恥失其先業況乃產衆天下受之先帝而欲解怠輕忽不念得之勤苦耶劉瓛成嘏誠心去惡而令伏歐刀翟超黃浮奉公不撓並蒙刑坐陛下深宜剴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斥黜邪佞則天和人於上地洽於下矣帝不納官由此疾蕃彌甚

宋伯集

卷四

按陳蕃之雖忠直懇惻使人讀之悚然桓帝既不聽納復加譴讓大臣之言不信則無復有可信之人忠懇之言不入則無復有可聽之言矣蕃是三公論道之官受國厚恩若非真心憂念國家及其見事理不受豈有逆人主之怒而為小臣申理者此其情亦可諒已大凡以虛心應物則事皆順而得平以成心聽言則言皆格而不入向使桓帝納陳蕃之陳解黨人之網則忠良滿朝轉亂為治漢雖至今存可矣

河內張成者善風角推占當赦殺子殺人李膺收捕逮有竟舉殺之官官敬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奏太學遊士共為部黨誹訕朝廷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有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舉愛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有也豈有罪名不章而

致收掠者予不肯早暑帝愈怒遂下脣等
壯奇獄解達太僕杜密及陳寔范滂之徒
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
四出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往請囚
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訖以辟召
非人策免之時黨頭桀皆天下名賢皇甫
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言宜坐
朝廷不問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
之李杜

宗伯集

卷四

按東漢黨人之禍起於中外相攻上下
相激其隙已深而諸人素行修潔無以
爲罪惟枉以誹謗朝廷則人主自起猜
以共爲部黨則善類盡空歐陽修所謂
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違朋黨之說者也
諸人皆是執法之臣抱疾惡之志只是
行事過當持論太高就黨人之中亦自
有分別若使盡忠者皆與保全太過者
稍示懲戒去其尤甚歸於至公則諸人

皆是忠臣良臣何黨之有臣而有黨則
止與下兩傷君而以黨處人則國體與
人才兩壞漢有黨錮之禁而漢亡宋立
黨人之碑而宋敗垂諸史冊爲鑒昭矣
永康元年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陳蕃既先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
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
實武及尚書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
等建忠抗節志經三室而爲姦臣賊子所
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厥人
鬼隔隔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悅
劉祐魏明劉弔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
良佐尚書張陵馮祐范滂楊喬邊韶戴恢
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而陛下委任近習
專樹簞餐宜以次貶黜信任忠良平決滌
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如此咎徵可消
天應可待書奏因以病上還甲綬

按東漢黨錮一事左右之譖已深羣臣

之勝已落而實武乃能直言極諫分別邪正下雖普類上悟主心其忠至矣自古立賢無方往往起用人于田野罪廢中而任太事成大功者何有固一事一時之忤遂棄網終身者乎世之責也先空其國之賢才而復敗事從之漢事可鑒已

解亦為表請帝意解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甫詰曰卿等更相拔舉遂為唇齒

張伯集

其意如何范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身死之日願埋滂于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南面為之改容乃得王解杜祐等又多引官宦子弟官宦懼請帝以天時宜赦遂赦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實名三府禁錮終身

按東漢黨人之禍起於執法太過疾惡太嚴道未合中心實憂國豈可加以極

桔曲之困囹圄范滂對獄之詞即王甫亦為之惻然可見良心在人不容泯也大抵上有善政則下無私議公道廢於上則公議明於下若衆所共是而我用之衆所共非而我舍之則上下相成而天下治若上之所實乃下之所非上之所罰乃下之所是則上下相激而失下亂惟下以平心持平論則聽之者易入而不互相激上以公心受公言則言之

宋何案

宋何案

者無罪而可以相成不但有善善惡惡之風抑且成蕩蕩平平之世矣

復治鈞黨執前司謀校尉李膺等百餘人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更相標榜為之稱號以實武陳蕃劉淑為三君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郭泰范滂尹勲已爾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張儉翟超岑暉范滂劉表陳翔孔至禮數為八

及度尚張連王孝劉儒胡母班秦周蕃衛
王章爲八尉及陳實用事復舉拔庸等復
廢官官疾惡庸等每下詔書輒中宣人之
禁

按李庸等諸人既以廢棄便當養將自
全乃復以聲名自高非許朝政自廢既
所不宜且以甚朝廷之怒而違其賊爲
國爲身兩失之矣陳實用事固宜以公
心廣用君子亦宜以平心善處小人而

案相事

李庸

主

汲汲然勢遠同忘急改事小故吾進一
賢彼即以爲進一辭吾倉以爲賢而用
之惟恐不亟彼辭之愈甚而網之惟恐
不嚴卒使誅戮之禍歸賢才空虛之禍
歸國家此豈獨小人之罪哉東君子者
亦自裁其身而已若夫祖靈之昏庸無
道信任奸回屠害良善以至子殲矣漢
之作此又不待言而知其非者也

侯覽惡張儉尤甚儉歸入未至上書告儉與

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郡黨圖危
社稷誅捕儉等十月曹節諷有司奏諸鉤
黨者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陶
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閏
節等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邪對曰
相舉軍單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
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

按侯覽惡張儉而儉歸人即上書告之
大凡遠方奸人敢爲欺罔告訐之事者

案相事

李膺

主

非窺見人主之意向即陰受左右之指
使輩從外上而從中發上下相應表裏
爲奸故其計行其禍大也帝年甫十四
生長于官宦官妾之手而無賢人君子
爲之啓沃以重惡之人而爲奸回所弄
漢欲不亡得乎當昭帝薨霍光之枉年
亦十四昭帝聰明而能斷于心哉羣小之
計不行靈帝愚而聽于左右故羣小之
說得入成敗得失獨去豈不遠哉

李唐諸詔

李唐諸詔

李唐諸詔

李唐諸詔世而慈禍不及焉

按黨人之禍郭泰已預卜漢之將亡蓋
賢才闕于國非其重如此說者以為漢
之亡亡于私議不知漢之亡在君臣隔
絕而大權因以下移左右弄權而廷臣
因以趨附賄賂公行而守令因以為市
貪黷成風而百姓因以怨亂如此用人
如此行政雖無私議亦亂若使君明臣
良政令無缺則私議自息何至于亂蓋

李唐諸詔世而慈禍不及焉

李唐諸詔世而慈禍不及焉

李唐諸詔世而慈禍不及焉

李唐諸詔世而慈禍不及焉

李唐諸詔世而慈禍不及焉

李唐諸詔世而慈禍不及焉

李唐諸詔世而慈禍不及焉

李唐諸詔世而慈禍不及焉

李唐諸詔世而慈禍不及焉

李唐諸詔世而慈禍不及焉

李唐諸詔世而慈禍不及焉

李唐諸詔世而慈禍不及焉

李唐諸詔世而慈禍不及焉

李唐諸詔世而慈禍不及焉

李唐諸詔世而慈禍不及焉

李唐諸詔世而慈禍不及焉

李唐諸詔世而慈禍不及焉

李唐諸詔世而慈禍不及焉

諸人持議大乎欲以口舌救天下不知

保身之智識有之然為天下者使人各

圖保身之智識國之福也

張儉亡命因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不行破

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

收考過天下及黨禁解乃還鄉里初范滂

等輩討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

學士爭慕其風中唐藩獨塞曰昔戰國之

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王至於排逐先驅卒

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

陽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

果罹黨錮之禍

按東漢黨人之禍始於議論太多然就

諸公之中得失亦復有別陳實諸人行

事雖有過當然身為大臣議論政事自

其職分若太學諸生執掌而議朝廷之

得失多口而無公卿之是非居下而上

原非政體在當時處分太過故至今以

為室要之諸人不能無過也大暑人至
於殿則必爭事至於極則必變如郭泰
之持平中庸之見義卓乎其不可及
已

宗伯集卷之四十四終

宗伯集

李國

三

宗伯集卷之四十五

北海鴻明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作畢主靈昆死

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遠圖裁足以修三聖之禮薪菜窮牧皆悉往焉今廢田園驅居人膏禽獸殆非君保赤子之義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文王之圖百里人以爲小今與百姓共之無害也帝悅遂爲之

宗伯集

卷四十五

按任芝樂松之言似是而非蓋舉居人以爲國即真與民同勇牧之利已不勝廢從之害況天子之間必無百姓敢入之理乎大凡人主初聞忠言其意未嘗不爲轉移惟有佞臣助之而後其意始堅而不可解彼既以邪心逢迎人主所欲爲而外假飾說以彌縫人主之過舉此君心所由惑而公論所由格也明主必遠佞人其以此夫

四年作列肆于後官

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官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竊盜爭鬪帝著尚賈服從之飲宴爲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騶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效鹽價遽與馬商按靈帝作列肆於後官釋采女而衣商賈之服舍大輅而操四騶之轡不過一將爲戲而書之史冊遂爲千古笑端甚矣舉動不可不慎也蓋人君常御大廷禮法嚴重身心自然收斂言動自然端莊故非僻之干無自而入若身居大內不接羣臣所居皆燕閒之地所與皆狎昵之人談非禮之動乘是而起官闈深窺見謂無傷而不知天下傳之史臣書之夫齊桓公好紫而紫遂勝宋漢靈帝好騷而騷遂勝焉若移真好以圖天下之政務收天下之賢才則何財不得何事不理乎

宗伯集

卷四十五

好為私積每鄰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
費呂強上諫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
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今中尚方欲諸郡
之實中府府積天下之儲西園引司農之
歲中廩聚大儻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
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
百姓受其敝書奏不省

按靈帝喜為私蓄原非美事呂強之諫
深切者明惜帝之不能改也蓋天下財

宋伯玉

李士

五

利名為求貨原當流通必無聚而不散
之理布之人間則上下流通而為天下
之用收之府庫亦為軍國之需而待朝
廷之用若歲之內布積于不用之地則
始為私藏終為弊實甚者財聚而民散
多歲而厚亡聚乃所以為散利乃所以
為害耳靈帝私藏于西園未幾而散德
宗私積于璽林大盈未幾而散自古明
王以不蓄為富以不貪為實真有是哉

五年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

太尉許儼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
其官者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科
造逮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
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
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因鸞鳳帝以讓儼濟
諸生微者悉拜議郎

按漢詔公卿舉察外察本欲振肅吏治
而奸臣反借之以行其私以朝廷之善

宋伯玉

李士

五

政為害民之資奉行下得其人故耳蓋
奸臣非藉內掖則無以安其位而濟其
貪非聽勸託納賄則亦何由交結之路
今官官賓客子弟雖有百計不敢問而
疎遠無援清靜自守之吏反見彈劾是
非混淆賞罰無辜民窮盜起皆始於此
陳耽秉持正論帝亦旋罷問儼諸見初
者皆拜議郎一時舉動亦似可觀而貪
穢不法之吏竟舍而不問舉劾行私之

人亦止於責讓其為左右所牽制如此
一漢欲不止得乎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

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
道咒符水以療病達弟子遊四方轉相誑
誘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
揚兗豫莫不畢應楊賜上言宜勅州郡簡
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
渠帥可不勞而定帝殊不為意

案伯集

卷之五

五

按盜賊之起其端甚微離散黨與是平
盜第一策黨與不散必致糾結滋蔓不
可撲滅自古季世之主徂於太子如秦
二世諱盜而不欲言漢靈帝玩盜而不
知備及勢大而後圖之則已晚矣凡事
當圖之於未兆剪之於方萌寧過於預
備毋過於玩忽則入下何事之有

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
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詔言歲在甲子天

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
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

萬人以中常侍封諤徐奉等為內應約以
二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
之於是收元義車製詔三公司隸案驗官
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遁者誅殺千餘人角
等知事已露馳勸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
巾為幟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
軍梁稱人公將軍所奉皆長吏逃亡旬

案伯集

卷之五

六

月之間天下響應

按自古國家大患往往起於盜賊盜賊
蜂起則土崩之勢也然饑寒之盜或因
水旱不時或因賦歛太急以致困苦無
聊而起而妖言之盜則多醜矇於太平
無事之日假神鬼以號召其衆而藉水
旱賊錄以為名如漢之黃巾賊五斗米
賊宋之王則元之劉福通是也黃巾置
天下為三十六方各萬人至于官省

朱伯集

卷五

消黨與而弭禍亂也

直衛之中皆彼黨與攘臂一呼四方響應此豈不以朝廷之上無正人無直言之故哉凡天下密謀則人未必多人多則謀必不密惟異端之流如後世紅羅白蓮之教契某事魔之人導其法教甚於君親畏其禍福甚於法度故其黨最盛而迄無敢告言者一遇有事則乘間約結而起耳自古明君察相奇策必禁妖言必誅非徒同風俗而正人心蓋以

討賴川黃巾

帝召羣臣會議止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蓋出歲錢西園虎馬以班軍士呂強曰黨錮久精人情悉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為變滌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發天下精兵選植討張角尚偽討賴

川黃巾

朱伯集

卷五

按盜賊羣起皇甫嵩呂強首以解黨人為言夫起用禁錮官員似於弭盜不忌聞涉帝用其言卒解平黃巾之亂何也蓋亂之初起始於中常侍為政而外官附之倚恃與指貪賊壞法民受其殃李膺范滂諸人彈劾奸貪反致禁錮從此權柄盡歸於內忠良盡棄於下公論盡皆爵塞貪官盡皆縱橫百姓盡皆愁困以救盜賊生發一呼響應是致亂之原由黨錮起故寬解黨錮實平盜弭亂第一義也皇甫嵩呂強之議具見為國忠謀其復皇甫嵩功方成而見牧呂強言方出而被禍忠直之臣在國則忠在人則忠若非人主保全何以自見於禍哉皇甫嵩朱儁與騎都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黃中破平之

朱儁與賊波才戰賊賊遂圍皇甫嵩於長

杜會窮都尉濟國曹操將兵適至合軍與戰大破之斬首數萬遂討汝南陳國黃巾皆破之三郡悉平

按皇甫嵩朱儁皆是名將而並為所敗其終能平賊者曹操之力居多操之立功得權自此始故史臣謹書之秦漢隋唐之禍皆起于盜賊然皆未幾殄滅蓋盜賊不能成天下之禍而天下之禍所由起也自古亂之季則必有奸雄之

徐伯等

卷之三

人或並起於羣盜之間或出而平羣盜之亂因破賊而有功因立功而得權反其功大權成遂成駢虎不下之勢而大亂始成曹操平羣盜而禍漢劉裕平羣盜而禍晉皆是也人君攬乾綱屈羣策即天下可畏無事雖遇有事而大功大權亦不歸於一人故外患不作而內安

丁研忠

袁祖國張角於廣宗起事徵還遣中郎將董卓

早代之

植連破張角斬獲萬餘垂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求路不得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牙盧中郎國憂息軍以待天誅帝怒徵植還賊死一等

按盧植之得罪因左豐之說言左豐之造謠因求路而不得蓋破賊攻城人立所最急過遲觀望稽留天誅人主所忌惡左豐知帝意旨以此中之故深入不

徐伯等

卷之三

可解而不知其言出於私事起於賂也以賄賂為愛憎以毀譽蔽功罪於是正臣無以自容而債帥反得求用盧植見徵董卓往代賢否混淆至此極矣惟人主以關外村夫將以功付公評而以威福大柄躬自總攬則何人不奢何功不貳而盜賊何足平乎

遣皇甫嵩討張角先與角弟果實戰皆破斷之以嵩為平將軍領冀州牧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高時自已先薦
與其弟旦戰破之斬梁剗角皆傳首京師
復次梁弟實於下而陽新之高能溫卽士
卒每軍行頓止須營便修主然後託舍軍
士皆食圃乃寄飯政所向有功

按皇甫嵩無卽士卒與同甘苦故能使
三軍用命所向有功古人如吳起之却
敵李廣之破虜皆用此道蓋用人於鋒
鏑之下非恩威並濟則不能得其元力

卷之三

七

若非平日素有恩紀則臨期難欲行法
亦不肯聽兵法猶謂視事如嬰兒故可
與赴深谿正此謂也人君得如嵩者而
將之尚何憂盜哉

朱儁擊南陽黃巾連破之

南陽黃巾餘黨更以趙弘為帥衆十餘萬
據宛城朱儁圍之不援有司奏徵儁司空
張溫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
其成功儁乃止儁擊弘斬之

卷之三

七

宜慎任將宜專小利鉅虛議論當一切
置之而應以威嚴論功罪以功罪行賞
罰則人得展布其才而功可立矣

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自將精卒乘城而
入忠乃退儁小賊乞降詣將欲聽之儁曰
兵固有形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
定主故實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貴
中達達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
利則連戰鉅則乞降鉅敵長寇非良計也

因急攻不克既而解圍忠出戰傷同擊大
賊斬之餘來復來孫夏為帥兇兇傷急攻
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城夏走傷追賊
之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餘一郡數
千人

按朱仍不受反賊之降謂兵有形同勢
異其論甚當大畧兩敵之相爭當以收
人心為主故急於招降一統而有變當
以振紀綱為主故急於正法然就處反

宗伯集

卷之三

三

賊一事又自有形同勢異者蓋賊勢初
起積惡未深不敢脅從則無以孤渠魁
之黨若勢衰乞降降後復變不行殺戮
無以破反側之謀趙弘破而復立韓忠
韓忠死而復立孫夏所謂屢惡不悛不
殺則亂不止者也下珥禍亂上振紀綱
故當以定亂為功不當以少殺為罪矣
豫州刺史王允討黃巾破之殺下獄滅死論
允破黃巾得張邈賈客書與黃巾交通上

之帝責怒讓竟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
允下獄會赦還林亭旬日間復以他罪捕
既主廷尉大將軍進與楊賜未隄共請之
得減死論

按王允破黃巾可謂功臣只因譴發奸
黨以幾懷恨有功不賞反坐以罪一罪
方赦復尋別罪有功之臣為國家處九
力破賊而不能自免于讒譖之口賞罰
安得明而入亦安所勸懲乎幸而太臣

宗伯集

卷之三

三

論赦帝貴聽從僅得免死則信乎任事
之難也漢疏之失可知矣

二年南宮雲臺災

張讓趙忠說帝欲天下田產十錢以修官
室鑄銅入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
宣稅晦而驟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門非
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舍
聖戒自貽亡王之法哉內侍譖康援引亡
國以警聖明大不敬謹車微詣廷尉侍御

史劉岱奏陳解得先歸田里

按南宮雲臺災亦非甚不容已之役至
於鑄造銅人尤是不急之務秦時金人
十二武帝時承露仙掌皆作無益害有
益者也其時實中未平盜賊半天下正
合躬自節約開府庫發金錢蠲稅賦以
佐百姓之急收天下之心却乃額外加
賦竭民膏血然則豈何時平民亦何苦
不為盜乎陸康之言忠懇切直既不見

宗伯集

卷五

五

聽又因說說而罪之誰敢復效忠款者
此漢事所以日非也

又詔登州郡材木文石黃門宦侍輒令謹阿
不中者固種折戕買僅得本價十一復貨
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腐穢官室連年不
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

按人主修治官室費用不貲預其役者
自非十分清廉節愛及敏練精幹有心
計有才力之臣安能使國家費而不奢

使百姓勞而不怨蓋大工一興使漁百
出採辦木石既是艱難上納錢糧又不
容易貪官汙吏假借公事各行巧取利
歸于貪暴怨歸于國家文率上之營繕
用一而已費其百下之征輸費百而未
當其一非人君深知此弊而曲軫民艱
百姓何以自存乎

又今西園騶分遣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
牧守茂才孝廉遽除皆責助軍修官錢當

宗伯集

卷五

五

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鉅鹿
太守司馬直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張
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
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言
忝蒙自赦書奏帝為暫絕修官錢

按漢承累世之積即有工役官帑自能
辦之何至加賦于民而且需及于官彼
卑官散秩援例納粟尚不能無巧取于
民以償所費况牧守太史選舉遷除非

錢不行彼覓以財得官寧能以廉守官乎司馬直清吏也既知其清復責其價在昔宣帝之于良吏至賜黃金數十斤今靈帝之于清官僅減責錢三百萬卒使廉價而不能欲辭而不獲以至上書極言引藥自殺難以身悟主无亦無憾然使廉吏至此則其情可憫而其時事可知也

五年以劉焉為益州牧劉虞為幽州牧

五年

劉焉

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且用非其人所致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州任之重自此始

按劉焉建議改刺史為州牧此復不開有推發小民翼戴王室之實但各據大州以自封殖而圖借端耳西漢曾牧刺史為州牧復因州牧持重不肯彈劾

客復陝州為刺史至是復改為州牧

之皆末務而未究其本大抵朝政振肅官自得其人吏治清平民自得其所不務出此而改易官名紛更事任徒自煩擾了無益也

太將軍遣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叔太后帝出至河上司隸校尉束詔捕宦者悉誅之常還官以車馬司空

案

外

太

按東漢之禍始於內外相激外有公憤則罪天下士論以攻宦官內有私恨則竊天子詔令以蔽士類相攻相賊到了極處勢必至于召外兵外兵入而邊將用事大亂不可解矣大畧東漢先以宦官除外戚而權即在宦官復以邊將除宦官而權即歸邊將以亂易亂夫在人主不為操其權而人得竊之耳

卓還都長安燒洛陽官廟俗諸帝陵卓駕西還

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
尤者不可勝計悉驅使其餘民數百萬口
於長安饑餓寇掠積虎盈路卓自留兄卓
圭死中悉燒官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
復餘犬又使百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冢墓
收其珍寶三月帝至長安卓未至朝政皆
委之三兄兄外相蕭逢內謀王室甚有大
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兄

按董卓一入京師即行殘害還都一事
自古奸逆其謀必出于此項羽還義帝
于江南曹操還獻帝于許朱溫還昭宗
于洛皆此類也彼時卓駕初至長安獨
倚王兄為重王兄即是前時還禁閑罪
之人可見忠直之臣平居不避讎忌臨
事不避艱難後來竟平董卓以身殉國
若使一罪不赦一素不收則何以盡忠

臣之用收國士之報武
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堅入洛陽修塞諸
陵而還

孫堅進屯陽人卓遣步騎迎戰堅擊破之
梟其都督宋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
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下
慰將軍家門之私讎而將軍還相嫌疑何
也術即調發軍糧

按董卓逼迫天子凶威正盛而孫堅能
挫其鋒又能修復陵寢故史臣詳書以

著其功然堅已破卓糧餉不繼不得末
術調發亦不能成功可見兵以餉為主
當先預備預備于平日則易取辦于臨
時則難若行者艱于糗糧居者苦于轉
運至於持久不能欲解不得未有下賊
者此用兵者所最急也

卓遣說堅欲與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
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得

與乃和親邪復遣軍車自出與戰敗走堅
進至雒陽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
於城南數百井中分兵遣車車乃使董越
叱澠池段煨叱華陰牛輔叱安邑以禦山
東而自引兵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
還魯陽

按董卓求與孫堅和親原是懷兵之計
孫堅拒之詞嚴義正真有忠憤之氣斷
而敢行故卓能成功前時關東諸侯推

宗伯集

卷之四十五

三

末紹為盟主兵多將廣退縮不前而堅
孤軍深入所向克捷蓋彼則事權既分
號令不一進戰則相委成功則相忌故
以半天下之力討賊而不足此則兵力
雖少人心善齊上無文法拘牽下無藏
輪掣肘故用孤軍之力破敵而霸餘以
此見將兵將將者用人欲專決策欲斷
而兵之多寡非所論也

宋伯集卷之四十六

壯陽鳴時用雜著

日譚通鑑直錄

公孫贊攻夷紹以劉備為平原相

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慕
母以販履為業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
於色嘗與贊同所廬植同往依贊至是贊
使與其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
相

宋伯集

卷四十六

一

按劉備以帝室之胄而躬販履之業雖
當貧困志趣不凡英雄沉毅之氣居然
可觀故能卷有全蜀先紹漢業凡人言
語太多則浮喜怒易形則淺觀人者先
觀志意次觀識度而後日功業可預卜
矣

備少與河東閭閻涿郡張飛友善以羽飛為
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
息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

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郡將兵詣贊備
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
備主騎兵

按昭烈號為郡相既有關張為司馬又
得趙雲主騎兵可見帝王興建大業必
有股肱羽翼之臣休戚相關恩禮相洽
使君臣上下之間真有家人父子之意
故勇者效力智者效謀雖當患難為之
盡死固下之分當無才力之人有以結

宋伯集

卷四十六

之而使之不容不然故也蘇洵有言一
介之士必有密友豈有天平而可以無
腹心之臣若關張者益以密友而無腹
心之臣者也

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兄錄尚書等
以布為奮威將軍共秉朝政

董卓弟宴兒子璜皆與兵事宗族內外並
列朝廷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獸
車服僭擬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詣府啓事

築塢于郡高厚皆七丈積穀三十年儲自
云事成雖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
按董卓竊弄威福驕奢僭擬無君之罪
死有餘辜卓既誅夷漢亦不振蓋人君
不能平內亂而借外兵未有不害于國
人臣不能守臣節而竊朝權未有不害
于家者也惡妻結于人心誅戮起于肘
腋而欲守一塢以終老豈不謀哉

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蹇蹇使戮於前司
李典

從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密
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誓力遇人卓
愛信之誓為父子然董卓性剛褊嘗小夫
卓意卓拔于戡擲布允素善待布布見允
言狀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為內應布曰
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
勝豈有父子情邪布許之

按董卓肆其凶威大逆無道罪固不容
於天然謀雖成於王允禍實起於呂布

蓋因忍於誅殺人人自疑故雖素所親
信之人一旦反為讎敵卓固有以自取
也若使卓待下有恩將士倍力王允安
得遽收呂布而用之乎要之人臣恃逆
天道理不久生若董卓者亦神之奪其
鬼耳

四月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
而入陳兵夾道也衛周市令呂布等持衛
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
勇士十餘人偽着衛士服守此掖門卓入
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
曰呂布何有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
刺卓持兵斬之即出陳中詔板以令吏士
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百
姓歌舞於道士女賣未裝市酒肉相慶宗
族在郡皆為其羣下所殺

按董卓防慮甚周植黨甚衆而王允等
一旦圖之與搏孤豚無異何也蓋奸逆

之臣雖人人得誅而逆之黨亦人人自危人知必死誰不歸首惡以求生人知不死誰肯黨首惡而罹禍故赦叛一出危疑肯定而董卓者一匹夫耳誅奸臣難誅匹夫易凡之計亦審而功亦偉矣故觀于李懷郭汜等之亂而益知此舉之為得策也

自四月不雨至七月

數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

侍御史

侯汶

出太倉米且為貧人作糜飯

元者如故帝取米且各五升於御前作糜

得二金乃杖汶五十於是悉得金濟

按長安近在目前帝出太倉米且以賑

之而饑民且不得實惠小人敢為欺弊

如此況于深山窮谷田野蕩盡之人欲

望朝廷德意以救旦夕之死胡可得哉

侯汶一杖而饑者得金可見人君稍自

振勵而其效自速苟明常足以罰奸剛

常足以懲惡則貪次不敢欺公而小民得以被澤矣

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留廣陵太守張超守彭丘

呂布將韓蘭李封屯野曹操攻之新蔡

等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

荀彧曰河濟天下之要地不可以不先定

今舍而東是無兗州也若魯豫不克將軍

當安所歸乎操乃止

曹操

卷三

不

按陶謙既死曹操欲定徐州亦假便計

而荀彧不以為然者蓋以基本先定則

勝可以制人敗可以自固若貪一時之

利而不慮本之不固則勝未必為利敗

不免于危矣故高祖據關中先武據河

內雖屢敗而終成帝業項羽不然雖常

勝而卒至敗亡荀彧之見蓋有以識此

矣

孫策擊劉豫于陶阿破走之

孫堅嘗將丹陽未治是未術政德不立勸
心策歸取江東策說曰家有舊恩在東
願助勇討橫江因拔本土召募可得三萬
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懷而以劉
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
許之

按未術地廣兵強勢力甚盛而未治已
知其無能為孫策已決定江東之計蓋
英傑之士知與知廢知彼知己其見審

矣大基修德收用賢才則雖弱亦強德
政不修賢才不用舉強亦弱孫策本以
英雄據術部曲許而不用令其離心解
體此解法可見用英傑者必其才畧
更出英傑之上舉動足以服其心賞罰
足以得其力不然彼必不能悅肯而為
吾役也

表策為折衝校尉渡江轉關所向皆破莫敢
當其鋒者百姓聞孫策至皆失魂是及策

至軍士奉令不敢虜掠雖犬豕茹一無所
犯民乃大悅說以牛酒勞軍

按孫策渡江既無轉戰而前所向無敵
又能嚴輯軍士秋毫無犯恩威並濟民
心歸服故能保有江東開闢足之業也
蓋厭亂之民苦兵戈乘亂之兵多虜掠
故不但賊能為賊即討賊者亦或甚于
賊則軍令不嚴所獲耳建大業者以民
心為本恭民悅而高祖王吳民悅而孫

策霸民心所係豈其微哉

策性開達聽受善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
盡心樂為致元策攻劉繇于曲阿繇兵敗
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
縣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
強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
馬千餘匹威震江東術表策行於寇將軍
策以張紇為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為長史
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特昭以師友

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

按孫策威鎮江東雖由發帛布令勸令
機宜然成功之本却在納言用人得張
昭張紘而委任之耳待以師文之禮則
其情親而忠言得以上聞委以文武之
事則其權重而才猷得以盡展既可商
量軍國之務亦可聽屬上下之心為立
之業不偶然矣高祖決策于良平光武
委心于耿鄧隆中一顧比魚水于君臣
江左初興待股肱以師文自古及今未
有不得親臣重臣而可以開創洪業興
建太平者也

曹操入朝自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曹操在許謀迎天子東以為山東未定韓
暹揚奉負功惡雖未可卒制荀彧曰今鑒
駕旋軫東京據燕誠固此時奉主上以從
人望大順也彧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夫
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

何能為操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

按荀彧勸曹操之說即是易犯舍重耳
之謀並用勸王為名以收人心用機大
子為實以冷天下此伯主藉之以成其
術畧而奸臣藉之以成其奸謀者也夫
抵禦亂之世權分于眾則彼此互相攻
讐而天子不得安權歸于一則操縱在
其掌握而天子愈不得安人君能徑主
權振國勢常於未亂未危時圖之則可

以久安長治矣

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將兵
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帝以暹楊
有功詔勿問以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操於是疎有罪賞有功矜先節封董承等
十三人為列侯

按董承之召曹操即是何進召董卓之
計中常侍為亂不得不借力於董卓卓
公而旋即為逆李郭為亂不得不借力

於韓逼逼入而旋即專權韓張驕恣又不得不借才於曹操操入而旋成篡奪彼其誅有罪賞有功誅賞未嘗不是惟恨大權不出於天子而奸臣得借之以號令天下奸臣之勢成而漢家之業危矣故人主不可不自攬其權威權一大勢必因人太勢一士將無事而不為禍階也

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

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車之糧穀饑則寇暴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衆祇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祇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倒置田官所在倉庫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按曹操奸雄深知兵法其次人惟以斷糧道為急其自治惟以豐積貯為急蓋

承平之時兵自兵食自食若遇天下有事則有食即有兵無食即無兵故是食為治兵第一義屯田為是食第一義後世屯田之法廢只恃轉運於人苦勞於財甚費而軍常至於枵腹民常不得息有此治違者所當亟為整頓者也

呂布復攻劉備曹操擊布破之

呂布復與袁術通達高順張遼攻劉備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自擊布比

紹伯事

卷四

王

行泰山屯即臧霸等皆附于布操與劉備遇于梁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為操先驅遇至下邳布屢戰皆敗遂保城不敢出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送為之勢楊將楊醜救楊以應操則將駐固復救醜將其妻並合索超

按呂布與袁術結婚旋復絕之絕之未幾人復通好初見劉備坐之婦牀一事不合虜其妻子如此之人天下寧復有

相信者大約濟大事者多是居
之人處人則不輕離合處事則不輕
更故能駕馭人才而擔當大任也

操圍下邳又嚴敵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有
而無謀本屢戰皆止就氣衰矣陳官有智
而通急攻之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
布益困逼布將魏續等共執陳官高順率
其衆降布登白門樓兵圍之急布令左右
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

曹操

李吉

三

按荀攸郭嘉料呂布之無謀易見也知
陳官之有智而料其遲疑其識微矣蓋
所貴于智者忽然而起卒然而應所謂
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變則必敗范雎料
穰侯曰有智而遲荀郭料陳官亦曰有
智而遲有智而遲尚至于敗亂無智者
乎古人料事精審乃爾非知復世以影
獨為耳目以口吻為籌策者也

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于布今已服矣

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
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
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

按呂布被執曹操欲取其目前之小才
而玄德動以異日之大患操卒聽而殺
之蓋小心謹慎之人即無才亦可信狡
猾反覆之人即有功亦可疑故明主用
人寧取惟魯寧取直彊以其心事可測
素行可諒耳

李吉

李吉

七

操謂官曰李卿老母妻子何官曰官聞以孝
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于天下者
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
官也操未復言官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
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張遼臧霸等皆
降

按陳官就刑不顧異於乞憐求活者然
官能恥與操共事乃愧首而事呂布尚
得為智乎操既殺官却能迎養其母似

其妻子故能收人之心張遼等並是降虜推心委任一無嫌猜故能盡人之力
操之所以能殄滅羣雄而戎霸業亦非偶然也

遼與承及种輯等同謀會操遣備邀索術備遂殺徐州刺史留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為備備來數萬人遣使與束紹連和操遣長史劉岱擊之不克

按劉備與董承等謀誅操適備於外

案

案

案

未幾而承以謀洩見殺使備非在外何以自免於禍此殆天所以延劉氏如幾

之緒耳從古國家有事必有親賢之臣

起而共紓國難者成與不成則有氏命

焉天方許漢則劉章與平勃共濟而有

餘天不許漢則劉備與輯承同謀而不

足漢之存亡於是決矣

五年操殺平勃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

冀州

冀州

董承謀洩操殺承等皆夷三族操自討劉備破之殺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奔青州歸袁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亡卒稍歸之

按帝託承以討操而承乃為所誅矣豈討賊者與賊不兩立討賊者勝則操亡而漢以安不勝則承死而漢以亡自此以後操之勢成而漢危矣嗟乎承之討

操以家族殉國豈不謂忠顧操之未承

案

案

案

召之也始之不懷卒於家國俱敗謀國

者可忠乎哉

曹操遣官渡索紹遣軍黎陽遣兵攻白馬操

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譙諫紹械繫

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進軍黎陽遣

顏良攻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難驍勇不

可獨任紹不聽操殺白馬良來連戰關羽

望良處蓋冀馬刺良於馬腹之中斬其首

而還紹軍莫能當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

按曹操攻劉備時乘虛而攻許下此機之不可失者也既破劉備有戰勝之威無空虛之憂此勢之不可乘也當動者既濡忍而不決不當動者却妄發而取賊紹之智畧固知其非曹操也大畧時有緩急者有先後均之用兵均之攻許前則可而後不可者緩急先後之看異

孫伯集

卷五

七

耳紹既失良策又戮諫臣後有忠謀誰敢諫說紹之敗明兆于此矣

曹操攻曹操于官渡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末紹軍陽武八月進營稍前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出兵戰不勝復還緊壁紹為高檣起土山為地道攻之操束茅積盡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蘇曰紹悉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十分居一之衆重地而守之據其聚而不待

運已平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

按曹操與紹相拒于官渡猶劉項相拒于滎陽成皋間也兩軍相當雖有利鈍亦只堅守一步亦不可退少退即為人所乘大事去矣曹操號善用兵者乃欲避強而歸許非荀彧之言則為紹所乘而三軍之氣不戰自索蓋自古英雄料敵其計慮亦未能一無過差但能善聽

孫伯集

卷五

八

人言旋即改正故能必勝而必不敗也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說紹可列為支軍于表以絕操鈔許攸曰操悉師拒我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并命破之必也紹皆不從

按沮授勸紹別為一軍以防鈔掠此與

敵持久之計也許彼說紹急襲許昌此
直攻根本之計也用授之說可以無敗
用彼之說可以必勝蓋操塞而紹衆各
之則尚可以相敵分之則衆寡之形立
見而成敗之機決矣紹據數州之地擁
十倍之衆而兵敗身死為天下笑者失
在不聽用人用言耳

會使家化法審配收繫之敵怒遂奔操謂操
曰末氏輜重萬餘棄在故市烏巢屯軍無

計

卷五

元

嚴備若以輜兵襲之營其積聚不過三日
末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荀攸曹洪守營
自將步騎五千至屯放火急擊之斬瓊等
盡屠其種殺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幅巾
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久盡收其
輜重餘衆降者操盡坑之前後所殺七萬
餘人冀州城邑步降于操

按官渡之戰操能聽荀攸而紹不能用
許攸此成敗之機也操不惟用己之謀

臣且能用敵國之謀臣紹不惟不用而
又激之以資敵國然則操安得不勝而
紹安得不敗乎楚不用伍員而吳用之
以謀楚魏不用蒯越而秦用之以謀魏
紹不能用許攸而操用之以破紹謀臣
之係於國也大矣

六年張魯取巴郡詔以魯為漢寧太守

張魯以鬼道教民使病者自首其過為之
請禱實無益於治病然小人昏愚競共事

空同集

卷五

年

之犯法者三原然後打刑不置長吏皆以
祭酒而治民夷便樂之復遂襲取巴郡朝
廷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漢寧太守通貢
獻而已

按張魯無他智畧但以鬼道惑其民耳
蓋小民甚愚惟畏鬼神鬼神之事又無
形跡耳目心思之外皆可以術詐而為
之從之則冀其遠福不從則恐其為禍
此小民之所以見欺而大奸乘之以起

宗伯集卷之四十七

北海馬琦用報著

日講通鑑直解

七年曹操復進軍官渡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

袁紹憤憤發病吐血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復娶劉氏愛尚紹欲以爲後乃以譚離兄復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爲人逐先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

當爲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此熙爲幽州刺史甥高幹爲并州刺史

按袁紹三子譚長當立沮授之謀可謂忠矣使紹能聽其言立譚爲嗣而以熙尚各典一州內既相安外禦其侮縱使才非曹操之敵然必不至互相攻擊敗亡若是速也村不出此駕言諸子各據一州乃出譚以繼其伯父之後又出熙

以掩其出譚之跡而獨留尚在可安得不起奸臣擁立之謀聞兄弟分爭之實

式

逢紀審配素爲譚所疾平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爲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紀隨之譚求益兵配等不與譚怒殺紀曹操攻譚尚自將助之

與操相拒譚尚數敗

按袁氏所由敗起於謀臣不和而爭權嗣子不定而爭立也父無成命人有觀心而謀事之臣懷身家之慮各私其所厚善其所厚者主以爲己利又恐所憚者立以爲己害故立尚而逐譚從此各立黨與漸成乖異事急則外備相救事緩則內自相圖卒之皆爲曹操所敗則何若早正名分使兄弟輯睦之爲愈也

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
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乘威賞罰政之
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賞妄行則善
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罰妄行則惡不
懲矣賞不勸罰之止善罰不懲為之眾惡
在上者能不止善懲惡則國法立妄是謂
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
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
內平矣

陳仲舉

卷之三

按荀悅論四患五政可謂確矣然賞時
大惠當屏者無如權奸之橫行大政當
崇者無如乾綱之總攬而悅永之及也
豈畏曹氏幽威不敢言邪抑知故去王
室雖言無益邪使悅之言見用於桓靈
之世猶可以收敗操執國柄獻帝在其
掌握雖欲用一人行一政不可得即有
忠言嘉謀安所用乎

十一年以仲長統為尚書卿

苟或舉統為尚書卿統嘗著論曰曷言其
舉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
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馬角智
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勢不足
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街肆耳及繼
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氏之志已定貴
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惡之才
居之猶能使思同天地威侔鬼神彼是天
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
乃奔其私背騁其邪欲若臣宣淫上下同
惡荒廢庶政棄忘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侵
論容說之人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嬖妾之
家遂至然天下之脂膏斷生民之骨髓怨
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
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甯乳之子孫
者今直是我飲血之冤讎也至於運徙勢
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敗
惡疾邪

開創之始禍亂未平故難在克敵承平之復驕怠易起故難在克已彼當豐亨豫大之時則視所謂同天地而侔鬼神者皆以為尊崇富為之事而論俠容悅后妃姬妾皆視為忠順適己之人至於慈慈在天下禍患在異日則目所未曾見而心所不及思者也夫暴因承平而立志荒因驕逸而啟禍倭因侈肆而患賊故因慈黃而致亂亡古今興衰之

故亦畧盡於此篇矣人主欲保大業致盛治必先以得人心為主欲使政無頗僻人無怨咨必先以定君志為主君志既定機務自勤舉錯自當而天下自然久安長治矣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顧川徐庶崔州平然之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徵曰諸

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宜願見之手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

按先主三顧孔明於隆中談者至此於成湯之三聘所謂有謀則就者也自古明主興建大業必有同心共濟之臣如桓公於管仲先主於孔明符堅於王猛

卷五

卷五

本

皆倚為腹心親如手足至舉一國託之無所疑忌彼其心誠有以相信相重非徒外飾體貌而已君信其臣故凡事可以相託即如自家幹理一般臣為君所信故凡事可以自效即如自謀身家的一般可以同禍福可以寄安危故才無不盡謀無不成功濟天下而道隆千古

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

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幾短遂用信
張皇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
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
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
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
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
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
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
塞沃野千里天府之上劉璋闇弱張魯在
北民殷國實而不知存亡智識之士思得
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
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
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
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
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
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
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
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

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據三分之勢已定於孔明草廬之中彼
蓋外度事勢內度力量所能為者止此
耳自古君臣相得相遇之初必有先資
之言一定之計如韓信之對高祖鄧禹
之說光武諸葛孔明之對先主皆竭忠
殫忠為之籌策從後觀其言無一不酬
者人主安得不信安得不親乎後世不
揆情實不論理勢大言浮說往往不驗
以致人主不信羣臣既操疑心遂成隔
絕阻礙之勢後雖有忠言主計亦扞格
而不入矣若使臣盡心而謀君推心而
任則上下之交可成而魚水之歡可舉
也

劉永平孫至新野表于曹操州降

初劉永二子琦琮來為孫娶其後妻蔡氏
之姪蔡氏遠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與諸
葛亮謀自安之術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

而尤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惜會資糧
无資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表
卒琮嗣未幾曹操軍至新野琮舉州降操
遂遣兵

按劉表愛琮而惡琦與表紹舍譚而立
尚如出一轍而敗亡亦畧相等孔明所
以教劉琦者亦是不得已之計耳彼見
表之意既難挽回而一州之地又難兩
據大敵在近危亡已迫為劉琦計者惟
有自全焉上耳琦能答謀於孔明聽言
即悟其人必非下愚使表立琦為嗣擇
荆楚賢良為之輔翼何至望風投降如
琮之為乎

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備走夏口
劉備走樊琮降而不以音備久乃覺則操
已在宛矣備乃大驚或勸備攻琮荆州可
得備曰劉荆州降亡就我以孤遺背作自
濟无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將其衆去過

襄陽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
多歸備備遣辭表基涕泣而去比到當陽
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
遣關羽乘船會江陵

按先主已樊城時大敵已近若得荆州
荆州人皆樂為之用則內可以自安外
可以拒操且劉琮已降曹操即襲而有
之是取荆州於曹氏非取荆州於劉氏
也乃寧王敗亡不喻信義不負死友不
救遺孤不以艱難易其所守衆心如此
卒能定已蜀之業有以哉

或謂備宜近行保江陵今擁大衆被甲者少
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
人而本今人降吾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
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兵急
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備棄妻子與諸葛
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
按先主既不取荆州又不保江陵輜重

太史目行太僕禦敵應變原非得策但
所謂濟大事以人爲本則有君人之度
焉高祖王蜀漢三秦人心皆歸之故卒
能定天下先主敗富陽荊州人心皆歸
之故卒能取巴蜀自古帝王大而混一
小而偏安未有不以人心爲本者孟子
有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而已得其民
有道得其心而已信哉

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解備情其心曰本欲與

曹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

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遂詣操發

飛報後據水斷橋頭目橫矛曰身是張翼
德也可來共決元操兵無敢近者雲抱備

子祥與關羽船會得濟河過劉琦衆萬餘
人與俱到夏口

按徐庶之歸操爲老母也其事與王陵

相反擊死則可以終事高祖母在則

庶不得不替操終身不爲操出一

謀則母子之誼全而君臣之義亦未失
也張飛斷後趙雲抱子關羽以水兵來
會故先主幸而得保全先主所以克濟艱
難者孔明爲之謀間張趙雲爲之將耳
在先主則其子可會而數人必不可離
在諸臣則性命可捐而主恩必不可負
上之視下如腹心之須手足下之冀上
如手足之捍頭目君臣之契生死相同
則何難不濟何事不成乎

曹操東下孫權遣使喻曹操等與劉備遊

於赤壁大破之無討還

初魯肅言於孫權請率命弟劉表二子及
說備使撫表衆同心治操權即遣肅行比

至南郡而琮已降操肅遂迎備於當陽長
阪宣權言敗救助之盡備甚悅肅又謂諸

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于瑜者亮

元瑾也爲權長史

按孔明草廬之中已言孫權可與爲援

魯肅亦勸其主歸好。服烈亦足以明豪傑所見。魯同矣。古禮臣無境外之交。而

孔明魯肅共定友誼。蓋兩人係兩主謀

臣欲同心拒大敵以濟兩主之事耳。

備進往樊口。操將順江東下。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肅俱詣權。

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

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

累已千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

武之地。故豫州逃遁。至此。願將軍量力而

處。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

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止面而事之。今將軍

名高。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

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

何不速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

不降。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

豈義不辱乎。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

豈義不辱乎。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

豈義不辱乎。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

豈義不辱乎。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

求救於江東。則氣果無一毫挫折。其謂

權據江東。豫州在漢南。與操並爭天下。

已隱然有鼎足之勢矣。以田橫數孫。權

與蘇秦以牛後。激韓王之意。同而正大

過之。宜權之聽從。不待詞之畢也。

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

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操者。

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

雖敗。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

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操衆遠來。

疲敝。聞追豫州。輕騎日行三百餘里。此所

謂殫瘁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

忌之曰。必強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

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偏兵勢耳。非心服

也。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

必矣。操破必北。還則荊吳之勢。雖鼎足之

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

拔曹操既降。劉琮敗。先主目中已無劉

吳而孔明判其將暴兵力知其必敗內
足之業遂決於此蓋三分之勢其雄武
智力固自相當而在先主尤難曹操挫
百萬之衆孫權據三兵之業僅僅止於
三分何難之有先主是時荊州已屬曹
操益州尚屬劉璋直指人掌握中物以
為已有竟能與孫曹角立而爭衡則先
主之勢獨難而孔明智果遠出一時之
上矣

李卓吾

卷四

五

時操遣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
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
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將軍大勢
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長江之
險已與我共之矣不知迎之魯肅獨不言
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曰向察衆人之議
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願早定大計
按孫權據江東之地已久一聞操至羣
下皆請投降降餘不足貴也張昭是權倚

為心腹者亦為此言總之為虛聲所搖
惑耳非曹肅決策周瑜治兵則三吳不
可保以此見是議者料境外之敵甚難
而主謀者決庭中之議亦不易也

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攬權召瑜運瑜至謂
權曰操雖記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割據
江東兵精足用英雄業當橫行天下為
國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
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為

李卓吾

卷四

五

操後患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
又今盛寒馬無藁草中國士衆遠涉江湖
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周兵之患也
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
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
按周瑜策成敗之勢而保為孫權破操
謀事之忠任事之勇皆不易得者自古
良將謀國皆自謀之而自任之如韓信
破楚取齊破齊周喻破曹操皆是也自

謀其所行豈敢不盡心而行其所謀豈敢不盡力哉進不反踵事有成功復世誤論太多往往提開外之權及富難事尤事反推遲遲縮畧無勇往直前之氣國威不振兵氣不揚使人主無所倚信其敢坐此耳

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孫耳今數難已滅惟孤尚存孫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苦與孤合此天

以君投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

按孫權固周瑜之言毅然決策可謂斷矣蓋皆議方始人當重所欲言誤論已多事當歸於一定者主持不定則異議不息衆心難齊廟堂之上既互異互同封疆之臣亦且前且却戰必不力守必不固矣孫權以寡勝衆者以其謀而能斷也

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與備并力追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勸重方各劉備望見瑜船乘早刻往見瑜同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是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深愧喜

按曹操破賊羣雄盡天下兵力以臨江左而周瑜以三萬之衆破之可見矣不在衆寡顧用之何如耳蓋用衆亦是難事以漢高祖不遇能將十萬人曹操

擁兵八十萬而敗先主連營七百里而敗御之一失者兵多適是為累耳庸人

不達此義不務精簡練習有事只徒多調兵馬必無益於緩急及事敗則以兵少為解夫兵校可用將試能用兵即周瑜三萬已自足破敵直必多戰

連其操過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一戰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船艦相接可

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闔船十艘載綠荻枯
聚渾油其中裹以帷帳上建旌旗預備走
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
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者前中江舉帆餘船
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主觀指言蓋
降去壯軍二里餘同時發火大烈風猛船
往如箭燒盡壯船延反岸上營落項之煙
賊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

按曹操官渡之戰其兵十倍不如袁紹

曹操集

卷之五

五

而克勝之赤壁之役其兵二十倍過於
操權而反為所敗蓋因操初最紹之強
臨事俱咨謀廣故勝也及荊州既破恃
勝恃衆把酒臨江之時不勝其滿盈驕
溢之氣故敗也周瑜之勝得之火攻衆
寡相懸難圖實力非奇計則不可勝因
早以大破燕將周瑜以大破曹操兵法
以大助攻者明信矣

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壯軍大壞操

引軍走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
軍死者大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
襄陽引軍北還甘寧徑進取夷陵守之曹
仁固甘寧瑜大破仁兵於是將士形勢自
倍瑜乃渡江北岸與仁相拒

按曹操之勢在攻孫權之勢在守然必
再破曹兵屯駐北岸而後守可以固蓋
守之境內則勢盛守之境外則勢張戰
守權二策然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也

孫權集

卷之五

五

十四年孫權來劉備領荊州牧
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
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
備備主管於油口改名公安

按是時劉備當敗亡之餘基業未立不
得不借地於孫權權亦念非備無能守
荊州而共禦曹操者亦不得不借地與
備其實非不愛地也故有地則借荊州
無事則爭荊州而孫權之心可見矣

孫權南郡守將周瑜率權以魯肅代領其兵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
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孫權求都督荆
州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
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今猥
割土地以資業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
中物也權不從備聞之嘆曰天下智謀之
士所見畧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
慮此也

按周瑜不欲借劉備以荊州者謂備之
英雄不可資之以樹敵為後日計也孫
權不從周瑜之諫者謂備之英雄正可
資之以禦敵為目前計也然權卒以借
荊州為魯肅之失計則亦悔不周瑜之
言矣可見智士之計事也其見遠忠臣
之謀國也其慮長人君往往舍己以從
之良有以也

刻兩部題稿序

殊卷馮先生以歲已亥應少宰之召越
年丑主外計黜陟進退多屬品裁中外
稱其平允凡一切奏稿皆出先生之手
後拜宗伯亦然其請而得報者則有如
增存錄之條與降調某司官議處某通
判諸疏即不得報而事因以寢者則有
如辨某瑄誣奏撫臣却某瑄請給關防

卷五

卷五

一

諸疏當得報之日朝紳翕然以為皆登
實數事所希有事而關防親奏甚力
至上至以御前牙關防給之則先生之
言能動主與主上之知先生亦已深
矣其他若申考課貪墨之法舉同立
冠婚之典及陳災異贖稅正文體士風
真臨終遺疏前後三十餘篇大都婉切
溫辭平端如畫談史弊則亭事中情語

卷五

卷五

一

時務則字字堪涕洟詞易感淺語可思
昔蘇文忠公每自言吾于文章意之所
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以今觀之先
生若合為一人乃其忠誠懇至出于言
語文字之外即蘇公似猶有少遜于前
者三先生居恒獨處一室至草疏則闔
扉危坐執筆沉思有所得須臾滿紙間
一闕筆輒仰天捋心撫几頓足意象慘
悴了無人也彼其愛君憂國直欲驅
血籲天冀幸主之一悟政之一新而
無從也既啓扉而出定省母前太夫人
驚異以為異何從得此忤客先生殊不
自知其後太夫人旦夕占視至相對泣
下欲勸阻而不可得嗟乎此真幽獨隱
衷非天地鬼神孰能知先生哉今先生
諸稿一出世故當家傳戶誦無容贅述

余獨謂先生一腔忠赤慈親所不及諭
即妻子兄弟或不能窺而世多皮相之
士恐僅僅以文章視先生而未察其心
思故聊為序次如此

門人長沙莊天全撰

聖伯集

五

馮宗伯集卷之四十八

北海馮琦用報著一

奏疏

唐稿

為吳學異書

聖心悚惕謹進忠規以裨修省疏

竊惟臣等備員講讀夙夜積誠恐竭犬

寸題章句日進而旃屢稀臨每念官以

講讀為名以獻納為職顧徒叨清華之

秋時需寵養之頒曾無毫末之裨少為

高深之報臣切愧之數欲披陳而未有

當也今者天災示異

聖諭省躬當儆戒之方新正勵精之一會此

天之所以相

陛下也是以臣等不揣陋迂輒塵

簡牘臣聞古訓有云惟聖同念作狂惟狂

念作聖夫聖去狂遠矣一同念即聖去

狂去聖遠矣一克念即可以聖

聖伯集

皇上膺神聖之資運與明之畧所以感皇玄
塞與望惟在一念轉移間耳免念之實
莫如以美理養心以親儒臣為要蓋人
心憂勤惕厲則欲消理明安逸怡便則
理微慙熾臣伏觀十五年前

皇上常臨講筵操存道勝尚欲超貞觀之政
以別求十五年以後經帷罕仰培養功
疎遂乃厥先齊之道而弗講以前則上
下交奉人無異言以後則元氣壅閼下

有缺望而今且蒼穹以譴告矣

皇上試思復先之所以懸判者何居則儒臣
不親一念作輟而理慙之消長疎也昔
講讀時昧爽視朝雖風雨不免乃今獨
年曠歲不得一接威顏君猶日也豈有
十旬不見日而天下不皇皇者君臣相
隔上下不交政務必多叢脞人情必多
玩愒方

聖明在神誰敢為奸妄主作事當為後法焉

一異日無今日之英明有今日之隱憂
旁落下移必從此始豈以

神聖而遠慮不及此也昔講讀時郊祀必親
遇災步禱今

皇上不親執珪幣以事

上帝者數年矣上天譴怒至於焚燬

宸居視佳時旱災孰為切近若不一詣

郊壇自陳怨艾以答天意而止於遣官恭代

豈謂代者之恭斯可以謝天譴回天怒

也此時而不親郊則後何望也昔講讀
時祫祭時享齋居政度今

皇上祭不至

太廟齋不至文華殿者數年矣方被災時

皇上所望於

九廟之靈者豈不甚切

九廟所為護佑於冥冥之中者豈不甚力詩

曰顧我蒸嘗湯孫其將意者

九廟神靈思不見

皇上已久庶幾於恭日新之時思一睹

廟貌亦情所必至也昔講讀時惟心委大臣

坦懷待羣臣今言疑其私事疑其黨大

寮既多懸缺庶官亦或另推有章奏未

必用其言有論救反以重其譴上蓄疑

以待下下懷見疑之心以事上至今羣

心之臣惶惑不敢斷耳目手足之臣遠

避莫知所措

陛下將誰與治天下也昔講讀時起用建言

宋有言

諸臣優容直諫諸珮今言官而言既以

言罪之不言天以不言罪之比者兩都

臺諫被逐既空兩月以來遂無敢以言

進者此豈真無可言直是畏

皇上積怒不敢言耳夫欲人不言甚易然臣

下之利非社稷之福也昔講讀時亦嘗

懲二三宦寺而罰止遠譴罪不株連今

因一人而及數人拷數人而及百人鞭

扑滿前追攝載道凡在僕御之列誰無

私免之惡法行責近自是英主美事亦

須寬嚴相輔咸惠兩兼左右之臣近在

肘腋人人自危非完計也凡此諸事之

偶失皆始於

聖志之未清聖學之久廢京房易傳曰不思

道厥效火燒官思道無如御諸臣願

皇上乘此天戒大廓天聽嚴禁淵淵沛然允

蹈臨御構帷輝熙聖學聖學自修聖

度日廓郊廟旬享上下萬靈實人有言

宋有言

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成之謂也臣等

所言不能出廷臣等之見區區忠款但

願

皇上設誠而致行之蓋人情不做則不奮然

以儆而暫奮者亦以儆既往而漸忘天

意不誠則不格然以誠而忘格者又以

誠未至而靡應更願發德下明詔

時不可失也天不可疏也勿以修省為

彌文勿以悔悟為細故蓋秦桧不悔則

西雍不霸輪臺無詔則海內必危故務
能自責至進列于周書而或一罪躬卒
稱善于漢紀國無災異可謂幸矣賢君
以為天其忘我而畏之災異降罰可謂
不祥矣詰人以為天心仁愛而勉之
皇上儻加垂察聽臣愚計臣等得執經從事
精白承休則有大榮矣不然者臣等實
曠官是懼有引身求退而已安敢用素
食而趨丹陛哉臣等千冒

雲伯集

卷之五

六

宸嚴不勝悚切屏營之至

為過災思咎自陳不職懇乞

聖明俯賜罷黜以答天譴疏

臣本海濱賤士才質無取謬蒙恩渥掄
置館局又得從謀臣之後以史鑑進講
詎當陳古今得失善敗以備法誠而臣
濫竽八年尚本一望屬車之清塵循故
事撰議義又拘滯無所發明竟不能有
消塵微露裨益山海輟答天地且甚自

愧性歲復承簡擇賢佐三禮官序益進
尸素如故此者法官焚燬

聖躬震驚古者以人事配五行在禮為大禮
失其官謫見於天故有繫彼之災以戒
不治臣寔佐典禮臣何所逃罪夫為講
臣無益於主德為禮臣無益於主德為
禮臣無益於國典當

聖主警惕勵精之日綜覈庶事澄汰百職宜

莫先於臣伏望

朱伯集

卷之五

七

皇上將臣即賜罷斥別選良臣以佐邦禮臣
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銓部稿

為災異疊見時事可虞懇乞

聖明謹天戒憫人窮以保萬世治安疏

臣等竊見九月中太白太陰同見于奎
又聞狄道山崩成坑更于平地湧出大
小山五座太陰經天太白晝見相近相
犯已為極異乃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

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
再見也臣等欲有陳說懼涉煩瀆願身
為九列同國休戚安有災變若此而恬
不動心心知其危而不以告君父者竊
聞帝天之命主于民心民安則天示禎
祥民不安則天垂譴告欲承天意當順
人情近來天下賦稅之額比二十年以
前十增其四天下穀實之戶比二十年
以前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
曠稅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兵稅使出
而百姓之苦更甚于曠加以水旱蝗災
流離載道畿輔近地影盜公行至殺職
官家屬十餘人而地方官不敢以盜聞
臣等以為此非細故也
皇上憫念小民不悉加派德意甚盛臣等豈
不仰體第奉差諸使各國其私踉隨奸
徒動以千百
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

皇上欲愛民而彼專欲害民
皇上戒以勿信撥置而撥置愈多
皇上貴以不許騷擾而騷擾愈甚
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
先瘠民方能肥己蓋近日有神奸二種
其一專務窺探
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之手以上之其一專
務剝害小民畫有成謀假中官之手以
行之運謀如鬼蜮取財盡錙銖達近同
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宿儲止憑營運
但奪數錢之利已扼其一日之喉至於
富民更被傾害誣以漏報國稅誣以盜
賣曠砂誣以私販官鹽誣以偷藏禁本
枉成局面聲勢赫然及其得財窮然無
事需求不遂立見傾家無地可容有天
難訴利歸羣小怨歸
朝廷假令民間不窮而終民力猶苦不然而
窮民心猶固今以剝骨之窮抱傷心之

慈一丁易動易動難安今日猶是承平
民已四瀕不定一有風塵之驚誰心為
可保省夫昨并誅閩白死此皆用人丁
以為兵用民財以為餉若一處小民倡
亂各處小民應之於何取兵於何取餉
乎

皇上神聖洞知今古自秦漢以來天下危亂
之由惟有四字曰入人嗟怨而已臣不
敢言其遠

欽此

皇上

十

皇上試差親信忠實之本訪問都城內外里
巷歌謠令一一具實陳奏則民之怨否
居然可親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
皇上翻然改悟坐視禍亂乃禮部修省之章
未蒙批發而奸民搜括之奏又見先行
即如何其賢欲徧解天下無碍官銀一
節各處錢糧皆有定額所謂無碍云者
不過支剩羨餘近日征調太頻征求太
急正項錢糧尚多拖欠羨餘支剩何處

欽此

皇上

十

得之此令一下急如星火不但指有碍
為無碍亦將指無銀為有銀必將正項
公銀半充進獻公用無措又添民間座
藏既空閭閻既救有司一有爭執輒謂
阻撓身且不保何有於官官且不安何
有於民竊謂天下之財宜散置天下譬
如一身榮衛當流布一身若盡括肢體
之血置之心腹之間四肢既已空虛心
腹亦將脹滿又如仇世亨奏徐為掘墳
一節事之有無誠難懸斷然以理論之
豈有一墓而有黃金巨萬之理即使有
之亦當先下撫按嚴勘虛實分別首從
先正其掘墳之罪而後以掘墓之財入
官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資財者也
片紙朝入
嚴旨夕傳即有深究誰敢辦理不但彼此諸
族又將板及多人但有株連立見夷滅
輩較之下尚須三覆萬重之外止據單

詞遂令狡猾至之流辨此生
之柄此風一倡誰不效尤何地不可
金穴何人不可為撲滿已同告錄之金
又聞告密之端臣等方欲陳奏而高時
夏戴君恩之奏又得

自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已二百
萬傾府庫之藏豈無盡日窮天地之產
寧有足時奸內生奸側外創側臣等前
日猶望其日減今日乃更患其日增不

臣等

奏

上

至民窮財盡釀成大亂必不肯止伏望
皇上穆然深思超然遠覽上天可畏小民可
憐臣等與廷臣共圖修明社稷中臣職奪之
路絕羣小窺伺之萌無令四海蒼生之
衆結怨清朝無令千秋青史之編貽累
聖德臣等有心想無刀回天所望者
九廟之神靈所恃者

九重之英斷耳臣等不勝懇祈待命之至
為撫臣待命已久封疆關係非輕懇乞

聖明垂賜批發以便責成謹

竊惟天下大計欲興吏治莫急於腹裏
之撫臣欲飭武備莫急於邊方之撫臣
地不可一日缺人人不可一日廢事至
公以衡其用舍至斷以定其去留使其
心無嫌猜事無顧慮然後可以展布四
體綜覈庫條致理之原莫先於此今天
下巡撫中待

命未下者四人久缺不補者一人請為

奏

奏

上

皇上陳之宣府巡撫王象乾先因科臣奏論
奉

旨留用再疏自理因乞勅明臣等有得本官
節省獨多怨勞不避擬令照舊供職已
經兩月未奉

明旨本官前蒙留用既不敢屢請以乞歸後
請勅明又不敢開門而視事宣府外鄰
驕虜內拱京陵若撫臣終日杜門則邊
政何由整肅下等請

皇上之批發者一也山西巡撫魏允貞廉潔正直當為天下清官之冠臣等實心重之但其家有老父九十有三兄弟三人惟貞尚在報親日短報國日長即有傾陽戀闕之心可勝愛日瞻雲之感乞歸之疏十有三次念其獨子實出至情況係邊臣更宜體悉是以臣等覆擬准其歸養已經一月未奉

明旨夫臣子捐爵祿以養親可以觀孝

朝廷昇臣子以將父可以勸忠於臣下為至

恩於清時為盛事臣等請

皇上之批發者二也遼東巡撫李植撫治衛邊素敢任事因虜騎之突入致撫按之相持氣以激而愈爭事因爭而漸大各操一心各持一篆不但承委司道無所適從亦恐將來紛紜何時可結臣等與兵部都察院議速更王業弘之差以查勘付之復人整解李植之任以效用俟

其異日已經兩月未奉

明旨本官辨疏求去不妨允其整歸如尚愛惜其才亦當諭以任事若但留中不報轉令退進兩難當犬羊交伺之時既當防其再入處鷸蚌相持之勢又當慮其兩輕倘致邊疆之柄別有所歸恐於國家之事貽害非小臣等請

皇上之批發者三也雲南巡撫陳用賓先因

科道糾拾奉

旨留用本官辨明之後又復以病乞休臣等

以其閱歷已深事體亦練但歸心既決

王事方殷更俟再疏之未又出半年之

外是以覆擬回籍調理以俟後用已經

四月未奉

明旨竊念滇省多事密邇播酋外有震鄰之

虞既憂驚食內有同室之讎又復臨張

若不定其去留何以資其彈壓臣等請

皇上之批發者四也福建巡撫金學魯以

乞歸奉

旨回籍調理遂茲延推六人未蒙臨用福建
去京七千餘里學曾候代已是半年即
使此時有官到任仍須數月可令瀕海
之地文無仗鉞之臣即學曾志專報
主不以三已之令尹為嫌而各屬人各有心
能無以五月之京兆相待兵政何以振
飭憲體恐至陵夷前官既去而尚留已
繫其將歸之足復官久推而不用又灰

其向用之心臣等請

皇上之批發者五也以上撫臣或係沿海或
係沿邊並以綱紀之官典封疆之任

朝廷使持綱紀之人重則

陛下之綱紀重矣使守封疆之臣重則

陛下之封疆重矣上待之者重則自待必不

敢輕自視其事急則其下應之者必不

敢緩若上視其官可有可無則名雖任

忝而委寄之意已輕彼視其身可進可

退則名雖任事而方成之心漸懈屬吏

視其事可行可止則名雖中飭而粉飾

之態必多小民視其令可從可違則名

雖奉行而警惕之心必少以此安內下

係必至於輕上官以此攘外夷仗必至

於輕中國臣等竊謂百官員缺皆當速

補天下章奏皆當速下而就中最急最

要者則巡撫去留是也臣等謹效古人

補闕之義將前疏節畧進呈伏乞

皇上萬幾之暇俯賜省覽併近推延綏巡撫

一併批發施行庶幾封疆重寄不至久

虛綱紀重臣不至久缺文治可興而武

備可飭兵

為陽春屆期典禮萬分難竣懇乞

聖斷垂賜允行以重國本疏

臣等竊惟

朝廷舉事必順時令而後可以逆天休必違

祖制而後可以垂國典

則娶以奉之至之是歲以四五歲或以十餘

歲皆十九歲若未同立者前此未有也

十五歲而冠者未歲而婚即我

皇上膺齡十九已有子嗣之祈至次年而

皇長子生若十九歲而不婚不冠前此未

有也臣等前以冠婚為請蓋先其急者

而後及其大者乃蒙

聖諭同立冠婚一併舉行蓋先其大者而併

及其急者

臣等

未蒙

不

聖謨睿斷萬萬難臣下所及臣等未及期不

敢言違

聖諭也已及期不敢不言亦違

聖諭也待

命月餘未蒙批鑒

聖衷淵默或欲俟兩宮之成乎而禮不必俟

也

皇上所居曰毓德毓德嘉名也就此地以行

青宮之禮甚宜稱也斯干之詩蓋為春

成而作曰宜君宜王則有立元子封象

子之象焉曰維熊維羆則有保子孫垂

似續之義焉今若沛發德音舉行大禮

比至兩宮告成

六龍還御吉祥善事如斯干之詠無不畢集

臣等以為兩宮之建因三禮而增華三

禮之成不必因兩宮而始舉也喜事臨

近之

音屢諭戶部得無欲俟該部金寶之進乎而

臣等

未蒙

不

勢不能俟也

皇上大婚費以十七萬戶部所進不啻三四

倍矣

皇上有儉德而

皇長子典禮所費乃遠過之恐亦

皇長子所不能安者也且買辦珠寶之額

以二千四百萬而天下賦稅之額止四

百萬即使不充國用不發邊儲亦須六

年乃足若以必不能給之費必不能應

之命欲取盈而覆舉事則幾無時矣臣等以為珠寶之達元于大禮無重輕大禮之舉亦不必固珠寶為行止者也伏

乞

聖慈勅下該部擇吉具儀乘春明之候舉

冊立冠婚之禮則吉慶萃於

九重而歡聲騰於萬國矣

為內使侵越職掌懇乞

聖明嚴行戒諭以一政體疏

奏

卷八

三

此者張忠參論夏縣知縣韓董孝

聖旨云云韓董為中官論劾已蒙

聖恩寬宥臣等豈敢復有煩瀆但上聞

典制下聞職掌有不容默默者夫舉劾必付

之撫按者何也撫按職在察吏者也採

道府之公評訪里巷之輿論某也賢某

也否其有才地不相宜者據實上聞然

猶下本部題覆而後處之今張忠徑詣

牙力不及徑擬量調簡僻非法也比音

藩相留已聖王官沈務為通判已竊據
按薦舉之權張忠徑擬韓董為才力不
及又侵撫按舉劾之權使中使而可以
舉人為入則

朝廷設撫按何為哉有司守正以犯中使
之怒則不可以為官枉道以徼中使之
喜則不可以為人臣等亦不知有司何
以自處矣蓋中使奉

命而出有司原非敢相侮中使亦自與有司

奏

卷八

三

無讎止據供應之豐儉憑參隨之喜怒

而地方吏有一種土豪猾吏屢犯大罪

者一逃入中使左右有司皆不敢問一

問即禍立至矣張忠之參韓董實出都

民李成業庸受之懇彼既以數語塞其

耳以一手障其目以為其所欲為任其

縱橫則剝削小民以啗中使一經發覺

則激怒中使以嚮縣官即張忠疏中所

云李成業毫無過犯因巡按訪察而抵

解刑繫者蓋其本情也夫中使可以明
操撫按舉劾之權所侵在官守部民而
可以陰操州縣去留之命所壞在紀綱
皇上乾綱在握左右無敢壅蔽欺罔而奉
諸使乃敢顛倒是非侵官越局假借公
爭以圖遂其私臣等竊恐漸不可長而
不可訓也漢世之末守令多出中官
而下貪濁混跡相與為一而後天下大
亂若中使而可以舉人劾人稍有志行
者皆以異同取罪而回面所行之士乃
始公然與中使為一同取諸百姓而分
置於其案中使可以牢籠有司有司可
以交結中使比之漢時更便更速蓋漢
時不奉勅而今日辦得舉劾故也臣聞
守法者當慎其始一侵之無所不侵矣
今日守
國家之法正當從一判官今始故敢據法
以請伏乞

皇上嚴諭太監張忠以儆止督理職務毋得
干預地方政務官員賢否其韓蕙應否
應調仍應撫按查實具奏庶公論在天
下大權在
朝廷而各處內臣亦凜凜奉法矣

宗伯集卷之四十九

北海馬琦用報著

奏議

銓部稿

為三陽屆節三禮局期懇乞

聖明早賜舉行以隆

宗社大慶疏

臣等以

成諭久領

宗伯集

大典宜舉屢疏披陳未蒙

賜報臣等切惟儲為春官震為長子舉大禮

宜以春謹以立春之日合詞上

請謹按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婚禮之行率以

仲春詩人所為詠挑天也今遇新春

皇子年十九矣見正月矣屈指則仲春矣

考古禮舉時令無一毫不合者禮不可

更緩時不可更待惟

皇上垂聽焉臣聞漢臣有言養建太子所以

重宗廟也冠必於廟婚禮必廟見

皇上臨御二十有八載而

清廟之中始見此盛舉在天降降寧無快然

皇上試推

地崩之心而禮可速舉也父母之愛子也又

愛其子之子

皇太后自舍飴弄孫以來日盼賜馬望其成

立也冠禮行始勝衣冠矣婚禮行始望

似續矣子以及子鵷儀快觀於東朝孫

宗伯集

復生孫燕喜倍增於長樂

皇上試推

皇太后之心而禮可速舉也夫舉大禮者緣

人情者也時未至不敢舉愛惜之也時

已至不得不舉體悉之也無論

累朝以來未有舉章即我

皇上十歲而冠十六而婚至十九則冠簪之

夢已徵震風之祥已協矣自天子以遠

於下禮即不同人情不相遠也

皇上試自推其心而禮可達舉也往時未奉

三禮並行之諭章行不日夜以憂者

及去歲沛然

發德音無不相向手額以賀者未及期無不

引領翹足以望者及期無不萬人一心

萬口一詞以請者喜極而望望極而疑

疑極而憂已而得所請則又復大喜此

其故何也欣戴

皇上而因及於

皇上之子遵奉

聖諭而而必親註

聖諭之行耳

皇上試推中外百僚遠近萬邦之心而禮可

達舉也蓋臣等今日之請與往歲異社

時陳請雖切

成命未頒諸臣廷諫之意多發端自下而

上繼之今日之事則

聖諭定於一年之前而公請於一年之復故

臣等將順之意多快然自

上而下守之夫

儲宦天下之大本也冠婚天下之大禮也

君父有成命而臣子奉之天下之大順也去

歲有成言而今日踐之天下之大信也

願

皇上敷大信成大順行大禮建大本以安

九廟之靈奉

聖母之歡於

宗廟

天子益尊天下益安而中外百僚遠近萬邦

之心益服臣等不勝欣忭懇請之至

為行取原係舊章守候再經新歲懇乞

聖明速賜考選以光聖治疏

竊惟行取一事始於前年十二月至去

年正月以後則各官皆集

輦轂下矣屢經臣等題請考選未奉

明旨聞臣疏揭亦僅報聞臣等自念間部大

臣尚未能有所感動况於疎逖下吏竊

旅孤臣即有情苦安能自達

九重之上哉願臣等所惜乃在典制政體未

治人才而各官守候之苦猶其餘耳

國家設官極重言路選授之法特異諸曹

各官先任而徐考其成言官先考而始

授以任是雖鉅典夙號至公今諸臣已

奉微書未集

閣下既離舊任未授新銜既不得即列臺

省之班又不可遽改曹郎之秩今日在

臣伯集

卷之四

五

內之侍從如此其匱乏在外之守候如

彼其艱難人不得官之榮官不得人之

用

祖宗以來並未有虛官次宿王言越歲經年

如今日者使後世謂二百年之行取至

今而遲二百年之考選自今而廢

祖宗今典一時驟之甚易後日復之甚難此

臣等所為典制惜者也事各有宜政當

機體前後相應是謂有章昔李布鬼

已而報稱當時尚謂以一人舉而廢

一人毀而罷恐為有識所窺况此微召

之臣並奏循良之績其召之也似欲用

之其不報也似欲置之召本有名置之

何罪使人寄官於不內不外之地寄身

於忽毀忽譽之口而

朝廷政令亦在不用不舍忽行忽止之間

如雨垂落而旋收春已和而乍冷以前

博訪精選之

京師集

卷之四

六

旨都無歸着詢加納諫之意總屬空談此臣

等所為政體惜者也外臣華遠無如行

取不但上藉忠規亦且遠資激勸今諸

臣未從下國如望班生之塵及其已至

都門徒索東方之米彼下僚亦皆有俸

謫官亦皆有官諸臣乃無職可供無俸

可食使天下之士有拊襟裹足不敢自

前之心皆謂士宦何必好官好官不過

行取行取不過旅食都門耳反不如優

游歲月儘可序還何必勵精博此後已
是使平常借口材雋及心撫按舉薦何
為部院採訪何用畧無風勸人誰信從
此臣等所為吏治惜者也天下入才惟
上所養獎之則長抑之則消世既須才
才必資氣士氣振則才亦發舒士氣餒
則才亦退縮諸臣始進學如花木向早
春發奮傾初日已遭頓挫不任摧殘氣
既沮矣才於何有且天下見前歲斥逐

之易今日登進之難皆將妄意揣摩多
方規避畫化百鍊守彼三緘歟消松栢
之為聲斷梧桐之鳳言者既不敢吐任
者亦不敢為率天下之士而歸於依阿
唯諾委靡退阻必自此始臣等所為人
才惜者也此四者於時於勢萬萬不可
再緩而臣等一念為國赤心更在

聖德聖度又不止如前所稱四者錄諸臣待
命既久中外相視求其故而不得或謂因前

有難件不欲後人效之或謂國朝有發
失不欲下臣言之事未必然人言則已
然矣夫人臣誰不欲常保身名誰不欲
結知

君父何苦自干雷霆之譴自絕雨露之私或
出忠個不忍不言或關職掌不得不言
即在前人尚有可諒况以前人之難件
杜後人之進用豈受親恥李代桃僵譬
如江湖之舟偶有抵觸帆影既過浪痕

已平豈可更執後舟欲償前罪治亂之
跡具在前史不論家職缺與不缺但論
言路開與不開本無缺政彼自妄言故
既矣矣我復何損若其有缺正當直言
我方求之轉為我益惟夫朝不受言人
不肯言前有奸而不知復有亂而不究
此乃為損耳自古言官之杜口此於仗
馬之不鳴彼則但使主仗而不欲其
鳴今則恐其長鳴而先禁其立仗焉之

青史人其謂何

皇上數年以前求言納諫鴻恩既簡法從如

雲以今日之蕭條例往時之全盛孰得

孰失事自了然若登用不效罪在諸臣

考選不精罪在臣等至於早發

明旨惟望斷自

宸衷則聖治益光聖度益廣無可以存典制

明政體興吏治養人才此方春布令第

一義也新歲之始諸臣見臣等於公署

李仙集

臣等相顧太息一草一木皆已萌芽而

諸臣獨鬱結不得盡其才四序八風各

自宣布而臣等獨鬱結不得盡其職既

憐諸臣無自愧也故不憚其說之煩憤

若此惟

聖明留神少加察焉

為仰輝

綸音俯循職掌懇乞速俞考選以光盛治疏

本月十九日讓閣臣沈

揭帖奉

聖旨行取之選自有該部院題請何乃諸臣

要譽沽名紛紛瀆擾煩瀝是以延遲非有

他故也卿言科務繁夥恐有廢事之憂具

見忠愛詳悉便着該部院查有候補起復

的分別奏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久以

考選具題未蒙

批答中外皇皇莫知所以恭請

明旨始知

皇上原未厭薄言官止以瀆請紛紛遂致淹

李仙集

久既不欲要譽沽名者求於職掌之外

又不欲乘銓執憲者失於職掌之內臣

等不勝欣戴不勝悚服即將候補起復

諸臣分別奏用已復念諸臣家居日久

事故不一既未必能盡來即令就道亦

遠近不一又未必能即至即令盡至迎

於額設之官尚自多缺各差職業尚屬

難兼蓋

國家設南北科臣五十七人今僅存八人

十三道南北百四十人今僅存五十二人此皆不及原額十之二三即增以新補十餘人其在一時急用臣等尤恐其未副也今諸臣在任者或一人而兼三差在南者或一人而署九篆患病不得請差滿不得代侍班借及於中翰監禮取盈於幕僚所產者

朝廷之命官所誤者

朝廷之政事臣等職在用人安忍不言且

臣等職在用人

行取諸臣聚之則但見其多分之則為

苦其少以四五十人而加以體訪加以

考選分為北科南科北道南道及南北

各部屬官每一衙門所增能幾何伏望

皇上俯賜俞允使天下知以前之稽遲者因

諸臣之瀆煩今日之

俞允者因部院之題請而臣等所以得盡其

職者皆遵

皇上之明旨諸臣所以得效其用者皆出

皇上之德意勿論感愚國報當益倍於往時

即傳之四方增益一

聖德聖政者亦非小補也臣等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為遵奉

明旨查革積弊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

本部尚書李戴等題為奸吏非體投送

臣等職在用人

大千法紀乞賜嚴究以塞弊竇事奉

聖旨這奸吏投送銀器文干法紀着法司嚴

提究問依律重擬其祛冗役裁項首禁餽

遺續走空等事仰部裏嚴加從實整頓以

絕弊端毋得因仍姑息致令法紀日壞欽

此又該本部文選清吏司主事趙邦清

奏為異常奸吏結黨陷害官長因而暗

投銀器希圖中傷事奉

聖旨這都吏如何輒敢將銀器暗投本部官

好生賊汗放肆王燦道廨並李煜王炫都
着法司嚴提鞠問從重擬罪具奏考選頂
替等項着吏部勘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
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臣等才能驚
下待罪銓衡夙夜在公誠不敢不竭力
以圖報稱惟是事如蝟尾弊如鼠竇耳
目之外寧必其無伏奉

聖旨責臣等以整頓屬臣等以勘議臣等不
勝悚仄除王燦李煜王炫等拿送法司

奏

奏

奏

嚴究外謹以先年生弊之由與今日流
弊之極及目下救弊之策分別四款敢
為

皇上陳之

一裁頂首看得頂首相沿風稱積蠹先
年曾創遞減之法聞告蠲之門始未
嘗不振刷而後卒凌夷也此存其一
彼增為二前增其二後益為三人復
一人日復一日積漸侵尋溢觴至此

若從茲一切廢革使歷年積弊漸次

一清豈非臣等至願今上自府部下

至州縣未有一衙門無吏胥未有一

衙門無頂首頂首之吏數數千輩而

弊之相沿歷有餘年以百餘年之弊

而獨使此時此輩當之盡奪其所以

為命則數千人皆洶洶不堪矣故與

其難而革之使衆擾而法不可久不

如徐而裁之使法行而人亦相安合

奏

奏

奏

無查照先題

准遞減事例申飭力行遇各吏滿日將出過

銀數裁減四分之一以後依次遞減

責限四吏之後盡數革除每一吏減

除既盡該司具實呈堂以憑查考敢

有於裁減之外私增一分一文者以

彼此俱罪之賊論不論當裁分數多

寡一併查革其有作弊騙錢事發舉

送治罪之外亦不論當裁分數多寡

一併查革惟守法少過之人始聽其漸次遞減而減至四次大率十餘年亦已盡絕則名雖量裁實盡革也中間如有願將頂首蠲棄聽從告明分別銀數亦照先經題

准吉蠲事例量免省祭復考等項庶幾法行有漸人亦易從四司都吏當該及各項效勞人等役滿即令截日出缺不許私引下首以圖需索並聽驗封司

宗伯

卷五

五

糊名考試分南北字號就中考中據內遴選撥舉南人北人各一半相繼取用撥舉者一秉於公頂替者一裁於法其在京各衙門吏役人等頂首一體照例裁減施行伏乞

聖裁

一裁冗役照得臣部事務煩重法紀森嚴跟隨人役皆不得入是以門前上後堂火房及書寫人等舊額設司

宗伯

卷五

五

省官臣謂省官不如省吏蓋官方有限吏弊無窮省一吏之役即省一吏之弊吏少一人之欺弊即官省一人之防閑如門吏書房後堂報朝官等項臣等皆已酌量裁簡仍置簿籍以稽其入定年限以勒其出通查各司以杜串通盤據之奸註定行頭以杜越例牽引之漸如有已過期限而又懸衙門及更改名姓而賣緣再入及

官吏家人擅入各司往來作弊透編
官事者定行問革仍枷號治罪庶幾
法行自巨部始而公署可肅清也其
在京各衙門冗濫員役一體裁省伏
乞

聖裁

一緝走空照得臣部選官先以當堂考
試定其官後以信手掣籤定其地衆
目所視即臣等欲以一官一地私一

宗廟集

奎覽

士

人亦不可得近日乃有一種奸徒專
以指稱誑騙走空撞太歲為生計每
遇選官入京輒言我能識謄書吏我
能鑽求屬託不用見錢可得美官選
官來自遠方未知部中事體一聞其
語頓起妄心暗立合同明寫執照總
計一官應得之缺不過四五則四五
人之中亦或有以賄合彼遂執券而
肯如却如笑即本官明知官由考試

地憑掣籤的據被騙欺欺亦如惡人
飲藥不能自語此輩反持律例重法
以恐喝之前誘以說之所必入而後
嚇以法之所必不敢言此選官所以
飲恨而此輩所為得志者也臣等屢
行申飭亦屢經拿獲如莊仁等已經
枷號示懲吳順齋等已經參送法司
治罪其餘未經發露者尚多欲絕此
弊莫如開選官自首之門以杜此輩
援詐之路凡選官入京過此等奸徒
來相誘引據有實跡擒拿到官定行
紀錄優處其有已被欺騙能自悔悟
亦許赴部呈稟但將走空之人枷號
遣戍本官以自首免罪依舊領憑到
任惟以後之發奸為功不以前之被
誑為罪後日賢否毫不相妨若臣衙
門當該都吏及効勞人役敢有需索
誑騙干犯法紀則比之外人情更可

而退官能指實跡赴部呈稟者則
本官持身守正可知定行即時優獎
仍乞

勅下廉衛衙門及五城兵馬密切體訪不拘
在官在外不時訪拿盡法處治伏乞

聖裁

一禁餽道看得交際之禮古所不廢然

古人投以挑報以李賀以雄見以羔

鴈一何儉質雅素也未審何時乃受

宗伯書

卷之九

五

為折帕之儀則義於利交而寵賂矣

臣初入京大書榜文嚴禁一切餽遺

而積習難更餘風猶在即今民窮財

盡饑饉流離豈可吏剝貧民垂死之

膏為貪吏結歡之具大計在通點陟

惟嚴書問交通已為不可函儀薦賄

抑又甚焉除巨等當事衙門義當門

無私謁凡無私賄敢有投送禮物不

分多寡定行據法奉究其餘內外官

員一切折儀俱宜禁革犯者不問意

行賢否但以計吏之時通書送禮即

係營求結納定以不肖劣處其有已

挂吏議明知不免而多齎金錢廣成

典援仍以有事用財鑽刺打點依律

坐罪本部及科道官密訪重舉併

勅下廉衛及五城緝事衙門一體訪拿施行

伏乞

聖裁以上四款皆釐奸剔邪之要行之以斷

宗伯集

卷之九

五

侍之以久未有不可革者臣等請更言

其本唐臣劉晏有言士有榮進故名重

於利吏無榮進故利重於名故天下有

自愛之官而無作弊之吏官執法以察

吏則事治吏舞弊法以欺官則事廢自來

吏部司官陞遷之格四司周歷挨次遞

轉一司數月即調一司初任之官數月

始練比其練習已更調矣以數月之官

察積年之吏其弊新舊相代因而沉痾

冊籍增損文移遲速之間便有輕重吏弊多端實始於此且司所以更調者欲其偏知四司事也四司之事未偏而一司之事反不精專一司之弊反未釐革則馬用是紛紛為也司官惟主事在部最久合將四司主事註定員缺分理庶務不必更易積俸既深始轉員外郎自員外郎以上然後照舊例遞轉周歷四司之事每一官既轉須將所管文移冊

籍交代明白方許改任則官以久而吏事自精事以專而吏弊自革又釐奸剔蠹之本也伏惟

聖明裁定勅下臣等遵行謹題請

旨

為勅捕重務愈處愈惕愈費愈艱敬循職掌懇乞慎議兵食嚴申法紀究積罪以除久患謹

該戶科都給事中李應策題前事奉

聖旨訪部看了來說欽此臣等會同兵部都察院看得貴自土民訐奏以來煩

明旨勘處者凡十年許迄今雖益大禍益慘皆前後地方官意見矛盾經紀外錯以至於此如始而奉

旨會勘則四川主撫貴州主勦既而承

命討賊又四川進兵貴州不進兵既執之又

忽縱之既縱之又忽勦之彼此參差首

尾衝決此前茅既覆而後撤宜懲者也

臣等

謹題

主

嗣後勘者完局面於一時未能制其死

命雖者素守備而不設又適啓其狡心

王士琦以撫罪而欺隱多端江東之以

微功而僥倖一擲貴竹之敗書既奏茶

江之失事雖聞揆其始終總非勝負未

露逆形而持之反急既露逆形而應之

反緩再勦而王師不迭屢撫而賊竟轉

驕先後當事諸臣寧辭其咎科臣欲懲

委事於既往責戰功於將來制勝要機

無先此者臣等揆當時事勢之難易舉
今日士論之異同葉夢熊已經物故法
無所加諱希思已為民王繼光薛亨已
間住罰蔽其罪邢玠奏辨已詳屢奉
明旨處分無容再議其餘若艾務繼未結之
因以聞事端不禱其官何以謝川民之
恨况按其撫蜀之狀親建言之初如出
兩人林喬相連擒治之約以誤鄰省不
正其罰何以服王繼光之心但據其失
約之罪比喪師之罰當從末減江東之
覆軍隕將視州中失事更慘又繼光註
舉於請
命之後尚欲張中國之威東之以致仕之官
生事開濠則全欲以萬民之命博一官
之復原情當從重論白石之敗胡應辰
為監軍則兵事係其專職撫臣既已間
住應辰豈得獨輕合候
命下將艾務革職為民林喬相胡應辰革職

開住江東之追奪
詰命至於王士琦及莫庸張興行馬效武已
皆奉
旨行勘合無違俾巡按御史據實嚴劾奏至
隨事重輕以定其罪以前司道縱賊者
未運昌已經罰治其後以東征而出之
重慶者用道官未經指拏相應併行查
勘俱限本年十二月回銷王貽德俟問
明另請發落其一切功罪總應據事報
完之日彼處督撫查明具奏定奪方今
大兵四集事難再誤故臣等不避嫌怨
舉擬處分使後之督撫司道官無如江
東之之徵功艾務之縱賊林喬相之依
違胡應辰之輕率王士琦等之欺蔽庶
前之失事者既懲而後之任事者益勸
矣奉
聖旨艾務著革職為民林喬相胡應辰革職
間住與江東之俱還追奪詰命其餘俱

梁伯集卷之五十

北海馬瑋用韜者

奏疏

銓部稿

為科道考選踰期部院職掌久廢懇乞

聖明俯念勢窮情迫

特允臣等屢請以光威治疏

臣等遵違

聖主侍罪部院以用人為職職掌之大者無

宗伯集

卷之五十

如考選一事乃至曠歲不得舉行僅僅

以一二塞責坐視其廢墜而徒諉於無

可奈何非特不敢亦不忍也近日行取

諸臣以憂去者數人以病思去者數人

又合詞赴臣部院求改別衙門以圖效

其尺寸之用夫諸臣千里遠來一年又

候豈不繼清時豈不親華選然而求去

求改者此其情可念也諸臣離官次解

父母捐妻子而禁食於都門之外雲雲

而至懸釜而食旅食之費更無所出近

既不得暮

又不不得暮親遠既不得服官退又不得

予告諸臣之情亦苦妻部院之職總達

庫材業已親承

恩旨徵召諸臣乃不能以諸臣之情感動

明主緩言之既格而不入急言之又恐以激

而債事欲從諸臣之求歸則一旦有考

選之

宗伯集

卷之五十

旨臣等以何人應之欲從諸臣之求改則

祖宗二百年之令典廢之自臣等始進之不

能使其說見聽退又無詞以謝諸臣朔

望相見何以為顏坐卧念之何以為心

而臣等之情亦苦矣在諸臣猶有部院

可以責望臣等更無可責望在諸臣猶

有義命可以慰解臣等更無可慰解諸

臣之苦皆自臣等貽之則臣等之心比

諸臣更苦伏願

明旨行取考選自有該部院題請蓋直揭臣等職掌以示臣臣等不請為失職請而不得亦失職持衡秉憲何地何官而可容此失職之臣為也用是不遵煩煩再四懇請伏望

聖明俯容臣等考選列名疏請點用庶

典章不至久廢職掌不至久隳諸臣幸甚臣

等亦幸甚

為開誠布公明立規格以絕私實以清

銓政疏

竊惟吏部以用人為職者也用天下才宜以天下之心為心其道當公平正直而一毫私曲不與焉其事當光明洞達而一毫隱伏不與焉夫手揣斤兩不如用秤盡量長短不如用尺條例者固用人之秤尺也然使持權量於開湯之臺出而號於人曰輕重幾何長短幾何寧勿信也惟與人同秤共量共聞共見則

長短輕重了然矣夫官者畏途也為事器也而主爵者又天下之疑害器也也率天下之人行畏途用事器而自疑於疑實以府天下之怨其何能濟故若持平心設定格自處於洞無可疑之地而後可以持天下之衡天下仕者半欲求進者也未得常見其榮已得但言其苦在人獨見其速在己惟見其速官本有限而意且無涯缺常久虛而人多需次躁競因是而生營求因是而廣中間亦真有地不相宜事偶相左情有可憫病有難支誰則無情似當相體然揆之於公尚自非公况於假事以求轉官飾情以求離任一或相徇後借為詞有援者即可轉移無力者將誰告語且未轉不勝其期望將轉不勝其責望既轉不勝其失望而皆於選司乎取之東豈難酬衆怨難任委曲者既不能以定

法自持於已執持者又不能以隱衷盡
暴於人無以年米事例雖止論俸間有
資深而又滯事急而需才不得不稍有
通融人未詳其故而但據其遲速之跡
安得不疑議此皆始於無畫一之法故
也臣等竊見天下之事惟常事最多天
下之人惟中人最多故臣等就中人常
事設為定格一以實俸為主每於月朔
即將一月之內應陞人員取其俸最深

限日集

卷五

上

者開名呈堂揭書於壁京官除京堂陞
轉視缺之有無及科道應轉京堂與平
例外轉者照舊另題外其自部寺以至
國子監各屬凡係正途出身者應轉奉
政副使參議僉事知府郎中員外等官
各以歷俸應陞何秩即先列名於下以
候有缺挨次題請外官除下僚冗秩劣
轉優轉者照舊於大選之前總疏頒題
毋其係自行舉本陞用者自兩司以至

選明府佐州縣正官就各賢之中取其
歷俸最深者亦先列名以候過缺挨次
題請住俸及各緣事停陞悉明註於下
如遇地方緊急軍務倥傯理須異才難
拘常調或有資閭太深言行無玷念其
淹滯合與量遷亦悉明註於下皆與天
下共聞見之如一月陞轉不盡者即以
冠於下次之首其有地方遠近才分繁
簡轉分優劣則臣等細查薦獎考語劑

宗伯事

卷五

下

量參酌總不出此數人之內譬之種麥
得麥種茲得茲時主則皆熟矣其熟則
同其為茲麥則異因材而篤造化何心
其有俸未及而輒生覬覦及已登名而
私求美轉者即行劣處仍註於名下亦
與天下共聞見之重剖藩籬洞開門閭
毫無私曲毫無隱伏退速在俸不在吏
部進退在格不在吏部吏部即欲私厚
一人不可得各官即欲私越一人亦不

宋伯集

卷五

七

可得驟就自消管求自息使天下之士
盡杜其驟競營求之心退而修實政積
實俸以待遷其於世道亦自有補說者
以為條格一設賢愚同滯臣竊以為不
然宋神宗欲驟用蘇軾知制誥韓琦以
為不可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
矣夫俸之及期如果之就熟越次而用
此取之生摘者也循序而轉此俟其自
落者也相隔幾何而生與熟則有別矣

且居高明以就常格正以老其才大其
用愛之以德不為屈抑也又凡天下無
全得而無失之議亦無全利而無害之
法顧當擇其得多失少利多害少者為
之然亦有後之流弊非始議所及者即
當補直調劑以成其是無以小不便而
遽盡失之立法如設經墨誤以尺寸則
是以尋丈守法如守隄防決以一穴則
潰以千里臣等謹以入告于

陛下亦望士大夫悉臣此懷輔與共守之伏

乞

聖明裁定勒下臣部永遠遵守施行

為梟獍惡臣大害

國計首倡阻撓屢抗

欽命疏

吏科抄出山西稅務考御史孫朝奏前事

奉

聖旨這奏內巡撫魏允貞倡議命煨爐木

宋伯集

卷五

七

植攘剋貪濫事情便着該部院奏有了未
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仰惟

皇上不因中使之言遽有處分下臣等察看

處事欲審持衡欲平甚感心也臣等會

同戶部尚書陳梁都察院左都御史溫

純謹從公從實看得山西巡撫魏允貞

稟性太剛任事太執處人太峻其自操

持甚苦因欲推以絕人與之處者或不

能堪然自撫晉以來事事節省公費廉

給盡充修邊賑荒之用布衣蔬食不獲
妻子晉中士民皆謂巡撫但飲山西水
耳臣等細考允貞平日之事舉以孫朝
今日之言允貞孤立獨行多辭少與即
問部大臣時有爭論其不能屈意奉內
臣可知孫朝雖中至欲食其肉寢處其
皮在

皇上面前尚且如此罵晉其在彼中盛氣加
撫臣可知始而相疑繼而相爭撫臣既
舉內臣內臣亦奉撫臣此乃二臣兩相
抗而相訐非臣下敢抗

詔旨也其焚燒木柱一節或係奸民放火或
係鄰火延燒事在彼中難以懸斷若謂
其貪濫攘劫贓至三十餘萬兩則臣等
敢以百口保之允貞原籍南樂去京不
遠

皇上試加體訪其房屋大小田產多寡事之
虛實當自了然若指庶潔為貪濫指節

省為攘劫使天下清吏聞之無不灰心
一貪官聞之有以藉口非所以昭平明之
理也臣等愚昧竊見天下事相濟則成
相爭則壞謂宜

嚴諭二臣協心體國朝停區處額數以內速
行解進額數以外不得騷擾務期上不
病國下不病民如其復有忿爭當兩發
章奏平其得失若撫臣之疏不報內臣
之奏獨行其於因體政體兩為有損益

朝廷之重惟在紀綱紀綱不能自行則必
付之撫按若執法之人不重則

朝廷之官輕而法亦隨之今以巡撫重臣
因與中使相爭而罷則何以彈壓邊
激揚大吏即有官民貪贓攘財之事吏
復何所畏憚令一省而奉一內臣又合
羣小而哄一內臣奸弊叢生誰敢究詰
則財之入於國者幾何而出於民者無
算矣且官府當為一體內外皆是王臣

缺官虛心以觀之平心以處之若此時
處分稍偏天下聞風而起內臣日以恭
訐撫按為事內臣之左右日以撥置恭
訐為事撫按不堪亦必執奏彼此紛紜
益費區區竊恐

朝廷自此更多事矣臣等區區愚心誠為
國家惜體統為

朝廷惜舉動實不私一允貞伏惟

皇上裁察

臣等

奏

上

為中使釀釁多端歸詞過實懇乞

聖明察事理收人心以弭亂萌疏

臣等聞唐臣李晟有言知朝廷得失而

不言何以為臣臣等伏見比來稅課日

亟拿解日繁既不取驟諫又不敢減點

人自為說又恐傷煩故敢齊心合詞以

聞於

陛下竊惟自古小人欲欺君罔利必誘以說

之所必入而激以氣之所易動使人主

一聞即怒其意轉堅而後可以假竊威

福從中取利雖至壞國體傷士氣叢民

怨而已不與其憂今之紛紛言利者皆

誘以說之所必入者也恐地方官員不

堪懷害或有異同則以阻撓之說先入

主聽凡有爭禮爭議不善奉承者皆以

阻撓坐之上固疑其有是而彼即以是

說進安得不怒恐天下百姓不堪必致

激變變則已且得罪則以主使之說歸

臣等

奏

上

罪有司預自解免以先入於主聽凡有

民怨民怒呼噪爭執皆以至使坐之上

固疑其有是而彼即以是說進安得不

怒乘機之易入借迹之相近假作張皇

之狀濟以誣誕之詞但得

陛下

一怒則人之罪立成而已之是非曲直

更不復問以致雷霆屢震震繫連紛紜姦

府具實秀遠矣推官華鈺述矣知州甘

學書遠矣知縣吳宗堯章國賢王正志

英才元達矣選撫奉兵備逐而有司
捕者斥者不與焉彼既陰操上之喜怒
而明制下之禍福因以恐喝天下奴隸
有司魚肉百姓天下知而不敢言言而
不得入幸而奉

旨詰問如中書程守訓不過罰俸兩月而止
陛下試虛心觀之諸臣即有罪視守訓輕重

大小何如哉彼以所侵

朝廷之錢用以買

宋倫集

卷五

五

朝廷之官因而虐

朝廷之民壞

朝廷之法有奸如山寂無一事而銅墨之

長稍忤中官朝服冠裳夕被桎梏大罪

見釋小過見執無乃失事理之平乎此

猶

國家臣子耳臣子猶之婦也若諸生則聘

而未醮者也今以未醮之婦而翁姑先

已束縛而官箴之里黨觀者謂何哉廣

東舉人勞養冠等逮矣逮東武舉生員

鄧承舉等逮矣雲南生員張聚奎等逮

矣湖廣生員沈希孟等十餘人又逮矣

以中使差役之橫至於搶人之財姦人

之婦搶人之乳暴人之骨人情危急號

呼自救无不揮音又盡以為鼓噪而執

之道路觀者皆謂此輩誦法孔子何大

罪而繫虜若此凡其同類有不傷心酸

鼻者乎

宋倫集

卷五

五

憲宗時內臣王敏陞英興千戶王臣假購書

採藥等項公差虐蘇州之民諸生陸完

等與之相聞巡撫王怒奉疏至

朝廷逮三人下錦衣獄王敏陞英興等軍

王臣棄市諸生不深罪也今日陳奉等

之罪不減王敏陞英興等隨橫肆過於王

臣逮甚諸生即與爭不過如陸完輩而

稍甚耳撫按之疏不報內臣之疏獨下

諸生南冠而北索者相望而彼輩不一

也無乃與

憲宗異乎以一二內臣而至於連子二

十人以此二三十人之連而盡失海內

士子之心臣等竊焉

陛下惜此名也夫以

陛下之官與

陛下之士尚自不能與內使之參隨抗矧在

小民更復何言彼官與士猶須上聞耳

小民即徑自夷滅矣家搜戶括頭會笑

蘇伯恭

卷五

歛國財致命勢如兵火拋妻賣子償此

雖豚農不得耕耘商不敢貿易號哭之

聲上徹霄漢冤憤之氣蒸為氛祲顧索

何今

陛下得聞之財聚有必散之理民窮有必亂

之理然古之為害速而今日為害遲者

亦自有說古之取民者貧富同被之貧

者先盡即為亂矣今之取民者先及於

富富人常少未能為變貧人得緩亦不

速變至於膏肓盡竭骨髓盡乾富民盡

化為貧民貧民盡化為奸民卒遇水旱

連年饑荒接省民無可仰貸官無可賑

給弱者坐而待死強者死中求生則相

率起而為賊耳今日至未論天下亂與

不亂但問人心離與不離王道以得民

心為本

陛下所得於天下者幾何而失民心至此乎

臣等願

蘇伯恭

卷五

陛下深維大計收拾人心免遠外吏量從降

罰以收臣子之心免遠諸生以其事付

撫按問理以收士子之心詰責中使繁

治提徒盡罷取民害民之事以收九州

四海蒼赤之心則天下幸甚若尚未也

則請責各處巡撫布政司照議定額數

催徵額齊撫臣交與內臣解進徵者不

解解者不徵內臣但取足於撫臣與有

司更無相涉則爭端何由而起有司欲

此其漸不可長也

陛下試觀此等形狀若非害民至極何苦與之為讎若非人人欲殺何事而陳設兵衛若此以數百人為兵歲不下萬金養之若所侵漁不十倍於此則輕棄萬金以養此何為今日一人倡始諸使必皆效尤以按庭永巷之臣談吹角建斤之事則與唐之觀軍容使何異古來內臣之禍唐甚於漢說有以為漢不典兵而

阻撓主使而不可得內臣欲加有司阻撓主使而不可得其餘撥置原委者黨盡數究逐省事息爭亦不得已之下者也臣等深憂過計又有進於此者臣聞域中有二權操利權則天下奸狡貪

肆之民歸之今高淮拔掌護兵事梁永諸兵馬護衛巡歷邊疆而陳奉所招民兵至數百人出入被甲冒銳干戈以自衛

唐典兵故也天下事作始甚微流禍甚大竊之甚易收之甚難正統中曹吉祥之亂亦可鑒矣今日宜深防其漸而嚴杜其始臣等不勝悚懼憂國之誠惟願

陛下自為社稷長計耳

為遠左秋防伊達鎮道共事不便懇乞

聖明速賜議處以重邊防疏

竊惟天下最重者莫如邊臣而今日最

急者莫如邊之邊事即使文武和調將士豫附同心禦侮猶恐不給自巡撫李植解任候代權無統屬勢漸凌夷總兵馬林丘備張中鴻意見不合漸生乖違彼此之情現隔文武之釁已開此其勢誠不可共慮督臣具奏前來欲將馬林張中鴻調用而請速點新推撫臣誠為邊方深計不容一日緩者臣等讀其疏而不勝扼入之處也遠左無歲不中唐

數年以來指兵既以出塞而傷西兵又以相嫌而微虜見無兵無將又無撫臣今秋必入入必得志夫以極衝之邊當極驕之虜白刃在前士不旋踵畏法畏官耳今巡撫候代鎮道被劾舉重鎮而屬二三將去之人撫臣不能行之鎮道鎮道不能行之士卒緩之則執兵以弭急之則反唇而詬且軍伍既缺軍餉復遲以枵腹之兵抱離心之衆自春間呼譟之後尚自洶洶不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若軍扶糧實虞扶馬市內外相合良可寒心萬一不戒不虞致有喪敗此時失事之罪將責之新者則曰尚未任也責之舊者則曰已解任矣巡撫鎮道之權一無所屬功罪賞罰之實一無所歸以此而求折衝厭難不亦難乎馬林去留應俟兵部題覆張中鶴身為司道不能與撫臣同心共濟消弭取累宣力

疆場既經險動自當議處第念高秋在野虜將入臨敵更易卒難得人度其交代尚須兩月與其使特罪之臣責以防秋不如俟防秋之後定其功罪若能調劑上下整飭兵戎使羈俱無猜邊鄙不覺當畧其前過敘其後勞若自執成心不顧國事推委規避坐致損傷則其罪彌重不止降調矣更望皇上速將臣等所推撫臣三員之內特簡一人嚴限至期期於秋防視事交代以前仍責李植開門料理但有一日之責任即假一日之事權將失軍士敢有執既不遵約束者大者奏參輕者徑廢處裁前後不得相委文武不復相爭內應可消而外侮可禦矣臣等云云奉聖旨遼東數嬰虜患兵疲特驍怯道既與巡撫不協奉當胡康秋防甚急張中鶴姑着覈勘保職着成復功不升戶部議以

重罪新推巡撫已點用了

為剖良心採公論懇乞

聖明急斥中外大貪以儆官邪疏

史科抄出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錢夢得

題臣奉都察院巡按廣西六十八百一

院勘劄前事准吏部咨該本部等衙門

會題南京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歐陽

東鳳奏兩廣總督陳大科等因節奉

聖旨是陳大科着回籍聽勘欽此隨即移咨

奉旨

奉旨

奉旨

查勘去後今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錢

夢得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顧龍禎各勘

回所論事情乞要

勒部院案覆施行該臣等會同都察院左都

御史溫純等有得兩廣原任總督今聽

勅陳大科諸貪縱不法狀先經部臣歐

陽東鳳具疏論列隨經南京科道考察

拾遺今據廣西廣東巡按逐款看回如

受奉遊之節儀取郡縣之賄銀侯總兵

之退賊前按臣之虎鄙種種貪惡事屬

烏有此固兩省之詳證而力為大科辯

者也至謂出自繁華閭閻細謹富貴不

期騎著藉功不廢絲竹此實兩省之通

論而不能為大科庇者也及覆奉詳大

科生平已足舉見蓋由生自世家游登

騰仕才雖足以集事儉不足以及佐庶列

屋皆被錫稅每食必陳水陸窮奢極欲

衆所見聞若大臣如此其辜華即小臣

奉旨

奉旨

奉旨

安責其廉靜宜加嚴震以正士風第其

數歷有年未章寵賂所指居官贓跡多

屬風聞既經勘議前來相應覆請合候

命下將原任兩廣總督陳大科以原官致仕

以彰清議謹題請

旨奉

聖旨陳大科着致仕

為人言屢及臣病漸深懇乞

聖明俯准歸田以全骸骨疏

吏科抄出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
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植奏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
等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等看得
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李植奏為人言屢及
臣病漸深乞要俯准放歸一節為照遼
左

國家重地扼南牧之咽喉控北門之鎖鑰

奏

奏奉

旨

偏鄰點虜最為要害撫臣李植奉

旨聽勅業令解任該臣等會推堪任三人待

命簡用數月以來未蒙

批發致植留滯邊鎮再疏乞歸臣不服為直

計而為

朝廷邊防計於事體真有不便者自撫按

齟齬激成聚訟撫臣既已杜門將吏亦

多素席洵渙羣情各懷向背屯兵而不

肯為用聚將而固能叶心植以解任之

官虞危疑之地前後顧瞻進退維谷且

虜賊累報屯聚既有情形屈指高秋預

當料理而舊撫臣將去新撫臣未點舊

客兵已撤新標兵未練以將去之臣用

未練之兵率莫肯用命之將領當屢報

聲息之虜患權無歸着事安責成且以

虜之窺遼也不出二三百里之近而撫

臣之受事也動輒延旬月之久即旦晚

命下竭蹶而趨之猶懼不及而濡滯至今留

奏

奏奉

旨

中不報卒然有急則皇可不為寒心哉

伏望

皇上深惟邊務之重且憫植候代之苦速將

會推撫臣俯賜點用超令到任以便交

代未交代之前司道將領宜聽舊撫臣

約束知遼虜患須當同心共濟期保無

虞庶幾目前勘議早得結局而將未秋

防亦重有攸賴矣臣等未敢擅便今將

原推撫臣開坐列名上請伏候 初旨

皆以

朝廷為是惟

皇上執兩端而裁決之臣等叨列班行同國

休戚時勢至則不恐不言所慮者萬民

之心與萬民之口所情者萬世之業與

萬世之宗傳

陛下加意於臣等之言臣等不勝殷切待

命之至

宗伯集卷之五十一

北海馮琦用題著

奏疏

給部稿

為糾拾有司遺舛以裨計典疏

吏科抄出吏科等科署科事體科給事

中王士昌等題等因俱奉

聖旨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察未說欽此欽遵

通抄到部臣等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

奏疏

奏疏

奏疏

奏疏

溫純等查得歷年考察事例凡官員素

行不謹者冠帶閒住年老者致仕才力

不及并停疎者酌量降調今該吏科等

科署科事體科給事中王士昌等河南

道掌道事陝西道御史周盤等各糾劾

同知等官馮恂等不職乞要議處一節

為照科道拾遺嚴於藩臬大吏而亦不

遺於郡縣小吏是有司之於民也親而

近遺一不肖有司其肆毒於閭閻景遠

臣等之於有司也疏而遠去一不肖有

司其容積於耳目欲詳今據科道王士

昌周盤等所糾有司該臣等詳加覆覈

如陝西臨洮府同知馮恂直隸保定府

高陽知縣王邦靜舉劾堅疎求無藝道

苞苴貪黷有聲均應照不謹例罷斥山

東萊州府推官陳耀原任湖廣永州府

零陵知縣今陞任周朝重耽聽藥刑多

濫用趨權勢術善摘縫均應照停疎例

各降二級調用原任廣東肇慶府高明

知縣今陞任陳振揚四川敘州府富順

知縣柯文一則柔懦而民狎玩一則剛

愎而事乖方陳振揚應照不及例柯文

應照停疎例各降一級調用湖廣漢陽

府漢陽知縣黃恩新政事非其所長文

學尤堪為範應照不及例改教四川重

慶府推官高折枝威氣凌人甘心染指

人言果實重處何疑但本官躬踐戎行

首推光燭亦自文臣所難若書急即需其才事平即奪其秩似非

國家用人之體合將本官再降一級以平衆論使天下知士有士行行稍有議雖有功如高折枝而不免再錫其秩固有勞臣勞果可錄雖有議如高折枝而不至盡削其官此又臣等所為參互酌議而用示懲勸之微權也合候

命下將馮恂王邦靜俟照不謹例革職聞住
臣等

陳耀周朝重柯文俱照浮驟例柯文降

一級周朝重以知縣陳耀以推官俱降二級各調用陳振揚王恩新俱照不及例陳振揚以知縣降一級調用王恩新改授教職高折枝再降一級用伏乞

聖裁

為境土新開疆理未定懇乞

聖明速定總制大臣以冀遐荒疏

自揚應龍逆命至於用兵經營十餘年

前後費以百萬所殺生靈以數萬然後

應龍伏天誅伐叛除亮開疆展土威德

甚盛然以八百年未沾王化之地一旦

入我版圖其民久便戎索一旦就我羈

束譬如山花移欄土豚未習逸豚入笠

野性易驚無之鄰境土司或尚懷唇齒

之憂或曾效犄角之力常親地方有變

而瓜分其土萬一民有驚擾土司乘之

則前勞盡棄而後憂且滋長總督李化

龍以家難頻仍奉

旨回籍守制無論其情何情其心何心即今

臥病牀褥實不能起而任事而制府重

權又無他人代庖代斷之理然則一切

善後事宜誰當經理之者臣等竊見

先朝勤兵於遠垂勝而弗克者安南是也已

克而復失者交趾是也遠方夷裔易勝

而難克易克而難安從來如此播州之

役以

皇上之威靈一舉蕩平事而不為安南今禮

理不以時定或至土民不安土司生變

臣恐其且為交趾即使萬萬無患但使

避荒重臣久懸不歸非所以示中國有

人且無以彰

天子恩念遠人斷無里外也臣等以為一

之定必用何人但說

朝廷與大師勅大憲論大罪成立恐事為

休美無前之承而已得之士不

重萬一復有他虞素前等招後患復商

免益輕中國於計不便夫用人獨願吏

部事也計安地方兵部事也相與商議

具奏上聞伏乞

皇上於會推官員速賜點用如未當

上心亦容臣等另推以請一得經理之

緩急措置皆可以一切付之不煩

皇上西顧矣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為持平論息爭端以濟國事疏

臣見連日

嚴旨肅分諸臣臣等相顧驚愕未嘗一言申

救臣非敢不言也臣見楚事原因相激

而成內外既以相激上下又復相激而

臣等復以各臣之事止教

聖怒以

皇上之怒下教人心愈激愈爭將如國事何

故臣等但以持平之說進臣每見古人

有便民之事而行之以急迫則不能為

民之利有不便民之事而行之以寬平

則尚可緩民之害礦稅原不便於民若

外臣能調停內臣肯聽其調停所謂寬

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也比因飛章互

奏激怒

皇上以致有此舉分臣等近見

皇上批書保張燁之奏皆以仰體

總意不許重徵疊派為言又撤回原奏官王

體仁謝應魁等而憂民有鑒於不平之

氣可見

聖慮原自周詳

聖恩原自浩蕩而前日重處諸臣實由一時

之激而非

皇上本心也但恐各差內臣不知此意而妄

謂內臣之偏重則內臣愈得計而愈肆

矣外臣不知此意而妄謂外臣之偏輕

案伯集

卷五

則外臣愈失職而愈解體矣小民不知

此意而妄傳上因中使而處官官代小

民而受禍則百姓愈愁蹙而愈離心矣

總戎大將監司憲臣一有相伴立致重

譴自此而下更有何人代百姓吐一言

為

國家平一事者臣等竊見漢唐之世皆以

中外相攻而國與民受其敝故臣等願

皇上平心息怒以絕內外之爭端

皇上之怒息諸臣之爭自息

皇上之政平諸臣之氣自平內外相安緩急

相倚即百姓有難堪之情可互為調劑

地方有弊解之變可互相救援則國事

可濟而禍患少弭矣臣等一念赤心惟

為

國家忠計實不為諸臣臣等子孫得罪於

父母無論是非無不引咎之理臣等但

為諸臣引咎以俟

案伯集

卷五

聖怒之自平至於中使為地方惠最甚者事

體原自明白臣等開陳具端以俟

聖明之自斷惟

皇上留神采納為民下幸甚

為萬幸大幸以光

聖斷

臣等謹將所陳各款

開列於後

初有奏請

祖宗法度父子天倫屢有

明諭靜候舉行者有謂大典諸禮

諭旨旦夕就下者仰惟

聖意甚定聖諭甚明臣等相戒靜聽不敢洩

請不意三春已過片語無傳臣等合願上言

未蒙批荅忽於本月初五日接得

聖諭前月因內外靜候不來激阻將典禮所

用錢糧器物俱已有旨着兩各該衙門查

例題請作遠遑辦前旨已下該部上緊買

李中書

卷之三

上

辦送用今將一月有餘如何未見回奏次

第若缺應用物料各該衙門便行文嚴催

該部查照送用不許延緩誤事取罪該衙

門知道欽此臣等不勝欣喜不勝悚懼夫

三禮并舉斷自

宸衷催辦錢糧愈急則行禮之日愈近此臣

等所為喜也但錢糧已進過二百二十

餘萬所催辦者尚有一千餘萬雖盡括

四海之類徵盡羅九邊之年例延歷數

歲亦萬萬無滿足之理錢糧有難足之

數則典禮無可完之局此又臣等所為

懼也夫禮有常期今之期比

先朝已遲四五年禮有常費今之費比

皇上已多二十倍以期則太遲矣以費則辦

此有餘不必待矣臣等未及期不敢不

恭聽既過期不敢不恭請夫合百疏以

請不如

皇上之賤一諾傾萬心以望不如

張中書

卷之三

皇上之布一令臣等不敢各具章疏懇致禁

濫齊心同詞以聞於

皇上伏望

皇上念國家根本之計不可久虛

朝廷吉祥鴻鉅之儀不可太緩

皇上屢次諭旨且夕即下之言不可屢更天

下四海臣民延頸跂踵之望不可再拂

速下明照顯示吉期越前夏清和之候

勅下禮部具儀舉行天下幸甚矣

為方面缺官太多吏治廢弛已極懇乞
聖明速賜照用以修實政以冀民生獲

竊惟安民之本要在修舉吏治吏治所
由舉則當以簿臬郡守為急郡守總領
各州縣而為之師帥監司執三尺法以
糾繩之若郡守缺人則郡守之職曠而
其所屬亦無人總領而皆曠矣監司缺
人則監司之職曠而其所屬亦無人糾
繩而皆曠矣今天下兩司共缺七十餘

卷之三

卷之三

員郡守共缺二十三員加以遷轉而南
未到任者未差而尚未選任者則是天
下見在任事之官與缺官而未任者正
相半耳州縣有司無人表率渙散於下
貪者益貪肆者益肆而百姓冤枉多醫
醫不能伸雖有署印官員止是承行文
書終以為非已專職凡有稍難者必且
留之以待後來即此待之一念所誤於
政事者已不少矣臣等因今次考察真

見天下吏治自知府以下佐貳署印兼
必多要錢彼以真民為非已之民也自

僉事以上司道帶管者必多廢事彼以
其事為非已之事也即如近地一年無
兩二麥不收百姓嗷嗷朝不保夕彼署
事之官肯預先申請不肯多方賑濟使
民沾實惠否如近日盜賊生發道路艱
虞彼署事之官能無淹匿否能設法擒
捕而所差之人亦肯用命否天下惟行

卷之三

卷之三

實政最難最勞而惟虛文甚易甚逸若
上面無人稽核則彼下僚誰肯舍違就
勞舍易就難以為百姓長人計者夫以
焚溺望救之民當災旱相仍之日而待
命於若有若無之政聽裁於乍來乍去
之人人既輕矣法令安得獨重法既弛
矣政事安得獨修故均之淮民也均之
行政也候代之官必不如初任整攝之
官必不如久任別署帶管之官必不如

專任佐貳署掌之官必不如見任今欲
興起吏治莫如備官而考其成因人而
責其事而其最要必以藩臬郡守為急

臣竊見

皇祖世宗之朝要緊員缺數日不補輒蒙詔

責或所推不當明示另推

皇上勵精圖治動法

皇祖如臣等知人不明舉錯不當望

皇上明以示臣俾之改圖奈何一切留中使

案內

李奎

上

人才受其壅國事受其病哉光臣寒義

書具疏

文皇不報退而不食曰吾謂明主可以理喻

求其理而不得今臣自省自責求其理

者二年於此矣值此旱災奉

詔修省缺失之大無過於茲謹將各官之缺

及所推官員開具于後有一官而二三

推者亦皆改定歸一以便

皇上之欽點伏乞

發賜批發俾綜核之朝真有實政修省之令

不為虛文臣自此展布四體小効萬一

免於罪累則

皇上大有為之治光於

列祖垂於萬世矣奉

聖旨是

為考選部屬已奉

明旨併應點用臺省以光大典疏

臣等考選過堪任部屬官共十六員於

四月

四月初九日得

育中外歡傳喜動顏色唯是擬授科道官未

奉

欽點臣等職在用人寧忍嘿然看得往歲行

取一年一次獨今次最遲往歲考選科

道官或百餘員或七八十員獨今次最

少計各官行取到京已二年有半以丁

憂去者三人以終養去者一人今辭養

以病請者又五六人夫被召而求不授

一官而去既非人情不獲政體及職臣之侍

命譬如早苗之望雨故人主恩澤稱爲雨露

苗苦久旱而求

皇上命以祈禱於高遠之天其於昭格甚難

官苦久勞而竭臣等力以懇請於

九重之天不過望

皇上降一俞旨而已其於感通甚易且人情

之抑鬱既宜宇宙之和氣相應驟焉甘

張集

五

澤理亦有之斯實修省祈禱之要務也

謹將考選散館各官開列上請伏望

睿斷即賜批發臣等無任惶恐待命之至

為欽奉

詔旨俯循職掌懇乞

特宥使過之仁以維萬年是治疏

查得萬曆二十五年六月內

詔書一款一凡欽降罷斥官員吏部遵照

新旨訪擇可用者分別等第查開職名議擬

具奏其各衙門以官准陸續推舉相應員名補用欽此夫以諸臣誤犯

聖明伏在林壑忽蒙

恩詔錄用解網賜環之仁業已昭然於天下

天下士駕馭有彈冠振衣之想雖時臣

部失於奉行翻成停閣以致

詔旨不信於臣民誠無詞以謝天下今復三

年餘矣諸臣之棄置亦已久矣前此之

粗心愆氣銷磨亦已盡矣臣等竊思前

張集

六

之旨復之詔皆天譴也將欲遵詔補用

則前此違迕於數年者臣等驟行於二

旦倘

陛下以朦朧推用罪臣臣且何辭將欲仍前

停閣推用已奉

明諭而臣等竟行中覆倍

陛下以廢格詔旨詰臣臣復何詞用是不敢

自專開故兩端以待

皇上之自擇諸臣始以伏下之鳴鑾成溝中

之斷固是諸臣之愚自干威隨亦是諸臣之命合在沉淪身既隱矣意寧復有希冀

朝廷用之耶得在

朝廷不在諸臣也其終舍之耶失者

朝廷不在諸臣也若有罪之臣尚且錄用

天下聞之必謂

主上明聖原非拒言而諸臣競愚本自過當

固今日之用忘其前日之廢事大者亦

容

卷五

五

小跡奇者亦平在諸臣無名可托而優

容忠直之名畫歸

君父若可用之才永不收錄天下聞之亦必

謂一言之誤一時之忤何足留滯而獨

人於

聖明之世用其身之不用益思其前日之言

事晦者反顯語淡者反濃在諸臣之名

日重而禁錮言官之名反歸

朝廷此兩端者願

皇上慎擇而寤寐其一也建言諸臣等寧

敢必其人人皆純忠言官當事理其上

者憂國下者愛名最下者不及名矣最

下者非人臣也其余皆可因其所駕而

服之以為國家用上者必竭心力以報

而下者亦勉強為善以護惜其名且人

鮮得中事可取節激昂者終勝於委靡

直蕙者終勝於城默愛名而過終勝於

全不顧名憂國而過終勝於全不憂國

卷五

卷五

五

此兩端者亦願

皇上慎擇而寤寐其一也臣等料諸臣本心

原非敢觸忤

皇上皇上亦無成心以禁錮諸臣止以一時

言語不投上下相激是以至此譬之天

道陰陽相薄是以成雷震霆既發位以

風雨風止兩霄霄亦寂然試觀萬里晴

霽以前相激相薄之氣竟歸何處乃知

天之廣大正以怒而不勝而易霽耳臣

子望

皇上如天亦望

皇上以天自處臣等款款之愚實欲為

皇上收一時之才用成萬世之令名不為二

三逐臣代求進取也伏候

命下容臣等遵照

明詔將欽降罷斥各官擇其因抑最久保薦

最多者量舉數員恭聽

皇上簡用或量復其原官或間補之外任又

案名集

卷之五

五

南北散局使天下昭然知

聖天子不測之罰與不測之恩並用將無不

磨礪振濯以圖報塞者臣等不勝懇切

待命之至

為哭旱異常備陳氏問疾苦懇乞

聖明亟圖拯救以收人心以答天戒疏

臣等伏見自去年六月不雨至於今日

三輔數數民不聊生草茅既盡剝及樹

皮夜竊成羣兼以重劫道殣相望村突

無烟據巡撫汪應蛟揭稱坐而待賑者

十八萬人過此以往夏麥已枯秋種未

布舊穀漸沒新穀無收使百姓坐而待

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

何忍言京師百萬生靈所聚前此居民

富實商賈輻輳邇來消之於派買揀奪

於推轂行旅艱難水陸斷絕以致百物

湧貴市井消條且庫銀不滿數千倉糧

不支二歲各邊軍餉尚未發萬一河

案集

卷之五

五

清有梗歲解不來京師景象當復何似

建中之亂寧不寒心齊諺有之不憂年

陰但憂連陰數年以來災徵洊至秦晉

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繼之民食鴈羹

矣齊魯繼之吳越荆楚又繼之二輔又

繼之老弱填委溝壑壯者展轉就食東

西顧而不知所往夫竟之九年水非盡

郡國而災也湯之七年旱非盡川澤而

涸也彼澁此竭東穰西歉相尋不已而

至於九年七年耳以今方之不已通裁
加以預值四夷之警連興傾國之師車
駟馬蕭行齋居送餼丁增調賦祿加租
試取此時租賦之額比之二十年以前
不啻倍矣瘡痍未起呻吟未息而殫
之議已興輕徭之使已出不論地
其有包殫包稅之苦不論民願與否有
殫派稅之苦指其屋而挾之曰彼有
則家立破矣指其貨而斂之曰彼漏

卷之三

手

稅則瘡主傾矣以無可稽查之數月無
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無王法之事天
累以十分為率入於內帑者一魁於中
使者二分分於參隨者三指歸於土棍
者四而地方之供應歲時之餽遺驛遞
之騷擾與夫不才官吏指以為市者皆
不與焉

陛下但知利源易開中貴易信豈知彼在外
剥害小民至於如此亦豈知今日苦殫

苦稅之民即是前日被吳被兵之民重
累叠困窮嗟怨恚至於如此知之臣固
知

陛下之必不忍也語曰財與命相連每歲大
辟以爭數錢相殺傷者不可勝計父取
子財則怨者十三祖取孫財則怨者十
七若父祖取子孫之財以與強奴悍婢
則怨者十人而十矣人君之於民豈但
祖孫父子之隔而中使與參隨豈但強

宗伯集

卷之三

五

奴悍婢之害已哉自古天下之亂階皆
始於民心之離過離而後有怨恚怨而
後有憤恨憤而後有流言流言不已而
鼓譟鼓譟不已而反叛今之民但未反
耳於前數考已無所不有矣

陛下亦可以省而杜其漸矣即如湖廣一省
激變已四五次而獨近日武昌為甚

陛下試思無知小民何苦而變雖非性命誰
無身家惟其剝削之極無可控告變亦

死不變亦死等死耳求與見害之人比肩接踵而死死且不恨夫人情不必死始畏死耳人知必死復何所畏人不畏死法安可加故使奸民害良民大亂之道也激良民為亂民以殺奸民亦大亂之道也從古事端初起人主皆謂必無及其禍亂已成欲救又苦無及史冊所載剝民之代寧有無後患者乎行之急則禍亦急行之稍緩則禍亦稍緩急者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既唱緩者必和之夫漢之敗也在民窮窮則為盜矣唐之衰也在官窮盜起而無以應之今閭閻空矣山澤空矣郡縣空矣部帑空矣國之空虛如秋禾之脉液將乾過風則速落民之窮困如寒人之血氣已竭過病則難支以如此事勢而值大旱為災賑濟無策河流梗塞連餉匱乏是豈可不為長慮哉民既窮矣既慈矣亦有窮極怨極而不思亂者否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不鮮保其不亂而各地方又搜括已盡亦有以應此亂者否竭天下礦稅之額大畧百萬有如一一方有警如寧夏播州之役不知所費止此百萬否天下貢稅正額四百餘萬有如一一方有警各處效尤征之不前運之無路此四百萬者皆能依期至否平日惟恐天下之財不盡歸內帑如遇有事不知內帑之財亦發以應天下之急否平居無事奪民數錢已失其心如遇有事與民數錢不知能即得其心否臣言至此不覺肝膽皆裂聲淚俱下若謂事必有安無危則前代金甌之業豈不自謂治安而何以不傳至今日若謂財必有聚而無散則前代西園大盈所積之財與積財之人皆在何處而獨蹟貨之名留於今日然則人主之寶惟有大業而可傳之異日者獨有令名耳臣等竊觀

皇上作用譬如神龍無作能止能操能縱向
皇上起之亦即

皇上止之布德音撤中使收人心回天變止
在半紙詔書耳臣伏讀

皇上憂旱之寸勤勤懇懇不減周宣雲漢之

什因思宋神宗時罷新法而兩漢明帝
時釋繫囚而兩總之應天以實耳近時

鎮撫司監繫官犯及生儒半因陳奉誣
奏今奉之罪狀既已明白則諸臣情節

有可矜原酷旱災蒸沉淪黑獄

聖明在上寧無惻然若見監者廢刑部問理

被逮者聽撫按結奏則肺石可以無冤

尚冠可以無泣而就諸臣之中惟馮慶

京馮楚人所憐應京實有愛民之心愛

民之政名受香火於彼而身嬰縲絏於

此遠近傷之

皇上重慶此一人無加於法而天下皆以應

憲為冤無慮此一人無損於天下

宗伯集卷之五十二

北海馬琦用報著

奏疏

銓部稿

為考選已久待命無期懇乞

聖明早下俞旨以慰衆望以全大典疏

先是行取諸臣守候年餘

皇上一旦下考選之旨中外臣工莫不動色

相賀臣等祇承德音嚴加考選止以宜

科道宜

都定其服品而不敢擅擬某

人為某科某人為某道蓋以用舍之權

歸之

皇上仰聽裁決而不敢自擅也臣等愚昧豈

敢謂有知人之鑒以稱上意然而採諸

衆人之同稱求諸本心之獨是既詢其

才守復察其心術既考其言動復試以

奏章亦既失公失慎彈壓心力矣疏入

已又未蒙批荅臣等言之涉於煩催之

涉於迫一切誠懇又非以人事君之職

竊謂是事也

皇上始之亦願

皇上終之蓋用必有要書所斷莫不吾於需

斷則當用即用而用人之當否在未

之前需則當斷不斯而用人之意已存

用人之始故有奏用而士已激昂者感

其意也初選而終已選而若折其氣也

以今之考選逾歲累年之歲隔幾年矣

遲三年而始得錄取與遲一年有半

而始得考選其得至於今日已經幾公

選留幾年曠挫而今自滿滯又復經時

以

皇上英斷何難於此而直為此遲遲也即

聖意非羣下所能測而論又下士氣則幾折

而盡矣

朝廷之臣不分內外不拘途轍皆得蒙一

官教一職而行取諸臣獨否自來行取

之臣皆及期而微微至而遲夕選而朝
拜官矣而今次諸臣獨否是天下官員
惟行取最苦而從來行取諸臣惟今次
最苦此誰非

朝廷之臣子哉矧其居官又皆以賢良特
聞乃使之望久而自疑疑久而自悔皆
謂被行取之官反不如不行取之官而
已考選之日亦猶夫未考選之日既非
人情亦傷政體誰典國銓誰秉國憲而

使天下士至此乎今當萬國之時當宜
先備其法從又局百僚之入計亦當廣
有咨詢揆時度勢萬不容緩臣等不避
煩瑣具以上聞竊念羣心凝望業已經
年在

皇上裁定不過一刻臣等申請業已累牘在

皇上傳諭不過片言

皇上始之亦

皇上終之使官有定秩既可以體羣下之情

事無稽留亦可以明

皇上之斷大典可完羣望可慰臣等亦藉以
免於戾矣未敢擅便今將原擬職名開
坐謹題請

旨

為司道缺官尚多推除章奏又格懇乞
聖明留意點用以裨吏治疏

項蒙

皇上檢發舊疏一日而點用撫臣者三司道

官用奉

奉之奏

者五通國惟騰仰誦

陛下任人圖治之美但天下之治撫臣總其
大綱而藩臬理其衆目唐臣姚崇論治
惟在擇十道觀察使耳今之監司即古
之觀察就一道之中而分為各道者也
國家設法最密取吏最嚴若司道久虛則
既無執法之官法何由振飭既無察吏
之官吏何由勸懲即今大察御史巡按
官詳撫按察劾全以司道間報為據蓋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事

司道與羣有司相習其才品政事耳目
善真若無司道則名實必混臧否必謫
撫按何所責成部院何所憑信且天下
藩臬官員皆有兵馬錢糧之責邊方即
留以候代腹裏皆別道帶管候代之官
身已將去必不肯釋樂成而更為慮始
舍居易而更為困難政令一切因循郡
邑不復稟畏於舊任未必盡職於新任
久已曠官若別道帶管更多未便事難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事

資俸相應並無罪過可棄為望
留神聖賜允用倘推補未嘗
宸衷更乞明示以便改擬蓋人有可否而官
終難廢
皇上第當為官擇其人不可因人廢其官也
謹以原擬職名開坐上請
為仰輝君臣一體之
旨恭奉羣僚自有自責併陳大義至情以成
奉交疏
比因戶部以錢糧不支具疏上請奉
旨寬限解進以紓君臣一體之意臣工祇誦
明綸無不感慰竊惟君臣之分等於天地天
地亢則成旱君臣激則成睽此者久旱
之餘忽雷微雨久隔之後乍春溫言此
天人之機相應而君臣之情相通也臣
等敢不自省自責以求附於一體之誼
伏惟
皇上初政誠心以任大僚虛心以延謏論何

嘗持不斷之意積不報之積我所以致此諸臣有不能辭其咎者公卿大臣平日受高爵厚祿不能積至誠以感格

君父其咎一臨事氣欠和平調多枝蔓不能納約自贖以開悟

君父其咎二課身急於奉公徇人多於徇國任德不肯任怨務名不肯務實情狀如此何以取信於

君父其咎三小臣惟恐大臣有權大臣惟恐

小臣有言以致職掌與議論兩輕大臣與小臣兩絀相忌相傾互爭互敗何以取重於

君父其咎四僚類忌則自甘於不言窺機覈則自附於敢言事事類於寒蟬既屬風節人人托於鳴鳳亦涉雷同跡已相符語又近清安得不取厭於

君父其咎五以外廷而測中禁聞未必真以平世而談危亡事未遽驗一言不真則

疑羣言皆妄一事未驗則疑諸事皆虛一事未信於心言多遲於耳安得不取忤於

君父其咎六以此責諸臣當自無詞然其咎難接而其心亦有可原者

皇上但見前後相舛上下相左若有意於為一欺為抗遂欲極力以裁抑之始而惡妄言已而惡直言久之言皆不入矣始而

臣觀

皇上初政原是如此則知

皇上初心的不知此上心不欲為此而為羣臣所激以至此下之罪也上偶爾一為之而為羣臣所激遂至堅持不肯自還亦下之罪也總之羣臣望

皇上太高持之太急

皇上視羣臣太輕視天下事太易羣臣伎倆才品與夫相排相讎之狀皆積為

皇上所窺而

皇上用舍舉錯一切務為不可窺測於是上

下不相信之形成矣下程不可信之形

以事上而上疑士懷不肯信之心以待

下而下亦疑久之上下之情澹然漠然

不復相涉臣請以君臣之真情言之人

臣任事違言皆職也任而精神注於事

中言而忠誠溢於言外非出於不得不

然而出於不忍不然者情也人君用人

亦須有一段真誠相倚相信更無疑忌

鄙薄之意參乎其間方其用也情在委

任及其退也情在體悉今羣臣自反所

以事

皇上與

皇上所以待臣子者其情何如哉夫人主一

人也而羣臣至衆譬之山之高者其峯

必孤衆土衆石環相擁附而後其勢專

其基固今羣臣日渙散於下而

明主日孤立於上如不櫛之舟久而孔隙日

開如不張之弓久而筋膠漸解萬一有

危疑難虞之事誰與謀之隱微難察之

衷誰與明之近年召對既少

朝譚久虛羣臣相通惟有章疏之一線而

章疏又多不報即使事至

上前毫無中格而

明旨意旨何由下宣一疏通一事誤矣一官

缺一事廢矣積少則多積小則大不知

所誤者人主之事歟人臣之事歟自古

稱某朝石臣相得人才衆多以爲其國

榮某朝石臣隔絕人才衰之以爲其國

辱今舉天下而無一可用之言無一可

重之臣諸臣之處於京國如寄耳數年

之後且老且去烟消雲散而

明主獨存青史書之曰萬曆中君臣隔絕如

此人才衰乏如此是名也人主當之鑑

人臣當之歎且夫綜覈者

國家之大利而偷安者人臣之所甚便也
綜覈者利在速決偷安者利在不斷今
章疏留中推舉不報人臣職業得以推
諉

朝廷功罪無所責成是與人臣以偷安之
便而

國家反不得收綜覈之利故今日為庸臣
甚易為忠臣甚難為塞責之忠臣甚易
為濟事之忠臣甚難自古人主未有不

符竹集

卷之五

士

愛惜忠臣之理第所為效忠者誠不足
而慙有餘矯枉過正以自離於

君父遂疑天下士大夫不為己用而久之亦
遂以為無足用耳臣願羣臣退而自反
也欲效忠謀本為國事何為上下相敬
互教齟齬亦願

皇上深恩羣臣之言旨是

朝廷事耳一時意見不到何足久置於懷
何苦以

朝廷之事與臣下為難念及於此則臣下
之論能平而

藩父之氣亦平矣伏望

皇上沛然下明詔示羣臣以用言用人之本

心責以不能盡心盡職之明效盡赦前

日微忤小過以與羣臣更始羣臣亦洗

濯其心以奉

皇上君臣同心一以修明政事為主夫使臣

子之心同徑於

國朝集

卷之五

士

朝廷則自然不爭君臣之心同注於政事

則自然不隔如進一言務在實理實事

實情實語以聞於上其當也願

皇上加納之其不當願

皇上明訓之如用一人務在論實論律論才

論品以請於上其當也願

皇上照用之其不當願

皇上明示之盡剖疑障洞披肝胆君臣上下

永無疑猜明如日月之無私信若朝夕

之有準

朝廷氣象自是精明天下人心誰不震懼

以

皇上神聖為此不難顧直恐不為耳臣等職

統百僚百僚之罪皆在臣等臣等之自

省自責無以自容一念赤心惟欲為

陛下復完上下之交以成一體之誼而已惟

陛下憐悲其意而留神采納焉

為宗藩服命異姓傷殘酷恃威權悖違

祖訓不遵

明旨貪婪殊異變亂綱常懇乞

天恩軫念同姓表正大典疏

吏科抄出

晉府慶成王奉國中尉新敕奏前事奉

聖旨該部院會同該科看了來說欽此欽遵

抄出到部該臣等會同禮部右侍郎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朱國祚都察院左都

御史溫純等吏科署科事戶科左

中許子偉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楊天

民為照汾俗刁健宗室錯處先因州官

不能禁諭乃改州為府以彈壓之今據

奉國中尉新敕許奏崔士榮事情內稱

新敕以無辜蒙繁煥說以越訴被笞假

令奏詞而實士榮亦安所逃罪及據士

榮揭甲新敕告為不知何人赴京匿姓

詐敕名字朦朧奏本敕臥病數月方起

聞知此事預乞案候杜害等因夫此一

新敕也據在京之奏詞則設為迫切難

忍之情與夫摧挫不堪之狀而據在彼

之狀詞則尚不知赴京奏本之事亦不

知假名代奏之人一人而前後異辭一

事而虛實相反若非本宗已為而中侮

則必有從旁竅弄令宗室與郡守彼此

仇讎兩相傷敗者臣等以為法貴持平

事須有實迹隔千里未敢懸斷合行彼

處撫按將疏內事情一一從公查勘如

貪為主蓋天下廉者不肯取拙者不能
取惟有一種貪宦猾吏智足以運之才
足以濟之巧又足以蓋之權在司道則
結司道權在節推則結節推畏士夫有
言則挾制士夫畏遊客有言則奉承遊
客張彌天之網盡人耳目而後得遂其
溪壑之欲故其虛譽日起而惡蹟不得
上聞政壞民窮莫甚於此臣等權時所
急獨以操守為重才短而守慎即悶悶
無奇而必留才長而守汙即赫赫可喜
而必黜治相若也則以操守定其品流
過相等也則以操守衡其輕重其有得
失不相掩藏否不相符者臣等與其過
而去之寧過而存之蓋輕重則一屈難
於復伸稍寬則寬留不妨另覈矧今吏
事之難什倍於昔即墨之毀譽易與晉
陽之繭絲已盡剛則禍生於強項柔則
識盡於繞指人但見嚴論之四起不知

有不可掩者伏奉
明旨臣等即行撫按從公嚴勘勘到之日從
重議處而臣等切有感於體統之紊臺
綱之壞也方遂以知府抗御史矣張邦
政以知府抗都御史矣彼猶禮節閑耳
至泮則觸之使怒挑之使爭而龍模亦
自壞其體矣平居既可反唇相詬有事
尚安得彈治之以致撫按之令不能行
之司道司道之令不能行之郡邑冠冕
側凌堂簾無級或受其蒙蔽或被其把
持受欺則有事不知受挾則雖知不問
激揚不著風紀凌夷皆始於人輕執法
之臣而執法之臣自為輕也合行申飭
以後御史重筆笑慎交際持國紀綱惜
民膏血無為藩臬有司所持地方官有
狂而相抗如方遂張邦政陰而逞辯如
王泮者即當露章上聞定行重治蓋御
史必自重而後人重之御史重而

朝廷之體益尋臣等所謂前體統以正臺網者此也鴻臚寺寺丞蔡如山先以浮跡考察降用近以赴京補官宣言奏辯并揭其案案張棟等伏奉

明旨照例重處查得見行事例曾經考察人員若潛住京師確拾妄辯者不分有無冠帶間發口外為民而臣等竊有感於私揭之行公道之誣也往年何起鳴以科道拾遺而反望矣近年屈崇以部院

官制集

職事志

考察而揭辨矣甚而自知有議即先言

得罪某上官得罪某僚友以為將未展辦之地一經處分輒肆口吻或騰踊揭以成報復之誣臣等以為被揭者未必盡是小人而揭人者必小人聽小人之言而蔽蔽必為小人者則小人之計得行而效尤者眾矣蓋小人欲肆其惡畏有人知必有一番剗制之術留則已與人俱存去則人與已兩敗劫之而不

必將中傷其辭以贖其官從來考察處庸懦之人易為奸貪之人難承舟易溺百足難僵實由於此合行申飭以後有於考察之前投揭害人處分之後騰疏奏擾及捏造飛語陰肆中傷或匿名文書告言人罪者各照律例重處斷不姑息奏揭之詞照例主奏使小人之計必不得行則公道始明公道明而朝廷之法始伸臣等所謂杜私揭以伸公

律例集

職事志

大

道者此也恭候

命下容臣等欽遵施行

為亟舉大體以定人心疏

伏自春間奉

聖諭問立冠婚三禮並舉仰惟

聖謨處分皎如星日而羣心傾囑望若雲霓

忽見錦衣衛帶俸指揮鄭國泰等具疏

有三禮並舉難以輕率欲擇緩急先後

先冠婚而徐問立滿朝臣工不勝錯愕

在羣情方憂其過於遲緩而國奉等乃以為傷於馳驟在

皇上方以先開立後冠婚為揆次舉行而國奉等乃以急冠婚緩開立為循序不吝即不知不同立而冠婚冠以何禮而妃以何名也國奉等以青梁年少之人不通文理不知央何人作奏而謬妄如此但恐天下見者以為出自戚臣之口不謂其少不更事而疑其別有傳聞焉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國招疑所損不小萬一事復稽遲禮或偏舉天下必舉以為國奉等罪案則國奉等無心之言皆指為有心而以前無據之疑反指為可據數年以來事垂就而

更

更

更

更

更

更

更

首已下而屢更幸賴奏聞

諭旨甚明然緩人心始定而國奉又指異議更起異端悠悠道路寧可戶說臣等卷為大臣同國休戚既不忍

宗社主計而二三揮狂輕為擬議亦不忍以吉慶大典而再四爭擊過有紛紜但願

皇上發沛綸音獨決大策

兩立冠婚三禮照三月中

明旨速賜舉行則不但為國奉之言者無所

隔其口而為攻國奉等之言者亦無所

用其疑國家幸甚臣等幸甚國奉等亦

幸甚

為遵例陳情懇乞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天恩特賜優卹以錄微勞以充泉壤疏

看得禮部咨開原任禮部尚書龔翰林

院學士今故余繼登妻叔人楊氏奏乞

贈廕一節為照本官兩間正氣三代古

心以忠信明決之資務切近典實之學

吏曹荷蒙不徒言語文字之工經帷執

籤深得獻納論思之體爰從詹尹

特簡秩宗寅清無懈於夙宵調護獨先於根

本頌可廉懦可立符楊柳之清修庶不

朱和華

朱和華

臣

臣

廢尤當優異但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使相應覆請伏乞

聖裁

為科臣言出風聞致觸

聖怒懇乞

寬宥以弘

聖德疏

頃該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校進一疏

伏奉

聖旨官聞嚴密且中官侍朕起居一官未見

數觀藥餌有何疾疴危王德完違厥職敢

狂肆逞臆妄言是非好生可惡其內必有

主使之人王德完便着錦衣衛拿送鎮撫

司好生看實訊究了來說不許徇私容縱

疑畏欽此先是兩月前都城道路訛傳無

據之言不知何所自起臣等竊以

皇上之聖駕重彝倫

中官之賢久蒙眷禮起居必同燕將必預民

聖集

聖集

臣

聞妄語斷之以理知其必無德完新自

遠方來未知虛實遽形章奏輕聽輕言

致二

聖怒罪復何辭臣等竊思

皇上天下之父也

中宮天下之母也

九重之遠嚴如父母之隔千里也里巷之談

說如千里而傳信息也人子至情又當

遠隔聞安好則喜聞違豫則驚以不真

之信遠以為然愚則愚矣而其情亦有可諒者臣等以此知徒究之過以愚而成其過德完之愚亦以孝而成其愚言

出風聞誰能主使

皇上聖德如天聖度如海切直謹論舉見優容數年以來未嘗因臣諫重慶言官天下方傳以為美談今忽有此處分恐以雷霆之震驚稍損覆載之雅量矧悠悠之口轉駁轉疑亦非所以垂休美息紛

能自其

奏聖

李

敬也

孝宗時主事李夢陽言及宮闈

孝宗始而執之既而釋之天下不以稱夢陽之直而以稱

孝廟之量臣願

皇上以

孝廟為法稍霽威嚴量從寬宥庶幾

聖心既白

聖德益光而天下疑議從此盡消矣

為數名實以蕭計典疏

竊惟三年大計功令詳明貪酷老疾罷軟不謹皆罷斥不敘惟才力不及者分別降用調用

聞家愛惜人才故數款中惟不及最多然從來考察不及者有兩端才短不能任衡繁力弱不能肩鉅要此真才力不及者也亦有行本浮輕心求速化事不諄諄動涉周章此非真才力不及直是有

李和集

奏聖

李

才而不善用耳當事者欲留之則實有當處之過欲棄之則尚有可惜之才不得已而附之才力不及量加降調然指太過為不及指有餘為不足則品階已自不詳處分已自不確即使其人的係應處而所加之名不當其實所加之法不合其人則當之者必不心服而旁觀亦且執以為詞遠方吏民何從知處分之故但見才力如此所坐如此直謂部

院不知其才不才而混廉之耳疑議易
生勸懲不主端在於此今次考察臣等
期於共竭駑鈍為

朝廷獎廉懲貪循名責實於天下諸司約
皆以各官實政實行報臣毋為虛文縛
詞以欺臣若臣等品鑑不詳廉分不確
先自亂其名實更何以責諸臣查得京
察事例有不及浮縻二款廉分差足相
當而區別獨為詳密何獨於外察不然

中

卷之五

五

夫夫有鋪張文具鑒鑄耳目擬虛聲而
無實事名之曰得更有浮氣虛憍恃才
妄作廣營求而趨捷徑名之曰躁若與
之以所應受之名而加之以所應斥之
典使其視庸瑣不及諸人較然有別則
當者無復言可以思過而補策聽者無
疑議可以因人為勸懲且浮者實之反
也躁者靜之反也以實謀吏事以靜維
士風而列不實不靜之款以垂戒於世

道亦自有補伏乞

皇上俞計典甚重名實易肅

俯俞臣等之請比照京察事例添設浮縻一

款與不及等項酌量通行庶幾別常而

輿情服斥陟公而吏治興矣合候

命下容臣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是

中

卷之五

五

宗伯集卷之五十三

北海馮琦用韞著

奏疏

銓部稿

為奏

肯回話疏

本月初八日臣等遵列推陞過左長史

等官孫繼先等於十四日奉

聖旨是內何喬遠遂中立係欽降官員如何

宋伯集

擅自擬陞着回將話來欽此臣等一聞

嚴旨不勝惶悚竊見

皇上登極已來京官降為下寮者即與下寮

一體序俸遷轉如原任福建道御史龔

仲慶以

欽降河南磁州判官陞汝寧府推官原任浙

江道御史王麟趾以

欽降山西徐溝縣丞陞河南浙川知縣原

任戶科給事中姜應麟以

欽降山西廣昌縣典史陞江西余干知縣是

也惟近來奉有不許朦朧陞遷之

旨者臣仰遵

嚴旨未敢於類陞本內敘用查得何喬遠為

乞恩認罪事奉

聖旨何喬遠本內不列銜署名好生怠玩不

敬着降一級調別衙門用堂上官始且不

究遂中立為直陳時政事奉

聖旨遂中立着降一級調外任用吏部知道

宋伯集

欽此臣等詳譯

明旨止是降官並無不許朦朧推陞字面臣

等以用人為職遵信

明旨有如金石有不許推陞者臣等不敢不

遵

嚴旨未有不許推陞者臣等不得不守舊規

及蒙

詰問臣等始知錯誤自咎自責罪復何辭伏

望

恩寡臣無他少寬斧鉞之誅不臣等蒙
頒罪之恩而內外臣工咸頌

聖恩之汪濊矣自尋陽監傳命之至奉
聖旨就臨席堂上官姑且免究該司郎中降
一級用其餘同俸半年何喬遠等不唯陞
今後但亦肯欽降官部看另本奏請不許
仍前嚴嚴市恩推轂

為奉謝

聖恩併請明示以便遵奉疏

臣等奉

一該臣等奉

臣等請旨恩賜特獎將司官降級並示薄

罰高厚之恩非項璵所敢報答司官實

是錯誤臣等實父點檢

呈上聖分甚當臣等謹解隨即報名

廷謝未敢循例中位但不惜之餘不勝畏

慎查得尚未

明旨有降而在本例門外則有降級

面有降而改別衙門者則有降級改調
字面今

明旨降一級用或係本衙門用或係別衙門
用臣等不敢專擅伏乞批示臣等遵奉
施行再照臣部司官見缺五員四司郎
中見缺二員大計大選併在一時委實
辦理不前若

聖恩特念將郎中王永光降級管事則

朝廷之法既行大選之事不誤臣等但喜

目前得一官之用並不敢為司官惜一

級之官是

朝廷曠錫之恩而臣子不敢請者也臣等

曷勝悚懼祈懇待命之至奉

聖旨大臣宜體國奉公正己率屬近來止知

徇情庇庇過屬官有罪曲加申救這是何

例覽奏者敬畏之心具見不私可嘉王承

光降級還着在部管事

為欽奉

聖旨疏

頃該臣等題為恭謝

聖恩併請明示以便遵奉事奉

聖旨大臣宜體國奉公正已率屬近未止知
徇情庇下過屬官有罪曲加申救這是何
例覽奏有教養之心具見不私可嘉王永
光降級還着在部管事欽此欽遵臣等恭
頌

聖旨病如星日墮自雲霄至於體國奉公正

已率屬之諭明示臣等以為臣之範誓

畢此生祗奉模訓以報

朝廷至於郎中王永光既蒙薄罰俯留管
事憫臣部之無人寬小臣之有罪臣等
得以濟此一時之急用感戴

洪恩不啻身自被之也查得王永光係署郎

中主事奉

旨降一級着在本衙門管事今特署郎中降
為署員外郎管理郎中事務仍將其正

六品俸降為從六品俸級臣等未敢擅

使謹題請 旨奉

聖旨是

為制疏

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該本

部題前事照行萬曆二十九年正月初

一日例該天下諸司官員朝

覲本部會同都察院堂上官於本月初二

日為始嚴加考察堪者存留不堪者分

別等第開具職名奏請發落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查得歷年考察事例貪賄在逃

者為民素行不謹及罷職無為者冠帶

閒住年老有疾者致仕才力不及者酌

量調用又查得萬曆七年十一月內該

陝西巡按張憲稱論劾奉議任惟一緣

由該都察院題覆節奉

聖旨今後文武官員凡犯該充軍以上重罪
及以貪賄除名的原給有誥勅都依律追

李徽燬吏部三法司題覆開擬離要開具
明白不許朦朧隱庇該科記着鈔此又查
得萬曆十年八月內該本部題為酌議
舊例并考察事宜以一法守事議將先
曾調用再考不及者查果才力總務即
照罷候例開任如以別事調補亦尚
有可用仍照不及例酌量改降數等
官如果不肖者多則多去不肖者少則
少去不得苛求其人取登舊數籍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又該萬曆二十八年十一
月初三日本部會同都察院題比照京
察事例添設浮躁一款與不及等項酌
量通行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本部院遵將浙江等布政使司
按察司各處行太僕寺苑馬寺運鹽使
司及南北直隸各府等衙門在任陞遷
丁憂降調聽勘等項方面官員自萬曆
二十六年正月起到二十八年十二月

終止查據撫按等開送考語并南京科
道及撫按官論劾奏抄無妨與論會同
考察中有雖經論列而才猶可用難以
遽置者俱議留酌處以觀德劾其貪酷
異常者另行題請今將貪酷等項分別
等第開列職名擬議上

諸裁奪內貪除名官員有曾經給領

誥勅命者仍行追奪繳毀其應朝官員中途

逃回者徑照為民行原籍官司提問查

李徽燬

追路費等銀入官如或在任貪酷懼罪
脫逃仍查照前例施行臣等看得天下
方面官員率郡縣未聽計於

閣下臣等所擬處分據撫按之舉劾而撫

按之舉劾據藩臬之開報郡縣治民而

已而方面則治民而兼治吏故其寄瀝

重而臣等考之愈詳諸戶通籍既久駁

歷已深牽情難睹千慮易失臣等不敢

以一人指摘為可憑必決之終不敢

以一事挂輟為可素必考其生平好惡
不同者以類察之功通難掩著以事權
之總以品格操守為重故有一清如水
而以偏執挂彈章者臣等不虞以勸廉
也知止知足本身以歸非係奸貪臣等
不虞以勸退也守官守拙絕不通京貴
言雖有繁言臣等不虞以勸靜也至於
貪酷不謹罷黜老疾者皆以輕重擬罪
而才力不及與過而浮躁者亦各定為

差等夫短長亦人所時有耳若固今日
之處而抑其所有餘勉其所不足異日
皆可為

國家良臣臣願留者蓋自潔雪而薄處者
急收桑榆之效也蓋方面為羣吏表儀
職當稽其短長而糾正之其自檢當以
廉而檢下當以勤不廉則身為貪官而
不勤則所屬多貪官故不勤之弊與不
廉等自上次大計後遷格稍帶川陳吏

應朝者俸或六年或七年人人冀旦夕
運去而方面官亦以久次寬之事畢復
任寬限而行踰限而至以為六七年之
政足以塞責無復有實心為地方任事
者藩臬大吏滿而未遷還而未報報而
候代代而過家虛而待去之官常多實
而任職之官常少任勞或有之必不任
怨矣自檢或有之必不檢下矣歲月固
循事務推委吏治不興皆由於茲臣願

朝廷以官任事以事考成所有員缺容臣
等具疏速補計事既竣方面官各率其
屬速歸視事違限不赴及玩愒待遷者
撫按官奏奏處治則庶官無曠而實政
可修矣謹題請

為朝覲疏

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該本
部題前事照得萬曆二十九年正月初

一日例該天下諸司官員朝

覲本部會同都察院堂上官於本月初三

日為始嚴加考察堪者存留不堪者分

別等第開具職名奏請發落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查得歷年考察事例貪酷在逃

者為民素行不謹及罷輟無為者冠帶

閒住年老有疾者致仕才力不及者酌

量調用及查得隆慶四年十二月內該

本部題為詳議調用條例以便遵守

李士

上

議將才力不及堪以原職調用者調簡

僻地方其不堪以原職者調簡散衙門

跡涉取庇者降用不宜有司文學猶堪

造士者改教先曹調簡再考不及者即

杜罷輟等因奉

穆宗皇帝聖旨是欽此又查得萬曆四年七

月內奉

聖諭朝覲考察在通著吏部悉心訪察各官

賢否惟以牧愛宜民者為最其有弄虛文

率趨趨刺下奉上以要得譽考語雖優必

置下等併撫按官一體議黜欽此又查得

本年十二月內本部題為朝覲事奉

聖旨這各官係部院會同從公考察務遵前

諭甄別賢否惟以才守宜民為準若官歲

無玷雖性氣稍偏行事有過俱准裁抑留

用若善事上官虛名無實或隱匿未彰的

雖未論劾亦必顯黜其來朝二司等官若

的見所屬官員有虧枉脫漏的雖與撫按

李士

上

官初用不同亦許明白聲說毋枉毋縱以

稱朝廷審官嚴實之意欽此又查得萬曆

七年十一月內該陝西巡按張憲用

初舉職任惟一緣由該都察院題

奉

聖旨今後文武官員凡犯該充軍以上重罪

及以貪酷除名的原給有誥勅都依律追

奪繳吏部三法司題覆問擬都要聞具

明白不許朦朧隱庇該科記著欽此又查

律例集

卷五

七

卷五

七

七

七

七

審事例添設浮疎一欵與不及等項酌量通行等因奉

聖旨是欵此本部院遵將浙江等布政使司按察司各處行太僕寺苑馬寺運鹽使司及南北直隸各府州縣等衙門在任陞遷丁憂任滿裁革降調應勘等項有司雜職官員自萬曆二十六年正月一起至二十八年十二月終止查據撫按等開送考語并南京科道及撫按官論劾

奏抄無訪與論會同考察中有雖經論列而才猶可用難以遽棄者俱議留酌處以觀後效其貪酷異常者另行題請今將貪酷等項分別等第開具職名擬議上

諸裁奪內貪酷降名官員有曾經給領誥勅命者仍行追奪繳還其應朝官員中途逃回者徑照為民行原籍官司提問查追路費等銀入官如或在任貪酷僥罪脫逃仍查照前例施行竊惟三歲大計羣吏實惟

國家鉅典臣等駕下過蒙任使相與矢公矢慎恭酌去留外不敢徇人情內不敢執已見今所澄汰出於撫按論劾者十之七出於各衙門咨訪者十之三即咨訪得之一二人而必稽之衆論之相同得之衆人而必証以藩臬之親見過堂之日質問再三而後敢定題以獎廉懲

令下移文撫按體勘具奏裁奪

為正體統以振臺綱杜私揭以伸公道

疏

奏稿集

卷之五

五

比見御史顧龍楨與布政王泮議事不合投杯相擊毀冠裂裳為羣僚觀笑王泮陽為移文求歸而陰以其事具疏馳奏臣等以泮一面之詞難以據信欲俟御史疏至而後一併議處今龍楨疏至矣臣等看得御史交狎之氣甚厲而奏對之詞反平者其失顯也布政呈請之文甚恭而奏訐之說甚辨者其機深也龍楨過在舉動而泮過在心術其罪皆

其進退之兩難達方下僚亦合體悉是用去其太甚薄示勸懲其餘崇徽存留與之更始益

皇上綜覈吏治故臣等不敢不精嚴

皇上愛惜人才故臣等不敢不寬大總之守

國家成法以天下之公心行之而臣等無

與焉至於庶幾卓異官員往歲曾有薦

舉但人既難知名亦難副采望未必其

得實善始未保其終臣等但願天下

奏稿集

卷之五

五

有真循良不願有假卓異但願

朝廷有實委任不願有虛表章所有咨訪

清吏清吏才吏容臣等先擬陞遷以風

示天下其處分未盡者亦容臣等不時

為陞劣處期於黜幽陟明以佐

皇上平明之治謹題請

旨

為考察疏

查得各省撫按據布按二司開列考語

事跡內惟江西杭州府通判沈榜最多
無論內行淫亂骨肉傷殘為士論所斥
即如在廠一事不理民有小事亦淹禁
半年安戶領銀家人皆以低銀易換本
官每兩仍扣二錢一年不止千金甚而
將官密覓器偷盜運至安慶開鋪發賣
此不但擾民間之財而無盜公家之財
據法當從重處本官先阻王官奉
旨留用臣等不敢混入於衆官之中以明臣
等毫不敢欺毫不敢擅也而明白請裁
於
皇上亦以本官蔑人倫干國紀貪汙賤非
士類所有故不欲以士類之例處之也
伏惟
聖裁或將本官照貪例斥逐或行江西巡按
提問施行奉
聖旨著照貪例革職為民
為旌表異常清苦滿臣以洗貪風以裨

吏治疏
看得提督鴈門等關無巡撫山西地方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魏允貞巡按山西
監察御史趙文炳各題稱布政使麻
溶濫苦異常乞要加贈京銜旌表一節
為照麻溶歿歷中外久著風猷以攬轡
之標著懸魚之節通仕二十年行李僅
以二楨紙贖盡充公費此可謂真廉吏
矣廉者或以當官標譽而本官節同去
任而彰或以末路損名而本官論以蓋
棺而定夫吏所為廉亦難矣貪夫身死
餘財富厚累世而廉者或生無以養死
無以葬妻子貧匱行歌負薪非真見定
守之士誰能舍彼以取此漢時彭宣表
歷史之拒職者懸之何況以節介之臣
當
聖明之代此而不表異即清白吏何勸哉
西撫按文章甚是伏候

今下將麻添贈太僕寺卿仍行所司周恤其
家當計吏之時正宜表清節以風士類
天下見死者且見褒勿憂生者不顧庸
也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

奉揚建礦稅內官高家不當妄薦撫臣
疏

為濱海災異迭見撫臣員缺速

賜點差陞補以保萬全事該內臣高家為者

奏

奏之聖主

政陳性學陞福建巡撫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欽此臣等看得濱海重地
久缺撫臣既蒙

皇上注意又以推用巡撫原係外廷之事仍

下臣等部院奉酌駁下有體康事有法

臣等不勝忻服竊惟巡撫係

朝廷重臣廷推數人以待

皇上親點即一二大臣不得獨薦示不敗私

也雖衆人共薦亦不親定何人示不敢

專也今廷推二次舉用五人高家不候

皇上裁擇指定陳性學一人應為巡撫此大

不教也且內外界限原自甚嚴內不可

干外猶外之不可干內有如廷臣上疏

薦某內官宜管某監局某內官宜管某

處礦稅則於事體何如晉文公用勃鞞

之薦以趙衰為原守千載之下尚以為

未可何況地遠於原官重於守不關職

掌不奉清問而高家公然薦陳性學堪

奏

奏之聖主

手

為巡撫此大非體也臣等知性學端謹

能守且以入覲來而高家在彼知其必

無結納之事但以巡撫重臣尚可奏薦

監司而下更復何言必將奪其所不肖

而興其所賢奪其所清而與其所愛此

端一開其流難塞異日地方官必有假

交結以求薦求產中使必有借舉薦以

市恩市權者

皇上神明英斷斷難欺詐弊但恐後日弊端自

奉旨而生且藉口曰內臣薦巡撫自今日始也蓋內外官員共事一方既不當使之怒而相攻亦不當使之喜而相為各守其分則彼此相安各盡其職則議論自省乞

勅內臣以後不得薦舉巡撫兵備等官至於該省巡撫員缺臣等另會官再推以聽

皇上御筆點用

皇上以推用有專職故舉而下之部院臣等

以進退有大權故舉而歸之

朝廷惟

皇上裁察

為糾拾方面遺奸以裨計典疏

吏科抄出吏科等科署科事種科給事中

中等官王士昌等題等因俱奉

聖旨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察來說欽此便遵抄出到部臣等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

溫純等查得歷年考察事例凡官員素

行不謹者冠帶間往年老者致仕浮瞻

者才力不及者酌量降調今該吏科等

科署科事種科給事中等官王士昌等

河南等道掌道事陝西道監察御史周

盤等各糾劾原任陝西左布政使今陞

鄧陽巡撫等官鄭國仕等浙江按察使

李維禎等各不職乞要罷斥一節為照

考察之外例有糾拾期於共汰不肖以

終大典臣等所遺而臺者拾之臺省所

糾而臣等覈之法至公至密也臣等看

得科道王士昌周盤等所糾官員如原

任陝西左布政使今陞巡撫鄧陽都御史

鄭國仕閱歷已深未聞顯過洵乎遲暮

實有紫言本官先以引年乞休自安止

足相應聽從其請以全大僚之體廣西

南寧府知府溫景明年已老而無閑志

因表而在得當以不謹例議罷陝西右

叅議劉允立心伎險分巡遼海道副使

張登雲制行放歸即從重庫亦不為過
但劉允常錢級而能任怨亦能節財張
登雲治軍旅而能任勞亦能應變遂爾
積斥不無可惜相應以浮躁例重加降
調四川參議劉一相為令曾致有言在
省頗能自立陝西參議陳夢庚論不全
非大受遇事尚爾小心陝西副使張應
鳳惟怯力少擔負畏慎守未踰閑劉一
相應照浮躁例陳夢庚張應鳳應照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及例各降一級調用浙江按察使李華
積當其少年不羈已來多口但其高才
絕學實鮮其儔臣等以維禎之過人所
常有而維禎之才一時所難故暫擬存
留以俟公論今既屢經指摘展布亦難
相應亦照浮躁例降一級調用河南副
使劉以煥才亦尤人事多立異大名府
知府陳公相政有遺議心無他腸劉以
煥照浮躁例陳公相應照不及例量調

簡僻敘用貴州提學僉事徐來儀所論
止斥責生儒一事原任荊州府知府陸
夢履所論止庫藏不明一事事係傳聞
未敢徑坐若其事果有實跡則以師範
而贖儒生以監守而竊公帑即當盡削
其原官若此一事尚有可原而他事又
別無指摘不妨盡伏其原職相應革任
行勘以俟定奪故事臺省糾拾必有
留官員臣等以為持為宜公持法完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若可有可留不止一人如不可留何必一
人總以天下公心言之亦以公心處之
而已合候
命下將鄭國仕照年老例致仕溫景明照不
謹例閒住陳夢庚張應鳳陳公相俱照
不及例陳夢庚張應鳳各降一級陳公
相調用李維禎劉允張登雲劉一相劉
以煥俱照浮躁例劉允張登雲各降二
級劉一相李維禎各降一級劉以煥調

聖裁

用徐來儀陸夢履革職行勘伏乞

宋伯集

卷五

五

宗伯集卷之五十四

北海鴻時用經著

奏疏

銓部稿

為欽奉

明旨疏

頃該臣等類奏推用方面官員奉

聖旨有照的依擬用未照的另推來欽此各

官懸缺已久一旦蒙

奉旨奉

皇上欽點三十三員一時大小臣工懽聲雷

動有照者蒙恩拔擢各官既樂於向用

無照者明示可否臣等亦知所適從忝

誦明綸不任踴躍謹遵

旨照缺擬進以憑

聖裁再照原缺藩臬七十餘員必推過候

旨旬日以外臣等方敢類題催請其在旬日

以內者方在待命前月類奏之疏未敢

列名一則以期日太近不敢逼請一則

以人員太多恐欽點之繁耳今類奏請
諸臣既蒙點用臣謹將近日推過官員
亦附名於後總祈

皇上留神省覽當

聖意者即賜欽點不當

聖意者亦當如前旨容令臣等再行恭擬臣

等不勝悚息待命之至奉

聖旨是有照的各依擬用未照的擬來

為補官常清吏治端士習懇乞

奉旨奉

聖明嚴為申飭以挽回世道人心疏

臣等竊見今天下通患有三官常弛於

清吏治激於貪士習壞於侈請為

陛下明言之而願

陛下明禁之當

皇上初年大小臣工日奉朝參浮勵精神虔

修職業至於今日怠惰之極積成廢地

視公務為故事或行或否視典禮為具

文或至或否玩歲愒月無復奮然趨事

赴功之意懈怠既久一遇繁劇不勝其
艱辛委靡既久一遇振刷不獲其操切
利病興革既不究端委簿書期會又等
若弁髦公差則以久不選任為常當官
則以全不沾事為巧欠缺而未補既不
肯以整攝之心代當事已推而未報又
常欲以見在之事待後未無之令無定
期事多新格在上以為緩急無所不可
而在下亦以遲速委之固然每見往時

宋書

李書

上

但有一事人爭獻所欲言書生料事未
必盡中然亦曾經一番思索一番講求
今則漠然事不經心言不出口優游歲
月苟且塞責士大夫精神不在政事國
家大患也夫修政如繕室不繕則傾頽
用才如流水不流則腐敗伏乞

勅諭中外臣工各率其屬隨事考成奏覆
有期程議論必歸切實以為可則即行
以為否則即止不得含糊兩可致誤事

機以公事出者當如期還朝以公事入
者當如期還任不得飾詞寬限致曠官
守務在以實心居官以同心憂國用成
陛下綜核精明之治其有怠玩因循偷安廢
事者部院科道不時論劾所以振官常
之惰者莫切於此

祖宗時懲貪之法極嚴官亦愛惜名節視利
若脫視民如傷其在今日非無恬雅清
介之士而貪官汙吏亦多有之或重於

宋書

李書

上

徵收或輕於支放或明科於紙牘或暗
隱於丁糧或橫罰以營私或鬻獄以求
貨日增月益震穴多端即今時事艱難
黎民愁苦貧既到骨怨已傷心猶吸民
垂盡之膏充已無底之窠力所不及者
既謂無可奈何心所甚欲者又復不自
禁止嗟此元元安所歸命部院非不申
飭撫按非不糾彈然而挂一漏萬亟重
難送蓋因貪縱之吏多是有才可以粉

佛文恭歲歷事踪結歎上官廷譽過客
雖有奸賊多不敗露不但敗無竊聲
名在上者虛鋪其精幹之名在下者實
悉其奸貪之狀遂謂貪縱如此尚可名
利兩全因而效尤浸成風尚竊見國家
設官最重察吏御史曰監察司道曰按
察凡有容舉與風聞言事者不同論劾
當核實其職勘問當致行其法令彈章
所指動盈千百及行勘問十無二三究

寄集

李三

五

後之詳畧不同彼此之寬嚴迥別止以
聞見未確故寧罪疑惟輕若既真知有
何難斷人之好利實繁有徒嗜利淺者
猶奪於名嗜利深者獨傷於法若名器
不足以耀其心法度不足以持其後居
官則竊榮於簪佩歸家則矜富於鄉閭
各為身家了無愧畏中才以下盡赴彼
途狂瀾滔滔安所底止夫才如布帛之
有幅尺寸已定不能增之使長貪如溪

登之難盈隄防若嚴尚可障之使害乞
初都察院轉行撫按諸臣嚴察所屬詳舉
判有才無守者不得濫與薦章已列賊
跡者不得止擬降調每次復

命必將貪酷異常官員一二人另本劾奏務
在訪確贓跡不必過為鉤張後來勘問
定須明正法典勿致曲為寬縱如無其
人則於舉劾本內明言並無貪酷異常
官員都院別有訪問則撫按實任其責

寄集

李三

五

所以教吏治之貪者莫急於此夫官常
吏治皆士人為之士猶廉子也廉為貞
女始嫁為貞婦女之幽靜之德而欲其
盡婦道難矣乃士習之壞於今特甚民
閭之物力日耗士人之風尚日奢鄙淡
素為固陋矜華麗為豪爽游聞公子競
高富貴之容鉛黛儒生亦侈衣冠之美
甚而服多不衷巾多異式冠而綴玉馬
且拖珠通都大邑比比皆然即窮僻之

鄉且寢淫或俗矣幸而雲霄得路遠隔
富貴逼人車馬甚都服食俱侈不急之
應酬一日多於一日無名之浮費一科
甚於一科一月賃房價有至四五兩者
一日張宴費有至二三兩者驚為觀美
爭相徵逐縱有質素之士意不欲為而
習尚已成轉難立異於是不費亦習於
費不奢亦化為奢本以寒素何從得此
今日取價明日倍價今日如此侈靡異

白豈能廉靜則有威供張侈驕從以明
得意則有飭厨傳厚饋遺以獵名聲則
有廣田宅美居室以營身家蓋侈固脩
之媒而貪之根也

朝廷求士得之甚難士之自待亦當慎重
慎之在始乃可有終今日儉則持廉之
始今日靜則守正之始今日進不相競
能不相妬耦俱無猜則異日協恭和衷
之始譬之築臺先有根基乃可以高聳

之序車先有規矩乃可以遠伏乞

勅下禮部都察院明著車服燕會之節明示
簡質儉素之規咨行各撫按兩司及提
督學校及郡縣正官務以禮維俗以儉
矯奢其有奇袤奢僭者必法無貸并
勅各衙門堂上官嚴諭各親政進士務以謹
厚持身以淡薄明志倘有太浮太侈放
達不檢者開送吏部本部亦不時嚴察
懲一警百以挽頹風所以釐士習之侈

者莫要於此臣等職在用人當以人心
世道為已任而官常未肅吏治未清士
習未正臣等誠心愧之夫以上下際隔
臣子若能實修其職業上心終有感格
之時以民物凋敝臣子若能實勵其操
修民力尚有蘇息之望以風靡俗敗世
事多艱士人若能實定其趨向則目前
雖難以取效而異日尚有維持匡濟之
人臣區區愚心不但為士大夫慮而已

准

陛下留神來納俯賜施行臣等幸甚

為推廣德意代陳特命諸臣清苦以聽

聖明裁處

行取諸臣到京將近三年羈旅已大資

需已竭

帝無時時天未應進退無門臣等陳請至四

十餘疏今亦不復知所以置詞獨有以

情告

案相奏

皇上而望其矜側耳此者

皇上命九年考滿行人陳治則為給事中黃

吉士為御史當言路一空忽聞

新命非但二臣即滿廷無不翕然稱

明聖者臣請以此意推廣之行人九年而優

擢以積俸多也外之推官知縣有俸七

八年而取者有五六十年而取者蓋之以

中候三年則多者十餘年少者亦八九

年京官携家外官守候者不携家京官

食俸外官守候者不支俸以此例觀而

諸臣之情可憫惻也此者

皇上准考選部屬添管事當軍情久鬱忽聞

新命非但諸臣即滿廷無不翕然稱

聖明者臣請以此意推廣之諸部屬之得補

者以待命久也外之推官知縣近千餘

人多以序遷而拔其尤者行取行取分

授各衙門而拔其尤者擬授科道官今

未行取而陞部者俸三年至同取而授

案相奏

部者俸幾月矣諸臣至今未沾一命其

選彌精其授官彌後其望彌著其得

肯彌難以此例觀而諸臣之情可憫惻也此

者

皇上點用道府諸臣約六十人當官守又曠

忽聞

新命非但道府諸臣即滿廷無不翕然稱

聖明者臣請以此意推廣之夫諸臣之見擢

以歷資相應也此其中半與行取諸臣

為同進者均之

陸賈所取士也均之

陸下所任用之官也名次偶有先後而內外

臣之論勞瘁則外官較多論風波則京

官較多今起家部署或至參政副使而

諸臣依然一候旨之推官知縣耳以此

例觀而諸臣之情可惻惻也臣等所言

之事皆

皇上所自行事情所共快若將行取諸臣亦

矣有集

以此比類從事其於

聖政更為完美總之思出於上名歸於上而

臣等無與焉再照散館諸臣待命亦將

一年今新科庶吉士亦已遷矣夫新士

已將入館而舊館還尚未授官非情也

同是金閨之彥留館者授官一年而散

館者經年未補亦非情也臣等亦願

皇上以此意推廣之臣等不勝願望祈請之

至伏候

勅旨

為大僚懸缺已久懇乞

聖明鑒賜點用以修實政疏

竊見兩京大僚員缺未補臣等屢次催

請恐涉煩瀆不言則於心又復不能自

已夫大僚之缺至十餘員缺久有至二

三年者不知此數缺者為未有其人而

尚待乎為已有其人而姑緩乎以全盛

之世而諸司額設之缺即無其人非所

矣有集

以昭人才衆多為國光美也若有其人

而驟從停閣九列大僚尚不蒙簡注自

此以下更復何望又非所以示明斷於

天下也漢臣有言簾遠地則堂高人主

委任大臣正所以專

朝廷耳若以不當缺之官而示以不必用

之意則於觀聽已損體面已輕風采已

銷意氣已阻天工誰代庶績誰擬揆之

政體所損非小自古人才衰乏莫甚於

之末季每有弊廢之事即無堪托之人
其原蓋始於德代之世上下際隔無故
見疑有缺不補當主心漸疑漸輕之始
常有才而難於用及人才既乏之後雖
欲用而無其人臣等所以請

皇上蚤賜點用者一則早得人而分任可以
修明政事為此時之用一則使衆才聚
於

朝廷預養其風獻節樂可以弘濟艱難為

異日之用一則示天下知人之明與用
人之斷可以振天下之偷惰而作其氣

功用甚博名譽甚光惟

皇上加意臣等言臣等謹開列職名以請

為仰體德意分別郎署小臣處分重輕

以平

聖政

頃以兵部主事朱化手抹違待罪已出

國門衙家

聖慈念其有差倘從寬宥如已稿之苗重浩

青潤已覆之水重返盆孟不但化手衙

感再造誓效捐糜即在廷諸臣皆謂

皇上罪不妄加事有區別人人感服人人稱

頌臣等始知以前得罪郎署諸臣非是

皇上有意禁錮之也

聖怒初發既急於救援

聖怒既平又竊無分別以致事外與事內者

同被嚴譴承行與不承行者並錮清朝

皆由臣子不善處事不善悟

主耳臣猶記萬曆二十二年

皇上欲差科臣體察朝鮮事情禮兵二部經

旬未獲彼時承行者郎中蔡宗明賈維

鏞也遲慢之罪誠有之

皇上處之甚當然員外主事本非承行之人

止以同司因而波及則其情有可憫者

臣猶記萬曆十九年肉推及科臣舉及

張棟等彼時承行者郎中孟化鯉也二

十年因推舉閣臣拘泥舊例舉及李世達等彼時承行者顧憲成也二人雖甚賢而執滯之罪亦誠有之

皇上處之未為無固然員外主事本非承行之人止以同司因而波及則其情有可憫者蓋郎署諸臣各有分定專職郎中可以不總管員外主事之事而員外主事不敢干與郎中之事其來豈有滿委在部外者如禮部之教習駙馬兵部之校

習武學是也其奉堂官劄委在部中者如吏部之看單禮部之開庫兵部之編軍驗軍是也給領劄付各管一事若司中事體惟郎中一人主之員外以下小事則與閣部承議張主重事則城密而全不與聞今以不敢張主不得與聞之人與承行者同康進銷不亦寬乎郎中任事之官臣等不敢論其品之高下事之是非但既取忤於

皇上在天威自有間濤之時至於員外以下原不與事不但無惡不肖之跡併無其心不但無賢知之名併無其事當時臣部未敢執奏今歲月既久從事後而觀委有可原數年以來因事因言而廢者不少矣皆為首者稍重其餘者稍輕獨有同司禁廢或聞

君父一時之怒或因臣子一時之激而非聖上初心本如是也故臣代為剖別仰成威

吳伏望

皇上俯念諸臣與朱化等事例相同

初下臣部問具職名上呈

仰覽或復職而量罰或降級而別用則輕重得平人心允服滿廷頌

聖德者又不但如化等一官之復而已

為司道缺官甚多謹改訂歸一以便

彙照併乞中飭撫按慎保留以肅政體定官

守縣

項家

皇上點用司道二次約六十人一時羣情無

不翕然稱快者顧所謂司道者舉政舉

議副使僉事皆分司而理一道者也如

副使陞舉政則副使缺矣舉議陞副使

僉事陞舉議則舉議缺矣又缺矣故司

道之官雖陞而司道之缺尚在見今員

缺有五十餘人臣等酌量資俸陸續推

補推而二三欠未下則其俸獨深難

久抑不得不改推別缺故有一人而推

二三地者地方缺官既推二員未蒙點

用臣等恐所推不當

上意而地方之官勢難久缺不得不改推

官故有一地而推二三人者今惟官

曠所積已多臣等一一催請未免繁

皇上——檢點未免勞神謹將推過官員

訂歸一與未推者俱每缺定擬二人總

開具於後

聖旨一覽即可知天下缺官廢事之多

聖旨一動即可收天下吏治民安之效且推

用既免二三點用可無重複亦所以明

政體也再服各處巡撫保留司道近似

太多蓋司道各官一經奉

旨陞用便當星馳赴任以從簡省今撫按上

章保留不得不於舊任候

旨或先或否或遲或速往返之間便須數月

此數月者去留兩難事多停閣且青天

白日莫非王臣徒見此地不可一日無

官而不知彼地已經半廢事悠悠世情

誰無升州之戀若謂留者為賢能則不

留者否留者為知厚則不留者否勢必

至於人人盡留地有險遠事有艱難人

必皆避而不肯往矣政當自上而下自

中而外若已有成命而相率保留事特

外決稿且倒持似非政體合無申飭

自後繼接遇有人地相宜實經推舉未下

者或具疏止聞或移咨臣部商確其已奉

明旨官員即宜馳往新任視事非係違務軍

機必難移動者不必保留則事體歸一

而官守可定矣

三 為司官荷蒙

特恩字選已滿謹照降級遞轉以遵

主命以終聖恩疏

臣等竊照自未選司字印官止許六

即行出部不復管理選司事務蓋以注

退人才之地嫌怨所歸未滿不客一日

曠既滿不客一日居也今文選清吏

署員外郎管理郎中事務主事王永光

先以擬推請官奉

旨詣責荷蒙

皇上俯諒臣等救長之心特寬其罪降一級

留本部用水先自蒙恩以來統統奉職

今六選已滿例應出部舊例文選司郎

中類陞正四品京堂臣等伏念永光管

理郎中之事而所居實員外之官前既

薄降一級則遞轉之時亦當退遜一階

合照所降員外職級推陞正五品京堂

以遵

主命以終臣等引各銜恩之意查得在京銜

門別無正五品見缺止有通政使司奉

議員缺係正五品但向由揀選合無暫

將王永光填註供職以後缺出仍行遞

補奉候

命下將章尚學轉通政使司左參議王永光

陞右參議臣等永敢擅便仍照舊例用

陪推一員併候

皇上點用謹題請

旨

為總開大僚員缺以便

欽此

看得南壯大僚及邊方督撫共缺六



天建

皇上俯念太科司諫寡數員特降恩諭得寬降謫則

儲位升而人心自定諫臣宥而士氣益增

吉典增光今名永播矣

為引咎候旨懇乞

天恩蚤賜批發以免曠官疏

此因科臣論及司屬臣等忝為堂官義

不得不為引咎前疏已悉不敢贅陳候

旨經旬不勝踴躍臣等既背杜門部中遂至

空署不但常行事務盡皆停閑且恐緊

要題覆或至稽遲倘致誤事則臣等之

罪益重而臣等之心益無以自寧伏冀

皇上蚤賜批發特從罷免別選賢能以充是

任庶幾部事不至稽誤臣等心亦少安

矣

為直陳大臣考滿始末以析

重鑒辭免蘇斥以明臣辭職

上臣按二十七

日開戶行都察院事中字應

某因題趙壽祖投刺一事隨論及尚書

蕭大亨才滿不當前後通理趙壽祖先

被論劾臣部擬回籍聽勘到處分原

非輕縱至其投書乞憐鄙早無恥不但

糾臣惡之即臣等亦惡之合行重議至

於蕭大亨歷從一品三年給由到部中

閣曾奉

旨革去官銜以敘功而復歷查官保尚書未

有旋革旋復延至三年考滿之事止據

會典凡在京起用復任官不論為民謫成

前後歷俸皆得通理大亨先後所任止

是一職中以議獄而革官銜後以敘功

而復官銜

明旨不曰加而曰復則中間為譴責先後為

一官先朝左都御史屠繡以六年考滿

任內曾奉

欽依降五級本部具題

世宗皇帝許其通理萬曆十二年清季朝以

太子少保利尚書回籍為民後以右都御史起用考滿通理蓋

朝廷優禮大臣事在兩可疑似之間往往稍從其寬如此大亨與二臣事雖有間理可相推臣等當大亨考文到部之時初已遲疑歷查往牒援情比擬故疏中直言未有成例疏後不敢遽擬恩典中間歷敘先革後復之詳以取裁於

皇上實未有一字謬臆一毫欺蔽也至於馬

大儒以三月二十一日到京而蕭大亨

考滿到部乃在二月二十九日引奏在

三月初三日有無串通情弊

皇上自有洞鑒總因臣等物望輕微識見短淺不堪表率致累司官念及於此如刺在背伏望

皇上檢査原疏有無朦朧串通之弊俯賜昭雪將臣等罷斥以為革屬不職之戒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奉

聖旨趙壽祖被劾自宜靜聽公論如何投書該科卑鄙乞憐人品可知著革職開住若聽勘事情未結上緊從公催勘不許庇護大臣考滿舊例中間曾經降級為民的既准通理蕭大亨見任復銜通理非過況考滿之法原係斥陟幽明兩案上裁與單請悉典者不同爾部今既詳查事理明白馬大儒著照舊供職卿等因言引咎具見畏懼即出用心供職不准辭李應策舉發私

書公直可嘉着與紀錄

宗伯集卷之五十五

北海鴻珩用起著

奏疏

禮部稿

為慶賀疏

照得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開立

皇太子正位

東官暨冊封

福王 瑞王 惠王 桂王

宗伯集

詔告天下例該各 王府及天下文武五品

以上諸司差官齎進表箋慶賀其表

箋式樣必須預行各 王府及總督撫

按衙門并天下文武諸司欽遵知會免

致臨期差誤合候

令下本部行移翰林院撰擬通行各 王府

及各該衙門依式膳寫照例差官齎進

慶賀庶禮儀不咸而慶典有光矣

為慶賀疏

仰惟

皇上大孝尊親益隆

聖教於本年十月二十八日加上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徽號及蒙

詔告天下 恩濟臣民例該本部行移各

王府及總督撫按衙門并天下文武五品

以上諸司差官齎進

御前表文一通

恭聖表文一通前來慶賀其表文式樣必

宗伯集

須預行各 王府及總督撫按衙門并

天下文武諸司欽遵知會免致臨期差

誤恭候

令下本部行移翰林院撰擬通行各 王府

及各該衙門依式膳寫并進庶禮儀

不咸而慶典有光矣

為恭遇冠禮儀注疏

恭遇

皇上舉行 冊立 冊封大典則 冠禮當

以次舉而臣等先舉一併加冠之

旨敢不博稽詳訂以求至當查得 會典

皇太子冠禮皆散冠席禮席於

文華殿內今

文華殿既為

皇上臨御違官之地則冠席禮席似不致設

于 殿內其勢不得不移于 殿之東

序在

皇太子一向講讀之所 親王冠禮舊在

皇極門

之東廡若

皇太子于

文華殿東序行禮則

四王之禮其勢又不得不移于

文華殿之西序臣等酌量地勢開具儀注

上 請伏乞

皇上欽定臣等遵奉舉行

為慶賀類

查得 累朝舊制

皇太子加冠文武百官朝賀

皇土之後即以前服賀

皇太子

親王加冠文武百官朝賀

皇上之後另具吉服賀 親王戴在

會典班班可考

皇太子受賀原有定所臣等以列之儀注中

惟是 親王舊例詣

皇極門前東廡坐百官行四拜禮今

海州等

四王冠禮既行於

文華殿之西序而西序之地勢偏窄百官

依次不能重容相應俟賀

皇太子禮畢百官易吉服司禮監詣

四王常服坐西序內文武大臣堂上官及

近侍官并於西丹墀內庶僚拜於

文華殿門外近西行禮伏乞

皇上裁定勅下臣等遵奉施行

為懇乞

聖明信 諭旨以安

聖躬以安天下

臣等於十六日夜漏下二鼓接

聖諭盡停礦稅臣民歡呼自夜達旦無不奮

然頃祝者次日復聞

聖意尚欲必行百僚惶惑萬民愁嘆無不證

然夫望者臣等於時即議具疏上聞復

以

聖躬未寧未敢輕有陳奏凡見

宗伯集 卷五

皇上批荅章疏如平時仰諭

聖體清安乃敢合詞以請夫

聖躬由病而就安臣等所同喜也

聖德已光而復晦臣等所同惜也四海水火

之民一旦釋之復一旦增之千秋光舜

之名一旦得之復一旦失之

陛下試思 累朝以來有此政體否此自

聖心所明不待臣等辭之早也夫

皇上所敬者天也凡有災福皆天也

皇上寬民之論一下海內歡忭感頌者且億

兆人豈有億兆人歡忭感頌仰天而呼

而天不聽聞者乎取民之旨一下海內

皆嗟嗟苦者亦且億兆人豈有億兆人

皆嗟嗟苦仰天而呼而天不聽聞者乎

財與民孰重財與天之喜怒災福孰重

則

皇上保身保民之舉頃刻而可決矣人之一

身在身內者無重在身外者為輕

宗伯集 卷五

皇上新履之復正當凝神靜攝一切外物勿

以懷懷試思前日之病侍御滿前何人

可以代之珠玉滿筯何物可以療之乃

知在身外者與身全不相關當其急迫

總屬無用何苦以無用之物而敵有限

之精神以營之臣願

皇上有思慮以養神平喜怒以養性布恩惠

於天下以養福夫天下之苦極矣其望

前諭不啻眼穿矣前慰其雲霓之望而又甲

改之民不敢復望矣有三三之令大德

兆之心一旦有變急即有詔命民不

敢復信矣臣等所慮萬端有心不能盡

有詞不敢盡但願

皇上力行前論以安

聖躬以安天下臣等不勝懇切仰祈之至

為言典告成天眷孔厚恭請

聖駕親郊祀以答天恩

恭惟

聖駕親郊祀以答天恩

皇上御極三十載春秋鼎盛如日中天而

青宮與朱邸同開

太子與四王同冠此從來臣民未親之上

儀實自古帝王難備之完福也惟

皇天為能降福詩曰萬年永錫祚胤又曰我

將戰享惟天其佑之蓋天之降福惟有

子孫衆多為最大最久人主受天之福

無可酬答惟有一時一享必躬必親乃

所為報可伏見

皇上以大典之行時德

聖母徽稱顯號躬恭慈闈遠近聞之咸稱

純孝臣願

皇上以事

聖母之心事

郊祀精誠所格居歆不遠蓋

皇上天之子也子有吉祥必告成於父父聞

之且益喜而降福祉益多一氣迎和三

靈錫慶其子壽考而茂本支者方當萬

聖駕親郊祀以答天恩

年如一日耳臣等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已知道了但今三殿未建

一應禮儀不便親行且郊祀大典豈可率

爾輕易行之還着遵奉前旨違官場虔恭

代

為類奏災異類

臣等看得今歲所報災異為地震者三

為水災者一為火災者二總之天心仁

發明示健告 君臣宜同加修省
以答 天威無歷觀往牒今歲所報比
之前年上年僅十之一臣請言其故夫
天地間一氣耳氣和則見祥氣乖則見
異去歲以前不但災異而已時見怪災
矣此無他臣民之贊氣多故天地間度
氣亦多也今歲鴻儀舉萬國同歡各
處所報災異比前頓減此亦無他

朝廷之喜氣多故天地間度氣漸少也以

此觀天人之際願若提命捷於特鼓不
可不深省不可不祇畏夫人主事天猶
人子之事親親喜則承歡親怒則引咎
當其已怒而漸回則人當益喜益畏益
誠益敬以承之夫歲屢稔而今歲乍收
災屢降而今歲乍減人情久贊而今歲
乍舒天心久怒而今歲乍霽天下安危
否泰之機正在於此此亦人主益喜益
畏益誠益敬以承天意時也臣聞漢時

河決平原大臣皆大書於冊以為災異
者謂其時為國家害而先見兆耳若河
全決則非徒為兆而已蓋實為 國家
害者也夫政令如流水一壅則難通綱
紀如堤防一決則難塞人情贊而不達
則防川者反以潰民力以竭而不堪則
載舟者反以覆既聞 國運亦象人事
論為兆則應如影響論為害則近在閭
閻臣等竊謂

皇上所當抵畏深省修德修政者莫急於此

伏望

皇上念天人之際可畏感應之機甚神發幸
奏以達羣情補缺官以綜庶務任臺省
以開言路釋滯獄以雪沉寃咸宣索以
佐國儲停礦稅以蘇民力仍

勅大小臣工精白一心分猷共理毋徂罔備
毋逸勞怨毋事粉飾毋滋分爭使
朝廷之上真欲修政事則決民盡國之

事不戒而自除條案之間真欲報答

朝廷則吟域異同之元不攻而自破總之

臣子以真心同心仰答

主上而君臣共以真心同心仰格

皇天則修省之實而導迪和氣之本也伏維

聖明

為遵詔懇恩辭念舊臣微志俯賜贈誥

併乞開墳卹典以光泉壤疏

祠祭清吏司奏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原任吏部尚書兼大學士已故高拱祠

另河南新鄭縣學廩膳生員高務觀奏

臣父拱由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翰林院編修蒙

世宗皇帝充日講官恭奉 裕府藩邸履歷

侍讀侍講學士國子監祭酒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總校重修永樂

大典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府事禮部

尚書蒙

世宗皇帝簡入內閣辦事供事

穆宗皇帝登極加少詹事太子太傅禮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值重修永樂大典告

成加少詹事太子太傅奉初知經筵事

總裁

世宗肅皇帝實錄修纂發具奏乞休蒙

穆宗皇帝准馳驛回籍調理尋復召起以原

官兼掌吏部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

極殿大學士奉勅進授勳階柱國遷中

極殿大學士雖時朝 覲會同都察院

加意體訪虛心參酌去留秉公以請

上裁中外允服廣東海寇猖獗屢促撫臣剿

除密換撫宜設立州縣選擇守令專責

統轄使廣東陸危復安貴州土官安國

才疑畏即推誠幹旋西南底定與有微

績遠東邊外女直連虜汪住等侵擾邊

疆請 勅令撫臣會同總兵整兵犒勦

雷陣斬首五百八十餘級內有酋首二

聖壽無疆皇圖鞏固臣父不幸於萬曆六年七月初二日病故臣等一品夫人張氏	旨回籍朝夕焚香祝願	先帝遺託修陳五事有裨新政萬一奉	皇上登極惟恐有負	先帝顧命奉	財至今賴之臣父又親受	能等亦慕義而奉西北一帶邊民釋戈	荷鋤息鋒安枕全百萬之命省百萬之	又恐父則生變乃請	臣獻道全等九人於闕下二陳晏然	那吉未降密授總督方畧查答款塞稀	升領衆數萬每歲內侵會查答孫把漢	等九人又以中國人甘為虜用城居板	夷器無算壯虜奄答世為中國患趙金	額奪發明甲二百餘副連馬六百餘匹
----------------------------------	-----------	-----------------	----------	-------	------------	-----------------	-----------------	----------	----------------	-----------------	-----------------	-----------------	-----------------	-----------------

卿典修例內開兩京二品以上文官並父母	張氏病故於萬曆十六年臣伏觀	晉及臣父舊臣乞垂憐憫至於臣母	二臣實父且多伏遇新詔皇恩遐被	皇上正位之始依託寵靈與僥倖勞瘁親	穆宗皇帝榻前顧命及躬達我	世宗皇帝故擇親承	臣父行能雖無踰於二臣其過荷	張四維與臣父品級相同贈禮已全	爾未周臣昧死上請查得大學士馬	後之恩榮但答葬雖已俯賜而諡贈	著敘寧之效既場生前之愚悃宜有身	先皇裕邸實多犬馬之勞暨順南北封疆宜	主邊沐寵榮抑且每事秉時幸臻續效謀諸	聖世歷官一品叨任元輔不惟平生過	父一介草茅遠達	具奏乞恩復蒙	皇上憐念舊臣准復原職賜祭賜葬竊念臣
-------------------	---------------	----------------	----------------	------------------	--------------	----------	---------------	----------------	----------------	----------------	-----------------	-------------------	-------------------	-----------------	---------	--------	-------------------

妻曾校本等封者俱照例祭葬內有病故在先者許於故復應得祭文內列名並祭臣母累封一品夫人正與例合又查得馬自強妻李氏張四維妻王氏一切恩卹俱蒙

皇上准給臣母事體正與相同伏望

聖明勅下吏禮二部再加查議准補給臣父恩卹贈臨佩錫並臣母開濟合葬仍准臣父列名並祭則臣父母仰受 洪恩當結

草銜環以報萬一於九泉矣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准吏部文選司手本查開本官履歷與奏相同考功司手本查開本官隆慶元年四月內該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敬題為再申忠憫乞罷奸橫不忠輔臣惟公論以先新政事內論本官拱之性行本極傾危拱之才識實是濟惡踪跡閱倭情態乖張敢為奸暴行私不思公忠體

圖罪狀顯著人所共知等因奉

聖旨高拱侍講讀年久端謹無過朕所素知你每攻擊不已是何主意拱着照舊安心供職吏部知道欽此又該南京廣東等道御史李復聘等題為險惡輔臣欺君蠹國仰乞

聖明早賜遣斥以銷禍胎以定人心事內論本官縉紳元惡治世奸雄貪淫汙鄙既無望於潔身陰險彊梁更安有於廉濟

宋伯魯等因奉

聖旨高拱事朕多年勤勞素著你每說大奸巨惡有何指實朕初嗣位無故即去一輔臣豈不有傷大體況已屢有肯處分了你每紛紛非擊必欲求勝何耶且不究拱着安心供職吏部知道欽此又該工科給事中李貞元題為懇乞

聖明亟罷屢被論劾輔臣以順輿情以全恩體事內論本官清朝無佞位之臣內閣

非容奸之地今拱姑為求退之狀而實
陳忠失之心等因奉

聖旨高拱已屢有言養留如何又未養讀拱
看安心供職吏部知道欽此又該兵科左
給事中魏時亮題為懇乞

聖明全大臣之節重 主上之權速罷不塔
留用輔臣以安 宗社事內論本官不
職等因奉

聖旨高拱留用已屢有明旨你每何又奏讀

臣等

奏請

臣等

拱着速出供職以副養知吏部知道欽此
又該工科都給事中馮成能題為邪正
相持人心靡定懇乞

聖明斷從公論以安天下事又該禮科都給
事中何起鳴題為懇乞

聖斷亟從天下公議罷斥屢論輔臣以定中
外人心事又該浙江道御史王加言題
為懇乞

聖明果斷以處輔臣事又該直隸巡按王廷

瞻題為輔臣七被論列不堪再留乞
賜罷以昭乾斷以隆新政事等因俱論本
官不職緣由俱奉

聖旨已有旨了吏部知道欽此又該直隸巡
按郝杰題為輔臣屢被人言懇乞

聖明早賜宸斷以全臣節以隆 聖治事內
論本官不職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南京吏
科等科給事中岑用賓等題為懇乞

聖明精鑒別慎去留以定國是以重輔弼事
內論本官不職等因奉

聖旨高拱留用已屢有明旨你每何又奏擾
拱着速出供職以副養知吏部知道欽此
及查本官一品未經考滿驗封司手本

查得隆慶六年正月十二日

初諭給本官誥命伊妻張氏封一品夫人在
奉翰林院手本查得本官於隆慶元年
四月內以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同知經筵事各等因回
覆到司查得

大明會典升卸典條例內一款凡遇大臣亡
故應得恤者除文臣行查吏部將本官
生平履歷有無論初詳悉開報外本部
仍廣加密詢稽覈明實必其節槩為朝
野之具瞻勲猷係國家之休戚公論允
服毫無瑕疵具由請旨上裁又一款
一品官妻封夫人者祭一壇又一款二

卷一百一

卷一百一

卷一百一

品以上文臣曾經賜葬者妻故在後俱
許附葬惟投封夫人者例給開墳工價
又一款其品官妻係贈夫人者亦許並
祭及查原任吏部尚書兼大學士已故
高拱先年病故已經建有墳壙今該前
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原任吏部尚書
兼大學士已故高拱嗣男河南新鄭縣
學康膳生員高務觀奏乞伊父贈廕誼
號併伊母張氏祭葬一節除贈廕移咨

卷一百一

卷一百一

卷一百一

吏部議覆外為照本官器本高明才氣
謀斷多從講匯入贊機廷以輔弼之任
而徑銓衡則威權不先過重自搏擊之
餘而當權要則恩怨不免太明然其人
實有憂國家之心無負濟天下之具
意常不可一世慮則常在四方即如康
安國亨之罪不煩兵革而夷方自服
國體常尊所省兵餉何止數十萬又如受
郡吉之降薄示羈縻而大虜稱臣邊氓
安枕所全生靈何止數百萬此皆力為
區畫卓有主持實其成敗利鈍之未形
不顧毀譽身家而獨任倉皇去國孤
臣之罪難明寂寞空棺君子之澤已新
相猷炳若家封蕭然論者謂其意廣而
氣高間不合於中道要之性剛而機淺
總不大為真人臣以為如拱者重則非
大心則善忠自為謀則疎為國謀則
達集思廣益調劑官府則不足長駕遠

取計安邊境則有餘跡不足以累其心
功實足以蓋其過宜加易名之典以勸
任事之臣或以方當譏謠聽公論于輿
評或以曾佐繁機出

成命于宸廟皆非臣等所敢定擬其妻張氏
已封二品舍照例與祭一壇開塋合葬
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與本官列名並祭河
南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

祭儀

手

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一員致祭
仍行工部照例開塋合葬等因奉

聖旨高拱雖屢被論黜但在閤之日擔當受
降至今使止虜稱臣功不可泯准與他議
伊妻照例並祭合葬

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矜憫賢勞俯賜 卹典以勵臣忠以光

東壤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覆轉抄出

原任工部左侍郎守制回籍今故沈郎
甫男翰林院檢討今丁憂沈准奏前事
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
准吏部文選清吏司司本查開本官歷
任與奏相同考功清吏司司本查開本
官三品未經考滿任內並無論劾各等
因回覆到司查得

大司會與升

手

卹與條例內三款文官三品

本身祭葬不分在任致仕俱祭一壇其
未及考滿病故者祭一壇減半造葬又
一款文官三品如妻先故者俟夫故之
日方行附葬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
為照已故工部左侍郎沈節甫實歷正
三品俸未經考滿時以居喪在籍病故
除贈官一節應吏部另行核覆外看得
本官貞靜持身潔泊明志屢進屢退居
家贍若無營守道守官著部核然有執

並清條之褒貶見於

特旨兩階退之舉又著於公幹據條例三品

未考滿官給祭一壇減半造葬但本官

去考滿之期止差一月而合從三品俸

計之已歷四年例有二品三品併敘年

資給與正三品全葬則正三品與從三

品併敘當給與從三品全葬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浙江布政司轉屬吏

給官錢買辦祭品等項就造本布政司

堂上官致祭仍行工部照例造墳安葬

其妻唐氏附葬允宜惟

賜諡一節本官向係士論所歸其里居之

日最多則月旦之評為確合熱行彼家

撫按覈明具由上 請定奪等因奉

聖旨

為遵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 卹典以光東壤疏

祠祭清吏司乘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日講官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內
閣學士掌院事教習庶吉士今病故故
文積男生員教景誥奏臣父教文積

卹典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

准吏部文選清吏司手本查開本官歷

歷典妻相同考功清吏司手本查開本

官三品未經考滿任內並無論劾翰林

院手本查開本官委於萬曆十九年九

月內題充日講官又於二十九年十月

內復題充日講官驗封清吏司手本查

開本官於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內過

詔伊妻黃氏贈淑人各等因回覆到司查得

大明會典并 卹典條例內一款三品官病

故曾經考滿者祭一壇全葬未經考滿

者祭一壇減半造葬又一款

特恩所加祭葬大約於本等品級內量加一

等應半葬者給與全葬如講讀官三品

祭得及其妻又一款侍郎兼學士贈尚書者祭二壇又一款三品文臣若妻先故者俟夫故之日方行祔葬又一款凡遇文武大臣應得誥號者備查本官生平履歷公論允朕毫無瑕庇者具請

上裁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日講官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今故

款文損講讀近臣隨身官次一應

卹典委宜從優除贈詹事府少詹事自議覆

宗伯集

卷之五十五

祭

合於常例祭一壇外加祭一壇仍給全

葬及照本官提躬一意清修仕路取由

捷徑賢閭視慕式宜造士之歆講經族

經茂著責難之義八就進而已獨違世

尚圓而已獨方雅有松栢之標足魏脂

丰之態相應易名以符公論愚典出自

朝廷伏惟

聖明裁定恭候

奉下行翰林院撰祭文擬誥號伊妻黃氏刊

名並祭其開喪祭一壇合在京舉行順天府買辦香燭紙光祿寺辦祭品就遣本部堂上官致祭其下葬祭一壇行江西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品等項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仍咨工部照例送官造墳安葬伊妻黃氏祔葬等因奉

聖旨

宗伯集卷之五十五終

祭

祭

祭

宗伯集卷之五十六

壯海馮琦用韞著

奏疏

禮部稿

為黃河淺涸災變異常懇乞

聖明亟圖消弭以維治安疏

比聞陝西河州城北黃河水竭僅有七

尺臣等不勝駭愕此緣臣等典禮曠職

致河派失常席蓐修省無容他諉顧臣

宗伯集

奏疏

十一

等犬馬之誠豈遽足以動天所恃肯

皇上一念之挽回耳今歲火星入太微垣日

光如輔風靈塞天黃霧晝晦占候中有

天下大擾關梁不通兵車滿野等語案

已足為寒心然未有如此河之為變且

異者大河出崑崙入中國經秦晉梁趙

淮徐而東注孟中原血脉大總萃慶也

昔夏商之季伊洛告竭尚為異兆迺黃

河為亘古巨浸豈容竭澤古時間有竭

流率由山傾沙壅夫有因而塞如血脈

因病而底滯耳無因而竭則病在內傷

血脉耗竭矣臣等且置事之吉凶而策

國家之利害而此之河天故此險以限華

夷東南之河天委此利以轉糧餉而今

徐淮之下派塞塞可涉運艘不前洮河

之上源又告枯竭不過三尺就目前事

雖事勢已自了然然揆諸事應亦非詭

謀竊謂河潰之行地猶元氣之用身而

宗伯集

奏疏

上

貨財遍布於天下也今天下財力可謂

匱拙而元氣亦已耗矣論

國家之經制則十瘡百孔其實難支論百

姓之困窮則十室九空其情可憫夫閭

閭貧矣府庫貧矣獨軀鑄與奉隨土根

之家富耳則神河天整源涸流徙而中

乃更挾百川之勢以衝

祖陵而阮運道斯亦氣索而財盡之徵象也

人情饒則安樂匱則愁昔民愁苦矣亂

宜頃時耳說者謂秦監梁永作惡已極
致此咎徵異之河有聞天下不獨秦分
也聞者漢以張安民故火廩房矣專以
李鳳驤稱欲刺刃其腹矣陝以委官迫
死縣令氏洵胸不安矣兩淮以激變地
方打撈官舍錢糧矣遠左以余東翁故
碎屍抄家矣土崩瓦解在所見告試觀
此等民情譬之壅水有久而不潰者乎
比者解澤將涸也青未布苦藥相形則
其苦痛甚惡惡相繼則其惡轉深苦惡
之極何事不有大小諸臣類言亂在旦
夕此雖亂形屢見而旋復撫定
皇上若以爲皆恐動之詞而不查驗不知向
來多事大畧以調停小定耳其間屈情
屈法招辱招損已不知幾何今獨法度
尚在莫敢先發若人到必允勢到必窮
亦必有法度所不能制之時夫民怨猶
火也小而炎竄大而燎原總是此火耳

自古大禍亂難撲滅者即小激變而失
於收拾者也 天心仁愛星變不已而
以日光示之日亦不已而以河竭告之
勤勤懇懇真不啻耳提面命
皇上寧得無動心乎夫
皇上求雨則雨應禱雪則雪應 天心人意
乎及可通即如頃者屢感犯太微未幾
聖體違和一換 德音旋復退舍
聖躬大安之日與火星順度之日相符以此
言之可謂天象渺無吾乎伏望
皇上儆然深恩賡進更時勿爲霜蹄避殿之
文當求修政修德之實亟罷礦稅撤回
中使仍
勅大小臣工同心憂 國
既悅 天意自回將見四海安瀾九河
順軌特在
皇上一念轉移間耳
焉敢陳報急易行之策以收天下人心

疏

自續稅事與天下民力可謂極窮民情
可謂極怨臣等前疏已悉不敢贅陳伏
願

聖旨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臣等不勝欣
踊但

皇上一溫言撫之而中使以百千紆狼噬之
民窮怨之極屢有譟譁之狀平居如此
倘遇水旱之災風塵之警必然變亂無

於此非一變也

三

疑一有變亂不得不羅此時思不自

上此民亦不知戚矣臣等同心商量救急之
策最易而可行者數為

皇上陳之去歲楚民洶洶

皇上一易中使楚帖然無他以用舍得宜故

也今天下最為民害萬人所指者遠東

之高淮淮上之陳增廣東之李鳳陝西

之梁永雲南之楊崇五人之惡皆不減

陳奉天下小民不堪擾害因此歸怨

朝廷臣願

皇上照陳奉例將五人撤回其原管事務歸
併就近內臣嚴密謹慎者管理此

旨一下小民始知害百姓者乃是中官而除
百姓之害者類我

聖天子也蓋遼東是京師屏障淮徐是天下
咽喉皇可少令反側即陝西廣東皆

國家財賦戎馬擁鎮而雲南孤懸天末控
制西南諸夷又豈可少令反側此五人

宋臣集

六

一不換則此五方不寧而國家之大憂

集矣今文武官員滿天下而莫敢不奉
約束者有所防故也獨此內官乃無所

防賢者何所勸不肖者何所懲任其作
惡國事何堪天下紛紛章疏大半為此

五人而發五人若除

皇上之紀綱亦振仁恩亦流耳目亦得清

淨心思亦得逸豫在

皇上無所減損私無利無不如意矣夫誰

非中使雖非奉差而天下猶恐此五人
者何也以其行事最酷烈而手下人最
效肆故也

皇上何不召回民之所恐者而姑以昇民之
不怨者且其人即存

皇上所是之中使就近燕常朝受命而少
任事至使而易就主簡而易行請以王

忠代高准不然則張輝亦可請以魯保
代陳璘不然則豐祿亦可請以李故代

李鳳

李鳳

李鳳不然則劉忠亦可請以趙欽代崇

永不然覺存仁亦可楊崇之差則以高

里孤懸之鎮曾之鎮巡官照額代進亦

可前項各監遺下事務皆令就近各監

各官無管不必另差以滋煩擾如此則

先奉隨等枝之害省旁出漏卮之費民

猶可勉強而亂猶可緩發也夫圖治當

去其大甚緩患當先其最患者而先處

此五人今此輩知

朝廷法度皆有所忌憚令可姓知

朝廷仁愛皆有所係屬可救蒼生倒懸一

半可收天下人心一半即前日

德青旋發旋收亦可藉此以謝天下而有詞

於後世也臣等赤心為社稷謀為

皇上諒直是夜不安枕食不下咽伏惟

皇上採納施行

為禮儀頭

查得會典凡朔望日文武百官於

皇極殿

朝參後赴

文華殿詣

皇太子前行禮暨千秋節正旦冬至令

節俱合行慶賀禮又查弘治九年禮

部為禮儀事奉

聖旨慶賀禮待加冠後行欽此又查隆慶二

年禮部為禮儀事請照會典於每月

朔望行禮及千秋節正旦冬至令節

行慶賀禮奉

聖旨是欽此令

皇太子間並加冠禮成一切朝見禮儀

臣不敢不具疏上請合無自今以後遇

皇上陞殿之日百官朝奉後即於

文華殿門外東階設座內侍恭請

皇太子陞座百官行禮如遇

皇上朔望免朝之日惟復別有

聖裁其千秋節及正旦冬至令節合照舊

例行所據合用陳設儀仗侍衛人員當

預先通行各該衙門查照施行

朱伯章 臺書

為禮儀頭

為照八月十七日恭遇

皇上萬壽聖節所有各項禮儀例該禮部官

啓奏又該本部題萬曆三十年八月十

一日敬遇

皇太子殿下千秋令節例該各王府及

天下諸司進箋慶賀主日文武百官各

具朝服赴

文華門致詞稱賀一應禮儀已經本部題

奉

聖旨

欽此通行各該衙門欽遵外

例該禮部啓請但臣抱恙註籍左侍郎

未蒙 欽點右侍郎李廷機未任所有

前項禮儀難以曠缺相應題請

簡用左侍郎一員代臣供事或別委詹翰衙

門暫充啓奏啓請官臣等不敢擅便伏

乞

聖明裁定勅下臣等遵奉施行

朱伯章 臺書

為奏進

東宮初次開講儀禮疏

萬曆二十二年本部具題

皇長子出閣講學儀注奉

聖旨此初出講儀乃東宮出閣儀况皇長子

未行罔立不用侍衛儀仗自着提調輔臣

并侍班講讀等官行四拜禮內侍進奏不

必用爾禮部及鴻臚寺官其謁告先師及

其餘儀禮擬行欽此臣等仰請

聖訓訓悉甚明裁酌允當並未行

兩主之先則

皇長子出講之禮自當簡已行

兩主之後則

皇太子出閣之禮自當詳謹據會典所

開再為奉酌新奉第一次出講當照

累朝已行舊例備東宮出閣之儀謹開具

儀注上請其每日講讀不用侍衛侍

儀等官相應照常行至於提調侍班講

讀校書侍書起居兼徵事等官及侍衛儀

仗等項合行議奏院及各衙門預先遵

選備辦徑自應請施行伏乞

聖裁

為星變頻仍

天心仁愛故陳修爵第一實政懇乞

聖明早奮乾斷以答天誠謹

臣等於九月二十三日夜見東北方有

星大如雞子青白色西南方有星太如

碗亦青白色尾跡散光照地西南行後

有二小星隨之復有流星數千四面紛

紛交錯而行不勝賦異致疑疏懇

皇上俯賜禍本乃忽於本月二十日接得稿

差巡撫朱運昌揭帖內開八月二十五

夜一長星頭大紅色尾尖白色發響一

聲裂開中心紅兩邊白圍轉一半身學

能動九月初六日夜一星圓大似死身

色血紅燦爛霎時變為五聚成堆各如

碗大俱血色至三更復升為一血紅如

彗集

彗集

初至四更復分為五至五更驟降為一

大如米簍俱血紅色至雞鳴又復脫太

臣等相對驚嘆何今歲星變相仍若此

至編建所報則又從未耳目所未親聞

竊惟天之於

明主如父母之於愛子也事有不可以意示

之冬申誠之極之太息復少復之變而

不改又健告之天於

皇上何其詳詳仁愛無已也

書而聞諸道諸皆謂政散民流之弊而或以為主兵竊見海內小民實有咨嗟困苦流離騷動之情而莫為

上聞故天以災戒之若曰庶民惟星星流散如是民流散亦如是是可不大懼乎以海內百姓而十分之其二為富厚有室家多地者而不輕於流徙其二為經商賈賁才水陸之利其四則為貧窶饑寒併竊地著商賈之民力作以給朝夕

張伯林

卷三

其二則無賴惡少游手游食不為流冗棍猾仰機利而食則為盜賊主魁挺而走險者可以今天下所差礦稅中使不下數十輩每一人所帶原奏奉隨司房委官又不下數十人其為地方積棍及他縣逃軍逃徒羅吏廢士奔走而營食者又不知其幾何人此輩皆不顧名義不畏法度不恤百姓生不誨國事成敗見錢即取取財必盡更不留一分

贏餘與百姓取居者而嚇之曰盜礦取行者而執之曰漏稅乘宗族之難陳而獻之曰捐贖桑田廬之貿易而計之曰漏契百姓傾所有與之則破家不傾所布與之則殺身於是乎鬻田土廢室廬停織作止負販勢不能不為流移而又無可流移之地何地無礦何地無稅治有不農不商至貧極匱始可免於剝削而不農不商又無以給衣食弱者委於溝壑強者起為寇盜耳蓋十分天下之百姓八分俱為魚肉其二分無賴者為鼎俎而彼亦自知朝不謀夕一朝事敗操臂構黨為亂民倡即若輩也故夫為鼎俎者驅民以散者也而為魚肉者計無復之而勢不得不至於敗者也百姓聚則無事至於民散其為兵禍尚何忍言夫盜起兵也誅盜之兵亦盜也豈止而無應則已星占而應豈可

明倫彙編

卷五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五 五

我若謂天道玄遠何以下有流散之情
而上即垂流散之義若謂小民微細何
以聞閭情狀乃至上動天文乎其最顯
最速者莫如閭地之星異夫張竊閭應
隆換易山仙金十萬白金三十萬之難
為時無幾耳而流星之見於彼者一裂
為二二分為五五聚為一一又分而為
五

李伯集

卷五

陛下深惟聖愛之異洞察民散之理信

殺而赦之赦之而勝則以什一奉
皇上而以什九罰囊橐而商賈不通夫赦之
而不勝別生事端彼且被外夷之殺伐
損國威矣彼且身挾重賞往而不返
又或勾引異類窺伺內地通倭之路開
而防海之禁弛矣即使萬萬無寧而以
取利之名傳於外夷亦非所以揚中國
之德美增日月之光華也伏乞
陛下深惟聖愛之異洞察民散之理信
仁愛停止之旨杜盜賊兵革之端特各廢曠
稅悉行報罷嘉與海內元元生養休息
使離散轉為飽煖盜賊轉為良民兵危
轉為祗席其張竊閭應隆安開海禁以
生夷粟主置極刑以消天變則邊防可
固國勢無虞
九廟神靈可安萬年金甌無缺矣伏懇
聖慈裁納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為請給 勅書開防以便遵守以杜奸

弊疏

儀制清吏司 奏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南京守備司 禮監太監 邢隆等題稱萬

曆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侯羽林前衛

指揮同知 索順時奏為 獻現銀供急用

以免遺漏以副民情事奉

聖旨這所奏江南徽寧二府買產稅契約銀

十五萬兩便看南京守備內官邢隆等會

同撫按等官查勘收解進用立限與他該

案例集

衙門知道欽此竊思臣等前往彼處查勘

徵收違背會同撫按等官移文府縣

若無勅書何憑遵守若無關防往復

移文則弊端百出有虧國課臣等亦

難行事其防奸緝弊非土民莫能盡知

伏望

萬歲爺俯給勅書關防人心悅服臣等得

以遵行勅書到日臣等責同土民兵

民輔方坤成前往彼處移文府縣逐一

清查造冊徵收解進處國課無虧而人

心遵守則弊端屏跡矣等因奉

聖旨是勅諭關防都准與他該衙門知道欽

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邢隆等題稱差

往徽寧二府徵收買產稅契銀兩乞要

文移必取關防為信該本部查得

國朝舊制有一官止有印故官可以無

印

攝多事從未有一事而必須二印者也

再查該監先年守備南京已給有關防

一顆即以此徵收各項銀兩及文移往

來無不可者如以稅契一事仍欲重給

關防是有一事執用二印恐印文愈多

稽查愈不便適以啓奸賈而滋之擾也

合候

命下客臣等知會本監即將前項關防使用

不必另造所有應給

勅諭行移翰林院撰擬外等因奉

聖旨這關防御前已給與了

為懇舉渙祀得重典以光

聖孝以慰羣情疏

祠祭清吏司奏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通政司通政使沈子木題前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奏

呈到部看得通政司通政使沈子木所

奏懇舉渙祀得重典以光

聖孝以慰羣情事一節臣等為照建文以

高皇帝之孫 懿文太子之子嗣位五載系

明統順易世之後禮祀有然蓋由當時

諸臣徒見建文遜國之迹而本能推體

成祖文皇帝之本心也臣嘗考求其故建文

命將北征輒戒曰毋使朕負殺叔父名

此一倉也天地鬼神鑒之

成祖亦信之故當金川不守官中變起之後

為發哀致祭治喪葬如儼倉卒時猶哀

葬以禮矣而恐殄滅其歲時之祀子孫

子寧以不屈受誅他日又曰使子寧而

在朕固當用之有罪之臣猶將錄用去

而烝不祀其無罪之主乎

成祖即位之數年勅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

晚年又勅諭禮部盡赦諸元義家便是

暗有奏聞以建文祀典諸者當亦首肯

舉行不至今日矣蓋建文諸臣謀削

親王之權以激北師之怒而在建文則常

有保全

成祖之真心靖難諸臣欲善建文之罪以彰

南成之功而在

成祖則未有顯斥建文之明有彼時典禮既

失奏聞以復相沿遂成忌諱不知天下

高皇帝之天下也正朔

高皇帝之正朔也本自一家原非兩敵代踰

天授少帝何尤豈可使禮樂明備之禮

有未祀之懿親亦豈忍使五年臨竹之

君無一錢之血金與時而謂缺典後世其謂之何道政使沈子木所陳深識大體臣請於

懿文太子廟側別立一廟四時致祭庶

高皇在天之靈可安而

成祖威德益先本心益明其益於

聖考大矣惟

皇上斷以必行天下瞻仰在此一舉臣等豈

勝惶悚待 命之主

為大比屆期乞

賜申明省直歷滿應試通例以便遵守疏

照得歲貢選貢恩貢例貢官生恩生入

監者俱謂之監生京府鄉試另置中額

制也而聽選監生許就本處鄉試亦制

也從其便也蓋歷滿歸家而復之京師

科舉往返數千餘里誠不便於孤寒之

士然南方監生多利於京闈而北方監

生多安於省試則中式難易之大較耳

查萬曆元年有監生上選未及行取者

起送兩吏部應試之例萬曆九年有監

生歷滿回籍者悉聽提學官取送本布

政司鄉試之例而二十五年有選貢歷

滿歸本省者提學官考選應試試卷不

分四等之例俱各遵行已久第如北直

入北監者應北京試南直入南監者應

南京試原無在監在歷在籍之別京門

監生編就中額自有舊規亦無提學起

送與諸曹六館起送之別而兩科未及

申明於是有以監生占生員之額如丁

酉而生員稱不便者有以監生分監生

之增額如庚子而監生稱不便者乃知

本處鄉試之法為各省監生設非為兩

直隸設而監生編生員之號在各省則

可在兩京則不可何也各省監生可京

可省而兩直則總之京闈無有兩也各

省監生中式無另額而兩京監生中式

有另類也無另類則合之有另類則分之此理之確然而不易者今科場在邇宜再明白申飭一應應滿聽選監生各省除起送兩京應試外其願就本處鄉試者不分貢舉官恩通與生員一體編號取中不得另分四字以妨收錄兩直仍赴提學御史及吏部各考送京府應試不分貢舉官恩通與監歷諸生一體編號取中亦不分有無增額通不許混

入生員及另加職別再有差錯提調各官俱不得辭責如此則十三省既曉其便又不妨其進取之途兩直隸各仍其舊永不復有紛更之擾科場事宜較若畫一矣伏候

聖明裁焉定制通行順應各省直及各提學官知會施行奉

聖旨是

宗伯集卷之五十六終